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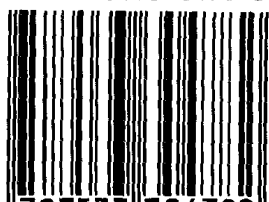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六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75/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6.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六冊目次

子部·儒家類

經世石畫三卷

〔明〕辛全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末刻辛復元先生著述六種本

..... 一

思聰錄一卷

〔明〕賀時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 七四

章子留書內集一卷外集一卷散集一卷

〔明〕章世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四書留書附

..... 一三八

性理標題綜要二十二卷

〔明〕詹淮輯 陳仁錫訂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 二三二

經世石畫三卷

〔明〕辛全輯

山西省圖書館藏明末刻辛復元先生著述

六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世碩畫

三卷》提要

經世石畫序

復元辛先生鍾間河汾接真瀟
雒誦忠教孝薰其德而良善者
不可勝紀兒璉幸列宮墻予戊
辰北上過里兒璉述之予於先
生雖切向往未知其詳因詢先
生學行璉曰先生學行大矣至
矣。闡河雒印先天之精通典謨
究皇極之則言真布帛菽粟行
符規矩準繩淡於嗜慾敦於倫
常裕於經濟春風發物和氣嘯
人聞其教若遊華胥而飲甘露

也。予於是於先生益切向慕。先生之學語之。諸生似覺丕變。人人于先生有山斗仰。於是益信先生之學無施不宜也。先生博淵深著述甚富。予青毡焚香讀

經世石畫 胡序

之。洞心快志。得未曾有。今諸生讀之。亦洞心快志。得未曾有。讀至衡門芹。經世石畫二書。酌古參今。明體適用。真欲濟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予示諸生。令觀先生救世赤囊。迴瀾巨手。諸生

或呼先生為仁人。或謂先生為王佐。間有致疑者曰。世變江河。愈趨愈下。唐虞三代之治。恐難再見。先生必歆云云。恐徒托諸空言。予曰。否。否。墜水者遂戒天下之用舟。墜轅者遂戒天下之

經世石畫 胡序

用車。豈舟車之罪哉。用非其人也。先生洞見天下受病根源。隨設治天下必用方法。非臆說也。遠循先王繩尺。近佩昭代憲章。真信力行。誰謂協和風動之治。千古真難與京也哉。

其所以匡扶斯世者。斷斷乎必
在於。是。諸生歎曰。先生之經濟
若此。今

上聖神天。縱重開日月。再造乾
坤。求賢圖治。有如饑渴。意者人
心。孔孟。世運。唐虞。斯道中天。茲

經世正氣

四

其時乎。吾師試筆之以。論當世
學人。適吾邑諸君子。將以是書
授梨棗也。遂不揣固陋。而筆之
若此。

崇禎二祀己巳元旦。洪洞通家
弟胡來陞拜書於大安堂。

青毡署中



辛書弁言

復元辛先生道高望重。倡正學於河汾。惟時不獨縉紳子弟。皆依以爲宗。卽異方賢哲。暨軍卒賣卜之徒。咸感慕而進訪。負笈而從教矣。其著述充棟。向因兵亂多所軼闕。僅以一半而寄諸賈舍。幸納言遵仰孫公。從高足聞章李子。及同

弁言

學君棟王子。緝熙高子之請。捐資取贖。而付其板於王子之嚴正齋。更得三人。募義補輯。將復其舊。嗣後守憲李公萬函。鄉紳王公雲將。補孟子說。而先生之集。固已得其大全矣。數年以來。詞林王公敷五。徵君范公彪西。司李毛公方來。皆徵訪印刊。以廣先生之學於海內。是

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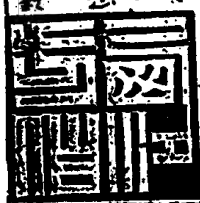
不可謂非大道蔚興之一會也。在先生與秘心印。如吾友雲將。同憲公党子。衡趙子君棟王子。明之康子。彭年陶仲棋楊子等。月朔講學。以敦實行。以扶淳風。但書貴多藏傳布。一以廣其教。一以防其缺也。今

弁言

天子崇儒重道。倡明正學。而在廷諸臣

濯磨敦勉。以成協和風動之治。若得此書而左右之。其關係於世道人心。豈眇小哉。余不敏。因與二三同志。勉從其事。以祝聖統於無疆云。

江西布政使後學李珣霄識



經世石畫目錄

聖典採擷

太祖高皇帝紀十五條

成祖文皇帝紀七條

仁宗昭皇帝紀一條

宣宗章皇帝紀三條

英宗睿皇帝紀二條

定論採擷

宋儒

經世石畫

濂溪周子敦願

伊川程子顯

康節邵子雍

龜山楊氏時

致堂胡氏寅

北魏後秦隋唐四儒議論附見

明儒

敬軒薛子瑄

楓山章氏慈

敬菴羅氏欽順

醫閭賀氏欽

心齋王氏良

稷山梁氏紀

後渠崔氏誠

新吾呂氏坤

心虞張氏翥典

筆洞徐氏奮鵬

已夫李氏承賜

經世石畫

思菴薛氏敬之

瓊山丘氏澤

涇野呂氏柳

鳳阿姜氏實

山陰王俊楓

真予曹氏于汴

蓮勺史氏記事

陽亨賀氏時泰

目二

經世石畫凡例

一我

皇朝聖典諸儒定論決不止予之所錄者然予止據見聞所及者錄之耳止錄三代以後之議論見三代以後論治之言尚如此三代之時可知也

一天下病痛多端一一而治恐不勝繁惟取至大至急之務括出病痛區畫治方庶元氣一培餘可次第而理

一首錄

經世石畫

聖典者專昭代也次錄前代諸儒議論者見諸儒有道未得展布於當時我

皇明祖宗實能舉而行之耳又錄明儒定論於後者元明儒亦嘗見及此言及此或不難一舉而復行之也

一定論中有冗泛不關切經世者刪去一二段止存急務要言

一山中多病不能一一繕寫屬草後多負笈者代謄或該尊

經世石畫跋

小子家銓有志經濟家業每嘆名世不作醉風孰還走絳委贊謁

先生於水雲洞中

先生迅雷酣夢時雨蘊枯似覺另是一番世界取衡門芹經世石畫讀之嘆曰至哉斯編養生救世伐病藥石謂

先生迷而不作可也謂

先生自我作石可也天下後世所賴匡扶者當不淺經世石畫

鮮遂付梓人以公有志斯世斯道者

洪洞門人晉家銓頓首謹啟

經世石畫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洪洞門人韓居貞

胡曰璉

晉淑健

晉家銓

晉家仁梓

太平門人廉有聲錄

皇朝聖典

太祖高皇帝

經世石畫 卷一

洪武元年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賢者
隱逸之士

臣全謂賢哲簡在

帝心我

聖祖纔卽 天位崇重若此識者謂億萬年有道
之長從此培之信然

徵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語中書省
臣曰治國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今以布衣之
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而後可責其成功洪

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

臣全謂欲求仕途清恬必須爲官者無甚費用
自耳清淡常祿又足養廉近世營幹先費多金
自己不甘清淡祿又不足養廉官安得清世安
得治必如我

聖祖求賢愛賢可謂主矣

下詔求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
須天下之賢其成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域未一致賢
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時輔佐匡定大業然而

經世石畫 卷一

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政令靡常而人無
定守歟刑辟煩重而士懷其居歟抑朕寡昧事不師
古而致然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光舜君
民者豈固汨沒而已哉今天下頗定日與諸賢講明
治道啓沃朕心豈敢不以古先哲王自期巖穴之士
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尚不吾棄

臣全莊誦

聖祖此詔益謂堪與典謨並傳真主規模超越前
古萬萬矣

洪武三年詔諸儒修大明集禮先是

上以創業之初禮制未脩勅中書今天下郡縣舉素志高潔博通古今練達時務之士禮送京師纂修於是各該有司舉到儒士徐一夔梁寅周子諒等十餘人命與修元史諸儒曾魯汪克寬胡翰陶凱等同纂修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及冠服車輅儀仗國簿字學樂律六者爲之經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具脩書成凡十五卷

臣全謂裁成輔相以左右民

經世石畫

聖人保泰原是如此朝廷之人皆得預又正合天易不遐遺之旨蓋恐人之識見有限與天下共之也後世則惟進士前數名爲之

尚書詹同陶凱及協律郎等制晏樂九奏樂章成其初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天明三曰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龍六曰登階平七曰君德成八曰聖道成九曰樂清寧先是

上厭前代樂章率用諛詞以爲容悅甚者鄙陋不類乃令凱等更制其詞至是上之命協音律者歌之謂

待臣曰禮以導敬樂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爲樂元時古樂俱廢惟淫詞艷曲更唱迭和又使胡虜之聲與正音相襍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祇飾爲舞隊戲殿庭殊非所以導中和崇治體也今所製樂章頗協律音有治平廣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誼諛淫之樂悉屏去之

臣全謂觀

聖祖崇重雅樂如此則教坊官妓斷不可存議欲

製雅歌雅樂頒之天下凡淫聲邪曲悉禁絕庶

經世石畫

幾風化治教漸近於古

詔禁民間僭侈凡爲庶民之家不得用金繡錦綺絳絲綾羅止許用綢絹其首飾釧鐲並不許用金玉珠翠止用銀花

臣全謂今日儉素極矣的當法

聖祖而嚴其禁不惟正風且可富天下也

令天下郡縣設義塚禁止江西等處火葬水葬凡民貧無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閑地立爲義塚敢有徇習元人焚棄屍骸者以重罪命刑部著之

律又雙槐歲杪云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樓聞焚屍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枯骨近世徂於胡俗或焚之而投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

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至見枯骸必掩之至是乃下此令

臣全謂

聖祖真澤及枯骨矣今南方盛行火葬必嚴禁之經世石畫

五

區畫之方可全人孝慈之心亦盡人性與教化之一端也又擇天下犯不忠孝及盜姦死刑者焚之又足快頑惡之心

洪武六年詔科舉暫且停罷別令有司察舉賢才必以德行為本文藝次之

臣全謂

聖祖知本務本所以度越前王

四月命吏部訪求賢才於天下諭之曰世有賢才國之寶也古之聖王恒汲汲於求賢若高宗之於傳說

文王之於呂尚二君者豈其知不足也而皇皇於版築鼓刀之徒蓋賢才不脩不足為治鴻鵠之能遠舉者為其有羽翼也蛟龍之能飛騰者為其有鱗鬣也人君之能致治者為其有賢人而為之輔也今山林之士豈無德行文藝之足稱者宜令有司採舉禮遣送至京朕將任用以副至治

臣全謂

聖祖開天闢地聖人必有廣誅灼見不然何專重賢才輕科舉若此

經世石畫

六

是年詔禁四六文詞先是

上命儒臣擇唐宋名儒表箋可為治者遂以韓愈謝禹表柳宗元代柳公綽謝表進上命中書省臣錄二表以為天下式論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謨訓誥之文質實不華誠可為千萬世法漢魏以降猶為近古晉宋間文体日衰駢麗奇美而古法蕩矣自今凡諸諭臣下之語從簡古以革敝習爾中書省宜播告中外凡表箋奏疏勿用四六對偶悉從典雅

臣全謂今日遵此

序談文風可以一正

洪武十六年徵耆儒崇德鮑恂上海全思誠安吉余詮安郵張長年人見恂等皆七十餘

上喜賜坐傾問者久之並命爲文華殿太學士輔導皇太子及皇太孫恂等固辭

上曰朕以卿等年高故授此職以輔導皇太子可免卿早朝日晏而入不久當從其志庶不負卿等所學而鄉里亦有光矣恂等後固辭一日賜勅放歸

臣廖道南曰粵自高山紫芝冥鴻寥落上下千

經世石畫

七

載數人而已思誠賜勅恂詮被寵麗肩皓首安車蒲輪雖竹帛所書圖畫所傳何以加焉

洪武十七年令各布政司直隸府州縣舉秀才人才必由鄉舉里選知州知縣等官會同境內耆宿長者訪求德行聲名著於鄉里之人先從鄉里保舉有司再驗言貌書判方許進呈若不公行精選者坐以重罪

臣全訓今人咸患若行古典恐舉者受賄容情若蔽賢加之法妄舉加之法則不患古道難行

也

洪武十九年七月詔舉經明修之士年七十以下者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臣曰比年有司不体朕意士有耆年便置不問豈知老成古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與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髦而棄也若年六十以上七十以下者當置翰林以備顧問六十以下列於六部及布政司按察司用之

臣全訓近日官之老者罷去士之老者不錄一

經世石畫

八

切才德不論也豈知我

聖祖惓惓老成若此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春坊官分班入直文華殿待講畢近前說民間田里稼穡等事問陳古今孝弟忠信文學材藝諸故事日以爲常

臣陳建曰教諭太子似此舉尤善萬世所當法也

詔褒旌浦江鄭氏累世同居家範克篤里人王氏效

之選官簡拔二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赴京既至令
自推舉乃以鄭濟爲左坊左庶子王勳爲右春坊右
庶子

臣全謂今日肯遷此行敢必比屋可封

成祖文皇帝

上初卽位詔求山林隱逸懷才抱德之士江西以儒
士軒伯昂應

命

上擢爲山東左布政左叅議

經世石畫

九

永樂元年勅吏部臣曰朕以眇躬繼承大統圖維求
賢以資治理宵旰皇皇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
群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
可馴養而優游散地或抱德懷才隱居田里無問遠
近並以名聞毋娼嫉蔽賢毋徇私濫舉書曰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臣全謂觀此則知我

成祖居然一

太祖行事

召翰林侍講王景問荅

建文君禮當何如景對曰當葬以天子之禮

上從之壬申脩天子禮葬

建文帝造始祭輟朝三日

臣全謂

成祖此舉其用意其厚善繼善述不能不待
後聖也

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

上諭楊榮金幼孜曰五經四書皆聖賢精義要道基

經世石畫

十

傳註之外諸儒議論有發明餘蘊者爾等採其切當
之言增附於下其周程張朱諸君子性理之言如太
極圖通書西銘正蒙之類皆六經之羽翼然各自爲
書未有統會爾等分別類聚成書務極精倫庶幾可
垂後世命榮等總其事舉朝臣及在外教官有學者
同纂修開館東華門外

臣全謂我

成祖此舉大有補於名教功在萬世不泯

昭代作興真儒蔚起著述種種可羽翼聖真者甚

多若命海內儒臣搜羅編纂以續性理之後成
一巨編以示

昭代理學之盛莫大之功也

永樂十八年九月擢教授蘭從善林長林教諭徐永
達並爲翰林院編修侍從皇太孫講讀

臣陳建曰按我

祖宗朝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屬凡纂

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保薦與九載

考優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焉監察

經世石畫

部曹而下不論也觀永樂中所遴選以輔導

宜廟者自儀智而下張瑄載綸輩無非發身學官

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楊文貞之荐儀智謂

其起家學官道理明執守正廷臣未見其比可

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爲之重也見聖諭錄故當

時學官者皆振奮興起自重自修出爲世用彬

彬多得人之譽以勵世磨鈍有此具也近則視

學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爲不屑近日被荐考稱

者雖部曹之授猶靳焉而况其他殆登天絕望

如此尚何望勵世之效乎嗚呼世變江河可勝
嘆哉

十八年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
使四人馬麟湖廣盛順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毅廣
西右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艾瑛浙江左叅
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叅政二人楊徵福建
李泰廣東右叅議二人趙瑛江西金恕山西

臣陳建曰按洪武中錢塘鄭沂首以布衣而徑

授尚書之尊今永樂中馬麟等亦以布衣而徑

經世石畫

躋方面起品此殆昔人所謂顛倒豪傑其知端

倪者與

二十二年令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
於五品以下凡任及軍民中訪舉德性惇篤行止端
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所稱識見優遠者量
材擢用若有蔽賢及濫舉者罪之所舉之人後犯贓
罪舉者連坐又諭之曰朝廷比年赦下詔舉賢而奉
行者悉多徇私背公或以賄賂舉或以親故舉舉所
得實用十不三四政事何由而理生民何由而安自

今必嚴守主連坐之法庶得實材

臣全訓

成祖留心世道注意賢才若此是以永樂之治上

姚洪武

仁宗昭皇帝

洪熙元年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

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

才寸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

心修已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

經世石畫

十三

往往率意任情民受其蔽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

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

許令入試比試則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

之會試尤加慎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士之

川

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

須南北兼取南人雖善文辭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

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

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

以聞

臣陳建曰欲行科舉須用俞建輔之言不為無

益須救得時弊一半近時止以正文體去鈎棘

為救弊者未為知本之論也知本之論莫善於

唐楊綰愚於治安要議備之

宣宗章皇帝

宣德七年三月朔勅諭文武群臣曰朕以菲德躬承

天命嗣

祖宗之大統夙夜惓惓思付託之重夫君國之道保

經世石畫

七

民為要當春時和萬物發生傾念兵民有未得所抵

體造化之仁爰數懷保之政庶幾下人蒙福而有以

仰荅天與

祖宗之心爾等臣宜同朕志合行庶務勉務欽承一

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得其人則政理民安非

其人則民受累該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官保舉必

取廉公端厚謀達大體能為國為民者又各處有學

才德行出衆之士自二十五歲以上令所在有司及

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連名保舉赴京選用吏部審

其所舉果當具名奏聞量授以職後犯贓罪並罰舉者

上既下詔求賢復出御製擬倚蘭操及四言招隱詩賜諸大臣以示天下其倚蘭操曰蘭生幽谷兮曄曄其芳賢人在野兮其道則光嗟蘭之茂兮與衆草今爲伍於平賢人兮女其予輔招隱詩曰天之生賢道蘊厥身幼學壯行致君澤民伊傳孔孟皆古君子孜孜行道未嘗忘世秦漢之衰以退爲賢絕類離倫豈非遠天嗟哉若人於世奚補區區百年草木同腐子

嗣

經世石畫

卷一

十五

祖宗統臨萬邦求賢圖治宵旰皇皇群才借來布列在位道行身集百世之貴緬彼山林豈無遐遺往而不來悠悠我思枕流漱石遠引高蹈雖逆其身而悖於道卷阿之詩梧桐鳳凰爾其幡然予將爾揚

全讀我

宜廟詔操詩真堪與鹿鳴卷阿白駒諸作並傳千載而下讀之雖石隱之流亦覺神色飛動豈非

萬世

聖子神孫所當憲章者乎蓋真成康文景不足道也

八年詔各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官連名保舉賢良方正一人起送吏部量才擢用又今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時言者以士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不得及時進用遂有此令增開貢例以後累上行之

臣陳建曰詩云肅肅兔置祿之丁丁魁魁武夫

公侯干城言周初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兔置

經世石畫

卷一

十五

之野人而其才猶可爲干城之用也在我

祖宗朝則多賢胥與周匹休馬松江守進賢黃子威作郡擅政譽與蘇州况鍾齊名南昌萬祺與徐瑞皆累官至尚書有傳衡洪秉龍士安三人皆以吏員爲御史餘爲部曹者不可殫數所以然者由當時有保薦之科以爲振作鼓舞之術所以雖胥吏之徒而皆爭自琢磨奮勵爲君子爲名臣也成化而後保薦之途廢而資藉之途狃雖舉人無九卿之擢雖歲貢絕部曹之陞而

況吏員乎語曰教化行雖小人可使為君子教
化廢雖中才或墜為小人愚於是重有感焉

臣全謂

仁宣二聖時世道可為庶幾唐虞士何幸躬逢其
盛

英宗睿皇帝

天順二年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人才堪經濟隱居高
尚不求聞達者有司具實奏聞

臣霍韜曰國初用人薦舉為重貢舉次之科舉

經世石畫卷一

十七

為輕今則科舉為重貢舉次之薦舉不行矣故
有行同盜跖心劣商賈能深輸為文俱歷仕籍
此士之所以日偷也

臣丘濬曰我

祖宗用人於科貢之外別有賢良方正才識俱茂
經明行脩諸科下至富戶老人亦在所用之列
蓋以天下之大人各有能有不能故以此待之
使咸盡所用而無遺也近日用事乃盡罷之專
用科貢二途甚非

祖宗之意也臣愚輒復舊制諸科以收拾天下之

遺才庶幾

國家收得人之效

冬十月遣行人曹隆貴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
敝

上問李賢曰吳與弼何如對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
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

本朝盛典

經世石畫卷一

十八

上從之隨命行人聘焉勅曰朕承

祖宗丕緒求賢圖治亦有年矣永惟勞於求賢然後
成無為之治樂於忘勢乃能致難進之賢聞爾與弼
潛心經傳博學古今蘊經國之遠猷抱致君之宏畧
願乃嘉遜丘園不求聞達朕眷懷高誼思訪嘉猷企
望丰儀以資啓沃夫古之君子隱居以鍊志行義以
達其道而獨善自安豈其本心諒爾於行藏之宜處
之當矣今遣行人曹隆請爾居所徵爾處闕仍賜禮
幣以表至懷其惠然就道以副朕翹望之意

經世石畫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洪洞門人晉淑健

晉家鈐

韓居貞

胡曰璉

晉家仁梓

絳州門人朱鶴錄

歷代諸儒經世定論

通書

濂溪周子敦頤

經世石畫卷二

順化章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聖人在
上以仁育萬民以義正萬民聖人一天道行而萬物
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
之謂神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
乎哉

道既不遠術既不多唐虞之治豈真不可再見
要在於不遠不多處一講求耳

治章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况天下之廣兆民
之衆哉故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
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純則賢才輔賢才輔則天下
治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天子之職只在得相宰相之職在得衆賢總要

取人以身

禮樂章

禮理也樂和也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
兄兄弟第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
而樂後

樂上章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
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
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
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
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
禮法不修政教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
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

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欲復至治者遠矣

今人視爲迂議爲緩圖不知其關於人心世教也甚大

樂中章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經世石畫

樂下章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艷辭之化亦然

孔子論爲邦曰放鄭聲周子會此意筆上教章觀此則欲復古治雅樂不可不布於天下教坊官妓諸淫樂斷乎不可少存也

聖學章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

則公公則澤明通公澤庶矣乎

此天德也內聖也必君心如此然後王道可行

勢章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重反之可也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揚也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天乎人也何尤

古道雖當後時政雖當革若不達此旨恐膠柱鼓瑟反爲古道之累也

家人睽復無妄章

經世石畫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簞席二女於媯汭舜可禪於禹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親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不善之動妄矣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欲治國平天下不可不知二南

陋章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於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
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陋莫陋於今日之科目資格

按孟氏沒後千四百年始有周子續道學正傳
論治之言如此諒必爲真况定論可見諸實事
者噫非志伊學顏希聖希天者又孰知其言之
有味而可用也哉

上幾劄子

明道程子 類

經世石書 卷二

五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畧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
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
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
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
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議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
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二
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
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是故古之人

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
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
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
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延見開陳善道
講磨治体以廣聰明如是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今四海修廢日入偷薄末俗澆漓無復廉耻益亦朝
廷尊德樂道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闕也惟
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心誠意体乾剛健
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經世石書 卷二

六

人皆從世道上求太平明道獨從君心上求太
平可謂得本中之本矣若不從此周旋而泛言
治平必不得之數也故曰有天德可以行王道
上十事疏 前賢

臣竊謂聖人創法皆本諸人情極乎物理雖二帝三
王不無隨時因革踵事增損之制然至平爲治之大
原牧民之要道則前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蓋
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
後世能盡其道則太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

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始欲循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倘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趨便目前不務高遠則已恐非大有為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謂如衣服飲食宮室器用之類有便於今而有法度者豈亦遽當改革哉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心所必為者固可槩舉然行之有先後用之有緩速若夫裁成運動周旋曲當則在朝廷講求設施何耳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

經世石畫卷二

以成就其德業故舜禹文武之聖亦皆有所從學今師傅之賤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此非有古今之異者也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賤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修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僅存其畧當其治時尚得綱紀小正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天生蒸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產使之厚生則經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為治之大本也唐尚能有口分授田之

氓今則蕩然無法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益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此乃治亂之機也豈可不漸圖其制之道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鄴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耻易格此亦人情之所自然行之則效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庠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社亡而禮義不

經世石畫卷一

八

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此較然之事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亦已極矣臣謂禁衛之外不漸歸之於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後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此亦至明之理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無三年之衣者以為國非國臣觀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况其貧弱者乎或一州一縣有年歲

之或印盜賊縱橫饑饉滿路如不幸有方三二千里之災或連年之歉則未知朝廷以何道處之則其患不可勝言矣豈可曰昔何久不至是因以幸爲可恃也哉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之倚此亦無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而民無所苦困今師浮民數逾百萬游手不可費度觀其窮蹙辛苦貧疾病變詐巧僞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若何事已窮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無以

經世石畫

卷二

九

免患豈可謂無可奈何而已哉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耳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暇豈惟物失其性林木所資天下皆已童藉斧斤焚蕪尚且侵尋不禁而川澤漁獵之暴殄天物亦已耗竭則將若之何此乃窮弊之極矣惟修虞衡之職使將養之則有變通張久之變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古者冠婚喪祭車

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恒心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賈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教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而後已豈有止息者哉此爭亂之道也則先王之法豈得不講求而損益哉此亦非有古今之異者也此十者特其端緒耳臣特論其大端以爲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如其細條度數施爲注厝之道則審行之必也稽之經訓而合施之人情而且此曉然

經世石畫

卷二

十

之定理豈徒若迂踈無用之說哉

九經一條見孔子實在經濟五經之宅見孟子

實在經濟十事一疏見明道實在經濟當時若

見諸實事真可再見唐虞惜乎宋神宗竟從管

心執法之安石使伯淳無福而天下無福也

按十事中六官一條

本朝已行其余似皆可斟酌古今漸次行之

科日疏

前賢

臣伏謂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國百餘

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譏退散鄉閭
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
此蓋學校之不修師儒之不舉無以風勸養勵之使
然耳竊以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
惟朝廷雖誦之則不日而復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有
師學不正則道德何從而一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
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乃在於此臣
謂宜先禮命近待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
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脩足為

經世石畫

卷二

十一

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其
高第一作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令州縣教遺
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
以大臣之賢與領其事俾群儒相與講明正學其道
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涵濡應對以往
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
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戾天
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
為成德又其次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愛其

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脩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業
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
至於列郡擇士之願學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
給而蠲其身役凡其有父母骨肉之養者亦通其優
游往來以察其行其大不率教者斥之從役漸自大
學及州郡之學擇其道業可為人師者使教於縣之
學如州郡之制異日則十室之鄉連於黨遂皆當修
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學者以次而察焉縣令每歲
與學之師以鄉飲之禮會其鄉老學者眾推經明行

經世石畫

卷二

十二

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之學以觀其實學業行虧
者罷黜而罪其吏與師其升於州而當者復其家之
役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行鄉飲酒之禮大會群士以
經義性行材能三物賓與其士於太學太學又聚而
教之其學不明行不修與材之下者罷黜以為郡守
學師之罪升於太學者亦聽其以時還鄉里復來於
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謂之選士朝廷問之
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論其差等而
命之秩凡處郡縣之學與太學者皆滿三歲然後得

充若其有學行超卓衆所信重者雖不處於學或歷學而未久亦得脩數論荐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耻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在州縣之學則先使其鄉里長老次及學衆推之在太學者先使其同黨次及博士推其學之師與州縣之長無或專其私苟不以實其懷奸罔上者師長皆除仕籍終身不齒失者亦奪官二等勿以赦及去職論州縣之長蒞事未滿半載者皆不荐士師皆取學者成否之分數爲之賞罰凡公卿大夫之子弟皆以學

經世石畫

卷二

十三

在京師者入太學生外者各入其所在州之學謂之國子其有當補養者並如舊制惟不選於學者不授以職每歲諸路別言一路國子之秀者升於太學其升而不當者罪其監司與州郡之師太學歲論國子之有學行材能者於朝其在學士實與考試之法皆如選士國子自入學中外通及七年或太學五年年級三十以上所學不成者辨而爲三等上者聽授以完庫之任自非其後學業修進出於論選則不復使親民其下者罷歸之雖歲滿願留學者亦聽其在外學

七歲而不中選者皆論致太學面考定之爲一等之法國子之太不率教者亦斥罷之凡有職任之人其學業材行應荐者諸路及近侍以聞處之太學其論試亦如選士之法取其賢能而進用之凡國子之有官者中選而增其秩臣謂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贅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矣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臣調帝王之道莫尚於此願陛下留宸意爲萬世行之

經世石畫

卷二

十四

論養賢劄子

前賢

臣竊以論養賢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爲之爲艱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欲招賢養材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已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材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之乏乎而朝廷無養

貴之地以容徐察其器實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凡公論推荐及巖穴之賢必招致優禮品給俸而不可遷進以官止以應詔命名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定凡有典禮則委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群居切磨日盡其材行其志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詔對以治道可觀其材識器能也察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廷

經世石畫

卷二

十五

十事中惟賢才要緊故單指出為說欲見太平須措實事勿曰古法今不可行也

上仁宗皇帝書畧

伊川程子

願

天下之治由得賢也天下不治由失賢也世不乏賢願求之道如何爾今夫求賢本為治也治天下之道莫非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也求乎明於五帝三王周公孔子治天下之道者各以其所得

大小而用之有宰相事業者使為宰相有卿大夫事業者使為卿大夫有為郡之術者使為刺史有治縣之政者使為縣令各得其任則無職不舉然而天下弗治者未之有也國家取士雖以數科然而賢良方正歲止一二而已又所得不過博聞強記之士爾明經之屬唯專念誦不曉義理充無用者也最貴盛者進士科以詞賦聲律為工詞賦之中非有治天下之道也人學之以取科第積日累久至於卿相帝王之道教化之本豈嘗知之居其位責其事業則未嘗學之譬如胡人操舟越客為御求其善也不亦難乎往者丁度建言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愚瞽之甚議者至今切齒使墨論墨固以墨為善矣今天下未治誠由有君而無臣也豈世無人求之失其道爾苟欲取士必得豈無術哉王道之不行二千年矣後之愚者皆云時異事變不可復此則無知之深也然而人主往往惑於其言今有人得物於道示玉工曰玉也示衆人曰石也則當以玉工為是乎以衆人為然乎必以玉工為是矣何則識與不識也聖人垂教留心以治後

經世石畫

卷二

十六

世而愚者謂不可行於今則町守聖人之道乎從衆人之言乎調衆人以王道可行其猶語聲者以五色之鮮詢聲者以八音之羹其曰不然宜也被非憎五色而惡八音聞見限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豈有履道之士孝聞於家行著於鄉德推於朝節見於事爲其言合聖人之道其施蹈經典之訓及用之於朝友敗亂者乎用是而求其有差乎若乃人君以爲賢而用之卒敗厥事者古亦多矣稽述其由蓋取之不以道也大率以言事合於己心則謂之才而用之曾不

經世石叢書

十七

循核本末稽考名實如前之云傷明憲政不亦宜乎四海之大未始乏賢誠能廣聰明揚側陋至誠降禮求之以道雖皋夔伊周之比亦可必有賢德志道之士皆可得而用也

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群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常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於山木生於林井匠者採伐不登於園

况賢能之士傑出群類非若山林之物廣生而無極也非人君搜擇之有道其可得而用手自昔郭象張官置吏未嘗不取士也顧取之之道如何尔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臣不暇條析而言大槩拔名自若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尔求不以道則得難賢聞或得賢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朝廷選任盡自其中曾不慮賢俊之棄於下也果天下無邪抑難有之吾姑守法於上不足以爲意邪將科舉所得之賢已足治而不乏邪臣以爲治天下今日之弊蓋由此也

經世石叢書

十八

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士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造越不亦遠乎臣願陛下如臣前所陳既立求治之志又思責任之道則以求賢爲先苟不先得賢雖陛下焦心勞思將安所施誠得天下之賢置之朝廷則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此所謂勞於求賢逸於得人也歷觀前史自古以來稱治之君有不以求賢爲事者乎有規規守常以資任人而能致大治者乎有國家之興不由得人者乎由此言之用賢之驗不其甚明若曰非不欲賢也病求之

之難也臣以爲不然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珍寶奇翫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嚮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尔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荐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是所耻大率以爲任已可也士將安爾今世無賢求之何益夫以周公之聖其自任足矣尚汲汲求賢以自輔也以其聖且好賢知人之明宜天下之賢皆爲之用莫有遺也尚乃曰不暇給恐失天下之士後之人其才不及周公而自謂足矣不求賢以自輔也以其不求止知之不明宜賢者在下之多也乃曰天下無賢也噫何其用意與周公異也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已陛下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不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翺風

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荐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教厚矣天下之賢其有遺乎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愼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百而取群伍而用庸愚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據小差衆議譁沸如真廟擢种放先朝用范仲淹是也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貳及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伏見近日陛下不由言荐擢范純仁置之言路在今世爲非常之舉純仁名臣之子有才名在位多言其能陛下擢之當也然臣願陛下自信勿疑純仁果賢則陛下知人之明也如用之而無顯效則亦曰吾勞心任人雖未得其効亦無愧於天下矣設或大敗厥職則亦曰吾知之失也當益務擇選期於得人尔蓋拔十得五才不可勝用求賢而失尚愈於不求誠持是心何患不得賢也方陛下用純仁識者皆喜臣獨憂之何者陛下始奮其斷拔一人誠恐或有差失遂抑聖心以爲專守常規可以

無過不復絲毫擢為意則天下將何堪焉此在陛下自信勿疑而已

真切明愷足以針砭膏肓誰謂山林人無用也

選舉疏

陳水司馬子光

人之才性各有所能知人之難聖賢所重若專引知識則嫌於狹私難服衆心若止循資序則官非其人何以致治莫若使在位達官人舉所知然後充暢至公野無遺賢矣欲乞以十科取士一曰行義純固可為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倚獻納科三曰知勇通經世石畫

人可倚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倚時司科五曰經術通明可倚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倚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倚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可倚刑名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可倚財賦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清獄可倚清議科應職事官自尚書以下每歲於十科中舉三人中書省抄錄舉主及所舉人姓名歲終不舉及人不足按劾施行實在經濟用人石畫萬世可遵

取士之道當以德為先其次經術其次政事其次藝

能辭者特藝此之一端耳未足以盡天下之士也竊以孝者士之常行廉者吏之首務故漢之舉士皆用廉行之最入得人為多乞天下聽舉孝廉有差仍於進士奏召以內減三十人候到欽日或陛下臨軒親試或委中書門下若所對經義課辰聖意時務全不通曉方行黜落其及第授官並與進士第一甲同在明經之上石屢致遺不至即乞臨時裁度特加聘召不為定制八明經乞以周易毛詩尚書為一科三禮為一科春秋三傳為一科皆習孝經論語為帖經又說書一科乞與明經並置每次以取十人奏名在諸科類內試中授官並與諸科同如此則求賢之路廣而託之路絕浮偽之風息得人之頌與矣行之以漸乞見經綸手段人謂先生有旋乾轉坤作川祝此信然

經世石畫

觀物外篇

康節邵子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偽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

義則損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今日科目資格不知尚言否尚行否尚義否尚利否必如周程司馬諸賢之言然後可以尚行尚義

橫渠行狀

藍田呂氏大臨

先生慨然有志於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具條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

經世石畫

卷二

二三

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此法之行悅之者衆苟慶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擇議古之法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田里立畝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厚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

橫渠先生銳意欲復井田必自有說全謂若無先生之作用不如且行限田均田法亦庶乎近

原缺第二十四葉

之非曰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義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海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倫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之漢室之祔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首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殆爲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

經世石畫

卷二

三

又

前賢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條而意深夫公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鄉里之民在公得以行已志在私得以資祿養此古之士所以自審於內而無顧外之想也後世取士之法不一雖存選舉之

名而實與古不同何也所取不於其可用之實能而於其不可用之虛技可以仕者或不得仕而不可以仕者乃或得仕時之多失人士之多失志往往由是貢舉私議全文載文集中鑒鑒可行

語錄

致堂胡氏 寅

後世治不及古者其大有三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授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

經世石遺 卷二

雖僅數言真是一言一藥

經世定論不惟宋儒論說如此前人亦有見及

此者附錄如左

北魏崔亮為吏部侍郎乃奏立資格不問賢否專以停解日月為斷薛淑上言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雁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魏之失人自此始

後秦主苻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

而詩記不行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田疇修闢府庫充實

隋主不喜辭藻詔天下文翰並宜從實錄治書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体尚輕薄上書曰魏之三朝崇尚文辭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技臣下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屢讀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稚貴游總未窺六甲先製

經世石遺 卷二

五言故文華日亂良田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爲用也今朝廷雖有是詔如開外州遠縣仍踵弊風詔依謬所奏頒示四方

唐禮部侍郎楊綰上代宗皇帝疏畧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近世專事文辭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徒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積弊轉而成俗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求微倖又舉人皆令投懸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

經何可得也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
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
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
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又道舉亦非理國所資取士歲舉常選之外其天子自詔
書曰制舉道其所然問而稅策之望與明義進士並
停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
識者是之

經世石畫

河汾草莽臣辛全謹輯 洪洞門人晉淑徒

晉家登

韓居貞

胡曰璉

晉家仁梓

靈丘門人朱廷堦錄

皇朝諸儒經世定論

讀書錄畧

敬軒薛子 珙

經世石畫 卷三

師以文章爲教子弟以文章爲學何以入聖人之道
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
心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多以爲
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垂訓之意
果安在耶

學舉業者讀諸般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用於已
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
終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
我自我與不學者何以異

習舉業者借經書之文以徼利達而不知一言之可用誠所謂侮聖人之言也

科目進身者有一第之後四書本經悉置而不觀則身心事業從可知矣

道之不明科舉之學害之也

按薛子爲我

朝理學冠冕當

祖宗盛時古道猶存其議論尚且如此使至今日

不知何如痛哭流涕而長太息也

經世石畫卷二

客張東白書

敬齋胡子居仁

朱子曾曰此學不明天下之事決無可爲者看來今日天下之事惟學校一事全不可理會蓋取士不以實行則人無趨向而教不施今日非惟失古人教養之法主考者反摘奇搜隱以乘學者之不知欲其倉卒之間無所措詞學者亦終日搜截奇巧隱僻以應副考者之意聖賢平易明白正大道理情不知察近與士子相接解書多失經旨原其所自皆由搜截奇隱以迎合考司之意以致如此噫豈非朱子所謂經

義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乎世道至此極矣士生斯世所以立身尤難稍欲以正自立者便與世乖違惟隨俗習非者方得便利苟非才志卓絕獨立不懼者安能保其不移變士習乎此居仁之愚不能不以爲憂而望於廷祥者尤切也

又

竊觀自契敷五教之後教養選舉之法備於周禮司徒詳矣自孔孟不得志然後教不行於上學乃傳於下秦漢以後上下之教俱無非無教也乃所教非教

經世石畫卷三

五

也然選舉之法漢猶近古隋唐則空言無實矣至宋則程子發明學制以言於上朱子作貢舉私議以論於下當時雖阻於權倖實後世所當法也愚嘗參詳之明道發端以開示神宗而神宗始志甚高故明道之言純然先生之教無一毫後世夾襍之弊伊川學制因時制而改酌之雖去其考試之陋亦未免尚供文課其推擇選舉則一也朱子之議蓋欲故一時之弊以漸復古制故未免於文字考試然必立德行二科以重其選者以爲非此無以爲教亦無以革當時

之宿弊也又於文字之中命題作義去其工巧駢麗習爲深厚簡嚴而欲貫通經義條析明白又必慎選教官以主教導其意切夫愚意後世欲大有爲頂用明道之言乃乾坤簡易之法其用功甚易得效甚速不得已而用朱子之議雖可救弊頗似費力今時幸有

太祖高皇帝有歲貢法若以德行才能一科由廩膳歲貢而進依敝明道之法慎其選重其取文章一科從增廣考試而進嚴其考厚其詞數年之後道德既

經世石畫

卷三

重士風丕變然後復先王之教以去糊名考校之陋此似亦簡易伏望將周禮司徒明道劄子伊川學制朱子貢舉私議熟讀詳味以求其意酌今之宜以敷奏於

朝萬一天啓亨運一賜施行實萬世之幸不然亦當先得此意則權度在我方可隨時處中惟高明裁之前書說當世病痛殊快後書救當世病痛殊確我

朝真儒首稱薛胡而共廷舉謂先生志存伊且學

原缺第五葉

風雲月露以爲文富貴青紫以爲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難矣

吾儒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帝王莫不用儒爲治若震之論九德舉黎猷周之教三物賓賢能所用者皆儒也故當其時野無遺賢王多吉士庶政惟和萬邦咸寧治隆俗美阜乎不可及焉三代而下儒者弗用用者非儒漢策賢良而相曲學棄醇儒唐舉進士而重詩賦輕明經宋以經義八行取士而元祐乾淳學術紛見續廢無藏乎治之不及也宋元學校之外夾有書院之設書院設則無利祿之誘凡有志之士皆聽其就學有田以供給之延名師碩儒爲山長以主教之故出其學者多有好人才諸老先生有不就仕而反就山長之聘樂爲開講者今日

經世石畫

卷三

朝廷直是復立書院庶幾作養得多人才出先生奏修舉學政疏有曰歲貢一行非無可與其學之資而袁是不振者十常八九蓋由積累歲月挨次而升故也雖近日有增貢之舉而所拔亦揆次之人

資格所拘莖才多滯臣愚見欲乞於當責外間令提學憲臣於人才素多去處行選貢之法不分廩膳增廣生員通行精加考選務求行著鄉閭學通經術乍富力強才堪經濟者乃以充貢通計天下之廣約取五七百人照依地方分送兩監今年者行一次以後或三年或五年量在監人材多少間一行之

又廟祀典以道統言之須進周子兩程子張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汰漢儒之無稽者而序進宋數大儒於從祀之列斯允當矣

新山石畫

卷三

七

論風俗嘗欲會同志擇里而居效橫渠復古之志行並田呂氏鄉約庶可一變而厚

楓山會試第一居翰林因上元霄燈火既延杖謫外其爲世道慮如此可謂知本矣

與門人書

一峯羅氏

論

足下從吾遊久矣然所志一科第耳此有命也可必得哉便使得之不過鄉人稱爲官人而已一時之貴耳有若求之卽得上可以爲聖人次可以爲賢人又其次不失爲君子貴於百世而不泯者則不知求此

無他溺於聞見習俗之卑陋而已求之道無他及諸吾心自念慮之微達事爲之善無一不合聖賢已然之成法是矣自入小學近思錄始

可謂得教之本

又

今日之天下固唐虞三代之天下也以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輸其君則天下之大且家給而人足况仕者之祿平八口之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生之有道用之有節老者衣帛食肉少者免乎饑寒而又以保助平其隣里親戚况據四海之富哉大臣以道事君當何所取法耶一事不合乎道或貽四海之憂而遺千百世之患爲人謀國不弘經遠之猷而苟且一時近小之利此三代以下所以無善治也

可謂得養之本

先生殿試第一人其能忘我不昧心若此此近時賢人君子所以不易及也其復胡提學一書尤爲痛切

復胡提學書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不親於今人乎月
之視耳之聽口鼻之臭味手足之持行固三代之民
也而獨此心異於三代之民乎何其才之有古今之
相遠也是豈學者之罪哉師之不以其人覺之不以
其道耳天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古之覺人有覺之以禮義今之覺人有覺之以利
欲古之爲教也方其幼也覺以小學而行藝立及其
長也覺以大學而道德明今之爲教也失之於子尤
之於衆師之於弟子其所以覺之者方其幼也詩律

經世石畫

卷三

九

聲對及其長也則科舉爵祿而已此外無以爲也欲
人才之遠於古也難矣今欲革故鼎新必如明道熙
寧之論而後可而行之必以其時必不得已焉如伊
川之看詳晦菴之私議取其不戾於法不駁於俗春
時而行之使禮義之教日淑於其心若修於身也奉
第忠信廉耻禮義行於家與鄉也冠婚喪祭睦姻任
恤則待以異額或彰之於旌善以祿之於廩餼或貢
之於南宮或興之於鄉荐其或超然物外編采晦影
潛修寔造則必旁搜博訪降禮崇德君子之爲善也

夫豈求知於人哉而作人之道吾當然也若其恃於
是有姑惟教之教之不改則出之然徒法不能以自
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孔子曰爲政在人周子曰
師道立則善人多其機軸轉移又在執事取舍之間
而已習俗之醉夢人非獨一樣富貴也凡詩文之必
於工科名之必於得皆是也自今以往科名之得失
詩文之工拙皆淨洗而痛決之不使亂吾之念慮一
意從聖賢之學研精義理檢點身心必至於成人而
後已學詩文而至不過詩人文人而已學科舉而至
不過爲官人而已學吾道而至則可以爲聖人可以

經世石畫

卷三

十

爲賢人詩文科舉之學固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
得者也若夫道在吾身豈有求之而不得哉而世未
有工而求之者醉夢於彼而不覺寤乎此也今士夫
中稍有繩趨尺步者則群聚而譏之曰此道學也其
中無定守者未有不隨而化矣噫曰之視耳之聽手
之持足之行吾聖賢也饑之食渴之飲冬之裘夏之
葛宮室之居吾聖賢也喜怒好惡吾用種種吾無不
聖賢也獨吾之心不可以聖賢哉所以爲之不必

迷定作如孔子之折衷群聖以垂憲萬世也不過求諸吾心致謹於動靜語默衣服飲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至辭受取舍仕止久速無不合乎聖賢已行之成法而已豈有工之而不至求之而不得者哉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孟子曰修天爵而人爵從之道德既修名實既著則言語不求工而自工爵祿不求至而自至若徒以文章詩律足以自立則楊雄李白皆可以爲聖人而爵位科名則世之宰相狀元何限其一時之富貴氣餒雖足以歆動鄉閭而奔走

經世石畫 卷三

天下之鄙夫庸士卒與草木禽獸同一氓滅漸盡而無聞其恃必存者若吾鄉之劉丞相董叅政者造足以不令之名爲子孫鄉閭之辱也何足道哉

見得透說得出真實本領之學先生又有

廷對萬言策敷陳明愷今日皆可施行

困知記畧

整菴羅氏 順欽

取士之法宜有變通士行修然後民德歸厚治安之本無切於此

先生嘗有超遷久任一議亦屬石畫

野錄

思菴薛氏敬之

志道據德依仁游藝則知今日舉世之學輕重矣又曰游藝一事在鄉魯輕其爲末今則爲第一事其治體絕取人才得失可知

四事疏

醫閭賀氏 欽

一曰賢真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爲君之道欲盡爲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緒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

經世石畫 卷三

上三

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魯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衍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

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爲言者非不知

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

君之誠惟願

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辭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矣夫如是

君道豈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

經世石畫 卷三

十三

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側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爲已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學者學以爲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

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爲真儒耶抑爲俗儒耶果真儒耶必能積誠感

君開導有方涇養

聖質薰陶

聖性開發聰明進德脩業何憂

聖學之不得

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以徒脩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以諛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

聖學之萬分哉是則

聖學之成與不成

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係與經筵講官如此則

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

經世石畫 卷三

十四

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伏惟

陛下大施明斷則天下幸甚二曰荐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爲治莫急於求賢人臣之忠君莫重於荐賢伏惟

陛下卽位之初

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

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爲

陛下荐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歷事

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

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爲士夫之矜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

欽差撫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荐其賢才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

朝廷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病愈仍來供職迄今

經世石畫

卷三

十一

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

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人召之

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覩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

陛下或任之內閣使參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

君德臣敢謂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

獻章作止語默絲毫不苟而世之樂放縱恣拘檢者

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

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卑處不求聞達而世

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

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遷惑斷自

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

母養未終果不能出亦望

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

君善俗之道與利除害之方

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居家而其道則行

於

朝廷矣况陳獻章既賢其所知必有才良行脩曉達

經世石畫

卷三

十六

治體者

陛下令其一舉之以充

國用豈不足以贊襄道化而致隆平哉大抵賢才之

生何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如耳苟求之

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

何患天下之不治哉更乞

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

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

下戢一皆以禮敦遣萃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

法置為延英之院以康之豐其原饒其貧之以大
臣之賢者與領其丁止以應

詔命名不遷進之以職凡有

朝廷典禮使之討司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
如學政則討論切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
制如貢舉則討論小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
論程伊川之經筵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
舉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
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

經世石畫

卷三

十七

陛下近日納大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
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其有
益於

朝廷宗社有益於天下後世豈不大且遠耶况此諸
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

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歷歲之間人品
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
類而進

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伏

陛下察納以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三曰遵

祖訓以處以官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
大夫外有以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
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
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王宮中門之禁掌
女宮之戒不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用奄寺於
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其權者也此堯舜三代
之治所以雍熙太和而非後世之所及者歟降及秦
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校隙而進竊
弄國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
無之如漢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
恩仇士良李輔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
暇悉數恭惟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
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司六科十三道外設都
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
內府監司庫衛門之設載之

經世石畫

卷三

十八

御製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取掌亦不過洒掃供
養并飲食諸物禮儀筵宴閤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
有干預朝政取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
與古昔帝王同條共貫宜爲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來守法少疎宦官
倖進內而取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而鎮守各處
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黨與衆多作威作福
竊取柄納賂招權賣官鬻獄文官武將多出其門
氣餒薰灼傾動

經世石畫

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靡

國體虧傷

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只以耳目所及近
年官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景泰間
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又
有汪直尚銘果芳等之輩焉凡此之輩方其得志
之時正漢史所謂誣罔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
下屏氣舉動回山流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三族直情忤意則誅不旋踵是以或臨

主虜廷身叛賊境或主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爲不
軌賄易

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迹微或恃寵招權納賄不貲
或引用左道蠱惑

上心或導進淫巧盜虛度藏此其階

若誤國蠹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也是致

國本頹搖而復定宗社屢危而更安并

祖宗在天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遇

經世石畫

皇帝陛下遠遵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謚政之初百度惟正進賢退姦去讒遠佞

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放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爲之主也泰和之治指日可期天下臣

民罔不欣忭雖然臣於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永絕方來之禍渙發

綸音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帝祖訓凡分取監司局庫諸門者務照

修其職掌不使分毫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赴京蓋既曰內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爲甚殊非帝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厥訪事內官可以發官吏之姦職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塞之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聰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毫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底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官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況

經傳石畫 卷三

十一

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惡之心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于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于久遠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年間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邊將官既有巡撫之御史又有巡按之御史凡有姦究足以開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蠹壞兵政殘虐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爲其拘制當進而不進當止而不止往往有喪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之相交結成私黨肆爲姦惡愈無忌憚蓋鎮

守將官既略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爲之斡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通機妄報邀功以有爲無以虐爲實欺誑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爲

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爲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得如此其甚而巡按巡撫之官已言於

經傳石畫 卷三

十一

陛下而罰之矣寧致

九重之上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欲以防姦而顧爲姦究之地

陛下猶可以爲心腹而倚任之乎大抵內官數多邪恩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若國使婦人預政家似婦人幹蠱牝雞鳴晨之禍不旋踵而

至矣府官婦人實同一理惟陛下尊禮宗廟之制兩一革之則天下臣民有不歡

欣鼓舞而歌詠聖德者臣請其妄言之罪自後一應人等敢有奏請內官預干軍國以事者卽是姦黨伏乞

皇上立法定罪明著簡冊以示天下後世則姦謀永絕矣必如是然後爲能近守

祖宗之規不少違遠遵帝王之法無或悖大中至正而盡天理之極至善全美而無毫髮之私不惟增光祖宗實可匹休帝王由是禍本永絕士氣永振言路永開賢才永進黎庶永安邦基永固世運永泰爲我

經世石畫

卷二

三

國家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福不其盛哉自昔宦竊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

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迥不違於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際試出臣草以示在廷諸臣並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宜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

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爲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爲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爲內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承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以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爲是

經世石畫

卷三

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爲之聖政矣惟

陛下体乾剛健斷然行之天下幸甚萬世幸甚四曰

興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爲治必以正風俗爲

先風俗善則人爲善易而爲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爲

善難而爲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

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

於樂二帝三王治隆俗美臻於泰和者由禮樂之得

其正而天下爲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

由禮樂之失其止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至切至要者乎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畧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

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

皇上丕承洪基之初達聰明目聽納忠言罷黜浮屠妄誕之邪術舉行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

經世右畫

而致盛治之

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類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說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充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

正禮雖曰舉行而有司奉行若往往不依

聖心故奢豪不律者尚多故違國法幘幘之制僭擬朝廷食禮之奢十倍

論祭或飲酒食肉竊作佛事或乘喪嫁娶明用鼓樂

若此之類不能枚舉皆奢類敗之俗因循而未革者也他若冠婚祭祀諸禮有

祖示之所當申明有有蒙禮之所當舉行者今未見一行之教化天下而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次孔已加巾幘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

經世右畫

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爲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爲木主者少而懸彩幘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多至若祀

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老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蚩蚩小民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從事符章巫覡誣詭承誤冒以成日欲民俗之善得

平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競之風商賈日
至於者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

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
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及師坐之流詭於正道
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

朝廷禮法之未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
尤為不少自

朝廷之樂言之用於

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司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識

經世石畫一

卷三

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

司其事者皆無規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走奔三

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
之樂用之於

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

主心辱

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易四淫之俗而感

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率多淫和戲

慢之為所謂代更新聲歟淫愁怨導欲擒悲者也豈

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以來因循未
革之宿弊也夫以

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
淫和之聲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
戲臺飲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虛費
民財壞亂風俗所在官司畧不禁止豈是

朝廷之美政耶又如

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
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

經世石畫一

卷三

朝廷蓄此果安用哉如

郊祀神祇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

廟享祖考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

朝廷晏享此淫穢之樂不可用也諸侯用之足以喪

其國大夫用之足以喪其家士庶用之足以喪其身

是上自

郊廟下至庶人皆不可用也不識

朝廷蓄此果安用哉且

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源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

所親瞻必標準立教化行天下臣民一親

國光勃然興起若虞芮朝周而爭田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爲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爲天下之陷阱耶况此等娼淫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寶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艷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武官員庠序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鬼貴崇之子弟經營之商賈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廉耻既無資財耗盡上不顧父母下不恤妻子赤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於道路割強者至於劫財殺人不畏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禍可勝言哉且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天子以四海爲家海內之民皆爲赤子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夫不全其倫凡此娼優同爲

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蓄之使其子子孫孫永陷聚虐之惡而畧不傷憫之乎恭惟

陛下有不世出之資爲大有爲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教化爲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爲必可革不爲

因循駸轉之政所牽制不爲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如凡臣所言冠婚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

及

御製性理大全等書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

聖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於

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拔去病根而不爲

經世石畫

三

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爲因循之政禮讓之風未行者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政令而使之行凡今俗弊一一痛革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坊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鍾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劇吹可輩者則著爲定法而永革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散處以爲民京師及各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主從良原有

夫者則不許仍前滯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習庶耻以全人理則滯穢消除德爲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

朝廷舊無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於世俗之淫和今當次第制之以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

朝廷下達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

自

天子出如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俗既美則民心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

虞三代並美矣何有不序不和机攄之憂哉若有謂

世俗之弊積有既久

祖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

且之論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

祖父載戢載祚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植

植而養植疎爲之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植疎而爲

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

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以承誤踵訛爲孝則

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道之徒不必問進

實玩者不必罰宦官之靈政者不必屏斥言官之黜

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凡當今之

弊一一革之爲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爲是也革之爲

孝而因循不革者未爲孝也伏望

陛下自斷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四疏字字痛快人心字字實在經濟有世道之

責者實舉而措之三代之治可必觀也

此疏亦爲今日對症藥石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語錄

京都中行教化亦是難變先是貴戚勲臣奢侈靡

之甚頂上躬行以化之又多建武學選有才德者領

其事凡貴戚勲臣及其子弟皆收入受教嚴師弟子

之禮雖勲臣已有事骨頌者亦要朔望入學聽教行

禮凡動作衣服宮室飲食宴與馬之類一一教之如武

有率教而遵人者或違教而不法者許其師月陳之

以憑賞責若然則巨室既善而人皆善矣雷動風行

進後沮礙惜乎今之不然也

今欲養賢才以輔治理須先察知務實行十三四員
提學之官使提督各處學校到任先考學官有不
堪者罷送吏部聽選別職即選本學生員及山林隱逸
或有司見任官德行學問可為師法堪受學職者推
舉之使教生員本學推舉者不妨其科舉仍令食原
職俸祿一以躬行為已不事虛浮無益之文歲貢依
程子所論之法不可但挨年歲如此數年之間俗弊
可革而賢才漸多矣

先生聞閣下某人劾退嘆曰國家用人不能慎之於
經世石畫 卷三

始致使小人蠹政二十餘年今雖劾罷於

朝廷之事已無及矣苟不求所以用人之道雖罷黜
一某人不知後來如某人者又有多少蓋

朝廷用入閣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選文字而已非嘗
考其行也又翰林之職只在修書作文苟非大無顧
籍貪污請托之甚者外官何自而議之故不才者得
冒濫大用况翰林之權惟在進士首數名耳二甲以
後雖有大德大才者何由得入閣而大用乎此擢任
之所以每不得人而誤天下也内外文武少不出於

宦官宮妾之門安望天下之治也

教坊司所作淫邪鄙倍之樂壞人心術者也夫古樂
久亡今欲考定律呂中和之聲固是難事然此等邪
穢亦不可以革之乎京師為天下觀法首善之地也
今却放三箇院子亂人紀壞風俗欲天下化而入善
可乎此弊之來雖遠然上欲革之吹噓之耳何難之
有

先生議論聽之使人心醉若行之不知更當何
如請一試之看是何如景象

經世石畫 卷三

大學衍義補

瓊山丘氏 源

亦賢無方不必拘資格資格一拘惟文書簿籍是稽
歲月先後是據所謂銓量人物者徒見空名而已昔
人有言賢才伏於下者資格礙之也職業廢於上者
資格率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
於暴政虐令者資格之人眾也萬事之所以弊百官
之所以廢弛法制之所以頹壞而不振者皆資格之
失也

先生留意經濟之學衍義補一書大有功於世

道此段乃其中至切要至痛快之論

真氏大學衍義丘氏衍義補呂氏實政錄丘頒

諸天下使人人誦習

與友人書

心齋王氏 良

第不自揣量至愚極陋妄欲請教諸兄欲堯舜其君
欲堯舜其民也然堯舜君民之道必有至簡至易至
樂存焉使上下樂而行之無所煩難也所謂爲高必
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見幾而作功易成也今開
主上有絕孝之心斯有絕孝之行何不陳一言爲畫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孝道而安天下之心使人人君子比屋可封欽惟我
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以孝弟爲先誠萬世之至訓
也蓋聞天地之道先以化生後以形生化生者天地
卽父母也形生者父母卽天地也是故仁人孝子事
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其義一也故孔子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乎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大聖人之德又何以
加於孝乎夫聖人之德仁義禮智信而已矣故孟子

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孝之實從兄是也樂之實樂斯
二者是也故堯舜之治澤及窮而巳矣孝弟之至通於
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故上焉者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
而天下平下焉者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孝者
所以事君也是上下皆當以孝弟爲本也無諸已而
求諸人是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有諸已而不求諸
人是獨善其身者也求諸人而天下之有不孝者未
能盡其術者也不取天下之孝者立乎高位治其事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是未能盡其術也取之在位所以勸天下以孝也立
乎高位所以尊天下之孝也使之治事所以教天下
以孝也取之有道取之不專是不敬事而慢也取之
不漸則必至於求全責備矣天地之道陰陽迭運從
微而至著也初月領取天下之孝者無擇其貴賤賢
愚次二月領取在各司之次位次三月頒賞爵祿次
四月任以官事次五月頒以舉之司徒次六月領取
進諸朝廷天子拜而受之登之天府轉以頒諸天下
以能教不能是以孝者教天下之不孝者也然以

月者若天道一陽以至六陽也其一陽者微陽也當維持以養之不可求全責備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養至六陽則人人知孝矣昔人有求千里馬者不得而先償乎死馬則千里馬馴至亦其驗也亦君子用心之微意也必月月而頒詔者使天下皆聽其言時之教而知在上者用心之專也又得以宣暢其孝心使之無間斷也然一陽生於六陰之中知扶陽而不知抑陰則必爲所困矣六陰者皆不孝之謂也是故先王教民六行以孝爲先糾民八行以不孝

經世石書

卷七

爲先此以上爲聖賢格言所以使天下有所稽也若以爲非者是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則當懲之懲一人而千萬人戒也蓋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國家之元氣也元氣壯盛而六陰漸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鮮矣故有若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然而天下有爭鬪者鮮矣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故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然而百姓有不親者鮮矣若曰君不能是賊其君也若曰人不

能是賊其人也若曰已不能是自賊者也只此一言便是非禮之言只此一念便是非禮之動便是絕人道棄天命也便入虛無寂滅之類也又何以爲萬物一体而立其人道哉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則必以是舉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學之師保以是勉之鄉黨以是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孝矣然必時時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歲歲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縱鼓舞之機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職遂至窮鄉下邑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與能所以爲至

經世石書

卷三

三

易至簡之道然而不至於人人君乎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愚見如此高明以爲何如

孝爲百行首務此處一差雖有他美皆不足貴故漢世專重孝廉治化所以迺古先生崛起海濱毅然以聖道爲已任其留心世道如此誰復敢謂處士盜虛也

不必廣言只郡邑一守令擇里中真正孝子節婦親訪其廬旌其閭取真正不孝節者責罰之以其贖贖即張鼓樂以獎孝節敢必孝節之人

將接踵也

王道論

前賢

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書曰刑期於無刑此王道也夫所謂王道者存天理遏人欲而已矣天理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人欲者不孝不弟不睦不姻不任不恤造言亂民是也存天理則人欲自遏天理必見是故堯舜在位比屋可封周公輔政刑措不用是其驗也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苟養之有道教之有方

經世石畫

卷三

三

象而食者寡爲之疾而用之舒而財用無不足矣其三代貢助徹之法後世均田限田之議口分世業之制必俟人心和洽方可斟酌行之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行之有漸則通變得宜民皆安之而不見其擾矣所謂人心和洽又在教之有方而教之有方唐虞三代脩矣昔者堯舜在上憂民之逸居無教而近於禽獸也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是故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先德行而後文藝明倫之教也又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屬之使之相親相睦相糾相勸以同歸於善故凡民之有德行有藝者必見於人倫日用之間而一鄉之人無不信之者及其鄉舉里選之時比以告閭閻以告族族以告黨黨以告州州以告鄉而鄉大夫則亦以所舉者以爲是而不復考其才藝悉以敬賢之禮遇之不若後世之猜忌防閑也鄉大夫舉於司徒司徒薦於天子天子拜而受之登於天府使司馬論才而授任是故在

經世石畫

卷三

四

上者專以德行舉士在下者專以德行取士父兄以德行教之子弟以德行學之師保以德行勉之鄉人以德行榮之是上下皆趨於德行躬行實踐於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間不復營心於功名富貴之末而功名富貴自在其中矣故在上者專取天下之賢以爲輔相不欲遺天下之賢是與天下之人爲善也在下者專舉天下之賢以爲己功不敢蔽天下之賢是勸天下之人爲善也精神命脉上下流通日新月盛以至愚夫愚婦皆知所以爲學而不至於人人君子

經世石畫

卷三

四

比屋可封未之有也後世以來非不知道德仁義爲美亦非不知以道德仁義爲教而所以取士者不專以道德仁義而先於文藝之末故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在上者以文藝取士在下者以文藝舉士父兄以文藝教之子弟以文藝學之師保以文藝勉之鄉人以文藝榮之而上下皆趨於文藝矣故當時之士自幼至老浩瀚於辭章汎汎於記誦無晝無夜專以文藝爲務蓋不如此則不足以應朝廷之選而登天子之堂以榮父母以建功業光祖宗而蔭子孫

矣方其中式之時雖田夫野叟兒童走卒皆知欽敬故學校之外雖王國都府郡之賢士大夫一皆文藝之士貴而莫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學矣而况於窮鄉下邑愚夫愚婦又安知所以爲學哉所以飽食煖衣逸居無教而近於禽獸以至傷風敗俗輕生滅倫賊君棄父無所不至而冒犯五刑誅之不勝其誅刑之無日可已豈非古所謂不教而殺罔民者哉嗚呼言至於此可不痛心今欲變而通之唯在重師儒之官選天下道德仁義之士以爲學校之師其教之

經世石畫

卷三

四

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廢書季考之繁後飲射讀法之制取之之法科貢之典祖崇舊制雖不可廢當於科貢之外別設一科與科貢並行如漢之賢良方正孝廉我太祖人才之類不拘成數務得真才其賓興之典當重於科貢果有真才而位列亦出進士之右其科貢之中苟文優而行劣者必在所出行優而文雖劣者亦在所取精神意思唯以德行為主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德行之爲重文藝之爲輕如此則士皆爭自刮

唐砥礪以趨於道德仁義之域而民行可興矣夫養之有道而民生遂教之有方而民行興率此道也以往而悠久不變則仁漸義磨淪膚浹髓道德可一風俗可同刑措不用而三代之治可幾矣然非天子公卿講學明理躬行於上以倡率之則徒法不能以自行而卒亦不可致矣苟不知從事於此而惟末流是務則因陋就簡補救偏雖不無一時騷虞之效隨世以就功名終歸於苟焉而已非王道之大也

鑒鑒經濟真可見諸實行若真見諸實行則萬

物各得其所矣

語錄

涇野呂氏 棟

章詔問嘗與朋友講論國家有三大患一邊方之害一宦官之害一閹河運道之苦先生曰是固然所謂大患者尚不在此詔三請答曰當今大患只是士習不正耳蓋天下所恃以治安者惟人才若士習不正則其患何可勝言自是屢言及此蓋探其本也又曰社學習琢句而廢洒掃禮樂之節大學習程文而廢正心修身之功欲天下之治未見其有日也

又曰卧碑有里選之實監規有賢良方正之意提學考文而不問卧碑司成撥歷而不問監規欲待真才以成治不亦難乎

學知根本故立論若此

樗櫟子

稷山梁氏 紀

學者趨時尚而不循禮度俗儒也有司急簿書而不崇文教俗吏也

古者教人以行不以文議禮以義不以利今督學較文藝學博計束脩欲士之醇得乎

紅世石畫 卷二

四

科目論名第學行弗與焉官守論品秩功業弗與焉銓選論資格才望弗與焉考課論簿書德政弗與焉欲復古治難矣

先生少登鄉書事母不仕其不忘世如此

語錄

鳳阿姜氏 實

賢人君子或不見容於位則當退而與一鄉之後進同志之士時時講明學術於以正人心挽頽俗於一鄉庶幾可推於天下亦不可謂山林無事業也古人之學方為童子已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而藝

無不精今人垂老矣竟不識此爲何事古人以世務爲學故仕而優今人脫却舉業方可向學而一履仕途便有牽制可嘆也昔者洙泗之間相與授受其爲和爲政之問答未嘗不留心世務而兵財禮樂皆聖門有用之實才故由求點赤所自許者如是而聖人亦果如是以許之要知古人學問種種是實故其所自許與其見許於師門者不謀而同如此下此如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已憂先天下而胡安定教授蘇湖亦分門講肄使各專一以見於世蓋其所以爲

經世石畫卷三

四

學爲教尚皆存古人之意在也今之馳騁於餽輸貼墀於口耳者非辭人即學究耳要之皆無用於世古者以德行道藝取士而鄉無不賓之賢故士有德行道藝於身者咸得以時效用於其上而無有仕暮失節之嘆今

國家以言語文字設科以糊名易書求士士故有遇不遇然則古之士一何幸今之士一何不幸歟今世士大夫之患其大要在於習世態盡廢古道靡然成風先達諸公不以道義引進後輩後輩之士不

以道義推崇先達諸公至於儕輩中亦不以道義自相切磋而徒爲一應含糊遜避慢不可否之說以免身患而取世資有能談及性命談及經濟者不以爲迂腐而不達於實用則以爲輕躁而未及於老成緣是聖學愈無人講授世道愈無人担當此有志者所以不能不付於一慨也古人之學自洒掃應對進於修齊治平事業蓋自幼學而已然而今世科舉文義最爲費人日力誤人聰明必待其登名入仕之後方可從事於古人學問而世態既已習成如此矣尚何

經世石畫卷三

四

望人才能如古而世道之有可爲也哉

士人志向不高由義利不明義利不明由教不立耳晰義利於秋毫明心性之宗旨積之以久磨之以漸率之以誠或者士心可稍向高明而風俗亦可漸還淳朴矣

古來學問貴精不貴多孔子欲執射御以成名亦教人以務博不如務專也董賈之治道不能兼馬鄭之經學李杜之詩律不能兼韓柳之文章蓋精神有專用而學術有專攻古人所以得稱名家者亦良有在

歟人子積分之法乃

聖祖養士成才第一義也在國初則得其人在今則未得其人非大學人才獨勝於國初而今不然也在加意不加意才獨盛於間爾

聖祖時諸生或舉自孝廉人才或出自貢金蓋多經明行修之士也而

朝廷又最加意於此故監生坐班有至一二十年之

久者由廣業堂漸升至率性堂積及八分方與出身

中間有超越異常者取自上裁擢用往往授以臺省

經世石叢 卷三

四七

部司等官國初養士而用之蓋如此其重也今亦題覆允行而未有破格擢用者誠難其人而當事諸臣或不敵身任其責爾今當聖化維新之日而又值才華妙選之期諸生中豈無超越異常可以應上之求者乎如量存

祖宗法意用心教養加意甄別未有學通經濟才堪大用者歲終荐舉一二請自上裁或只開報吏部待其就選之時另示優異以寓激勵無其人闕不舉舉非其人則連坐庶幾人才益盛而三塗並用將來

亦可以應明詔於不虛矣

古者盛時之用人也惟才與賢是求亦惟才與賢是任其果任而可以久也即居官長子孫不以爲淹或可以當顯膺峻陟而不忝也即徒步封侯而亦不以爲驟何者其人其才固宜於如此而上之人用久任法使在位者日諳練於以安民而臬俗用超選法待天下非常之士於以風勵乎天下也自資格行而任者始以三年爲勞最惟任者以三年爲勞最於是始有年資之拘而賢否於是始混淆矣非才與賢焉三年弗置也即才與賢焉未三年弗更也故近代以來惟泥於資格用人可以安常而無弊久任超選之法往往藉之爲美談亦往往付之空談已耳

經世石叢 卷三

四八

予嘗與學使楚侗耿公言吾三吳士風漸洗須留意嚴操而力挽之乃可爲狂瀾之砥柱彼府城有鄉先生唐鑾閉門守窮餓且死不肯干有司武進諸生金九鼎與宜興之王韋皆荆川先生有行門人又金生本中忠行雅淳不雜吾邑之東子桓川徒之殷生士望皆能倡率講學會砥言勵行確然不苟同於流俗

並皆出格優禮以轉移世道者取公過聽加意力行之一時士風爲之丕變蓋後文先行標表賢者以風勵其餘自是挽回波靡第一義此字內所在宜然若吾具文勝地尤屬喫緊耳

今世上子童稚時便習聞勢利語於其家庭父子間及長而遊學從事於師友也亦只是習爲勢利事爾中間有一人不爲勢利語不喜勢利事者衆反指爲迂而笑之譬則一國之人狂有一不狂者衆反目以爲狂也

經世石畫 卷三

四九

銓部以進退人才爲事鑑空衡平虛心順應一毫不當以我與之榮咨詢貴廣泰極貴當不宜盡以無心爲妙用若杜門以爲能遠嫌不接賓客以爲能遠謗則究竟何能知人何能得人但循責任臆用舍恐反以成其私嘗聞林東坡公爲選司時時面拜客陸五臺公典選亦然並孜孜汲汲延訪人才得輒手疏之欲盡用天下賢者盡汰不肖竟之所用舍並卓絕不聞有所謂嫌亦不聞有所謗也此可爲司銓者法近來講學者多談高虛而畧本實竊以爲不然道在

英倫日用治已治人初無二理故身心性命通之於經濟世務同條其貫昨視闕學時擬倣蕪湖教授法以經義治事分門課督惜未有成效然至今聞之閩人士則未嘗不是其說於既去也

其十一段語語石畫語語痛快世有知務者悉舉之世運自當改觀不然亦決收得一半

先生子養坤公督泰學試日令諸生各於卷面舉德行以真偽卽殿最其人此法今亦可行

誼詞

後渠崔氏鈺

經世石畫 卷三

手

治天下有九則開屯田以省軍供禁市酤以戒救廢創樂籍以全婦貞申里選以翼設科均田以止食併推商以抑末作尙儉以厚本業定制以遏奢僭簡器以絕淫巧則民尚一而生理遂良心發雖賞之亦不好矣然後寺觀日毀而僧道無徒也

古之任人度才相德孔門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千乘百乘千室之邑而已今之郡大者千里屬邑數十爲長者名數且不能悉索望其理也宜今太都不過四百里邑百里山林閑曠者不會擇才久任責以才

令一日明版籍以相數閭二曰審什伍以相連持三曰限夫田以斷間併四曰急農以豐委積五曰去末生以一本業六曰敦教化以正性情七曰表德行以厲風俗八曰覈才藝以叙官宜九曰嚴分誼以杜僭忒十曰專刑賞以驗勸懲革其卑僇之禮減其傳廚之供畧其簿書之稽亦庶乎古之法也

提綱絜領之談妙在詞語不煩而區畫悉備

轉士習疏

代藩山陰王 賜諱俊卿

臣昔年覽

經世石畫

五

本朝儒臣文清薛瑄讀書錄純正親切語語符合孔孟有曰聖賢之書垂訓萬世本欲開明天理使人反求諸身而得其實自朱子沒士子誦習其說者率皆以爲出身干祿之階梯而不知反己以求其實聖賢垂訓之意果安在乎又曰學舉業者讀諸敝經書只安排作時文材料與已全無干涉故其一時所資以進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終身所持以行事者皆生來之氣習誠所謂書自書我自我與不學何以異又曰近世儒者割裂經史子集百家之說區別所類綴緝

成書欲包括古今開目以爲決科之利使後世傳相剽竊但僥倖利達而無以資身心之用其弊也甚矣

臣聞薛瑄在

英宗皇帝朝爲理學大臣奉

旨入祀孔廟天下士林仰重所立之言鑿鑿有見今日士習比前愈甚用功則專記時文遇題則全篇剽竊夫時文者隨時改易一科之後便不合時所以文隨時變人隨文滅最可鄙者文體對比詞涉重複格調不古總屬浮言既不足以開性天又不足以資經濟及至出身則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漸靡二百餘年致時聰俊後生日趨迂徑枉用功夫虛曠青年污塞心地非特誤人實爲誤國誠天地間一大蠹也

臣伏思我

太祖高皇帝設學立教育才求賢其規制載在典章誠爲盡善豈料今日總成故事以格致誠正爲空談視道德理性爲土苴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君國之賢士民均患衰朽微臣切心痛慮恨當時不將薛瑄之言言之於

朝見於行事徒爲空言沉埋至今良可悼惜顧此情
弊乃舉世人所共見於目熟聞於耳熟思於心其奈
何皆明知而不敢言不敢言者惟恐蹈妄議之罪以
結怨於衆歛禍於身且爲彼之子孫舉業已成若遽
改科則所學無用以故沿襲至今竟無一人言者今
者

上天垂儆詔示中外大崩積習與天下更始有此大
蠹似不可不急行救藥而經畫議論也臣今冒罪傾
吐奏

經世石畫

五三

聞竇不爲臣之身家子孫計伏望

皇上鑒察微誠聖明剛斷合無勅下談部會同閣朝
臣僚公共確議如果薛瑄之言切當臣之愚見近是
因之酌古準今相時立法果得正文除蠹更化改科
今雖稍沮於群儒後必大益於來學不獨利於

皇朝之杜稷贖利於臣僚之子孫早行一日早正一
日之士風早化一日之民俗將見臣懋忠廉國饒良
弼生民得賢父母免漁獵之殃後學不枉工夫獲實
學之效除陋之陋習近萬世之昇平臣之志願畢矣

臣有愚見六條一曰取有德以慎初進古云德行本
也文藝末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
德今之文場考士搜檢其身謄錄其文彌封其名關
防私弊可爲嚴矣夫何不察其人之素行善惡心術
邪正惟以文字之工拙爲舉措得非務華而遺實棄
本而尚末乎雖有里老隣佑保結不過應故事以
臣愚見合無開科取士先徵其德次取其才以法前
代舉孝廉之科夫孝者百行之源孝經云事親孝故
忠可移於君古之人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良有以也

經世石畫

卷三

五四

庶者守正安貧不貪求苟取也古云士窮見節義處
貧尚不苟取出仕必作廉官故臣謂孝廉乃德行之
本取士當首重之以臣愚見合無查照前代併
國初舉賢之法令見任官各舉所知舉當則受上賞
不稱職則連坐以罪其次則令有司及諸教官每近
科年曉示治內百姓保舉孝廉或一里之人通保者
爲上次則須數十人同保保人須皆赴官親遞保狀
有司一一面審要見此人平素孝廉有何實跡証據
如有用錢買求受賄妄保者必重治不貸如有詐舉

過犯者必審察實跡辨別真偽然此取舍之際弊端百出全在行司盡心精察守巡提學道極力轉訪務得的實方許進場中式出仕果能忠廉每陞官一次則將前原保諸官賜以旌獎賞銀若干定爲額例若身故則給與子孫仍摘取本官一月俸銀解送原籍給賞保舉之人官至三品以上者立保功牌一座將原保官及諸保人名字刻於其上以彰其功犯罪則戒等治之如有貪酷及罪革職者則拆其牌坊併重治原保官人以罪如有官既榮達而變行改節者許

經世文庫

卷三

五

原保官人許舉許舉則官去無罪如此則

朝廷祿賢杜僞之典用昭鼓舞作興之政大振士風丕變治教休明矣二曰五科取士以善器使臣調世罕全才學難兼善既有孝廉之德其才但有一長即可取用臣調五科者一曰孝廉理學科二曰孝廉文學科三曰孝廉政事科四曰孝廉兵法科五曰孝廉刑名科取才不同取德則一理學科考取洞明理性學貫天人文脫俗座才通經濟卓有操履者取爲優等任爲近臣文學科考取博學宏詞詩賦奏議出題

不拘於五經四書中式者用司文翰政事科考取熟諳大學衍義及衍義補即在俗義出題中式者用爲有司轉陞藩司兵法科考取善曉兵法或精通一式在武經出題中式者用於司兵衛門刑名科考取洞達刑名在

訓典律例中出題中式者用爲刑官轉陞臬司三場考試五樣出題但考其意見何如文須簡明蒼古不尚對比重語不拘篇章長短特取所長不須責備使諸士得以兼擅專門施能效用

經世文庫

卷三

五

朝廷因才授職任使暢宜此須久任方可以著成績必超遷乃可以酬勲勞惟願痛革時文永除積弊其入場固當搜檢然今諸生毛頭跣足似於政體不雅觀臣思挾帶之弊蓋因時文題有定據士按章記誦稍有所疑便思挾帶以圖抄襲今若考取古文則題無定擬而挾帶之爲自然無矣臣見得近日刊行國朝館課經世宏詞皆我

朝名儒之作文體尚雅議論精確深資經濟真可永傳較之時文何啻霄壤開科取士宜取此等文字方

兄真才如此則用當其才不致辭任

朝廷寓懋德於典文之中將見德日以勵文日以休
人有實學國有古才彼剽竊章句僥倖登進從此可
杜矣臣但慮推選五樣試官卒不能集士無五種專
門之學不能稱臣應事須數科之後庶故習可脫新
業可成臣又謂定額取士恐有濫充合無惟精是取
寧缺其數如是則士無僥倖國得真才矣三曰厚勸
嚴懲以昭功罪臣聞治國者得人則興失人則傾臣
切見世之忠烈清廉之臣輔國庇民不事苟取及至
經世石畫 卷三
致仕身無恩寵之沾家無富饒之享鄉人笑其愚癡
誰肯憐其貧而濟之武官捨命立功凌於王事妻子
無托饑寒流亡其有以貪酷爲民者公然頂冠束帶
高門大宅受享榮華有福無禍鄉人莫不羨慕竟不
論所得者誰家之物舉世習以爲常恬不知耻遂綴
子弟讀書希齒仕進但欲肥家誰思利國致使
君上孤危生民塗炭貪饕恣肆倍利交征而卒無忌
憚若不大興振作極力療醫則熟轍難更習俗難改
勢不至極壞不已也臣於前欵畧陳旌賢懲惡而未

俗臣見世之節婦尚蒙

欽加旌表何况忠臣烈士有功於國有澤於民畫命
致身完名全節反不加恩無怪其世日以降風日以
薄也以臣愚見合無將沒於王事及致仕還家或沒
於任所一切有功無過文武臣僚照以品級優加賞
資務從豐厚莫惜小費
旨下翰林將名姓錄入史冊仍
欽賜旌賢牌坊樹於其門優免子孫三世差徭貧寒
沉落者有司時加憐恤給以賑濟儒學每年鄉飲有
經世石畫 卷三
司敦請處晏致則入祠鄉賢將春秋祀品給與子孫
功大者建立祠廟
欽賜金字牌扁命有司春秋致祭使其光顯門閭優
裕子孫揚名今古其於貪酷之官必拏責
禁廷追職寔罪必使家不免徭身不免役每年有司
將差徭另開冊解送戶部以杜脫漏以爲盡國殃民
之戒須重治原保官人不可輕恕臣之重言者誠恐
將來用錢買求受賄妄保貪緣爲嘆又無令
勅下都院推舉精細庶能御史

欽此諸各直省照出微行專以訪賢察惠勅其職污之甚者望

皇上差錦衣衛至京問罪追贖焉其忠良之最者望我

皇上優加賞賚超陞要職其有山林逸隱抱道懷德無聞於世者薦舉取用此法一行天下官僚將必翻然改轍萬國生民欽聲震地又令無於吏兵二部門外立碑將忠烈廉介之臣刻名左碑將貪酷奸欺之臣刻名右碑書云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導惡樹之

經世石畫 卷三

五九

風聲此非特爲

社稷計爲天下後世計也如此則賢者加其勉勵庸進於貞良不肖者知所警懼潛消其肆志從今向後若不化貪爲廉移風易俗臣當領罪萬萬也四曰廣羅遺才以充小官臣謂德行乃素日所積文字乃一時所作以愚見合無將蒙舉赴科而未中式者再加一考取其才識可嘉者立副榜之名任以佐貳雜職果有賢能卓異一体陞用其於監生吏員亦須要人一体保舉方用如此則拔茅連茹野無遺賢矣五

曰榮旌有德以勸國人以臣愚見合無將應舉未中生員每遇鄉飲宴於堂上及有孝廉之德而無才藝者亦從衆人保舉凡遇鄉飲有司召入儒學賜宴謂之旌賢十年皆與者免其差役十五年許其冠帶名爲孝廉官有司以禮相待不許役使若有賤技能孝者亦賞酒飯如此則人知孝廉有榮自然親戚興起古之聖君以孝治天下故伊尹之告太甲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此之謂也大曰用賢才不循資格臣謂以取人遂立資格才器優劣仕方知况文章政事各屬一能有善作文而不能治政者有能治政而不善作文者從古爲然豈舉貢吏三塗出身者人人皆鄙絕無忠廉之臣乎臣切見循資格一端最使人自滿自廢無志上進空負奇才不售於時雖有忠良無濟於國在昔有貢士爲閣臣舉人作尚書吏員居二品今何不然以臣愚見合無將破常格永絕資格之拘又須秉衡者無忌妬之心乃可必行而才良不致埋沒矣以上六條皆臣肝膈愚見懷之有年今特

經世石畫 卷三

六

於陳中間可否臣實不能自知須待衆議以定國是
况舉賢設科之法載在典籍其條酌古準今誠有善
法况在

廷諸臣皆高明特達必有所經畫豈須臣之管見哉

臣思此事全在我

皇上奮乾剛而獨斷旁

聖念而力行尚須執政大臣弘休休有容之量效匡

直輔翼之忠則經邦之偉績蕃掌而成善後之良規

數言而定庶治教休明而後生永利民心快慶而臣

經世石畫 卷三

天意可圖此不特爲社稷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幸

也懇惟

聖明鑒察

從前諸儒議論雖皆明愷的當猶有古今異宜

可以潤澤而行

王之斯既酌古準今字字藥石字字稟帛使聖人

復起一字不可易也歷代雖有賢王未必留心

世道實有經濟若此

呻吟語畧

寧陵呂氏 坤

世界一般是唐虞時世界一民一般是唐虞時黎民
而治不古若非氣化之罪也

將古人之心信今人真是信不過若以古人至誠之
道感今人則今人未必盡在豚魚下也

二帝三王功業原不難做只是後世不曾理會譬之
遙望萬丈高峰何等巍巍我他地步原自遙遙上面亦
陡峻不信只小試一試便見得

可見人皆可以爲堯舜世再可以見唐虞聖賢
之言原不欺我以是爲志敢望治平

經世石畫 卷三

世無全才久矣用人者各因其長可也夫目不能聽

耳不能視鼻不能食口不能臭勢也今之用人不審

其才之所堪資格所及雜授之方司會計輟理刑

名既典文銓又操其務養不得其道用之不當其

才受之者但悅美秩而不量以此而求濟事豈不

難哉愚以爲學校養士科便當分爲數科使各學

其才之所近而資性英發倫衆長者特設全才

科及其校官各任所長夫有所近習有所通施之

政事必有可一事今日分休用爲

兩裁窮居草澤止事辭章一入廟廊方學政事雖有明鈔之才莫建之勢豈能親政數月便得每事盡善蓋不免鹵莽設施鵠突支吾苟不大敗輒得陞遷以此用人雖堯舜不治

爲政在人知人則哲司世道者何可不一留意任有七難繁任要提綱繁領宜綜核之才重任要審謀獨斷宜鎮靜之才急任要觀變會通宜明敏之才密任要識機相可宜周慎之才獨任要稽當執持宜副教之才兼任要任賢取善宜博大之才疑任要內經世石畫卷三

用人如用器何患不治平

用人之道貴當其才理財之道貴去其蠹人君以識慮深遠者謀社稷以老成持重者養國脉以振屬明作者起頽敝以通時達變者調治化以秉公持正者寄鈞衡以燭奸嫉邪者爲按察以厚下愛民者居安救以智深勇沉者典兵戎以平恕明允者治刑獄以

意靜綜核者掌會計以惜耻養德者司教化則用人當其才矣宮妾無慢棄之帛殿廷無金珠之玩近侍絕賄賂之通寵倖無不賞之賞臣工嚴貪墨之誅迎送懲威福之濫工商重淫巧之罰衆庶謹僭奢之戒肅情杜倖食之門緇黃示誑誘之罪倡優就耕織之業則理財得其道矣

用人理財之法區畫無遺且寓許多轉移化導之方漢文景周成康之治真可必也

宇宙要大持便是掀天揭地也還做得何者人經世石畫卷三

力集而人心奮也不則求繫天之八柱而委任之亦能整頓乾坤奠安民物若以一木支大厦工師方自極力而群工袖手傍觀有笑其迂濶者有議其喜事者有幸其敗者有望其財者有妬其成功以形己之短而害之者甚者不誅群工而誅工師嗚呼誰復肯作工師哉推奸避事者無罪固享安靜之榮慮患扶危盡忠反獲群擠之禍自古及今一半小人尚不能容一半君子况小人衆而君子獨哉富貴利達全軀保妻子人所欲也而又有以驅之月嫌任怨勞心殫

力人所甚不欲也而又有以摧之天下事不知所終
夫

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知君子之用心君子之建立
要其成而見君子之濟否可奈庸人俗識讒夫利口
君子纔一設施輒生議論或附會以誣其心或造作
以甚其過是以志趣不堅人言是恤者輒灰心喪氣
卒不竟功識見不真人言是恤輒罷君子之所爲不
使終事嗚呼大可憤心夫古之大建立者或利於百
千萬人而不利於一人或利千萬世而不利於一
世

經世石堂

卷三

利於千萬事而不利於一事其有所費也似食其有
所勞也似虐其不避嫌也易以招謗取議及至其成
功而心事如青天白日矣奈之何鏹金銷骨之口奪
未竟之施誣不白之心哉嗚呼英雄豪傑冷眼天下
之事袖手天下之敝付之長吁冷笑任其腐潰決裂
而不之理玩日惜月尸位素餐而苟且目前以全軀
保妻子者豈得已哉蓋懼此也

從來任事者之難之苦如此必任任事者知其
難知其苦一心定志不爲讒邪推奪心欲事業

之成然後功化可觀而古道可復也

先生有實政錄字字俱屬實在經濟意望屢屢
布之使人人知之行之生民其幸矣乎

薦舉策

江西丙午程 曹貞子師于泮

大創業之主閱歷久而至理瑩操慮深而廣智出其
意不可湮也其制不可闕也然或存其制失其意制
存若外塗意去若中蠹天下乃病其制而其意晦又
或制有所偏存有所偏廢存者遷於衆志而未必可
獨因廢者逆於衆志而未必可獨革天下乃不識其
制而志更晦願治者思其初意還其初制轉衰而盛
之善物也繫我

經世石堂

卷三

六

皇朝制度宏脩學宮屋比於常之士不可勝計若曰
三代之學以明倫也君子之學以致道也初意如是
官聯其布簪笏之臣亦不可勝計若曰君之立官以
爲民也君子之仕以行義也初意如是第今之從學
從政者可或爲總角之子甫入鄉塾授以孝經似當
講唯諾疾徐之節矣然其家訓此子業儒門戶儼
其父兄藏於路予可不問其師誘之勤習動稱華靡

蒙泉不亦濁乎是入小學之日卽亂小學之日也既
進膠庠對越尼父所宜辨明新之功夫別義利之輕
重躬學躬習躬悅躬樂試則敷其所得於文仕則達
其所文於政耳顧廣求帖括日工雕繪袒裼而玩弄
明之句離親而誦遠遊之章書自書人自人曾不思
國家何賴於我而窮年作養且薪樵之錄也是入太
學之日卽亂大學之日也及其致身科名邑里交慶
而或乃調煉樞宜拓食奉宜華址併卿隣利吞都鄙
狎悍僕從嗚呼公庭習者在閭詛者盈衢渠方誇謝
謂兀兀積學竟抵於成矣夫學之成也謂道明德立
豈以溫飽豪華之成乎是學成之日卽學敗之日也
昔人學古將以入官學如故帚仕將安藉乎自非飽
明穎之資葆渾樸之稟操刀而輒善割居今而思金
古用能巍樹匡時之勛光映名臣之錄稍不檢飭風
靡波蕩蓋亦不鮮矣每見初通仕籍問土地之肥瘠
訪瀾綫之世套罕有感

主恩之難報懼民隱之難察者而又吏胥逢以故習
家人憎其獨繁則謂汶汶之榮享也桓桓之逞臆也

經世石畫

卷三

容容之固位也炫炫之博稱也閃閃之趨時也詎以
四境爲家而不廣百年難保之家以萬姓爲子而不
私其滿贏不守之子孫莫顧於厚養悔莫悔於負時
其乖謬遠矣有良牧焉聽斷明訟讞息催科善通負
充酬應周遠逕悅賢聲勃起何於家給人足禮俗樂
和仁漸義摩遜之爲未遑闕焉若異任豈簿書期會
遽爲盡職是似近而猶遠也其或珉下僚沈於冷署
長日咄咄罔可事事弟抱關亦有常業桑田要在苗
長果可僅擁虛器鎖局養時則居卑而閤其休也畢
者以一身爲廉而尊者以衆廉爲廉卑者以一署爲
理而尊者以衆理爲理若不問其職細職巨職縉職
紀職近職遠自廉自理而已則居尊而閤其休也諸
如此類治胡以興豈
皇祖之初意哉蓋建學者制也而意不在奢華之飾
任官者制也而意不在虛文之蒙然採春華者概科
而責秋實於素日必不得之數也拔虛文以登儔而
試實政於他年亦必不得之數也我
皇祖立法創制殫竭

經世石畫

卷三

思豈其慮不及此嗟乎

皇祖爵之審美誠知設科論文非可專恃而薦舉辟召章章可鏡也

龍興草昧之初宏張經羅豹隱蒿萊之彥俱荷玄黃則有孝弟力田賢良方正聰明正直才識兼人諸科其所重者薦而徵之不欲其試而媒之也旁求之使四出勸駕之章日至禮賢之館濟濟髦儒金馬之門少彬者碩繼雖制科頒示而乍行乍輟雖三途並進而薦舉居先由癸丑以及癸酉猶綸音之屢播焉大

經世石畫 卷二

文

抵鄭重端良之英菲薄辭章之士故大儒接踵名世比肩洋麗熙皞之世盛於洪武之間迨後科目漸重既明示以右文科獨重甲更右文之大過薦舉乃止眾乃不尚德而深計之臣不忘建白或曠時一舉則海內以爲美談士林以爲芳韻四方無論試論江右遠歲無論試論近年則薦舉之典吳臨川之後猶及於新城之鄧安福之劉南昌之章四君子者學足明先王之道才可裕應世之缺或請深爲粹品或調高多備行雖雌黃之口善善不長不免厚責於盛名

窮索藏於洗垢獨計其志於公道乎亦庶幾得學之

所在而不僅以獵榮爲學全公向使顯用其身展抒其抱隨其根器不必於建樹之皆同宜將有所自效裨補於天下非聊且於充位徒以逐世而已矣但世方竿之好誰復悉之問故令其鴻冥之遠飄然驚序之外耳倘申明典制俾內外當事之人博詢推薦或馳使徵聘或有司敦遣與制科之士相兼並任有教善馬上之所好靡不象指上好以文乃極風雲之變態上好以行寧無澡滌之深功響應必捷善良必眾其

經世石畫 卷三

七

善一聲悅之工原不益成敗之數故朝登仕版暮可弁髦業以行收烏能捐棄棄則立露其短其善二與其糊名易書以下求上孰若懷瑾握瑜以上求下既無枉已之風可致正人之效其善三先資在藻鹿則拾人之濡燦於筆楮間足矣月旦在真儒而可竊人之行爲已之行乎縱令其行然而心不然猶愈於無其行者其善四父母無不愛丁者操觚足以裨榮故驅之攻苦以異通顯修身可以儆爵誰肯不教之孝義於家耳令情竇允足基化也其善五唔咿業與學者

方紐其言道德視照者則善其性一實一浮如蓬在
麻孰無本心不迫於實其善六文士逢時多悲雅之
狀端人在列必勉幾之遵准則植焉清議明焉黜陟
行焉可以不愛其善七其蓋校之司衡其政計之銓
吏不相家也雖有不肖主者借口取其行而行不副
何說之辭嚴行連坐之條誰敢不慎其舉其善八士
非科目不進而僕茂不華者終成淪落薦舉既行杞
梓皮革之良廣搜並畜野無遺賢其善九行之既久
人有君子之行戶有可封之俗可以一復成周三物
經世石畫 卷三 七二

之舊其善十此非肇爲之說也

祖制所垂也

祖意所重也百年之錮習一新四海之人心俱挽居
學校則明經行修何但文爲服官僚則濟世安民原
有實詣一舉而三舉一燬而三燬者也不然望士學
之正日考校焉祇精其技耳求吏治之興日督過焉
祇理其末耳雖家置一鐸燕二大計胡可得哉

識見是第一等識見議論是第一等議論文字
是第一等文字着實平行定奏第一等治功聖

人復起必從斯言

邑志

前人

國初重薦辟士抱德懷才不必由舉藝進而舉藝亦
非

聖祖意是以或行或罷迨後科目重而薦辟寡至於
今則甲科畸重卽鄉貢且局於格大用者鮮况山林
潛修之士乎亦何怪學士家專以帖括藻績爲孜孜
不知修身繕性爲何事無真儒而覲善治其道何由
焉然則復召辟舊典廟堂固宜借箸哉

經世石畫 卷三 七三

先生惓惓留心世道若此

致曲言

心震張氏舜典

近時學者多被科目兩字壞之其間不壞者必是天
生豪傑之士如陳白沙胡敬齋王心齋亦不多見其
餘不壞者極少蓋自讀上大人時亦自懷一片名利
心也今世界儘大人性分中儘無宿滿眼只看見此
二字可笑可嘆這夢書生壞了風俗壞了良心俗了
世界

三代以下無王道何也只是溺於文辭不能見天德

世間病痛見不破何能旋乾轉坤

資格疏

前賢

臣嘗讀古人書仰稽古之帝王用人圖治惟取其賢不問其類故四門廣闢立賢則無方也當其時耕釣版築魚鹽市肆之中皆足以舉揚賢者此安有資格之名耶而賢者亦得自盡其長不受制於人是以事業彪炳當年而聲垂後世也試考成周以三物賓與賢者則有造士進士之名今之設科若依倣之然六德六行不論而第論風簪寸晷之小技此可以得人亦不可以得人先臣崔銑曾譬之博之中呼博之遺負以論之矣又考我

經世石畫 卷三

太祖高皇帝初年以三塗取士曰薦辟曰科目曰歲貢爲正途故當時多超拔之賢而未有偏輕重之說是以得人之盛勲業之隆有非後世所能及者正廣闢四門立賢無方之效也第因循而至今日士惟知文義取名上惟知科目取士則大有可慨者矣無論薦辟不行卽舉人無九卿之望歲貢限方面之陞進士如在青雲之上舉貢如在重淵之下先年舉貢有

爲三公及九卿者今三公九卿非進士不得豈敢望耶三公九卿此其最尊者不敢言先年舉人揀選則有卽授科道者初選則有卽授司務者教官有陞司務者今司務有非貳轉則不得也先年舉人教職最賢者與推官知縣同行取授以科道今科道有一舉人如晨星然衆爭異之舉人教職又焉敢望也至貢士則絕迹矣先年教職轉至國學國學亦有行取之例今停而不行矣博士助教之官貢士不得望舉人賢者始得之而進士考察有說者則爲借途之計故博士助教是進士者則轉主事是舉人者則復轉有司往矣是舉人之賢不能當進士之有疵則貢士又不足言豈不令人輒不平耶先言舉人有文名者各省取爲試官今爲舉人無識不足以得人近科惟用進士爲之間用舉人一二以存軀羊亦有一省不用一人者臣竊思之昔以舉人取舉人則今所謂下品之舉人也而反得美官以行其志今以進士取舉人則今之舉人似勝於昔之舉人也而反輕之抑之如是臣誠不得其詳也又久任之法不行久矣惟舉人

經世石畫 卷三

同知則行之有一任而至九年十年者此何故也以同知而上其官皆尊故卑舉人而不肯與之欲去之又憐其賢是以不得不久任同知也若歲貢選貢不得爲州縣之正官惡得不奴視之而稱呼與吏胥無以異也故今之世界惟知有進士耳進士之勢日重一日日尊一日舉貢之勢日輕一日日卑一日臣不知其將何所底止也臣非爲貢舉而發不平之氣誠爲吏治慮爲世道慮爲人心慮則有不得不言者且進士之勢尊正當處以難治之地治之而使更化改

經世石畫

卷三

七五

觀今反處以易治之地舉貢之勢卑正當處以易治之地治之而使安常奉職今反處以難治之地則是易者終易而邊僻刀疲衝繁貧苦之地終不得振刷而一新也是以舉人而爲一州縣之吏無論上之人以舉人輕之即同僚之進士亦白眼視之舉人與進士而相與如滕薛之小國而見齊楚之大國無不凜凜然尚安敢展布其四体以盡心於政事乎第無獲罪於進士則幸之幸又無論同僚即小民胸中亦以進士舉人雌黃之故舉人而爲官疆者則賈禍弱者

則委靡此其常云彼既無尊貴顯灼之望不得不安此下劣苟且塞責或巧計結納以延聲譽究其終不過爲潤身肥家之計而已即使十分賢矣而不能當進士之五間或一二而稍尊顯其位則必曰汝舉人分已足矣復何所爲奚不足乎如此舉人亦何所勸而爲善乎此吏治之所以苟且者一也又惟重進士不重舉人官一也而異其地薦一也而異其陞是以舉人有見於此其中有高潔者則不赴公車養德衡門如鄧元錫來知德輩其人者世豈少耶如此則

經世石畫

卷三

七六

國家取士而不得賢士之用夫又有年雖老而不廢帖括世所謂有志者亦多即無論年走而不得人發即得之如梁灝之魁多士齒落白紛而何能爲國家樹不朽之業臣竊以爲有虛名而無實用不取也而不知世竟艷美之者何說若

國家不輕舉人舉人而可以得尊官行志士亦何苦白首而工雕蟲之技以與少年角逐也又最下者則行私賄通關節甚至懷挾割卷而無所不爲矣皆爲此進士尊崇之故也此其爲世道之慮者二也且進

士也而人敬之卽有過端而人掩蓋之舉人也而人慢之卽有奇節而人不足之甚至一家之中有進士舉人之不同則父子兄弟之間亦未免生其嫌隙不得和同渾一之氣象又何况於他人如是則人惟工進士之業而不爲身心之學豈知人皆可以爲堯舜人不可以皆爲公卿人迷而不反孟子天爵良貴之論徒空存也人學進士則見以爲本分人學孔孟則見以爲非分此其壞於人心者三也此豈

高皇設科之法使至此弊耶又豈

經世石畫

卷三

七

陛下求賢之心有所偏重耶甲科之人在上者日衆日盛而勢成故卽不輕鄉科而鄉科自輕矣又况於非科目之貢士耶臣爲此言者非爲一人言也臣至愚不才卽此科名亦不稱之獨惜海內之士懷奇抱璞而不得進士之名則終其身而不顯此臣之所以太息也爲吏治言言爲世道慮則當言爲人心慮則當言卽犯位卑言高之罪臣不避也若臣不言誰更有言者且進士舉人之等有如生員之應廉增廣者言言爲世道慮則當言爲人補未嘗不論之至入鄉試之選則惟論其

文之工拙孰以廉賸增廣而高下之也

國之取士如家之取婦然門第閥閱者取之門第寒微者亦取之及其於婦之後惟論其執婦道之何如不聞其以門第之貴賤而爲之愛憎也今進士舉人之分別太甚有若取士而獨重廉賸取婦而偏愛閥閱也可慨也夫臣非謂進士之科不足以得人第進士之中有賢否舉人之中有賢否論官惟當論其賢否不當論其資格而使偏輕偏重至此極也夫舉貢之不善者獨此制舉藝耳而忠

經世石畫

卷三

七

君愛

國之心輔世長民之德孰限之而不能世豈無道德之儒而如曹端陳獻章其人者乎又豈無文辭之士而如黃省曾其人者乎又豈無忠直寅亮而如夏原吉門克新張統魏驥海瑞其人者乎有之而使屈抑於進士之下不得盡行其志亦足悲也昔孔門以四科紀賢曰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今惟重進士之業是以文學而廢三科矣况今之制義去古人之文學又何遠也且人之才各有短長卽使孔門諸弟子而復

生於今之世未必七十子之皆能進士業也必拘此而論官恐

國家不得用人之效而豪傑之士亦扼腕而短氣矣
邇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有幾人哉然人才之鬱抑此
猶其小者蓋用人之當否而吏治之善敗因之吏治
之善敗而生民之休戚世運之理亂因之究竟而至
於休戚理亂豈可不為寒心耶今

廟堂之上豈無大度休休之臣亦嘗慮及此者然一
人二人之力恐不能勝衆人之勢也惟在

經世石畫

卷三

七

陛下加之意而已伏乞

陛下推古立賢無方之意廣開四門不限一途與有
識之臣商之酌為議處以復

祖宗舊制則人臣得以自盡其心而吏治改觀世道
人心其所裨益非小矣惟

陛下重覽而察之臣無任惶恐待罪之至

先生著書講學泰究性命宰駟陵有三代以上

吏治陞彰德二守不就憤逆璫當權高臥不起
可謂得出處之宜而此疏侃侃堂堂真足砥當

世之膏肓吐斯文之正氣惜先止竟費志以沒
也使在今日決有事業可觀

澗陸語略

蓮勺史氏 記事

古昔與民為一體故精神畧無所間而雨露時沾後
世與官為一體故上下不相通而雲霓日切不觀臯
陶謨乎論民必歸重於天事曰天工賞曰天命罰曰
天討論天又歸重於人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論天人又歸重於民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
聽誠以賢者利民不肖者殃民一利一害惟民受之

經世石畫

卷三

八

故惟民之視聽為真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
直道而行也如不賢而強之使譽賢而強之使毀萬
萬不能此天之明畏寄之民心而欲安民者必以知
人為急云乃今之察吏者多不問之吾民其賢否不
過資格愛憎是徇耳以遠邇之謀面覈山川之人心
吾以為即嘔心竭知亦何能得於激揚之數哉上下
雷同非國家之福古人嗟之矣

上重風教澆俗可變而淳不然淳俗反變而澆使澆
而淳禁在百世矣使淳而澆辱在百世矣

上惟風下民惟草如民俗奢教之以儉民俗爭教之以讓民俗淫教之以耻從者獎之違者懲之哭一人必使千百人知勸懲一人必使千百人知懼如此而風不歸於厚未之有也

問士風不古奈何曰亦只是因循倘在上者真心實念以道義之防廉耻之節程課之式必其希賢希聖勿專令爲詞爲章則意氣一鼓誰肯甘爲人後哉吁非任勞任怨者不能也

先生令介休榆次皆有惠政擢臺按楚止論忤

經世石書 卷三

八

時鄭林談道著書甚多懣懣世道勇於擔荷此可見其一班先生有禁溺殺子女一檄有勸生人

按楚檄

前人

訪得楚中惡俗人家止舉一女再生率溺之甚有並子而溺之者問其所以曰多女苦於粧奩多子難於植產是以溺之嗟嗟何俗之惡至此哉又聞湖北湖南爲甚而貧民有終身無妻者又有因溺而絕後者良由頑民不知禮義爲習俗所惑耳下拂人理上干

天和孰甚於是夫爲厚粧而殺女孰若薄粧爲厚產而殺子孰若薄產况世之窮者未必皆是多見多女之故命果當窮即無子無女亦窮命不當窮即多子多女亦富古人云貧富有命奈何不言命不安命忍殺子女以求富哉人肯勤儉立身雖粧奩之薄產業之少亦自可以成家若或奢淫不法女以厚粧而窮子以厚產而窮者又十常八九也滄桑之變自古已然况溺殺子女重傷天理神明豈肯佑爾爾既見惡於神明又豈能長享其富厚乎想愚民未必深恩到此耳今行申禁爲此牌仰合屬各印官通行宣諭小民以後不得以粧奩產業之故溺殺子女犯者定以故殺子孫論罪隣佑不舉者並治凡此移風易俗全在印官力行亦一陰德事也俱勿違錯

經世石書 卷三

八

此檄巡方者廣布之嚴禁之保全人類必多爲家貧不能贍養溺殺子女固可罪若宦家富家妾媵侍婢生子嫡妻妬忌悉溺棄殺之尤可罪也觀此則膠木蠹斯諸詩家家不可不使之知

千古存言

筆洞徐氏奮鵬

或疑遼夏兵戈金元擾攘而程朱諸儒徒寬襟矩步於講論竟無救於危急何也曰諸儒在宋猶之乎孔孟在周或斥矣而未用也或用矣而未竟也甚之而摧折之挫辱之如偽學之禁加也則諸儒其如國家何雖然如理宗時國祚已類於冰薄而其崇獎儒術斯文一綫猶賴係幾亾之緒理學亦何負於入國乎在信用之而已

先生羽翼聖真有功吾道此段議論尤足破迂經世石畫 卷三 八三

視聖學者之惑

思聰錄

陽亨賀氏時泰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舉業又只是讀書中一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實主者宜以殊禮躬訪其家旌之民風自厚

思聰錄多名言凡學人皆宜一閱

知非語

已夫李氏承賜

人曰督學與其德行也寧文章蓋謂德行法雖近古中可偽邀此意甚中時弊但此言一出令汚世俗儒

競尚文章絕口不言德行矣若曰德行偽也文章亦偽也又何辭

人曰文章滯天下德行有幾人曰此皆司教者重文章不實重德行故耳倘以考文章者考德行以舉文章者舉德行則德行之士又多於文章矣

文章必三年有成便難就也且無關於世道無益於國家德行可一蹴而至最易及也且有關於世道有益於國家胡士不爲其易及而爲其難就也胡國家不用其有益而用其無益也

經世石畫 卷三

文章真也德行亦真也與其真文章寧真德行德行偽也文章亦偽也與其偽文章寧偽德行

足砥時病殊快人心

辛先生赤衷憂世以故搜緝此編予讀

先生甲寅試策實在經濟大有造於斯世似決不可遺也因附刻如左門人韓君貞等識

甲寅試策

問儒者明休違用不得置言功名後世用科目取士徵聘不行已久使伊周孔孟生今不知亦

俛首爲此博士言否且今

制舉藝天約倣宋制而体格稍異果足發明經術
羽翼聖真藉可觀真儒之致乎抑第視爲彫蟲
小技乎苟有

制科以來名世大儒俱從此策用卽亡論他而爾
卿涑水河津不近可法乎豈諸儒經世固自有
道而舉業特藉爲進身之階歟諸生幸生

聖世濟濟宮牆以待用久矣幸相與究之

天下之勢有時而君子之應世也亦以時時之不知

經世石畫

卷三

五

亦何貴於學哉唐虞三代盛時風醇俗沕用當其德
名稱其實或鰥夫而館帝室或耕野而隲阿衡或朝
版築而夕廊廟或業魚鹽而披征收或釣渭水而佐
師保惟求真安黎庶寅亮天工曷嘗限於一局拘於
一格而已乎故德有大小才有短長無不各殫其有
以佐國家至今頌唐虞三代之治不衰自是而後亡
秦焚坑不足言矣漢雖雜伯治法猶若近古高帝不
事詩書亦知四皓爲重孝武雄才大畧首設賢良方
正諸科安車迎老故後一代言儒陳正誼明道之說

雖不無曲學阿世之流然儒道之重於漢亦庶幾乎
故漢治雖雜乎伯然設法之善不可誣也自唐而宋
始立辭科目然徵聘之典亦嘗偶行但徵聘不常而
詩賦是尚是以唐宋之治遠不逮古此涑水得政而
首立十科取士之條也

我

太祖高皇帝以天縱之聖用夏變夷卽位之初首重
文教迭

勅各部各省臣庶各舉賢才未嘗限夫資格設立科

經世石畫

卷三

六

目首以德行爲重卽應

制文辭止於經義罷黜詩賦我

皇祖之作人立教者至矣迨

列聖相承一用此道故或頒求賢之詔或作倚藺之
操或徵草茅之士揔之爲世道士風計者至深至遠
是我

朝制法遠倣三代漢唐宋安敢望也邇來法久弊生
保舉之典盡廢文藝之習是興能摘麗辭卽行全市
井亦以顯崇文稍不工卽德侔聖賢亦遭窮阨父師

自辭章功名之外更別無教子翁自辭章功名之外
亦別無學惟患文辭之不工局憂天真之日表相習
相染日漸日深朝廷安得有善治閭閻安得有善習
乎我

國家立法之初意豈若是耶間嘗竊窺

列聖制科之意蓋謂經術關乎心術文運係乎世運
文理精當有言足徵有德文詞荒謬無文足徵無爲
士欲經世理物不由此途終無進身之階經理之志
何由得展使伊周孔孟生今亦必就此途矣况所作

經世堂書

卷三

文辭無非發揮經傳果能存養心性得喪付諸度外
則日用飲食何非攝心之資况舉業乎使溫公不由
此途則旋乾轉坤之功自何而建文清不由此途則
繼往開來之志何由而彰故學者惟患此心之不真
不患科目之爲累此心果真由保舉而仕時也即由
科目而仕亦時也由保舉而仕可繼聖賢之統耶則
河津涑水局嘗專廢夫科目由科目而仕可繼聖賢
之統耶則濂溪伊川局嘗專拘夫科目是科目保舉
進身之迹不能不殊經邦濟世之心何嘗不一君子

時而已矣何必拘於述哉然論士人涉世道耳若先
保舉而後科目首行檢而次文詞崇恬退而抑奔競
一挽頽波六廟名教三晉何幸涓冰此

春風之化乎草茅深爲斯文幸謹

對

督學南二大先生批

此作見理極透立論極正憂時殊懷慨蓋不難

一日半里者至明習掌故結構合規學術經濟

俱見筆端得一真士而進之學使者以人事

經世堂書

卷三

君之職曾足自賦乎

先生應召樂道不求仕進淵上

南二大先生督學晉中東帛楫楫首發此策

先生對之若此門人胡曰理識

經世碩書三卷

山西巡按
採進本

明辛全撰此書輯前代事蹟議論之有闕治道者
分爲二門一曰聖典採據皆紀明太祖至英宗五
朝善政二曰定論採據皆宋明諸儒之說而以北
魏至唐共四條附焉書爲其門人所刊故卷末并
載全試策一首其論取士不遇調停於科目保舉
之間別無創見當事者遽稱其學術經濟俱於是
見殆未必然

思聰錄一卷

〔明〕賀時泰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思聰錄一

卷》提要

至誠堂序

本朝亦凡三禋唐虞之禋爲洙
泗猶不窟之丞后稷也而曾子
子夏不能無少異洙泗之禋爲
濂洛濂洛之禋爲朱陸猶南頓
之開建武也而龜山之後爲朱
上蔡之後爲陸雖共出程門而
亦不能無少異我

思聰錄序

主

明文清云明善是格物致知知
性知天之事誠身是誠意正心
養性事天脩身之事胡叔心云
窮理格物先從情性上窮究已

有反約之漸。然猶然紫陽舊話。再禮而爲陳布衣曰真知則行在其中。又再禮而爲陳白沙求之靜一以纖毫人力不著爲天則已。啟姚江之鑰。又再禮而爲文成之致良知。然後如震雷轟

思聰錄序

三

耳羣聾盡啟。似從子靜一派中出而與紫陽又不能無少異。合而評之。孔門之有曾子。子夏猶佛之有能秀也。程門之有朱陸猶南嶽之有江西。青原之有湖南也。子靜之後有慈湖。慈湖之

後有文成。猶石霜之後有楊岐。楊岐之後有宗杲也。吾非謂良知之說非洙泗嫡傳。文成之後流而爲安豐。安豐之後詎容知不爲程門之廣平。轉墮禪宗乎。則殿文成難。且南北岐而釋大

思聰錄序

四

朱陸異而儒昌。釋未嘗驅其岐而賓之外。儒乃不收異而納之中。則殿文成又難。南北雖殊而水乳。金釋朱陸雖異而臭味齊。儒釋尚以北漸救南頓而儒不能以道學尊德性。則殿文成又

難欲殿文成莫若反紫陽而守其格物之詁伯淳之數長安倉枉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令人一一聲數乃與初數符初數者良知也枉則物也初數之知符於枉者格物也再數

思聰錄序

五

之不合者執著起而良知隱也初數之知不從枉生而離枉則亦無知可數應數之枉不與知期而知隱則枉亦能爲爽枉存而知出無內外片段之可言知出而數符亦無揣量湊泊之可

擬何則物之一字首見于易曰智周萬物周者無剩之謂天下無知外之物物固不可得而外也以格物爲義外則所謂贖而不可惡者何物耶紫陽詁惟盡格天下之物一語爲少圓乃其

思聰錄序

六

答包定之曰所謂明善不過思慮接應之間辯其孰爲公私邪正而已此窮理之實也其答李晦叔曰若是冥然都無覺處則此能知者是何人耶又答李敬子曰致知所以明親親長長卽

齊家之大者。又答江德功曰。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爲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者。妄也。而其最精者曰。治國平天下與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只是一理。所謂格物致知。知此而已。又曰。

思聰錄序

七

之爲文成者。陽亨賀先生也。先生初卽用顏冲宇一念回頭萬火自降之語。而入其學。以致爲良知之工夫。故其言曰。良知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本體認徹。只下致字。工夫則效驗在其中。

思聰錄序

八

爲致知之的。故其言曰區區剖
朱陸爲陋。何不以已心建天地
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尤與紫
陽因程氏以求聖人便隔幾重
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
語若出一口。斯吾所謂善殿文

思聰錄序

九

成者歟。非文成之學必假殿而
後善。殿其或爲程門之轉墮者
耳。至于惓惓以養君德惜人才
阜民生爲務。而其卓者則闢佛
學黜堪輿。均有補世教。謂非有
天民之志不可矣。先生自號聾

人命其集曰思聰。文成有言起
向高樓撞曉鍾。非先生之謂也。
耶不穀未奉辟咤偶卽牟君所
讀之轟然如社酒之開耳。牟君
便屬序。迨先生書來若以孺子
爲可教者。必欲得一言始不得

思聰錄序

十

以未同爲解。然先生識朗行篤
神靜氣和。似是周元公一流人。
傳所謂有德之言也。南宋太極
殿鍾聲嘶。識者鑒其滓愈益清。
越蓋聲之厖者。其質清言之淳
者。其行粹。聆先生之言者。當知

先生之不滓始不爲芥聽亦始
不爲憤憤哉若堯舜君民之志
托諸哲嗣對揚以見于後對揚
射策

天子親擢第二人業足以用先
生之不足有華氏曰孰與吾身

思聰錄序

上

親見之先生可囂囂獻畝中矣

上饒鄭以偉謹撰



名岳虞公刻思聰錄序

思聰錄者陽亭頌先生之所
作也。先生少未教信安室
知是錄以細書士余得而寓目
焉竊觀頌先生年二十七時而
耳不聰雷霆霹靂亦聞聞知

序一

遂軒除人間世務一意於身心性
命之學其大指以陽明先生致
良知爲宗初用顏冲宇先生
一念回頭萬火自降之語爲
下手工夫而并以陽明火坑中
乘涼之語爲定性要訣于是

以其所得儲心所考諸古者蒙
而筆之曰思聰錄是錄也為
救其耳之病耶先生之耳如
故是亦何益於耳而第有益
於耳之君夫耳之官心之奴
也心之官耳之君也心之官

卷二

則思思不但君夫耳并一身
九竅百骸與夫天地萬物皆
以其思君之思之權大矣哉而
思者善有不善善為思一
思再思並為制心之宰不善為
思則千思萬思均為賊心之媒

夫千思萬思之所以賊心者固心之
自為作祟而實耳之紛紜多
聰為之導引也今夫人之一身眼
耳鼻舌均為心之導引而舌
與耳之搬弄特甚舌根一動
是非鋒起耳門一入萬戰遂

生藉使耳官能龍耳即百千廣
長舌其奈我何故處世之法耳
患其不聰而治心之法耳患其
不龍耳人但知夫子思聰之學
為求其耳之善聰而不知正
以求其耳之不聰夫善聰易

不聽難善聽之聰之在耳不聽之聰之在心昔子張問明夫子曰浸潤之潛膚受之聰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夫譖愬之不行焉者何也不聰故也巧於譖愬而我不聽人其

以我為聾乎此之聾殆有千鈞力量甚非細事一聽之便墮落其計中矣其不聰甚矣不聰生於不聾聾之為聰人則知之聾之為聰人知之否抑此之聾耳非旦夕可致也夫子十有五而志於學

此時便學為聾耳矣若是非入耳不能不聽不能不聰則不能無逆耳之不顺為聰所使也三十而立則有七分不聰矣四十而不惑則有九分不聰矣五十而知天命則有十分不聰矣然後六十而耳始順

千不聰則千順萬不聰則萬順不聰豈易言哉而或者曰好問而好察適言舜何嘗不聰也是未知有善則揚有惡則隱舜之聰者一二而不聰者固千萬矣舜以其一聾適其四聰正與夫子之



耳順合而人以其偏聽成其錮蔽
又以其蕙聰成其壅塞龍耳不
龍耳真天淵哉雖然耳順之聲
成於醒功而先生之龍耳成於天
授則天固明以耳順賜先生也
使先生而不龍耳則將以其耳

與人間聞是非即能撥冗人間
盡心制舉止止成得一科第伎
倆而尚能據皋比肯座為洙
泗夫子撞鐘鐘伐雷鼓作希有
事如是耶則是龍耳也人以為先
生之病吾以為先生之福矣要之

它人得此為病遂為終身陷穽
而先生得此為福反成無量功
德則先生自有補天之手不徒區
區享天之賜也先生哲嗣對揚公
名聞天下自是廣思聰錄之傳
而虞公嗜先生之錄為最今復

重付之梓是又以先生之福福我
信安人士也虞公教信安之心最切
復欲假予一言以白其志予何能
增益虞公哉余思賀先生以龍
成龍余與虞公欲以不龍耳成
龍耳以龍耳成龍耳

不龍耳成龍耳逆而難為功嗚呼
余與虞公共勉之信安人士亦
應共勉之矣

信安葉秉敬撰并書



重刻思聰錄叙



學問種、千言萬語亦了不得若欲
索取種子則文成先生致良知三字
頭面酷真此法觸處可悟此理盡人
能解撒却良知更從何處索思若不
是真、寔、去致多少明白事都從

當面挫過試自把驗吾人日用真是
全体一箇聖人只因自家瞞昧到了
所以本來面目反不相認然究竟一
點心靈那一刻不烟、常在故不
屑一念行乞畢真傲象安忍忸怩
暴露此不但賢知恥澄之涂亦愚

蒙近覺之路也邇來李見羅先生則
又另標脩身一旨傳習相沿云是據
章宗汲由今諦思是一是二聖經開
口便說明德及至治平亦曰明
德於天下遞推遞本分明樞紐脩身
然究竟下手工夫終是以格物致知

為第一義却見羅先生說的是目中
之綱文成先生說的是本中之本完
得致良知別無脩法若形身上多少
欠缺先須知上多少障礙一毫障
碍還不是知一毫欠缺還不是致所
以獨中之醒驗即在淵身胖體克

舜猶病競業心便是致知心孟子闡
存心養性之旨不是知性知天存養
何着沃木在根窮水在原認得聖經
真民於何新善於何心分明一明一德
便了明得明德盡誠在何處正何
處分明一致知是鑰知不屬知屬物

三

物不在物在知箇中妙理夫子便已
一口道出頓漸作解都是添入說不
得文成雖處見羅雖寔也不肯未嘗
學問間善讀諸名宗言而未能獨師
其說頃見賀陽亭先生思聰一集首
舉文成先生致知之義語是尋龍

點穴當眼明人編讀泰記語不一家
錄不一則大抵不離本體寔着工夫
者近似本體良知也寔着工夫致良
知也先生於是得文成之微矣又先
生之言曰某初下手只用顏冲宇一
念回頭萬火自降兩句後又得王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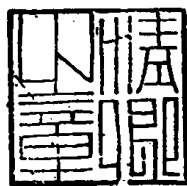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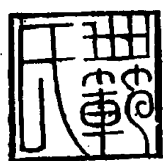
叔四

明兩句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
涼回頭火自降以有箇知在進步欠
力還說不得箇致在先生於是得
文成之寔矣余未交先生以小子應
秋得屋先生榜眼公成進士稱年
值造學博虞先生揆所集來校

刻西庫以教諸士且問序焉余乃得
受而讀之讀先生集如讀傳習錄如
讀傳習錄注疏又如讀聖經如見文
成併如見見羅諸先生又如見我夫
子人人有知人人可致不蒙却自己
的知便自欲罷不能不虧着自己的

知便自不欺自慊斯可以道問學矣
斯可以讀思聰錄矣

戊午冬日信安徐可求拜手書



賀陽亭先生思聰錄序

夫聖學性學也。性不明。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皆不識爲何物。即聞見之博。踐履之篤。摠屬不著不察。何可以與於斯文乎。孔孟而後。此學幾墮晦者千五百

思聰錄序

年。太和醞釀而楚之道州周夫子出焉。首揭中正仁義主靜立人極之教。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而無欲故靜一語。乃其喫緊處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無欲之旨。正所以語性學而爲作聖

之旨。正所以語性學而爲作聖之真詮。由濂洛而關閩諸大儒提攜所學。雖言人人殊。而其歸本於性。則大旨無弗同也。逮我明諸君子。則薛以復性爲宗。陳以自然爲宗。而王以致良知爲宗。亦皆爲性學無疑矣。然陽明先生致良知之教。尤足以喚醒人心。而其入德也。易予覺有獨契焉者。蓋不慮之知。正人生而靜之真體。而所性之明覺也。發寂于耳。則爲聰。不以耳之無聞而不聰。發寂于目。則爲明。不以

目之無見而不明。隨處顯見。不隔形骸。潛天潛地。通晝通夜。所以明庶物。察人倫者。此也。所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者。此也。誠能自致乎此。則又何喜怒哀樂之不中節。視聽言動之不

馬聰錄序

三

合禮。子臣弟友之不盡道。而出處進退。辭受取予之間。有一之不協于義者哉。蓋良知中天。則昭昭而致其知者。自不違其則也。即萬變交錯于前。而此知之則常定。所謂無欲故靜者。蓋如

此。夫是之謂性學。嘗竊觀吾邑父母吳侯之爲政也。事理見前。洞若觀火。而如傷之念。恒切。所謂民饑猶已饑。民溺猶已溺者。蓋其實際。固知其學問淵源。有自也。一日枉駕敝廬。手一帙以

馬聰錄序

四

示不肖。試曰。此吾所師事江夏賀陽亨先生語錄也。展而讀之。首云。王陽明致良知三字道破。古今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矣。其中有謂良知二字如射之的。灼然可見。有謂良知二字無

一毫漏落又無一毫移易有謂良知者一心之主也無主則亂有謂透徹良知有欄柄事與書一到眼前是非即見非先生生平實致其良知安能言之親切精詳若此哉其論至誠前知之

書錄序

朱

類則曰惟以無欲為基本又曰一無欲省了多少力會無欲之旨于致良知之中而性學無餘蘊矣先生之學其殆宗姚江而祖道州一循中正之矩而直達洙泗之源者也諗先生蚤歲因

病廢聞然其應事接人即善聰者不能如其聰徹睥面盡背覺此身血氣之障盡都消融渾是這點靈根覺照斯蓋真積于道德之中超脫於世味之外故其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若此也豈

書錄序

朱

易易哉語云目視者有所不見無所見者故能無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無所聞者故能無不聞斯言也不於先生而有徵乎是知天性不離於形色亦不囿於形色而良知之真明妙用殆

無方無體而無不在。惟主靜無
欲者，乃愈見其神爾。目先生之
名言耳。先生之懿行要皆本諸
德性，而非出於安排允矣。其為
聖學也，斯文不端有攸賴與先
生自命曰聾人而名其錄曰思

思錄序

十

聰旨哉言乎。思曰：詹詹作聖，獨
一聰云乎哉？是錄也。李知白先
生批評審矣。試亦間贅數語，且
僭為之引，以識景仰之意云。
萬曆壬子歲莫春之吉，南昌同
志朱試書于直養齋中。

賀先生思聰錄序

嘉謨東髮時，老已受知先生，每構一執鞭
為先生，即請先生曰：是文也。夫不有進焉
者乎？而盡勉之乎？因是居恒日以先生所
勉者求焉，則先生之學也。上下古今之遠
造化神鬼之秘，身心性情之鉅，日用飲食
之微，一經先生語解，便極親切有味。然試
執以達教，求所謂先生之學而二竟莊歟
也。先生之學，雖小山近即之，弥廣其形廓
無垠，而其玄宗有要矣。不啻以自性之靈
根時指點人，以還自負手惺然不昧之謂
知照，出自然之謂良知。先生曰：是諦挾於
尼山，而大暢於陽明王。先生當日揭致良
知三字以詠後學，文字家陽明先生有
者，我致之者，非能於本體上增一此，仔但
無以後來之知虧賊之而已矣。則嘉謨又

即是日求先生果見愚夫愚婦果有先生
矣果有姚江尼山矣直以情識蒙糊致什
尸走而叩之其父如塞其關者封無以見天
心即之無繇印聖真也先生一切未子沒之念
無所不巨而家與之相格不相入者其於
世味猶為忘之巨以是損之又損即血氣
鎔化烏有神明透露洞之瞻此先生所繇
證聖也先生和風洒落襟帶間人爭趨愛

慕教人為善不極疎動其孝心語不休肯
晝面晬然兩耳率蚤年中疾不受聽因
嘗自命曰聾人願必跡壺之世喧即震响
為不知而試想其疎之領畧之妙語字者
畫字於其掌上一而得十焉即弗語字者
示意於其箇中六一而得十焉此等光景
即耳順地位已躋其域而良知之致此可睹
矣先生質性時太名楚之鄂諸人陽享其

別辨也以聲廢故徑世大業悉潛隱未吐而
孝親之至即夢寐中命論不輟連生以所
著作窮玄極幽夢中得先太師母命不輟
其發揮太玄密旨以是盡焚之豈皆固執
明聖智之微里與余以庚戌之春

觀事竣還里謁先生得恩賜錄于案上迺求
以付之梓先生之勉也先生之知也先生
之思聰也先生之致良知也余何能得失

生願以公之吾堂有志於先生者

萬曆壬子孟秋之吉晴川門人吳嘉謨遠
校士乘暇書於豫章之協一堂

豫章門人胡來朝書



明楚江夏聾人賀時泰叔交甫著

南州同志朱試以功甫批評

後學李若愚知白甫批點

吳嘉言君揚甫全校正

門人吳嘉謨續可甫

男賀建聖對揚甫

王陽明

有本體有工夫有效驗良知本體自家認透徹了只

下致字工夫去做效驗自在其中朱評良知上着

行合一此正乾

無聲無臭者天無思無為者神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者夫子

只看五臣兼心自定為治水程數種

讀書只是學問中一事舉業又只是讀書中一事

士人一身事事皆是急的又當在急中朱評事與天

做

天地之大德曰生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正是窮神語

夫婦朱評是先天後天察乎天地孝弟通乎神明

持身若不恭儉決做不出人相

越實越有受用

億萬世從一瞬始億萬里從一瞬始聖與賢從一念

始朱評慎獨研幾正是謹始之學

太祖一出中外即定分明是與天地並立為三

思聰錄

知府知州知縣三個主人皆用知字良知豈不是一

身之主

不精件件鶻突

用行舍藏孔顏一生極大事當時只此兩人問三軍

陋甚矣故漫一教之

業農者春耕夏耘必獲黍稷舉者出經入史必登

科第問學者朝乾夕惕必到聖賢

古人處身真是易簡事關家父與兄與友與夫到不

濟時忠一死以應之正氣芳聲與天地並今人已
有父又拜他人為父已有君又假外援為君已有
兄弟又結異姓為兄弟甚至為友者落井更下石
夫死後一適再適至三適猶不止者究竟只做一
個二心人為世唾罵辱及子孫何益之有

士人有一事可怪者丁祭報本說詞避之張仲溪祀
醴金享之是所謂大惑不解者也

義皇立象一一二書專直翕關大生廣生驗之人之

男女物之牝牡莫不皆然

茅容飯郭林宗草蔬文中子宴賓無二饌文清止一
雞一黍魏靖公止一肉一菜張元禎自食脫粟一

孟皆從信道篤來

精一如讀書時只讀書是一字字不放過是精寫字

時只寫字是一點點不苟且是精推此類可見

凡諧俗者畢竟是有欲畢竟工夫未精到無欲人自
信精到人自化何必諧他

聲初下手只用顏中宇兩句一念回頭萬火自降後
又得王陽明兩句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涼
一歲有春夏秋冬一月有陰晴風雨一日有晨昏子
午人一生寧無吉凶禍福必欲苟免趨避愚且陋
矣

致一知便格一物格一物便誠一意愈推愈廣若必
知無不致物無不格如獲麟終身無誠意之時

大子塚當特一辨

擊壤詩氣與孟子書一般

良知二字如射之的灼然可見

聖人與鄉人對不學聖人便是鄉人

良知二字無一毫漏落又無一毫移易

未便

周濂溪若非程太中幾泯泯矣然終泯不得

致知在格物致字與物格而後知至至字兩字不同

正好別白

士人之于書籍最宜愛惜珍重直如異教所稱經典
習其說者繡其盤悅固其積筭潔其几案焚香掃
地盥手滌襟方為之開函一誦即誦之夫亦奚益
且其精誠至于如此吾輩所業真昔人所稱益人
神智惠我光明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
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者顧殘
毀焉汙穢焉散逸焉其將何所據以尋此無方之
益也哉

字中有學案叔虛精要語

一生云夫子七十三歲只一小孫傳至今

忠信可行變弱仁禮何難禽獸

驕吝至死不變貪戾死而後已究竟何益

洪水橫流一人橫行橫政所出橫民所止處士橫議

待我橫逆順則不橫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古人大過無他善

推所為而已矣

偶論秘密藏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雖欲秘也惡得而
秘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欲密也惡得而密諸
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雖欲藏也惡得而藏諸
惠難即在富貴貧賤夷狄內衮衣居東微服過宋持
節海上昭然可見

咸有一德伊尹不輕下一個字惟尹躬暨湯可証

六部尚書一人是一部書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以道

天下之達道五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

友之交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

近于禽獸聖人有憂之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仁之于父子

也義之于君臣也禮之于賓主也命也有性焉君

子不謂命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

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

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

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
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
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父子
兄弟夫婦夫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矣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
得而食諸

乾知大始知是知乾以易知易是良以易知是致良

知未詳觀
破天入

陽明格物遇一物良知便貫到這一物

工夫實一分學問進一分

正名兩字人人有名事事有名都要正

一開卷便有無數好人相交擬德何嘗孤起

恒言嘗人者每云此人不識性理當之者必加力構

自任者必曰我是明性理的人聞之者必哂之此

兩人亦知性理是物已物事究竟又不知性理是

何物也

心實實有個心觀字之形蓋如器之盛物者一般普
人云性之靡靡是也性則心中所具之理只說理
則心自心性自性判為二物若說合一又無別白
制字者從心從生繹思其義性可粗識蓋性是心
之生生者如水是心就下不可禦便是水之生生
者故水性就下又如火是心炎上不可止便是火
之生生者故火性炎上畢竟是心上出混而為一
固不可析而為二亦不可

事理錄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嗟
乎此吾夫子之年表也從事於學者宜大書一幅
懸之上座朝夕省視則效焉庶不虛此生矣
可敬之謂善如忠孝兩字人人莫不愛好這是可欲
然忠孝自是忠孝已身自是已身而不相干如身
體力行然後不託之空言方叫做有諸己又必積

少成多始是充實既充既實精采自然生出來謂之光輝而大而化而不可知之無難矣

縣治堂宜榜如保赤子養濟院宜榜哀此輓獨

夏定熱冬定寒威威畏之何益在持志勝之

一不精便無味

以義理去化血氣到血氣化作義理時便是大賢

拜掃墳墓子孫第一件事

安詳恭敬教小兒要訣

金許非連於二湖茶飲瑞半瓶三課多願從各而心各欲失其意者之於家者

精字更實于敬

朋友以先施為宜

一無欲省了多如加未評識取無欲真體方知性學方可入聖

居官者守身清白人自不敢干以私

世人無他長只學得一個攘利的術耳

莊周云人不難聚譽之則至正是世俗所慮計

百病皆起于氣虛與逆慾少則實心正則順病不作

矣

子瞻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又云豈伊臭濁

中爭此頃刻光又云所以靖節翁服此點妻衣又

云歸來閉戶坐寸田且默耕又云寸田無荆棘佳

處正在茲又云惟存一束書粗可傳清白於吾豈

不多何事復嘆息又云既無負戴勞又無冠履懼

仲尼晚乃覺天下何思慮諸語見皆端的一磨礪

入細當不止以氣節著名矣

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舜禹大天下小未評有天下而不與即此意

出世又何侯他求

萬曆乙亥春寢先人語聾處處體驗聖賢覺後懸之

牕橫時以五色墨點研經書甫年作一學庸解成

寢先妣云聰明不可寫盡既悟因取其稿焚之

從天下約之國國約之家家約之身身約之心心約

之意意約之知知見之物再無去處

康齋先生讀伊洛淵源見明道亦嘗有獵心乃知聖

賢之必可學是不視聖太高自視太卑者卒成大

儒不負所志

夫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達伯玉恥獨為君子邵堯夫亦曰天下英才放厚誼古聖賢之待人抑何其公且厚也宋王順伯云本朝百事不及唐然人物議論遠過之象山論此語甚闊譽謂此人品亦高矣

懲忿窒慾截易大衆聖人明揭養德養身要旨示人

異說坎離升降喋喋曉曉那得似此直截正大

夫子之訓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朝聞道夕死可

矣夫食人生至急貧人生極苦死人生最惡況謀

字有圖意如國人之物者必欲得之今顧不謀食

却謀道憂字有愁意如人有求者愁不能得之今

顧不憂貧却憂道可字有罷意如人云能得如此

縱死也罷今聞道於朝夕死亦可道果何物夫子

教人果何心乃不近人情亦至于此殊為可駭然

深體認之謀不在道養心無具變故百出敗亡立

至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此所以謀道不謀食也憂道有得泛應曲當德成名立祿在其中此所以憂道不憂貧也人不聞道塊然血肉一無所知一無所長行曰行尸位曰尸位生曰倖免何可以名人此朝聞道雖夕死亦可也然後知夫子之訓真聖人之言也

過十人有一人之道是昨愛惜務有以協斯人之心

應一事有一事之道行止可否務有以適此事之

宜接一物有一物之道取舍廢置務有以當此物

之理皆所謂謀道也

去驕盈即是驅禍患

觀太虛便得虛已模樣

呂蔡兩姓子孫堯舜皆不及

志士不忘在溝壑即夢寐時亦要如是

李評觀山先生有云溝壑平生志乾坤

未了身請賀先生于未了處再商之

朱評不知此不可謂之志

故世之事惟尚志而已

禽獸楊墨無君無父丘蚓仲子無母無兄

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一關要識破

欲潔其身與歸索其身兩潔字迥不同乞哀不潔迷

邦亦不潔

大凡議論非諷刺也亦非空言也燕居促膝心體和

平神思朗徹偶有見聞感觸言詞利害不眩于前

是非易于著見一切回護還就胸次盡無故或商

確身心或辨難經史或區處政教或匡正事體自

是懇款詳悉透露穩妥若論之久記之熟臨應酬

時種種義理相逼而來小大常變皆可從容以應

之此不惟事有成績亦且過人遠矣李評如何謂學可不講得

格物如陽明說方要而有歸着

司馬君實云耳目肺腸悉為己有堯夫云一身都是

我瘦了又還肥士到此方是得已

太倉周錫謂義田欲子孫衣食稍足易與為善非欲

使之坐食文正復起必稱為知己之論

天子者天下之主也諸侯者一國之主也太守者一

郡之主也令尹者一邑之主也嚴君者一家之主

也方寸者一身之主也良知者一心之主也無主

則亂李評今都無致良先生之言謂精當

聖賢是天地靈秀之氣所生乎子者適感此氣而鍾

之決不是堪輿與輪迴之說

平居祭祀賓客外不宜飲酒溺心廢業縱情取敗率

皆由此止可除濕禦寒

芝蘭在室馨無不達欲秘之而不可得人之懿行猶

是也鮑魚在肆臭因不聞欲掩之而不可能人之

微德猶是也是故君子必擇術必慎獨

養難之說勝養虎

正道不奇故不厭不敬

怪力亂神時有之但不可為訓故不語

羅景綸云今人所患正在不饑不寒極是

李評昔人云太遠者定不義

鄙人每見太遠者定不義

晦菴追賢者之詩恐渠誑誤人吾輩手書宜謹之
朝廷每三年大煩費一番只為科舉科舉只為人才
鄧禹生十三子使各習一藝正多男子而授之職豈
不簡易

萬曆壬午夏偶見通衢揭一示大書大學士張江陵
也因矚足目之泰為帶微錢糧事起云數年均田
糧減驛傳云云天下已無事矣此不覺驚嘆
謂此公蓋欲指陳時弊而為之嘆也

詰之然則期在何時因應以遠在一年近則半歲
後踰月竟卒蓋語氣至此已絕矧一日二日萬樂
何遽謂無事是天下事自在但此公事已矣此雖
偶然用是知此道果前知不誰後庚子讀陳生一
鵬文少神氣竟亦幸

樂只是自憊
樂與憂反樂時無處看樂字遇憂乃見
人要樂便有造為意朱評後儒以樂為學者其流至於猖狂自肆

開闢後堯典第一篇文字所記人便器訟便頑傲在
叔世固難一一責備他

天地間總只是一個人朱評非人為之裁此相則地之心須識人之所以為人者未嘗不以天地為心其大以求盡人之道乃可何人天地人一體
脚根要立得定神一移足便非神之常夫乾確然確
乎其不可拔始稱龍德
市井人奈不何一利字軒冕人奈不何一勢字老佛
人奈不何一死字

中庸明載利行勉強今人于達道即有所為而為之
勉強為之皆是正路上好人
朱評世之學義者曰自然不肯勉強說已誤人莫甚先生之言正是對症之藥
出于正即安置一小物亦濶大可觀
習則熟熟則久久則成

陸象山多與後生說人品最是朱評只為要動他志氣志氣一動向上自不可
聖學之不明于天下也久矣人之畏其難者殆駭于

聖之一字而未究是字之義也。什聖者云聖通明也。夫通與塞偶，明與晦偶。人心雖至錮蔽，未有不通之時。雖至暗昧，未有不明之時。通則其融會之端明，則其察識之始因其端而引之，乘其始而終之。初則一理之通明，既則衆理之通明。至于衆理之通明，聖人之能事畢矣。然則聖人信可學而至矣。

胡叔心曰：不學聖人學，無窮。又曰：學聖人地位。

方了一生事，然聖人有二：有全體之聖，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斯皆全體之聖之類也。有一節之聖人之彥聖人之齊聖是亦聖人也。鄰國有聖人，斯皆一節之聖之類也。人至全體之聖，一節固不假言。若一節之聖，察識擴充，其至全體之聖無難矣。子思子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希聖之要旨乎。

世人責備士大夫曰：好不明理，下不明理，字最當。

士大夫主于窮理者，責備庸衆人曰：好不曉事。下不曉事，字亦最當。蓋庸衆人但習夫事者，此皆民心直道。亘古今不易，庸衆人無責備矣。吾儒亦自慎以遠此不明理之誚可也。

只區區為一朱陸剖析，甚卑陋。何不以己心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後聖。

聖人心胸何等闊大，洞徹觀廣，八卦之象只從三畫

說出無窮道理。

一樹桃實有作種者，有為人食者，有為虫蠹者，有為

鳥喙者，有爛而墮地者，有為人相競投之屋上溝

中山間水際者。

朱評人生榮枯得失何以異此分定故也觀彼此個消息無入而不

必有事焉，即繼勿正，蓋勿正心便開大，勿忘乃有事

着力處，助長無論聲常以此治病，不旬日便已收

效，養氣可知。

陸象山家居時，每值令節，朱衣象簡，北面稽首以拜。

一以盡禮一以教家吳康齋亦然

不得其門而入可與入德矣亦不入于室入之一字

最難解牛斷輪久而後入易曰巽入也

通言句句有理皆有用只在人體察未詳此是耳順消息與成大知

只是耳順

冬至未交前一剎水盡冰冷一交時即可盡濯陽氣

變化神速如此夏至未交前一剎水皆燠煖一交

時浸涼徹骨陰氣變化神速如此人物之生于其

聖學錄

間榮瘁存亡其轉移造化又何足怪乎

人之得一善者較之一無所長者固有間矣要當自

此一善推致之使至于衆善悉有切不可以一得

自滿子思子應數至聖之德曰聰曰明曰睿曰知

曰寬曰裕曰溫曰柔曰發曰強曰剛曰毅曰齊曰

莊曰中曰正曰文曰理曰密曰察蓋計二十字細

玩詳味體驗下來吾人一身一字不可少者是不

可不自強也

人家所生子體質有如玉如冰者此即是生知之

只在善養

則與禽獸奚擇哉以人聚之禽獸形迹未免太著也

犯而不校開口先及犯字渣滓猶未盡融也不報

無道自不庸心報復便渾化無迹矣識得此意又

于臨事時驗練一兩者既可以証己之學力且亦

胸中廓然天下無橫逆矣

臣道盡在一忠字者人主財用君皆有之臣以何者

聖學錄

蓋君只有一個盡心而已

所存有一篤行者崛起嗣是同志之士讀書論世繼

緒之自然此理常明賢才出習俗美

天地生人分明與一體質載此道理與他作配卒之

空過一生併姓名亦不存一個者豈不可惜

文清按沅州時居三載自序以羣聖人書為師以梅

蘭蓮菊竹為友雅是清致于時吏稱民安苗夷率

服亦一方之穆清也

石實問堯夫何以不服古衣服應之曰我今人也宜

只衣今人服君實善之李詳君實真處心終是

不與天同崩不與地共折是安當年不能窮累世不

能殫是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是尊為法于

天下可傳于後世是榮天固未負士士亦不負人

至不負君之用者餘事耳不負人亦他入之

天下事無一件不是人做然必寬綽細膩真實寧耐

一一從首至尾節次調停方克有濟李詳先

擊壤集寫盡造化人物之理其中數字無一個蓋得

道後自然忘數李詳至誠前知堯夫何數之有伏

六十四何

周茂叔年少時不為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為

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于陳忠肅公羅

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想見三君

子閑然為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聖人之極致子思論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

其天此其至神至妙者及反求其本復論下學之

始乃曰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此又至易至近

者學者宜知所從事矣

閑門守靜士人至榮

矢直繩亦直審而用之

不自失在無求無求在無欲朱詳此為學

石鼓膚談理學之折衷也有功後學不少李詳錄此

既以第一等人自期自當做第一等人事

東漢楊喬不肯尚靈帝公主甘心首陽此是何等心

勝

一士人論進取云主司若公明我輩得功名滑稽之

有中者

朝廷之設官者官之為言司也其曰百官是官蓋有

百也又曰百司是一官司一事百官司百事也又

曰百揆揆度也是一司揆度一事百司揆度百

事也又曰道揆道義理也總之為官司揆度此事

者皆用義理也。然則名官者非徒爵與位也。固義理之主也。當官者誠自知其為義理之主。則必知所以自效其官矣。

觀嫉妬兩字。旁皆從女。是陰人之心。即疾與石。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贊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敢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三人何等樣子。世得一人。決天地五百季。聖子來。天文書。某日月蝕。時刻不差。義皇易斷吉。如毫髮不爽。

兒女子食不可食。兒女子見不可用。兒女子態不可。

做兒女子和氣。李評先生所謂豪。

壞名節事甚多。窮口腹居第一。故易象示節飲食。

隱處山林者。只差別得乞食之徒。須求志須修身。見

于世方成名教。李評讀此而不汗。不亦君子乎。遊世不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人不知亦置。遊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悶。聖賢處不知者只如此。老氏乃

如不及。如探湯。功惟一己。求其志。達其道。動關天下。

知我者其天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遊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人不知亦置。遊世無聞不見是而無悶。聖賢處不知者只如此。老氏乃

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便自以為珍異。與前數說

隔天淵矣。

李延平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其遇事有排遣不去者。只思古人所遭患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稍安。此士人最所宜效法也。

為君難。為臣亦難。為臣難。難難難。創業難。守成亦難。

守成難。難難難。起家難。保家亦難。保家難。難難難。

子建此語。底于作者矣。宜其範來世而不能改。至

令人于旦暮時以角音咏之。尤是凄婉肫惻。乃知古人用心其仁且宏。也有如是夫。

齊宣世主孟子遽許以保民致王者為有萌也。于我心有戚戚焉。此仁之萌也。吾甚慚于孟子此義之萌也。陳公甫靜中養出個端倪。意政類此。

順天者存。得仁者昌。此古人少一仁字。

其操心也危。人之渡獨木橋者。實似之。

君人之要舉直措枉。相臣之要舉爾所知。

柳亦先覺者。可以前知。知幾其神乎。諸如此類。誠立

明通道理。自應如此。學之者。惟以無欲為基本。又隨處隨時隨物隨事。用實在工夫。窮正經道理。則

此等幾先。久久當自見之。亦自得之。非幻亦非奇也。

淵泉如淵。淵淵其淵。心之靜深。要當如是。

虱處身而白。虻處髮而黑。士之交遊。亦在擇所處矣。

希孔子之聖者。不怨天。不尤人。希顏子之賢者。不遷

怒。不來過。

中原有款。庶民採之。蓋言善道人皆可為此詩之善

喻者也。宜其誦之。令人興起。誠見高也。

居易俟命。譬如坐在平坦地上。等待天之命來。道理

何以易字當之。蓋天下最平易。最不難。莫過此理。

故曰乾以易知。

天子不與白衣同衣。白者山人。士人衣白亦好。時防

點汙。歲銘在躬。

學宮堂題明倫。棘闈堂題至公。終古不易。坐斯堂者。

宜顧題名。思是義。

未詳廣處。當有顧名思義之意。觸目警心。皆可進德。不然便是廢棄。不仁。

動物植物中有得天地專一之理。其性大與物異。即

人亦未可易言者。如獬豸觸邪。屈執指佞。邪佞之

氣于此二物不相入。故一見發洩如此。然則剛正

嫉惡。豈作惡之私心也耶。

平日時其氣清明。此不待言。然又覺有渾敦篤厚景

象迨至盤櫛周旋漸漸與朗發越若是一日之內

無贅詞無閒動加之以居敬讀書真有可以至于

終夕亦不澆漓者倘日後一日存養不替此便是

希聖門庭矣

朱子語類有體認極得肯綮

祖宗水之源也子孫水之流也水無源何以有流人

無祖何以有生是故順孫孝子于宗先之存也則

樂其心于宗先之亡也則仰其神皆培其源衍其

流也不可一日忘也

易學

失禮入刑捷于影響威儀三千五刑之屬亦三千

良知是本體致字是工夫

朱子不識良知本來面目又不著致

心體一開後却須寬以居之

平時不學一旦遇一聖哲沒放身處

憤字从心从責文心也夫子一生發憤以此

范祖禹贈君實布被鐵一銘于上君實至大殮仍用

想自己身心到後日置之何處顧本來面目在古時

像個甚人

一草一木至微眇也其託體者地之土膏也其資養

者天之雨露也是此至微眇之物固天地之所生

者也矧以人為萬物之靈獨非天地之所生乎顧

天地之勢不能以生而寄之人之父母以生則人

之父母固即天地也為人子者烏可不以視天地

者視父母又可不以事天地者事父母乎

事親

居官要朱子旁通曆時時寫記一字不可遺

讀書良知益明白光大

借喻無涯一禮便定

小未自米並外便不知

只論理是非不必計利害

居廣居一條挺身自拔於順字正相反

作事謀始永終知敬聖人之見徹始徹終

肌膚細飲食精欲德性純粹却從何處得來宜自思

之

子靜云古人視道只如家常茶飯連視字只如字都
不用

孔子之友只得伯玉一人

力學只在一實實則德以之崇業以之廣日進無疆
不實即心盡力竭到底一無所得譬之稼穡實種
一粒在上農夫可得百粒上次九十粒中八十粒
中次七十粒即下農亦不減六十五十四十粒的
的可驗若是空穀縱捐一斗一石置之田中萌芽
且無况由苗而秀乎况由秀而實乎又况望其實
之多乎

母觀雜書恐分精力紫陽語也但雜書中時有切益
身心者又在觀書者擇取何如耳

呂東萊云議論文字有用文字也蘇子由云每日胸
中須要出一好議論葉水心云為文不關世教雖
工無益夫出好議論正有用關世教者儒士何可

少也

聲名洋溢施及凡在位者頃刻間皆可致每驗之折
一獄公道樹聲成者尚未抵家頌聲已載道矣

讀書者凡于古人自序之處切勿草率看過蓋聖哲
身心與道為一而行之處時行物知何俟于言顧
其義有二一則以其體驗者紀之載籍見為實用
一則以其同然者觀之後世得而世述聖賢之心法也
白沙先生會試下第而歸嘆曰學止于舉業而已乎
天下必有知道者聞康齋先生往從之既歸力學
人罕見面後竟德成誰不由志朱評舉示者須要開此識立此志
只一精何業不純

君子之強在四個不字上朱評不變不變方做得君子成

偶合者終身只得一二事德成者事事皆當

食焉而息其事者必有天殃巧者王承福之言也

太極圖說西銘定性書顏子好學論四賢第一篇文章

字

學問自然有用用自有時存要用心與必人之用此

不是

樂天時行物生皆天也知命莫之致而致者命也所以不憂

士之情其業者始而曰吾不明且強也徐以驗之則見察秋毫之末矣有馮河之勇矣可謂不明且強乎既而曰吾厄于凍且餒也徐以驗之則見衣文繡之服食饌膏粱之味矣可謂之凍且餒乎終而

學問

解

三

學問

解

三

學問

解

曰吾無斯須暇也徐以驗之則見戶庭且不出矣與衛且日閑矣可謂之無暇時乎如是而不一勤其業或亦未致夫思也

自訟于初學最有益

無才壞事驕者壞才

無欲不守禮只是一個莊周

宋許北正起學柳和正之稱

或中制之或展未盡大臣皆然

中庸不可能只為氣質有變化不盡處

朱評愚謂美大聖神亦只是氣質到變化盡處

否泰二卦六畫往來世道轉變倏如反掌

義田義字似不宜用之本姓止可稱某氏族田

精神之精便是工夫之精工工夫之精便是事業之精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維維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此罔念作狂者一個

大樣子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勝呱呱而

泣予弟子惟荒度土功錫禹五服至于五千州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克念作

聖者一個大樣子

九經之事一條尊賢使能五段不違農時兩節孔孟

經綸盛水不漏與天無極

致知格物知行合一陽明說最的要虛心細玩見透

聖學工夫真是易簡晦菴云知其當敬而行吾心

之敬以敬之即是矣

自待者宜仁之至宜義之盡待人者苟有一言之善

即嘉之苟有一行之善即揚之且併識之斯之謂明哲也

不學無術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是乃仁術也教亦多術矣以至蛾子時術之皆術之正者不可無也方術邪術異術智術皆術之不正者不可有也

坤雖無陽然陽未嘗無陰之文清信然當閑振用事滿朝長跪正坤之時文清就戮西市卒無一人救者陽已無矣偶振老懷自訟中報詢得實轉旨

教之天道人心寄一僕則陽何嘗無來

胡敬齋陳白沙俱康齋門人康齋于紫陽敬如神明敬齋守之白沙獨異從是見淵源學術不過一引

線性質自是根器固不必強之同也

人要安徐言行皆宜如此

任末謂學雖死猶生不學行屍坐肉王彥章謂豹死留皮人死留名雖則恒言皆稱苦口

晦菴云佛氏要空此心甘泉云禪空知此兩先生語

斷禪最盡良知既實致字又落實陽明正學的無疑

士人所守若未能定先從鄉黨中尋一個貞節婦人做樣子便不難了

卷咽桑最細吐絲最長集義讀書建功立業事政相類

求合乎小人必不合乎君子

大舜以精字授禹夫子以精字贊乾一字有無盡之

益

言要讀又全靠他不得

朱詳天下無不讀書的聖賢又須知不識一字的人可以為聖賢

實善第一事故放勳首及勞之

物不經酷暑者決不堅凝人不歷極困苦者決不

語總

陶元亮第一義在孝集孝傳為我心惻

學只是培壅此心

君子日休誠則無事未詳即此便是天道

臨政自昧真至正午即止

人至貴事至實禮至大敬至要

平仲辭居曰君先臣容焉如此語何地不可居

自古亡國之君敗家之子未有不從淫亂黷貨中來

者之二可也

聖賢養心事事俱濤博淵泉者時出功名之士件件

皆是襲取

物類

天子一為恭何以遽至于天下平蓋天子既有不顯

之德則九重之勢分皆在所略遐想至德淵微與

百辟相孚并相揖遜者皆是一團和粹之氣冲然

盎然併無一毫流漓簡略意思由是為百辟者仰

五位之臨蒞既皆有敬心服一人之令德又皆有

愛心自不覺其慇心乎躁心乎釋歸而各率所部之

民一是為恭模稜下觀而化蕩然成風如之何天

下之不平也虛已斂容凝神默會居然履歷泰階

一次

睦友好書濯心江漢

人無所不至正心勞日拙

日日學日日講心始得開大

朱詳識此心開大之機在講學非于此有得者不能道

未有實久不成未有虛久不敗

天地人物一一是實莫載莫破妙一至此

天地間飛潛動植洪纖高下那一件不是實

朝聖

事父母能竭其力舜其至孝矣我竭力耕田供為子

職而已矣

義理無窮聰明有限治一業者必有一業之理即終

其身亦不能窮然必得所業之理其業始精而功

始就欲得其理者莫若各就其所業者精之古訓

準之時宜博之聞見類聚而編次之成為一書以

為朝夕之所取鑒庶乎行無越思動有成效且亦

足以通衆志範將來矣

身子既豎得起又要涵養滋培朱評不培養則豎立亦不能久

學以聚之水結成冰大而化之冰復為水

所學何事即此是學

未評此最極緊語世謂學止諸書與外事言學者正是未理會此二語

精神聚則志氣明事業從茲遠大精神散則志氣昏

人品以是卑汗朱評知心之精神是謂聖則當聚而不當散也明矣

絕不可見小欲速後面也不知幾多年在

朱評知世界如此長忙個甚麼但須早識取吾之亘古今而不朽者何在

纔檢點便不昏憤

象山云精神一日不用則愚若無事用在何處只宜

著書作詩讀書掃地

陽明分別戒謹恐懼與有所憂患恐懼最透徹

各安其分各守其業各盡其心天下自然無事

一祿山一朱泚致二天子播遷天下雖大未可以一

人之微而少之

功效為誘暴棄者故知道者一一付之當然

臭銅一文輕入巨禍可立而待也臭銅一文輕出奇窮可坐而致也

子父母所生也然亦可以引父母之年何者為人子

者先意承志特順不違克盡厥職父母得之必快

然自適無所憂累安康豫悅自有長久之理一則

以喜此人子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抑孰知不得

之子父母而得之於我躬乎

有天子之悠遠博厚高明有諸侯之悠遠博厚高明

有公卿大夫之悠遠博厚高明有士庶人之悠遠

博厚高明皆從此心着實工夫不間斷中得來

朱評自天子以至庶人總要一個至誠

錯之彌堅類子何等工夫必嘗錯然後知其堅必愈

錯然後知其彌堅殆非泛泛悠悠者等也

一逐物即以此身與較輕重便自止朱評此是捷法還須體上

時字孔子之聖知之事也知字又是所以時處良知

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孔孟教人定法千古不易

宗族稱孝宗族道他有恩鄉黨稱弟鄉黨說他有禮有道者不矜于文學之門文章一小技于道未為尊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特土苴耳道統重輕昔人固已道破

若是聖人亦這一些子精彩不得渾然天理自無可逞精彩處

省刑罰薄稅斂保民第一事

只責已無事不成朱評如此亦無事不為

自己責方纔認得別人

清字只將得塵垢湔仁始淪洽

家祖家父家伯家叔家兄皆稱家大師亦稱家師亦是家中人

洗心終日與天交朱評吾心即天也洗心終日與天交

心要如水之淡又要如水之平

那立齋赴謫石城蔡虛齋贈以詩此行如遊學十年觀造詣炎荒無友生神交方遜志周到惻怛受用不盡

蚊虫極善入幃幃即密但一隙便入之然未有入而不殞其身者有味語也

從治民推到明善是謂窮理至誠盡性至恭贊是謂盡性無聲無臭至矣是謂至命朱評此三句是窮理盡性至命志一自然沉靜

居敬與靜坐迥然不同朱評居敬則心隨外物靜坐則心隨外物敬非知知其當敬而敬之方是知敬亦得當若非知

只是一個糊塗敬收至用處朱評此句是敬之實一則精精則實朱評此句是精之實

平生讀書蓋得精字之妙朱評此句是讀書之妙發皆中節反身體驗亦到此否朱評此句是發皆中節

透徹良知有桶柄事與書一到眼前是非即見朱評此句是透徹良知所在有一個好人山川草木皆精彩

產一歐陽子載一范蜀公真是有見

過從不問寒暑切磋只在身心間觀止以詩書飲饌

安于草豆方成道義之交

萬以忠云業者終身棲泊之所為不木棲舟不岸泊

人而無學可乎

人心不古天道好還

有父母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宗族有宗族然後有鄉黨有鄉黨然後有國有國然後有天下

人心一萌則

扁舟一葉濟渡者常數十人其人皆寬然有餘者心

之斂束故也大厦千楹主家者不過一人其人反

隘焉不足為心之恣縱故也通乎此可以得存其

心之益放其心之謬矣

蘇軾云吾性和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天院

乞兒嘗細味之此佛說也他日云臣素疾程頤之

奸和易安在

以言觀人十之十以行觀人十之十以恒觀人則又

盡無矣此夫子所以嘆有恒之難也

張子韶王安石皆信儒家淡泊收拾不住之語不知

儒有人倫極濃腴

銅鐵土木神像王公以下皆拜之當陶鑄斷削時極

苦方成

攻本領士農工商皆稱本領致志專心終身樂境行

無事男女衣食雖事無事守分安常吉無不利除

妄想富貴利達得之有命妄意苟求納諸陷穽絕

匪人奸邪讒佞是謂匪人敬而遠之物我皆春

朝廷兼設醫學考校賞罰尤宜嚴密作興得一二

出來為益不小

王安石不要錢從佛教來故流禍最毒

士人不要錢自是本等事朱詳做到聖人亦只了得本等事

養濟院衣食主者宜親至其地計口給之果如此便

是今之文王便是替化育

韓昌黎祭鯉魚王陽明祭剛頭山併從征士卒物故

者皆是賢之鬼神而無疑

泉布是天地之精周流旋轉積聚壅遏不得犯者必
值禍敗人身精一滯塞百病交作

士人等第上焉者安安次則洒洒瑣瑣者陋逐逐者
鄙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馬士無已義是士之已
以友輔仁耿子庸言說得最透

聖人在上士不讀無裨之書不作為無用之書不
通無用之貨斯言真稱確論

用這一物方知這一物之貴用這一人方見這一人
之才

學如不及與欲速不同如不及有據欲速無本
好話要聽要記時時要他用

羈旅即無錢使猶可措辦平居若無識見一步不可
行

人人具一段才性要極力充拓

王通云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極是

孝出弟誦詩讀書士人常業

士人不讀書便是失業之人流蕩無歸

主人翁纔出門一家人便放逸混擾朱評此議為學之本

夏蚤起蚤睡冬晏起晚睡律天時一事

陶侃之母剪髮餉客孟宗之母寬絀授子推及合志

欲子急親賢也如此

朋友不可一日無李評近溪先生亦云即談說有過當處心志亦從此激

發

不惑風水不事老佛不親桑孔不見星相不接方技

不近娼優不謂之吉人吾不信也

君子之德風惟風善入最速極遠

佛氏要空此心將此知之有者盡不用陽明致知

將此知之良者措之實履正儒釋之別

守死善道致命遂志至死不變舍生取義殺身成仁

朝聞夕死存順沒寧此皆死也

李評上教句賢者統有之
朝聞二句晉世未見其人

奇峰峻嶺止可偶一登之國都皆寬平廣大者

吳康齋自說七十二歲方知戰兢臨履三句有味蓋

是時年彌高德彌醇心與理合只有一個惴栗故

謂其有味

人可見可聞者不是行便是言一謹慎即是好人

蝶虫三百六十毛虫三百六十鱗虫三百六十甲虫

三百六十歲之日亦三百六十皆于老陽老陰之

策數合又其中陰陽各半妙一至于此

口安墨太狹難繼

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小人且屬况非小人者乎

奇貨物怪絕色人妖

欽明文思安安安安兩字連下是所謂性之也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敬勝怠義勝欲曰制曰勝是所謂

反之也

樂亦在其中矣有流動充滿之趣不改其樂有操存

固守之節假之以年則化矣

天下大悅于己何干瞽瞍底豫足蹈手舞至妙至妙

陳白沙遺腹子也取科第表母節祖豆文廟豪傑之

士無文猶興不其信然

心要時時洗洗方不塵翳

窮理若不得精字定至毫釐千里

宮聲至濁為君象居上者歲垢納汙朱評作阿家翁亦要識此意

理無精粗無言說八卦新廣之義一一可徵

三綱領盡于明明德古人識得便欲明明德于天下

朱評此正是
識主腦學問

經綸天地之謂才足以有為之謂才能不自壞亦謂

才所

東坡類樂亭詩范給諫布衾銘薛文清茅屋漏泰三

復之未厭

人有恒言世事要識得破夫所謂世事者錢譽也貨

色也居養也服從也遊俠也喜則溢美怒則溢惡

此毀譽之世事也。金穴銅臭，女德姦賊，此貨色之
世事也。逸居禽獸，宴安酖毒，此居養之世事也。軒
冕桎梏，受制家奴，此服從之世事也。容悅妻孥，睚
眦隼鷹，此遊使之世事也。此等陋劣惡狀，誠如恒
言：一一識破，則必知所自愛，亦將必有所事事矣。
賞玩足開心目，苟不歸於虛妄。

事事要從根本上起手。

格物物字乃大學落實處。

此心無一物不有，又有一物不得。

未詳非真誠心真為
心學者不能悟此

飽食而無義，雞狗而已。禦寇非徒清虛者。

未詳只見人不可棄後食其
食而不事其事也。學業華策

一人之生，取給一身之力，肯搏節綽然有餘。

老安少懷，友信聖人，人人如此，在在如此，時時如此。
聖人只教人忠孝天地間人，在國莫尊于君，在家莫

尊于父。

上天之命，世之人多有不肯安受者，竊例觀之。天命
君命親命三者之命，皆同。君親有命，臣子順之。小
之則慰勞加焉，大之則寵榮頒焉。君親有命，臣子
逆之。小之則詈辱至焉，大之則誅罰及焉。然猶有
治命亂命之別焉。臣子者，且不可以不順受之也。
吉凶禍福，天命自有一定不易之理，況又出之以
無所容心，其在于人尤宜順之，尤不宜逆之也。
秦誓只怕一個人族姦。

一務本華實自具。

中孚卦畫人心影神。

若為繼嗣買妻，宜選朴實惟璞孕玉。

漢武悔肯改，隋煬覽鏡，明知其惡不改。

賞罰舉核，點陟移人最速，勿拘數，惟其實。

人之喜接異流者，為適己也。其實適己，實少損已處
多。

事都是古人做過，言都是古人說過，後人只在擇其

善者從之。

小心翼翼詩人何其善言文王之至此也蓋下翼翼是鳥之實翅上翼翼是鳥之用翼翼之飛也必翼翼其翼既無所緣又無所據翱翔空中形狀驚懼舉目可知詩人下個小心字已可想見文王敬慎之心而又著之以翼翼然則文王之心又一瞬息而不敢忘者此乃畫出文王之心與人看嗟乎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

人做兩番纔得成品聚之稼穡播種一番栽插又一番

宰相貪墨是以禍遺子孫曷若矢心清白以福遺四海且子孫亦永受其福

急者周之需者應之若一聚施與縱不欲人德我未免有意加人此亦要辨

今人說樂只是喜歡字不是樂

太和之氣融暢身心此樂之模樣口說不得

只力行言自化人自化可名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此修己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此治人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君天下相天下者之輕重緩急之辨也

李評先生用世之學也

張元頌侍郎成化中謝病家居二十餘年弘治中起乞歸養母又歷九年卒年七十章懋尚書年四十一致仕後再召僅三年五疏不待報去卒年八十六兩先生皆是半生在學問上者
李評鑄選
言語之廣大迫狹深刻寬厚皆自胸中流出強作不得遮蓋不得

不論已與人但得心動便自變化

朱詳陽復則百輪生生伊川先生謂動見天地之心者以此先生之言其得易之通乎

有心化人不若無心人化

朱詳云無心不排其善也亦知若此之謂也

三族中老而無告者不計男女數目供給于家一以敦倫一以徽往一以寢侯一以訓俗蓋四益也

克字精而銳必賴子大勇方未得故特語之餘只教

他漸漸消磨了去始免助長之害

敬字是良知之欽翼處道林詩語敬何嘗不是

欠主使之辨

李詳若心文清守父懲忿之戒用工二十年猶自為數康齋以

懲忿得親心之悅用工至老不衰後生于此一字

更當何如

不學不問坐井觀天

衛武公洒掃庭內蘇雲卿地無纖塵皆是他神真處

精字要而銳細而疎

朱詳先生用精字工夫故凡說精字便精微皆是自得語惟其有之是以知此之謂也

凶人在在有之已甚必至生亂

上天之載鬼神之為德蠢蠢蛟龍魚鼈都是中庸

序卦曲盡造化人事之變

去詭訑自然有朋友

論語一書聖人君子善人有恒中行狂狷遠民隱士

鄉愿鄙夫皆具時時誦習不知亦魯體認否

事事有經皆要反

胡敬齋云心廣體胖是大賢人未到此便受虧非實

到此地位者不知其言之實

念之于人必不能免惟引類達觀縱雲點紅爐有未

足以喻其化之速者易曰陰陽相薄也是天地且

念也春秋傳曰周鄭交惡是君臣且念也孟子曰

父子相夷是父子且念也易曰夫妻反目是夫婦

且念也詩曰兄弟鬩于牆是兄弟且念也又曰朋

友已諧是朋友且念也又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是已躬且念也自是而往更無可言者倘非不共

戴天以是取醫血氣不患不消融德性不患不平
和進修為有地矣

道理只一正字二天只一精字

伯兄云下學下字最要體認最有意思誠然

朱評諸云素根素底
此可以識下學之義

母血氣用事以體認讀書

小學一書廣知悉備切近精實人之元龜家之栗本

至絕間處在咬菜根一語蓋有味乎其言之也

養精以立體勵精以達用

咬菜根百事可做衣緼袍何用不減

人之有外色者蓋有十五損僥倖賤濫一損也心志

盛惑二損也骨髓枯涸三損也瘡病剝膚四損也

藥毒苦口五損也業術荒廢六損也貲產蕩敗七

損也妻子怨詈八損也父母憂危九損也宗族羞

戮十損也鄉黨嗤笑十一損也奸細陵轢十二損

也囹圄縲紲十三損也身死名滅十四損也覆宗

絕祀十五損也此十五損者皆佚慾之亡人所自

取者也人之無外色者蓋有十五益心體清明一

益也精神完固二益也品格高峻三益也節義挺

特四益也勲名表見五益也夫婦浹洽六益也子

姓繁昌七益也父母豫悅八益也宗祀安寧九益

也親友愛慕十益也閭里尊崇十一益也家聲清

白十二益也資用優裕十三益也追配古人十四

益也對越上帝十五益也此十五益者皆賢賢之

吉士所自致者也夫其始之適己也曾不能以一

瞬卒之損益大致懸絕如此然則吾人之決擇在

所損乎所益乎

居鄉之與宦遊其成就之難易不啻十百之于千萬

宦遊者履歷一任久者不過三四年縱至久者不

過六七年又更一官見識稍明操持稍定者皆足

以撐持得去至于居鄉自童孺以抵耄耋終身經

歷蓋有五六十年或七八十年自非識遠而堅鮮

有不為點汙者勉其難不忽其易士君子宜究心焉

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反求默識而擴充之

惡得有其一有字即有其善者之有字乃恃也

大凡世事勿論巨細險夷成就遲速自有一定之期

一毫人力決着不得制事者主張既定又要得事

外之意方不受累事亦自成易需大象雲上于天

需君子以飲食需此寡聖人太虛之心故事成

天下之事為萬世法程至明也

百物之華吐不計時惟稻之華吐必正午此天地正

氣所鍾故為生人之正味也

謝玄平日安置杖屨亦不苟且正是臨事而懼所以

成功

唐太宗分明是創業之君高祖只合稱太上皇喋血

之慘自無

切要果只在四書

不得其死然疑而散之死矣盆成括直以警之柰何

二人不變

心虛不可塞之使窒心靈不可愚之使蠢

人患疾病百物不食俱無害只不食稻穀便不好瀕

死淹淹雜食遞進皆無補惟一吸米汁便可救正

味關人生死有如此者

臨喪只一哀

士人不讀書便坐以待斃

孔孟心腸若不得諸子一問亦無由知

李許諸子有功萬世每恨後人輕加批駁先生揭出大是大是

獨宿蚤起一身之氣渾淪傳蓄宜讀書一卷以順導

之

每作一官即以一官為止庶無越思事治民安廟食

無既

一向把言行看做不要緊事由今觀之除却言行更

有個甚

分定故也如分家產一般。生數子各一分無可損無可加。

父母骸骨誰如其重。理合謹藏。緣此冀利孝子仁人忍乎。

武周管蔡同父文王君相誅戮豈西伯之塚有三祖父書生子孫遇試終不能助一字九原朽骨可知率天下之人不修業莫非皆此輩誤之也。

非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

墨子言不可廢者

服食器用頃刻可辦不必屑屑身心性情最重涵養最亟。

從事學問者與未學問者心志已不同。事學問者自宜從容爛化。若鄙薄之。拒絕之。則所學何事。

致良知致字正與表致乎哀人未有自致學以致其

道三致字同。朱評凡致字皆當如此看自致便到極處不必曰推而極之也

弟必有知賢愚不肖之不同順其性而教之使各

通其用足矣何必強之使一旦性已生定強亦不能從徒兩苦耳。

雜流語入正塗不得啓口一念便氣落味索

天下猶是吾道自足

士人從詩禮起家冠婚喪祭宜令閑雅子弟一人精究臨事時一稟于禮追還雅道家有餘榮範俗又餘事矣。

閑然有餘味。朱評此味至淡非為已之君子不能知

衡文者若以正學教人其功之大蓋無可與並者

正道要時時扶持。朱評今之出入于二氏者正是少此段意思

以人治人。以事處事。因物付物。此便是乾坤易簡之理。

孔子為委吏則曰會計當為乘田則曰牛羊茁壯長

周茂叔使領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窮若

絕島人跡所不至亦必緩視徐按程伯淳淪屈卑

冗恪勤匪懈曰執事安得不謹雖莞庫細務無不

盡心程正叔于事無所不能細事必親悉力營辦
朱仲晦按行所部乘單車屏徒從窮山長谷靡所
不到陸子靜為弟子時自謂管庫三年學始大進
在荆門極精謹彼大聖大賢其不平小官其必矜
細行蓋如此

胡敬齋駁黃山谷稱元公光風霽月帶有清高意思
証以充實光輝潤身生色濂溪氣象實是如此方
得其真

惟人至貴龍肝鳳髓人食之隋珠和璧人用之諒必
有所以貴者在

一日漢江風雨大作白晝晦冥浪如山立意謂決無
濟渡者忽有二舟相繼而進且如競渡者之踴躍
徐而察之只得舟師一人運心用力乃知此立
心要渡是以大險亦不能阻之

象山云諸公上牋多說格物且如人主在上便可就
他身上理會正是格物切要處陽明格物是如此

康齋先生隆冬夜寒腹以凍疼取夏布幘加于其上
無一怨心一峰先生著新衣遇道上墮人脫以掩
之古人用心大率如此

嗜慾沸騰時想到北牕相逐形狀便肅然退念亦養
德養身捷法

明道欲取佛首昌黎欲火佛骨竟未聞兩公懼佛害
者

士人和光同塵不若不盡盡以惡人聚一世尊賢容

衆加善矜不能世何嘗不可處

朱軒上蔡亦云然

伊川講論語說聖人之仁盡在師冕見與見瞽者二
章最透最盡天地間人惟瞽者最可哀矜仁及于

此無往不仁

程傳牽強最多朱子更以本義亦只是求理之當

文王之文具在易象僅六十四條

威遠也至速者莫如威試一自驗可見

凡動物各稟一性俱專一有知但不能言耳

濁者清疵者醇乃見學力

朱評置此身于大慾
治中總為變化氣質

象山云夫子為嫡孫擇師獨于質魯之曾子真萬世

祖父教子孫之要訣

讀書外只取友一事

朱評只為
言德輔仁

自滿不得自恕不得

心體欲其廣大識見欲其高明氣象欲其溫厚言詞

欲其和平持守欲其堅定舉止欲其老成

神而明之默而成之此士君子自處之道也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此在上者教民之道也

從佛之說者宗祀一主于佛不知有老也從老之說

者宗祀一主于老不知有佛也生我者父母成我

者夫子吾儒尊祖敬宗之外其朝夕所宜致虔者

宜一于夫子而已矣

默而識之還作識認之識乃見到識透乃天地間多

少事物一一不做聲不吐氣皆從心上識透正是

融液淪洽處

自童出就外傳則已讀誦大學大學條目蓋有八者

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今之官遊作省官者命曰治

國作京官者命曰平天下然則八條目獨此兩者

為有位者之事其餘六件生人一日不能無者顧

可徒溺章句而廢焉不舉乎

江夏謬俗有避魁一舉不得不從愚婦輩跟難以理

曉

聖經賢傳皆只寫心

人若三心二意心不專一則成不致心為心

鄉愿亂德真有德者方知之

讀書決要慎擇不則無益有損

潛龍樂行憂遠是起居無時惟適之安

但談孔氏規坐失微生畝分別全體一節最明白

伯兄壁句十室忠信三人我師不學無術悔之已遲

子孫即不甚明亦無害但令之謹守苟足延祀後當

自有明者

後古小學之世也

蚊蚋之屬每朝焉爭出于簷上每夕焉又爭出于簷

上一朝一夕群然然然可謂著且見矣然所爭者
曾不能丈尋彼神龍者潛于九地之下深居靜守
蓋不知其應樂歲時卒之自潤而躍奮飛九天之
上其視蚊蚋朝夕之所爭者果何如也
天下如許大真實儒者畢竟多緣彼取于自衛不見
知而不悔故人不識之耳

吳康齋用困勉不未做處者境也而也也
為政要識大體處也也

一不正便傾邪傾邪便危亡

書以証心心以經用方不迂腐

滿身皆太和元氣清與漏俱不可

既窮患難煅煉聖賢之猛火愈煉愈精

戰乎乾肅殺之威奪柔晚之氣物方得成就

仁之落實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義之落實無欲不欲

無為不為

木石子曰居官而多領家屬厚餽家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飲食若瀉服飾過侈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善事上官廣通賄賂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居官而廣置田宅高廣室宇雖欲不貪不
可得也聾續之曰居官而犯此四貪雖欲不敗不
止亦不可得也

有人厭事云只有做和尚好一人應聲曰做一日和

尚撞一日鐘則和尚亦非無事者

凡事在順時

德成後自能容人未許修德者
酒學容人

曲學一時貽羞萬世

君實一實字生榮死哀猶乎六合

授命如紀信致命文天祥寧武子之類

甘泉云無事之謂至樂謂橫逆非行所無事之無事

殺不怨正是皞皞王者何嘗姑息大有大象遺惡居

先

中不自亂自家不亂不可亂別人不可亂他先看一

亂字譬如世道洪水橫流民無安息截逆接踵人將相食此乾坤何等時人心惟危殆有甚者若自己主張不過快先自亂人決可亂我一味尊德樂義斬釘截鐵我已先不自亂然後銖銖金玉塵軒見浮雲富貴視棄天下猶敝屣人何可以亂我里巷人之養豕不肖子之養姦寡德人之養病人父母之養子皆無端心無厭心士君子之養德可觸類而長之矣

無欲則靜靜則明

少時懶一日老來苦一日

要時時在人情物理上醒悟

貧家賢妻比亂國良相客可漫視

精微之精以理言精一之精以工言

言惡不及人言善不及身夫子訓伯魚者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各有一事皆兼治不得曾放空不得

志士不忘在溝壑所以定人之志也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正人之志也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所以決人之志也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所以成人之志也味此數說士人可立志矣

志字从士从心介菴先生解云心衆人所同志士人所獨志于道始可謂志

獄市雖欲勿擾却究不可不除

靜思孔子顏子曾子問子路曰子路曰

事似一足不履地者

伊川以補緝遺書為政事仲晦以陸贄集古醫方為

未至討論古書為得為司馬君實自謂我以著書

為職業文清訓子以著書為當務相與以著書

稱居業諸先民之論蓋如此

學生兩字有味生對死言生理無窮學生者學此生

理生一日須學一日味此意不可不

表服之有腰經也猶公服之有大帶也服公服而不

束大帶不可以示威儀服喪服而不繫腰經不以成禮數矧以有限之制而報罔極之恩篤于仁孝者尤不可不一究心焉

大寒折膠中夜熟寢融和一點見之胸中此陰中之陽也大暑流金更深寐覺冷然一片得之脊裏此陽中之陰也夫人體陰陽必有善端之萌善雖至微不無非心之靈存焉存焉斷不可偏廢人情雖重倫雖大

心平自不用險氣易自無善難

交不在泛泛則照顧不到祇偏耳

字字象形如雞覆卵實心貫到字中

既是良知自無不好念頭故足以盡道

伊洛淵源舉門人悉載之接引後學誠切處

牛可格虎三尺童子教之若驅羊者得其道故也

朋友雖自人合實則天下之至樂相握手論心微言妙論肝膽形骸俱可忘脫求之父子無有求之夫

婦無有求之兄弟無有獨于朋友間得之此其樂抑何如者故古先聖王列之大倫之中為生人之不可一日無也

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果實主者宜以殊禮躬詣其家旌之民風自勸

一實萬分萬一各正說盡天地萬物道理

惟本能反始有本可終

諸書然而識之作事處而識之

良知如日照知格物如容光必照

朱子亦嘗說緊要書亦要不得幾卷

繁氣為物精氣為人至精之氣為聖人

師道立則善人多朝廷正天下治郭青螺云修身則

道立

冬夏既不出炎涼徒自變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街

堯夫化矣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夫子所自道也

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夫子之誨人也吾人日用應酬無往非聞見之地多聞多見固非其所難也惟擇之惟識之疑且殆者闕之耳目自是聰明言行自是穩當雖謂之善學夫子可也

顏子字先覺人從性情上著工夫便是通天徹地的學問頂天立地的事業

曾子夢中論夫子情識乃情順萬事而無情不識不知之情識

耕夫置之廬舍士卒置之行伍僧平置之觀寺士子置之學宮然則吾身將何所置乎置之安宅之仁而已矣

人心之靈莫有知來最知之為知之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是故不知為不知溫故而知新是故溫乎其所以知日知其所以是故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

堯夫定居洛陽為人物總萃開大心胸其紛華何曾

有一毫動得他來

自古在昔賢人君子下求字者但曰求道但曰求仁但曰求友蓋未嘗有言及求君相者聖君賢相下求字者但曰求賢但曰求士但曰求舊亦未嘗有言及士之求我者

士人口中本不宜齒及福字但見于經傳者往往有之則福固今昔之所不諱者如曰壽曰富曰康寧曰做好德曰考終命國皆云福其兼得者世宣有

幾或值其一或值其二亦云可矣亦可以自安矣良知無一毫疑似恍惚朱評正見良知如日日中寧有疑似恍惚之見事件件要實言句句要實

讀書錄字字的確字字融化

勞苦變動而後光明柳宗元悟後語

甘泉隨處體認天理當改作驗證心理

但怕人指摘併心自不安正是愚便修之

有一毫較計心有一毫矜衛心于道便隔霄壤

所以此心之

法天下傳後世聖哲類然也。孟氏何獨歸之于舜。蓋遭橫逆之極故也。當其時父則頑矣。母則嚚矣。象則傲矣。家庭哇步手足俱無所措。惟舜憂憂蒸蒸。潛移默化卒之底豫克諧。和氣益然。至父不得而子。象亦源源而來。則窮天地亘古今信惟舜一人耳。如之何。不法且傳也。

為治不在多言。只有一個處置。

屈原迫狹。伯夷待天下之清。又甚寬暇。

義以為質。如人要寫字。禮以行之。發筆有先後。孫以出之點畫。不忙迫。信以成之。實心完此一字。

為親為躬。且是一事。身與妻子。又宜兩事。身一清白。

父母妻子俱榮。身一汙濁。父母妻子俱辱。

惟精惟一。氣體點移。我諫無形。君失無迹。燕閒穆清。

誠意懇款。先養所長。姑置所短。巽以入之功。不可。

刊東萊師氏箴中最切最盡者。大人格心要。當如。

是

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從古亡國之君。敗家之子。靡靡可証。

法禁牢牛為生出者多耕者易置。益民者大何必區區為一牛作訴詞。

東坡謫海外。以陶柳集為友。張子韶列諸聖賢像于座上。朝夕對之。又有室中置楊伯起影者。又有置

范文正公像。每日拱向三次。兩次者。古人攝心皆有道矣。

室中造器偶一燒時得一異者。陶人以難繼竟毀之。稱為害。變此常也。非變也。何者。所造器各一其形。各一其氣。氣足而形就要非氣之最清者。當氣翕時。物物充滿。既充後乃合眾器之氣。旋轉融串。其氣必輕必清。已而游繞着落。或一器質有可受此氣。遂投之變。且化焉。遂異。眾器無疑也。從是推之。聖哲之生大都類此。若如佛氏之談。當游魂時其

氣已散安能直入而奪胎乎

除却與人更有何事

生平工夫只用一精字

學術正則人品高事業大

時之一字即天運之亦不能出一物元言可似

若愛一文錢不值一文錢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

白飯細嚼嚼至糜爛咽之滋心液腹味無窮益亦無

窮

思一出位此身即無頓放處虎入市人縛之龍離淵

人隱之

高皇帝喻夫子雲孫少吃酒多讀書朱先生遺文清

必寡少嗜慾多明理吾曹皆宜佩服

士人家讀書是本業自族黨外取友只宜行輩一應

異流勿令入門甚是清心省事

夫之有婦宗紀于此乎承身體于此乎安子姓于此

乎始家道于此乎成易親之忍處之庶亂之皆未

知此一倫之至要且重也

雞頭子容易未得食一剥茨皮再去襌衣三脫油膜

四更遇鼓五乃得子讀書窮理焉可草乎

張敬夫几席不正雖深夜必使人移之薛敬軒見器

物少有不正心便不安必移正之方外利用之功

要如此

才識分量皆天所定一毫增益不得任事者寧使吾

才有餘寧使吾分有餘謂顧天者若不自審

而妄任之才有難辨分或少越將一不成萬有餘

喪矣敬之慎之

何孟春云子蓋有夢病惟泰亦然從隆慶壬申抵今

已歷三紀每日一事每事一夢大者生死利害細

者飲食語默無不符合甚至解衣就枕亦必見之

先妣之喪墓伯仲之歸全季弟之離合外父之死

徒已躬之行藏子孫之生卒不可殫述皆先兆而

卒徵至如萬曆戊子宇內荒旱疫癘大作泰病至

死一夕夢自作孽猶可達天作孽不可活泰遂安
之次夜夢安靜以養微陽也再次夢既生則漸
長矣又次夢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
子以仁存心既覺每念之嗣是淹淹三載後竟苟
延今其夢猶未已殆不知其何說也

劉元城于殺已者鐘聲不聞軒鼻熟睡薛敬軒縛至
西市神色自若韓琦問誰殺我持吾頭去三公于
顛沛時神閒意定如此卒亦未罹其害

仁以為己任一民一物一草一蟲皆欲保全而生養
之然取有時用不廢亦是仁

陰陽不測之謂神是鬼神所自來也鬼神之為德其
盛矣乎是鬼神無物不有也非其鬼而祭之詖也
是人各有當祭之鬼也敬鬼神而遠之是人雖有
當祭之鬼又不可為其所惑也未能事人焉能事
鬼是祀鬼之道又是即事人之道推之也鬼神官
盈而福謙是鬼神之禍福皆人之謙盈所自取也

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人之無私心則其心即鬼神
也質諸鬼神而無疑是人之行合乎理即鬼神亦
不能違也子之不語終之以神是鬼神又人所不
必語也合而觀之鬼神之情狀可知矣

身體父母所生粟布天地所產禮義師友所誨爵位
君相所與彼老與佛曾何有纖毫之加乃世之人
一舉而歸之二氏為二氏者以為皆出于吾所予
奪感矣

至聖生知之質是良知如大君一統主治于上仁義
禮智是良知同出異名如六卿受君命分職于下
教人之法要因材而篤又要因明通蔽要漸漬不驟
又要充足有餘要誘掖獎勸又要提撕警覺始無
枉才無棄人矣

食食宜細而緩方得其正味以滋益此心若躁急粗
率則但填塞一飽而已讀書者反覆玩味與齒莢
減裂其拍益亦政相類

用馮河解在有罪必誅有弊必革必守佛老目為少
恩迂腐目為申韓不知誅罪人革弊政非妄殺與
多事

斷斷乎無他技此狀大臣體段有如此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焉此狀大臣心胸又如此故寔能有容
于國有無疆之休也下一人只說不能容賢不及
其他其心胸面目自可想見矣

陳剩夫欲正所學貨家以行戒侄子曰我死即瘞于

道真篤信朝聞夕死之訓者焉得不戒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有次第貌誘引進有此兩

者已極教人之法况又有一善字在其妙更如何

也

甄文侯問孫卷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

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

文侯奮然作色曰寡人問子五可恃子皆以為不

足易視寡人耶曰不然父賢莫如堯而丹朱廢子

賢莫如堯而伯鯀殛臣賢莫如湯武而桀紂伐兄
弟賢莫如周公而管蔡誅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
君欲治自身姓人何足恃乎嗟乎此猶不恃況
世之所恃又非此之倫者乎

李評後世之所恃者恃權勢而已
非恃賢也先生特地為俗子標出一

夫子年踰七十從游諸賢少夫子者子淵三十子與

四十六子騫十五仲弓二十九子貢三十一冉有

二十九子游四十五子夏四十二子張四十八子

羽二十九子賤四十九原思三十六子木二十九

子羔三十樊遲三十六子華四十三巫馬期三十

顏幸四十六冉孺曹邱伯皮皆五十公孫龍五十

二上侍夫子奚啻父祖有曾孫行也夫子不以其

釋而略之諸賢又不以夫子稱高而藐之結其相

與有成也已

郭子儀單騎見虜虜人還拜敬呼司馬君實位居政

府金人誠云中國相司馬矣慎勿擾邊寇準知天

雄軍過者語曰相公重望何故不在中書乎如契

丹織聖俞之詩北虜誦子瞻之文又有問龜山先

生安在者有問朱先生安在者其悅服敬慕如此

孰謂夷狄犬羊而不可化誨乎

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

義者也信義于人亦大矣

為君與相訪求賢才是第一事為祖與父訓誨子孫

是第一事

得綱領之說訪求賢才

工于曲者闕然以善歌名習于棋者群然以善奕名

妙于墨者翕然以善書名業儒者亦宜以善學名

並仕者亦宜以善政名諱人者亦宜以善教名

惟精益勤惟勤益精惟昏益惰惟惰益昏吉凶存亡

幾決于此

一日者訊泰八字泰不覺莞爾應之曰篤信好學

守死善道此其八字十五志學以下則大運也

古今自遊者每每疽發于背聾再四求之莫得其故

誠如范亞父之受間唐子方之負直固亦有可辭

或者以為醉醺飽鮮所致則稍知自愛者必不忍

以尺寸之膚而貽此不令之名也是皆不足以為

病也竊推測之身居堂上名義法紀所關一之不

慎或殺一無罪或非其有而取之皆未免不內愧

于心萍浮逆旅知己極難僚案不敢有聞胥吏不

可與計妻孥不足與言抑鬱憂念戾氣漸蒸背用

以疽固理之所容有也至是即倉公扁鵲無能為

矣倘欲全此不貲之軀以永令終之譽惟無欲兩

字足以療之久久心泰體舒粹然見于面盎于背

縱值無妄之疾可勿藥有喜矣

好仁者無以尚之君子義以為上正是第一等人

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徧天下及後世

知崇如天識見高禮卑如地脚步實

家國天下皆只看人

羅倫羅洪先廷試第一魏校鄒守益章懋禮闈第一

卿相坐致。竟棄若敝。誠甘心窮苦何也。識者自知之。

王陽明家食時貧賤。督撫時富貴。係獄時患難。龍場時夷狄。一味致良知。誠無不自得者。

○朱評陽明先生云。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最妙。

詩人作詩。文士作文。遇得意句。喜不自勝。即子都居前荆壁在右。皆不一瞬自得者。勝之也。若義理實有諸已。所見安得不別。

朱評好仁者無以尚之。惟見內之重者。自見外之輕也。

天但生一物。必有出頭時候。草極脆嫩。當出時。即巨

石亦壓他不住。朱評。此不以自厭。

陳士賢遇格言。即手錄于冊。以為力行之助。胡康侯性稍峻。釘一小冊。凡書有寬字者。即錄之。呂東萊性亦隘。讀論語至躬自厚節。遂悟從緩。三先生皆自知已性未純。而善變者。

洪水猛獸。天下之亂。弑逆篡盜。一國之亂。奸淫讒妬。

一家之亂。波辟邪侈。一身之亂。克伐怨欲。一心之亂。

仕者以為人為事。但不可曲徇市恩。一傷大體。卒歸小惠。人品不足觀矣。

工夫最宜入細。細則與此理漸漸融洽。到得融洽時。

百事穩當。自無扞格難施之病矣。李評。此則名不虛傳。事到面前。順以應之。卒

之緒就。而名立焉。要之一生。亦只不過一二件。顧

此一二件。縱以今人千百件當之。不易之矣。

王元美云。不學之謂貧。無成之謂賤。心死之謂失。

身之謂無後。湛民澤云。自勝之謂至貴。大受之謂

至富。克一之謂至安。無事之謂至樂。皆稱至言。在

人取舍。

賣菜傭擔菜以市。向晚檢點餘得數錢。沽酒市脯。仰事俯育。稱為受用。誠受用也。吾儒腹笥五經筆參造化。卒至一人不能處。一事不能辦。一步不可行。

李研真可憫可憫
安所稱受用手。回視此儻。報當何如也。

小大淺深各人分量自定

人世師友有限。載籍師友無窮。

知己之交愈淡愈真。縱終身可以不替。論交還是淡中長

聖學有體有用。無用便不是聖學。陋儒藉口誣矣。

味評天下原無無用之學。聖學原在日用之間。

孔子下欲與之言。使子路問津焉。吾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使子路反見之。沈介菴先生接續點出以

示泰者。接引至情。千年復見。

仁賢要認仁字。仁賢在位。物我同體。冲融細縕。盎然

如春。充塞宇宙。故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自有文字以來。書已不可以數計矣。惟六經周禮四

書家語孝經小學近思錄伊洛淵源諸儒語錄。此

其本根也。餘則枝葉矣。善讀書者。必知緩急之辨

矣。

窮經于傳註時有不合。未為害道理。無窮人之識見。

亦大淺深各不同。但不可鑒。

朱子語千慮中自有一得一失。處惟虛心。莫執己見。始能。

精一兩字。固聖學心法。然徐而味之。實其易知簡能

者。蓋精者粗之反。力去其粗。則精矣。一者二之反。

不使之二。則一矣。先王以次序之。此理之至也。

既曰自強不息。又曰向晦入宴息。宴息正所以不息。

銳情于學者。宜節宣之。

消息兩字。要知得一生有先消後息。有先息後消。有

前後消中。段息有前後。息中段消。又有一消一息。

若一生消而不息。息而不消者。蓋少消消以處之。

息息以處之。乃見人之為貴。

十五年學。個恭而安。不成不妄。語力行七年。三年去

一矜字。皆在末流上做工夫。須從心體上下手。李研真

吳康齋云。吾平生得惠難進。了學。魏莊渠云。學苦不

得力。困則又求蓋困德之辨也。

凡卑賤所立。或德或功。反有加于尊貴者。皆謂小過。

行過恭用過儉喪過哀正是聖人教他自全之策
必如是尊貴之心始安

沛公見秦宮室子女欲居之器亦小但肯從諫亟還
終有天下英布一見踞牀即悔欲自殺及得供御

如漢王便大喜過望易歎易盈宜其及矣

仁者人也反諸身仁人心也入向裏知心之寡良本
然之善愈約愈精愈簡愈的

孟敏墮甕不顧只為平日以甕視甕吾輩視俗尚皆

宜如此庶人重物輕臨境不亂

古人安于不為非不為也正以養其為也其究也為

人之所不能為是故一為而與天壤俱絕今人喜

于有為縱有為也是謂無所不為也其究也無一
之能為惟其能為也與草木同腐

未許為不為惟其
時而已聖賢何心

事係綱常此事之大者人生于此事亦有不得幾件
要當以理義自裁決意勇往奮然圖之慎勿以庸

陋自安亦勿以人言竟止做得一件亦是一件做
得兩件亦是兩件

童蒙之就學也見于面者皆清和潤澤若廢子然者
何也有義理以養其心故也其曠廢也見于面者
皆枯槁憔悴若夏畦然者又何也無理義以養其
心故也然則理義之在吾人其魚之水乎其燈之
膏乎胡可一瞬息而違也

湛甘泉中鄉試後潛歸山中十三年一出取上第年

九十五十將道林少嘔血調養十五年後宦成歸年八

十學問中未嘗缺進取與壽考

說所欲又說所樂不存說所樂又說所性不存至論

所性大行窮居渾歸一致得之分定就其中觀之

如石韞玉如水懷珠已分先完推之窮通直寄寓

耳豈非天爵豈非至貴

家之子孫國之賢才為祖父者不可不善養必能

昌其國然後能大其族為子孫者不可不善處

堯夫四十年前編歷天下四十後方有室四十五方有子始賦擊壤只至沒身而後已

人有未可遽格者。巽以入之事。有未可易處者。靜以

制之。動有未可驟致者。安以待之。

李詳可
以平保

志曰。立志心曰立心。身曰立身。本曰立本。政曰立政。

事曰立事。皆以立字言之。顧瞻此字。子然挺特。無

倚附。無傾側。真是剛毅之象。然必有實之一字。然

後可以基之。

正叔子瞻兩相攻時。若得一人處正。叔以經筵置子

瞻于文史。禁其責望。則二人之長皆可効用矣。

恃賄者。以賄而亡。恃勢者。以勢而亡。恃應者。以應而

亡。恃貌者。以貌而亡。恃技者。以技而亡。恃才者。以

才而亡。恃智者。以智而亡。一無所恃者。一無所亡。

盤庚有言。母起穢以自臭。斯言也。實為生人之至戒。

無欲其所不欲。無為其所不為。庶幾明德之馨乎。

水滿一盂。以朱點之。即紅。以墨點之。即黑。善言之入

人。不善言之入人。亦如是矣。聽言者謹之。

世之人。惟知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四者為切于人。君

臣大義。以為獨縉紳者為急。嗚呼。何其日用不知

至于此也。古之人有言曰。食我者君。今人強不得

以凌弱。眾不得以暴寡。居處之安。阡陌之達。有無

之遷。無適不可。何以得此哉。皆君也是。其于人豈

不尤切也。惟人不知其為尤切。故不知所以致其

忠。即宦遊士人。惟以爵位之及。稱為感恩。勉從國

報。殊不知克恭厥職。固忠也。即各勤其業。亦忠也。

殫盡厥心。固忠也。即輸納賦稅。亦忠也。增光朝廷

固忠也。即不犯有司。亦忠也。以是知大君之恩。與

父母齊等。忠義兩字。自三公以至齊民。皆不可後

特其顯晦之迹不同。小大之分有異耳。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一民莫非其臣也。正此之謂也。然則君

臣之倫。冠乎四者。孰非天性之自然者。而可謂其

不為切哉。

待而貴者終非至貴無意而為者始是真為
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學者當思作為如何朱評作為當依德性

卷之十



子 16-135

詩附

補舊

補
世事從頭仔細看人生機智不堪觀
有心未若無心妙進步不如退步寬

補
憧憧于道萬重山爭說無心是大還
莫謂無心云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

補
君家不用苦煎熬兩字能銷無限勞
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祇事如毛

續

多愁勞心不啻毛無端馳想盡空勞而今要透無欲
訣不事浮華便自高

自述

聾睛龍鍾一腐儒殘書破硯遠柔榆極知寒澁不堪
處絕勝趙趙起與俱驚

陰晴風雨惜居諸不覺韶華又歲除
旦暮往還沒個甚袖中一卷古人書

囊琴跋涉遍天涯祇為清音無與知今我席前調徵
角會心不減古鍾期

舉此侵冷不教歎往復響經樂有餘縱使細聽追喜
起分疏也只幾篇書

顏闕同德矣

萬曆癸巳冬寐時忽得句也日中誦陽明復過
釣臺詩末句正與夢因用其韻卒成之

觀我受天刑耳聾目瞶一不聽一不視何由起

良知日月明障蔽聖節東德業不進修手足空胼胝

年且四十八政如東歸水往哲不至師老死只如此
回也其庶乎工夫在克己孝哉閔子騫慕親享有已

時憶夢中言顏闕同德矣

獨自朝天地單身觀古今

萬曆丙申 先妣忌祭夜人所告句也次日因

分十韻用以咏之

我母諱重臨 銜悲不敢哭 洋洋二親靈 應鑒

我幽獨 每憶劬勞苦 一度一行淚 感茲風木

情 此身未何自 經濟從前學 亦期與與調

忽焉成老醜 竟負此清朝 嘖嘖求聞道 昏昏

應幾年 姚江三字訣 幸矣觀青天 繼揚沈夫

子 斯文樹赤幟 借聽及老聾 愧我承無地

伯兄六十四 家計絕艱難 縱有同胞弟 無裨

形影單 季弟家何在 三年未一親 慈恩腸已

斷 空具一殘身 體體三寸載 真是處心寬

多少清貞事 兒孫可細觀 有友在天涯 會晤

良亦苦 時喜好音來 切憇追往古 夢醒將詩

記 春寒病骨侵 若非一斗酒 無計耐而今

認蒙莊瞿曇精魄為毫髮孔顏性命

此胡正甫語也聖學異教判若黑白因賦以咏

之

吾儒無所顧所顧惟希聖希聖有真傳性命乃終竟

自從渾沌開聖哲交相映唐虞洙泗間斯道長編盛

晚有老佛徒耽空恣縱橫風教盡抹撥流毒及萬姓
 世儒計拯援議論紛然競惟我廬山翁隻眼無人並
 覷破此關頭兩語中其病認二氏精魄為孔顏性命
 確哉斯言乎示我顯德行第苦世已隔末由一細偵
 性命涉微茫定論誰為證條爾憶舊知不覺心歡慶
 惟皇上帝篇降衷有恒性以正天命詞義易著為令
 據此互考訂性命即中正緣此作工夫聖功有標柄
 我敢匪宣驕咏我脫坑窞居正中不子敢不敬

原缺

思聰錄一卷

湖北巡撫
採進本

明賀時泰撰時泰字叔交一字陽亨陳鼎留溪外
 傳作字叔文以時泰之名推之交字有義文字誤
 也江夏人少為諸生以聾廢因自號曰聾人是書
 為其子大學士逢聖所編皆其講學語錄大旨宗
 良知之說

章子留書內集一卷外集一

卷散集一卷

〔明〕章世純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刻四書留書附

附《四庫全書總目·留書別集

二卷》提要

章子留書別集序

古人不得志于天下。則窮愁著書。感物喻志。雖流連歌嘯。放懷捐廢之餘。雅能發其志之所之。而無所于歎。然使遭境不極。則其文辭亦不工。至于撰列既成。出其素著之略。而當時之人。且有不能

留書別集序

識者必藏之名山。傳之其人。歷數十百年。而是非堅定。誦習益以不衰。蓋甚矣。著書之難。與著書之可以傳之者難也。要使遭遇時王。更閱賢智。宰獨斷之事。以緯千方之言。雖九流競鳴。百氏蠶起。俱得攄其揣摩積思之蘊。而號隆諸家。

况乎材就選登言歸倫脊深論無詭聖
人淫辭不泯法度尤爲稱善藝林度越
諸子者乎吾聞匡廬彭蠡之區水勁山
峭嶙峋峻削傑峙于泮泮瀛渺之濱士
蘊毓其氣以生者其人類多挺持風節
抑斷紛華以息心理塗參求性命爲業

故雖齒危髮秀之老舍經味道之生莫
不講議洽聞有聲當世而章子以絕尤
之材特起其間負才畧之深決濬智識
之廣淵其于聖王内外之學微言大義
之歸罔弗逼制清衷通爲心極而耽思
傍訊見事明宗卽沉鬱澹雅之思離堅

合異之談俱得折衷于聖賢而可托于
言之有文者以行于遠以故留書之傳
四氏之學旣已弘茲茂義暢彼宗風矣
而別集數編又復總攬道術包悉鴻微
舉天地之大聖賢之高無不窮智究慮
以博貫于本統之所滙下至家庭之細

節閭巷之恒情亦皆詳致其散見之數
而無違離道本之憂豈非樹立不朽卓
然爲一代可傳之業于以增

朝廷之榮華昭

聖德之風化不亦優乎乃今流布未徧而坊
刻貿訛零失篇目予特與二三昆季爲

之正其條次而審厥僭差選義按部考
 辭就班庶于作者之意無所諄謬而流
 播新書貽則來葉俾知研理見道之言
 固無取乎隨時抑揚托爲牢騷憤發之
 事而觀其著書循誦習傳以之于通明
 之域亦無需之數十百年之後也然則
 匡廬彭蠡之區懷靈稟氣鍾有異人其
 風尚亦概可識已

武林張煒如道先氏題于湖墅之

修竹林



章子留書目次一

內集

道論 全道 性道一 性道二 性道三

性命 學益 策勤 日實 足時

句言 抗身 高類 托已 幽寂

神寄 愛神 緣識 誠力 特勢

全明 正一 一化 求空 面過

形制 形應 目費 安生 享安

播害 安近 小適 得失 後樂

飲食 立義 務忠 本教 兄弟

安內 婦事 胎後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夫道達於天地。

夫道達於天地。宜于萬物存乎兩間。謂之造化。備之躬身。謂之德行。舉而施之。謂之事業。故天得之而生地。得之而養鬼神。得之而靈。故道也者通也。通也者大也。荷謂通天為高矣。能以道而知於地也。地為下矣。能以道知於天也。鬼神為幽矣。能以道知于人也。人為小矣。能以道通知於天地鬼神。故天無地而不生。地無天而不養。地無天而

養之。所生。天地知物而應物之所感。物知天地而畜天。地之所行。人知物而慶物之所宜。鬼神知人而祥人之所美。天地鬼神萬物無以相異也。謂之通何。謂大上下微顯衆多之合也。謂之大者也。通之積也。通也者大之合也。物之滯者不可以及多不及多不大。物之小者不可以合衆不合衆不通。不大不通則獨事也不可以相至不可以相至則不可以成大功舉大業然則天無大德地無大恩聖人無大業而又相與為反也。然則地害天之業天害地之功人傷鬼之靈鬼賊人之事天地將圮萬物將滅鬼神。

子 16-141

全道

道不得不多。亦傷於多。道者。隨物。處宜者也。處物者。與物俱分。故術。無算。然多而自相累。負矣。今夫事。關者。其言必稱。道也。專聽其一方。皆道。而存不得。道猶不能用。其氣也。道。同與人。以相求。之端。矣。而真。進其。悖。亂不祥之氣。道始。大害于天下。夫。道者。勝。負以為。理者也。道。而立者。當使相。從。類之。而。清其。次。代。取。置而。安其。幸。待。統而。兼。當者也。非。君子。莫能用。之。用。之。以。為。天下。利。從其。本。而。理之。也。小人。不知道。亦。言。道也。常。為。天下。害。所。執者。末。之一。節也。

性道一

君子誘天下以善。則無務于張之也。張之而多立助。則不無夸矜失實之言。是關天下以輕也。今言性善者。欲使自信于善耳。以性與命重之。因以便之。則從之者宜多且安。此君子之心也。然天下之疑。必自是啟矣。何也。性在胸中。日取以為用。吾誠不得而欺之也。其用於私甚便。而吾以為性。用于公。常不便。吾以為是性。反之胸中。而不得其誠。將為之說。以相拒。吾之言曰。生而有惻隱。有羞惡。此仁義之見微也。天下之言曰。惻隱羞惡之說。未定也。惻隱之為愛。愛之為欲。今之用于人者。向之用于食色嗜欲者也。羞惡何始乎。從俗尚與人言始也。人以義之可尚。我始恥不義。人以富貴可尚。我又恥不富貴。是生於好勝。形于不及群。而有非定于為義者也。吾以聖賢實其說。彼以己之心實其說。吾精為習之說。以推不善之從來。人亦執吾說。以為善之從來。然則吾之說。何由而申也。木生於山。數精以為榮。飲濡以堅幹。如是而已。匠人持斧斤而材其用。一以為几筵。一以為楮挺。為几筵。則以揖讓為楮挺。則以格鬪。今以几筵為木之本。有楮挺為匠人矯化之功。雖使惠施

故辭公孫龍。惟義天下猶不能信也。善者人之所難為。吾
 以誠教天下。尚未有應者。今以誕先之人。豈有能從之者
 乎。已不能信之于性。而吾性之說與道連也。因復推疑于
 道。則是吾以助道之說累道也。故說有兩傷者。亦有兩全
 者也。局性以善。而性失其大矣。必善于性。而善失其正矣。
 此兩傷之甚也。推性于無所不可。而性之大無如也。善取
 性而無不之。而善之大亦無如也。此亦兩全之甚也。故善
 為說者。要使善不足以累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
 以重道不善不足以累道。人曰。性有惡者矣。吾亦曰。性有
 惡者矣。性不可為惡。則性不神也。人曰。惡有性矣。吾亦曰。
 惡誠有性矣。惡不得有性。則惡不真也。故虎狼得性以自
 必于殺噬。鬼孽得性以自必于陰賊。蛇虺得性以自必于
 毒螫。鷹隼得性以自必于驚擊。唯其性之所為。故發而不
 疑其所往。有所性而必極其量也。而吾性之才。則無不化
 也。無不之也。小可以為飛。大可以為帝。釋善則先。舉惡
 則禁。紂居于心。中謂之明智。什于室中。謂之鬼神。循身發
 露。則為嗜欲。應物為理。則為謀慮。附于羽者。為之飛揚。著
 于足者。為之奔走。故性者。天下之備才也。不可使處一端

矣。其可專一端者。恃道以侵之道。以久用之。而不已。使成
 于自然。則皆是性者。無非性者也。然後性得倚道之正。適
 得用性之餘。而皆放于無窮。大君子之論道。與性亦若是
 也。其成說也。不亦易乎。其誘世也。不亦精乎。

性道二

君子以論先天下。不務立聖人之道。而務明本性之善。使天下恃性以往者。天下之至危道也。何也。性之說誠便天下也。苟尚未可必。則吾之說將為藉于禁紂之徒。使斷然自信于惡。而無所疑。必以率性為是也。而君子無以待其後。故論性者。莫若還以性之本有道之說。別論之。然後其言為無弊。且必言性善。其成義甚難矣。謂其橫絕萬物。說近私而不公也。皆天地之所生。不免却物而獨言人。語人却夷狄而獨言中國。語中國又却桀紂盜跖商均丹朱。而獨言善人。善不必全。則却其氣質。而別言天命。語天命又却其水旱變異。而獨言沖和。所揀棄不善者甚多。所能信其善者甚少。九五去取而後能成其說。故必言性善者。說之甚難成者也。其義成矣。而又以便天下為惡之人。彼以其惡亦為彼之善。又以其性之說安之也。則吾性善之說。竟何益于天下哉。故性善之說。說之不必持者也。君申道以抑性可也。

性道三

荀子之道與孔子孟子之道同乎。曰。孔子尊古而貴仁。荀子尊人而貴禮。孟子尊性而貴仁義。荀子之道。孔子之道也。與孟子之說則異也。說之所反。情之所同。天下有不信孟子之說者。則荀子之言又遮其後。而為功。孟子之言曰。人性善也。如是則成性而已矣。故孟子以其權與性。荀子曰。性甚惡矣。能勝之者人之功。然則人道重矣。故荀子以其權與人以權與性。順而致之。使天下得其欲。而達于道。固一端而為千百天下之所便也。然而有虞也。苟有狠如桀紂。處若始皇。周天元齊文宣。以是說告之。彼將曰。性吾所自有。自周知之。樂驕淫者也。嗜賊虐者也。性誠尊也。惡真當為耳。豈獨桀紂不信吾亦不能為之解。何也。人必逆性而為惡。將不能終日也。於是荀子起而告之曰。凡為性用禽獸也。草木也。人之力大矣。能勝性而達反之。此所以貴于天地之間。為性使弱者弱也。不然則愚也。強暴之人。方自雄其智力。以為無所不勝。今乃知為弱與愚。不能勝性而為之使。若風之轉飛蓬也。或動於自貴之意。則翻然改矣。故性惡性善皆二子助道之說。所以作天下也。而不足

以。傷。其。道。之。所。存。今。但。求。其。道。耳。安。用。其。說。為。哉。故。性。之。善。惡。初。立。是。辨。者。可。也。辨。之。無。已。者。非。也。必。辨。為。善。者。將。曰。性。善。即。足。順。之。而。功。平。人。無。事。奇。必。言。性。惡。者。將。可。曰。性。惡。不。可。反。弟。因。任。已。乎。既。兩。不。可。則。性。善。性。惡。總。無。與。道。之。事。也。言。性。善。者。欲。以。實。道。之。自。然。然。別。有。自。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言。性。惡。者。欲。以。實。道。之。當。然。然。別。有。當。然。之。說。然。之。說。不。必。據。之。此。也。夫。物。理。必。如。此。而。可。則。道。固。自。然。矣。故。二。者。之。說。可。也。無。必。如。是。而。行。而。後。不。敗。則。道。固。當。然。矣。故。二。者。之。說。可。也。

性命

一曰。物。之。吉。凶。生。死。皆。以。其。性。自。為。其。命。弗。可。奈。何。矣。今。夫。亥。蚋。生。資。之。微。甚。也。性。所。欲。者。物。之。津。濡。濕。液。所。求。者。幽。翳。之。間。以。是。二。者。貪。與。人。近。而。死。于。掌。指。之。下。糜。滅。而。無。存。質。留。形。不。必。問。日。月。推。星。命。求。死。狀。也。性。理。如。是。已。今。有。人。于。此。喜。勤。作。而。樂。儉。歛。命。必。不。貧。也。其。偷。惰。侈。麗。命。必。不。富。也。險。詐。而。無。正。命。必。不。通。也。平。康。而。衍。易。命。必。不。塞。也。敦。固。而。和。靜。命。必。不。夭。也。燥。戾。而。漂。薄。命。必。不。壽。也。數。者。之。來。皆。無。道。化。性。以。其。質。為。其。招。則。徒。性。之。取。復。耳。二。為。之。名。者。別。之。為。命。也。一曰。人。之。不。可。能。者。命。也。其。可。能。者。亦。命。也。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吉。乎。孰。使。動。而。往。往。而。之。凶。乎。謀。之。于。積。時。發。之。于。一。朝。世。之。所。謂。裁。也。而。不。知。非。也。奄。然。而。慮。與。合。奄。然。而。慮。與。遠。此。有。存。其。中。發。其。机。者。也。舜。禹。之。王。也。非。舜。禹。之。能。也。其。聖。智。也。已。非。舜。禹。之。能。也。其。禁。紂。之。亡。也。非。禁。紂。之。能。也。其。恭。虐。也。已。非。禁。紂。之。能。也。今。有。勤。身。疾。力。而。富。者。謂。富。之。來。在。勤。身。疾。力。然。勤。身。疾。力。者。誰。使。也。命。當。貴。而。後。性。好。脩。當。吉。而。後。性。好。善。凡。性。之。所。為。命。用。之。矣。余。應。之。曰。兩。言。者。皆。是。也。亦。

皆非也。吾又安能知性命之先後哉。其性為命與。與命為性耶。求立其在我者也。我。用性。用命。大能兼之。善惡者。性也。必之善者是我也。雖然。安知吾之求自主者之。不為命乎。吾所謂姑自與權者也。

學益

天下之以學相禪知也。雖神農皇帝。周公孔子。不目見。耳聞。未有能懸存其然者。知者耳目之有也。非心之有也。故目不親日月星辰。無以知天之所示矣。不踏禽鳥草木。無以知地之所負矣。耳不聞雷霆鐘鼓之音。無以知聲响之變異矣。故心以耳目為師。耳目以萬物為師。其不學而天知者。未聞有也。或曰。愛父母。慈孺子。此生而有之。曰。如責也。待決而行。故雖曰能孝。母之慈。已先之。雖曰能弟。兄之。响。已先之。孝者學于慈。而有弟者學于愛。而有固其心者。故之往。非能先也。所貴聖人者。何也。為能用類也。以一如萬相通而至德與遠也。為其用類之不肯疾得之也。能類固已有類矣。為者學于一者也。隱者學于顯者也。遠者學于近者也。其用之不背則學之審也。其疾得之則學之速也。人不能學所已學。以至所不及學。此則聖人之異也。夫長短若一。智特為尊。大小若一。識多為貴。人有倍分之人者。智有倍分之知也。然則物固以智相出矣。知以智相出而不務知之。所以求此天下之大惑也。夫藉物而積之。必以前歲後天下者。積智之府也。必以後歲前幸生于今。

之時。為之古者。愈求。苟為之前者。愈眾。是燕愛其流也。以
 一天下。藏萬天下。而我得。將其中。其為智之資具。不亦多
 乎。若是。而學則先聖之不知者。吾猶知之也。其不見吾猶
 見之也。若是。而不學。則人之學者。去我必甚遠也。不若古
 之時。學不學。相去之少也。何也。為智之地。愈多。則知不知
 之人。因愈懸也。心之得知也。猶贅之得啟也。猶贅之得達
 也。贅得啟。則釋然以喜。贅得中。則釋然以喜。向也昧昧然
 今也焰焰然。此其為樂。豈又少者乎。為目之欲者。新得色
 為耳之欲者。新得聲。心去四體。而獨為欲。亦必欲得知耳
 耳。耳目之欲。皆欲與之。而心獨不與之。何。薄心之甚也。
 有虛暗室之中者。耳目手足。不知所以用之。雖廣有一室。
 曾無得于尺寸。卒有昭之火者。然後曠然。奄全室也。然後
 目視手搏。足疾徐而履。渙然而有身之用也。廣廣然而有
 用之利也。故學之為益也。所據之世。所以有全世之廣者。
 也。所有之身。所以有全身之用者也。人者。待外而足。故身
 待物而養。心待理而昭。故物當厚者。身之至足。理當眾者。
 心之至滿也。所待者。不可以不備。厚于身。薄于心者。愚夫
 也。

策勤
 為勤者。始失目前之頃也。頃之前。謂之古矣。雖智不能追
 附之。慮焉。雖強不能逮。附之力焉。頃之後。未至也。雖智不
 能懸與之。慮焉。雖強不能隱入之力焉。故舍目前之一頃。
 而以前後為心者。失前後也。又失此頃。如是不止。是終身
 無為也。故君子實斯頃之事。居然有終身之勤矣。斯頃定
 也。終身者。要事論功之虛號也。雖曰終身。歷者常一頃矣。
 頃之不失。去之數日。今在其往。先之數日。今在其後。此務
 力一時。無有前後之數也。

推古者所以論今也。備書籍者所以知時事也。明聖賢者所以釋愚心也。不知古以論于今。不知聖賢以自用其愚心。則必求以一世前後之間。自為古今。因其敗有迹也。而後可求成之故也。此何也。無是者。以正焉耳。固今日而後。以戒備來日也。此何也。無古者。以正焉耳。夫固非而後得。是雖終有是也。非已在前矣。更端之事。不必待非至而後。戒也是終身。以是隨非之後也。其可復則得失之數均也。其不盡可復則得同。不如失之。數也。百年之內。盡為古今。

初決則為之古者少矣。取于曠昔之日。為今日之前世也。取于昔年之事。為今年之前世也。如是而古不足于教也。老而為之古者。稍長矣。而為之今者。曾幾何也。如是而後不足。以改也。人非生而知物也。皆以父兄為師。鄰里鄉黨。游處之人。以為友。父兄不必智也。愚者多矣。鄰里之人。不必賢也。敗行毀義者多矣。不得古而識之。積天下之所藏者。而通計之。以目前備萬物。然則論安得而不失。議安得而不詳也。以求事極。豈可得哉。王孫孩而入獄。及出。年六十矣。不能名牛馬云。是何也。然則見聞者耳日之區域也。

耳目者神明之地量也。多用耳目。見聞不得短也。周合見聞。則神明不得少也。得聖賢而依之。其于師俗必遠矣。至是在前也。其于反非之。是必過矣。夫謀親事者。未嘗散自必也。必求智者而計之。以智者之智。為愈于已也。及披六經典義之文。考百家絲絲合離之辨。則是聚天下之絕智。異敏相與偶坐而論之。辨其阡陌而綜之也。是聖賢謀之。我為君主而聽行之也。其為智也。不亦優乎。人之不見物也。為其政于事。首望于事後之莫必也。立事首以政事後。此聰智之所難。天下之積自有天下始矣。物多可講也。異

同而具存也。由今求之。皆成事也。然則本末終始固已全矣。是猶立事後。討事前。雖使愚者索之。亦必易矣。故學者積財用之事也。道揚往古。所以博生質也。多取不急所以備一旦也。是以君子責及身者。必求為之在天地之間者。必求知之。知之以待人之求也。其所不用。亦以補人之不足也。夫富者之積財也。大者必得。小者不棄。豈能盡享之哉。務為餘已。故君子之學也。亦務為餘而已矣。天之與我。日也。去者不復至矣。今之非昔之日也。計之如數。豈有積日之所哉。學亦日之實也。其後尚可待而數也。爾

事類義數之多以呈數也。然則人皆曰我之去日其
在者也。里人問其父曰。天地何時始也。其父曰。生時及見
爾祖。意此其始。此居者爾祖貽也。由此觀之。知天地之
始。必有數年矣。故不憑其居。則愚人無以信前世也。今夫
記籍。亦人之憑矣。五帝三王。得之以久存。是數千年之積
證。百天下之歲也。時不可留。而有可留人。無千歲之壽。而
有千歲之知。故學則顏回為壽。不學則彭祖為夭。大壽者
歷事多少之名。豈數所損。飲食之數哉。

延時
有朝暮之身者。有歲時之身者。有數十年之身者。有百年
之身者。身者性命。命為其物也。性命者。生死為其際也。生之
前。非吾所得而數也。死之後。非吾所得而數也。中間百年
然而有同等之生。而有相差之壽者。中所營繇。生之前有
而及死之後。有兩餘也。然則百倍之生者。有矣。豈獨長短
相過之間哉。曰。日月之規等也。月懸天中。明不可用。農不
得恃之以耕作。女不得恃之以刺繡。冬夜之月。不促于夏
日之晝。而無功與有功。若此者。日有倍量之明也。故君子
之壽于。人者。神明也。神明之長于。人者。學問之功。磨礪之
力也。明月在夜。人以斯然而寢。不有其時矣。故夜有六時
如無有也。

句言

過已之言已不能聽必進其心而聽之夫進其心則以人
之意相索也雖然從丘視陵猶然信陵也從徑踐微何以
知微也心可愈進也所聽之言可愈高也愚者則必聽其
所已知夫既已知之又安用人言為哉是故愚者不可以
說不可以說故終身自得于其愚堅存之以為死生之質
也智者則不然愈智則愈求益己之言也刀劍几杖戶履
物亦言也物即無知其以形為道也與其貌自說也聖
人假之以自精其蒙心然則天下之人又孰不得投說其
知哉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夫鳥登高木而號此求聲
以相益也一唱一和謂之導氣氣順志通謂之增情鳥必
以相益予曰吾所與友有萬行者也夫若其多聞見者也
萬行其自有也聞見可相告語矣夫善不可餉人善之可
得餉也則言為將也故善求言者與王者分天下矣天下
之有者為物萬物之精者善也萬物芸芸王者苞之萬善
芸芸智者收之果孰大小哉

抗身

包物多者莫過於仁為物高者莫過於義君子之為仁義
也為其身之高大也凡為仁者不存已也屬物而戚之是
故近而不厭遠而不遺少而不簡多而不薄四海之內苟
在血氣之倫莫不慮為安存也迫乎其畏於危害也心之
搖搖未嘗獨立寬然攬物而與俱雖為匹夫已放乎有天
下矣一人之體已橫橫焉兼包萬物矣故桀紂有天下偽
有之也外者多也仁人者誠有之者也勢之不至其色
也久矣故大莫若仁高莫若義仁存身者天下惡得外
之哉存身者天下惡得加之哉歟山林之人主行於已然
著述於前事王公聞其名者雖有天下之勢至於其前猶
不自意其氣之下也故孔子哀周之帝也孟子十二戰國
之王也非虛加之也說有處焉今為魯國主者未嘗復欲
利衛也為齊國主者未嘗復欲利魏也孔子欲兼行魯衛
孟子欲並說齊梁此其兼包之兼利之者也孔子之時未
有能加孔子者也孟子之時未有能加孟子者也此其為
高于兩世者也然則帝王之名非其所賴也實無所辭之

高類

天下之為高。于衆者。貴之遠。絕于賤也。富之遠。絕于貧也。賢明有德之遠。絕于愚不肖也。貴富賢智。此四者。以異類之高相並也。異類為類。又必先賢與智矣。然賢智可以為貴富。不必可為。何當獨取乎。賢智之為等也。猶之王公卿士之數。唯所置之非有與之者。非有限之者也。德之求。日月之所成。然且不為。是安卑陋也。是安自為貴富下也。

托已

理者。天下之所公明也。小人亦知之。然資以貴人。取可為也。使天下為仁。義使天下為施。而已。得受其求也。使天下為正。而已。得使其往也。故小人之便仁義。便其在人。使其在人。便其利之適已也。故小人之便仁義。不可違者。為不知反復也。人皆相似。而為心。小人以仁義人。必利我之仁義。利我之仁義。必害我之不仁不義。天下之大。不利有者也。以天下不利我。其利大矣。未而月多。不可以盡也。唯君子能引理。以與身。推利以與人。非慮不在身。失計之甚也。自托之至也。如舟之在水也。人力不。大于舟。然能行舟。舟以托水也。似篙送。以槳撥力之。所為者。僅耳。水以其虛。且動者。藉之。故力一而動百人。亦以人心自藉也。得人心。而藉之。未往。已有啟其途者矣。將行。或有除其路者矣。故君子無自利之術也。能使天下利之。使天下利者。與自為利。可論多少之數哉。然則君子亦使天下為仁義也。與小人無以異。然君子能使之。小人不能使也。

傲我

身者我之宅也。以身為我。猶宅名主也。智者常觀身我之別。而詰其是非。曰我必無好味之故也。為塊然而長。疎而津者而求味。我必無好色之故也。為黝然而黑。含水而有耀者而求色。我必無好聲之故也。為外有卷葉中穹然空者而求聲。我必無好臭之故也。為兩膝而下。俯者而求臭。數者寸分之內耳。為是我也。則室耳塞。目痺舌塞。鼻之時數者之事。亡我固別存也。數者而非我。我何為滯止于此哉。近我甚者。知其所不通。是以寄七尺而不係其性也。

神寄

體之于人。親無如矣。突有肺為寒暑漸于肌膚之中。留於脉理之際。心備不知也。待病有形。微然後知之。體與寒暑相受相受者。其相知矣。體之所知。固不害其心之不知也。目之智。幾于心。然物入目而不至心者。則時有矣。如燧鏡然。過者不擇而皆受。目雖受。不害心之不受也。四體之動。心之使也。今脉動不時。休心不與相。知脉之動。不害心之不動也。緣此觀之神。與體常分之物。相寄為用也。明矣。今日神形一也。必以相領之。速天下之甚速者。尚有矣。月失動于手。速知于的可。謂手的有一手。神之在身。如旅客之依主客之體主也。能惡。徒相托之甚也。然而常二也。非二之時而二也。

愛神

神者。善。因。物。者。也。物。形。所。可。神。隨。用。之。今。夫。目。動。然。而。黑。燦。然。而。明。黑。也。所以。居。陰。也。明。也。所以。窺。陽。也。神。附。之。與。為。視。也。今。夫。耳。竅。而。空。靜。然。而。無。作。靜。也。所以。待。也。竅。而。空。所以。可。投。也。神。附。之。與。為。聽。也。今。夫。鼻。長。隨。而。孔。下。宗。氣。循。以。出。入。孔。下。所以。受。升。者。也。宗。氣。循。以。出。入。所以。能。求。其。類。也。神。附。之。與。為。嗅。也。今。夫。舌。肉。現。而。踈。理。居。于。內。外。之。間。澤。以。津。氣。以。為。其。靈。津。氣。所。以。合。滋。味。也。踈。理。而。不。皮。居。于。內。外。之。間。所以。知。也。神。附。之。與。為。味。也。今。夫。手。足。筋。脈。而。肉。裹。節。腕。以。相。續。腕。之。相。續。所以。利。屈。伸。也。筋。之。縱。也。以。引。也。神。附。之。與。為。提。與。步。故。形。之。有。妙。皆。神。善。用。之。也。形。所。不。有。神。不。可。得。而。用。之。故。神。以。妙。形。形。以。因。神。若。物。者。之。廢。圖。也。上。得。竅。則。瞻。然。睹。天。矣。下。得。竅。則。塊。然。而。睹。地。矣。穴。其。四。方。則。雜。然。之。物。官。穴。者。見。矣。夫。物。者。之。能。見。豈。此。其。有。以。束。之。也。然。而。實。有。毒。疾。之。氣。從。竅。入。也。則。所。開。猶。為。害。之。門。故。曰。形。體。拘。我。形。體。禍。我。而。愛。之。者。不。已。所以。留。拘。當。禍。者。也。嗟。夫。神。之。求。出。形。也。甚。矣。苟。有。竅。焉。則。循。而。往。也。故。君。子。齊。用。之。不。去。寄。也。同。不。

取寄也。火在籠中。籠者。火之利矣。夫籠豈火之利哉。

緣識

凡前識者用其無心以忽然而得之心有思則有我人而不凡思皆緣而求彼未來者原無可緣故緣不得而用也無可緣者必待不緣之智故形以求形氣以求氣有以求有無以求無孰能以有求無者數策灼龜非緣有乎非有也我不能無心故用無心于物仍用無非用有也祥青則不然此已見氣是可緣者矣非絕緣者矣及其知之亦可用緣法也

識力

識者事之力也誠非力之說然力之所從生誠在于此力論于彼射者去之百步可謂遠矣手矢相離行于虛空之間者有頃矣去其推激之者有程數矣然其中物而入之猶刺也猶鑽也猶鑿也是何也向之動者誠也故手在于近力動于遠不相至有相至者也君子作之一室之內效之以至真守之以無已詩曰淑人君子心如結兮精神之甚也久之有聞之者矣聞之也有感之者矣虛空無以為之維實象無以為之隔其中物而入之也豈持矢之力也哉故誠于事者得于事誠于人者得于人誠于物者得于物僧某者欲服黃精先驗其效歲藥符井中閉一人其中以磨輪掩井口閉者無道自出騰精睥目中久之使目中飛出磨有目非身之尸然而可出者向之誠也向之誠者可以行無理之事况理之所常可者哉凡為識者蘊積厚蘊積厚則威神滿威神滿則氣感大氣感大則能與物之遠者為緣其事若鬼神非形數之所討也今夫龍處于深淵之中蟄于厚土之下不鳴不以洩其氣也不動不以散其精也無介然之意于物專之至也久而不已積之至也

故其物為盛氣之所存。及浮于川谷之中。將去之河海之
 上。統經于中流。去而崖之間。尚有尋尺之數。然營然而左
 顧。即左崖之土。隨然已散。陷矣。營然右顧。即右崖之土。隨
 然已散。陷矣。所向非所至也。于土無觸也。去之尋丈。非有
 相及之際也。土之自附著也。密實重滯。而堅厚。又非虛薄
 而無倫然。其散解傾崩。如凝膏之見。視彼其氣之入土。必
 有大力人。但不之見也。故龍獨為水土之王。象洞之野人
 循澗而行。見朽木若著中水而下。橫指則夾澗之土。釋釋
 然相累而下。安行則無所異。鉤取之。則朽木也。破之。得銅
 長數寸。乃搏散之。夫銅猶有神于水土。必當厚鑿以強其
 氣者矣。故以形緣物。必親之。親之。猶未必得也。以精連物
 可疎之。疎之。猶必得也。今以手取物者。必手物相著。去之
 分寸于物。不相動也。借而緣者。此為巧矣。然必三相及。手
 必親器。器加所取。兩間有際。則不能相至何也。非其數也。
 精之舉也。可使在胸膈之內。其集也。可使麗山海之外。不
 借形而及。不借虛而通。天地鬼神。我猶用之。而况其偶者
 乎。或問于先子曰。我為事不得至其成。所謀不得收其欲。
 此何也。曰。是必有岐于事也。針之能入也。其端銳也。其銳

也。其獨之至也。獨之不至。其端之地。猶有旁也。則往而猶
 格矣。鄧子浪游。求冲舉之術。章子曰。何之乎。何為乎。曰。吾
 將求能教我者也。幾遇之。曰。不定。所求將何得乎。曰。事固
 有不然而然。我以無不求。為求。聊以為精談也。其遇之也
 安知不在籬牆之下。

物恃勢以用。勢者所以出物之利也。鳥之飛也。以翼。盡恃翼。不必能飛也。投其身而舉矣。以翼。搏肉肉固緊。翼投其身。則助翼為翼矣。奔者前其首。翹其尾。足力不牢而勢使者。倍之。故弓之行矢也。于其後也。其能行也。于其末也。斧之入木也。于其切之也。其能入也。于其離之也。弓有功于送。無功于能送。斧有功于入。無功于能入。能送者引之力。能入者舉之力。故機雖小。固大之制也。勢雖虛。然動之力也。

天下之不可盡也。天下之固不可盡也。天下之不可必知也。天下之固不可必知也。不知之者是也。必求知之患也。求知而得患是求患非求知也。燃燈小室之中。煌然著之。四壁就之。可以細書為繩。足馬覓之。文燈之明。有止用之。以其所得至而止者。不傷其明。人所以謂燈明也。懸之中野。其明敗矣。五尺而希微有。掌去之十尋。與夜色際矣。近不可別。然否遠不可以定。有無然則雖曰燈未嘗明可也。燈非兩也。功所以異者。散奪于曠遠。不能如向之自全矣。

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此求知天地者也求知而不得所信姑以若然可已之說慰其心甚有似王元澤之別聲鹿也有狀聲鹿者同圖前公問元澤曰何者聲鹿也此為說成矣然何損于不知天依地地附天此亦可謂能成其說者也形果有涯氣果無涯也大小之分將若山與垤又何能以至大依于至小哉無則無極有則有盡以為有盡則又當求其外姑以氣之近虛無者為可以寄其無涯之說而依之為竟論故即子者求知而不得所信姑取說之得成以自慰者也夫無涯者不得知之別名也今近循之四體之中口不知所以能言言不知所以為化目不知所以能視視不知所以傳心血氣不知所以推行飲食不知所以消息五臟六腑九竅不知所以相及靈樞內經中藏甲乙能言之矣然可以其說自了自盡乎如物量有十或知一二或知五六不至十則同于為不知者耳彼能言者亦及影而止者也又何損于不知又何得于知然則在身之不可求又何及遠矣故知之所盡盡于不知管子曰水之已涯無水者也知之所涯亦其不知者也

何謂聖人止之者為聖人吾不求知則彼之事賤矣我不求知則我之知全矣昭以還昭昧以還昭昧昭以還昭昧之知昭昧以還昭昧謂之知昧是故日月知其有明矣風雨知其為潤矣雷電知其震動解散矣飲食知其養生矣常道知其定生矣倫類之人知其輔生矣天吾知其益矣地吾知其載矣天地之外吾知其不測矣鬼神吾知其無倫矣多者吾知其不可計矣深者吾知其不可探矣微者吾知其不可辨矣變者吾知其不可定矣然則孰為不知者哉知也者精一之物也用智遠者不得用于近苟不得用于近則其不知累其而可知也止之不過者所以獨觀也知其不可知而置之者所以處遠為大也故還之不知者真知者也求知者真無知者也山居之農出之江海將渡使其子測水其子還報曰得之矣水之上千里皆平其下不可知也故不可知者山農之子之所以知水也有問鬼之形容者曰鬼之狀若鬼曰睹鬼乎曰鬼自有類鬼之類必嘗睹鬼矣夫以鬼之狀若鬼此其狀鬼也必甚肖者也有以知其肖也必不可謂之不肖也知無真于此

正一

耳獨以其一。然而偏宮徵商羽之音。目獨以其一。然而偏青白赤黑之色。舌獨以其一。然而偏甘酸辛苦之味。故不得一以為正。不能閎定天下之異矣。不能閎定天下之一。亦必非神明之一也。將物迹之一也。今身有聖賢之名。然而無以論異道。而才之。操異方。而理之行于變化流易之間。而常見我以非。是自化為一。以聽天下之用者也。非用天下者也。故無在之為道。審用之為寶。一而能變之為神。雖而不忤之謂德。五方皆為政之謂聖人。

內事

三

一化

物固不窮于少。必窮于多。多者亂也。少者化也。水之德。波來者不計所與也。繼之而皆以波。應風過之。其波皆背然。石投之。其波皆背然。突有鳥拂其上。魚吹其下。會是纖纖者。波輕重之以與適。未嘗失分也。雖有萬變殊形之動水。獨得其一波。水未嘗勞。波未嘗盡。魚未比至。先後而疾徐。故農夫之為田也。取于一粟。然克然而萬用。已周矣。工人之為工也。取于一器。然克然而衣食之物。盡存矣。上之以養下之。以養內。自其身。苟給四方。室廬車牛什器利用。皆

內事

三

以一化。不得其窮。其窮者一不足也。馬必任蹄。其以馳驅至遠。鬬爭犯患。觸之皆蹄用也。犬必任口。其以索求飲食。張設威怒。皆口用也。象必任鼻。其以攫取吸引。碎靡百物。皆鼻用也。鰓必用尾。其以卷取帶擊。動跳波濤。挑拍砂石。皆尾用也。里之鄙人多巧。而數變始為農。不樂曰。是不足我所去。為匠。匠有成矣。曰。終日持斧鑿。鏗經索索。曾不足糊十口。去為陶。久之曰。勞業也。不如食于智之速也。更為醫。已更為日者。里人之術。幾過。然一不成。效。累然。而無所依。就向之同為農者。假衣食焉。農曰。我誠拙。幸有徐君。

術藝多有然不得藉少焉之助。或者多之猶不足乎。其一
 之更。是耶。故聖人知窮而不知所以窮。故為天下一而足
 也。為身亦一而足也。為道亦一而足也。一之中有化。化而
 萬物侑不一。不化將以萬備萬也。然則終身無以全矣。漁
 者謂獵者曰。子之魚過足。雖然。何取。米蔬漁者曰。我之田
 園在深淵之下。作之皆在十指之間。我之不得魚。是為年
 饑。憂有所在矣。不在飯蔬。今子以子之鹿。易我之魚。爾入
 山。而得魚。我投淵而得鹿。持以語人。起之為神。駭之若鬼。
 然固有見事矣。此之謂變化。

論衡

卷一

三

求空

鼓之鳴。自其中空。然鼓不立。則中空不可得。而成也。刀之
 可斫也。空者利之空。則非刀之所為矣。故空在外者。所乘
 也。非所為也。空在中者。則所為也。是故聖人為之。有以建
 其空。凡中空者。待之四方。獨一不成。陰陽有兩。四時有四
 二。四之間。而變化得存。聖人之道。有仁有義。有文有武。有
 剛有柔。其道相與反。其反也。相與對。對而有間。間者成矣。
 是以得。其內而可居之也。我其選用。而我常無虞。故曰。空
 者。有之所建也。而聖人之所能建也。常人雖有兩。亦莫能

論衡

卷一

三

並之。取空矣。致吾浮于汝。舟中之人。如植苗也。語其傷。曰。
 人。衆舟之地。如席。當善為空也。人靜則我動。人動則我靜。
 然則常投物之空矣。故將于天下。亦投其空而作也。雖在
 通塞之中。善用之。空亦在其間。不可不知也。夫我心有虛。
 萬物有際。兩者相達。天地之間。孰能碍之。

圓道

圓道者天之所以用異法也。寒暑不同情，春夏不同氣，其相反而相去也。所以為圓也。其相負而相殺，所以求親也。親疎以相至，所以求圓也。圓而異法，皆安故胡越可以為家。仇讐可以為屬，六合可以莫四時，可以成五歲，可以合皆圓。法得也，氣行而無滯，流轉而能遂，循環而皆達，不見其疾，不見其徐，圓道極也。今夫輪引申而度之，其長不能數尺，然有千萬里之長，而猶不止者，以環之而反覆也。故可反覆者，無窮之數也。故天之通在古而不雅，在今而不

者在後之望之，尚未知所窮也。則圓法安也。故能知圓道者，其事可上徙于天矣。聖人之所獨長也。

形制

善自為道者，毋為形役。夫不為形役，則獨行矣。萬物之動，皆形制也。形之所然，心之所為，故欲味者何也？胃緩而舌縱也。不欲食者何也？胃滿塞而舌痺也。欲色者何也？腎氣隆也。老而好色衰者何也？腎微也。善怒者何也？肝邪也。敢事而橫作者何也？膽橫也。難開以言者何也？心內隱于肺中也。易恐以言者何也？心下而外出也。操持不一，無守司者何也？心偏傾也。狂者何也？陽邪盛也。少而狂者，陽衰也。責此之由，皆五歲之過也。然則我何為乎？戒何在

乎？生者形也，死者形也。動者形也，休者形也。遇數不足有使者也。其無惑于邪，則志意之與也。學問獻慮之所救也。其重惑于邪，則病患之所生也。醫者之所責也。鍼之所刺也。火之所灸，湯熨之所攻也。故形用氣，氣用神，牽而往，牽而末，但有思慮以為有，我不知思慮之發起，從五歲之勝也。久矣。

形應
人之形體五藏性情命數類事也。故弱窮之形表心。膺背
之形表肺。胸散表肝。唇表脾。耳表腎。高下大小堅脆正偏。
內之所藏外之所似。此形體之應乎臟也。心臟繁而難開。
以言心臟外而易開。以言小而易以憂大而難以憂正而。
慮正偏而慮偏此內臟之應乎性情也。性重厚載輕而多。
輸正而達福邪而求補脆而任物無功堅而任物有功此。
情性之應乎命數也。其在形體相銜之所同也。其在五臟。
醫藥之所論也。其在命數星命之所推也。其在情性聖賢。

起所貴也。由此觀之。人身之事。一天下之術通矣。

目費
五官百體之欲。目皆與事。其中是以費財。不得不多。夫節
適水大差。次甘酸。所以舉口也。目與其中。而後有金龜象。
箸華案。錯跗錦綢。絲罩連臺。鑄文饒。寬宣。魏司事之衆。遂
倍于口。楚歌吳飲。北曲南辭。此以奉耳也。目與其中。而後
有雕臺錦幃。鳳笙龍笛。垂流結袂。羽振數。聯狙拘。後綴。
袂雲生。蝶裾風散。目事之多。遂倍于耳。大厦層樓。床第几。
案。此以奉體也。目與其中。而後有飛簷。層閣。文棟。雕梁。倚。
疏。獸環。朱欄。彤彤。凡浮丹若火。滑澤若水。司事之衆。遂倍于
體。故凡養口體者。未嘗不兼事目也。為奉。嗜。居。處者。未嘗
不兼末色也。目所入。虛矣。然而天下之物。無以盈之。

安生
生之。于人物之至危者也。五行之物。合之而有五行者。相
慈。以為道者也。金剋木。木剋火。火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燥性相
強者。侮弱。精者。破堅。專者。賊散。實者。竭虛。昧者。揜明。心肝
腎脾。皆托父子。立其君臣。胡越為家。仇讐與處。並恃陰賊。
伺間而攻。君臣為名。仇讐為實。父子之恩。重則君臣之名。
立。父子之恩。輕則仇讐之實。與四方者。木以為生。火以為
長。金以為哀。水以為寂。百年者。幼以為生。壯以為長。老以
為衰。死以為寂。行東令有父子之恩。行夏令有君臣之義。

行。而令則仇讐。作。公。平。時。矣。不能防者。不待時而作。
故。生。所。為。充。書。曰。陰。平。陽。秘。刑。志。以。事。人。之。所。有。餘。者。陽
也。所。不。足。者。陰。也。陽。實。而。陰。虛。陽。常。悍。而。不。可。理。陰。常。弱
而。不。可。起。陳。壽。春。曰。哀。我。人。也。火。焚。而。死。今。以。兩。木。相。摩。
火。之。得。溫。火。之。得。火。七。情。相。摩。甚。于。兩。木。陽。火。熾。然。獨。用
五行。金。始。被。傷。無。以。子。水。木。欺。金。弱。往。而。害。土。齊。割。相。攻。
宋。乃。奉。雷。造。攻。在。火。受。兵。在。金。二。者。為。難。震。于。其。鄰。失。母
不。滋。害。殺。于。子。受。制。自。國。飛。禍。于。土。載。地。之。物。水。土。為。常。
土。為。元。母。水。為。之。祖。土。之。常。制。居。中。以。養。水。之。常。制。居。底。

潤化。二者大氣。大氣既弊。五行將息。火害已過。初及其敵。
既其反覆。遂敗。所托奸臣。滅國。恒自亡矣。夫五惡。同事。得
和。乃。處。內。得。其。和。外。得。其。平。和。平。理。成。生。乃。留。止。和。所。以
失。皆。責。其。過。或。過。于。外。或。過。于。內。過。于。外。者。六。氣。之。入。與
其。飲。食。入。之。不。精。先。投。所。家。木。類。入。肝。金。類。合。肺。一。經。受
之。傳。于。餘。經。間。傳。傳。生。七。傳。傳。克。傳。生。之。類。母。得。毒。味。以
養。其。子。傳。克。之。類。譬。虎。被。毒。鐵。怒。而。拔。木。盜。賊。已。殺。引。連
怨。家。傳。生。者。輕。傳。克。者。重。過。內。之。事。獨。于。七。情。與。其。思。慮
大。喜。者。心。系。緩。弛。心。緩。弛。則。氣。解。散。氣。解。散。則。心。自。傷。大
怒。者。血。騰。溢。血。騰。溢。則。氣。拱。急。氣。拱。急。則。肝。自。傷。大。憂。者。
志。趣。下。志。趣。下。則。氣。閉。塞。氣。閉。塞。則。肺。自。傷。大。恐。者。神。失
處。神。失。處。則。氣。掉。動。氣。掉。動。則。腎。自。傷。多。思。者。引。系。急。引
系。急。則。氣。束。聚。氣。束。聚。則。心。脾。自。傷。五。者。之。來。思。為。無。已。
操。緣。外。象。取。景。為。實。以。故。為。經。特。而。測。變。喜。怒。憂。懼。思。皆
典。謀。多。智。之。物。常。以。思。害。燕。子。曰。思。之。于。人。微。而。無。間。也。
故。曰。怵。惕。思。慮。者。神。傷。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正。固。悲。哀
動。中。者。則。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
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傷。憚。而。不。收。數

者之來。皆審和平。與內與外。明來。抑至。此生。道。所以。危。夫。
 人。若。非。物。之。類。也。物。之。生。天。地。之。有。也。人。者。已。之。有。之。故。
 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故。立。其。君。主。生。道。從。矣。是。故。
 雖。其。門。戶。要。其。出。入。迎。其。所。可。却。其。不。可。利。害。居。先。情。欲。
 處。後。以。制。五。官。喜。怒。憂。懼。動。之。以。數。與。之。以。少。母。典。以。多。
 以。治。五。志。天。有。六。行。為。人。之。利。為。人。之。害。備。其。害。樂。其。利。
 此。天。之。所。能。安。地。之。所。能。養。也。以。治。天。行。夫。氣。者。神。之。所。
 常。使。也。利。者。氣。之。所。常。制。也。神。之。使。氣。氣。之。留。形。守。之。以。
 法。身。乃。常。存。故。曰。心。治。者。身。治。矣。心。治。者。國。治。矣。國。治。治。
 生。所。托。者。也。外。治。治。其。托。者。也。此。養。生。之。要。道。黃。帝。之。所。
 以。百。年。居。世。去。而。上。神。也。

享。安。
 天。地。有。德。人。之。能。取。之。也。萬。物。有。奉。人。之。能。受。之。也。古。之。
 君。子。實。安。於。常。道。慎。用。子。公。法。居。避。守。約。力。事。使。時。是。以。
 天。能。覆。之。地。能。載。之。日。月。能。照。之。寒。暑。能。和。之。山。川。能。樂。
 之。百。谷。草。木。禽。獸。之。美。能。食。之。常。道。之。不。寶。公。法。之。不。守。
 危。物。而。又。與。俱。傷。衆。而。又。耗。焉。然。則。禍。害。之。來。必。徠。矣。憂。
 苦。之。至。必。歎。矣。豈。能。有。得。于。上。下。之。間。哉。因。者。處。于。罔。圓。
 之。中。日。月。罔。不。能。明。之。也。四。時。罔。不。能。和。之。也。山。川。鳥。獸。
 之。美。罔。不。能。樂。之。也。憂。者。慮。于。與。室。之。下。而。與。物。交。于。通。
 害。之。塗。日。月。亦。罔。不。能。明。之。也。四。時。亦。罔。不。能。和。之。也。山。
 川。百。物。之。美。亦。罔。不。能。樂。之。也。天。地。萬。物。豈。有。私。厚。薄。哉。
 無。以。有。之。矣。無。可。奈。何。

福害

古人有言曰。但常無禍。不常有福。身以生為常。富貴其寄也。夫福祿富貴。豈獨不數得哉。亦不宜有也。故國之善慶。家之吉祥。皆不欲多。今日一得。皆異時一失。猶之觀花。遇其增盛。豈不絢哉。然所增者。後之憔悴也。陳大士舉子而不樂。問之曰。多子孫甚善。然異時者。又多一哀樂事矣。故福者。人所懼不來。或又有來而懼者。不欲造得。以生失。知得失之相成也。行周行者。亦樂其坦耳。適有高山在前。將便登而登之。登百人。必十百人。登降之數。增減相平。無得于高也。而我已。固。險。難。險。徒。以為。足。楚。矣。置物在平地者。未嘗損也。投之空中。墜之地下。則損必矣。固升以得。墜升。墜之間。而無全物矣。人之生。哀樂以自傷也。何以異此。天之生我。以害我也。生我者。固生我。以死是徒。為死也。刻木為神。神已成矣。而析之。然則非成。而以為成也。成而以為析也。不謂之期乎。析者。故生我。天無恩焉耳。死我。天有罪焉耳。父母生子。已生則養之。故人謂父母為仁。今養豈與鴉犬者。將俟其成而殺之也。鴉犬可謂人為仁之哉。故天地無恩。而有毒萬物。無樂而有苦在。苦而不自知。已毒。

于天地而歸德焉。此亦人情之惑也。

安近

聽遠者唯恐不聞。不知不聞之適善也。視遠者唯恐不見。不知不見之適善也。測未來者。歡不知。不知之適善也。耳以辭遠故得。也。養壽命者。歡不長。不知不長之適善也。耳以辭遠故得。恬于近遠。近盡聞。近不獨疾也。遠不獨徐也。洵洵然如怒風之皆至。方將掩耳求息。之不得。又可以理其聲乎。日視百尺。然時至。聞市猶告雜沓。其不終安多見也。必矣。今日力所止。太虛存其端。此亦人之適得也。人之智慮能觀往者。不能觀來。其求未來。如測虛空。或之此利乎。或之彼利乎。此人之所苦。然既知之。是吉凶先見也。趙之達之。趙達皆是趨遠。皆非抑何以為行哉。吉先見。急欲之。急欲之。則日不舒。日不舒者。失其目前。凶先見。則先憂之。先憂之。則是禍短而憂長也。亦失其目前。夫往者可為思也。不可為憂樂也。憂樂之所多。必在方來。故天之不使知來也。則其安哉。矣。又何為求之鬼神。請之卜筮。必以相索哉。今養生者。唯恐術之不工。年之不必長矣。然苟得之。又以何樂所樂。妻子也。兄弟也。朋友也。百年之後。要必去矣。子之子之。于我。也。必簡矣。鼓出而下之人。其于路人。未必大有以異。

安能得其情而樂之。同輩之人。皆為土壤。少壯者不與為類。則是孤存也。古人有言曰。迫生不如死。故耳聞所惡。不若無耳。目見所惡。不若無目。鼻口不如無者。是不如無生也。然則長年何為哉。而不自其有相愛者之時。而去及樂以終。而必迫于慘惻也。不亦愚乎。宋主禪位于齊。王琨哭曰。人以壽為歡。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蟻。乃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能已。以琨言之。彭祖之壽也。甚矣。其歷興亡也。多有矣。故曰。遠聞者不如不聞之。遠得也。遠見者不如不見之。遠得也。知未來者不如不知之。遠得也。千歲萬歲。不如百年之適得也。故人之所有。皆所以自給奉也。其所不有。皆人之從得寬也。有不見而見者。可理也。有不聞而聞者。可恬也。有不知而達知者。可享也。有不盡而盡者。可足也。君子無求多于已。無求多于天。無求多于物。其達如是者。君子皆以為可矣。

小適。小為適。大為累。小為適。容之也。少也。質大為累。受創之地。博也。世之不知務大。不已。夫人者。連物以為身。者也。引物愈眾。為身愈博。譬之巨人。長幹張脇。恢有踈蹠。惛然大也。精神不可充矣。然則其動也。上有抵其首。下有窒其足者。也。如是而入迫隘之中。林莽之鄉。則元枝之所攢戟也。今夫貴者多威屬。以輔其體。眾婢從以歡其意。非是謂身不高也。富者廣田疇。大宮室。以博其欲。非是謂身不大也。然而一節有害。舉體皆牽。知為大也。而不知其害也。今夫體肥。大者中空。小也中空。小則氣迫。而喘非有負也。固已。人戴人而廢矣。是兼身之重也。况可復掉運乎。蚤納也。小也。飛不拊翼。上升不待聚氣。失勢而墮。雖及地不損也。則質小之利也。故族寡易安也。勢小易瞻也。醫者之論疾也。某歲小。此必堅也。必難傷以邪矣。某歲大。此必脆也。必易傷以邪矣。故大小之為利害也。此醫者之所審也。故曰。富不如貧。貴不如賤。言大不如小也。

得失。天下之多失得也。我欲無得而無失也。可乎。曰。不可。有物之類。乘失得為生也。久矣。欲全得而無失。則可乎。曰。非知巧之所爭也。一陰一陽。天道之常。一失一得。人道之則。未巧之免者也。然則有全得無全失。則可乎。曰。可。何以其可也。曰。九得失之論。兩也。其得是也。與其得利也。其失是也。與其失利也。措事於義之所可。止于義之所不可。然猶得安焉。此也。謂無全失也。故事之後來。未可以必計也。推義而行之。以為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設曲巧幸造化。亦為其可以得也。然而未知也。其未可以必之。理均而以棄義從邪。先多一失。不可補矣。子列子曰。今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得亦中。止亦中。然則量與不量。慮與不慮。何以異。故甲之為行也。心是則取。不測所利也。心非則已。不測所害也。曰。天道之不與吾事也。久矣。乙之為行也。數義而前。達福以信義得也。逢不喜。以為義之無類也。曰。善不善之取利害也。不失一髮矣。三人者。為道不同。其善自取。得則

一也。是以同行于憂患之途而獨餘其賢。

後樂

憂樂者人之不免也。而必有之。勢當使憂慶先。樂慶後。夫自天而來者。我不可為也。自人而能者。我何不可為也。今為農而力穡。為工而力技。為商而趨時。先儉狹而務勤。告懸榮其後。必有餘財之奉矣。士之窮居。刻意求志。以為德行。少不得怠。長不得休。非不勤苦也。然德義必立矣。德義立。名譽必附矣。名譽立。爵祿必崇矣。三者相隨而在。其後猶枝之著幹也。故憂樂之相先後也。事趣也。天道也。終則有始。與為首尾。

報食

資易之道。自夫婦之間。亦有矣。婦以衣有功。易資于食。夫以食有功。易資于衣。夫婦無以相易。而徒受成功者。寔闕之。間無以謝貴也。由此言之。妻亦安可徒食于夫。子亦安可使食于父哉。天地之間。盡相貿也。獨取而無以復者。謂之妄得。一人妄得。必一人失。夫分有陰代受歟者也。但不定何人耳。今守官居職。不定何人之粟。固多矣。亦可以不定何人之報謝也。

立義

為國之本。莫大立天下之義。不立天下之義。是斷絕忠臣之路。失勢亡輔之甚也。忠臣之為國死。非必徒以君也。死者物之所不可得。再未可以克。筐篚而為贈于人。也。以為君。非其爵祿之悅其心也。則情之愚之者深。不可以踰之已矣。今以天下與人。而索其死。愚人不可孰能以生謝爵祿。忠臣者必賢智者也。其簡爵祿。見輕重。豈特與愚人較哉。然則爵祿之不足死也。甚矣。情又不可以死矣。情者。施與報之物。人之不能以死為情于我也。我何以死為。情于人。也。君之于我。國不如父母也。此不言之事也。今案分之情。臣出之。為一君施之。為二。然亦烏能及父母矣。由此觀之。臣無道以死。君無道以得臣之死。然而死者。臣自為其義也。國非君之國也。臣亦以為己之國也。己之國而或盡之。忠臣之所以為奸臣死也。已之國而或奪之。忠臣之所以為敵國死也。此何故。其心有所不可。有不。可者。以義為不可也。以義則怒。怒則死。斷矣。以情則徒愛愛之事也。柔柔也。安能死哉。故人主必務立天下之義。義立則不可之道論矣。而後下有孝子之節。上有忠臣。

之心家有孝子國有忠臣此大小之恃也而持危救亡之
本也

務忠

有賢君則治。無賢君則亂。有君則治。無君則亂。治則民生
美。亂則民生惡。雖無賢君。猶愈其無君。不治之中。猶有治
亂之中。不大亂。不大亂。則人類猶存也。故君者人之所務
立也。忠者所以立之者也。五代之時。天下爭于君。常是時
民之死亡者。不可意數。僨越原野。以其膏血為草木食者。
數其地壤之長短而已。戰伐之事。不藏書。必日書。月書也。
爭于民。君則治之。事于君。非君自樹也。然則忠臣之功。乃
效于此時矣。臣無忠志。以不能立君。是以極于此也。由此
觀之。忠之為術。所以樹君而生天下之利。公愛天下之道
也。賢者之所務也。非獨若此也。又以報賜生者父母之所
與。天子之所保。自父而祖。以至曾高。皆庇于有君之力。百
傳以及于身。此其有功。如天與地。無私與而有公。惠明不
觀而陰受之。故忠者所以報也。為父大父報也。非思此君
但恩君也。非恩賢君也。恩君也。賜成以公報之。以公知君
而已。不在其人。此忠之義也。凡忠之難。亦以其公之義
寬寬者。非所獨切也。道之在眾者。必相委之。且夫仁者生
之所稟。天之所與也。父子者。生之所連。天之所立也。義者

生之所稟。天之所與也。君臣者。非生之所連。非天之所立也。以生之所。有用之生。之所連動之。而是耳。以生之所。有用之天。之所立。用者。亦受薄于所用。夫分必十之五矣。何也。所用之半。無藉焉。故忠主之義。必于賢者。賢者。知大常。人知小。知小。知其私。知大。知其公。能以公義。取有君。故備于其扶立之術也。是以作功。要其國。律陳言。入其至精。救害有怵惕之心。在患有死。亡之志。如是。則君勢濟。君勢濟。則國法行。國法行。則民生定。此忠臣之力。治安之所始也。夫百姓。蚩蚩。責其什一。以供上務。忠之屬也。不求其盡。與有而已。先王之世。草木牛馬。猶使為忠。于主。而況人乎。

本教

先王之為祭祀也。所以崇本教也。故不可不嚴。必慎終之。慎事禍廟。是于道之後節也。慎事祖廟。是代父志也。故傳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追云者。養有不及矣。猶陳物備禮。而昇其後云耳。繼也者。明不可絕云爾。家之督長。父母有存矣。長于我者。有不存矣。欲孝無所賴。以為之。欲弟而無托也。人道不可無事也。人不忠。不為人父。患不得為人子。不惠。不為人兄。患不得為人弟。徒為人父。與兄。則慮無所事也。無所事。則何以唱教矣。不得父而事之。不得兄而志以事祖考。下之人知之矣。必嚴志以事其家長。弟必嚴志以事其兄弟。子必嚴志以事其父。僕必嚴志以事其主。皆樂得人。弟而為之也。樂得人。子而為之也。樂得卑下而為之也。故祖宗者。家之所從始。祭祀者。道之所從始。嚴祭祀者。教之所從始。不敬祭祀。無本教也。百行皆廢。不可問也。故曰。不知者。以為鬼事也。知之者。以為人道也。此之謂也。祭不可不循。故循故者。嚴所自來。使能謹守之也。是故禮意能自解矣。度教能自虔也。然使壇為開置。若有不可者。

以非祖宗之所傳。恐祖考之不能享也。以制禮之權自予。則心輕而不畏矣。司士負告于子游曰。請襲于沐子游曰。謚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所以識子游者。以專斷禮也。所識專斷。以有輕心。非嚴禮束志之義也。故為禮在盡實。不在易簡。

禮書

卷二

兄弟。愛父母。則親兄弟。兄弟無恩。紀是父母之孝。不篤也。木之本。大者不枝。地不得。賴小。猶有大之餘。夫弟者。亦孝也。餘矣。親親。故必弟長尊祖敬宗。故必睦族。上及之。數下及之。數旁及之。數也。皆相稱而至者也。愛之為道。相屬以至兄弟。不愛。斷其中。屬之路。無道及。侄。姓。不愛。無通及。群。從。屬。矣。如是。而能交異族者。無之。有此者。偽也。故不愛。兄弟。是盡棄人。群之勢也。兄弟不愛。財為之祟。其從來深矣。過在五行。罪自陰陽。五行之情。同氣為兄弟。所制用為財。同類多。則財敗。甲乙同氣。多而損土。丙丁同氣。多而損金。庚辛同氣。多而損木。物愛所制。用者情必怙。財怙。財損。金庚辛同氣。多而損木。物愛所制。用者情必怙。財怙。財損。即忌同氣。為子平之說者。曰。是比劫多。財不榮矣。又為卜者。曰。此兄弟發財。不獨入矣。卦命之家。皆貴兄弟。以為損用馬耳。故情由陰陽。事在人世。財必生。鬼殺。鬼殺必傷同氣。妻財也。財害同氣。妻亦害之。婦如之。屬居疎。以論親。負其床簀之愛。多為較量之言。非有怡怡之義。不勝多奪矣。夫貧賤之家。兄弟相待。協勢比力。然後可以為全。故勢常親者。利在兄弟也。富貴之人。勢地相忌。害在兄弟也。故義

不獨立。情不獨行。皆恃有利。人善取。兄弟之利。則可矣。阿
射有疾。謂母。慕利。延曰。取。其。箭。折。之。慕。利。延。折。之。曰。更
取。十。九。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也。阿。射。曰。女。知。之。乎。弟。未
易。折。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夫。人。以。兄。弟。未
更。尚。求。朋。友。內。弼。外。弼。然。後。有。勢。恐。有。近。置。其。親。者。哉。古
者。諸。侯。有。卿。大。夫。有。采。宗。士。有。適。子。庶。人。工。商。皆。有。分
親。以。相。左。右。譬。之。足。也。以。二。而。立。代。為。動。止。一。守。一。取。以
致。千。里。獨。存。其。一。是。使。踰。蹕。而。行。也。

安內
夫婦之道。以義而安。以情而固。夫色之所歆。常求于新。不
止以義。則意必外矣。夫婦之始。未有不歡者。也。因歡而重。
結之。所以積情也。積情所以為厚。厚所以為固。不厚不固。
根必淺矣。夫婦之意。曲而多端也。女子之患。不能安。貳男
子之患。不能恕。思夫不避私。以迹相觸。婦恃已。分相望。必
深。隙開之。後。婦必疑于形。似。蓄怨之時。夫必枉求。是。非。至
于深重。棄捐之事。必生。谷風之怨。必作。棄絕者。豈謂無說
然事之不可反心者也。義不足。斯情不終。而從來者。深矣。
先王之教。男女有別。別之于彼。將身之于此。所以守人情
之道也。故。絕。勃。行。之。意。則。義。必。深。義。必。深。則。情。必。全。然。後
夫婦之道美。而父子之義生也。

婦事

女子婦人。除小之。情也。使孝其父母。固不如丈夫男子矣。今使舍其親而事人之親。因夫之義。得其連屬。既無根本之愛。徒恃分義而責。是以意常薄。于所事情。不可以克禮。其賢者止于聽順。不肖者或以反唇。所以結其歡心。動其至性者。貧賤之家。常恃恩以感。富貴之族。常假禮以結。綜恩亦有盡。禮亦有止。或相應以從事。有不開神精者矣。夫父母得子之孝。不如得之婦也。子有去左右之時。婦則所同朝夕矣。飲食衣服。供于婦人。節有無之數。時疏數之。養子之不能及者。必多婦。不孝則無內養也。夫婦人無本情。于姑姑而有狎情。于丈夫猶有其情。者是可得而用之也。故孝子之事親也。喻其意于婦而已。婦能事父母。則悅之不能事父母。則不悅之情。不在父母。而以私。未者則不受其情矣。婦不可以失夫之意。必知所以取夫心也。孝子賜子弟婦妻。必使出于父母。饋遺鄰里。亦稱父母之命而遺之。四使恩有竭也。夫以一人愛。不若得多人之愛矣。故善孝者。不獨孝。猶善取人心。善取人心者。廣孝之道也。吳元中幼孤。母孀居。殆三十年。吳娶婦伍氏。成恩之後。為語

姑事曰。何以謝姑。徒可得報于子與媳耳。語及。則隨以淚伍感此意。與吳表裏營養事。雖貧不缺。美供姑病。伍至。請于神。割股以藥。得愈。伍亦無所苦。事微聞于外。伍意曰。何可使知于人。我報有此名也。伍可謂至心矣。亦喻于其夫之誠也。故能喻其意于婦者。此教婦順之道也。

胎後

惺哉。不為國業。無根本之財。人曰。不為子孫地乎。曰。君耕是言。是謂我子孫非肖也。天之生物。與之以養。在其身中。虎豹之養。在其牙與爪。麋鹿之養。在其性嗜草。樂曠。鱈魚之養。在其尾。鴈雉之養。在其翅。鈎喙。魚鱉之養。在性安。水各以所能而食取之。身中用之不窮。未嘗有飢而死者。未有後為之謀食者也。吾之業子孫者。亦在其身中矣。生而與之智慧。此經營之本矣。教之藝能德行。皆良田。英國矣。吾所與子孫者。善個者。不能窺其藏。善盜者。不能劫而請求也。終日用之不盡。尚以付後之人。吾又安營業乎。君所稱者。是為六畜言也。六畜依人而養。雖有自養之資。廢而不用。失其天財。一旦去主。無踰宿之命矣。豈不哀乎。梅林官於徐州。既歸。索無存金。人曰。何不為子孫。曰。人之生也。各載養而來。子孫之祿。自在子孫。無祿者不生矣。饒老曰。父母苦身作謀。以為子孫。然而安為之者。皆宿有負也。吾性不樂營謀。或無負於子孫乎。奉新老人一日盡散其家積。合室爭之。老曰。財。我之財也。我之財。以為我。爾人也。吾為人也哉。其子曰。父信老矣。散財于人。以為我也。身之

子孫以為人也。曰。既爾矣。安得不人之財。施於人。是化財也。也。朽物為美德。吾得之以存吾身中。是為我也。

章子留書目次二

外集

總道	禮用	類制	率節	中禮
資便	知樂	樂寄	本樂	成樂
審音	類聲	身單	言量	任人
衡器	吏事	先令	順因	防患
算古	鬼教	全法	度數	興德
錫榮	食便	固固	錢利	財害
儉施	德本	權存	使明	明言
外集	外集	外集	外集	外集
悉情	賢功	隱功	善惡	小人
失類	物材	全物	生情	增榮
皆責	天交	日功	氣準	滅生

章子留書外集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總道

禮者。道之總也。君公非是。殆無以治。士庶非是。殆無以安。故粗而列者。謂之事。隱而用者。謂之性。宮然高遠者。謂之天。汗而確者。謂之物。禮居中央而為之合也。是故取時于天。取財于物。以其精從性而之深焉。以其數從事而之粗焉。然則大小內外之分。有以全之矣。是以生于其中。死于其內。而莫之喻也。不深得之。不可以君子不少得之。亦不

可以庶人。禁紂盜跖。猶得藉之以偷取少焉之勢。而先其地。鬼神可以類也。一旦得之。即可以恃。用之終身。又不得其意也。故以禮行身。天下可以容之矣。以禮責人。天下不得辭之矣。內以固身為其玄。杖外以樂人為其藩。衛人孰得而加之。故道之數散矣。仁處一焉。義處一焉。忠信處一焉。廉處一焉。儉處一焉。諸所據者。分地也。言禮則盡矣。方幅而居。衆有名者。處其四隅。是故徧天下之美。理盡以責之。而不虧也。舉天下之著利。出其中。而不可窮也。以處下

而化則鄒魯之鄉也。以居上播治則虞周之代也。

禮用

聖人以禮養物。以禮飭物。以禮名物。其為養物何也。有禮以定職。則生之人必眾矣。非時不取。不戢不殺。則物之生度必足矣。此之謂養。本上下小大各有分。天子卿大夫用多士庶人用少。重禮用多。輕禮用少。不當于禮未嘗以物獨費也。此之謂養。末本者。物之所來而末也。其末物之所世而去也。本者。實末而不可得竭者。此禮之功也。其為以禮飭物何也。以禮名物。何也。使物仁義也。辭讓恭敬以奉之。忠義意孝以號之也。故蓋天下無非禮者。聖人之用禮也。通矣。聖人之隆禮如是也。盡天下之物無非禮者。聖人之置物也尊矣。聖人之隆物如是也。

類制
 禮者。取類而具。有寢廟之設。則有春秋之事。有春秋之事。則有弁冕之服。有弁冕之服。則有犧牡酒醴之物。有齊麻之衣。則有饘粥之食。有饘粥之食。則有倚廬之居。用類之為。禮不用類之為。悖悖者之為也。為其不具精粗之數也。謂其不全哀樂之方也。本末相失。以一節行。其不謂之野也。則必偽者矣。

類制

外集

率節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夫詳于義數者。非獨旌飭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教。習教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朴鄙而無章。其踞偃仰。以蕩然于嚴親之側。親雖得親于我。不得尊于我。所以孝弟者。亦時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率節

外集

五

中禮

禮所以生人情也。禮所以節人情也。恭敬之心。人所當不
足也。禮引而進之。愛好之心。人常所有。餘也。禮抑而止之。
故禮者具。進止之二端矣。

禮記

卷六

六

賓便

先王之立道也。各有所資。資於其便。故樂始夫婦。閨閣之
內。資其歡悅之意。禮始朝朝。君臣鬼神。之接。資其敬忌之
情。各自其便。以立其端。而目以適。被至于均。面是以窮。窹
入而鍾鼓奏。此樂之資始。夫婦也。朝廷設而憲命備。此禮
之資始。君臣也。不得其資。則為之不切。行之不似。非其情
義矣。

禮記

卷六

六

知樂
夫清濁之數。自其而末。而相至也。中有間矣。于是有宮。有羽。有商。有角。有徵。五者。各有細分。若其附物。而殊形者。不可勝窮也。比而用之。不以其類。則好。不安。其處則亂。故歌不勝。韻則爭。于口。而不可咏也。咏之爭。于耳。而不可入也。其清濁。開合。必相代。而接至。不相代。而接至。則一而不得其變也。變而不得其會也。故樂之為道也。不用衆。不備不盡。變不備。用衆盡變。而求其治。于是必齊之以類。而要之以節。倫類不失。節會有適。而後義得所依。充于耳。安于心也。

也。夫鳥之鳴。以一音自歡。疾徐而無所于彼。則足矣。人道多端。以為義者。之何不求。備治乎。故樂者。天地之道也。天地者。陰陽以相樞。既往而復。以相決。是故無陽濁之吾。而亦無陰偏之患。無平清之戚。而亦無逐暑之酷。相節以為文。相備以爲數。其究通貫于一。而不達也。故明乎禮者。知樂之所可作。識陰陽之機者。知樂之所自來。

樂寄
禮樂之道。相由也。禮者。樂之所從生。有禮。則措物有所措。物有所。則恬安之。恬安之。必怡然。有喜于心也。洒然而知。于面目也。則雖無鐘鼓琴瑟之具。可謂志有之矣。夫鳥得食而豫。則鳴。而鳴。樂者。鳥歡之與有也。而況于人乎。故農有三時之戒。賈有倖本之息。工有當時之技。則相與修其時。蔬潔其酒醴。蓋其父母長者。而啣其愛。妻孥子。喜不可已。已。則拊兩手。以節。張口。而高。為故塗有歌。里有謳。非使之也。天與性者。居中而動之。由此觀之。大小之樂。皆有來矣。凡人之樂也。所從來者。淺矣。故淺寄之而足。若夫君子之樂也。蘊積義理而生也。樂精而寄粗者。則不稱。不稱。則志不慊。是故必求精微者。而志之。傳以雅言。協以韻調。治以六律。輔以金石竹管之器。所以盡法若此者。盡精之事也。故庶人之樂。從質而足。君子之樂。致文而足。質文之奇。詳畧之數。應所從來。而不歎。則高下之分。皆得之矣。

本樂。聲者。無形之物也。無形者。非法之所裁。然聲無形。必聽于
 氣。氣無形。必聽于器。故器有大小長短。聲有高下清濁。求
 之于器。得之于氣。求之于氣。得之于聲。故聖人固有以制
 之。無天地以祭之。陰陽以稽之。尺以質之。寸以材之。分以
 之。釐以理之。制黃鐘以為音始。黃鐘九寸。九陽之大也。林
 鐘六寸。六陰之長也。九六以為綱紀。降生各律。黃鐘為多
 之始。至蕤賓而盡。林鐘為短之始。至應鐘而盡。弱於數高
 于聲。下于聲。強於數。此其較也。長以君短。濁以君清。其道
 何也。取于始成音以首音也。取于不盡有以奉後也。有餘
 而富。象人君之德矣。哀薄而傷。盡者可以居。物後不可居
 物前。此微羽之義也。故黃鐘長太呂。大呂長太簇。太簇長
 夾鍾。至應鐘而究矣。黃鐘而下。應鐘而上。在于天地謂之
 中。氣發於音聲。謂之中聲。聖人存之。謂之中德。天地所以
 立也。四時所以成也。草木所以生也。禽獸所以育也。古之
 神。聲求之于地。中合之於至物。而後定之始。以為度量權
 衡之主。四者審樂度起矣。權以較器之輕重。度以較器之
 長短。量以審其所容。故以數其多寡。取天下能為之物。以

是四法。依律立準。消長其分。以制器比類。器成而可論樂
 作。而可樂。物雖而能。從節變而有會。奏之以事。天神天誠
 有是德也。以事地祇地誠有是氣也。以嘉好會人誠有是
 性也。故神明可格。鳥獸可化。頑戾可安。太平可成。樂之功
 于是為大。

成樂

樂之為道也多助以為美者也。今夫與人言者稱義者一。然使聲响給提者言之必易聽矣。使响獨舌強者言之必不足聽矣。不聽則說不行。不行而無謂也。樂之本亦言也。以為不足聽故擇雅辭而奉之。又不足也故比韻為節而會之。又不足故歌咏而遂暢之。又不足也故八音以極之。又不足故舞蹈以貌之。故韻樂之細也。故鐘磬瑟樂之全也。義少而音多者入之之意多也。舉義正故稱辭雅稱辭雅故用音淡音和淡故為節舒節平舒故舞蹈而如揖讓數者以一為不足故多之以相益要于表正義而已矣。是以觀其舞能知其音聽其音能樂其辭樂其辭能用其義用其義能安其禮安禮而樂之能事畢矣。故從禮而來反禮而止者樂之道也。

審音

耳者聲之牝也。所出以所能入為度。相對而起者可以此知彼。故樂耳之養也。善者反耳以為度。耳所不受不可以為樂。耳所不加不可以為樂。夫雷霆之响非不彰也。人未為取而樂之者猶將疾掩兩耳而拒焉。何也。耳不容也。蚤有取而樂之者猶將疾掩兩耳而拒焉。何也。耳不容也。蚤人之耳不能加也。所石裂瓦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危屬也。孤鳴鬼嘯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其悽苦也。崩垣頽崖非無聲也。人未有取而樂之者以恒怙也。故至大非所受也。至小非所憚也。至清非所安也。至濁非所快也。唯中行為可故聲者以耳斷也。自其非大為小之始。自其可及為小之盡。自其非小為大之始。自其能勝為大之盡。自其非濁為清之始。自其可安為清之盡。自其非清為濁之始。自其足歡為濁之盡。小大清濁四際者皆以耳為畔而不失其名。此則皆樂之中音也。故譬樂之有中央也。猶禮之有中央也。天地之間者謂之人大小清濁之間謂之樂厚薄長短之間謂之禮禮樂熟矣人道成。備謂之君子。

類聲

人有哀喜。以口自見。後志為言。從言出聲。從聲得節。以類相就。喜者類從於喜。既道揚善事。亦必聲和而節徐。哀者類從於哀。既發越悲情。亦必聲下而節懈。怒者類從於怒。既指陳所憾。亦必聲激而節急。故怒而為言者。不得以緩音見。戚而為言者。不得以揚音見。戚自然之理也。

留書

外集

身準

人主以民故。用人則得人。必公矣。以用人利民。則民養必得矣。二者君之大事也。而相為正也。何謂賢君。曰無使人害其五官。五官之利。匹夫能衛之。托人君之勢。然有敢戕之者。不能知也。是故設之形容。為隱匿者。兩手掩我目者。也。掩我目者。出我者也。設音聲為疑說者。兩指窒我耳者。也。窒我耳者。閉我者也。浮游出沒。為佞巧邪亂。以相疑誤者。易我心者也。易我心者。覺我者也。然則一身之不救。又何事為天下乎。故人君無事利天下也。毋使人害其身而

已

外集

十五

言量

人主之聽言。以已聽者也。故能聽已之所有。不能聽已之所無。有魏徵說太宗十說。而聽八九者。其言太宗之所。有也。田祿伯以說于吳王。李綱以說于高宗。言入而不終用者。其言非吳王高宗之所有也。陸贄為憲宗謀事十言。而聽三四者。近有之者也。故聖臣不可以事愚主。聖臣而事愚主。是與為方員道也。夫近有之者。聖人之所貪為。謀凡與言者。其見已至是矣。言者遠投之則事之利獨見。利獨見則從之也。如恐失之也。見未至也。然而可至也。而官者聞之。雖見善矣。猶若有待也。如是則行之也。疑其見必不至也。言者獨說而強內之。是事利不睹而害彰也。必不行之趣矣。

任人

用人之道。當據後而論。毋可以前規者也。有成事在前矣。從後而業論之。是數一二也。是別原照也。雖中常之主。可以任材論官矣。用之其今日也。所遠斷者。後事也。雖使充。舜慮之。林宗山濤視之。謂可斯必然者。無有也。夫不用中主之所易。而為堯舜之所難。此之為大惑。故舉之以功。較之以功。以全治民。則以民考。今以正治屬。則以屬考。正以工治事。則以事稽。子相相舉人。則以人察。相皆據見事。無虛責者。此用人謀士之術也。

衡器
爵者士之有也。非獨君之有也。爵祿之名。猶有所托而稱也。爵托德。祿托功。不得有德而懸之爵。爵者特其名也。不得有功而與之祿。祿者特其利也。祿失而為利。爵失而為名。然則君所操之權。輕矣。故爵祿之號。賢士之所立也。其虛懸于君。其實在于士。故君以為己有者。謬也。堯舜文武之朝。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稷契周呂也。當其時。視其爵如叙之天之上也。其祿如天錫也。故虞周之爵祿。有加等焉。種室之時。亦嘗懸爵祿矣。其處是者。張顓崔烈也。當時視之。謂其銅臭。爵祿何有乎。故明主在上。爵是其德也。祿是其功也。功德之所存。何可輕乎。暗主在上。用貪居祿。用奢居爵。貪之所存。安得不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吾賢也。亦安可以輕乎。德存于身。爵與祿。非吾賴也。何不可以輕乎。故君子之處是也。重之與輕之。皆可也。人君之懸是也。其輕與重。未定也。

吏事
制吏治民之法。使吏私其民。王者公制之。吏之大患。以民為君有也。其治之也。以為君而治之也。不為己而治之也。然則意安得而不薄。事安得而不枯。是以官有文章之。法。民有形象之。俗。名有其治。固不可得而按也。古之王者。一吏于民。而制其利害。使終身死其職。而不遷也。故不待為朝夕之政。久而利害之情。必出在外矣。必以賞罰應其事。如是而民利吏之利也。其害吏之害也。利害反其身。吏所以自一于民也。不曰民利民害也。必曰我利我害。然後其從之也。如救焚室。拯溺子也。此親吏于民之道也。

先令
 善為政者先夫功者賞先夫罪者罰先夫功者賞是謂白
 實主雖仁固不可白賞也先夫罪者罰是謂白罰主雖暴
 固不可白罰也然而有所謂先者今具而信成其下熟知
 主之不安也前期之與後實必相掩也故聲脫于上事力
 于下毋或曰賞且隨其後者必曰罪固已具于前令也母
 或曰罪且隨其後者必曰罪固已具于前令也故據事
 于言知事言之同所至也懸之在後據之在前知前後之
 同斷至也此之謂實罰在其先先功之賞人有風喜雖固
 不務功必務功矣先罪之罰則人有風懼雖固不除過必
 除過矣設有兵革戰攻之事懸之令曰得甲首者使練之
 得鄉邑者使主之人必如已得矣人與地尚懸于他也而
 哉得以為賞也又懸之令曰彼國之人以邑來者賞以邑
 以郡來者賞以郡他國之人自來而來者必多矣夫效功
 之人尚在彼也然而可得其人而賞之矣夫賞而能先夫
 功與以夫人之資而賞與得敵之人而賞之者其所為必
 無不咸所期必無不致為其勸獎之風也為其懸賞之博
 也為其能廣力也故患不信無患不使患不使無患不咸

順因
 順世之道莫如因固者與物相循也物之不可得因非物
 情不朋矣我在其間往而應却而視環已而取便焉夫所
 以合之也我之合物其合也不適合也去我而合之也甚
 審夫水流無已與物同理雖有高下大小皆自以為得其
 至洽是故智人廣心而用道觀情而制宜其推之也如自
 然縱而縱之衡而衡之直而必當曲而必得以舉于人人
 謂自與也故伏匿之不可見也棄已則見之必盡也物情
 之不可順也棄已則順之必盡也沈子曰我智能知國不
 能知家性固有可遠不可近者乎應之曰是未知其故也
 事之能見一于事者見之今君新事而存我其間是未能
 與一也家者多已之地也國而泛矣已之存其中者薄且
 少是以多有睹也

防患

防病與治病同所至也。然不可以治病之藥先服以防病。治病之藥先服之以防病。藥必先為病矣。今為冬之且寒也。先時而燎火。不傷于寒。且傷于熱。必也。故防患之為道也。處于平而調之也。救患之為道也。取于偏而反之也。偏之于平也。遠矣。武帝懼後世之有胡害也。日用兵以為故慮。戈鉤之用。太子則先殺之。夫慮之是也。攻之與殺皆非也。皆所為以救之。事備之也。人有防火者。日以水沃其居。淋漓浸淫。其苦水必甚矣。救火在于得水。防火之道尚在于火。慮事之弊。尚在所慮之事耳。遠求之于異類。馬非也。唐肅宗之事。類此。肅宗憂將帥之強也。以宦者監軍。病不在將帥也。乃在宦者。此亦先求異類之過也。里有富人而憂貧者。聚麻履數圓。以為貧日之用。貧尚未至也。精神已名之矣。卒為人所惡。因事併其家。天下之事如此者。豈少也。

尊古

為國者。雖有後世之智。必明先王之禮法。以持之。民不能信。一旦也。而能信舊故。舊故者。先高曾祖之所常道也。我以當世之積法治之。兼以千世之積教治之。與以其先高曾祖之積俗治之。所以聽之也。循而守之也。安何者。功績于前世矣。夫民之以耳自用事也。久矣。善者亦不能告之以故也。唯以多用之。而後化。摩之木。湊于土。其與土。家甚。湊且久。土功多矣。故能貫其氣。澤滋滋然。發其華實。今明先王之禮法。以為治是用。萬世之力。而持一世之人也。功何以不遠哉乎。

鬼教

鬼者太衆陽不昌也。故君子以常祀為禮。不多興鬼事。其
 九才世則不廢之。末世之鬼靈何也。曰。末世之道也。上不
 能治民。鬼代之治也。日不明則星明。陽不明則陰明也。冥
 司之說。三代之前無有也。後世有其言。然死而更生。能言
 其事者。時有矣。後聖人之教。而勉正者。或不如。政善果而
 勉正者之衆也。懋王法而自嚴者。或不如。懼鬼神而自嚴
 者之衆也。章子行于藝源道中。石路如掌。澤有橋梁。謂其
 僕曰。使我車馬安行者。鬼神之力也。僕曰。何也。曰。天下之
 人。少自勤。于是非者。常自強于利害者也。平道路為橋梁。
 聖人以仁義之性。聞之民不應也。王者所謂用人之心者。
 也。伯者令以法制民。僅而從之。然而不能使私為者。伯者
 則用已之法也。佛氏以報應之說。懼民。民乃樂為之。佛氏
 用鬼之事也。故今之安行者。鬼神之力也。

全法

法者天下之齊也。王者不行疑似之法。疑似之法者。若其
 行若其不行。今夫吏有罪。其罪固有所至矣。可以誅。不即
 誅也。姑且而黜之。黜之法。疑行不誅。法疑不行。此之謂疑
 似之法。將以為無罪耶。無罪而黜之。是罰無罪也。將以為
 固大罪耶。大罪而黜之。彼遠得乎耳。則繼有罪矣。何也。其
 所加罰者。未足稱乎罪之分也。而又使朝廷懸半法。半法
 者。無盡用之數。以其半而行也。懸半用之法。立半重之權。
 是上無威。君也。懸半用之法。以勸。僅半之功。威僅半之罪。
 是下無全治也。然而又未必當也。則權全亡而治全失矣。

度數

史民之道。常使自食所勞。民有安坐而食者。非國之福也。心者。與事相守。不得事而守之者。濫與急。而害之。故君子不可不勞于禮。小人不可不勞于農。禮不責小人。然稼穡。已代之矣。朝有所事。夕有所成。功歸其身。是以力與事相盡也。然後無教之者。無督之者也。而怠志安然。固不作矣。邪心安。然固不出矣。故君子以禮樂為稼穡。小人以稼穡為禮樂。其事異。所得同也。夫先王之節度民力。始之以定分。何謂定分。所受田宅。蓋有頃畝矣。制之衣食。宮室。蓋有度量矣。稱力之事。之所出。則民固無百倍之利也。固終身不得輟事休息也。經用又有數矣。然則又無所事乎。財也。事力何以過苦乎。事力則息。其智稱力。則節。是以壽命完于數。朴德全于身。生無夭傷。而市無滯敗者。此定分之功也。夫民有違阡陌。邑山澤。而保其息利者。太者比于若小者。比于官吏。既與上侔。勢矣。則上之高。厚自失也。操人者。人主之獨柄。今安而自振矣。則上權自失也。宮室衣服。食飲。僕婢。又無分數矣。則禮教。固俗必盡。破毀矣。如是。又安用君子。故先王之治之。陰者。分數。辨焉耳。後世之治之。虧

者。度數昧焉耳。其辨。則衆治之所生也。其昧。則衆亂之所起也。易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此之謂也。其昧。則衆亂之所

興德

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皆樂與為。庶皆樂與為。讓非能先。以庶讓教也。有以起之。先使天下之物皆在。有餘之地。是以人得以其餘。而取不求。以為廉。取不受。以為讓。以其餘而取。相賜。以為仁。財之居餘。與外而非已。所賴。固天下所樂。以為義也。猶之取土壤。以為禮。酌海水。以為餉。雖後有難者乎。聖王之使物餘也。此有道也。使之自足。其中是故。果使有百畝之業。商使有富智之資。工使有應身之技。公卿大夫。使有及用之祿。所需而不可殺者。寬然足于內也。

書

外集

卷

猶慮其不足。則為之制度。以城之。庶人之食。一日三時衣。服之。其身華首掩足者。麻葛木綿之屬也。其色。鵠與葵也。牛。豕之基。采。桐而柴。戶以閉風。而以禦盜賊。其他。吉山之禮。亦皆與有。取不失事。得以從俗。非時不聚眾。非禮不會。食器。無過。匏。金。味。無過。鵠。豕。故自庶人而迄。為一等之制。矣。以次升進。至于天子。各有差限。謂之國法。國法已定。能守為賢。故手食者。不得慕有職之所。為士不慕大夫之所。為大夫不得慕公卿之所。為喻法者。刑以侍其後。夫財之不足也。固有不足于物也。固有不足于欲也。人有過分之

書

外集

卷

慕好。則難。十天下之所出。不勝。一。天下。矣。人之欲也。可。而多。可。成。而。少。先。王。之。謹。于。制。度。以。慎。民。之。欲。不。與。之。增。也。欲。少。則。易。足。矣。故。能。保。一。內。即。與。八。珍。同。甘。保。一。褐。即。與。錦。衣。同。麗。何。也。欲。之。所。不。有。者。多。從。其。所。有。而。足。也。故。先。王。之。世。人。無。相。擬。之。勢。而。有。盡。滿。之。願。者。得。之。此。也。然。後。財。之。所。得。用。者。固。已。寡。矣。而。餘。之。于。無。用。夫。無。用。可。永。以。用。之。矣。是以。先。王。以。仁。義。之。事。論。其。後。也。夫。絀。刻。之。廢。壞。中。食。與。飲。在。其。饒。仰。之。間。故。絀。刻。之。不。貪。者。以。無。不。足。之。資。無。有。餘。之。欲。也。今。以。物。之。至。多。給。欲。之。至。少。有。餘。何。足。以。言。之。然。則。非。獨。不。爭。也。相。賜。之。意。亦。必。亡。也。

錫榮

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人無大小而皆貴矣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之物無大小而皆貴矣此兩者何也為有禮義也故天子有聖神之名卿大夫有賢明之號士飾躬為儀自重于國農工賈守法術度而重于里故曰天下之人無尊卑而皆貴也其泰稷稻粱稱之崇盛而登簞簋矣牛羊犬豕錯于揖讓拜跪之間儼然號禮樂矣其材木為朝廟序寢渠然為分列等衰矣其羽革齒毛為器用衣冕飾尊卑矣其酒醴為燕享祭祀矣故曰天下之物無大小而皆貴也

外集

也故聖人起而天地萬物皆榮聖人去而天地萬物皆辱飲食之羞徒以流湍五穀不能為德產也車與器服徒以飾侈則金木草石不能為義財也此餘辱之被也是以人有禁斯之名而物有淫治之號天地之間無正其生者

食便

中國之民食于農而民可以守矣我秋之民食于獵而民可以戰矣今夫農畫疆而治地小流有滌大流有川縱橫有術國有短垣疆有封土道有列桓高下阻深此可用其地以守矣勞于土而食于土保其生資聚其妻子谷粟積聚重而難舉莫有為敵之心此可用其志以守矣鋤耨之所刺耒耜之所推刀鉞之所伐齊手奮事而氣力發于踵間習以年月筋堅骨勁然而非奔突紀忠之事也此可用其力以守矣朴質而無機巧也此可用其忠以守矣故中國之民不教而安于守其食之事有以便其守也今夫胡狄之人其求食也求之天之上人之間也其所邀俸于獲者勁翻而迅飛輕足而疾走者也故其民執弓挺矢促轡而急馳手所習者害器也體所能者風雨危險也所安者鞍馬也故胡狄之民常不教而安于戰其身之事有以便其戰也且夫戰者求利之務也守者却害之務也故胡狄之人無資于守中國之人無待于戰不知其無得然而犯所短以爭者非審利害長短之數者也

善。王。天。下。者。將。使。衆。國。爲。大。賞。衆。國。爲。大。罰。居。同。者。
 使。之。盡。有。以。聚。其。室。家。安。其。田。宅。甘。其。飲。食。而。樂。其。交。游。
 此。衆。國。內。爲。大。賞。也。一。旦。入。于。鄰。敵。之。手。係。累。之。隔。離。之。
 身。不。得。有。其。生。全。家。不。得。聚。其。情。欲。此。衆。四。鄰。爲。大。罰。也。
 夫。民。者。遇。而。欲。而。趨。之。見。所。惡。而。退。矣。大。賞。懸。而。民。之。親。
 之。不。在。一。日。有。終。身。之。愛。大。罰。懸。而。民。之。畏。之。不。在。一。日。
 有。常。時。之。懼。然。後。其。心。有。一。者。也。

外集

錢利

錢。之。爲。用。以。其。變。化。變。化。藉。于。通。知。通。知。藉。于。君。權。是。故。
 食。之。不。可。入。于。口。也。衣。之。不。可。知。其。煖。也。寢。之。則。不。可。以。
 爲。安。累。居。則。顛。危。陳。之。爲。玩。好。亦。未。有。美。好。也。然。而。爲。
 利。者。民。作。一。務。而。所。資。博。必。藉。通。化。萬。物。之。通。化。錢。居。間。
 則。方。員。而。通。通。今。易。資。者。設。以。布。帛。布。帛。之。與。物。價。未。必。
 適。也。必。相。少。多。然。而。製。之。大。將。不。可。成。衣。小。將。不。可。成。巾。
 粟。之。類。可。少。多。也。然。任。負。之。所。苦。也。而。耗。損。于。鼓。轉。必。多。
 有。矣。工。人。成。器。以。求。資。小。者。十。大。者。百。纖。碎。之。需。皆。將。求。
 之。市。則。固。不。可。破。或。器。而。當。偏。資。也。雖。然。欲。粟。者。得。與。之。
 易。矣。不。欲。者。不。可。得。與。之。資。也。欲。器。者。得。與。之。資。矣。不。欲。
 器。者。不。得。與。之。資。也。可。衣。者。不。可。得。用。也。可。用。者。不。可。得。
 食。也。不。當。其。求。則。人。抱。所。有。而。他。往。錢。于。衣。食。用。不。處。一。
 焉。而。居。于。數。者。之。通。不。知。于。寒。暑。不。變。于。遠。近。與。物。少。多。
 從。物。而。化。非。絲。毫。麻。縷。可。以。責。衣。焉。非。五。谷。六。畜。可。以。責。
 食。焉。非。雞。犬。珍。玩。充。耳。目。鼻。之。實。然。而。索。之。其。中。四。方。
 而。能。應。是。以。能。爲。天。下。利。此。商。賈。之。所。以。起。錢。之。利。在。變。
 化。變。化。之。故。在。通。知。通。知。者。其。來。也。可。以。往。不。爲。利。于。在。

錢為利子有所要五谷布帛人雖不取我尚得利之錢無
 所委篋中之朽敗銅也故藉于君權藉于今以立其期約
 下以貢上上以與下在小民則相易而為通不加君權焉
 雖家為告語人固不相啗也故曰小民有財待君而後利
 此之謂也故農者出土財者也工者以十指成利者也漁
 樵商牧出山林禽獸之財也君不與一焉而以錢加其上
 天下之物變化而往變化而未隨其所為故農二作為
 君作也山林水澤陰陽之化皆為君生也萬物皆在錢獨
 為之制而君權獨存故錢者人主之所以擅天下也然而
 當書
 外集
 不知取使通典偏帝以幣與白金天下出銀之治宋之時
 尚二百餘所今原固鮮少其存而流行者不合之間盡有
 損折紛屑遺棄銅錫擾雜變化之間歲所折者上下之間
 必有萬數矣故銀少而獨重上下有不給也由此言之今
 之錢尚當廣也或曰錢之多與少同實令錢百而谷五
 斗此適平也錢多而倍輕則必加倍以難矣是以今之二
 百當昔之百也此之謂以多為少曰道數之所用也管子
 曰民有餘則賤之君則歛之以賤不足則重之君則散之
 以重大谷帛與錢相權為平此輕之復為重重之復為輕

--	--	--	--	--	--	--

財害

君子非不欲財也。其欲之與人異。欲其易求者也。欲其易
足者也。欲其易守者也。欲其得之可安。人不厭者也。後身
而為務。以其四體養其四體。欲多則力為之。欲少則休
力為之。多少從心。為量無制之者。是不求矣。與其妻
子分事而作。交事而食。食取當于節。形骸衣取當于應。寒
暑宜履。取當于禦風雨。長欲之奉。以為害性也。過身之養
以為害生也。計指會口。三倫之人所待。則有數量矣。是其
不易足矣。乎其藏之也。以無形兆。上藏于天之時。下藏于

地之澤。內藏于身之心與力。今歲用之。來年復從此求之。
不得其盡。巧者不能窺其室。而見其虛。強者不能劫而奪
也。其儲積而存者。則非然不足欲矣。故終世而不與盜賊
為仇。是其不易守矣。以身所出為所入。食不愧食。形不
慚衣。是其不備。然可安乎。我無求于人。人亦無惡焉。其所
與處。皆相與若手足之在身。安然可安也。是其不在我。而
人無厭矣。乎今富室之人。非能以義厚也。商賈技巧而事
財。以已之少。取人之多。常處與人爭之地。與之者之情。固
甚惡矣。士居官而取祿。功不償罪者。固多也。然而苟為自

飽。幸主人之未甚責也。則竊者也。其承筐而來者。常以各
與。勢耀物而致之。來者皆有與也。受者未常不使然。然則
所得者。人之悔財也。智巧之所招。鞭笞之所責。必有其事
矣。匿中之藏。皆所刻心。腸胃肺也。此數者。犯心之所不可
取。人之所不樂。其來也。無坦路。是其求之也。甚難矣。其多
致也。非以養也。以裕欲也。非以為今也。以為歲也。欲固可
愈生。而無量藏之數。不可以計算。然猶多。聯不親之人。厚
崇有餘之勢。將何以為。距限乎。是其為難足也。甚矣。多立
可欲之資。眾貪之生也。自此始。此巧謀所以作。劫請所以

起。易曰。慢藏誨盜。盜之來也。如訓令而使之。夫人之不見
可欲。皆君子也。卒然有不肖之行。富固教之矣。一人得富。
四鄰失行。然猶以一富。廢眾不肖之間也。是其為難守也。
甚矣。人盡人也。作之者。數十百人。養者一人。可曰無傷乎。
是其為不可安也。甚矣。人之惡富者也。猶行地之惡不平
也。小者為埤。大者為丘。國錢鏹之所事也。是其人之惡惡
也。亦甚矣。古人有言曰。鹽利生孽。財之所積。未嘗不散。及
其散時。為天為怪。如虎之在室。及其求出。必有傷也。

儉施

儉財之德也。奢財之刑也。奢者與財為仇矣。廣物散聚以足意。志宣示光耀。以競高明。此財之所不廢也。奢儉道之兩行也。各有德行。以為所當故。奢法所以用仁。儉法可以用禮。用之有所皆適。事矣。章老約已好施。嘗曰。吾使仁儉兩端相與而多損已之施。施之厚也。裕人之儉。儉之美也。故施等于是人。而有倍量之施。儉等于是人。而有倍量之儉者。相併而深也。故富不用仁。即不可更訓以儉。財者流行之物也。積而不散。人何以待其下流。侈者好興作。多回易。同

外集

六

此得流其積。亦貧者之利也。財積而不得散。或為殃而後去之。使富而但以侈出財。或亦富人利也。夫富者資者之主也。大者庇小。高者蔭下。此天之適富。不憐貧。失天道也。宋有貧者。踵其公之門而謁曰。公負我錢。主人不知也。請者曰。昔楚有失衣者。過令尹曰。盜衣者子也。令尹曰。忘有令尹而盜人衣者乎。曰。子為楚相。而固有盜責。有在矣。非子盜而誰哉。今我與公鄰。公有餘而我不足。是為公負我物也。故施貧。非富者之德也。實有責焉耳。

德不

財餘於廉。傷於貪。貪之傷財也。以使不足也。天地有財。自古如是。貪者求尤而不止。則身虛不足之勢也。天下又必有不不足之害矣。此之謂兩不足。其關戶而鑰封者。不為物利。又固非財也。此其災。財水與火之力。何足以多之。故貪人游於世。財不更數也。必坐而有十不足之量矣。其半不足。藏於貪人之腹。與其匱。曰。名耗。其不能守而自失。分財者必半也。曰。實耗。兩耗令而不足全也。廉亦如之。不更世而財之增量。亦必倍矣。故俱事為廉。則財饒。財饒則天

外集

七

下寬。俱事為貪。則財寡。財寡則天下狹。貪廉之所稽。天地由之。其究也有大小之數也。故廉之為道也。眾道之地也。仁有待焉。然後仁忠有待焉。然後忠信有待焉。然後信今使貪者為仁。必不能如廉者之為仁也。今使貪者為忠。必不能如廉者之為忠也。今使貪者為義。必不能如廉者之為義也。廉則餘財。餘財則能施。此仁之質也。其在人者。則不取多也。苟可而已。此義之質也。廉者欲輕欲輕。則自環少。自環少。則能遺其身。能犯天下之害。是忠之質也。故廉非仁。所以為仁。非義。所以為義。非忠。所以為忠。非信。所以為

信有其所以其為之時以寔為之也無其所以其為之時
非以寔為之也廉之為名也輕不如諸德之尊矣獨以其
地偏藉諸德是以為行能之先君子重之

書

外傳

子

權存
禁紂責人。人不顧其貴也。盜驅譽人。人不顧其名也。有勢
者必禁人。以爵祿無位而處下者必禁人。以名聲以爵之
者為利也。然而貴之人欲去之。禁之人欲解之。將為不重
不尊耶。禁紂非乏高爵貴勢也。將以為言不美。說不悅耶。
盜驅非少便口利辭也。然而禁之不成。禁者何也。禁紂無
本。以責人盜驅無本。以譽人。故責非獨爵譽非獨美。出之
者為之。質令使有損于禁紂者。世未嘗以為不肖人也。或
且賢之。有毀于盜驅之黨者。世未嘗以為汙士也。必且異
之。禁辱之。出人皆受其反者。是禁紂終身無貴賤人之權。
盜驅終身無毀譽人之柄也。王烈居鄉有盜牛者。市泄曰。
乞勿使彥方知。此真可以口舌辱人者也。李元禮以名教
是非為己任。後進之士有升其堂者。以為登龍門。此真能
以身禁人者也。今使位下于李膺。勢劣于王烈。廢草舍土
壁之中。以一身為勢。然而行誠有章表義誠有故事。何遂
不可嗣也。人言匹夫不如天子者。為子奪禁辱之權存匹
夫不與也。今禁紂與奪人。人不受實也。是天子而權不存
也。權所不存。是乃非天子也。李膺王烈在下位而人美其

所稱其所以為下而權存也。權得于子奪榮辱是乃
非下位也。由此觀之德者權之充而權者人所自為也。天
子匹夫寔有以相質矣。

使明
目者人之所以視也。所以視之者必加于可以視之處。非
可以視之處雖張睫注睛覆手于眉而瞻之猶之不可睹
也。故居上不見下非不見之過也。或者非可以見之地也
善見者以物成其見善察者使事成其察能察者藉可察
之半以全之是故窺于日月之間不索之與窺之下見功
而定贊因敗而正惡察一而論三今是一人也或先有贊
之者有贊之者矣贊之者與同術也贊之者其異術也然
其事已始始成也或其始始敗也其成也則是同術者贊
異術者不肖也其敗也則是異術者賢同術者不肖也此
之謂察一而論三曰成事而論也不晚乎何以先使無迹
而有章也何以無前而窺後也曰驗性以論來者非定往
來也前事之前又有前事矣得一而論之大小隱顯而相
推也其次莫若以公今大小人之蔽門穴壁而為竊也必
以宵中其盜惑女子為幽淫事也必以宵中何也為無人
存故小人者世謂之夜人夜人以獨行故能成所為也今
有人于此不使一人得獨進之內以之聽于朝也外以之
聽于郊也然則是日中擇人也日中擇人夜人不得進矣

有事于此不使一人獨說于前而以聽于朝也外以聽于
 郊也然則是日中舉事也日中舉事夜事不得成矣此之
 謂使明使明者小人之夜術不消成也使之明而用加視
 使之見而用加察聖人之道也故曰視于昭得其而見矣
 聽于章得其所聞也

留書

外集

卷

明言
 詩曰雨雪漂漂見睍曰消言陰之破于陽也故人主持正
 法用白道也則諱言無由入矣盜不利白日鬼之所居在
 人與間諱言之至以附耳二人之立無陰言二人則有矣
 故與人言于堂毋與人言于室高山可望毋為窺井目之
 明也借于昭昭心將六有借也何為設屏以晦哉

留書

外集

卷

知物之情必于其近之也。遠而察者其察也不察。今伐木
 于山。人或言其勞。言者盡其說矣。聽之者猶無有。謂必待
 見之。雖然。遠立而望。所得者猶影也。望其揮斧。猶若格
 之也。聽其聲。徒冊然。則者徒聞。聞然及其木舉而轉之
 谷中。若控春帛。委然而廢于地。聞其賀駭。以為引鞭而發
 清音也。為之者誠勞矣。然而不見者遠之也。迫其事而視
 而後勞苦之形八九而可察。及引斧而自揮之。右足左
 足倚而手拱而舉。斧猶不足以輕舉之也。離于木而不得
 寸之剗。然三揮之下。已腰險而臂墮矣。然後噓氣仰空。
 嗚呼。田勞矣。年故在人。則不見在己。則知之愈近。愈察。愈
 遠。愈察。故人主近民而索情。近物而索事。不能偏論。則相
 固而至。使各以其近推遠。而及也。是以無不見之患。無不
 悉之害。

賢功。賢人。獨有德。其功則在名矣。德與功。首尾也。本末也。中
 表也。有德而無功。始者不得其終。本者不得其末。中者不
 得其表。則持其半而立也。故無明君在上。賢人愿于下。位
 平而不榮。則其所謂賢。皆半賢者也。其美皆其半美也。雖
 有孔子之聖。為魯布衣。曾無百里之效。商鞅管仲。猶論之
 又。可與伊尹周公並先後之數乎。故庸君在上。天下失分。
 山者。損高水者。損深。山猶少功于草木。水猶少功于魚龍。
 况于賢人乎。故上惠下。無全智。上惡下。無全善。非其自不
 全也。有不全之者也。唐之陸贄。亦可謂古帝王之臣矣。非
 後世之臣也。使得湯與武而佐之。功必有餘于世。以承德
 宗如戴重石。以行車力。勞而見功。寡此猶用者也。而德十
 功五若是。又何言不用者也。宋之徽時。猶有李綱趙鼎。當
 其時。處其世。僅一自見已賢。然皆非世之實也。由此觀之。
 君之累臣。甚矣。非止止半之數矣。此男女之說也。女半身
 也。待男而全。女之功在伎巧造物。無男以匹之。女失其中
 身之半。不能造物也。謂之為偏人。偏人者。奇寒而腐矣。夫
 天下賢人而無明主以相偶。其不謂之偏人者乎。草雖有

美莖草自有之。人之求之。則在華與實。無之。莖未嘗美也。美在其身。人不得而美之。故凡用不在世者。皆有其身。止于其人者。華人為甲。甲既成矣。其才易熟。其數滿。塞其舉之輕。奉之約。然又堅可任也。不幸而無窮者。藏之于篋。徒篋之飽也。陳而觀之。無以為娛。甲之善在用。今廢其用。與無甲同。故工人之為器也。恃用器者以立之。器固取功于用也。不用而欲稱其美者。則無所以謂之。是固不美也。賢人失用。是亦不賢也。然則何止其失半也。寧戚在衛。有鄉曲之譏。在齊桓公用之。有助伯之功。夫賢人不用。猶不免于不肖。豈特無功于世哉。故庸主必傷士之美。賢明之主亦長士之功。士之得賢明之主。雖小必加大焉。雖薄必加厚焉。如日之出于東方。八尺之表。影長數倍。表誠有矣。所以數倍者。日所附益也。黃楊高不數尺。托之高山之上。谷中之松栢。雖後地百尺。猶未足以比。今夫日為光矣。以照黑闇。如也以照白。則愈章何也。所照使之故白之有功于日也。是君之有力于賢也。故舜之聖。堯飭明之增長之也。伊周之賢。湯武飭明之增長之也。若夫漢之韓信。陳平。東漢之臧宮。馬武。唐之李靖。徐勣。宋之漢超。趙普。此

豈真可扶立日月者哉。其君之飭之多矣。皆以如量之才。而能有過量之名。夫賢君何為無功于日哉。此光武之所。以論馬武也。曰。卿不遇世。得不為賊足矣。故道有待而立。德有待而全。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所以存乎已也。所由存乎人也。由人而有善者。君子不全以其善與之。其身謂人有以使之賢者之大淨名也。或亦多使者之功也。

目書

外集

元

隱功

君子不虛貴亦不虛賤不虛為人上亦不虛為人下人之
 窺之知其義存身也莫知其功至君也是故不得其志未
 嘗肯仕非獨為節也所以貴君之爵也不在其位雖賜之
 不受非獨立庶也所以實君之祿也行為取舍脫一而不
 當則陳義而自責引天地而加之祿獨為修也將以立君
 之刑也有子責之孝有尊貴之順非以為家也以教君之
 百姓也勤身作力非獨養也以成君之政也故一賢者在
 下君之爵祿已得一不虛矣君之刑政已得一行矣其教
 已得一連矣在匹夫之勢而有輔主之義行不出里域而
 國之故係之故尊賢人之蓋君也猶澤壤也有完韜之功
 猶耀日之有利目之便猶易道也安焉之賜功不可見
 也然實有之矣楚有偃者眇目而重舌一足學短一足強
 長人期之曰爾生何賴于世曰我五子子何為功曰國家
 有攻伐之事也我固能為君具伍矣此匹夫之有而為功
 于國也

善惡

天下有賢而盡無不肖則可乎曰此不可也國之兼有賢
 不肖也是天之所以為高山深淵也是故有賢以居善有
 不肖以禦惡惡不可以賢者處也則不肖不可無也頭之
 子藏也亦賢甚矣顧其地下莽莽墳填汗歲而崎側將有
 是以履之耶將可以頭履之耶夫措之非所者非也無之
 不可也今有喬然悖劣之人錄為奴隸以處汙穢亦載上
 之器也置之邊壤以當崎側犯患之具也此其為履之任
 也亦宜矣又安取必無乎故家有患子可以處勞國有奸
 民可以塞險先民有言曰我必欲生賢子不肖子又誰生
 乎夫子之子我數寡矣猶不防有不肖況天下乎此天之
 為我生是也議其所處而已矣止不觀于偷乎哉為偷抵
 法得解矣復為偷如故此何也獄之中不可以無實此生
 而為獄充者也天蓋使然

小人

小人之傷君子也。自古而是矣。何其迹之相侵與。曰。小人為利。于君子不可不知功也。黑常陰為德于白。深谷之汙。功在高山。小人不攻君子。是不相朋也。今人毀君。君以為同。君之為而毀君乎。將與君之為而毀君乎。毀者與所毀相與去也。若高與深無有明于此者矣。是其言也。是擇矣。說以自釋者也。是故小人無不傷君子。小人不傷君子。夫其所以為小人也。故國有讒慝。鄉有鄉蠹。人有盜賊。物有鬼魅。其吐毒相害。誠天性也。蛇有鐵扛。蓬者張絲。斯道僕過者。嚙之終無所得。則噬草木以泄其毒。小人噬蛇也。莽莽之地。君子亦側足慎顧而已。夫義以興已。怨以興物。必無前來之害矣。或自左與右。然固已寡也。故禍之至也。身不取辭也。心不取受也。廓然而後。無憂則其能及者半也。故君子之于小人。遠之而已。遠之不得。以道遠之。如月印于川。其相近入也。未嘗相近入也。印子曰。君子之與小人。處也。橫逆相加。恐懼修省。而後道德生焉。義理成焉。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之謂也。

失類

物以同相從。以異相遠。牛與牛類也。有大牛于此。立說以分異之。不可更曰牛之大如牛也。以牛為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其大。必以非牛之物類之曰大。若象象與牛不類。而以其大相類。然則牛以獨大去。而別於牛也。夫牛之一不異。以其大往。而同於象也。得象之一不矣。又曰牛健。獨異。常牛也。以說不異之說者。不可更曰牛之健如牛也。以牛之健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健。必曰如虎。然則牛以獨健去。而自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以其獨健往。而同於虎也。又得虎之一節矣。又曰牛善走。獨異。常牛也。以說不別之說者。不可更曰牛之疾如牛也。以牛之疾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疾。必曰如馬。然則牛以獨疾去。而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以其獨疾往。而得同於馬也。又得馬之一節矣。又曰牛甚黠。以言不之不可更曰牛之黠如牛也。以牛之黠如牛。有以知牛無以知黠。必曰如獐。然則牛以其黠去。而別於牛也。又失牛之一節矣。如獐。久得獐之。一節矣。牛以諸形器與才合為牛。今以其獨大與健與疾。足點慧俱從異類。為類則所謂類牛者。何有以憑其色則

自其類已離不事矣多與物同矣然猶畫以為牛者此論者之未辨也故萬物之類交錯以通其分也有合者也其合也有分者也其不相類也類其類也不類地有文理其縱有連焉其衡有連焉知其直之有類也莫知其橫之又毛肌膚同肉有動之物雖析支體多同少異合為形容或橫或豎或謂之人或謂之獸問何為分討之形容形容一節也何足以計升今有人於此變化以數除狡除賊求之無形度之不得不知將以是為魁也其猶以為人也將以

為人不得其所以類之者故有虎狼之心者虎狼之類也非人之類也有蛇豕之心者蛇豕之類也非人之類也既已同之無所辭其類既已異之無所合其類故曰小人之體雜其異物之性行矣小人者偏與物為類而不專也聖人與天同類其精與神同類故君子上同也小人下同也人者僅有之各上下皆存其中通之萬物其說尚有經典緯故曰慎守其類無失本生夫以梨接桃者其實毛其毛也猶桃之氣也已人則獨謂之梨不盡得其實者也

物料

人莫不有長莫不有短也長者物之所良用也固物而用之有長者以輔之故取而常給為而常利終事而常得其功所以長在自然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知此惑也必自以無長夫安有物而無長者天之生物必與以理事便使矣小大莫不然虎豹以牙爪馬以蹄鹿以角鼠以善伏蛇以善蟄蟻以微小輕約鳥以疾飛以捷魚以爭鱗以巧各以所長為其利而存其身長其子孫而視于人乎夫物雖無長短者懸衡之說矣懸衡者雖不知仰之所

存然必有仰也長短猶是故不能言者特不長于言固長于然矣不能則者特不長于則已長于矣矣不能飛天于然矣不能則者特不長于則已長于矣矣不能飛天然可使之入淵鳥不能入淵然可使之飛天今徒仰以慕高之美坐而失卑之樂遠以求大之盛近而失小之精此物之所以迷惑而不自知也夫長而不知則真無長矣知而不用用之不純與不盡其利則真無長矣故所長者當明其方而致之求其利而全之投物勢之便而遂之離合變化皆以一用而周其數以合其理此用長之道故君子之為行也求短者而正之也其役才也必求長者而竟之

也。行不責所短。不可以備美。才不盡所長。不可以緯務。

論語

卷之六

六

全物

君子不窺人之私。窺人之私。世無賢士。剝皮視肉。世無美婦。物有大休。人有明節。取大體。獎明節。省此。用之。道。亦。貴之上。孔丘無威儀。汨汨之上。伯夷無潔志。求孔子之聖者。將觀之于几筵之旁也。求伯夷之潔者。將察之于簞簋之側也。常必以是求之。是以孔丘全于聖。伯夷全于潔。今夫白日之明也。其入黃泉之下。交陰陽之時。可為言哉。故五不可以破質。求美鳳不可以拔羽。求客大屋其暗而用其光。為切于人。今古不窮。君子亦何為傷物之成乎。先君子曰。側室不可入。所以使婦人安私也。有以安其私。然後能使安其正矣。此善全人者也。

用人者。用其心之有真也。用其心之有懼也。然而不能立。所以可。用者存乎彼。可用者彼之天道固有之。然而可以。人智多立也。今夫役馭萬物者。必有飲食之利。為其欲存也。必有鞭策之威。為其畏存也。然而飲食之美。有極。鞭策之威。有止。則其術將殫。物之欲惡。又不可得加于此也。故節度于二者。以為無窮人者。欲富貴者也。欲美厚者也。然惡死凶者也。惡憂苦者也。富貴之事。羞之以等禁。然歟。

外集

六

隙而卿相欲之事必盡矣。戮辱之事差之以等害。然數降而死。凶惡之事必盡矣。非不能加于二者也。人之欲惡。固止于此也。而卿相復不可多有。戮殺復不可多及。求人之事。又未可以已也。是故聖人立之事而生其情。是何也。人之智多。其欲惡固可蕪而有也。向知利之可欲也。倏然未知禮義之隆高也。未知名聲之光美也。為之崇禮義以觀示之名聲。以顯白之人。蹶然又有欲于此矣。貨者先趨之。朴鄙無識之人。徐徐然向之。向也徒知害之可畏也。未知汙下之難安也。未知皆改之醜辱也。為別黑白以界異之。

非皆以重累之天下之人。瞿然又有畏于此矣。賢者先避之。朴鄙無知之人。徐徐亦忌之。此二者非即有也。莫之而有也。然已欲之。若固然矣。其惡之亦若固然矣。夫已欲爵服。又欲禮義。已欲禮義。又欲名聲。如是則欲博民之欲博。是愛賞之地博也。已忌誅殺。亦忌醜惡。已忌醜惡。又忌詆訾。如是則惡博民之惡博。是受罰之地博也。苟其為地之博。則加之者之利矣。民不憂不使矣。故聖人立禮義。設聲名。以足爵服。以虛饋賁也。實獨而虛不可窮。故位雖無所益之人。猶勉之。而若有美也。今是禮義聲名也。豈一為之。而可已者哉。必以終身之事就之也。然而慕者誠有得也。我必無少焉之費也。取之而不相爭也。此賞罰之精者也。且夫爵之為榮也。一刑之為辱也。一君子爵必以獎大義。刑必以愧不義。則指爵唯一受者得。二禁焉。置刑唯一受者得。二辱焉。何也。義不義之說又明也。

外集

五九

九言立是者。非獨立是也。必廢非而後。允言崇賢者。非
 獨在賢也。必下不肖而後。是故事必行。而不行而不得一
 也。譬之原隰。相際原高尺。則隰下尺。今曰原高而隰未嘗
 下也。是原不咸于高也。物固待彼而論此。故一去一取。成
 于獨取一。奪一。咸于獨予。待堅一。用王猛則兼誅樊世
 仇。騰席寶以爲不誅樊世等。則用魏之于不用。未甚辨
 也。元祐太后一用司馬光公著。則兼懲章惇蔡確。邪怒以
 爲不去確等。則用光公著之于不用。未甚辨也。今夫懲衛
 者。左抑則右舉。右抑則左舉。抑之所下。舉之所上。至也。
 而未嘗有能以不抑舉者。以爲自相待之勢也。今使湯左
 相伊尹。右相伊尹。又以為能用伊尹者。有之否也。使武王
 左相周公。右相潘止。又以為能用周公者。有之否也。天之
 道。必去寒而後立。暑寒未去也。又彰暑之氣。造化無以
 爲能也。故朝廷之上。未嘗無賢也。聽言未嘗無正也。上又
 非盡不用賢之君。不聽言之主也。然而不咸。爲用不成。爲
 聽者。爲其兩存也。此以其能也。顯之彼。以其惡未盡也。亦
 留之。如是則賢不獨用。賢不獨用。此爲未嘗用賢也。如是

聽言是言不獨聽言不獨聽。是爲未嘗聽言也。君之爵祿
 固有盡也。自一命而至九命。猶有極之等也。然而則居用
 之。則其等皆增而重者。有抑奪之權。以明之一命之爵。必
 使賢者居之。不肖者降。爲庶人。則一命之爵。同已盡矣。爵
 非異于故時也。然而猶有不輕可得者。則爵者已重也。里
 之三老。訓進子弟。令之曰。某子材。坐堂上。賜之卮酒。某不
 若。訓立之堂下。執酒具也。堂上堂下。非賞罰也。而堂上必
 自以榮者。堂下者。明之矣。堂下者。必自以辱者。堂上者。明
 之矣。故有子而奪加辱。有奪而子加榮。一列之爵。有兩列
 之尊。尊者。子者。一尊奪者。助爲一等也。此增崇爵祿之道也。

皆貴

雖有當時之勢。不能使天下皆貴而無賤也。不能使皆尊而無卑也。使天下賤而皆貴。卑而皆尊者。禮行焉耳。然則雖其少也。必將嘗為長者也。雖其下也。必將嘗為上者也。君子之教曰。使而下。上使而少。事長則為父母者。必有一家之貴矣。為兄者。必有弟。幼一節之貴矣。父兄者。子弟異日之處也。然則必有可待之貴矣。雖在汗下之虛。當施教于人。而人未嘗不反而敬之也。此相陰之道也。然則雖猶夫卑家。必有往復之尊矣。故曰。君子有禮。則天下皆尊。而無卑也。皆貴而無賤也。夫唯天子用天下之備禮。取天下之備尊。匹夫匹婦慕與敬之之數。或寡焉。雖然。而均者。取天下之尊。所傳博也。取一家之尊者。所得篤深。二者之分。未嘗相讓也。深與博。以異量之。美相敵也。故匹夫而有侯王之貴者。此其說也。

天交

冬春之間。天地之去近。是其合也。夏秋之間。天地之去遠。是其別也。天地之相與也。亦有情人。後未之知也。其合有時。其別有時。萬物同于其合而生。同于其別而死。物者。生以。為道者也。天地者。別合以。為能者也。日。朔而交。實望而交。光。一。月。二。合。以。傳。其。精。養。長。二。氣。傳。化。萬。靈。水。土。無。知。春。夏。相。決。秋。冬。相。離。故。交。合。之。為。道。也。天。地。日。月。水。土。之。所。先。也。故。曰。萬。物。雜。多。後。有。夫。婦。夫。婦。之。老。曰。父。母。其。初。曰。男。女。其。早。名。曰。牝。牡。父。母。者。夫。婦。之。功。成。也。男。女。者。夫。婦。之。事。未。成。也。夫。婦。一。別。一。合。以。為。業。而。家。者。為。衆。便。者。為。久。過。于。四。方。謂。之。世。傳。于。古。今。謂。之。宇。宙。先。君。子。曰。吾。不。可。笑。燕。與。秦。也。夫。秦。求。業。而。食。食。以。長。絲。然。以。為。室。室。以。純。化。化。以。為。雌。雄。雌。雄。已。成。交。合。而。卵。疊。撒。撒。千。百。為。族。生。三。十。日。曾。無。別。業。成。子。功。矣。不。食。不。飲。乃。去。而。死。今。夫。燕。中。春。而。出。蟄。求。高。明。之。宇。以。為。家。室。削。塗。于。降。附。之。梁。間。覆。載。得。成。以。聚。雌。雄。雌。雄。和。合。以。求。後。世。卵。生。如。丸。渾。沌。不。分。無。首。無。尾。情。則。自。知。中。有。已。微。傳。精。送。氣。日。夜。以。幾。邪。破。子。出。吻。吻。孺。孺。雌。雄。代。出。求。食。以。哺。哺。昔。

智索物而慮之。求無有而論之。致曲而謀之。雖幽隱而著之。故曰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光至如心者止矣。日數厚謂之人。其最謂之聖人。神仙者世容有之。陽全之謂也。致日之道者。幾乎神明矣。故曰之功不可為數也。日之美不可為驗也。日之精不可為說也。有倫之物皆待而或未知其功也。日者得夫利害之共主也。煖氣在物。鈎物得之。積其質。毒五谷得之。摩其平和。明之于人也。堯舜以聖樂紂狂也。今日之光。諸星若一。三垣九野。世以為仰天。掘天。掘其以為功。故曰者萬有之表也。諸事之改也。故

無日可復。得春夏乎。曰無也。無日可復。得古今乎。曰無也。無日可得。有萬物乎。曰無也。無日可得。有事為乎。曰無也。故無之謂時。日與之為時。無之為物。日與之為物。推遷而古今生短。長而春夏成。有光而萬象形。有功而萬事作。故天地之間者。日為大。

氣。有。不。同。而。至。然。而。能。應。者。合。于。其。數。也。數。之。所。合。大。小。不。足。以。異。之。故。智。者。測。之。于。此。而。論。之。于。彼。其。虛。量。高。下。猶。視。而。見。也。夫。天。地。之。氣。在。多。猶。在。少。也。在。百。丈。之。下。猶。在。尺。之。上。也。中。冬。之。月。陽。始。萌。于。下。地。有。淺。深。各。自。其。底。以。為。初。日。進。而。上。增。而。長。至。地。面。而。盡。復。生。于。下。在。地。上。者。亦。如。之。至。天。而。盡。復。生。于。下。山。亦。如。之。一。尺。之。壤。有。天。地。之。交。者。亦。如。之。聖。人。制。為。律。呂。數。寸。之。管。而。俾。合。天。地。之。機。自。黃。鍾。至。于。蕤。賓。起。九。寸。盡。六。寸。象。升。陽。之。氣。及。

于。地。中。為。濁。分。寃。自。蕤。賓。至。于。應。鍾。起。六。寸。盡。四。寸。餘。象。升。陽。之。氣。平。于。地。面。為。清。分。寃。長。以。求。深。短。以。求。淺。相。依。而。為。數。為。候。室。室。三。繫。門。反。覆。正。于。子。午。攝。地。三。尺。而。築。之。門。不。相。當。者。固。地。上。之。氣。也。掘。而。築。者。固。地。中。之。氣。也。按。月。依。方。曆。十。二。律。黃。鍾。中。于。子。子。之。間。餘。序。而。布。每。月。氣。至。則。管。灰。自。飛。夫。數。遠。等。則。大。小。同。至。情。有。合。則。殊。刑。同。感。臨。池。而。鼓。鼙。賓。鐵。為。之。躍。者。數。同。也。秦。吳。音。而。草。舞。者。情。同。也。豫。章。之。龍。井。高。踰。江。面。然。江。水。上。漲。則。井。水。上。溢。井。氣。同。也。消。亦。相。等。降。氣。同。也。候。寸。關。尺。而。知。心。脾。腎。

之病。小形。大形。之數也。輕重取之。而知肺與臟。小表。裏。大表。裏。之數也。數有微會。不足以為異。

滅生

用萬物者。常有功于物。而後用。先與而後取。其于蔬果五
谷也。厚其糞土。滋繁其類。而後食之。其于六畜也。長其類
而後殺之。五穀蔬菓。固自生也。人力不加。不如是多矣。其
多者。我之。鷄犬羊豕。人不為之。主必盡于豺狼狐貍矣。不
能自存。其能存其命。而且滋者。我之。猶且盡其壽。足其量。
而後用之。物可無憾也。是何故。非殺天地之所生。殺吾之
所生也。非害物。自有之。命害物。不必自全之。命也。然君子
猶病之。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夫
生之而殺之。是生其所殺也。譬之如刻木為神。神已宛然
矣。旋斧斤以為薪。成之。不為功。毀之。重為罪。故生而殺之。
者。見殺不見生也。立物而仆之者。見仆不見立也。為殺而
生之者。獨成于殺者也。為取而予之者。獨成于取者也。

章子留書目次三

散集

雜撰計二百三十條

留書

散集目次

章子留書散集

臨川章世純大力父著

雜撰計二百三十條

瓚公為徐州守。居無何。去官歸。隱于鶴仙峯之麓。為其人
 曰。我何能終釋貴而就賤。釋尊而就卑乎。人曰。有藉于朝
 猶貴也。去而為匹夫。不亦賤乎。而云者何也。曰。非貴賤之
 說也。鶴仙峯所以為高于此者。以眾山卑也。使置之巨壑
 之側。則不足以克為趾。由此觀之。高卑之名。自旁至矣。今
 為州主者。固藐藐如蟻封也。我所居者。又其細也。而朝夕
 相從。引魁壘附陵巒。以怪物則有功矣。自賤之術。孰過于
 此乎。子弟幸賢有才。或舉于鄉矣。有試政于部者矣。我偃
 然據其上。列有命能行也。有欲能從也。四隣之交也。等輩
 齊民固多也。然則今日之匹夫貴乎。向之司稅貴乎。雖不
 貴。知不賤矣。此明于貴賤之數者也。故爵非一列。位非一
 等。尊之上。猶有尊者。務高不止。然故不離為下也。已雖俯
 人其所仰者。亦猶岑岑然在其前也。故爵必無尊有卑。以
 柄之位。必無貴有賤。以槩之。故無爵者全于尊。無位者全
 于貴。

陰與與張宗鮮于衷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掩之。友人張記杜維與與厚善。以為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喜怒者已之私志也。是非者物理之本分也。陰與不以喜怒代是非之處。可謂能用公理者矣。

觀世善過人所與游。皆覆蓋之和厚。而無忤所厚。李舉長及與俱。即推義直已。又傷舉長之過。舉長曰。何不四方之心相待也。觀世曰。天下不肖者多矣。我自向而往。皆為人設行。未嘗得一用已也。賢者之道。唯可以行于賢者。我之得君。猶不與直已而行也。吾安行已哉。故治身立義。當

留書

使人行直于我。人不得直行于我。則已之為人。通途也。必不坦矣。

事之未來。或前知之。彼未來者。其于此有端乎。固無端也。事之已往。非由書記。或後知之。彼既往者。其于此有留乎。固無留也。

耳目者。隙先也。心適以之為度。固入為出。推移不出其類。然則心雖有思。亦止名耳。聞目見也。

夫夫婦之相與密也。言于左耳。右耳不知。言于右耳。左耳不知。以為深藏矣。然而或聞之者。人固不能以已之所知。

障夫人之知之也。

偏用而視。與兩目同功。偏耳而聽。與兩耳同功。是知兩目但一明兩耳。但一聽。形處散而必離。神在分而猶合。

人之命與財。共厚薄。等大小。財盡而命之際盡。性渺而難足也。目微而難滿也。

人生後役。馳而就死。非安而受其自至也。

細狹薄。少四者類也。入有之。將去無為近矣。是故君子簡物而存身。簡身而存心。求處其狹。百物之來。不攬援也。求處其少。好惡之數。但有而已。飲食居室衣服。取勝寒暑。却

留書

饑乏而已。求處其薄。寄志于針鋒之上。出入有無之間。求處其細也。此四者。將以從無而合真也。雖未能至。可謂及其涯矣。

賢者之處身也。立乎其將。將者。物之方盛也。與其方未也。與其方長也。其前不足樂也。其後可致而望也。如龍如蛇。長為之尾。不使易究。是故常樂為春。不樂為夏。常樂為辰。不樂為午。

仁義者。道德之尊也。使仁獨以愛已。義獨以裁物。則天下之惡莫過此者。故善惡無定道。當處而用之。謂之善。非處

用之謂之惡。教兒而可以及弟後者常。于先矣。教子弟而可以及奴。僕下者常。聽于上矣。義事不論于平日。臨急不可索。節也。恩不殊異于衆人。任。顯不可取。恃也。地遠者非左右之人。心勢相差者非一志。之士也。草木輔其類。而害非其類。得類而生。其所蔚然充然。似其。悅也。失其類而併其。所瘁然焦然。似其悲也。故得友者。草。木之所樂也。

草木之生也。下推上。故根之愛榦也。有滋以奉榦也。榦之愛孫枝也。有滋盡以奉孫枝也。枝之愛葉花實也。有滋盡以奉葉花實也。葉花實無澤于枝也。枝未嘗有澤于有榦也。終未嘗有澤于根也。故勢常順以去情無違而反也。是以物必易為慈。難為孝者。生物之理也。

木枝多者不能長。何也。為其奪澤也。果實繁者不能大。何也。為其分榮也。草木無知。情其兄弟。將不容者。皆萬物之理。乎。是以求損物之薄。以益己之厚。求損物之短。以益己之長。爭于氣澤也。

人雖盜賊。無非仁義。詰盜者曰。何以竊人之財。鑿垣竊。盜者曰。我以孝父母。慈妻子也。隣里之人。不如吾親之親也。損疎以利親者。輕重大小之道。今夫鳥飛而高。魚潛而深。取之者必以機。然而聖人不廢盜賊之行。將殺疎以媚親也。吾之所為。棄小義。用大義者也。故仁義之說。推之。不盡則無以難盜賊。善惡莫得其處矣。

君子損貪得之心。而優取富損自尊之心。而優取貴。損見美之心。而優取榮。萬物無定量。人心無定觀。求得不已。所以終身見貧也。好上不已。所以終身見賤也。欲省易足。為。

吾之富者。必易矣。無求上人為吾之貴者。必易矣。故所寡。在內則所餘在外。寡多之數。相由而成也。

人之論人。皆存已。其中禁人以賢。無以置已之。不肖矣。故不肖必好誣賢。多得人之。不肖所以寬身也。唯賢者為能廣陰其類。夫賢之將賢。以寧己也。亦猶不肖之取。不肖以恕身也。故君子多譽。小人多毀。與君子言。天下必多君子矣。與小人言。天下必多小人矣。

使爵不足。禁則天下不可勸也。使爵足。禁則天下之欲。不可得足也。將使其亦禁。亦不禁。其輕之害。帝王之權矣。其。

不輕之害。處士之義。然則有所而輕。有所而重。何謂有所而重。帝王者重之。重之以崇獎帝王之權。何謂有所而輕。賢人處士者輕之。輕之以自隆其身。輕重有所而帝王恃其利。處士去其害。物有下可以上。上不可以下。力政共命是也。有上可以下。下不可以上者。名位爵號是也。惟道德往來。以為物其在。上則所以教下也。其在下則所以貢上也。上不得道。以教下。君雖賢。不得尊為堯舜矣。下不得道。以貢上。臣雖賢。不得譽為伊尹矣。

言也者。身之陽也。行也者。身之陰也。陽使善。陰使惡。故雖有汗漫險邪之人口。未嘗不稱說道德也。行以為己。又未嘗不安從僻違也。

君子章利以定善。獨害以明惡。善者必自取復矣。我猶為美。聲以頌之。在上則又其爵祿以厚之。多其利于善。使可樂也。惡者必自取反矣。我猶為醜。聲以告之。在上則又具刑戮以危之。多其害于惡。而不已使可懼也。故利害之事。不明則善惡之道。不見利害之事。不深則善惡之際。不懲貪者財之仇也。凡貪必巧奪之人也。巧奪之人。則人之怨。

之必甚矣。貪必厚積。厚積所欲。人之欲之。亦必甚矣。使怨我之人。有欲于我。則危奪之必速矣。故貪者財之所不也。也。貪與財相求。財與貪相仇。

君子有一善。則常于其事。不常于其所。則不能多其類也。如是。亦不能熟而安矣。不安者。徒行迹也。無性命之憂。以哀之物。之所大疑也。故其誠安之。則單至者也。其不誠安之。則與百通為同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不形則雖作于心。見于色。出于言。民猶若未從。雖從必疑。君子形不必麗也。恃道飭之。命不必榮也。恃道易之。是故深其升服。具其節度。正身為行。被禮樂而游。處則非。避巨丈夫也。徒然已有威矣。非美好也。徒然已有觀矣。修身臨法。以當上下。不必祿馬拱持也。固爵祿之所求矣。言雖不來。固禍害之所去矣。故恃道而高。造化不能為之。恩恃道而存。造化得以免其怨。

家無賢父。則不可復無賢子也。無賢兄。則不可復無賢弟也。不幸無上。不可無下。不幸無前。不可無後。為國不然。不可無臣。蓋不可無君。無下之害。不如無上之甚也。家而無上。不如無下之甚也。

名賢國治。臣賢國存。賢君之舉也。明禮義以齊官。用法制以。一民。以賢治。不肖。固以貴治。賤耳。魚二以令。一此。盡行。之勢也。正道卑。運故國。治君不必賢也。而臣賢則道上行。正。道者。自上。推下者也。而自下上上。從末以操本。雖有行。者。不行者。必半矣。故國存。孝子之為行。以為為已而為之也。亦以為為父母而為之也。記曰。君子欲為善。思詒父母令名。則必果。故獨舉一事。常用。兩以成之。所以自翌也。及其成也。亦事一而善二。事。子。曰。人生止百年。死則無窮極。世則以為生短死長矣。

實不然也。今日之內。六時之數。晝夜均有。然自旦。致夜。應事為。思慮。游樂之多。而後可至。設坐而待。必遙遙而難。俟也。夜而寢。則一瞬而已矣。經于六時。猶之頃也。六時之。久。固于一瞬。少之事也。少者短之屬也。日必多端。多者長。之屬也。由此觀之。晝必長矣。生與晝為類。死與夜。為類。死之長也。豈嘗得而長之哉。不得而長。是其短也。甚矣。人不能信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今日東望日出。西望日。世量。即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人不能信死之為鬼。

神也。有語之。今日有生之始。及死之日。人即如是止者。人亦不能信也。不能信短。寧信于長。不能信狹。寧信于廣。狹。與短。必不可自解也。廣與長。說之可自寬者也。于心能安。之。百貧成。一富。故曰。上有羅紃。下有麻績。藉之泉薄。取獨厚。也可多享乎。適分之外。止其盈。溢念此。肥者盡。群瘠也。我富矣。幸毋見富。曰。此所據者。人之貧也。我貴矣。幸毋見貴。曰。此所據者。人之賤也。故非彼無此。君子念其成之者。地之有山。所以善自廣也。侵于空分。以博其體。

愛與惡相成。而善愛所美。已極。憎所惡。不得薄矣。愛者亦以相較。而倍也。是一情之施。過分者常二也。人所微實者。目前尊丈耳。數里之外。望之彷彿。意已入畫矣。子時頃刻耳。轉瞬即所回思之物。情已在夢也。故世所言實須臾也。尺寸也。實者如是。寡也。自隆者。人短之。自短者。人隆之。均有一陰。在已。不如其在人也。均有一短。在人。不如其在已也。人有知而非哉者。將死之人。常作死計。雖作死計。實無死想。其無死想。則非哉也。其作死計。則固知也。故知常有二。

其一天所用一已所為同所並廢人特不自別遂以為
機作也。幸相因而明亦相因而惑。坐舟中者未常知舟之行也。觀
于岸而後知之。以止而知行也。此所謂相得而明。雲行月
下。雲行而西。月却而東。從縫中觀行者。左壁而若其右。
來也。此所謂相因而惑。注湯甌中其氣上行者。滿勃如霧。然不得所止。則散瀾而
無有其底。非有翳微之形也。然置之几上。少間若微雨之
集疎密大小之有當者也。得其所開也。故物有兩蓋則神
化之所存矣。其滿露則精氣之所聚矣。雨之能下降也。則
天之能上覆也。天不容覆上行者。越而散耳。惡有是第第
者哉。君子之與人言也。抑則揚。揚則抑。是故有已稱其利者。則
更言其害者。有已稱其美者。則更言其惡者。非與為反也。
與為救也。金廣章曰。內人常與錢為異。吾所憾也。章子曰。
與為同是一也。與為異是有二也。有二成偶。所以得事
之全也。故夫有義妻。必與夫相嬌矣。士有義友。必與士相
嬌矣。

明而有相至之能者。物無非形。微而有相至之能者。物無
非氣。此人以必以形氣為盡天下之物也。非形非氣。所謂無
物矣。而安知形氣之未盡天下之物乎。今砲發震。則窓
紙皆裂。聲起于嚴垣之外。而鐘鼓鳴于重宮之內。明無相
及之形。精非可徹之氣。徒存乎聲。而有撞擊之力。若此者。
其能裂紙觸鐘。不可謂無物。而固不可謂形氣也。誠惑感
則萬物皆感。鼓鐘動則萬物皆動。質薄者見裂。體鳴者見
響也。然則形氣之中。有物形氣之表。未嘗無物。形氣之物
有力而無形氣之物。未嘗無力。力或加大焉。動或加強焉。
而世人徒以耳目之智。偏于千方之容也。所不知天下之
物必多矣。君子高舉不過天。深隱不過地。天地之間。以求其理。
人生父與之以虛。母與之以實。所以生且成也。金玉者。天下之陰隱物也。其在天地山澤之所包閉也。在
于人者。篋笥之所守藏也。行于天地之間。而常不失其陰
與隱也。嚴刑重法。所以多賞之條也。刑重而輕刑者。為一等之賞
矣。刑重而不刑者。為二等之賞矣。夫位極而爵盡。天子無

以施恩。故實有窮也。而刑待其後者。是無窮之用也。故明主當于守法。獨守其無窮之權。而輕乎有窮之用。明于實罰之本數也。

三向之饋。進之君子之前。厭然必有餘矣。以謂小人狹然。必未足矣。君子以為否。否之事三寸耳。小人以為腹其長。二尺六寸。非三斗五升。固不足以滿其空虛也。故君子取于味。是其取精者也。小人取于質。是其取濁者也。夫小人也。又安知食道哉。未知于否而已。越入其喉矣。詐情詐之得行。以實有信者也。薄之得行。以實有厚者也。詐情

留書

留書

留書

信者。以為地。薄恃厚者。以為基。故小人之得其所求也。則君子之以朴忠。正信藉之也。而小人以為其智得也。目雖見美。亦又見惡。惡與美。足以相質矣。是無得于見也。今夫聾者不見美。亦不見惡。亦但無得于見也。由此觀之。替與明同功矣。得失之起。內存乎哉。外在于物矣。今夫優者。而具聲色。使聲美矣。色不必美也。是替之全得。聲之全失也。色獨美而聲惡。是聲之全得。而替之全失也。而不替不聲者。又以一得一失。何者。兩受美惡耳。其聲色具焉者。乃聰明者之全

得也。而聾聵者之偏失也。故物聽得失于所以當之者。所以當之者是得失之所為。來矣。所謂得失皆從物者。未盡理也。

知夫此身。異日為談中身。知夫此事。異日為談中事。歸于可說。可憶者。而止。非有實也。使其可談。談焉而已矣。得實者。藏之必密。傳至道者。識之必深。談德無德。談玄不玄。所以居之者。輕且淺也。狐狸雄于山丘。則是其中無虎豹也。卑人雄于鄉族。則是其虛無尊賢也。以其所有。測知所無。

留書

留書

留書

陽常有求于陰。以為用。故夜有夢。而晝取之。為吉凶。死有鬼。而生者求之。為福祐。此亦借陰之事也。地有人。而人有事。事有寔。而寔有名。人載榮名。地德之先事也。天方欲長邪業。則行正之人。非天心之所生也。天方將厚禍亂。則興善之事。非天心之所助也。夫見形于彼。而此以造應。聞言于彼。而此以作力者。雖不相及。有以相使也。由此觀之。感應之道。蓋其深渺矣。豈嘗有實以相至。恃力以相動哉。

人之少也多喜人亦喜之其長也多樂人亦樂之及其壯也多怒人多怒之其老也多哀人多哀之所以者何春夏秋冬之謂也
萬物歲其後末人所以失其前據也歲終有延年之功人不能以據歲終雖服之而致人不能先定其本壽之所至以其餘德歲終也物匿其後故人智之用始終
財者變化萬物者也愚者在財而不知直者當財而曲誠者在財而偽此之謂財化
人當凡人不當為人而所死為人而死即能自立亦半人耳
庇人者尚餘半在人其相去遠矣
性所偏多在深山原野時處城市亦樂羽流對如是人亦棲山水以用此之情代彼之境
夫以手擊手等事也而所擊者必甚傷此有以用之加勢其中矣故物以勢勝力以勢重也功者依于通不能得道之所不至道者循于事不能還事之所不可事者同于才不能出才之所不任才者本于氣不能托氣之所不有故道于人三說而後及之功于人四說而後及之
人無欲則聖王無以成賢也取人之欲而給之取已之欲

而損之而賢行成給人之欲雖愈多可也損已之欲雖愈少可也不得人之欲吾無以取人也不得人之多欲吾無以深取人也故一欲損益而道德已具矣賢名已立矣
內不足于倫屬外不具于善友則無以自正也當就其身以兩焉既立其是又設其非如相質正也
陰陽之生不在多物稍有之事即成其氣故渡水于杵可以療隔鑿以千槌可治產難萬物氣性其相背反極于兩末之端原所由然皆以淺薄柱生而盡卒起于微卒生而盡卒起于微若卒若之生起于微氣氣之生起于微動
夫影以翳光而得如形之餘實與無異然針灸以取神工或以起疾含沙而射短狹容以中人則去身之物尚亦關身在于迹而足跡存乎神而可切
陰陽之應卜筮數命刑家之術半為本理而全存造立之人其建立之人自身之福德精神盡則應驗亦盡矣故有效于古不應于今之事也
鬼神與人事同作及其已然可睹智力之所終始不見冥物之所設施人事宛然而鬼神之迹已矣見神之事常必于藏已見用矣猶求匿之而脫迷于所寄將陰者之性乎

天下不知徒相德怨于人而已也。
 感物之疾一鳥不如日日不如月月不如心心神者空提迹
 者純滯宇宙之間有其滯者是生大小暫久之象布滿世
 界在乎神者是派遠近今古之際表于混元
 今古相推有無可分之際响發為來聲止已故為今者一
 瞬為古者無窮
 是非之不明未得所以觀之也引事歸身可以顯是情
 如物可以著非然則是非之分必明矣
 卦命之術君子不甚恃也雖聽君郭管通陰陽之隔矣然
 愚其為鬼介絲也夫傷破陰陽之隔泄造化之藏者非鬼
 神所安將必害之
 一體之中事于上下樹有根草有本益長而上益長而下
 斯事氣之際也動物亦然故有上下焦之司不相同而相
 為
 從父母而來者皆生長我之從子孫而去者皆損殺我也
 聖人制文者在上賢者在下文以致尊賢以篤親文實之
 故歸子尊親非苟焉者也
 一身之內亦文上而質下奉貴彰賤之通存焉耳

晝夜者陰陽風雨之所以際變易也而草木人虫之所以
 別生長也故變化之至密者晝夜是也
 夫瘡與痛相反也然輕觸之則瘡重觸之則痛觸一而痛
 瘡異徒以輕重之間則痛者瘡之極也由此以類味苦者
 甘之極也由此以類味朽者香之極也
 風日霜露皆有以錫物霜露其同然也日風塵無以無
 有與物物固自得其有焉日暴則辛風入則酸霜加而甘
 矣
 物極而至是欲不留善者不半而止常有不足當為造化
 之事
 得天陽者得地柔得天陰者得地剛物生而天地之事必
 錯
 物或益言之而重或益言之而輕今曰此君也此又君之
 居也其愈重者也曰此父也此又父之父也其增輕者也
 故天下有加于尊無加于親加者為薄矣
 物有其全亦當使人分其餘位有其上亦當使人安其下
 花之所生于莖之至盡知其處高也不知其處末也故其
 事不同

我求富。人能富之。又能貧之。我慕貴。人能貴之。又能賤之。
 則人之二權俱得矣。我必于貧者。人不能富之也。又非能
 貧之也。我必于賤者。人不能貴之也。又非能賤之也。則人
 之一權亦亡矣。故不慕可無有。則人失其所以相操。此自
 立權之道。
 農取財于天地。工取財于手。賈取財于人。取財于物。
 物者。說之所外也。不以干仁義之數。取財于人。人者。說之
 所內也。奪于量外。而有傷仁之談。乘其所欲。而有傷義之
 刺。矣。故為商賈者。四民之下也。惡其微利于人。也。
 獨月從其所土。驚避庚申。支于有神。無迹于物。而微焉者。
 或必知之。知之而斷然者。其神然之特。有接于彼者耶。卜
 目。擇時。人以耳用之。猶知之。無體知也。物以體知者。也。非
 以故知者。也。彼之知之。猶寒暑之中。其肌膚矣。
 陰陽之然。應物以事。應人以散矣。是以于物必然而于人
 或然。人靈為全。陰陽之神。眾加之。則有與分者。子
 古之時。取人于一國。用之于一國。而常足。今之時。取人于
 天下。用之于天下。而常不足。持狹之才。固易用廣之器。實
 難。亦其理也。

古之聖人。莫非求事于天。以統萬物。求之于天。知陰陽之
 有過矣。可以怨。萬物之失。知中氣之義利矣。可以得。自予
 之正。如天之過者。非所深責也。儀天之美者。通所太上也。
 父行嚴于子。金之成木也。母行慈于子。水之濡木也。父母
 不俱存。子必失一矣。將必無慈嚴之用。意不盡而嚴不威。
 而無至分也。故獨親之子。謂之不幸。
 賢者。處爵。使賢爵相為榮也。人母曰。此貴者也。而曰。此賢
 者也。貴以明賢。獨見于賢。不肖入刑。使奸刑相為辱也。人
 母曰。此刑人也。而曰。此不肖人也。刑以明不肖。獨見于不
 肖。如賢者。蒙刑。刑不辱矣。人不恥其刑。不肖蒙爵。爵不榮
 矣。人不尚其爵。刑爵均而皆有不足之實。謂之失量。
 生養之事。既足。則耳目之供。適與物之務。虛起于其餘。聖
 人君子。以制度裁之。裁富者之文。以為貧者之實。民之有
 餘。非天地之所生。適多也。富以貧成。有餘固于不足矣。
 聖人之教天下也。必自利為端。使天下之利。必以義得。不
 可詐取。使以義得。是以利教天下之義也。未嘗可以詐取
 是以利除天下之邪也。以利教義。從之必速。以利除詐。去
 之必速。

人。以。知。多。而。欲。多。受。利。害。之。質。固。深。矣。故。生。有。甚。樂。死。有。甚。苦。物。則。不。然。知。少。而。欲。少。受。利。害。之。質。已。淺。矣。故。生。無。甚。歡。死。無。甚。憂。夫。天。之。所。制。生。死。禍。福。耳。而。物。之。愚。者。不。喜。受。使。天。權。輕。也。故。愚。有。大。力。智。有。大。苦。天。得。人。而。推。重。其。德。刑。明。也。在。物。而。權。輕。其。德。刑。薄。也。利。害。入。其。身。物。之。至。輕。尚。為。人。之。至。重。人。之。至。重。猶。為。物。之。可。輕。知。饑。必。甚。饑。何。也。知。者。氣。之。精。也。知。饑。是。使。氣。精。于。饑。故。甚。也。

衣之親甚于屋。屋之親甚于天。物甚托天。以遠疎之。勤衣不勤屋。勤屋不勤天。物處公者。未嘗得全。在公則危。在私則安。聖人治人。必使有分。用其私也。天公于人。人亦公之地。私于人。人亦私之地。之私人。南旗北塞。人之私地。物據其方。地者公之。所不得天者私之。所不可也。體骨雖實。我知其虛。閉目冥坐。即如無身。清夜聽聲。舉體皆微。以此言之。其中空也。

夫。空。有。相。際。以。為。分。有。之。所。多。空。之。所。少。我。與。天。下。智。愚。之。量。強。弱。之。數。亦。相。際。而。著。之。矣。故。弱。以。表。強。強。之。分。應。弱。以。少。多。愚。以。成。智。智。之。量。從。愚。以。長。短。未。嘗。有。已。實。自。劣。人。乃。優。之。者。也。貧。不。可。安。以。富。則。之。賤。不。可。居。以。貴。形。之。故。富。傷。貧。貴。害。賤。君。子。居。富。不。有。所。以。可。貧。也。在。貴。而。無。與。所。以。可。賤。也。日。與。日。成。武。之。官。日。方。作。而。群。陰。息。目。所。察。而。衆。匪。亡。此。伏。邪。之。司。也。有。畫。則。有。人。物。之。事。夜。豈。得。但。已。哉。將。必。有。非。人。非。物。之。

事。非。人。非。物。必。鬼。神。矣。故。鬼。神。之。信。也。信。之。于。有。其。時。與。境。也。苟。其。有。水。無。魚。充。舜。禹。可。過。也。天。不。可。過。也。天。之。所。有。吾。亦。有。之。此。豈。畫。可。非。哉。物。之。與。天。同。非。者。可。不。責。也。愚。者。常。即。于。其。善。短。者。常。即。是。其。長。非。更。其。體。未。二。其。用。故。火。之。與。刀。之。銘。有。合。名。焉。曰。利。害。衣。履。于。外。為。煖。于。內。物。固。有。殊。而。親。貧。民。相。為。富。民。曰。口。之。大。也。不。如。腹。我。獨。為。腹。飲。食。以。其。餘。為。口。然。而。易。飽。君。獨。為。口。飲。食。以。其。餘。而。腹。然。而。不。可。

得是何哉。二者俱傳通之。司一速過。一尚留。君之所為其
速過者。以常無得故。常不足矣。
生而富貴。富不足樂。貴不足榮。富獨為貧者。貴獨為賤
者。榮名實皆見焉。草何云。生生所無也。木何云。長長所不
至也。宿已有之。則非生非長。
有金生者。道人牛羊以金。胃角而衣之。襁錦。龔駁南閭之
四。此難以與世交矣。過為情。數開多貴之門。此其與人十
。不。管一金也。夫。湖中之。謝。盈。咫。而。人。以。為。大。江。中。之。鱣。
數。大。而。人。以。為。小。人。亦。以。素。分。相。索。耳。

宋者有言。再世皆弱。其家必絕。為其氣之近盡也。
見直之人。未嘗不曲。見公之人。未嘗不私。其見公也。所以
便私也。其見直也。所以便曲也。
厚者必以薄為歸。親者必以疎為末。父子之恩。數傳而必
至於不相知。得于氣者。漸以異致。之情者。漸以淺隱。顯之
數。儲有極也。
命天所為也。時亦天所為也。苟為庸人。則但受天之命矣。
苟為賢人。則但守天之時矣。命者生而受之。今豈得追附
之力哉。此不得不已也。時者日與我違。因而設事。固可

用也。故俱奉天之事。亦有可有不可。
山不高。則谷不卑。故卑之怨高也。甚海不大。則川不小。故
小之怨大也。甚物之參差。起于一而生二。二而非其土與
三。三曰。羅其英。雄則敵國。窮故有取。天下二。而非其土與
民也。盡收其勇力。國士與民已盡取矣。盡收其材智。國士
與民已盡取矣。盡得其心之欲。而二者盡取矣。取在于微
不及于形。
三略曰。主聘廉士。乃得實謀。及負薪功。乃可述。故下者
事之實地也。就下求賢。非人所與之賢矣。就下求謀。上下

俱過之。謀矣。所求已至其處。已盡之地也。
三略曰。千里迎賢。其路遠。故不肖其路。近是以明君舍近
而取遠。故能全功。夫賢必自尚。主必懼賢。此兩遠也。不肖
親主。主安不肖。此兩近也。兩近故甚。近兩遠故甚。遠聖王
反之以事。取合求成。吾之所為而已。
三略曰。善加于順。民惡加于逆。民人主以德為善。以威為
惡。惡加有虞。而惡有其善矣。以善加逆。斯不善矣。以惡加
順。為大惡矣。
三略曰。義者不為不仁者死。智者不為闇主謀。故賢君而

持○將○之○勢○則○有○以○得○之○不○肖○主○而○持○將○之○勢○則○偏○
 有○以○失○之○
 司○馬○法○曰○三○軍○之○戒○無○過○三○日○一○卒○之○警○無○過○分○日○一○人○
 之○禁○無○過○皆○息○故○用○人○者○貴○其○新○不○及○于○舊○取○其○節○促○用○
 其○氣○始○以○卒○然○用○之○
 罪○不○至○死○而○誅○者○非○誅○見○害○也○誅○後○害○也○誅○微○則○禁○勝○誅○
 成○則○禁○廢○
 三○畧○曰○士○可○下○而○不○可○驕○將○可○樂○而○不○可○憂○將○憂○則○其○智○
 少○矣○將○樂○則○其○智○多○矣○將○憂○則○其○勇○死○矣○將○樂○則○其○勇○生○
 矣○地○不○寬○則○無○所○生○起○也○心○不○餘○則○無○所○變○化○也○
 尉○繚○子○曰○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饒○易○飽○國○必○有○
 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夫○奪○其○飽○而○與○之○以○饒○奪○
 其○生○而○與○之○以○死○事○之○反○者○也○反○而○可○得○其○中○有○順○也○欲○
 之○多○易○欲○之○少○心○以○為○宜○矣○
 天○時○有○吉○吉○為○得○數○者○合○天○時○有○凶○凶○為○失○數○者○合○
 尉○繚○子○曰○先○神○先○見○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故○有○
 用○而○日○以○生○有○用○而○日○以○死○
 尉○繚○子○曰○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陳○而○勝○者○將○勝○也○主○勝○

尉○繚○子○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今○文○臣○率○
 陵○武○臣○投○刺○自○名○走○狗○天○子○重○之○以○爵○而○要○臣○陰○損○其○重○
 上○富○之○以○祿○入○而○要○臣○責○苞○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
 爵○祿○十○而○文○臣○常○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傷○將○之○威○
 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先○世○聖○人○猶○安○而○動○
 之○後○世○聖○人○遂○危○而○動○之○急○之○以○節○使○不○及○應○其○事○為○促○
 矣○
 尉○繚○子○曰○國○之○獨○勝○之○偏○也○主○勝○而○將○可○以○勝○矣○主○術○不○
 尉○繚○子○曰○出○不○足○戰○入○不○足○守○者○治○之○以○市○市○者○所○以○給○
 戰○守○也○故○國○有○大○兵○不○取○于○商○必○取○于○農○市○者○所○以○陰○損○
 商○人○之○利○以○資○國○也○小○物○賦○其○重○財○泰○其○市○市○賤○賣○貴○
 均○滅○其○贏○以○佐○國○策○用○之○以○精○非○病○民○事○也○凡○利○權○不○可○
 侵○于○下○侵○于○下○則○所○侵○之○分○皆○國○失○權○之○分○君○失○一○權○下○
 得○一○權○矣○君○失○二○權○下○得○二○權○矣○今○市○宅○主○于○私○治○市○之○
 法○固○不○盡○也○國○有○漏○利○矣○
 尉○繚○子○曰○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今○文○臣○率○
 陵○武○臣○投○刺○自○名○走○狗○天○子○重○之○以○爵○而○要○臣○陰○損○其○重○
 上○富○之○以○祿○入○而○要○臣○責○苞○直○以○陰○損○其○資○是○天○子○之○與○
 爵○祿○十○而○文○臣○常○奪○其○五○也○害○君○之○重○傷○將○之○威○
 司○馬○法○曰○有○虞○氏○戒○于○國○中○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于○
 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殷○誓○于○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
 事○也○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先○世○聖○人○猶○安○而○動○
 之○後○世○聖○人○遂○危○而○動○之○急○之○以○節○使○不○及○應○其○事○為○促○
 矣○

尉繚子曰。居國。惠以信。在軍。廣以武。刃上果。以敏。居國。和在軍。法。刃上察。居國。見好在軍。見方。刃上見信。故處安。偏絀。在軍。偏急。刃上而盡矣。故戰盡之事也。其通盡之道也。明主用百里之圖。能有千里之勢。地有倍利。人有倍力。事有倍功。三倍合而國增。而廣也。故水土脩。天時用。出物無數。則地復歲矣。三年餘一。則年復歲矣。生極壽。事極力。謀極忠。則人復歲矣。此皆倍國之數。利害得失之情。直推則惑。致曲則明。審其前後。及于旁側。鮮禍為先。取福為後。然後物不得以形相取也。人之大患。以貪滅。畏貪心在中。利與得先見也。畏心在中。害與失先見也。故事無伏。匿同心。隱見。聖王用人。使人各以己之利害存其中。不徒使為上也。故用人之私。不但責人之公。故舉君得而為必成。過相美也。知形性相俱。形之所虧。性之所虛。生成之後。可使形損。則性不獨授。可得知矣。教子于始。狹也。教婦于始。嫻也。教僕隸于入門也。先之自始。則禮其習也。習之其久。則禮其性也。然後以禮相是也。

以禮相非也。以禮相然。贊而得之。深矣。以禮相誠。斥得之。益深矣。子氣盛者。母氣衰。非相為取。精微之地。相竭也。特其本重。先未可定。故損益之。故人不能覺耳。其獨之人。多壽。此其對明者也。殺綽綽者。奪後命于須臾。新龜鹿者。勒未氣于千歲。秦納靡為喪毫末之生。魚豕死為滅尋丈之性命。則何大何小。孰修孰短。孰切同重。死心同慘矣。仁為貴。理之本。理之雖其後者。眾矣。義者。盡也。無復為之。後者也。雜物之理。必無不窮。以為無理。則說全矣。人者。具萬物之數。備天地之事。其為物也。雜而多端。聖人知人理之多端也。故不以一謂之知。其同于萬物也。故不過相美也。中庸之士。裁之高勢。則賢先見。處之汙下。則不肖先見。品國有以勢高下者矣。天道知之地。道行之天者。神明以為故者也。日其大明也。月其小。明也。辰宿定其位。斗精審其旨。皆先者事也。先動。

而氣生。氣生而形生。故有水土受之以布精。數化。州水華。實人衆。孕育形。贊之屬。在山滿山。在川滿川。故功莫大乎。地。道莫尊乎。天。不得天。皆地。不獨為也。心。不使身。未嘗可。作。知。不至。行。未嘗可。成。天地之事。身。心。之。物。也。天道與而不取。施而不復。日月在天。物皆見。以為利。地。道。生者。復之。出者。入之。風雨露雷。各死其處。反以自環。故。天。道。無。已。地。道。無。人。君子之事。加其身也。多其理。族。煩其節。目。須。更之。立。必。使。有方。唯。呵之。响。必。使。有節。薄。累之。動。必。使。應。法。其。不。以。簡。文。使。事。則。何。也。其。不。以。依。情。取。實。天。何。也。心。非。懸。居。者。也。必。與。事。偕。與。之。以。有。事。使。得。所。行。也。守。于。宮。域。不。至。騰。越。則。得。所。止。也。止。其。所。而。行。靜。于。事。而。動。所以。遠。于。邪。辟。終。日。不。得。作。也。富。貴。非。惡。也。嘗。以。便。惡。貧。賤。非。善。也。嘗。以。便。善。桀。紂。不。為。天子。安。知。不。但。恒。人。也。蘇。秦。蔡。澤。不。困。厄。安。知。不。但。庸。士。也。金。廣。章。曰。有。人。于。此。善。四。而。惡。六。言。者。盡。具。其。四。善。其。惡。者。特。不。言。也。而。人。已。曾。聞。不。過。矣。盡。具。其。六。惡。其。善。者。特。

不。言。也。而。人。已。盜。焉。不。過。矣。四。善。六。惡。中。人。之。地。也。德。顯。為。言。而。差。若。天。地。然。而。言。者。又。自。全。于。誠。也。言。自。得。其。誠。人。自。失。于。分。况。益。損。為。言。乎。物。以。所。用。遠。生。其。氣。為。其。性。故。弓。弦。利。產。舊。以。急。疾。為。用。也。蒲。萐。已。汙。舊。以。生。風。也。水。揚。之。而。甘。輕。變。化。于。其。揚。之。也。井。初。汲。而。補。除。得。于。其。靜。也。動。靜。于。物。為。功。幾。何。然。而。氣。性。疾。分。故。性。者。天。之。所。為。亦。人。之。所。為。亦。他。物。之。所。旁。與。也。習。之。而。有。矣。賞。罰。者。君。子。之。所。先。加。之。身。也。不。善。存。身。愀。然。自。傷。是。其。罰。使。衰。息。也。有。善。存。身。快。然。息。慰。是。其。賞。使。增。益。也。厚。必。勝。薄。矣。然。而。鐘。磬。之。音。薄。者。彰。長。必。勝。短。矣。然。而。簫。笛。之。音。短。者。高。為。之。實。者。少。則。為。之。虛。者。多。也。人。有。性。而。事。有。端。聖。之。道。數。有。主。而。可。起。王。之。刑。賞。有。間。而。可。入。皆。情。人。情。名。于。人。也。亦。相。與。離。矣。名。數。更。則。于。我。益。不。感。後。之。傳。我。者。淺。矣。君。子。欲。重。道。必。除。古。人。尊。所。從。來。增。道。權。也。是。故。非。必。不。可。易。也。而。固。不。易。也。

善惡之行有光有臭。獅豸觸邪正見其光。象嗅不直正聞其臭。

慶與望。臣虛相負而行。世謂兩物。適一物耳。夫婦之合。亦一物也。然則析之。將各以半立耶。曰。合亦全。離亦全。如人乘馬。自人言者。一乎人。自馬言者。一乎馬。異人而乘之。一乎異人。異馬而乘之。一乎異馬。離之人全于人。馬全于馬。亦不虧其數也。

留書

書

子

繁。藏生物精氣。生人聖人不弛禽獸之刑。以殺繁氣。蓋人

天以功名富貴福人。不若其以性情福人也。性薄情淡者。欲希少則受享之地博矣。故性之裕。物為物。皆在。有餘之地。生而吝者。不失于毫末。生而褊者。非寬于頃刻。性情之所發。最寡矣。人獨傷萬物。虎豹特與人。構敵國之禮。假畫作智。匹力人事。安得情乎。唯其獨制。故能大其事。多其功也。人世事皆鬼所為。物代之受名。

一夫一婦合而生子。半異性之氣。子復生子。半者復半。三傳而成。夫其本矣。

陽者散之。物莫不散于陽。而留于陰。水族善壽。陰者固之。陸物多天。

制是器者。常為是器之神。故知精神之久。

人固不敵天地。惟有道以連眾。眾合而勢博。事多而功廣。

遂參為三才矣。此人之巧為大也。

形必隔。在神能通。人之力不可取。以益己力也。人之智可取。以益己智也。在

留書

書

子

古人有言曰。匹夫而德刑之用見矣。雖勢在匹夫。生殺之權亦所握也。物之聽生死者。豈少哉。夫賞罰之用。則固未嘗頃而廢也。故來于我者。而善則歡豫。而受之歡豫。而受之。是其賞之細也。來于我不善。則嚴容而却之。嚴容而却之。是其罰之細也。若喜怒非廢。賞罰失類。則無以進退萬物矣。五星相及。過其所好。則行遲。氣有以相留也。當其所惡。則行速。氣有以相驅也。故畏惡之情。大矣。微至于草木。高至于日星。

陰陽有二別。冬夏是也。歲有二交。二分是也。春陽之陰。陽來陰往。道相遇也。秋陰之陽。陰來陽往。道相遇也。交者。均于氣也。內外之勢。平去之域。接也。萬物之生。皆資于兩。兩之成。存當自于均。非均。則無異氣。以立別矣。人何以有輔。戴摩。疊之能。物何以有背。反。含。覆之性乎。天地之大。交在冬。大別在夏。其交也。天俯而就。地天之。去也。近其布氣也。深地得之。藏于黃泉之底。及其致別。天地相與。離日月。漸以高。兩間之宜。漸以廣。氣大其施。物高其質。其主化。盛功用成矣。

天有小周。大周。小周成歲。大周成運。小周生于日次。自子而亥。而戌。逆曆二十八宿。以正四時。變萬物。大周本于日。與天會約。一千餘年。始一從官。自子而丑。而寅。順曆二十八宿。故星者。天之所以自紀也。既知其順。又知其逆。既知小次。又知大次。皆以星也。兩小周。即歲時也。日往月來。月往日來。不輕同。象夫婦別也。朔而相就。物交之望而相見。氣交也。交而萬物生矣。亦日月所以自久乎。不交。則無和物。不得和。固不出也。陰陽于物。無獨得也。日星二十八宿。應于九野。非定應也。陰陽于物。無獨得也。日星

所臨。無獨裁也。輕妙之倫。皆得通之。九夷八蠻。皆得候之。今耶律五行。一人之命。亦種一星。一宮。未或不驗。推之。至盡大小之物。皆懸命其中矣。古有分野。蓋取于始建國之日。月故周樂用七。蓋以伐殷之歲。今星數家。亦以始生之日。次推微休咎。同是術也。由此觀之。其分置可隨易矣。若夫據往而應。此何異已死之命。可兆于子孫哉。高山于。人非有贈也。然人之仰之。有得焉。有得于其觀也。復其上。有得焉。有得于遠瞻也。居室面之。負之。皆有得焉。

有得于其氣。典方位也。萬物有得焉。有得于其風。雲。雨。也。君子之居。富貴也。亦似之。善福惡禍。類理相從。故君子去非。以除殃。行德。以召吉言。末而信善。有刑殃。至而見惡。有彰。傷之奇者。不觀其近。與遠為然。比于高山。各以其量。與隔境者。遙相望也。夫高之與遠。固類事矣。日月相食。交通過也。夫婦之事。甚則傷陰。陽之正。聖人憐之。疾過常也。陰陽非所宜明也。故天地萬物皆隱之。不聞而見于上。

萬物睹之亦孔之醜矣。故日月交食不見于天。尚自隱也。
 通而揭于天。使物指焉。焉失道甚也。
 鮮生于濕壤。攀援而登其高柯。乘于清醴。嗟然而鳴。可為
 善托其聲矣。不知其為萬物聽之。其自樂乎。其有過柳
 而不得已耶。物固有以鳴為職業者哉。人不能求其謂也。
 人之好言者。終日咩咩。不得其止。雖所不聽。猶強記之。此
 亦不能求其謂也。古人有言曰。多言多敗。君子之言也。適
 足以應感而已。胸之有口。必漏其藏。如瓶然。決然有藏。若
 誠之末端。則不可以宿水注漿。敗器也。無所用之。夫樹有
 孔者。蠹生其間。穢汁淋漓。口之為我害也。大矣。蕭伯陳文
 共詣羅宜子。蕭辨而陳訥。既退。客蕭蕭之。羅曰。不然。謂
 能言者。以稱乎人心。不能者。人共厭之。今蕭言而人以為
 多。陳言若見少也。是陳能言也。惟我為周子。但無張
 口。張口吾望見其狹矣。故守口不可不密也。
 人生于土。歸于土。無所更為計也。然土者。不測之所。茫茫
 之壤。水以為家。蟻以為穴。舉其嚴親。一旦擲之其中。水能
 從其脈而行耳。不能為人親謀安也。蟻者。營其得腐則聚。
 不可以告語達也。脫有不戒。適與之會。則尸不及時而潰。

與棄之江中。無以異。在蟻則安。而得糧也。夫地如肉。水
 其營也。氣其衛也。營衛行于肉。氣水行于地。風者。地上之
 名氣者。地中之號風氣。一家俱以行止相應。而動以為道。
 理故在上所。在下如之。其顛倒情狀。亦時有也。
 夫舉事于一端。上以安父母。下以利後嗣。孝慈之通備者。
 慎所藏之謂也。如親而自信其慈心。無揮于吉。此是無
 有安危之慮。迫其中也。是無有前後之慮也。此吾父母也。
 苟有其術。何可橫拒乎。夫物動于明。所以使之者。居于幽。
 目耳鼻口。人見其從外動也。莫知其藏于心。脾肝腎也。物
 莫不以陰為本。陽為末。父祖藏于地中。去其子孫遠者。
 乃數百里。然相與為本末。未嘗暫離。如樹之榮在天之空。
 其根抵乃存乎黃壤之下。而抵委下則幹葉上。其根四布
 而出者。枝亦應之與旁行也。陰陽異處。其相肖也。如是。故
 子孫遠吉。可信親之安也。
 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曰姑。舅母之次也。姑父之次也。
 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母。曰姑舅父之次也。姑母之次也。
 物稱體為性。性應智為量。性者。物之所以用其軀者也。
 才識在物。皆以所自有為量。故小大皆是。是于物之自

視也。故天地不齊于物。而物自受其齊。立事而不效。技術而不應。是福德不侵身之。鬼神不足也。賢者亦以已福愈人矣。故使長幼貴賤。壹安于禮。見之以所利而已。長年者由禮。使事敬之利也。弱年者由禮。使得愛之利也。祭祀之禮。使有飲祿之樂也。拜跪之禮。使有食享之味也。天下無禮。外之利則從之者安矣。天地之有神明。吾不知也。然吾已有心矣。陰陽之有制使。吾不知也。然吾已有作矣。故自然者成其事。使然者即用其機。可以名之為物之為也。可以名之為天命之故也。甲敗實乎已成。而禍偏為丁福。既有敗。則不名成矣。既有福。則何云福矣。然則有敗有禍。有福者偏計也。無成無敗。無禍無福者。共計也。力不至而命獨顯。理未及而數專明。見乎力之衰矣。必才存乎力之中也。彰于理之外矣。必亦隱于理之內也。顏回天而命壽。非功矣。孔子窮而為達。非能矣。世事糾糾。赤子知之為真。為物形容。夢寐表之為切。表夢寐之事也。應以赤子之知。不始當感應之數哉。

鬼神之禍。亦疑懼者獨受耳。陰陽之災。亦求詳者得深耳。不知其精者。各之至乎。亦其物得主而見神也。西北之化。常寒。常靜。不足以生。天則求地。地以與。東南之化。水多。土少。常動。常熱。地則求天。蒸而上。親故西北之化。多于天。東南之化。多于地。翼獸南曰人。肉自靈。不專恃心矣。故禍之即。有故先。而縮豈有使之者。故獸南之說。推之可深也。本于骨肉。起心性。性止氣之事。氣但肉之事。物之相啖者。肉氣亦相制。精粗同理。知其執主哉。手足皆存體中。然以足交物。不如手之深知于心。其猶有味咸之別與。和可為酒。燕可為飴。然方為和為燕時。孰得用其未然甘之若酒若飴乎。一體之物。在末者不得稍為在始時之末。至人事之末。加其名實還矣。理者人之所疎。情者人之所親。故計情而可矣。事之安心者。其可行者也。其忤心者。其可止者也。吳虞初曰。孰為天理人情而已。事不合于人心。此不為昧天絕理者哉。

生。于。天。地。之。間。長。在。陰。陽。之。內。物。情。所。通。而。法。立。事。意。所。
 推。而。生。生。于。情。者。皆。謂。之。理。通。于。勢。者。皆。謂。之。道。通。于。時。
 世。而。無。時。日。一。出。一。入。一。寒。一。暑。變。易。人。心。期。之。為。時。
 然。運。而。往。往。而。迹。無。所。存。故。日。有。虛。無。物。也。天。生。時。聖。人。
 用。之。以。事。事。在。日。存。事。廢。日。亡。有。事。故。足。積。有。積。故。足。功。
 有。功。故。足。事。故。用。之。以。事。其。日。可。積。而。數。也。可。收。而。時。也。
 可。取。而。享。也。大。家。為。日。疎。為。年。二。十。一。史。紀。年。之。書。眾。以。
 事。實。之。故。年。可。按。其。年。無。為。則。是。年。亡。甲。子。乙。丑。豈。年。實。
 我。

陽。生。于。天。天。大。故。陽。滿。區。陰。生。于。地。地。大。故。陰。滿。區。陰。陽。
 者。天。地。之。所。在。而。在。焉。天。地。之。所。究。而。死。焉。
 兄。弟。一。體。之。事。也。據。于。其。前。也。取。一。于。父。矣。夫。婦。一。體。之。
 事。也。據。于。其。後。也。取。一。于。子。矣。父。已。一。矣。兄。弟。何。可。兩。也。
 子。已。一。矣。夫。婦。何。可。兩。也。
 與。人。居。常。有。刺。于。溫。厚。母。見。端。于。秋。冷。死。羊。皮。尚。為。煖。于。
 人。生。人。之。情。也。不。能。為。溫。和。乎。世。乎。
 大。風。卒。至。墻。于。人。也。思。于。父。母。大。雨。時。至。傘。于。人。也。思。于。
 父。母。大。寒。時。至。火。于。人。也。思。于。父。母。

生。之。所。生。復。有。所。生。化。之。所。化。復。有。所。化。天。地。托。事。于。萬。
 物。寄。功。之。處。多。于。已。功。
 目。有。明。心。有。智。如。刀。有。鋒。火。有。焰。物。皆。避。之。故。忌。于。吾。之。
 見。之。也。盜。不。得。作。忌。于。吾。之。知。之。也。奸。不。敢。生。故。日。一。出。
 而。群。陰。伏。雷。一。震。而。衆。魅。消。聲。光。之。為。威。神。也。豈。不。大。哉。
 易。曰。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夫。聰。明。睿。智。之。為。神。武。也。古。
 之。人。知。之。矣。
 星。封。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道。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
 矣。盡。明。之。無。以。為。隱。亦。不。成。為。鬼。神。矣。
 目。之。小。也。光。莫。大。焉。鏡。之。淺。也。明。如。深。焉。故。光。明。在。物。必。
 過。于。物。
 婦。人。有。奇。名。即。不。必。與。夫。以。吉。矣。善。在。平。常。福。在。靜。事。
 我。以。天。地。萬。物。獨。以。成。我。也。物。亦。以。天。地。萬。物。為。獨。以。成。
 彼。也。皆。以。少。已。為。多。物。全。對。矣。非。獨。對。也。猶。特。獨。有。之。
 目。之。所。視。遠。近。成。差。遠。之。長。大。為。近。之。短。少。燈。之。照。物。近。
 之。影。大。遠。之。益。少。燈。為。目。也。
 荀。子。曰。律。已。嚴。者。繩。人。必。刻。何。者。無。情。于。中。也。自。恕。之。人。
 必。不。屬。物。何。者。有。情。于。中。也。

性亦資形以助。苟為威嚴而骨嶄者。助成之。苟為溫和而肉平坦者。助成之。不然。即欲不真也。裏王存身。而所當之天地萬物。變其吉凶。元氣之盛也。天氣德萬物性味。皆為其利及其衰也。氣化腐之味。性傷之。皆為其害也。此一身耳。在郊野見大。在城市見小。人耳可一里。目可三十里。遊之曠野。耳目之數皆足。及閉居園中。目不數武。牆屋止之耳。不有步。雖物封之七尺之軀。繞七尺耳。食之。不味與充也。衣之事。二煖與觀也。及其有憂在心。

衣不至用色。食不至用味。皆藉其一而已。藏物者。藏于其心。心所不記。筐篋倉窖。非其藏也。二鏡並而見二影。三鏡不得三影。目二也。以此之二。成彼之二。二鏡而甚離之。亦不得二方鏡而甚合之。亦不得二。而得二。圓相際有辨。故能離目之本維者。故神之一不。成形之二。形之二。必歸神之一。夢影事也。問于日事。非帶挾成有。即相累成無挾之。成有者。不必而累之。成無者。則已確矣。生者。形居其一。氣居其一。知覺愛欲居其一。致納之生。少。

于牛象體形之差也。貧賤之生。薄于富貴。嗜欲之差也。富貴之生。倍多。死亦死。其多。貧賤之生。加少。死亦死。其少有。知之。死若于無知。多知之。死若于少知。人莫非天胤。莫不有天下。生之皆天。孰非其子。萬物盡陳。孰非其有。近設區域。多拒少收。則無以有之耳。自得其狹。非彼狹也。棄天之與。下同于物。則無以嗣之耳。自絕其屬。非本不屬也。筆工為筆。所治一事。而萬事皆足。未嘗耕也。然坐而足于食矣。未嘗織也。然坐而足于衣矣。未嘗為匠也。然坐而足。

于居矣。以養父母。以慈後世。以其禮俗百物而取之。所取未嘗匱。所供未嘗缺。鄉民得之以記帳目。立券契。券契以守業。帳目以會財。官人得之以立制度。日出命令。士人得之以通達。近傳今古。作為制義。以取富貴。富貴生大業。展轉為功。皆筆事也。故從筆工言。比天下事。亦一以貫之。物恃險阻。以自全。人之險阻。乃在其腹。使無是者。以自藏。盡見之。勢則必制于人矣。物余以傷也。言此志。朱子強曰。民有三疾。孔子之言。蓋有指也。以天下當之。若不為一人者。聖人之厚也。

古今無窮則宋元與今猶為一時天地大矣則吳越齊楚猶在一處加以好惡之共性同之矣性所以同命同之矣性命深同天合之矣其不謂之兄弟而何彼鼠與鴟與吾同室而處終不得不正之為仇敵也神龍何德于萬物乎動則務為雨澤他乾何怨于萬物乎動則務為毒霧不為思仇萬物皆見使于性其皆有不能力已者耶有數非已本年此語金廣章曰公辟之地室宇深廣陰閉既久冥昧之物多在焉人氣為萬物之所寶處于其中慮有襲其氣者此保身者之所慎也廣章曰身無病則百骸忘有所苦而當其處者獨知矣故家有不忘忘之人家有忘之國有不忘忘之事國有青也龔獻甫曰余所與居者五藏之病移之于性情嗟夫豈獨病我偏性之重莫非五藏之勝氣有生之所受也其未遠矣

留書別集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章世純撰世純有四書留書已著錄是編內集一卷分四十三篇篇各有名多摹倣周秦諸子散集一卷皆內集之緒餘不立篇名故謂之散前有世純自序總謂之別集以有說四書者故也兩書自序甚明明史合為一編殊非世純之意今分載之又此書內集散集各一卷合四書六卷僅得八卷而明史乃作十卷然四書六卷無所闕佚內集列有目錄無所散失散集亦首尾完具蓋是集初名已未留亦編為二卷周鍾序之張煒如以刊本未善因為編定先後考正標題訂為此本雖有小異實卽一書明史殆以兩本並行故合之稱十卷歟

性理標題綜要二十二卷

〔明〕詹淮輯 陳仁錫訂正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性理綜要

二十二卷》提要

成祖文皇帝御製性理序

朕惟昔者聖王繼天立極以道
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
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以是命
之下以是承之率能致雍熙悠
久之盛者不越乎道以爲治也
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久
或近率不能如古昔之盛者或
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純所
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
至治之澤可勝歎哉夫道之在
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

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
亂得失與古替相距之遼絕歟
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故也道
之不明不行夫豈道之病哉其
爲世道之責孰得而辭焉夫知
世道之責在已則必能任斯之

皇朝經義一

之重而不敢忽如此則道豈有
不明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
朕纘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來
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教之
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之治一

皇朝經義二

本於道所謂道者人倫日用之
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
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旣生道在
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六經
者聖人爲治之迹也六經之道
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
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
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
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朕
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五經
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大全凡
有發明經義者取之悖於經旨

者去之又輯先儒成書及其論
議格言輔翼五經四書有裨於
斯道者類編爲帙名曰性理大
全書編成來進總二百二十九
卷朕間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
之有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

四

聖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
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之道乎
豈得而私之遂命工悉以鈐梓
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獲覩經

書之全探見聖賢之蘊由是窮
理以明道立誠以達本脩之於
身行之於家用之於國而達之
天下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
回淳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
成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五

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性理序

學者知有太極而不
知易有太極蓋惟其
易之是以有之周元

序一

公一語道破曰無極
而太極正爲點化太
極神無方易無體知
變化之道知神之所

爲爾儒者終身不易

漫云有太極如取一
物焉置之胸中不生
不化號爲宿儒祗宿

序二

物爾是是評通鑑成
辛未評綱目成竊取
性理約略簡便以示
兒曹而有概於遭盛

世之不偶也秘書御

府也唐天子猶以爲

外且遠更聚書集賢

殿別置較讎官曰學

士

士曰較理常以寵丞

相爲大學士且非天

下之名能文學者不

得與於是選於是集

賢之書盛積書日多

官日重而益於理亂

之故日益少孰如

本朝表章性理一書關

書

樞要領或曰學者貴

經世識時務耳是不

然孔濶身孟生色當

其整頓身心處卽是

整頓天下萬世處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可

忽乎哉

崇禎五年歲次壬申

仲春吏官陳仁錫書

于白松堂



性理序

性理者先儒道德性命之書也
闡太極先天之秘發帝王
賢聖之靈非特裨益於身心
而千古治術亦咸備在茲故

性理序

卷一

十

與網鑑並傳于世良以衆妙
之門觀微觀妙者曾幾何人
象罔之珠忘筌忘蹄者又曾
幾何人矧篇帙浩瀚嘲玄者
或病其繁探奇者或病其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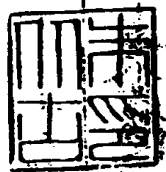
大都人情參差如是孰裁定
繁簡而合其轍且今

功令頒嚴必以試士博士
家尤當焚膏繼晷繙閱以鼓
前茅者故陳太史編輯之如

網鑑例凡有切于身心治術
者存之有切于論表策題者
存之其提指處有切于關節
者存之人略我詳人忽我覈
井然有條註釋俱脩較之他

刺其亦性理之綜其要者乎
因請斯編謀壽于梓以廣其
傳嗣有網鑑行于世並為不
朽云耳

華亭朱從古孟博甫書



序

性理一書皆宋諸儒名言而編輯於

國初文臣胡楊金三公之手

成祖文皇帝親爲製序播之寓內廣厲學官蓋是書廣大精微羽翼經傳其用可以治其身心而推之家國天下而其緒

餘猶是以爲明經之資

凡先輩文章議論今人承襲以爲固然者往往出於是書而有司輒舉以試士非素涉獵則立

二

論舛矣蓋先輩學者無不究心而晚近以來誦習乃少無論身心家國天下之道闕焉莫講卽發爲文辭亦未必根極

理要純粹縝密而免於
瑕類疎漏之譏間有一
二語言相沿踵日久而
莫知其爲出於是書者
卽舉太極西銘而能成
誦者亦少矣其弊起於
簡帙浩繁使人畏厭遂
至一切束之高閣機自
蚤歲卽嘗受讀大文細
註罔不徧觀而性鈍易

忘卒無所得後乃懲其
馳心於博而竟失其約
也乃選擇簡略去煩就
簡旣以自習因以示從
游者倘或可相與振其
畏厭之心而作其向前
之志從事於約而後其
博者可以漸而及矣且
讀是編者必欲詳其事
實文義亦必取全書而

參閱之非謂有是編而

全書可廢也

溫陵李廷機序



性理序

性理一書涵深浩大天地鬼神之與名德性命之淑脩齊治平之本古今興亡之跡罔不具載矣理學之淵藪而吾人
之素藹也此亦先聖纂集焉也
者亦少枚舉但好誦者或輕
重不辨博載其文而失于繁
崇略其或本末未具徒摘其句
而失于簡求其得略為宜而

性理錄要

卷序

便于披閱之難矣一日諸友相聚而議曰淵深宏博而文之大全者既不在旁通以涉其涯涯而書之纂要又難于為藉以究其蘊奧顧子編集之云俾多人得有所依歸予曰未學搢搢而欲製錦寧不竒仿其錦乎雖然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而一以之愚或可以為智也之助也于是衆之衆說而凡

二程全書遺書近且錄伊洛淵源之同于要旨者亦必兼來以附其類文之宜讀雖詞之繁博而文必得載題之當錄雖詞有簡約而意亦渾全故羣之入必書之字于各類之使使知出于何書既非略而弗載亦非載而或遺也大題之標必加。于題面使知合于兩闡小題之標必加。于題面使知

合于小試策題之標必加去
點于題面使知合于小試之
體既非缺而弗備之非備而或
素也庶讀者能注以探其旨
而不患于考索之難緣類以

性理綜要

入唐書

四

究其修而不假于編閱之勞
繇是邇法窮源得以覩斯是
之淵藪拔裔揭領而不失多
人之衷藹矣是書也集以二
載一葉如就易以三葉而也

如來名曰性理綜要之綜群
書而撮其大要也雖亦自
謂于理學有差而初學之士或
亦有便于玩讀云尔凡系同
志為因文以知是毋徒為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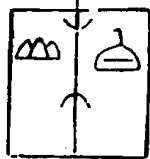
性理綜要

入唐書

五

續還珠之消也謹序

新安詹淮撰



性理綜要譯叢

王守溪曰詩言秉彝書言降衷而性之說已昉孔子言近孟子言善而性之說已明然譚者紛紛各是其見莊周謂性爲偽荀况謂性爲惡董仲舒謂性爲天之資而非教化則不成楊子雲謂性爲善惡混而邪正因修以異昌黎作原性而謂其分于三品李翱作復性書而謂其循于不已性不可以善言纔言善便與惡對東坡氏之談也堯舜以來不得已而

性理綜要

譚叢

一

曰中且未嘗分善惡者文定公之說也聖人教人性非所先者歐陽氏之議也善惡兼在如陰與陽者司馬氏之見也嘉禾根秀之說小蘇之玄論也無適無莫之言五峯之家傳也自程子有論性論氣之說張子有合虛與氣之說而性學始大明于天下矣

丘月林曰古今論性者當以孔子之言爲準其曰性相近者非謂其善惡混也亦謂其無善無不善也天命之初即以一理上以爲

近于善耳然謂之曰相近則二五之凝成終

有所不固者在也習之善惡既異則相近者

始相達而豈性之本然哉大舜生而神靈由

野人之習而不同于愚由頑嚚之習而不化

于惡此則上智之性不移于習者也叔虎初

生未交于習叔向之母聞其聲而知其必滅

羊舌氏下愚不移立有明徵也聖人之言語

上而不遺下語常而不遺變可謂盛水不漏

矣若孟子專言性善此則推本之論于學者

性理綜要

譚叢

三

最爲有功而要之不無所偏即程子所謂論

性不論氣不備者也然忍性一言孟子亦未

嘗不論氣則宋儒氣質之說是以互相發明

而程子所謂善固性惡亦不可謂之非性者

決不可訾其異於孟子矣

而素菴曰觀正蒙養性之論則知人無異性視

西路理一之旨則知性無異理聲色臭味安

速皆性也君子不徇其性故不必芻豢膏粱

而皆可以適其口不必文章黼黻而皆可以

悅其目不必錫鸞和鈴而皆可以順其耳不必椒蘭茵桂大路越席而皆可以養其鼻養其體何者有命存焉君子不當縱其性而不顧夫命也

王陽明曰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明天下學者汎濫於辭章浸淫於老佛歷千有餘年而二程先生始出其學以仁爲宗以敬爲主合內外本末動靜顯微而渾融於一心蓋由茂叔之傳以上邇孟氏之統而下開來學於無窮

性理綜要

譚彙

三

者也二先生往矣乃其遺書語錄散逸而弗彰識者恨焉於是胡光大諸公哀爲性理大全後學之士始忻然若接其儀刑而聆其講論聞風而興得門而入其所嘉惠亦良多矣羅近溪曰二程先生之道卽孟氏以來百王千聖之道萬古人心之所同若日月江湖莫得而湮晦之者而晚世表章而崇尚之非不動也乃其傳竟弗廣何故哉余觀性理一書通顯微貫動靜談本末忘內外主于敬以成其

仁故言天德王道而要於慎獨言灑掃應對而極于入神言居處執事與人而達于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之妙天地萬物以爲體而非虛也操存涵養以爲功而非宗也其所言者中人之所能而及其至也雖神聖亦若此而已矣

薛方山曰性理一書所以表章百王千聖之心而末學之支離濫漫者不得以亂其真故是書乃與四子六籍相爲羽翼所當家傳人誦

性理綜要

譚彙

四

而不可一日廢者也明道之言曰聖賢體道垂訓切于日月如耒耜舟車然一不具則生人之用缺昔宋西山真氏有大學衍義我明瓊山丘氏有大學衍義補固一揆也然則性理容可緩乎哉

性理綜要凡例

一性理有詹栢山諸理齋黃葵陽李九我董思白諸刺皆刪汰十之六七存其有關論題策表題者十之三四而窮理家以爲太簡畧茲

刻酌諸刻之去取從大全中益而增之要使
科場試題有關切者悉羅集中無遺漏云

一性理事關故實者細註之更益之二程全書
伊洛淵源等書庶各理之微心法之妙俱收
是書矣

一太極圖說西銘二書千古不磨當與經傳並
列而通書明白潔淨故俱全抄

一正蒙大醇而間亦有可畧者皇極濟世書論
其筆力諸儒未有而間所言及數處誦讀爲

性理總要 凡例

難而易學啓蒙律呂新書洪範皇極其不便
讀者尤多皆爲節略至于理氣以下諸篇往
往贅復節畧亦有若夫家禮則取其有切于
大體者亦載以備覽

一文美者抄有不文而理勝者抄有義理節目
不可不知者抄有關係世教有切人情物態
有可爲讀書講學立身處事待人當官之法
者抄有堪作試題者抄有題不甚確而刺本
元圈或標額者有司往往按本命題亦抄惟

其太無意義則雖元本圈標而亦不抄什一
遺漏姑舍之矣

一大題應春秋兩闡出者從圈

○○○○○○○○

一小題應小試出者從點

●●●●●●●●

一題應作策題者從空點

○○○○○○○○

性理總要 凡例

六

進書表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

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臣金幼孜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文學之臣編輯五經四書大

全及性理大全書今編輯已成謹謄寫總二

百二十九卷裝演成帙進

性理緣要 卷一 進書表

呈臣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六經之道昭如日星經緯乎天地貫徹乎古

今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用之於

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

治施之於天下而天下平蓋世必窮經而後

道明未有舍經而能治理者也是以聖王垂

憲必資道以開人賢哲肇基必稽古以作範

故伏羲則河圖而演畫大禹因洛書而錫嘯

孔子刪詩書修春秋寓一王之法周公陳王

業制禮樂弘百世之規況乎精一執中之傳

尤重丁寧告戒之旨如斯顯跡昭然可觀自

王道既衰異說蠡起熾烈秦火之餘穿鑿遺

儒之弊其間存者不絕如綿莫能究其指歸

一切趨於苟且夤緣故習鮮克正之於乎聖

人之道不行而百世無善治聖人之學不傳

而千載無真儒遂令往轍之難尋蓋發前修

之永歎夫否必有泰晦必有明繇夫濫洛閩

性理緣要 卷一 進書表

閩之學興而後堯舜禹湯之道著悉掃蕪蕪

之蔽大開正學之宗不幸屢阨狂言既揚復

抑又因循數百年之間則無能會其說于一

蓋必有待於

今日者矣

天啟

聖明誕膺景運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聖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

太平首建學校頒賜書籍作養人材茂隆政

治四海內外翕然同風欽惟

皇帝陛下

文武聖神

聰明睿智續承

大統紹述

鴻勳成功盛德雖三皇而無以加事業文章與

二儀而同其大治已至而猶以爲未至功已

成而猶以爲未成體道謙冲游心高遠乃者

渙起

性理緒要

卷一

進聖書

主

三七十五

宸斷脩輯六經恢拓道統之源流大振斯文之委

靡發舒幽積鉤纂精玄博采先儒之格言以

爲前聖之輔翼合衆塗於一軌會萬理於一

原地負海涵天晴日嗽以是而興教化以是

而正人心使夫已斷不續之墜緒復屬而復

聯已晦不明之蘊微復彰而復著肇建自古

所無之制作續述自古所無之事功非惟備

覽於經筵實欲頒布於天下俾人皆由於正

路而學不惑於他岐家孔孟而戶程朱必獲

真儒之用佩道德而服仁義咸趨聖成

頓回大古之淳風一洗相沿之陋習煥然

備猗與盛哉竊嘗觀之周衰道微汲汲皇皇

以斯道維持世教者惟師儒君子而已未有

大有爲之君能倡明六經之道紹承先聖之

統如

今日者此

皇帝陛下所以卓冠百王超越千古者也廣寧

一介書生粗知章句大學賢關渾未造其關

性理緒要

卷一

進聖書

四

與圓冠句履固慚列於章縫幸逢

熙洽之時謬忝校劇之任每受成於

指教亦何假於施爲樂觀就編豈勝歡慶於天

下而同惠於萬古而有光尊所聞行所知求

不負於

教育正其誼明其道期補報於

昇平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永樂十三年九月十五日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胡廣等謹上

性理標要

卷一

進書表

五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

先儒姓氏

宋儒

周濂溪

諱願茂叔

程明道

諱伯淳

程伊川

諱正叔

邵康節

諱雍子平

張橫渠

諱子厚

胡安定

諱翼之

蘇東坡

諱軾子瞻

蘇穎濱

諱子由

黃山谷

諱庭堅

呂營陽

諱希哲

司馬涑水

諱君實

晁韋山

諱以道

王氏

諱彥霖

劉元城

諱安世

游廣平

諱定夫

謝上蔡

諱良佐

李氏

諱端伯

劉氏

諱質夫

呂進伯

諱大忠

呂與叔

諱大臨

呂京兆

諱大鈞

蘇氏

諱明

范氏

諱育之

楊龜山

諱時立

侯河東

諱聖

張壽安

諱思叔

尹和靖

諱彥明

范華陽

諱淵

劉河間

諱立之

劉永嘉

諱安節

朱河南

諱孝庭

馬東平

諱仲中

邵氏

諱伯溫

邢河間

諱叔和

胡武夷

諱文定

胡致堂

諱寅仲

胡五峰

諱宏中

陳氏

諱叔易

陳氏

諱明仲

馮氏

諱忠恕

呂氏

諱稽中

羅豫章

諱仲素

李延平

諱洞中

朱韋齋

諱喬年

劉屏山

諱子翬

集修姓氏	歐陽圭齋 元功	揭氏 侯斯	李氏 希瀟	黃氏 瑞節	元儒	周氏 垣	胡玉齋 方平	臧氏 格	饒雙峰 仲元	蔡覺軒 仲覺	真西山 景元	張范陽 子成	陳北溪 安卿	蔡西山 季通	陸象山 子靜	朱晦菴 元晦
皇明		馬古洲	姚牧菴 燧	許魯齋 平仲			李吳郡 韶	許庸齋 仲翔	楊氏 復	胡萍鄉 叔器	魏鶴山 華父	廖氏 子晦	李東齋 方子	蔡節齋 伯靜	呂東萊 祖泰	李樂菴 彥平
		耶律氏 有尚	虞邵菴 伯生	吳臨川 幼清			陳氏 協	謝氏 方叔	李氏 士英	葉平巖 仲圭	翁思齋 永樸	度山陽 性善	陳潛室 器之	蔡九峰 仲默	黃勉齋 直卿	張南軒 敬夫

胡學士	廣	楊庶子	榮	金諭德	幼次
蕭脩撰	時中	陳脩撰	循	周編脩	述
陳編脩	全	林編脩	誌	李編脩	貞
陳編脩	景著	余簡討	學葵	劉簡討	永清
黃簡討	壽生	陳簡討	用	陳簡討	璫
王翰博	進	黃典籍	約仲	涂庶吉	順
王郎中	羽	童郎中	謨	吳員外	嘉靜
黃主事	裳	段主事	民	洪主事	順
沈主事	升	章主事	敬	楊主事	勉
性理錄要	卷一	三			
周主事	忱	吳主事	紳	陳御史	道潛
王理評	選	黃常博	福	趙御醫	友同
王國博	復原	曾教授	振	廖教授	思微
傅學正	舟	杜教諭	觀	顏教諭	敬守
彭訓導	子斐	畱訓導	安		

性理綜要總目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太極圖附錄

總論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卷之二

通書

誠上

誠下

誠幾德

聖

性理綜要

慎動

道

師

幸

思

志學

順化

治

禮樂

務實

愛敬

動靜

樂上

八風歌

樂中

樂下

聖學

公明

理性命

顏子

師友上

師友下

過

勢

文辭

聖蘊

精蘊

乾損益動

家人睽無妄

富貴

陋

擬議

刑

公

孔子上

孔子下

性理綜要

蒙艮

通書附錄

西銘

西銘總論

卷之三

正蒙一

太和篇

衆兩篇

天道篇

神化篇

動靜篇

誠明篇

太心篇

中正篇

卷之四

正蒙二	至當篇	作者篇
三十篇	有德篇	
有司篇	太易篇	
樂器篇	王禘篇	
乾稱篇		
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篇一	觀物內篇二	
觀物內篇三		
卷之五		三
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篇四	觀物內篇五	
觀物內篇六	觀物內篇七	
觀物內篇八	觀物內篇九	
觀物內篇十	觀物內篇十一	
觀物內篇十二	觀物外篇上	
卷之六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下	
外書	
漁樵問答	無名公傳 附錄
卷之七	
易學啓蒙一	
河圖	洛書
易學啓蒙二	
伏羲八卦圖	文王八卦圖
本宗五服制之圖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律呂新書	
妻爲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律呂本原	黃鐘
黃鐘生十一律	變聲
氣候	黃鐘之實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和聲	
卷之八	
洪範皇極	

洪範皇極內篇 ^上	洪範皇極內篇 ^下	理氣一	總論	天地	曆法	天文 ^{理氣二}	日月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陰陽	五行	四時	地理	潮汐	卷之九	鬼神	總論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祭祀神祇	論生死	性理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性命	性	性理二	人物之性	性理三	氣質之性	性理四	氣質之性	此下兼論命	心	此下兼論才	卷之十	性理五	心性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性理六	道	理	德	性理七	仁	仁義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安卿	輔漢卿
陳才卿	徐子融
余正叔	廖德明
李方子	方寶王
李燾	陳淳
趙師淵	
卷之十三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性理卷 九	
真德秀	王栢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學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卷之十四	
學四	
存養	持敬
學五	
主靜	省察
學六	
知行	言行
致知	
卷之十五	
性理卷 十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處心 立事
學八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	出處
言行	識利
辨邪	
學九	

教人	學十	人倫	六經	卷之十六	學十一	讀書法一	學十二	讀書法二	解經	學十三	史學	科舉之學	學十四	論詩	卷之十七	諸子一	老子	莊子
		師友						讀經法	讀史		字學			論文				
									士									

總論老莊	管子	孔叢子	荀子	諸子二	楊子	韓子	蘇子	卷之十八	歷代一	禹	堯帝	文王	宣王	傅說	伯夷	春秋戰國	管仲	墨子	孫子	申韓	董子	文中子	歐陽子	王安石
									唐虞三代	湯	舜帝	武王	伊尹	周公	總論	魯衛	荀息							

狐偃	趙衰
趙文子	子產
商鞅	樂毅
孫臏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藺相如	廉頗
蘇秦	張儀
屈原	范雎
總論	秦始皇
茅焦	陳勝
總論	車
歷代二 <small>西漢</small>	
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宣帝	元帝
項羽	董公
蕭何	韓信
卷之十九	

歷代三 <small>西漢</small>	
張良	彭越
曹參	婁敬
周勃	陳平
王陵	叔孫通
四皓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鄼寄
張釋之	周亞夫
賈誼	袁盎
賈山	馮唐
田叔	晁錯
竇嬰	灌夫
田蚡	卜式
公孫弘	張湯
霍光	汲黯
疏廣	疏受
魏相	趙充國

丙吉	黃霸	劉向	蕭望之	龔勝	總論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和帝	鄧禹	吳漢	嚴光	黃憲	李固	杜喬	朱穆	荀淑	陳寔	竇武	何進	陳蕃	趙苞	總論	卷之二十	歷代五	三國	漢昭烈	魏曹操	吳孫權	諸葛亮	關羽	荀彧	歷代六	東西晉				
佳理錄要																																	總目	五				

武帝	元帝	溫嶠	顧榮	賀循	王導	謝安	殷浩	符堅	桓溫	陶潛	崔浩	總論	歷代七	唐	高祖	太宗	玄宗	肅宗	憲宗	王珪	魏徵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陸贄	楊綰	陽城	張巡	總論	歷代八	五代	唐明宗	周世宗
<p>佳理錄要</p> <p>總目</p> <p>六</p>																																	

馮道	
歷代九 <small>宋</small>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神宗	孝宗
寧宗	向敏中
王隨	楊億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呂公著
王安石	
范純仁	曾鞏
鄒浩	李綱
宗澤	洪皓
趙鼎	張俊
張浚	劉光世
韓世忠	秦檜
岳飛	張九成
胡銓	總論
李椿	

卷之二十一	
君道	
君德	聖學
儲嗣	君道
臣道	
治道一	
總論	禮樂
宗廟	
卷之二十二	
治道二	
宗法	謹法
封建	學校
用人	
治道三	
人才	求賢
論官	治政
諫評	法令
賞罰	

治道四	王霸	理財	賑恤	論兵	夾狄	詩古選	乾坤吟	觀物詩	心安吟	此日不再得	感興	天道吟	閒吟	仁術	秋日	和堯夫首尾吟	天意
	田賦	節儉	頑異	論刑			邵子	邵子	邵子	山楊	朱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皇極經世一元吟	偶得吟	答人詩意	送元勝	復卦詩	善吟	觀物	聞善決江河	和堯夫打乖吟	龍門道中	極論
							邵子	邵子	邵子	南軒	張氏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觀易	首尾吟	仁者吟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蒼蒼吟	絕句	書春陵門扉	清夜吟	感事吟	偶成	暮春吟	和陳瑩中子齋自警陳權字	水口行舟	克己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	請問	敬義堂
邵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周子	邵子	邵子	程子	邵子	龜山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觀物	先天吟示邢和叔	安樂窩中自胎					月到梧桐上吟	天聽吟	至實吟	謝王佺寄丹	芭蕉	楊氏	詠開窓	觀書有感	樂以詩	春日	答袁機仲論啓蒙
邵子	邵子	邵子	朱子	朱子			邵子	邵子	邵子	程子	張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朱子

贊

述旨贊 朱子

心經贊

南軒張氏

箴

敬齋箴 程子

勿齋箴

西山真氏

銘

顏樂亭銘 程子

志道齋銘

程子

恕齋銘 程子

自新銘

程子

克己銘 程子

性理綜要

總目

五

性理綜要總目 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一

太極圖

太極圖說

太極圖附錄

總論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性理綜要

卷一 目錄

一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

新安 詹淮 纂輯

古吳 陳仁錫 訂正

○太極圖

濂溪周先生著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惇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家世道州營道縣濂溪之上博學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通數十篇襟懷飄灑雅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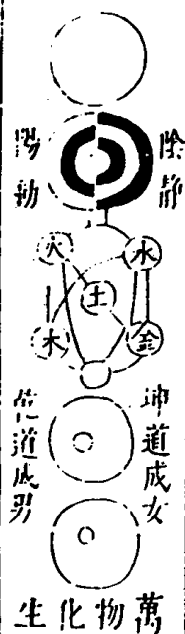
性理標題

卷一

太極圖

一

高趣尤樂佳山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



朱子曰○太極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定極之中

而有至定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所以

陰陽而爲言爾不外陰陽出本然之體不離乎

而陽靜而陰也此即太極之動而中○太極者其

本體也太極之中極是陽者陽之動也所謂動

陽○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動者爲用故爲可靜者

陰之靜也靜者即所○太極之體所以立也靜者

故爲太極○陰中者○陽之根也○陽動之所

之體立者○陰之根也○陰靜之所

陽變陰合是陰陽動而生水火木金土也

者陽之變也變動之合者陰之合也疑合○水陰

盛故居右左陽右陰水乃陰○火陽盛故居左乃

陽之盛故居左○木陽釋故次火故次土○金陰釋故

次水故次金○土冲氣故居中土爲中氣而水

火之○根陽交系于上屬于左右之上陰

根陽陽根陰也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而水

根陽陽根陰也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而水

根陽陽根陰也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而水

根陽陽根陰也火爲陽根于陰靜水而木而水

水而火。由木而火。火而土。由土而金。而復水。由金而水。如環無端。如環之轉。五氣布。布四時行也。木主春。火主夏。金主秋。水主冬。太極。陰靜。陽動。五行一陰陽。是五行之理。五殊二實。其本則不外乎陰陽二氣之實。餘欠也。既無有餘。陰陽一太極。一太極之理。粗本末。太極為精。陰陽為粗。無彼此也。此之太極本無極。本於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無聲可聞。五行之生。各一其性。

生理總要

卷一

五

如火燥。水濕。金剛。氣殊質異。其氣既殊。各一其性。太極。言各無假借也。有自然而然。非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合。此無極之精。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精。行合無間。所以妙合而無間也。此無極之精。道也。故成男。坤屬以氣化者言也。以氣之變化。陰母道也。故成女。乾健坤順。故男剛而男女一太極。各一其性。乾健坤順。故男剛而男女一太極。也。是為男女。萬物化生。天下萬物以形化者言也。亦有是氣。則有是形。以各一其性。動植各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判圖。

體此以下。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只有生而。其心為最靈。則所謂人。極者。於是乎在矣。則凡所言之。極於此。然形。陰之為也。但人。乎在。蓋人心。即是太極。人之精神。運用不。質。陰之所為。神。陽之發也。息者。陽之發達。五。性。五常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之德也。行之理。以。為。性。木。神。則。仁。金。神。則。義。水。神。則。智。火。神。則。禮。土。神。則。信。五者之德。蓋無不善。善。惡。之。道。陽。貴。陰。賤。善。男。女。之。分。也。陰。而。賤。者。為。女。男。女。之。所。萬。事。萬。變。萬。物。之。象。也。是。萬。物。形。此。由。分。也。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此。天下之動。而。吉。所以紛擾錯雜。而。吉。

生理總要

卷一

四

幽悔吝。吉者。動之善。凶者。吉之反。悔。所由以生也。而。生。惟。聖。人。者。又。得。乎。秀。之。精。一。於。此。有。聖。氣。五。行。之。秀。至。精。而。有。以。全。乎。一。靜。各。臻。其。極。者。也。自。有。以。全。乎。太。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所以。或。動。或。靜。而。天。下。之。故。天。下。常。感。通。於。寂。然。不。動。之。中。心。疑。寂。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禮。日。禮。感。也。行。禮。居。夏。仁。屬。春。造。化。流。所。謂。陽。日。仁。太。之。用。所。以。行。也。太。極。之。用。行。正。也。義。也。也。正。為。智。曰。寂。也。智。屬。冬。義。屬。秋。造。化。學。所。謂。智。曰。義。寂。也。飲。收。藏。之。時。乃。寂。之。事。

五、五四

六

11

子 16-265

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

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

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

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

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

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

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

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

性理精義

卷一

九

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

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

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冲漠無

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

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

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

道者孰能識之

朱子曰陰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以理言之則天地之間至

實而無一息之安故自古至今無一物之不

以心言之而聖人之心亦至實而無一息之

妄從生至實無一事之不實而一事之中自

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為也所謂誠者物之終

始也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曰誠是

實理微上微下只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微

來萬物流行天地之間都是那底微○有微

理則有此物微而微者又分而生此理○太極知

一本生上分而為萬物又分而生此理○太極知

性理精義

卷一

十

萬物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滿山青黃碧

綠無非是這太極○張忠定公語云公事未

著字以前屬陽著字以後屬陰似亦見其

意○自有天地便有這物事在這理流轉一

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

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在理中如水流轉一

似一箇起一箇倒一箇上一箇下其動也便

是仁是中其靜也便是正正是不動則靜不

靜則動如人不語則嘿嘿不嘿則語中間更無空缺處

伊川程氏曰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而

立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

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

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物之至深而有可驗者

不可移也○不知名分之分性分之分曰分猶

定位耳○問如何名分之所乘之機曰理搭于氣

而行○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機者謂此

語最精○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

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底來是也

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底來是也

也易有兩儀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

易便是對峙底○陰陽若論流行底則只是

一箇對時底則兩箇○太極理也動靜氣也
氣行則理亦行○若無極而動靜氣也○
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
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格在陰陽上如人跨
馬相似馬所以載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
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
極之妙未嘗不存焉所謂所乘之機無極二
五所以妙合而凝也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
理形而下者有是有狀是器然有此器則有
此理而此理則有所謂理○問伊川言形而上
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問伊川言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看如此說曰
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看如此說形而
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
明如此說方說得道不離乎器不遠乎道處
言即事即物便要見此理大學之道不日窮
理而曰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究竟○動靜
無端陰陽無端說道有無底在前說道無
有有底在前是循理動事○仁為四端之首
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
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化不翕聚則
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聰令無間程子所謂
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者此也
黃勉齋曰太極不是會動靜底物動靜陰陽
也所以圖解云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所乘之
機四字最難看只看太極乘者其機也乘者
動機便動乘者靜機便靜譬如蟻在磨上
一展磨動則蟻隨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也
北溪陳氏曰以造化言之如天地間生成萬
物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古有是到今亦有
是皆是實理之所為若就物觀之其微始備
終亦只是一實理姑以一林花論來春氣在

注判則萌蘖上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又華似
一花蓋論氣實行到此則花便開氣消則花
便謝方其花萌蘖此實理之初也至到謝而
盡處此實理之終也又就果木觀之甜者萬
古常甜苦者萬古常苦青者萬古常青白者
萬古常白紅者萬古常紅紫者萬古常紫
者萬古常圓缺者萬古常缺無一毫差錯便
待人力十分安排撰作來終不相似都是真
實道理自然而然○道不離乎物若理物則
無所謂道且如君臣有義義底是道君臣是
器若要看義底道理須就君臣上看不成脫
了君臣之外別有所謂義父子夫婦長幼用
信聖門之學無一不實
西山真氏曰凡天地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
也其理便在其中至于物一器莫不皆然
且如燈燭者器也其所以能照物形而上之
理也且如椅梓器也而其用理也天下未嘗
有無理
之氣
平蕨葉氏曰舜子云用起天地先立天地
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
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
為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陽用吳氏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
乘之機也機猶弩牙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
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
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
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
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

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

性理錄

卷一 太極圖說

奎

三十七

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也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

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北溪陳氏曰。道為太極。又曰。心為太極。謂道為太極者。言道即太極。無二理也。謂心為太極者。只是萬物總會於吾心。此心渾淪是一箇理。爾只是這道理。流行出而應事接物。千條萬緒。各得其理之當然。則是又各一太極。就萬物總言。其實依舊只是一理。是渾淪一太極也。譬如一大塊水。銀。恁地圓散。而為萬萬小塊。箇箇皆圓。合萬萬小塊。復為一大塊。係舊又恁地圓。陳氏更用落萬。小。處處皆圓之譬。亦不如如此。

性理錄

卷一 太極圖說

奎

三十七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大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一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

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利欲動情勝利害用
攻人極不立而遠禽獸不遠矣。

卷一 太極圖說

市

朱子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此箇道理在人如軒看○問陰陽都將作好說也得以此陽爲善陰爲惡亦得曰陽善陰惡聖人如此說處極多○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邪皆惡也以象類言之則陽善而陰惡問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而周子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以善惡於動處並言不同如何曰情未必皆善然本則可以爲善而不可以爲惡惟反其情故爲惡孟子曰其正周子則兼其正與反者而言南軒張氏曰人之性不能不感物而動感物而動固性之常然而善惡自此分萬事自此出矣五性感動動而心不宰則情流而不知止性以情溺矣所以爲惡也譬之水發而無

泥萍之號則固水之本然者泥萍武夫焉則泥之矣雖泥之而水之本然者在此也故貴於濯之以復其初而已人雖流於惡其本然者亦豈遂亡乎此理人所以有教也北溪陳氏曰大抵得氣之清者不偏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蕭貯清水自然透見盞底銀花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然賢人得清氣多濁氣少清中微有些查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者解變化氣質轉昏爲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爲不篤不能兼載得道理多難說識是又氣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底面作透底清微但泉脉從於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井以之煮白木則成亦飯煎白木則成赤湯煎茶則酸滿是有惡味夾雜了云云

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
 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
 粹。而。稟。氣。不。清。此。如。井。
 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
 萬。信。好。古。是。甚。次。窮。正。
 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一。
 向。偏。執。固。滯。更。發。不。
 正。甚。爲。二。程。所。不。滿。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
 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
 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陳其美

大德堂



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與靜也。蓋聖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而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醇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

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
散亦此意爾○問聖人定以仁義中正而主靜
朱子曰此是聖人修道之謂教處○問周子不
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
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
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
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
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何以禮智而言
中正莫是此圖本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
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
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
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是物之變而一
天下之動哉今于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
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中
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至于主靜是
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
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
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主靜

二字乃言聖人之事蓋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賓主耳觀此則
學者用功固自有次序須先有箇立脚處方可
省察就此進步非謂靜處全不用力但須如此
方可省得力耳
南軒張氏曰天地之德日月之所以明四時
之所以序鬼神之所以吉凶皆是以明四時
得太極之道而備諸躬則其合也豈在外乎
蓋其理不越乎此而已學聖者蓋亦勉夫修
道之教乎修之之要當一本于敬以涵養之
既發之際則因其端而致夫察之功未發之
時則即其體而不失其序之妙則其所以
省察者乃所以存養之理而其所以存養
者乃所以存心之理也
朱子曰此圖本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
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二字較有力○問中正
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
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是物之變而一
天下之動哉今于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
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中
是禮之得宜處正是智之正當處至于主靜是
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
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沉默然後可
以說話蓋沉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主靜

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爲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恃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恃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朱子曰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工夫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只說敬

主

西山真氏曰朱子嘗謂聖人定之以中
義而主靜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
恐只管靜去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
問周先生說靜與程先生說敬義同而意
否曰程子是怕人不得他靜字意便似
坐定周子之說只是無欲故靜其意大抵以
靜為主和子發明
二先生意如此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
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
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

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

朱子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仁義禮智有間而立之者則兩耳仁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是而陰主非進固也退固也

以：華

退而濟者其義也此則陽之所用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爲事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所謂於仁也柔與義也剛者乃其自用處未流言之亦非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離乎此而論之仁耳○問仁爲用義爲體若以體統論之仁抑是體義却是用曰仁爲體義爲用大抵仁義中又各有體用○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乎事性之所以爲用也然又有說義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參惟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存焉南軒張氏曰天之陰陽地之剛柔人之仁義皆太極之蘊然也又曰始終一理也知始終

知終矣。古今死生晝夜語。然無不然也。非謂死生之說。別為一事也。只此理而已。若孫黃氏曰。天地之化。往來屈伸。自然不息。盛則便有衰。衰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間如洪纖。何物不銷鑠。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性理綜要

卷一

三

朱子曰。太極圖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今問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論。皆周未嘗及此。圖何耶。口二程先生雖不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問伊川因何而見道。曰。他說求之六經而得也。是于濂溪處見得箇大道。理占地位了。太極圖說陰陽五行之變。不齊二程因此始說出氣質之性。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或言二程之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說。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者。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今風咏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示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問明道之學。後來固別。但其本自濂溪發之。只是此理推廣之耳。

蔡節參曰。圖說皆本于易。生陰生陽。即西集之義也。五行之用。即天地數五之義也。二氣之化。萬物之生。聖人與合之事。三才之道之數。始終生死之說。無非取于易者。

論曰。難者或謂不當以繼善成性分陰陽。或謂不當以太極陰陽分道器。或謂不當以仁義中正分體用。或謂不當言一物各具一太極。又有謂體用一源。不可言體立而後用行者。又有謂仁為統體。不可偏指為陽動者。又有謂仁義中正之分。不當反其類者是數者之說。亦皆有理。然惜其於聖賢之意。皆得其一而遺其二也。夫

性理綜要

卷一

三

道體之全。渾然一致。而精粗本末。內外賓主之分。粲然於其中。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言。所以或離或合。或異或同。而乃所以為道體之全也。今徒知所謂渾然者之為大。而樂言之。而不知夫所謂粲然者之未始相離也。是以信同疑異。喜合惡離。其論每陷於一偏。卒為無星之稱。無寸之尺而已。豈不誤哉。夫善之與性。不可謂有二物。明矣。然繼之者善。自其陰陽變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稟受而言也。陰陽

變化流行而未始有窮陽之動也。人物稟受一定而不可復易。陰之靜也。以此辨之。則亦安得無二者之分哉。然性善形而上者也。陰陽形而下者也。周子之言。亦豈直指善為陽而性為陰哉。但語其分。則以為當屬之此耳。陰陽太極。不可謂有二理必矣。然太極無象。而陰陽有氣。則亦安得而無上下之殊哉。此其所以為道器之別也。故程子曰。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也。道亦器也。得此意而推之。

莊子集注

卷一

本義

奎

則庶乎其不偏矣。仁義中正。同乎一理者也。而析為體用。誠若有未安者。然仁者善之長也。中者嘉之會也。義者利之宜也。正者貞之體也。而元亨者誠之通也。利貞者誠之復也。是則安得為無體用之分哉。萬物之生。同一太極者也。而謂其各具。則亦有可疑者。然一物之中。天理完具。不相假借。不相陵奪。此統之所以有宗。會之所以有元也。是則安得不曰各具一理哉。若夫所謂體用一源者。程子之言。蓋已密矣。其曰體

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冲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其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即事即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為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即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為無間也。然則所謂一源者。是豈漫無精粗先後之可言哉。况既曰體立而後用行。則亦不嫌於先有此而後有彼矣。朱子曰。體而不和。離。故可以言一源。尹和靖問。易傳序云。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

莊子集注

卷一

本義

奎

莫太淺露。天機不程子曰。如此所謂仁為體。統分明說。誠猶有人不能解悟耳。者。則程子所謂專言之。而包四者是也。然其言蓋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則是仁之所以包夫四者。固未嘗離夫偏言之一事。亦未有不識夫偏言之一事。而可以驟語夫專言之統體者也。况此圖以仁配義。而復以中正參焉。又以陰陽剛柔為類。則亦不得為專言之矣。安得遽以夫統體者言之。而昧夫陰陽動靜之別哉。至於中之為用。則以無

過不及者言之而非指所謂未發之中也。仁不為體則亦以偏言一事者言之而非指所謂專言之仁也。對此而言則正者所以為中之幹而義者所以為仁之質又可知矣。其為體用亦豈為無說哉。大抵周子之為是書語意峻潔而混成條理精密而疎暢讀者誠能虛心一意反覆潛玩而毋以先入之說亂焉則庶幾其有得乎周子之心而無疑於紛紛之說矣。

性理錄要

卷十

本圖說

主

四十六

而于文公之言反致疑焉不知先生用幾年之功潛反覆參貫融液然後發出以示人今讀其書未能究竟底蘊已先疑其說之未盡所以愈惑亂而無所明也。

嘉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嘉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

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

其答張閔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入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畧於進為之目有不

性理錄要

卷一

本圖說

天

四十七

也大禹之虞月也深慮與周子程子亦云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

太極圖附錄

○總論

朱子曰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

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無極二字乃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先生之精因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國史中有

莊子集注

卷一

太極圖說

總論

章

一

濂溪程張等傳盡載太極圖說蓋濂溪於是始得立傳作史者於此為有功矣然此說本語首句但云無極而太極不知其何所據而增此自為二字也史氏曾其語曰自若增此字其為前脩之累故後學之疑益以甚矣謂當請而改之而或者以為不可昔蘇子容特以為父辯謗之故請刊國史所記草頭木脚之語蘇頌字子容以爲險說故語曰草頭木脚隨人刊削神祖猶俯從之况此乃百世道術淵源之所繫耶

溪太極圖首尾相因脉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則萬物化生之象也至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又有得乎太極之全體而與天地混合無間矣故下文又言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四者無不合也

莊子集注

卷一

太極圖說

總論

章

一

周子喫緊為人特著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工夫處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脩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工夫則只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今人多疑濂溪之學出於希夷某曰濂溪書具存如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

南軒張氏曰先生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布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物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非私知之所出孔孟之意予以復明

山陽度氏曰夫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此心之體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乎在也感而遂通喜怒哀樂之既發者此心之用而太極本然之妙於是而流行也然已發者可見而未發

生理學

卷一

太極圖說

總論

三

三八五

者不可見已發者可聞而未發者不可聞學者於此深體而默識之因其可見以推其不可見因其可聞以推其不可聞庶乎融會貫通太極本然之妙可求而心極亦庶乎可立矣或者不知致察乎此而於所謂無極云者真以爲無而以爲周子立言之病失之遠矣○蓋先生晚年表裏洞然事理俱融凡諸子百家諸書也百家皆下也一言一行之合於道者亦無不察况聖門之要旨哉○夫太極者所以發明此心之妙

生理學

卷一

太極圖說

總論

三

三八五

用也通書者又所以發明太極之妙用也然其言辭之高深理義之微密有非後學可以驟而窺者今先生既以反覆論辨究極其說章通句解無復可疑者其所以望於後之學者至矣謝氏方叔曰道之太原出於天而具於人心其大無外其小無內蓋混然一太極也自伏羲繼天立極因河圖以畫八卦天地定位而乾坤列山澤通氣而艮兌列雷風相薄而震巽列水火不相射而坎離列自震而乾爲數往自巽而坤爲知來公倍爲十六十六倍爲三十二三十二倍爲六十四天地鬼神之與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備此伏羲先天之易所以爲萬古斯文之鼻祖也神農氏之取益噬嗑者以是黃帝堯舜之取乾坤至夫者以是夏連山商歸藏亦以是雖其作用不同其實同一太極也降及中古文王繫卦周公繫爻易於是乎有辭孔子生於周末晚作十翼先天後天互相發明其紀載於詩書其發揮於禮樂其筆削於春秋大本大原所

不外此。濂溪周先生獨得千載不傳之秘。上祖先天之易。著太極一圖。所謂大極云者。蓋本於易有太極。而陰陽並行人物由此而生。即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謂也。自太極分陰陽。陰陽分五行。五行分四時。皆指太極之在造化者。自無極二五之妙合。而推萬物之化生。自人物之並生。而別人心之最靈。自五性之感動。而明聖人之立極。此皆指太極之在品彙者。自其在造化者言之。則即天地可以推太

龍聖學

卷一

太極圖說

卷一

三

極動靜之說。數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自其在品彙者言之。惟聖人會太極動靜之全。故曰並入之道曰仁與義。終始不窮。流行今古。此所謂六五之動三極之道也。六五之中。五上爲天。三四爲人。初二爲地。統而言之。三極同一太極。析而言之。三極各一太極。故周子於圖說之終。斷之曰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此周子作圖之本意也。至於易通之書。則又與此圖相爲表裏。伊洛道喪。傳者多失其真。中興

以來。復有考亭朱先生上接聖賢相傳之道統。著書立言。私淑後學。其本義啟蒙諸書。皆所以闡揚乎太極之理。言造化之樞紐。所以明陰陽五行一太極。言品彙之根柢。所以明男女萬物一太極。其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周子無極而太極之意。非駕空鑿虛之說也。又曰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則周子太極本無極之意。非疊牀架屋之說也。太極得朱子表章。而益明。可謂有大造於萬世學者矣。

龍聖學

卷一

太極圖說

卷一

三

黃氏晦節曰。朱子於書無不精正。而周子二書。解在乾道九年。已脫藁。至淳熙十五年。始出以授學者。慶元五年三月。將終之前五日。猶爲諸生講太極圖。至夜分。則其於是書。蓋終身焉。然與陸氏兄弟往復爭辯。以此與林侍郎栗論不合。得勅以此。晁後臺臣排擊僞學。有張貴謨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遂決去。以終其身。亦以此嗚呼。先生講受一意。分更分漏。開示學者。惟恐一毫之不明且盡也。而人之好異。亦可畏哉。後

之讀是書者其知先生苦心云

○論太極圖與諸書同異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畧或詳皆不同何也朱子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畧耳然道理亦未始不相值也

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

性理參要

卷一

太極圖說

論語

蓋

四

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太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二而四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則

性理參要

卷一

太極圖說

論語

蓋

四

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畧耳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爲物只是在中如這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
○問濂溪作太極圖發明造化之原橫渠作西銘揭示進爲之方然二先生之學不知所造爲孰深曰此未易窺測然亦非學者所當輕議也
○問近思錄載橫渠論氣二章其說與太極圖動靜陰陽之說相出入然橫渠立論不一而足似不若周子之言有本末次第也曰橫渠論氣與西銘太極各是發明一事不可以此而廢彼優劣亦不當輕議也○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讀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問康節所謂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某嘗謂康節之學與周

子程子所說小有不同。康節與那陰陽相接處看得分曉。故多舉此處爲說。不似周子說無極而太極與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如此周遍。若如周子程子之說。則康節所說在其中矣。康節是指貞元之間言之。不似周子程子說得活。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一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

通書

誠上

誠下

誠義德

聖

慎動

道

師

幸

思

志學

順化

治

禮樂

務實

愛敬

動靜

樂上

八風歌

樂中

樂下

聖學

公明

理性命

顏子

師友上

師友下

過

勢

文辭

聖蘊

精蘊

乾損益動

家人睽無妄

富貴

陋

擬議

刑

公

孔子上

孔子下

蒙艮

通書附錄

西銘

西銘總論

性理精義

卷二 目錄

三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

○通書

朱子曰。濂溪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當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綱紀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

○誠上

此篇論天以實理付予于人。而為性命之本原也。

誠者聖人之本

誠即所謂太極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

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誠即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為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為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即圖之陰靜

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為一物

之主矣

純粹至善者也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道即太極無善陽屬誠之源也成性陰屬誠之立也

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即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末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末有所

立之名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註中何以分善成性為四截曰繼成屬氣善性屬理皆已為理氣善則專屬理理受于

太極氣受于陰陽五行伊川程氏曰天地之間只有箇理與氣更有

甚事且如今見箇事自家起念去做時這

繼之者善少間做後十分結果得他這

成之者性人便即是天體物而不遺

體事而無不在體物是為物之骨子一箇物

莫都有一箇天人之事無一箇事裏無一

簡仁天之所以成萬物仁之所以成萬事都一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此于圖已為五行之性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

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已性之成

也此於圖已為五行之性矣

朱子曰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在

不同濂溪說利貞生說復字伊川說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是

南軒張氏謂梁氏榮曰此又太極圖解之要

旨也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通復二字

尤為緊要方其通也是這箇及其復也是這

箇今之人其動也不常通其靜也未嘗復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

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

朱子曰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變易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云云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變為少陽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是也。

○誠下

此篇論聖人全此實理而為五常百行之本源也。

聖誠而已矣。

即太極

聖人之所以聖不過此實理而已。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誠下

四

西山真氏曰天之春而夏而秋而冬晝而夜而晝而夜運轉不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所以聖亦自始而終無一息之斷亦以其誠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五常五行之性。百行萬物之象。

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百行孝弟忠信之屬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行而謂之無

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於達

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

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朱子曰誠為不存則非正而邪非明而暗非達而塞。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不備也。

故誠則無事矣。

誠則眾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

道矣。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誠下

五

北溪陳氏曰聖人純是天理合下無欠缺處渾然無變動微納外本末皆是實無一毫之妄不待思而得此生知也不待勉而自中此安行也。且如人行路須是照管方行出路中不然而則隨向趣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在路中間行所謂從容無不中道此天道也。

至易而行難。

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

偽不能奪之矣。

朱子曰此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則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所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又問論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因舉濂溪說果而實。

曾見此意思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人

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已聖者太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

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克周不可窮之謂神發動也克廣也

性理總要卷二通書誠幾

誠妙不可見周不可窮都是理如此神即聖人之德妙不可測者非聖人之上別有所謂神人也

發之微妙而不可見愈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朱子曰以誠幾德配太極陰陽五行此亦要看得活則處處皆通不活則處處礙做不得不得喚做是亦不得在人自曉耳問之謂聖之謂賢之謂神三句曰聖賢神三字自是就所到之地位而言若曰此聖人此賢人此神人也

○聖此篇論誠精而明神應而妙幾微而燭其幽乃性焉安焉之謂聖者

寂然不動者誠也太極在靜中

實理之用即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在陽動太極在動中

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間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朱子曰幾善惡者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言聖人毫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處即是幾幾在存神之間誠神幾在學者則當如何曰隨處做工夫然本在誠者力在幾存主處是誠發用處是神幾則在二者之間幾最緊要皆足通也如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

性理總要卷二通書聖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誠神幾曰聖人

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此篇言君子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邪則不和而辱害君子所以慎其動也

動而正曰道

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道德即五行之性

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朱子曰動而正曰道動而必正曰道否則非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性理摘要 卷二 通書 慎動

此篇言聖人之道只是仁義禮智守之貴行之利席之所以配合乎天地否則道自矣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克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為難知

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言為之則是而學者自失其幾耳

○師

或問曰曷為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惟者剛柔

善惡中而已矣

此所謂性以氣稟而信也

性理摘要 卷二 通書 道學

朱子曰人之氣稟有偏而所見亦不同如氣稟剛底人則見事繁而處多而處事失之太柔須先克治氣稟偏處○性只是理然無那天氣地

質則此理發出來便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固此理順發出來便固少者發出來天理勝

不固多者則私欲勝便得本原之性無有天地之性伊矣故說性須兼氣質方備○天

地間只有一箇道理性便是理人之所以有善有惡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本然之性

無不善也江之水本皆清也以清器盛之則清以濁器盛之則濁然

也蓋黃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氣質之性

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質雖

有善惡也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質雖

有巖之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
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山是至善
之性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記曰人皆
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本
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質之先
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川事
所以有善而無惡至此言也
西山真氏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
離乎土也雖不離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
惡矣雖不能離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
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
惡者其後也故所謂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
而後有者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
而所以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
此非相對而並出也昭昭矣

性理

卷一

通書

章

三

不達曰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

無斷為邪佞

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

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

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

也

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

不合蓋就以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

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彊

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

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朱子曰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那氣稟然極

難變化如氣稟偏于剛則一向剛暴偏于柔

則一向柔弱人一向推託道氣稟不好不向

前又不得須知氣稟之要當力去用功克治其

其勝而歸于中乃可問于路不能變化氣

質曰言之非難故罷行之不易是以難輕言

爾庸子有良軍人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

故先覺覺後覺聞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此所以為天下善也

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

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為八卦而此書及圖則

止於四象以為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為土

益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

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此篇言人貴于聞過尤貴于有耻不然則有不與大不幸者存焉玩詩可見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耻我不仁也

必有耻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有耻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

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

耻之不幸為尤大也

朱子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耻此兩句只是一項事知耻是由內心以生聞道是得之于外人須知耻方能聞過而改故耻為重

修德要

○思此篇言思之一字所以為聖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

無不通為聖人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幾感便通時應之

耳曰聖人也非塊然由人際後方動如莊子曰推而行之而止之類只是

幾思便動不待大故地思索耳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

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通微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又曰知幾其神乎

志學此篇言人之為學當有立志士當志于為賢賢當志于為聖聖當志于希天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希望也字本作晞

朱子曰天自是天聖自是聖人終是人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無非法

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耻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

仁

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

仁

說見詩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朱子曰伊尹耕莘樂道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不備然但方處畎畝之時不敢必于大用

及三聘幡然便一向如此做去作用只如此

然則用行舍藏凡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上

顏淵大賢無些洒落底氣象或曰聖賢憂世相悼者如此方得曰然

勉齋黃氏曰才說爲聖便以伊尹顏子爲言者亦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偏倚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則曰志願子則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又曰願子是明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奉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此篇言天以陰陽生成萬物聖人順天以仁義育正萬民而與天爲一也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陽生之仁陰成之義
即圖之陰陽仁義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修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

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即圖之聖人與天地合其德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此篇言聖人心純乎理則賢才輔而天下可治故以純心爲要用賢爲急也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容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

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

不違則固以思爲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

禮理也樂和也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

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朱子曰禮樂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胸中無事而自和樂爾非是著意放開一路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周子禮樂語如何曰也須先此是嚴毅方有和如臣子入朝自然極其恭敬這是情願如此便自和君臣自然極其榮子子兄弟夫婦朋友各得其位這自然和

○務實 此篇言君子當使實勝名不可使名勝于實也

實勝善也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修業草屨不息

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耻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實修而無名勝之耻故休名勝而無實修之善故憂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時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各與為實時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各與為實有名各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物為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名可稱耳非徇名也

○愛敬 此篇言君子見善則學欲兼有衆善見不善則勸不棄人于惡無不用其愛敬

有善不及設問人或有善而我

曰不及則學焉

問曰有不善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為君子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為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為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亦答辭也言人有善惡之難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為君子矣不改為惡惡者天

惡之彼豈無畏耶鳥知其不能改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恃理謂之惡無心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知其為過而速改則無矣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之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此言天地造化之所以無窮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神則不離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神妙于一偏則不能通

朱子曰動靜二字相對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

名為靜不與靜對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于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流于靜而

無動此周子所謂動之機未嘗息也此周子所謂靜之機未嘗息也

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忘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也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水陰也而生于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于二則本乎陰也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此即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此即所謂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此即所謂五行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

其運如循環之無窮也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

勉參黃氏曰周子之言造化至五行處

闢自五行而上屬乎造化自五行而下

平人物所以太極圖說到四時行焉不

從五行說太極又從五行之生說各一其

說出至變化無窮蓋天地造化分陰分陽至

五行而止五行既具則由是而生人物也

太極便有陰陽有陰陽便有五行三者初無

際際至此若不說合却恐將作三件物事認

了所以合而謂之妙合非昔開而今合之

合而合也至於五行既發而後有男女男女

既交而後生萬物此却是有序第故自五行

而下節節關說然其理氣未嘗有異則恐未

嘗不

合也

○樂上

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

和萬物咸若

網綱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

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謂理

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東北方條風東方明庶風東南方清明風南方景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閭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



又八風歌

艮艽條兮震竹明
巽木清兮離絲景
坤土涼兮兌金閭
闔生乾石不周兮
坎華廣莫終

樂記卷上 通音樂上

故樂殷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淡者理之發和者心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

配天地古之極也

欲心平故平中歸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暴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或可民其教不和而怨怒妖淫故導欲而至於怨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中 此篇論樂本于政善則作樂以宣揚其和心故天地和而萬物順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太和

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至

○樂下 此篇論樂聲之淡樂辭之善自可移風而易俗矣

樂殷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殷豔辭之化也亦然

朱子曰聖王為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與和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
○聖學 此篇論學聖要在此心之一也

此章之旨。最爲切要。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朱子曰。一即所謂太極。靜虛即陰靜。動直即陽動。明通公溥便是五行。大抵周子之書。說起便都貫串。太極許多道理。問一是純一。靜虛是此心。如明鑑止水。無一毫私欲。填

此篇言已私既克自能明察而無所疑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此爲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爲明。何啻千里。此爲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爲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此篇言理乃人心之太極性則氣稟之不齊命則萬殊而一本也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

剛柔善惡中
即五行之一。

此言性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爲
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此言命也。正氣五行。天之所以賦受萬物而生

通情 理性 命

十一

之者也。自其未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

問五殊二實朱子曰分而言之有五總而言之只是陰陽○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苴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氣還復本形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

只是一理。○子部文字。字字如此好。而面此好。人道是聖人。逐一寫得如此。聖人告之曰。不如此。我只是一箇印板印將去。○問。言一理之實。萬物分之以爲體。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各全其一。太極偏。如片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以下分字。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顏子

富貴貧賤不足以動其心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

何心哉。發其端以

性理

卷二

通書

理學

卷二

顏子

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

忘其小焉爾。

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

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

朱子曰。人于天地間道理。須是直窮到底。至

十分透徹。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

然。豈不快活。此便是顏子樂處。○問。孔顏所

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

上問。○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尋到那好處。苦

這便是樂。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

這便是樂。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自然樂。

要把做差。黑了去做。○問。顏子之樂。浩然

之氣。如河日。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

粗。又問。說樂道。便不是如何。曰。才說樂道。

是冒草說。不曾說得親切。又問。伊川所謂其

字當玩味。是如何。

曰。是元有此樂。

西山真氏曰。顏子工夫。乃從博文約禮上用

力。博文者。物格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己復

禮之事也。二者並進。則此身此心。皆與理爲

一。從容游泳于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

其爲貧。貧。鍾九鼎。不知其爲富。富。此乃顏子之

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

不知實用其功。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

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

博文約禮四字。令學者從此用功。真積力久。

自然有得。至于欲罷不能之地。而顏子之樂

可以庶幾矣。

性理

卷二

通書

理學

卷二

顏子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

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顏子之樂。即全

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

至之名也。

○師友上

此篇言道德可尊。可貴。人必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

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此器承上意。以人心蔽于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

此篇言道義山師友有之。人無師友則乏。此師友之義重而聚樂也。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

此篇言仲由喜聞過則垂令各人而詳過必至于減身也。

仲由喜聞過令各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

往聖錄

卷二

通書師友上

素

子

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程子曰子路亦得世之師也。人告之以有過則喜。

○勢

此篇論勢之所趨極重而不可反則歸之天可反而不可用人之尤也。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天乎人也何尤

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為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為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

此言文以載道今乃行文而不以道是猶虛車而不濟于用者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况虛車

乎

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

輪轅為文者必善於詞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

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

况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

往聖錄

卷二

通書勢文辭

素

子

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

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為教故曰言之

無文行之不遠

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

從也

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

也久矣

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于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于德而已矣。

聖學錄

卷二

文辭

筆

程子曰。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易于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人見六經之義。自成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能發胸中

○聖蘊

此篇言聖人之蘊。貴乎宏深。彼聖人急求聞知于人。薄亦深矣。

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聖太極無聲無臭。而爲造

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

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蘊即太極

蘊中所出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

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

者。唯顏子爲得其全。故因其進修之迹。而後孔

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朱子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得之。夫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

也。聖學錄

卷二

聖學

筆

也。薄亦甚矣。

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

者。正以深厚之極。譬夫淺薄之尤耳。

○精蘊

此篇言聖人之精蘊。寄之易。爲文字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太極至聖人之蘊。因卦以發。

太極至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

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

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

之蘊。始不可悉得而聞。

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

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興乎

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爲書所以爲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此論易所謂聖人之德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微忿室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乾乾不息之誠即太極於精之實理損益者所以求至此實理也

此以乾卦爻詞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

朱子曰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微忿室慾遷善改過何哉蓋正心修身者學問之六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末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

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之所由深戒也○微忿如摧山室慾如填海○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電之決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家人睽復無妄此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家人難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媯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親于家治家親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西山真氏曰心不誠則私意邪念紛紛交作欲身之修得乎親不和則閨門乖戾情意既絕欲家之正得乎夫治家之難所以甚於治國者門內尚思易於揀義世之人固有勉於治外者矣至其處家則或徂於妻妾之私或幸於骨肉之愛鮮以正自檢者而人君尤甚

意之爲害尤甚於私意蓋項而不能割成如德顯不免焉蓋疏則公道易行親則私情易溺此其所以難也必先其難未有能其易者漢唐之君立本作則既已如此何怪其治天下不及三代哉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

故無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引無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富貴 此篇言君子之富貴以道德而不在乎富貴之富貴也

君子以道克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此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爲外物所移也

朱子曰周先生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見世間愚輩爲外物所撓動如墜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此說

○陋 此篇言聖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于文辭之陋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道德即太極文辭之陋不本于極也

性理錄蒙 卷二 通書 富貴

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朱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未精陶治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人文章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

○擬議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

事也。

○刑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動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朱子曰聖人之心涵養熾生直與天地同德品物或自通于理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亦自有天然不易之理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萬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也。

性理錄要

卷二

通書刑

義

亥

情偽微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以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

春祿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修也亂臣賊子誅厥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

性理錄要

卷二

論語

義

三〇三

孔子乎。

道高如天者陽也德重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

此篇引三卦以明主靜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

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漬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時中者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漬則不告靜

性理

卷二

通書

朱

三

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

五峰胡氏曰通書四十二章周子之所說也若稽古孔子述三五之道立仁王經世之法師人謂孟氏功不在禹下今周子故程氏兄弟以千古不傳之妙其功蓋在孔孟之間矣人見其書之約也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

文之質也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也而不知其味之長也

朱子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懿且其所論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刺謔無極之

先文字之外也○周子述書此近世道學之源也而其言簡質如此與世之指天畫地喝

風罵雨者氣象不侔○河圖出而八卦盡落書呈而九疇叙孔子於斯文興表未嘗不推

之於天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界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殊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

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據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情之若事物

之衆見神之神莫不洞然畢貫于一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煥然便明于世○先生之言

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言不難乎日用之間幽探乎陰陽五行之賾而其言不難乎

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間泰漢以來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

實則不外乎六經緒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通書太極之旨更宜虛心熟玩乃見

鄙說一字不可易處設使濂溪復生亦必莞爾而笑也

西山真氏曰周子於圖發無極二五之妙於書則誠源誠立之指昔也太極自為太極今

知吾身自有一太極矣昔也乾元自為乾元今知吾心即乾元矣有一性則有五常有五常

則有百善皆從源而流不似人力道之全體煥然復明者周子之功也

黃氏瑞節曰周子二書其所謂吐辭為經者朱子之解是書也亦如解經然蓋朱子之追

不周子之解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不周子之解猶周子之追事吾孔孟也無一字

說遂定而二書與語孟並行矣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爲之說曰孟子曰
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
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
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
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
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先生曰荀子元不識誠明
道程先生曰既誠矣心安用養耶

明道先生曰答受學于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

雜錄

卷二十一

通書後錄

卑

子

樂處所樂何事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先生曰吾年
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
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
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
果未也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
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伊川
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言曰此卓
安在地下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爲之極論其

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唯見周茂叔
至此

太史黃公庭堅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
落如光風霽月

李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明道先生識其子端慤之壙曰夫動靜者陰陽之
本况五氣交運則益參差不齊矣賦生之類宜其
雜揉者衆而精一者間或值焉以其間值之難則
其數或不能長亦宜矣

雜錄

卷二十二

通書後錄

聖

子

明道先生銘其友李仲通之墓曰二氣高運今五
行順施剛柔雜揉今美惡不齊稟生之類今偏駁
其宜有鍾粹美今會元之期聖雖學作今所貴者
資便環皎厲今去道遠而明道先生作顏子所好
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爲人其本也
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
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
焉曰喜怒哀懼之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故覺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

必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則其好之之篤學之道也

程先生曰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惟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西銘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兄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學古力行志好禮為閩中士子宗師嘗於學堂
雙橋左書硯
愚右書訂頑

伊川先生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

性理統要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聖

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
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學者
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
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教
遂非之失於毫厘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
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功夫蓋猶有
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
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語哉

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
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
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
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

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
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
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
而言之

朱子曰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
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人之一身
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
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
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
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
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
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
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億之也

性理統要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聖

西山真氏曰西銘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蓋父
母生我者也而所以生之者天地也天賦以
氣地賦以形父母固我之父
母也天地亦我之父母也
朱子曰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天地者人與
物已與人皆共以一身之父母者也父母之生我
也四肢百體無一不全必能全其身之形然
後為不系於父母天地之生我也五常百善
無一不備必能全其性之理然後為不負於
天地故仁人事親如事天如事親此又
西銘之妙指不
可以不知也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
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

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朱子曰塞乃孟子塞天地之間體乃孟子氣體之克者有一毫不滿之處則非塞矣帥乃志氣之帥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浩然之氣處若不是此二句為之開祖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等句在他人中物皆我初何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一理與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處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

性理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地之塞其所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為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於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一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

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壤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一然猶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以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遍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性理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

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憫獨鰥寡。非吾兄。余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凡天下疲癯殘疾。憫孤鰥寡。吾兄弟顧連而無告者也。君子之為政。且要主張之。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遠箇道。聖

性理集

卷二

通書後錄

集

三十七

在

建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循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

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根本者。賊殺其親。

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

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

之性。而有以克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

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

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

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

踐形之事也。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

不忤。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

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

性理集

卷二

通書後錄

集

三十七

天之事。而君子所必求踐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按。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

亡其國者。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按。索隱。初受堯

封為崇侯。以治水無績。被逐。長子禹。襲位。故稱崇

伯育英才。穎封人之錫類。按。左傳。穎考叔。春秋時

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美食。而舍肉。公問之。對

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母子如初。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

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

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穎。

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按史記舜父瞽叟欲殺舜

舜其孝弟之道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

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使而

伐大戎得驪姬生奚齊愛幸之嘗欲廢申生而立

奚齊會申生薦祭母之肝於公姬置毒於中公欲

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犬犬死與小臣臣死申生

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誅其傅申生自殺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叟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

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

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天壽不

素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參魯參○伯奇作履霜操因父尹吉甫聽後

妻之言逐之伯奇編水荷而衣採停花而食

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魯子之啓手啓

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

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

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

魯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

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

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

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問自惡言酒至勇於從令六聖賢事可見理

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言酒有英才是事天顧

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言一句皆存兩義推類

可見○問申生之不去也伯奇之何也曰

於惡非中道也而恥之與舜魯何也曰

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

已故曰參魯子歸全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

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

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據何書焉

實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天也人則

有妄故有陷父之失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

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

著述論也○按程子遺書問舜與魯子之孝

優劣如何曰家語載叔瓜事雖不可信却有

此義理魯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建大杖以

擊其背魯子仆地不知人事良久而退援琴

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

而歌使知體康孔子聞而然魯子至孝如此

亦有這些失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他

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

參若舜須逃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汝於成

也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

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

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要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我當順得。好會我當貴。貴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會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所以厚其澤。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

性理精義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孝

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故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

親疎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

愛之蔽。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

性理精義

卷二

通書後錄 西銘

孝

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殊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

朱子曰。西銘通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見一篇中錯綜此意。○又云。報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看此四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純體。

素既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有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體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入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體用兩言之未聞如西銘之說也且墨氏之兼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

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歸行必稽其所蔽正謂此也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特竊妄意此書蓋西人共守而謹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庶乎體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蕩也橫渠之學造極天人之蘊非後學所能窺測然所疑如此故釋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十篇其意甚正才一觀便爲人借去便更于細西銘之論則未然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顯先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二者亦前聖所未發墨氏之此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故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

成一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
是合當做處仁只是發出來底及至發出
有義然不可不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兄
弟愛親戚愛鄉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于
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
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便有
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賢便有許多分別
所以為義仁便是合當敬底如水流動處是仁
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處如水流動處是仁
流為江河海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
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
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這一箇敬到敬君
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
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
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
所宜處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新而德喪
服與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

生理錄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始予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近見儒
者多議兩書之失因出此解示學徒使廣其傳
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能體此
意令有諸已其地位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
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
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此道與物無對大不足以名之天地
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
而誠乃為大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
存之更有何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
長此其存之道也

生理錄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
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
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臾而不於此
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酢與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

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西山真氏曰。管清先生見西銘。即煥然不惑。於心曰。此中虛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末論其肯綮。而求庸綱領在性道教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欲人以全天命之性。西銘綱領。亦只在具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其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因多病。然大要儘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朱

朱子曰。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連天命之謂性說了。○韓子手道是其大體。規模分明。但未能究其所從來。而體察推極處。皆不細密。其排佛老亦據其所見而言之耳。却是得活又較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克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克盡否。曰。言有兩端。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橫渠之言。不能無失。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語。難云。清兼濁。虛兼實。一兼二。大兼小。渠大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于此處不分明。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朱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朱子答尹彥明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他地開闢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自小。了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碁盤後一段如人下碁

勉齋黃氏曰嘗記師說西銘自乾稱處以下至頤連無告如碁局子之翼也以下如人下碁

西銘有箇直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截斷底道理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

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李

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

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爲克得盡時便是

聖人恐非專爲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

小此理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爲學者而設若

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

乾坤二卦亦不消得正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

理則未嘗有虛也橫渠說這般話體用俱備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以乾爲父坤爲母有生之類

無不皆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脉之屬

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

龜山所謂用未嘗離體者蓋有見於此也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以私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

之作惟識夫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

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無敵矣此仁義之道

所以常相須也學者存此意涵泳體察求仁之

要也

性理綜要

卷二

通書 西銘總論

李

西銘因其分之立而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

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其分森

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

爲仁之至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

之體爲無敵也

饒雙峰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

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爲兩節前

一節明人爲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

如子之事父母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

親也存心養性君子之所以事天也事親事天
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
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此作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
不憂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
爲匪懈此作聖之始事踐形惟肖者之工夫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 終

性理標題 通齊西銘總論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

正蒙一

太和篇

參兩篇

天道篇

神化篇

動靜篇

誠明篇

大心篇

中正篇

性理綜要

卷三

目錄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三

○正蒙一

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朕一有室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

性理標題

卷三

正蒙一

一

三五

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準推而放諸無形而準推而放諸至動而準推而放諸至靜而準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軾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

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克榮之者其在人功而已又如晬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何爾

五峰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述其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

朱子曰正蒙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思慮攷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

性理標題

卷三

正蒙一

二

龜山楊氏曰正蒙性命之說雖楊雄猶未盡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其妄也
朱子曰楊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
黃氏端節曰靜春劉氏云朱存四篇文字大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

○太和篇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網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超知於易者軌乎効法於簡者坤乎

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

網緼不足謂之太和野馬見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之飛騰而無所窮

終往來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

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志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太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

異○以太虛爲氣之體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

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爲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

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

性理參要 卷三 正蒙 太和篇

三

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

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橫渠太極之說本是說無極蓋周子言無極之

中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

陽方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

太虛無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

神化之妙神化本無形也○聖人盡性見道于

形而不泥于形雖形猶無形而物亦虛也得道

于感而不累于感雖感猶無感而動亦靜也故

曰能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

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

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

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

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

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猶生執有者物而不化

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

性理參要 卷三 正蒙 太和篇

四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爾

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

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

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

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

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

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情者略

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

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

不能舉其要遂瞶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統
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
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問於恍惚夢幻則定
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途不知擇
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
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
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
之濁其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

性理要義
卷之六
太和篇
六
川之融結精粕煥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
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言欲無言天地與聖
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
地與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
是經煥燼底語須熟念細看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
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
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
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
察非離不相親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

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正蒙發明理氣二字先儒謂當離合看如何曰
理寓于氣而不離故當合看理主乎氣而不離
故當離看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水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
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
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反清為濁濁則礙
礙則形

性理要義
卷之六
太和篇
六

程子曰一氣相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
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
乎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
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清之驗通也通之極神也此特舉風一端以
為清通之証然氣之清者不獨風為然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
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客聚
人散便是四者之德體而不離乎四者而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氣與理無離合
而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

有此水方映得月心之知覺又是靈底有這知覺方運用得這道理所以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謝上蔡曰橫渠說得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

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

性理錄蒙 卷三 正蒙 太和篇 七

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

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游氣紛擾氣之用也動靜兩端氣之本也陰陽兩端如磨將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是立天地之大義底磨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葉氏曰游氣紛擾而感形者天地大經所以生也陰陽推移而感形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特也陰陽兩端經也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日月寒暑天之感應自然之常道無方體而不定此聖人窮神知化之盛德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地春

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

紛紜對寐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揉

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

人之一呼一吸爲一息春分半陰半陽秋分亦

性理錄蒙 卷三 正蒙 太和篇 八

半陰半陽陽易陰則春分猶魄交魂而爲寤也

陰易陽則秋分猶魂交魄而爲寐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

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爲仇仇必和而解故

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條而生忽

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

一物無無陰陽者以是知天地變化二端而已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云者易而已矣心

所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

者網緼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

妙者與
氣於志天與人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吞

氣一之動志也鳳凰儀志一之動氣也
氣一則能動志志一亦能動氣天定則能勝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舉其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而人定亦能勝天志氣天人有交勝之理也

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
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
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
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
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
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
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
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
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弄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
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弄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
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弄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
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弄

黃瑞節曰天地之定體萬古不易以天而言
二十八宿常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氣之弄

楊剛而行甚速張子則未及乎此耳金爲明水爲初氣其氣性亦剛故常附日而行

凡圓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

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

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

星所以爲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

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爲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

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曰自旋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

性理要

卷三

正蒙一

五

五十五

天之度一則天爲進過之度方恰周得本數而退二度則天爲退過之度方恰周得本數而退一度則天爲進過之度方恰周得本數而退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天蓋比天爲遲了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七度半強而一周天與初極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裁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曆家若順算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蔡季通云西域有九軌曆是順算○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接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併準

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則日月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記月令疏云二十次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其說可證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按朱子意謂日月天上頗速五星與月行頗遲

月如蟻行磨上頗慢于磨日如蟻與蟻子同行

磨間蟻子又疾於蟻也

地物也天神也物無踰神之理顧有地斯有天若

其配然爾

性理要

卷三

正蒙一

五

五十五

地有形故曰物天惟氣故曰神天之氣包乎地之外行乎地之中故曰物無踰神之理蓋形器相兼氣恃形而存若相配偶故曰顧有地斯有天若其配然爾若要而言之天之尊無對而陽得以兼陰也

朱子曰地亦太虛中之一物耳本不可以配天但有地斯有天不有兩則無一有似於配者也沈毅齋先生曰

地形周匝而包地

地有升降日有修短地雖凝聚不散之物然二氣升降其間相從而不已也陽日上地日降而下者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
說天正如一圓兩相似赤道是那圓子相

朱子曰：「此篇之旨曰：月本無光，其有光者，所見之方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經如鉤、如蛾、如玦、如弓，漸滿則對觀之，則正圓也。」
廷藏王增又申其說：月生於明之夕，但見其一，一變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到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推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
○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畧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
○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

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
日相看此四分天之一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月平時相望但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故全其光有時相望中弦則光為之食者有以受日之精矣故曰精之不可以二也日之精即其中間虛是也望時月與之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間虛所射故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徙順之差焉
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形相物亦各物也日為物之陽月為物之陰以形相物亦各物也考究其道則有陽施陰受之理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陽之精而無陰則失其所藏陰之精而無陽則失其所依如是則散而不成物矣必陰陽之合互藏其宅然後陽得陰而不洩陰得陽而不散故各得其所安蓋性之相交形必相

資以成日之體本陰陰之精散于陽也故其形為日之變相資以成相待以久也相資者相資也相生也相制者相制也相抱也相抱者相抱也而後其生之功以顯也相抱者相抱也而後其成之功以顯也相資者相資也相生也相制者相制也相抱也相抱者相抱也而後其成之功以顯也相資者相資也相生也相制者相制也相抱也相抱者相抱也而後其成之功以顯也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易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天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運行不息故能久照此皆得自然之理而能然若蒼蒼者天之形耳非日月所得者也

性理精義卷三 參兩篇 朱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遂者生而成之各遂其生也
閉者成而飲之各凝其體也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欽聚而未發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欽聚而未發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

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合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恭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噎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勿軒熊氏曰陰之性主于凝結翕聚陽之性主于發達散布然陰發之極陽氣必有以發之其勢同歸于散陽方發散而陰又凝結以累之則二氣相扶爲雨而下陰方凝結陽得以鼓動之則氣飛奮揚爲雲而起此所以屬陽皆陰氣爲風所驅逐不能散故如風也故凡陰氣之凝結陽在陰中不得出則擊雷而出爲雷之聲陽在陰外不得入則運轉不已而爲風之飄蓋雷風皆陰之屬也是氣之

聚而散故雷風天且暴氣之聚近而虛故雷風小耳緩散陽和令而解散則爲霜雪也陰不和谷而解散則爲平辰之氣爲昏陰散陰氣常弛散而舒緩受陽氣之交令則風雨餘順當寒而寒當暑而暑而皆得其正矣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天象陽中之陰所以聚而不散風霆陰中之陽所以聚散無常也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與

陽氣感乎陰之開張倏忽而動也起聲之緩緩而靡春終秋九擊物先亦緩也德之盛者聖人由故能窮神知化以剛陽之氣擊物之由中折之品若神以剛之故曰出乎震此神化所從來之一端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關而受受者時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明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金水相生本一類也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關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

直者照臨無碍之謂也受者隨材各得妍姸美惡未嘗有隱而必由于所感不能自旋形與地之道也形則碍地不倡也施者所應無窮隨在

光皆至焉神與天之道也神無物則體天所以倡也此以火日金水之道與形神天地相合故以之配說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

害鏢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木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精果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

西山真氏曰日大外紫金水內景本相南子之說道家謂曰火揚光於外故曰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於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觀精神不搖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火之炎烈之熱有形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

陽也

陰凝為水陽不能勝之故陽麗為火陰有未盡之根蒸暑熱也散而不能受者光芒四出而畧不能受物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天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

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嘏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苟楊豈能到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得仁以為骨子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發微曰有感必通上天之神得為而為聖人之神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惟理參果 卷三 正蒙一 天道篇 字

天之不測謂精神而有常謂天

以天之無聲無臭兩在不可測言即謂之神以神之運行有常理言即謂之天一物而再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而言之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

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聖人有憂天下之心故布德立政以化成天下天之鼓動萬物出入而使之生成則莫之為而為固無心也故曰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固不可知但天地無心之妙非聖人有心所及故不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焉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

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易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為心此釋

存百刻之通為心此釋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眾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故能周萬物而知

谷神之說始於老子空谷中有聲必應木非有應之者而能應以是為自然之妙理也故曰神朱子曰谷之虛也聲遠焉則響應之故神化之自然也天之神能妙萬化無時不生

聖人之神即天也故能周知萬物無所不達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父子感則仁君臣感則義君臣此聖人有感無隱也天道之神春感而物忽生焉秋感而物忽成焉若是之類皆隨感而應者亦何隱之有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此釋易化而裁之存乎變易能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於心能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為心此釋

星辰燭火之明必為日月之明所掩奪若君子

之正

明則色羅萬物無所不照與日月並明也豈為所眩乎明之至也常人之所以為觀者守之不堅雖小有變異亦將改節况天地之變乎若君子之正觀則神道設教久而彌章雖天地變異亦不能遷觀之至也

○神化篇 此篇論聖人神化不測之妙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神即天德神一故無方易即天道易大故無體

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

神之克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孟子曰神地曰祗人曰鬼

神示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

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

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

性理精義 卷三 正蒙一 神化篇 圭

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

化也順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

施中庸曰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

德合陰陽與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

也谷神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

間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

窮神知化

大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

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

矣

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

得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

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

性理精義 卷三 正蒙一 神化篇 圭

各氣數化無不通何歎之有

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

謂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

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

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

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

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人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金也。故密謂門人曰：吾學既得，心則已靜，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神而已。精義入神，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義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聖人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莊子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唯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機矣。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議矣。幾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未矣。

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不達制也。

解客之末，何以能用之郊廟而享帝享親也哉。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徇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徇物而喪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真西山曰：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性，我亦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性。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圓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于空，淪于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于流也。

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

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

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靜篇 此篇論人物化生之妙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氣于人生而不離死而不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水浮則漚然水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

漚不得而與漚離是足以究成生之說

朱子曰陰者水之才陽者漚之性水忽而凝忽而漚漚忽而水忽而漚此其存其亡在於水與漚不在於漚與水漚與水不可得也猶人之氣聚則生離則死亦不得而與焉漚水上泡也○海水喻天地之元氣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體之而化矣

能相感者是動物不能感者是植物鬼神者即陰陽也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聖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董氏發微曰息謂陽呼陰吸易大傳曰剛柔相摩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序乃剛柔序序剛坤闔也吸乃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饑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臟之變容有取焉爾

形耳目之類寤者欲睡之先既配之後五臟之變肺虛夢安心虛夢火之類寤則知心中

下見聞夢多想舊事於所出此亦陰陽相感之一端也

般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般之類兩形者桴鼓扣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般笙簧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知而不察者爾

形氣相軋者蓋總下四者而言也兩氣者以氣軋氣兩形者以形軋形桴鼓捷也敲莊子作噓矢之猛者也

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形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與

雜理系要 卷三 正蒙一誠明篇 三

形有動靜矣上從澤潤下聲有角徵商羽與有通塞香腥味有酸苦甘辛鹹與夫溫中涼涼中溫動中靜靜中動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也帝則即天理也詩曰順帝之則也

○誠明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人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得天而能久成不貳不息以其誠也悠遠無疆則其久也誠之誠於仁孝事天誠身如西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不誠無物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所得私也惟大人為能

雜理系要 卷三 正蒙一誠明篇 事

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不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葉氏曰立者禮之幹知者智之用愛者仁之施成者義之遂自立于禮以至成于義學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

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能成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歿無所喪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
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
之狀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
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
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思知人兩句引中庸易傳之言以論學也人當由教而入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凝釋雖異爲物一也
受光有大小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性理精義

卷三

正蒙一誠明篇

三

四

問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水只是凝成箇水有善造化及其釋則這水復歸於水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光之說便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疑人欲固蔽也釋天理開明也照納上照下納也五常之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水水固聚結若物欲昏之也及其解釋則此性之開明也如是不失其水之性亦不失人之性故疑釋雖殊爲理則一然水之受光或日月星辰小大明暗之不同由其照而見之納而影之隨物付形而已非故爲是大小明暗也其光之一猶性之一豈

二道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爲有所喪爾
上達反天理下達與人心者與

反者失而復之也
徇者偏而依之也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
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
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
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
味皆攻取之性也
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
未喪本焉爾

性理精義

卷三

正蒙一誠明篇

三

五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
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
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
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
之妄不可不詆

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反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於不順而已

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
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之而生一本而萬殊
也○氣質之說起于張程秘有功于聖門有
補于後學前此未嘗有人說到○勉齋黃氏
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
惡混韓子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
之性氣質之性然
後諸子之說始定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
不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

性理綜要 卷三 王象一說明篇 盡

性未成則善惡混故盡善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
盡去則善因以立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氣謂氣質天謂本然之天理人之所得以爲性
者也參和適中之意盡善猶勉勉也易大傳曰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言氣質之性未養
而成則兼有善惡故盡善而繼其善者斯爲善
矣故曰繼之者善然其惡相形則有善可言及
其養成而惡盡去則純然一體而善亦若忘矣
故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也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上

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天
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

曰在天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
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
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
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
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
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

性理綜要 卷三 王象一說明篇 盡

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德不勝氣則性命皆本於氣故智愚賢不
貴賤貧賤死生修天一聽命於氣也若窮理
盡性是德勝其氣則性命皆天德恩可智不肖
可賢也命皆天理貧可富賤可貴也氣之不
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蓋全盡天理能使
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如仲
尼乘匹夫之賤與益伊尹周公遇繼世之君
也其他若舜若湯若文若武則天下豈有不
歸者哉

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
繫見聞不弘於性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大雅皇矣篇之意言文王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人有思慮知識則是自喪其天也蓋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苟有思慮知識便與天地不相似豈不足以自喪其天哉亦非莊子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通然後坐忘之謂也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已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則公述述文王之德以告戒成王言文王降在帝左右蓋謂人之死各返其根體即

也哉降而在下魂氣歸也故升而在上見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沒也精神在天與天爲一故子孫蒙其福澤君有天下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富有則業可大曰新則德可久和樂行道之始也不和則乖戾用之鄰小而已不樂則憂

性也其久則萬古無不在大則六合無不包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人之氣質不齊要皆稟於天地陰暗而陽明陽清而氣濁稟陽之多者明而不暗故德性

用稟陰之多者暗而不明故物欲之行若其欲之惡而不得行全德性之好而盡其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於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僞慢者客感客形之流弊也非性之德也僞則不誠慢則不莊

勉而後成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怨而威者與

誠爲信莊爲禮未嘗不出於性但勉强而誠莊貌恭色莊之類非性之自然也必盡性窮理斯性之德不言而信光輝焉實也不怨而威齊莊中正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圓則勉難於苟也

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難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

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

屈伸相感以利生易之道也陰陽屈而又伸伸而屈此屈伸之正也其相感而利生則人

物由此而生由此而成累無虛假亦無止息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人之道也誠難之僞也中庸所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

行險以微行誠
為吉凶之謂乎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
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順性命之理。而命得其正。吉凶有所不較。蓋
滅絕天理窮極人欲。不正而死。豈曰命乎。

○大心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
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格
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
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孟子見問
不以聞見格其心。朱子曰。此是說聖人盡
性。事今人。理會。先見。上。微。紅。夫。到。然
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
箇。道理。若。到。貫。通。徹。顯。是。一。理。曾。子。是。已。
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加。此。說。相。得。便。無。規
矩。無。歸。著。此。心。便。管。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
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
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

由象識心。狗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
已。謂之心可乎。

耳目鼻口。四肢百骸。象也。當此貧賤。運送。動
止。象也。而心之理。無不貫焉。故由象而求之。

可以識心。蓋心之理。雖無形。而其用。夫
乎象。內外合一。體用交資。心之理也。然
是逐於象之迹。而不知以理制之。則心為所
溺。而天理喪矣。安得不喪其心哉。此
下言狗象喪心之意。主象而使之當理。心
而已矣。必虛靈洞徹。一物不累。然後能為真
象之主。使心逐於象。而狗之則是心為象奴。
而心中存一象矣。存象之心。則不能神其象。
而主之與象。同一死象而已。安得謂
之心乎。蓋心失其靈也。故曰喪心。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
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目。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
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
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繫。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

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
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星月非無明也。而莫大於日月風雨。非無聲也。
而莫大於雷霆。人以塵芥之微。眇然之軀。目
接乎日耳。接乎雷霆。雖極乎高遠。猶得以接
見之。天之難當。其大者。以莫大於太虛也。人
有萬民。物有萬類。以吾心之知。極而推廣之。
亦不能究其極。充塞天地。彌放六合。又何高
何遠之。界限無所不識。不知此理之所從來者。
天也。然必思盡其心。則知此理之所從來者。
之則明。可以通晝夜。幽可以知鬼神。天下萬
萬之物。盡包乎此理太
虛之中。孰能勝其大哉。

耳。目雖為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為啟之之要也。

非耳不聞非目不見有時聞見拘於物欲則為德性之累然聞之見之而聞其知識由乎天理則為合德之要實啟之之端也無所見聞矣有知乎此聖人之貴於多見多聞而罔以聞之識之也。耳目為性累者拘於耳目之聞見而不知反之心也言其或有時為性累非謂耳目必為性累也。啟之之要者吾心合內外以必須有耳目聞見而後能為德也。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性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

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體身則能體物也不疑。

天即道身又為道之本蓋天如是大物如是之多有道存乎其中也故體身以身體物至明易也何發之有工夫在一。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私心存則事皆抵牾道不周流無有能盡其性之理惟公其心全其性以至於命則至於

聖不可知。

知之神。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

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道體物我體身體物之謂以私。

我為大則聖同念而作狂矣。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

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天理既明萬象皆能燭之若窮極人欲之私則如顯區區之影拘泥於一物之中豈能大

其心與道哉。

釋氏不知天地而以心法翫滅天地以小緣大以

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所謂疑冰者歟。

釋氏不知天命。即所謂性而反以心法起滅。天地欲消碍入空也。夏虫疑冰。不知所出。惑于日夏重不可語於水者。多於時也。蓋借此為喻。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大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性理要

卷三

聖

六根。眼為色根。耳為聲根。鼻為香根。舌為味根。身為觸根。意為法根。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欲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也。願此身之小。則藏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通。則失其。中。上下四方。為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時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虛性之過。塵芥六合。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夢幻人世。莫知所從來也。

中正篇

中正然後贊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

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致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知。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大居正。禮之辭也。得所止中而無過不及。正而不倚。不偏。皆止於至善之地也。致。推極也。足。僅足也。仁。則守之固。智。則擇之精。亦中正之理。聖人之止。一本萬殊。即中正貫天下之道者也。○仁以德性淳厚言。德性淳厚。而不學。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知之不明。未免有退不及之差。而不中正。又安能輝光外見。以成其大乎。此樂正子所以存善信之間也。新子仁守知。明其體聖人。可謂大矣。特未化耳。謂之未至聖人之止。其猶未得所止者乎。非

性理要

卷三

聖

未得所止也。得所止而未能同於聖人也。未得所止也。天人之止。猶而在聖人安而得。顏子蓋物未至於安。如聖人耳。豈可謂未得所止哉。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中道。至善之道。天命人心之正也。與孟子不同。得其中道。則弘者正。所以推行其中道也。故曰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其所謂弘者。蓋虛誕也。無所歸者。必陷於邪。如乘風御

氣之備有何實地而可以崇德乎無以崇
則與之卑陋自小溺於私欲者同矣克已
守工夫研幾省察工夫知行並進精一不
固求道之方也極即中道也未得聖道之中
而謂之止如是而死故孔子惜之
大中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
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爲像此顏子之嘆
乎

大中至正之極所立卓爾者也博文爲是極
之用天下事無不知識也約禮爲是極之體
天下理無不會一也此即大中至正也○博
學於文而不能致用則汗漫荒唐約以自持
而不能感物則心如槁木死灰皆非聖人之
道也故太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
能感其物此其所以知行兩盡本末相須而不偏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克
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
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天下之理善者必可欲惡者必可惡其爲人
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仁誠實也
志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誠實也實有
此善於心謂之信充滿於中著形於外謂之
美塞乎上天下地之間方見其大苟大矣則
今其性之本然聖人之事也苟聖矣則與天地
流通而無間隔陰陽不可測度其神之所爲
乎陰陽曰不測就聖人之心言之○性純粹
至善自然而然者人但求之於物欲耳人能
成性則復其小然不勉不思而從容中道矣

故謂之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
之嘆也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
也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
而未成之地爾

外以成身仁義之人內以成性仁義之德○
君子之道所以行而至於聖人之地未至於
聖人之地皆行而未成者也○成性即成身
也蓋性者人之所以爲身之理也本自至善
但人壞於物欲故失其性而身即壞矣成身
成性有內外無彼此言君子之道以身而言

則能踐其形而無所復以性而言則能復其
初而無所失從容中道與理爲一是則君子
之所以爲功者也非謂成性
之外別有一種成性之功也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未化者亦其未大也大之充實光輝而積久
則化之自致也○大而未化則是行之未熟
也故未能
保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
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
而不息可期矣

知學即是知德以大中爲極勉即是
固執不息至誠不息也即是大中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曰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體正而弘既得其中。正四方。八面。無不備。性無不盡。其弘如何哉。前言大中。若為一物。後言弘言大。明大與中為二事。然必得中而後可大也。矯猶變也。弘大也。○克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故以弘為用。對弘而言曰體。體正即克實也。克實則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乃表裏自然之符也。故不待矯而弘。矯者因其性之偏而矯之也。得中即正也。變即矯也。致曲於誠者。乃是性稟之偏。不能正而求正者也。故必矯以變之。然後大而能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則言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以弘之。又言矯而得中。然後復向大。故言極其大而後中可求。又先大而後中者。何哉。蓋其意以中道而立。矯而得中。為勉以求中。大槩以中道言。此所謂中。蓋指聖人之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者也。所謂化也。故必極其大而後可以勉求而至。此章即前章大而後化。未能有其大之意。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之意。

大亦聖人之任。猶不足以為聖者。猶未忘於勉也。○任者以身任道也。故大而道無不體者。為聖之任。聖人即性與天

道也。自然而然。何勉之有。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

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此清和一偏之聖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安故不勉。不有故不思。

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存心則不能致。此重大之論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絕四者之私。渾然存天理之公矣。豈徒靜而己哉。必有事於進德之功也。但在聖人所

性理

卷二

學

為不可知之耳。○言心不可如槁木死灰。聖人絕四之外。堂然無所用心哉。可存處蓋必有事焉。但聖人微妙不可測。知耳。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

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

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

養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况有意於

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有意為之則私。無心為之則公。物正無意。正物有意也。有意為善。不可有意為未善。則不可必私之。則不察以妄。故成則其名。成利其利。俱為有意之累也。為善不可現於意。

乎竭兩端之教上下精粗本末大小無所不盡也意必在於事前固我常在事後始學十五而至成德七十不踰此皆兩端之教况於有意無意物正正物之分辨也耶葉氏曰意必固我蓋私意見於應事接物之間自始至終有此四者橫渠先生謂絕無皆為禁止之意故以此為聖人設教之道謂自始學以至於成德其所以充法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

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斯智矣夫不得已而後為至於不得為而止智者利仁之事前言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仁者安仁也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

一焉則與天地為不相似

葉氏曰意者萌心之始故曰有思必者期望於終故曰有待固者滯於已往故曰不化我者成於已私故曰有方或問四者相為終始而曰有之焉何也曰人之為事亦有其初未必出於私意而後來固執而不化者若曰絕私意則三者皆無則曰絕一則可矣何用更言絕四以此知四者又各自一病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鑒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天理一貫上章所謂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者也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

妄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得也

不思而得素也

妄謂妄心童氏發微曰易序卦傳云有復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順順者養也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妄去謂無妄止畜也養順也大謂大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有教以先之所謂豫也精義至於入神豫之至也故立斯立動斯和正釋中庸凡事豫則立意心凡事豫則立故欲民之善者必有教以先之欲盡其教人之善非知則又不能行

也故又必精義以研之精言其義至於入神則知之即期行之必至然後教無不盡善立斯立動斯和矣所謂豫則立也然則君子其可以不精義也哉此立以教言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道則能據德而依仁依仁則可游藝也以仁故不失和○德而能據則日新月盛故曰不止能依於仁則與理為一故不惟大者不失雖小如藝者亦可以游焉而不失其和矣和者從容中道也蓋人多勉於大而忽於小與理為一則小者大者皆不忽矣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不惑則知之明。輕重必不差也。故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正其經常之道一歸於禮也。言博文之功可至於約禮之地。董氏發微曰。集義所以求其萬殊正經所以求其一本。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從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順理從義為窮理精義之本。而窮理精義為資深習察之本也。知而不行。則是知之至也。欲資深且習。察不習之甚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

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本初也。蓋三者之異也。生知安行者。德成於天而自無私欲誠而明也。故屬於仁。譬如利行者。由知而進明而誠也。故屬於知。困知勉行者。則勇往直前勉力以爲之。故屬於勇。此正所謂本之有差也。此說與朱子不同。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中心安仁。故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其下文云。君子議道自己。故曰惟責已一人當然爾。○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正是安仁。天下一人言難得也。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行之篤者。非敦篤之謂也。如天道不已而然。後篤之至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凡一善字生出天下二字。乃見其達。○達善達不善。言善惡皆達之。天下無物我之私也。蓋循理者與人共悅之。不循理者與人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務使人改之而後已。是以不善達之天下。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使之益勸於爲善。是以善達之天下。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與孟子樂以天下。憂以天下。意同。

名以善人。止言其志於仁而無惡也。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

而入聖人之室也。

致其學致力於學室道之深奧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徒善者或流於不當故未必盡義徒是者或失於兼愛故未必盡仁好仁仁也惡不仁義也必兩盡其道語不及義張子推言之耳

榮氏曰人能惡不仁則其察已也精有不善必知之矣苟徒知仁之可好而不知不仁之可惡則所習者或未之察所行者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而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

性理精義

卷三

五

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雖有向善之意而無漸制之明故曰未必盡義徒惡不仁而不好仁則雖有去非之意而無樂善之誠故曰未必盡仁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篤信好學好仁之始也好德如好色則成德矣見過自訟惡不仁之始也不使加乎其身則無惡矣故孔子嘆其未見其人者思之甚而實謂其人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孫者入而不強敏者進而不已書說命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張子曰孫志於仁義惟其敏是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文者至著之物禮者至簡之理博文約禮則不可背於道此孔子之意張子以爲博而不約則飯去於禮約而不博則敘去於文語意小異溫故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又是解多識

性理精義

卷三

五

前章論行以爲德緣舊所見聞而察來又是解釋舊業而知新言此言溫故知新之義也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責已反躬者當知天下之大國家之廣無人人皆非之理爲學至于但務盡已未嘗咎人此問學之極功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鑒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聞斯行之多見而識之雖有篤學緩行之然又愈于不知者亦勝于中人也不知其理而妄作者則下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各雖曰問之然實有以啟而告之也私淑艾以教人形雖非親受業然實吾之思澤所及以故皆為隱而未見之仁蓋非顯然可見者

為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未成一簣顏子未見其止也平地方獲一簣互鄉與其進也

幸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

難則止

大喪已故失之于慕外之多好高不實故失之于得中之少事理不察失之忽易問學苦難失于自止此學者當知四失而改之也若為已而不求外務近而不求遠如切如磋以求其密仰高鑽堅以求其中豈有失哉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

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猷謀也學者終日當以禮義為事則日就規矩然後可以入道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漸辭令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心外無道也不窮乎理心勉求之不得乎道豈若窮理之至俾道之自立而守之固不思而得而知之明乎從容中道聖人也正猶已之知人待我而后知也豈若人之自立自得其有限乎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失

道以為無失出表記考道必稽古昔先王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考求故迹如前人犯其辜以某例斷其罪律有正條而人徇私挾勢考求形迹之相合以

幸

罪尺側雖有行律則無載若是者畏罪之人耳豈近道乎至道以王仁者安仁之事義道以為無失畏罪者憂仁之事也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

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釋氏不知窮理而妄意空虛為性是其一偏之說不可推而行也童氏發微曰中庸曰率性之謂道佛氏曰作用是性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徒義誠能徒義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不貳誠也。隨其資性之偏而排之以至于誠。則其德之所成者各有定體矣。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是也。體象是遠。而字體象既以誠而定。則文節必自著見于外。雖非全體大用。然一曲既明。能致文則私意不行。而餘善亦可兼照。所謂明也。明能兼照。則必將知我之偏。覺彼之義。從而從之矣。誠而至于從義。則體用全備。故德自能通變。通變者。事變多端。無不能隨時變遷以通之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聖人教人。以知自處。所謂知者。人之際無所不知。如易無思無為。而愛人之命。乃如響之應也。惟南子曰。然則不知乃知耶。知乃不知耶。孰知知之為弗知。弗知乃知耶。即此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之謂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洒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人未能傳。接我之教。難而惡者。當後施之。易而美者。當先教之。難易以事言。美惡以有言。

極大小之事。各有至當之理也。論語以爲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張子以爲。勿習之事。長小而後教之。人必倦怠。語意不同。此引樂記以釋論語之意。繼謂繼聖人之事。陳氏曰。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不美者叛道。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問同答異。如答顏淵仲子。司馬牛問仁之不同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洪鐘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水響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爲而後教之也。

善問者如扣鐘。即此之謂乘其間而施之。若孔子于宰子之畫簾。孟子于齊宣之雪宮。是也。樂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扣之以小者。則小鳴。扣之以大者。則大鳴。張子之言。蓋本諸此。或謂聖人無知。則當不問之時。其猶木石乎。曰。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故曰。由問乃有知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藏。

正其志而繼。終不已。不待譬說之明。而自曉矣。若言扞格而不入。安能微妙精密。而藏人者之中乎。教人者貴如是也。繼志謂能傳聖者之志。與師無間。在罕譬而喻。比方之辭。少

而感動之意深也。微而藏言不峻而善則明矣。○善教者能感動人。使我之志學者常繼之。則不必多爲譬說。而彼自喻矣。○善教者必顯大其言。而善自明矣。此亦本學記而不盡用其旨。

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官先事者。仕而優則學。非惟讀書窮理。凡講讀律令。修明禮樂。治人事神。皆所以爲學。○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聞。此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老志窮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此亦訓解學記大倫猶言大節大端事著其所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論人者。先其意而孫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皆意也。○法制禁令物也。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而不尚政刑。故爲運於物外。即臨事而運量營之。謂意已著于物。故爲私智。則未遇事之時。大槩立志也。故爲公言。論人者。不待其意已發而後禁之。當先其意而躬行以化之。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

舉直錯諸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變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不已樂而衆樂同。親親而教長。此皆通於天下。無遠近古今之間者。達諸天下。無物我之

子而爭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民物皆吾子也。而以誠信感化之。衆好所謂善也。而相輔翼上進。則吾儒者之教行也。○子言愛民如子也。好善也。戴記曰。領惡而全好。衆好者。衆人之化於善者也。翼輔也。助也。翼飛者。顯之揚之。助使爲善者也。得遂其志。如羽族之得遂其飛也。言君子之於民。愛之如子。而盡誠以孚化之矣。且又明揚有道。凡衆人之化於善而好者。又顯之。振之。輔翼而使行之。使得如羽族之充遂其飛。則民必勸於爲善。吾道行矣。詩曰。螟蛉有子。蠋負之。教

卷之三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四

正蒙二

至當篇

作者篇

三十篇

有德篇

有司篇

太易篇

樂器篇

王禘篇

乾稱篇

皇極經世書

性理綜要目錄

觀物內篇一

觀物內篇二

觀物內篇三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四

正蒙二

(○)至當篇

此篇言天理求至當之歸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

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

簡之善配至德。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

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

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

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其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

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

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

而樂亦至焉爾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安乎妻子。況何恤於天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德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不能弘其道。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

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

禮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父義致行其知。故

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

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大海無潤。因喝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

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助寡則親。成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

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

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

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

爾。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

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

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希

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道盡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清者與物異和者與物同

性理宗要 卷二 至善篇 三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通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以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一者字之正兼者蓄之多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

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到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者行之本以敬為主則必守之固故有可立而事可為也

敬則心有所主故能立能立則居安資深斯有為矣

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樽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性理宗要 卷二 至善篇 三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徒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也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地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

道義出知天地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于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闕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熊氏曰。古之制作之君有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之制法。禹湯之興王。皆以身爲天下先。非

有所繼述於人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不輕去未彰之罪。堯之於四凶是也。不輕變未厭之君。堯之於三苗是也。按張子理窟云。萬事只一天理。舜舉十六相。去四凶。堯豈不能堯固知四凶之惡。然民未被其虐。天下未欲去之。堯以安民爲難。遽去其君。則民不安。故不去。必舜

而後因民不堪而去之也。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

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

王也。此言聖王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于

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

所庶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釋詩之意言。虞芮二國來質。其訟之成。是天下

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文王之生。所以庶

繫於天下。爲天下庶繫之也。雖其德盛之致。亦

曰多助於四友之臣爾。按博物志曰。文王四友

之臣。謂閎夭大顓南宮适散宜生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

謀而聽天命者與。

姤之九五。以陽剛中正。主卦於上。杞也。文王也。

而下防初爻始生必潰之陰瓜也紂也故文王之事紂者有類之含章則人盡謀有隕自天則聽天命之謂古人言文王黃熱自落此之謂也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王惟儀刑文王當其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爲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釋論語之意其以譎爲婉以正爲直二人各有短長也淮南子謂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意亦如此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學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孔子稱子產曰其使民也義又曰子產居鄭國以爲教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教也言使民義即所之母猶非狗其欲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

三十篇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惑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

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

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

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

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

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

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

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又魯

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愈

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才也

聖人與物無呼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遜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修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

謂好學也已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

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

有道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

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人能之仲尼

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爲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

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仲由樂善則內重外輕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敵顏子樂進則不自滿足故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則因物成就以天地之化工故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合內外而成其仁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有德篇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莊子

正蒙二 有德篇

三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

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蔡氏曰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此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言有教動有法實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朱子曰學者當書此言于坐隅作聖工夫上此心在窮理盡性之後葉氏曰此言君子無往無時而非學也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朱子曰樂記禮主其減樂主其盈樂減而進以進為文樂進而反以反為文減是退讓得節收歛底意思昇禮之本體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方去做故以進為文此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不如也然易至于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也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易係辭傳曰將有言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

莊子

正蒙二 有德篇

三

如響夫人之言一形而卜即應之如響蓋由吾

之誠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作人也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欲不施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此解游于藝分藝一分之義耳非常行也義即我分之所當為者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有道則出道當出也非榮其身無道則隱道則

當屈也非恃其紫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

性理精義

卷四

正義三有德篇

論語

子

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克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

驕吝之弊斯德之矣

自養薄於人則失之吝厚於人則失之驕皆有

意而為之者也

罪已則無尤

能罪乎已則有自修之責也故人不待而尤之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

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

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

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

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

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

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

智能著不慤而多能譬之豺豸不可近

有德有才者斯可近慤愿實也

性理精義

卷四

正義三有德篇

論語

子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有司篇

此篇論有司為政之道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

正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為政不以德則人不親附而我亦勞苦而不得

寧蓋德者治人之具以簡御煩之道也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

無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德賞子使竊

其所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國家以平治為本事理以明察為尚。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太易篇

太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上言太極不言有無曰有而不繫于物終于無曰無而不歸涉于虛終于有雖無其形實

理

太易篇

太易篇

太易篇

太易篇

理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顯顯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詞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熊氏曰易只一理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具氣運於天者有陰有陽故曰天道貴具於地者有剛有柔故曰地道德具於人心愛之理為仁宜之

理為義故曰人道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論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之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易言變而通之以盡利故曰六爻各盡利而動

理

太易篇

太易篇

太易篇

太易篇

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三才性命之理也。本義

六爻初二為地三四為人五上為天極至也。三極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

陽偏體眾陰眾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陰卦皆一陰二陽陽為君陰為民故繫辭傳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於此。尚存心于此也。

尚存心于此也。張南軒曰。指其所之者。易之辭也。以言者。尚之言。無不當矣。化而裁之者。易之變也。以動者。尚之動。無不時矣。象其物者。易之象也。制器者。尚之則。可以盡創物之智。極知來者。易之占也。卜筮者。尚之則。可窮先知之神。然是四者。實自然而神。之為也。君子必知其為神之所為。然後有以體其義。而有上四者之益。故曰。非知神之所為。孰能與于此。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事物有吉有凶。卜之而開曉於事。幾朕兆之先。故曰知來。明其憂患。皆趨吉而避凶。則事之已生者。皆藏止矣。是以前知其有變。變於吉則行。

性理錄要

卷四

正學二 太易篇

本

三十四

凶則止。有易之道。以通之。君子措用於民。其謀遠矣。極數知來。邵子有得於此也。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四德。元亨利貞也。元而至貞。貞而復。元終始萬物也。迎始也。隨順也。貞而元。亨繼之。此迎之也。元而亨。亨而利。復貞。此隨之也。不惟六卦皆本之乾坤。而萬物事皆本焉。故曰。父母萬物。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性理錄要

卷四

正學二 太易篇

本

三十四

童氏發微曰。仁義禮智皆善也。而仁為之長。故曰。仁統天下之善。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正中。以聖德之極言。與易傳本之不同。正。即龍德中正也。聖人作而萬物覩。亢龍以位。畫為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為其大。

人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莊子云夫子奔軼絕塵而回膛乎其後矣用中不勉強也不爲其大不有其大也大人若顏子以上是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專指于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

上治居上而治下也天德即天位有德宜居是位也。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至于求吾志而已無所求于

外故善施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已未暇及人者也。

善世而不伐其功人其德而無所不化是九有龍德而已見者。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閨戶靜密也閨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天氣不下降地氣不上升靜密而不生猶戶之闔也故曰閨戶天地相交發生動達猶戶之開

也故曰闢戶當闢戶之時而物之形開且能記耳能聞者受於陽也蓋形者陰精之所凝形之動而能觀以聞者陽氣之所發也故曰形既生矣神發智矣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于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又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考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性理宗要卷四 五經二 太易篇 圭

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無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謂易向雖不善使能因聖人之所指而變動以從之順性命臻三極則有利矣六二曰大人否亨言安守其否而後道亨也姤九五曰有隕自天言休命自天而降也小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無咎言殺身成仁義無咎也損六五曰武益

之或朋之龜弗克違益六二亦云言其義所當得弗克違也泰上六彖辭曰城復于隍其命亂喜其命當亂而不可逃也動變以利言是反惡以從善避凶而趨吉也吉凶以情遷是得則吉失則凶吉是而凶非隨其本然之情而兩言之也義命當吉當凶吉凶皆是者也

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此言讀易之法也有已往若往吉往凶之類有方往若不利有攸往勿用有攸往之類

樂器篇

此篇論樂

圭

樂器有相周召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也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相雅皆樂器名也樂記本言武亂皆坐爲周召之治而張子以相爲周召之治所謂治亂以相而周召似之本言發揚蹈厲爲太公之志而張子以雅爲太公之志所謂訊疾以雅而太公似之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稷。有相之道。贊化育之端也。

稷者。天地之養民者也。民不能以盡其力。而后稷能相助之。若弗厭。豐草種之黃茂。亦相之一端也。

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綯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綯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綯以粉素。

禮貴矯實求稱。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他人人才未美。故綯飾之以文。是過於質者。則矯之以文也。莊姜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其才甚美。故綯之用質。素是過於文者。則矯之以質也。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上文素以爲綯之素。謂質實。故字雖同而義施各異也。

其業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

民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寢明能取是於民哉。

詩言勿拜。勿屈折也。張子則謂去伐也。瀆之以拜。拜敬之也。不可拜者。恐瀆之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此燕兄弟之樂歌。故言棠棣之華。則其廓然而外見者。豈不驕驕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兄弟者乎。張子此說。以不字實看。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

簡畧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

士者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釋詩。邶風簡兮之意。言賢者爲祿而仕。爲不恭

也。容色之盛。如云赫如渥赭。是已。善御之強。如

云執轡如組。是已。皆玩世不恭之意也。房。東房

也。敖。舞位也。又引王風君子陽陽之詩。不以行

役爲勞。而安於貧賤。以自樂者。曉之也。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爲。徒破缺我

斧折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此軍士答周公勞已之詩曰。武庚既破其家。又傷王室也。周公東征。匡正之。公愛天下之人焉。張子以爲我之東征。破斧缺斨。不足怨也。公之心太公至正。天下信之。怨者乃哀我也。故爲之王四國焉。

九畹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很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赤烏几几德音不瑕。乃周公不失其聖也。愚於

杜維粹要

卷四

王四國焉

朱

破斧。又知周民爲聖人之民。於狼跋。又知東人爲聖人之徒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苟造德降。書君奭篇語。言苟老成之德下及于民。則鳴鳳有聲矣。此周公畱召公之意。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才。故首曰五行。君天下必先止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政不時舉必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

得中。故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此解洪範
九疇之序

○王禘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禘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杜維粹要

卷四

王禘

朱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爲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并遠廟爲祧者二。無不遷之太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

穆四爲親廟不爲文武二世室并始廟而七諸侯
無二桃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
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爲太祖若裕則請於其君
并高祖千裕之千裕之不常裕而特裕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
亦祖及之而不詳爾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爲謚蓋以尊統上卑
統下之義

○乾稱篇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
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
物而不可遺也

凡可狀若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者皆是
形而下者也神與性形而上者也蓋天地間無
一物而非太虛之氣所生則亦無一物而非太
虛之神爲性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
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
真得也

有無虛實通爲一物者性也不能爲一非盡性也
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
豈無對莊子浮屠爲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曰有曰實以物言形而下者也曰無曰虛以性
言形而上者也故分而言之則有與無對合而
言之則有無皆性也莊子浮屠皆舍物而言性
非達實理者也

有無一内外合備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
則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無所
不周者性也性即合也故以萬物本一故一能
合萬物以與能合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
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
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
道也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其究一也惟屈伸動靜
始終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
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屈伸動靜相爲終始以其妙萬物故謂之神通

萬物故謂之神通萬物故謂之道體萬物故謂之性其實一而已矣。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_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_从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

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

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說熾

傳中國儒者未容規聖學門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

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

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

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誠淫邪道之詞翕然並興一出于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學者當日誦其言于一通庶幾崇正學而明吾道也夫。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爲幻妄有爲爲疵贅以世界爲蔭

濁遂厭而不有遣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

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遣人易所謂不遺不

流不過者也彼語無空虛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

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釋氏之言流通失守窮大

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誠實者邪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

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釋氏欲直語太虛

若從事于空寂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

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

不見又烏能更語直際語真實無妄之道捨真際而談鬼

神妄也所謂實際大易之實理彼徒能語之而已

未始心解也況力行與

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

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

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

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

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

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與名爾晝夜陰陽即物也與首篇聖人盡道

其間兼體而不累之意互相發

偏滯者動而無靜靜而無動也動而無動靜而

無靜則不偏滯矣推行一陰一陽之迭運也不

測兩在不測也生生陰生陽陽生陰也

太宰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

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老氏况諸谷謂谷神不死是也虛其應者善惡

之報也晝可爲晝不可謂夜夜亦不可爲晝陰

可爲陰不可爲陽陽亦不可爲陰偏滯于一物

也兼體無不包也無累無偏滯也一陰而又一

陽一闔而又一闢則剛柔之道得生歛之功深

達一動一靜之機矣人之爲德虛以氣言善以

理言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天何心

哉哉者培之傾者覆之自然而然也

虛空之中有神故陰陽變化惟其所命若使

然而雲忽然而風倏然而雷雨交至是孰使之然哉皆神之所爲也曰是而知神者即氣

之性化者即神之命知命則知性知化則知神矣

太虛者虛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

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

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一氣散則

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

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與所謂變

者對聚散存亡為義非如螢之化指前後身而為說也

神即太虛之妙應者散散見而成物也無窮無時不然也無數無物不有也無窮無數萬殊也湛然混然一本也形聚為物所謂氣不能不散而為萬物也形潰反原所謂萬物不能不散而為太虛也腐草化為螢雀化為蛤螢有前身雀有後身也張子以人物皆太虛之氣所生故死則依舊是太虛之氣如水之釋而復為水者相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益日有字中行又曰有乎惠心則益物者必誠如天生物進而不息也學者自益必誠如水之方至日有益得若行之不誠學之不勤以求自益而其益人皆為難矣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

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戲見乎四支謂非已心不明也欲人無已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謬迷其四體謂已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已戲失于思者自誣為已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此章即東銘也沈毅齋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橫渠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

朱子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

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風雨露雷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盡天地之始終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皇極經世之書命世定象自爲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于伏羲畫卦奇耦之序其爲道同一太極也

邵伯溫曰乾坤太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元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圖者爲天方者爲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
西山蔡氏曰動者爲天大有陰陽陽者動之始陰

陽之中又各有陰陽故有太陽太陰少陽少陰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是爲
天之四象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四者
天之所變也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
之形夜變物之體萬物之所以感於天之變也
靜者爲地地有柔剛柔者靜之始剛者靜之極剛柔之中又
有剛柔故有太剛太柔少剛少柔太柔爲水太
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是爲地之四象水
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四者地之所以化
也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
物之本萬物之所以應於地之化也暑變走飛
草木之性寒變走飛草木之情晝變走飛草木
之形夜變走飛草木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
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
性情形體之本天地變化參伍錯綜而生萬物
也萬物之感於天之變性者善目情者善耳形
者善鼻體者善口萬物之應於地之化飛者善
色走者善聲木者善氣草者善味蓋其所感應

有不同故其所善亦有異主於人則得天地之
全寒暑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
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目善萬物之色耳
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蓋
天地萬物皆陰陽剛柔之分人則兼備乎陰陽
剛柔故靈於萬物而能與天地參也人而能與
天地參故天地之變有元會運世而人事之變
亦有皇帝王霸元會運世有春夏秋冬爲生長
收藏皇帝王霸有易書詩春秋爲道德功力是
故元會運世春夏秋冬生長收藏各相因而爲
十六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道德功力亦各相
因而爲十六十六者四象相因之數也凡天地
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
乎十六十六而天地之道畢矣故物之巨細人
之聖愚亦以一十百千四者相因而爲十六千
千之物爲細物千千之民爲至愚一一之物爲
巨物一一之民爲聖人蓋人者萬物之最靈聖
人者又人倫之至也自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

萬物自太極觀天地則天地亦物也人而盡太極之道則能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而造化在我矣故其說曰一動一靜天地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與一動一靜之間者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所謂太極也又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所謂範圍天地曲成萬物造化在我者也蓋超乎形器非數之能及矣雖然是亦數也伊川先生曰數學至康節方及理康節之數先生未之學至其本原則亦不出乎先生之說矣

邵伯溫曰唐堯起於月之巳星之癸一百八十辰之二千一百五十七推而上之堯得天地之中數也故孔子贊堯曰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楊雄亦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蓋自極治之盛莫過乎堯先乎此者有所未至後乎此者有所不及考之庶數稽之天時質之人事若合符節嗚呼盛哉

西山蔡氏曰皇極一元之運始於日甲子星甲辰子者豈特曆數之用而已哉一陽初動萬物未生是聖人所以見天地之心以範圍天地曲成萬物者也非元氣之會聰明過人者其孰能與于此

邵伯溫曰有一物則有一聲有聲則有音有律則有呂故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數亦以四爲本本乎四象故也有四象而爲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天地萬物之數備於其間矣

邵伯溫系述曰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大中至正應變無方之謂道以道明道道非可明以物明道道斯見矣物者道之形體也生於道而道之所以成道變而爲物物化而爲道由是知道亦物也物亦道也孰知其辨哉故善觀道者必以物善觀物者必以道謂得道而忘物則可矣必欲遠物而求道不亦妄乎有物之大莫若天地然則天地安從生道生天地而太極者道之全體也太極生兩儀

兩儀形之判也。兩儀生四象。四象生而後天地之道備焉。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陰陽變於上。而日月星辰生焉。剛柔化於下。而水火土石成焉。日月星辰成象於天。水火土石成體於地。象動於上。而萬時生焉。體交於下。而萬物成焉。時有消長盈虛。物有動植飛走。消長盈虛者。時之變也。動植飛走者。物之類也。時以變起。物以類應。時之與物。有數存焉。數者何也。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

性理大全

卷四

五家二

聖

紀也。定於幽而驗於明。藏於微而顯於著。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道生一。一爲太極。一生二。二爲兩儀。二生四。四爲四象。四生八。八爲八卦。八生六十四。六十四具而後天地萬物之道備矣。天地萬物莫不以一爲本。原於一而衍之。以爲萬。窮天下之數。而復歸於一。一者何也。天地之心也。造化之原也。曰爲元。元者氣之始也。其數一。月爲會。會者數之交也。其數十二。星爲運。運者行之時也。其數一百六十。辰爲世。世者

性理大全

卷四

五家二

聖

變之終也。其數四千三百二十。皆統於原而宗於一。始終往來而不窮在天。則爲消長盈虛。在人則爲治亂興廢。皆不能逃乎數也。○變化者。生生不窮之謂也。萬物者。動植之謂也。故謂之動植之數。萬物之數。滋而生焉。故謂之動植之通數。有數則有物。數盡則物窮矣。有物則有數。物窮則數盡矣。然數無終盡。數盡則復。物無終窮。物窮則變。變故能通。復故能久。日月星辰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天之變而唱乎地者也。雨風露雷。地之化而和乎天者也。一唱一和而後物生焉。暑寒晝夜。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性情形體。本乎天而感乎地者也。走飛草木。本乎地而應乎天者也。一感一應而後物成焉。一唱一和一感一應者。天地之道。萬物之情也。天地之道。萬物之情。其唯誠之謂乎。凡在天地之間。蠻夷華夏。皆人也。動植飛走。皆物也。人各有品。物各有類。品類之間。有理有

數存焉。推之於天地而後萬物之理昭焉。順之於陰陽而後萬物之數覩焉。天氣下降地氣上騰陽唱於前陰和於後然後物生焉。天地有至美陰陽有至精物之得者或粹或駁或淳或漓故萬物之類或巨或細或惡或良或正或邪或柔或剛咸其自取之耳。至於聲色形氣各以其類而得焉。可攻而知聲音為其聲者陽也而生于天音者陰也。而出乎地知聲音之數而後萬物之數覩矣。知聲音之理而後萬物之理得矣。人之有類亦由物之有類也。人類之數亦由物類之數也。備天地兼萬物而合德於太極者其唯人乎。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反身而誠之者君子也。因性而由之者聖人也。故聖人以天地為一體萬物為一身善救而不棄曲成而不遺以成能其中焉。生物之道天類屬陽地類屬陰陽為動陰為植陽之陽為飛陰之陰為走動而飛者親上走而植者親下天有至粹地有至精人類得之則為明哲飛類得之則為鸞鳳走類

得之則為麒麟介類得之則為龜龍草類得之則為芝蘭木類得之則為松栢石類得之則為金玉萬物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有至昊地有至幽人類得之則為妖孽飛類得之則為梟鴞走類得之則為虎狼介類得之則為虺蜴草類得之則為至毒木類得之則為不材石類得之則為殭礫萬物亦莫不以其類而有得者焉。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言致一也。感應之不一則氣不粹氣不粹則生物不美是故致治之世則賢人眾多龜龍游於沼鳳鳥翔於庭天降甘露地出醴泉百穀用成庶草蕃蕪順氣之應也。衰亂之世則反此逆氣之應也。逆氣之應由人心之感焉。故古之聖人自昭明德協和萬邦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日月星辰不忒其序風雨晦暘不失其常山川鬼神以寧鳥獸魚鼈咸若天人之際安可忽哉。大哉時之與事乎。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時者天也事者人也。時動而事起天運而人從猶形行而影會聲發而響應歟。

時行而不留。天運而不停。違之則害。逆之則凶。故聖人與天並行而不逆。與時俱逝而不違。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時不能違天。物不能違時。聖人不能違物。時不能違天。故天運而必變。物不能違時。故時變而必化。聖人不能違物。故物化而必順。聖人唯不能違物。故天亦不能違聖人。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之時。由人之事乎。人之事。由天之時乎。故天有是時。則人有是事。人有是事。則天有是時。與事而應。時者。其唯人乎。有其時而無其人。則時不足以應。有其人而無其時。則事不足以興。有其人而無其時。則有之矣。有其人而無其時。蓋未之有也。故消息盈虛者。天之時也。治亂興廢者。人之事也。有消長盈虛。而後有春夏秋冬。有治亂興廢。而後有皇帝王伯。唐虞者。其中天而興乎。堯舜者。其應運而生乎。何天時人事之相驗與。先之者。則未之或至。後之者。則無以尚之。其猶夏之將至。日之向中乎。故聖人刪書。斷自唐虞。

聖

三十九

皇極經世書

邵伯溫

○觀物內篇一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陸。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陰陽盡而四時成焉。剛柔盡而四維成焉。夫四時四維者。天地至大之謂也。凡言大者。無得而過之也。亦未始以大為自得。故能成其大。豈不謂至偉至偉者與。天生于動者也。地生于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

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爲日。太陰爲月。少陽爲星。少陰爲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爲水。太剛爲火。少柔爲土。少剛爲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戊曰：皇極經世，捨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五行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

皇極經世，用水火土石以其本體也。洪範用金木水火土以其致用也。皆有所主，其歸則一。或曰：先天圖八卦次序與所爲之物與周易不同何也？曰：先天圖八卦次序始於乾而終於坤，此

先天也。伏羲八卦也。周易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此文王八卦也。非獨八卦如此，六十四卦亦不同也。伏羲易無文字，獨有卦圖。陰陽消長而已。孔子於繫辭亦嘗言之矣。聖人立法不同，其道則相爲先後始終而未嘗不同也。

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爲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爲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爲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

而爲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成於地而爲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于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取于月而得水。水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殞而爲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辰之外高而蒼

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爲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爲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也。太極者。有物之先。本以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無時不在。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

日爲暑。月爲寒。星爲晝。辰爲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爲雨。火爲風。土爲露。石爲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

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走感暑而變者。性之走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走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走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走也。飛感暑而變者。性之飛也。感寒而變者。情之飛也。感晝而變者。形之飛也。感夜而變者。體之飛也。草感暑而變者。性之草也。感寒而變者。情之草也。感晝而變者。形之草也。感夜而變者。體之草也。木感暑而變者。性之木也。感寒而變者。情之木也。感晝而變者。形之木也。感夜而變者。體之木也。性應雨而化者。走之情也。應雷而化者。木之情也。形因雨而化者。走之形也。應風而化者。木之形也。體應雨而化者。走之體也。應風而化者。飛之體也。應露而化者。草之體也。應雷而化者。木之體也。

性之走。善色。情之走。善聲。形之走。善氣體。之走。善

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生一一人當兆人之人者豈非聖乎是知物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人而何人謂之不一則吾不信也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

天下人之心一人之心是也故能以一心觀萬心天下人之身一人之身是也故能以一身觀萬身萬物之理一物之理是也故能以一物觀萬物萬世之事一世之事是也故能以一世觀萬世聖人能兼天地人物又能兼古今故能如此

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

聖人心合天意言行皆與天合故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天地以

無心為心天何所容心哉故唯能無心而後能代天意天何言哉故唯能無言而後能代天言天何為哉故唯能無為而後能代天工天事焉

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事通照人事者焉

知陰陽消長之道知剛柔夷險之理知巨細品類之別知成敗利害之幾

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今古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人或告我曰天地之外別有天地萬物異乎此天地萬物則吾不得而知之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聖人亦不得而知之也凡言心者謂其心得而知之也言言者謂其口得而言之也既心尚不得而知之口又惡得而言之乎以心不可得知而知之是謂妄知也以口不可得言而言之是謂妄言也吾又安能從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

觀物內篇三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理性命皆一也至於命則理性之所處矣三者皆在於道故曰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為天地之本道生天地為萬物之本天地生萬物

物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為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為萬物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為

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

性理綜要

人者天地五行之秀氣受天地之中以生為萬物之至重而備天地萬物者也故能配天

人能知其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

唯聖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我能知天地萬物之道皆備於我則能盡天下之理能盡天下之理則能盡民而後可以治民矣

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

聖人

聖人謂昊天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昊天也

謂聖人能異乎萬物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萬民與萬物同則聖人固不異乎昊天者矣然則聖人與昊天為一道聖人與昊天為一道則萬民與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一世之萬民與一世之萬物既可以為一道則萬世之萬民與萬世之萬物亦可以為一道也明矣

夫昊天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

西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于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污隆于其間矣春為生物之府夏為長物之府秋為收物之府冬為藏物之府

萬其庶能出此昊天四府者乎易為生民之府書為長民之府詩為收民之府春秋為藏民之府

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

子 16-370

常如何哉

昊天以四府盡物聖人以四府盡民
 府時也聖人之四府經也天時聖經
 成天時則陰陽升降而為春夏秋冬
 禮樂污降而為易書詩春秋春夏秋冬
 詩春秋皆有生長收藏之道其逆更謂之
 長污隆萬物萬民盡於其間也故皆謂之
 四府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四終

性理標題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四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五

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篇四

觀物內篇五

觀物內篇六

觀物內篇七

觀物內篇八

觀物內篇九

觀物內篇十

觀物內篇十一

觀物內篇十二

觀物外篇上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五

皇極經世書

○觀物內篇

觀春則知易之所存乎。觀夏則知書之所存乎。觀秋則知詩之所存乎。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乎。

易者三皇之事業也。三皇之時如夏詩如春秋。春秋者五帝之事業也。五帝之時如春秋。春秋者五伯之事業也。五伯之時如春秋。

易之易者。生生之謂也。易之書者。生長之謂也。易之詩者。生收之謂也。易之春秋者。生藏之謂也。書之

性理標題

卷五

性

易

之易者。長生之謂也。書之書者。長長之謂也。書之

詩者。長收之謂也。書之春秋者。長藏之謂也。詩之

易者。收生之謂也。詩之書者。收長之謂也。詩之

者。收收之謂也。詩之春秋者。收藏之謂也。春秋之

易者。藏生之謂也。春秋之書者。藏長之謂也。春秋

之詩者。藏收之謂也。春秋之春秋者。藏藏之謂也。

生生者。脩夫意者也。生長者。脩夫言者也。生收者。

脩夫象者也。生藏者。脩夫數者也。長生者。脩夫仁

者也。長長者。脩夫禮者也。長收者。脩夫義者也。長

藏者。脩夫智者也。收生者。脩夫性者也。收長者。脩

夫情者也。收收者。脩夫形者也。收藏者。脩夫禮者

也。藏生者。脩夫聖者也。藏長者。脩夫賢者也。藏收

者。脩夫才者也。藏藏者。脩夫術者也。

意謂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脩夫意者。三皇之謂也。脩夫言者。五帝之謂也。脩

夫象者。三王之謂也。脩夫數者。五伯之謂也。脩夫

仁者。有虞之謂也。脩夫禮者。有夏之謂也。脩夫義

者。有商之謂也。脩夫智者。有周之謂也。

性理標題

卷五

性

易

仁義禮智在人則與性俱生在時則有先後之序

修夫性者。文王之謂也。修夫情者。武王之謂也。修

夫形者。周公之謂也。修夫體者。召公之謂也。

德有大小則化有淺深

修夫仁者。秦穆之謂也。修夫賢者。晉文之謂也。修

夫才者。齊桓之謂也。修夫術者。楚莊之謂也。

秦穆改過自新得聖之序而仁意言象數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意謂象數言其本末仁義禮智言其先後性情形體言其大小聖賢才術言其優劣

皇帝王伯者。易之體也。虞夏商周者。書之體也。文

武周召者詩之體也。秦晉齊楚者春秋之體也。意言象數者易之用也。仁義禮智者書之用也。性情形體者詩之用也。聖賢才術者春秋之用也。

易以道陰陽。書以道事。詩以道志。春秋以道名分。至于五伯。名分亂矣。仲尼以春秋正名分。春秋皆五伯之事也。故齊晉秦楚者春秋之體也。三王脩夫意。五帝脩夫言。主王脩夫象。五伯脩夫數。易具是四者。故意言象數爲易之用。有虞脩夫仁。有夏脩夫禮。有商脩夫義。有周脩夫智。

性理綱要

卷五

主

故仁義禮智爲書之用。文王脩夫性。武王脩夫情。周公脩夫形。召公脩夫體。故性情形體爲詩之用。秦穆脩夫聖。晉文脩夫賢。齊桓脩夫才。楚莊脩夫術。故聖賢才術所以爲春秋之用也。用也者。心也。體也者。迹也。心迹之間。有權存焉者。聖人之事也。

竊嘗論之心迹之美大矣哉。聖人方其寂然不動。則何有所謂心迹者焉。雖鬼神莫得而窺也。及其酬酢應變。吉凶與民同患。則心迹於是乎

判矣。莊子所謂迹者。人之所履。豈其所履哉。信

斯言也。徒徇聖人之迹。而不達聖人之心。是皆膠柱鼓瑟。刻舟求劍者也。蓋天下之理。一涉於事物。則必有迹。有迹則有方所。若聖人之心。則無所在。亦無所不在。無方所者也。古之善學聖人者。求其心而不求其迹。如曾子謂孔子言喪欲速貧。公欲速朽。有子獨以爲非君子之言。有爲而言之也。苟直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所以言。則失聖人之心矣。是泥乎迹者也。若有子可

性理綱要

卷五

四

謂能知聖人之心者也。嗚呼。不知聖人之心。而徒徇聖人之迹。則害於道。害於道者。楊墨之徒是也。學者宜有以辨之。竊聖人之迹。而爲奸爲惡者。則害於國家。害於國家者。莽卓之徒是也。人君宜有以辨之。學者不知辨。則卒至於無父無君。人君不知辨。則至於竊國弑君。嗚呼。自非聖智。其孰能辨之哉。

三皇同意而異化。五帝同言而異教。三王同象而異動。五霸同數而異率。同意而異化者。必以道以

道化民者民亦以道歸之故尚自然夫自然者無爲無有之謂也無爲者非不爲也不固爲者也故能廣無有者非不有也不固有者也故能大廣大悉備而不固爲固有者其惟三皇乎是故知能以道化天下者天下亦以道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朴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仁而異化五帝同禮而異教三王同義而異勸五伯同智而異率同禮而異教者必以德以性理綸要

卷五

五

五

德教民者民亦以德歸之故尚讓夫讓也者先已後人之謂也以天下受人而不爲輕若素無之也受人之天下而不爲重若素有之也若素無者有者謂不已無已有之也若已無已有則舉一毛以取與於人猶有貪鄙之心生焉而況天下者乎能知其天下之天下非已之天下者其惟五帝乎是故知能以德教天下者天下亦以德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性而異化五帝同情而異教三王同形而異勸五伯同體而異率同形而異勸者必以功以功勸民者民亦以功歸之故尚政夫政也者正也以正夫不正之謂也天下之正莫如利民焉天下之不正莫如害民焉能利民者正則謂之曰王矣能害民者不正則謂之曰賊矣以利除害安有去王耶以王去賊安有弑君耶是故知王者正也能以功正天下之不正者天下亦以功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性理綸要

卷五

六

六

應乎人其斯之謂與

三皇同聖而異化五帝同賢而異教三王同才而異勸

三王與事造業唯恐不及故曰同才而異勸

五霸同術而異率同術而異率者必以力以力率民者民亦以力歸之故尚爭夫爭也者爭夫利者也取與利不以義然後謂之爭小爭交以言大爭交以兵爭夫強弱者也猶借夫名焉者謂之曲直名也者命物正事之稱也利也者養人成務之具

也。名不以仁。無以守業。利不以義。無以居功。利不以功。居名不以業。守則亂矣。民所以必爭之也。五霸者。借虛名以爭實利者也。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則夷狄矣。若然則五霸不謂無功於中國。語其王則未也。過夷狄則遠矣。周之東遷。文武之功德於是乎盡矣。猶能維持二十四君。王室不絕如綫。夷狄不敢屠害中原者。尤五霸借名之力也。是故知能以力率天下者。天下亦以力歸焉。所以聖人有言曰。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啞人。

性理錄要

卷五

性理錄要

七

三八五

凶。武人爲於大君。其斯之謂與。

夫意也者。盡物之性也。言也者。盡物之情也。象也者。盡物之形也。數也者。盡物之體也。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盡物之性者。謂之道。盡物之情者。謂之德。盡物之形者。謂之功。盡物之體者。謂之力。盡人之性者。謂之化。盡人之賢者。謂之教。盡人之才者。謂之勸。盡人之術者。謂之率。

邵伯溫曰。意言象數。性情形體。仁義禮智。聖賢。

才術道德功力。化教勸率。此皇帝王伯之事。相因而成者也。

道德功力者。存乎體者也。化教勸率者。存乎用者也。體用之間。有變存焉者。聖人之業也。夫變也者。昊天生萬物之謂也。權也者。聖人生萬民之謂也。非生物。非生民。而得謂之權變乎。

○觀物內篇五

善化天下者。止於盡道而已。善教天下者。止於盡德而已。善勸天下者。止於盡功而已。善率天下者。

性理錄要

卷五

性理錄要

八

三八六

止於盡力而已。以道德功力爲化者。乃謂之皇矣。以道德功力爲教者。乃謂之帝矣。以道德功力爲勸者。乃謂之王矣。以道德功力爲率者。乃謂之霸矣。

以化教勸率爲道者。乃謂之易矣。以化教勸率爲德者。乃謂之書矣。以化教勸率爲功者。乃謂之詩矣。以化教勸率爲力者。乃謂之春秋矣。此四者。天地始則始焉。天地終則終焉。終始隨乎天地者也。皇帝王霸時也。易書詩春秋經也。天時聖經相。

爲表裏皆相因而成也。

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間猶旦暮也以今觀今則謂之今矣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亦謂之今矣是知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安知千古之前萬古之後其人不自我而觀之也。

有今故有古有古故有今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以後觀今則今亦謂之古矣如是則今亦未必爲今也以今觀古則謂之古矣以古自觀則古

聖賢集

卷五

論古今

九

亦謂之今矣如是則古亦未必爲古也古亦未必爲古今亦未必爲今皆自我而觀之也自我而觀之者觀之以道也以道觀之則何古今之有焉無古無今則古今猶旦暮之間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能通晝夜之道則能通古今能通古今則能通萬世故雖千古之前萬古之後皆可以自我而觀之也。

若然則皇帝王霸者聖人之時也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經也。

天時聖經不異唯聖人爲能知時作經以爲代極。

時有消長經有因革時有消長否泰盡之矣經有因革損益盡之矣否泰盡而體用分損益盡而心迹判體與用分心與迹判聖人之事業於是乎備矣。

時有否泰之異故體用於是乎分事有損益之異故心迹于是乎判聖人之事業在乎體用心迹之間體用心迹之間盡有權與變存焉知權

聖賢集

卷五

論古今

十

與變然後能盡體用心迹體用心迹一也因時而有所分判然未嘗分判也卒歸乎一而已矣所以自古當世之君天下者其命有四焉一曰正命二曰受命三曰改命四曰攝命正命者因而用者也受命者因而革者也改命者革而因者也攝命者革而革者也因而因者長而長者也因而革者長而消者也革而因者消而長者也革而革者消而消者也。

正命天命之也受命人授之也人授之者受之

於人也。如書所謂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也。改命有所改革。如易所謂湯武革命是也。其事雖不同。皆天也。攝命者以臣行君之事者也。此明皇帝王霸之事也。

革而革者。一世之事業也。革而因者。十世之事業也。因而革者。百世之事業也。因而因者。千世之事業也。可以因則因。可以革則革。萬世之事業也。一世之事業者。非五伯之道。而何。十世之事業者。非三王之道。而何。百世之事業者。非五帝之道。而何。仲尼之道。而何。是知皇帝王伯者。命世之謂也。仲尼者。不世之謂也。

邵伯溫曰。伯以力服人。以力服人者。止于其身。故其事業一世而已。王者以功及民。以功及民者。其效遠。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十世。帝以德教民。以德教民者。得其心。漸民也深。故其事業可以至于百世。皇以道化民。能久。故其事業可以至于千世。可因則因。可革則革。通萬世而無弊。

者。孔子之事業也。故孟子謂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命世。謂得位而在上也。不世。謂不得位而在下也。雖然。孔子不得位而在下。其道實出帝王之上。而能用皇帝王伯者也。

人知仲尼之爲仲尼。不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不欲知仲尼之所以爲仲尼。則舍天地將奚之焉。人皆知天地之爲天地。不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不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已。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舍動靜將奚之焉。

仲尼之道。不異天地。欲知仲尼。觀天地。則知仲尼矣。天地之道。不過動靜而已。欲知天地。觀動靜。則知天地矣。

夫一動一靜者。天地至妙者。與夫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與是故。知仲尼之所以能盡三才之道者。謂其行無轍迹也。故有言曰。子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其斯之謂與。

天地何嘗有心于動靜哉。蓋時焉而已矣。仲尼之不異天地。亦時焉而已矣。陽闢而爲動。陰闔而爲靜。所謂一動一靜者也。不役乎動。不滯乎靜。非動非靜。而主乎動靜者。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自靜而觀動。自動而觀靜。則有所謂動靜方靜而動。方動而靜。不拘于動靜。則非動非靜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蓋于動靜之間。有以見之。聖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也。亦于此而見之。雖造次顚沛。未嘗離乎此也。退藏

性理錄要

卷五

三

于密。則以此洗心焉。吉凶與民同患。則以此齋戒焉。夫所謂密。所謂齋戒者。其在動靜之間乎。此天地之至妙至妙者也。聖人作易。蓋本于此。世儒昧于易本。不見天地之心。見其一陽初復。遂以動爲天地之心。乃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噫。天地之心。何止于動而生物哉。見其五陰在上。遂以靜爲天地之心。乃謂動復則靜。靜復則止。噫。天地之心。何止于靜而止哉。爲虛無之論者。則曰。天地以無心爲心。噫。天地之心。一歸于無。

則造化息矣。蓋天地之心。不可以有無言。而未嘗有無。亦未嘗離乎有無者也。不可以動靜言。而未嘗動靜。亦未嘗離乎動靜者也。故於動靜之間。有以見之。然動靜之間。間不容髮。豈有間乎。惟其無間。所以爲動靜之間也。獨楊子雲。知易之本。以作玄。始于中。首象中乎。次以周。首象復中者。天下之大本。所謂天地之心也。故其一辭曰。陽氣潛萌於黃鍾之宮。信無不在其中。天地之道。可謂至信矣。所謂信者。有以見天地之

性理錄要

卷五

四

心乎。在人則誠也。故天地聖人之心。至信至誠。悠久而不息。所以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雖然。天地之心。所可見者。亦不過乎因時順理而已。因時順理。所以謂之道也。聖人由道而行。豈有轍迹哉。嗚呼。所謂動靜之間者。千聖之所歸。萬生之所息。能至此。則可以知變化之道。可以知死生之說。不能至此。則非所以謂之聖人也。不能知此。則非所以謂之賢人也。外於此者。皆邪說妄行也。

○觀物內篇

孔子贊易自義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剛詩自文武而下脩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祖宗子孫尊卑之等以言其述作之序如此

易書詩春秋皇帝王霸聖人之事業盡在于是矣仲尼祖三皇宗五帝子三王孫五霸其道大德尊如此中庸曰仲尼祖述堯舜而不曰三皇尊之而不可以言名也憲章文武而不及五霸

性理總要

卷五

七

卑之而有所不足道也此兼舉之矣孫五霸則可謂卑之也然聖人作春秋雖五霸猶或取之以其有功於一時也故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公天下也如此春秋者聖人之刑賞也五伯雖得罪于聖人及其有功亦在所不掩也嗚呼治天下者賞善刑惡能如聖人之心以功天下則四海之內無思不服儻行好惡之私則刑賞濫矣刑賞濫而天下未有不亂者也

祖三皇尚賢也宗五帝亦尚賢也三皇尚賢以道五帝尚賢以德子三王尚親也孫五霸亦尚親也三王尚親以功五霸尚親以力

三皇五帝之治皆尚賢者也而三皇以道五帝以德三王五霸之治皆尚親者也而三王以功五霸以力以道則為化以德則為教以功則為勸以力則為率道德則無親疎之間功力則有違從之異然而力率天下而親之則狹矣此皇帝王霸之所以分也

性理總要

卷五

七

嗚呼時之既往億千萬年時之未來亦億千萬年仲尼中間生而為人何祖宗之寡而子孫之多邪所以重贊堯舜至禹曰禹吾無間然矣

仲尼贊堯則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贊舜則曰君哉舜也至禹則曰禹吾無間然文王則曰周之德可謂至德湯武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嗚呼文王之德與舜禹並可謂至矣

仲尼後禹千五百餘年今之後仲尼又千五百餘年雖不敢比仲尼上贊堯舜禹豈不敢比孟子上

贊仲尼乎。

道之相傳無古今之異。仲尼傳堯舜禹者也。孟子傳仲尼者也。吾先君子蓋學孔孟者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仲尼之道通萬萬世而無弊。萬世之所尊者也。非特萬世也。亘古今窮天地一人而已。故孟子

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

夫人不能自富。必待天與其富。然後能富人不能自貴。必待天與其貴。然後能貴。若然則富貴在天。也不在人。也有求而得之者。有求而不得者矣。是繫乎天者也。功德在人。也不在天也。

天下至富也。天下至貴也。豈可妄意求而得之也。雖曰天命亦未始不由積功累仁。聖君艱難以成之。庸君暴虐以壞之。是天與人與。是知人作之。吾固難逃已。天降之災。廢之矣。益積功累仁。君子

常分。非有求而然也。有求而然者。所謂利乎仁者也。君子安有餘事于其間哉。然而有幸有不幸者。始可以語命也已。

聖人之大寶曰位。天實命之。豈容求而得者。不可求而得。況可以不道而取之耶。積功累人。之所當爲。君子豈有求而然。必自積行累功。以得之。不積行累功。以得之者。或有之矣。終亦必凶而已。積行累功而不得者。亦有之矣。君子乃謂之命也已。

夏禹以功有天下。夏桀以虐失天下。殷湯以功有天下。殷紂以虐失天下。周武以功有天下。周幽以虐失天下。三者雖時不同。其成敗之形一也。平王東遷。無功以復王業。赧王西走。無虐以喪王室。威令不逮。一小國諸侯。仰存于五霸而已。此又奚足道哉。

但時無眞王者出焉。雖有虛名。與杞宋其誰曰少異。是時也。春秋之作。不亦宜乎。當是時也。天下無王矣。孔子之作春秋。所以明

王道而存王者之禮法也使之得位則行之矣
孟子告齊梁之君亦必以王道者以此也

仲尼脩經周平王之時書終於晉文侯詩列爲王
國風春秋始於魯隱公易盡於未濟卦

春秋作於周平之時者以王者之迹熄也書終
於文侯之命者以其猶知尊周也黍離降爲國
風者以其雅頌不作周室之微也魯周公之國
周公禮樂典章具在而春秋始於魯隱者以盡
壞於此也易終於未濟以一治一亂未始有窮
也

子非知仲尼者學爲仲尼者也禮樂征伐自天子
出而出自諸侯天子之重去矣宗周之功德自文
武出而出自幽厲文武之基息矣由是大戎得以
侮中國周之諸侯非一獨晉能攘去戎狄徙王東
都洛邑用存王國爲天下霸者之倡拒壘圭璣之
錫其能免乎

禮樂征伐威福之大柄也臣下得而擅之則人
君之權移于下矣蓋由君非其君臣非其臣欲

不亂其可得乎周之幽厲小人而乘君子之器
者也盜斯奪之矣故大戎得以侮中國晉文侯
獨能攘夷狄而遷周于洛知有君臣之義未同
於夷狄其功亦可尚矣此書所以有文侯之命
也

傳稱子貢欲去魯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是知名存實亡者猶愈於名實俱
亡者矣禮雖廢而羊存則後世安知有不復行禮
者矣晉文公尊王雖用虛名猶能力使天下諸侯
知有周天子而不敢以兵加之也及晉之衰也秦
由是敢滅周斯愛禮之言信不誣也

孔子之時魯國告朔之禮廢已久矣而餼羊猶
存子貢獨見其禮已久廢餼羊徒以虛名故欲
去之聖人用心深遠以謂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禮雖廢而羊猶存後世安知不有其羊而行
禮循其名而求其實者乎豈不愈於羊禮俱廢
名實皆亡者也故晉文公有尊王之名而尚能
有功於時所以聖人亦取之也

為人君者能知堯舜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堯舜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堯舜而已爲人臣者能知稷契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稷契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稷契而已志於道者能知孔顏之名爲可好則莫不願爲孔顏好之而不已行之而彌久是亦孔顏而已嗚呼名者治世脩身之具也烏可一日闕於天下但患人不知所以好之耳豈不貴哉

傳稱王者往也能往天下者可以王也周之衰也

諸侯不朝天子久矣及楚賴中國會盟仲尼始進

爵爲子其僭王也不亦陋乎

楚蠻夷之國春秋書曰楚子而僭王僭之甚者也

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吳嘗破越而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貪婪攻取不顧德義侵侮齊晉專以夷狄爲事遂復爲越所滅越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楚所滅楚又不監之其後復爲秦所滅秦又不監之其後復爲漢所滅恃強凌

弱與虎豹何以異乎非所以謂之中國義理之師也

吳楚秦越皆蠻夷之國恃強凌弱不顧德義方之齊晉有間矣

宋之爲國也爵高而力卑者乎盟不度德會不量力區區與諸侯並驅中原耻居其後其於伯也不亦難乎

宋襄公亦嘗主盟而衰弱無術不足道也

周之同姓諸侯而克永世者獨有燕在焉燕處北

國之地去中原最遠苟不隨韓趙魏齊楚較利刃

爭虛名則足以養德待時觀諸侯之變秦雖虎狼亦未易加害延十五六年後天下事未可知也

燕居朔方固爲強大與齊趙相抗苟不與諸國

爭勝負而脩召公之政以治其國有可以興王之理也而乃遣一刺客以入暴秦自取滅亡可

哀也已

中原之地方九千里古不加多而今不加少然而有祚長祚短地大地小者攻守異故也自三代而

降漢唐爲盛秦界於周漢之間矣。秦始盛於穆公
中於孝公。終於始皇。起於西夷。遷於岐山。徙於咸
陽。兵潰宇內。血流天下。吞吐四海。更革今古。雖不
能比德三代。非晉隋可同年而語也。其祚之不永
得非用法太酷。殺人之多乎。所以仲尼序書。終於
秦誓。事其言不亦遠乎。

秦穆公能改過自新。伯之優者也。故序書上自
典誥。下及秦誓。聖人猶取之而不廢。是亦不得
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之義也。王者不作。近

於王道者。一善必錄。聖人之心如此。然終於
秦誓。則世之盛衰。道之污隆。可知之矣。穆公有
此一善。可稱。宜乎國以盛。強其後。始皇并吞海
內。而乃尚刑好殺。止於二世。以取滅亡。蓋秦夷
狄之國。尚刑好殺。乃其所習。又况本以商鞅之
法。其貽謀慘刻。少恩。有自來矣。

夫好生者。生之徒也。好殺者。死之徒也。周之好生
也以義。漢之好生也。亦以義。秦之好殺也。以利。楚
之好殺也。亦以利。周之好生也。以義。而漢且不及

秦之好殺也。以利。而楚又過之。天之道。人之情。又
奚擇夫。周秦漢楚哉。擇乎善惡而已。是知善也者。
無敵於天下。而天下其善之。惡也者。亦無敵於天
下。而天下亦其惡之。天之道。人之情。又奚擇於周
秦漢楚哉。擇於善惡而已矣。

仁者好生。不仁者好殺。好生者。王好殺者。仁
好生者。天祐之。人愛之。好殺者。天惡之。人惡
之。周漢以好生而興。秦楚以好殺而廢。天
之與廢人之去就。在乎仁與不仁而已。

○觀物內篇 七

昔者孔子語堯舜。則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湯武。
則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斯言可以該古今。帝王受
命之理也。堯禪舜。舜以德。舜禪禹。禹以功。以德帝也。以
功亦帝也。然而德下一等。則入於功矣。湯伐桀。以
放。武伐紂。以殺。以放王也。以殺亦王也。然而放下
一等。則入於殺矣。是知時有消長。事有因革。前聖
後聖。非出於一塗哉。

堯舜禪讓。湯武征伐。其事則異。其道則同。以德
以功。以放。以殺。時之消長。事之因革。不同如此。
至於征伐放殺。非聖人之所欲。蓋有不得已者。

焉。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故前聖後聖。非出於一塗。而聖人求乎心之所同。而不求乎跡之所同。苟始同乎跡。而不同乎心。則爲奸爲惡。何所不至。不可不辨也。然所謂下一等者。孔子序書。贊堯舜禹。亦有詳畧。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聖人蓋有深意哉。

天與人相爲表裏。天有陰陽。人有邪正。邪理之由。繫乎上之所好也。上好德。則民用正。上好佞。則民用邪。邪正之由。有自來矣。雖聖君在上。不能無小

人。是難其爲小人。雖庸君在上。不能無君子。是難其爲君子。自古聖君之盛。未有如唐堯之世。君子何其多。邪時并無。小人也是難。其爲小人也。故君子多也。所以雖有四凶。不能肆其惡。自古庸君之盛。未有如殷紂之世。小人何其多。邪時并無。君子也是難。其爲君子也。故小人多也。所以雖有三仁。不能遂其善。是知君擇臣。臣擇君者。是繫乎人也。君得臣。臣得君者。是非係乎人也。繫乎天者也。天與人常相須而成者也。天有陰陽。人有邪正。

正爲君子。邪爲小人。君子小人相爲盛衰。猶陰陽之相爲消長。聖人之於易。否泰言之詳矣。賢愚人之本性。利害人之常情。虞舜陶於河濱。傳說築于岩下。天下皆知其賢。而百執事不爲之舉者。利害使之然也。吁。利害叢於中。而矛戟森於外。又安知有虞舜之聖。而傳說之賢哉。河濱非禪位之所。岩下非求相之方。昔也在億萬人之下。而今也在億萬人之上。相去一何遠之甚也。然而必此云者。貴有名者也。

易曰。坤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中正行險。往且有功。雖危無咎。能自信故也。伊尹以之。是知古之人。患名過實者。有之矣。其間有幸與不幸者。雖聖人。人力有不及者矣。伊尹行冢宰。居責成之地。借使避放君之名。豈曰不忠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正嗣君。成終始之大忠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三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伊尹也。坎有孚。維心亨。不亦近之乎。

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剛健主操。動而有

應羣疑乃亡能自強故也周公以之是知聖人不能使人無謗能處謗者也周公居總已當任重之地借使避滅親之名豈曰不孝乎則天下之事去矣又安能保嗣君成終始之大孝者乎吁若委寄於匪人七年之間其如嗣君何則天下之事亦去矣又安有周公也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不亦近之乎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大度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獨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

治世務本故尚行亂世務末故尚言務本則君子之事也故篤實之風所以行也務末則小人之事也故詭譎之風所以行也治世樂與故尚義亂世樂取故尚利尚義則君子之事也故謙讓之風所以行也尚利則小人之事也故攘奪之風所以行也皆本乎上之所好與夫君子小

人之進退而已

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三王用忠信以行實事故尚行五霸用詭譎以假虛名故尚言所尚不同如此王伯之所以異也

是知言之于口不若行之于身行之于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于口人得而聞之行之于身人得而見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况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君子不欺於口不欺於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于心者也

夫子告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而使之進于聖
無心過之地也又曰三月不違仁則幾于聖
者也此過之妙不可以
言傳學者當盡心焉

○皇極內篇

武王雖不逮舜之盡善盡美以其解天下之倒懸
則下于舜一等耳桓公雖不逮武之應天順人以
其霸諸侯一匡天下則高於狄亦遠矣以武比舜
則不能無過比桓則不能無功以桓比狄則不能
無功比武則不能無過漢氏宜立乎桓武之間矣
是時也非會天下民厭秦之暴且甚雖十劉季百
惟理緒要 卷五 漢高帝字季 子房其如人心未易何 張良字子房
人君所恃以安者人心而已人心既去一夫而
已

天之道非禍萬乘而福匹夫也謂其禍無道而福
有道也人之情非去萬乘而就匹夫也謂其去無
道而就有道也萬乘與匹夫相去有間矣然而有
時而代之者謂其直以天下之利害有所懸之耳
日既沒矣月既望矣星不能不希矣非星之希是
星難乎其為光矣能為其光者不亦希乎漢唐既

創業矣呂武既擅權矣臣不能不希矣非臣之希
是臣難乎其為忠矣能為其忠者不亦希乎

是知任天下事易死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成天
下事難苟成之又何計乎死與生也如其不成雖
死奚益况其有正與不正者乎與其死與不正孰
若生於正與其生於不正孰若歿於正在乎忠與
智者之一擇焉死固可惜貴乎成天下之事也如
其敗天下之事一死奚以塞責生固可愛貴乎成
天下之事也如其敗天下之事一生何以收功

唯聖人無死地無死地者不獨能知幾而又且
見於未萌也所以能見於未萌者以明乎理故
也如舜不為象所害孔子不為匡人桓魋所殺
是也凡能為人所害所殺者謂之仁謂之難則
不可以謂之聖也然聖人非臨難苟免蓋不
至於苟免之地也苟不能見於未萌不幸而至
於難權輕重而義有所在死其所當死亦聖人
之所許也若子路之死於蒯瞞可以死可以無
死歿傷勇者也故孔子謂柴也其來乎由也其

矣。孔子不以柴之來爲非，則知由之來未爲是也。方子路之未死，孔子已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則知子路之死，聖人之所不取也。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女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使孔子死於匡，則顏淵必死之矣。若顏淵可謂知所事，知所死矣。

噫，能成天下之事，又能不失其正而生者，非漢之留侯、唐之梁公而何？微斯二人，則漢唐之祚，或幾於移矣。豈若虛生虛死者焉？夫虛生虛死者，譬之

○觀物內篇九

仲尼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是言也。自極亂至於極治，必三變矣。

三皇之法，無殺五霸之法，無生霸一變至于王矣。王一變至於帝矣。帝一變至於皇矣。其於生也，非百年而何？

是知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霸之世如冬。如春溫如也，如夏煥如也，如秋

凄如也，如冬冽如也。

春夏秋冬者，昊天之時也。易詩書春秋者，聖人之經也。天時不差，則歲功成矣。聖經不忒，則君德成矣。

天時聖經，其道一也。歲功君德，由此而成矣。

天有常時，聖有常經。行之正則正矣，行之邪則邪矣。邪正之間，有道存焉。行之正則謂之正道，行之邪則謂之邪道。邪正由人乎？由天乎？

君子則正，小人則邪。邪正在人，而所以使邪正

之得行，則在天。故曰：由人乎？由天乎？君子小人

正道邪道，猶天之有消息盈虛，消息盈虛，莫非

天也。雖曰天亦由乎人也，故聖人獨責於人。盡

人事而後可以言天也。苟一切歸之于天，則人

事廢矣。是猶未嘗播種耕耘而罪歲者也。

天由道而生，地由道而成，物由道而形，人由道而

行。天地人物則異也，其於由道一也。

常謂萬物莫不由之，之謂道。天地人物皆由乎道者也。

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于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而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

聖人。詔道止可至此。在學者潛心焉。既由乎道。則知所歸矣。

或曰。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君子道消。則小人道長。長者是。則消者非也。消者是。則長者非也。何以知正道邪道之然乎。吁。賊夫人之論也。

有君子之道。有小人之道。君子小人之進退。猶陰陽之消長也。一陰一陽。一消一長。天之道也。

性理綜要

卷五

重

五

然聖人未嘗不助陽而抑陰。進君子而退小人。蓋陽之與君子。助而進之。猶不足。陰之與小人。抑而退之。猶不能。人事不可以不盡。人事既盡。其成敗則繫乎天。非人力之所及也。故治亂天也。君子不謂之天。有人事存焉故也。

不曰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謂之正道。君行臣事。臣行君事。父行子事。子行父事。夫行妻事。妻行

夫事。君子行小人事。小人行君子事。中國行夷狄事。夷狄行中國事。謂之邪道。

君行君事。臣行臣事。父行父事。子行子事。夫行夫事。妻行妻事。君子行君子事。小人行小人事。中國行中國事。夷狄行夷狄事。則上下各得其所以。而天下治矣。故謂之正道。反此則亂矣。故謂之邪道。

至於三代之世。治。未有不治。人倫之爲道也。三代之世。亂。未有不亂。人倫之爲道也。後世之慕三代之治。世者。未有不正。人倫者也。後世之慕三代之亂。世者。未有不亂。人倫者也。

性理綜要

卷五

重

五

所以謂之人倫者。尊卑上下。皆得其理而已。得其理則治。失其理則亂。治則興。亂則亡。自古皆然也。嗚呼。人倫不明而欲治天下。其可得乎。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三代之聖。君莫不由此以治天下。孔子莫不由此垂教於萬世。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爲我兼愛。豈不美哉。其弊則至於

無父無君。為天下之害也大矣。

自三代而下。漢唐為盛。未始不由治而興。亂而亡。況其不盛於漢唐者乎。

其興也。又未始不由君道盛。父道盛。夫道盛。君子之道盛。中國之道盛。其亡也。又未始不由臣道盛。子道盛。妻道盛。小人之道盛。夷狄之道盛。

噫。二道對行。何故治世少而亂世多邪。君子少而小人多邪。曰。豈不知陽一而陰二乎。

○觀物內篇十

性理綜要

卷五

事物紀原

重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非聖人無以盡之。所以仲尼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是知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經。豈可盡地而輕言哉。

時有消長。事有因革。消長之有變。因革之有權。千萬世之時。千萬世之事。非變非權。其孰能盡之。能盡權變者。其惟聖人乎。賢人則猶有所未盡也。小人而曰權變。且詐而已矣。

三皇春也。五帝夏也。三王秋也。五霸冬也。七國冬

之餘烈也。漢王而不足。晉霸而有餘。三國霸之雄者也。十六國霸之叢者也。

十六國。謂劉李特。前趙。劉淵。後趙。石勒。秦。苻堅。後秦。姚萇。長。西。秦。

乞伏國。仁。燕。慕容。皝。南。燕。慕容。德。西。燕。慕容。冲。北。燕。慕容。盛。涼。張。軌。後。涼。呂。光。南。涼。禿。髮。

段。業。夏。赫。連。勃勃。也。

南五代。霸之借乘也。南五代。謂宋。齊。梁。陳。後。梁。也。

北五代。霸之傳舍也。北五代。謂元。魏。北。齊。北。周。東。魏。後。周。也。

隋。晉之子也。唐。漢之弟也。隋。李。諸。郡。之。霸。江。漢。之餘波也。

性理綜要

卷五

事物紀原

重

隋。李。諸。郡。之。霸。謂。夏。竇。建。德。楚。林。十。弘。吳。李。子。通。吳。杜。伏。威。魏。李。密。鄭。王。世。充。梁。蕭。範。漢。劉。黑。闥。秦。薛。舉。梁。梁。研。都。定。陽。劉。武。周。李。軌。離。石。劉。英。王。肝。胎。孟。讓。東。郡。翟。讓。燕。格。讓。祝。阿。盧。明。月。米。樂。郭。子。和。大。梁。高。雲。成。訖。宇。文化。及。吳。劉。元。進。燕。王。須。拔。魏。魏。刁。兒。楚。朱。榮。幽。州。羅。藝。燕。高。開。道。梁。沈。法。興。魯。徐。國。明。長。白。王。海。東。海。高。士。遠。米。輔。公。右。扶。風。向。海。明。延。安。劉。迦。論。扶。風。李。弘。從。唐。唐。弱。

唐。李。諸。鎮。之。霸。日。月。之。餘。光。也。

唐。李。諸。鎮。之。霸。謂。江。淮。劉。展。沐。宋。李。靈。曜。大。寧。關。固。懷。恩。成。德。李。寶。臣。盧。龍。李。懷。仙。大。雄。田。承。嗣。平。盧。李。懷。王。章。義。吳。少。誠。昭。義。劉。悟。橫。海。程。日。華。宣。武。劉。元。佐。朔。方。李。懷。光。淮。南。陳。少。游。襄。陽。梁。從。義。蜀。劉。闢。昭。義。盧。從。史。夏。綏。揚。惠。琳。鄒。寧。朱。政。鳳。翔。李。昌。符。同。華。韓。建。

西川陳敬瑄東川楊師立岐李茂貞河中
重榮鎮海李鈞淮南高駢光壽王維
吳弘江陵
劉漢宏

後五代之霸日出之星也

後五代之霸日出之星也

三皇不言而化故於時爲春五帝典章備矣故

於時爲夏三王法度成矣故於時爲秋五霸刑

殺尚矣故於時爲冬得時之正者皇帝王伯而

已漢維乎霸故王而不足晉劣於漢故霸而有

餘三國霸之盛彊者也自十六國至於南北朝

皆不足乎霸者也隋方之于晉猶父子也唐方

生聖宗

卷五

季

之于漢猶兄弟也皆不足于王而維乎霸者也

隋季諸郡唐季之鎮及乎五季皆不足道也

自帝堯至于今上下三千餘年前後百有餘世書

傳可明紀者四海之內九州之間或合或離或治

或廢或強或羸或唱或隨未始有兼世而能一其

風俗者吁古者謂三十年爲一世豈徒然哉俟化

之必治教之必浹民之情始可以一變矣苟有命

世之人繼世而興焉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

可舉三變則百年矣故必百惜乎時無百年之世

世無百年之人比其有代則賢之與不肖何止
相半也時之難不其然乎人之難不其然乎

○觀物內篇十一

或曰經世之數與大衍之數不同何也邵伯溫曰

易用九六經世用十二用十二用極數也上

去其一則九矣十二分而爲二則六矣故日陽也

止于十月陰也止于十二此之謂極數大衍經世

皆本于四四者四象之數也故大衍四四因九得

三十六是爲乾一爻之策數四因六得二十四是

爲坤一爻之策數六因三十六得二百一十有六

是爲乾一卦之策數六因二十四得百四十有四

是爲坤一卦之策數乾坤之策凡三百六十也三

十二因二百一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有二是爲

三十二陽卦之策數三十二因百四十有四得四

千六百有八是爲三十二陰卦之策數合二篇之

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如太玄之數則用三

數聖賢立法不同其所以爲數則一也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艸木者本乎地者

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內篇 十二

爲一一之物，能當兆物者，非巨物而何？爲一一之民，能當兆民者，非巨民而何？爲千千之物，能分一物者，非細物而何？爲千千之民，能分一民者，非細民而何？

固知物有大小，民有賢愚，移昊天生兆物之德，而

性理綱要

卷五

多端經書 觀物內篇三

五

三六

生兆民，則豈不謂至神者乎？移昊天養兆物之功而養兆民，則豈不謂至聖者乎？吾而今而後知踐跡爲大，非大聖、大神之人，豈有不負于天地者矣？物有巨細，民有賢愚，皆由所稟，而然萬物各得天地之一端，萬物之中復有巨細，人能兼萬物而亦有賢愚之異，猶物之有巨細也。聖人則既兼兆物矣，又能兼兆民，非獨兼人兼物也。又能兼天地，能兼天地，故能彌綸天地，能兼兆物，故能曲成萬物，能兼兆民，故能通天下之志。此所

以能生兆物，養兆民也。人之一身，實具天地萬物。唯聖人則能反身而誠，踐而履之，如是則不負於天地矣。

夫所以謂之觀物者，非以目觀之也，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非觀之以心而觀之以理也。

以目觀物，見物之形；以心觀物，見物之情；以理觀物，盡物之性。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焉，莫不有性焉，莫不有命焉。所以謂之理者，窮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性者，

性理綱要

卷五

多端經書 觀物內篇三

四

三七

盡之而後可知也。所以謂之命者，至之而後可知也。此三知者，天下之真知也。雖聖人無以過之也，而過之者，非所以謂之聖人也。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是謂真知。聖人亦不過如是而已矣。

夫鑑之所以能爲明者，謂其能不隱萬物之形也。雖然，鑑之能不隱萬物之形，未若水之能一萬物之形也。雖然，水之能一萬物之形，又未若聖人能一萬物之情也。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謂

其聖人能反觀也。

所以謂之反觀者。不以我觀物也。不以我觀物者。以物觀物之謂也。既能以物觀物。又安有我於其間哉。

是知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與人皆物也。

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其目無所不觀矣。用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其耳無所不聽矣。用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其口無所不言矣。用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其心無所不謀矣。夫天下之觀其於見也。不亦廣乎。天下之聽其於聞也。不亦遠乎。天下之言其於論也。不亦高乎。天下之謀其於樂也。不亦大乎。

夫其見至廣。其聞至遠。其論至高。其樂至大。能爲至廣至遠至高至大之事。而中無一爲焉。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非唯吾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非唯一時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而千萬世之天下謂之至神至聖者乎。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已。

聖人能同乎天。故能同乎人。能用天下之目爲己之目。天下之耳爲己之耳。天下之口爲己之口。天下之心爲己之心。孟子曰。大舜善與人同。所以能明四目達四聰。蓋由斯道也。

○觀物外篇上

張氏晦曰。先生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二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

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是故無體之一。以況自然也。不用之一。以況道也用之者三。以況天地人也。

體數何爲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爲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天以獨運。故以用數自相乘。而以用數之用爲生物之時也。地耦而生。故以體數之用陽乘陰爲生物之數也。八者天地之體也。六者天之用也。十二者地之用也。

也。天變方爲圓而常存其一。地方一爲四而常執其方。天變其體而不變其用也。地變其用而不變其體也。六者并其一而爲七十二者并其四而爲十六也。陽主進故天并其一而爲七。陰主退故地去其四而止于十二也。是陽常存一而陰常晦一也。故天地之體止于八而天之用極于七。地之用止于十二也。

鮑氏發微曰：天地各有四卦。八者四而已。天則以用爲主。體則以地爲主。地以體爲主。用則以天爲主。天裁四爲三。以三爲用。地折一爲四。以四爲體。天之元氣。符地而右轉。地之元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道見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蓋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是也。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道見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蓋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是也。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爲用。則尊陰。以陰爲用。則尊陽也。陰幾于道。故以况道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蓋州

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朱子曰：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配閏餘。是所謂曆紀也。蓋州井地之法。朱子曰：州有九。非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

裁方而爲圓。天之所以運行。分大而爲小。地之所以生化。故天用六變。地用四變也。

乘數生數也。除數消數也。算法雖多。不出乎此矣。

算法有九。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界域。二曰粟米。以御交貿變易。三曰衰分。以御貴賤廉稅。四曰少廣。以御積募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曰盈肭。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隱離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隱離互見。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與乾接而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一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震爲天之少陰。巽艮在地之陽也。巽爲地之少陽。震爲天之少陰。巽艮在地之陽也。巽爲地之少陽。

艮爲地。故震兌上陰而下陽。陰兌皆在上。巽艮上之太剛。故震兌上陰而下陽。陰兌皆在上。巽艮上陽而下陰。陰兌皆在下。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故陰上陽下而取交泰之義。

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地既

成之後則尊卑定故陰

下陽上而取尊卑之位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闢

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

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思齋翁氏曰此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

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

而為姤是以陽始于復陰始于姤也

朱子曰坤復之間乃無極其論密矣

性理綜要

卷五

望

氣從天

而左行

陽尊而神尊故役物神故藏用是以道生天地萬

物而不自見也天地萬物亦取法乎道矣

陽者道之用也役天以生地而道不自道見

其功天役地以生萬物而天不自見其功蓋

尊能役物神故藏用是也

謂顯諸仁藏諸用是也

陽者道之用陰者道之體陽用陰陰用陽以陽為

用則尊陰以陰為用則尊陽也陰幾于道故以泥

道也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于此乎方者土也畫州

天地之本其起于中乎是以乾坤交變而不離乎

中人居天地之中心居人之中日中則盛月中則

盈故君子貴中也

本一氣也生則為陽消則為陰故二者一而已矣

六者三而已矣八者四而已矣是以言天而不言

地言君而不言臣言父而不言子言夫而不言婦

也然天得地而萬物言君得臣而萬化行父得子

夫得婦而家道成

此即子扶陽

為輔也

陰陽分而生二儀二儀交而生四象四象交而成

八卦八卦交而生萬物故二儀生天地之類四象

定天地之體四象生八卦之類八卦定日月之體

八卦生萬物之類重卦定萬物之體類者生之序

也體者象之交也推類者必本乎生觀體者必由

乎象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是故日

月一類也同出而異處也異處而同象也推此以

往物過逃哉

天變時而地應物時則陰變而陽應物則陽變而

陰應故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則是以陽迎而陰隨陰進而陽順語其體則天分而為地地分而為萬物而道不可分也其終則萬物歸地地歸天天歸道是以君子貴道也

无天八卦自震至乾是陰變陽應而時可逆知也自巽至坤是陽變陰應而物必順成也
柳子厚曰道之化也生一氣一氣之化也生二儀二儀之化也生五行五行之化也生萬物萬物之化也歸五行五行以歸二儀二儀以歸一氣一氣以歸天道夫惟無形故能為有形之祖夫惟無用故能為有用之宗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變之與應常反

也

日紀乎星月會乎辰是本乎天者親上變于上

而應于下也水生于土火潛于石是本乎地者

親下變于下而應于上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

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

之哉

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掌文後高前下山時川流有地之法焉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土乎

其中三才之道也

形統于首猶木之有根性命之理不出于此矣

天圓而地方天南高而北下是以望之如倚蓋焉

地東南下西北高是以東南多水西北多山也天

覆地地載天天地相函故天上有地地上有天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

食猶水火之相尅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張氏衍義曰日月相對謂望日月相會謂之晦日常食于朔月常食于望正如水火之相尅水之尅火掩而尅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尅水必歸物為君子用智也月近日無光為晦

月蔽日而光盡為望然日食於朔月食於望

不知小人在外雖處必自危而其柔弱押址之時多能危君子則處與不慮之間所以易

求履霜而不懼揚庭也日月一年十二會十

也所以有交與不交者日行黃道月行九道

也亦有交而不食者同道而相避也

天奇而地偶是以占天文者觀星而已察地理者

觀山水而已觀星而天體見矣觀山水而地體見

矣天體容物地體負物是故體歸于道也

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萬物之歿地

也夏則日隨斗而北冬則日隨斗而南故天地交

而寒暑和寒暑和而物乃生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

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

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

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筌音艸也骨也係其脚故曰蹄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

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為變則利貞

為應以吉凶為應則悔吝為變元則吉吉則利應

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

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為變

則亨應之利為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

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

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

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

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

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

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于是矣

伏羲先天八卦得天地之氣文王後天八卦得天地之用也下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是得天之中艮為偶以應地之方是得地之中

用詳見啓蒙注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

中于離坎終于既未濟而泰否為上經之中咸恒

為下經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西漢李氏曰上篇首乾坤終坎離下篇首咸恒終既未濟亦坎離也天地之道不過于陰陽五行之用莫先于水火上篇首天地中篇首水火下篇首既未濟外諸卦皆以見

之正也故以水火之正終焉下篇首天地中篇首水火下篇首既未濟外諸卦皆以見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以見

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以見咸恒為下經之主自既未濟外諸卦皆以見

坤統三女于西南乾統三男于東北上經起于三下經起于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坤用六大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吾于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成退

坤統三女于西南乾統三男于東北上經起于三

下經起于四皆交泰之義也故易者用也乾用九

坤用六六衍用四十九而潛龍勿用也大哉用乎

吾于此見聖人之心矣

道生天天生地及其功成而身退故子繼父禪是

以乾退十位也

夫道生天自爻而乾也天生地自巽而坤也及自其功成身退于繼父禪復自震而乾也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

之位離坎交之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雖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位乾坤純陰陽也故當不用之位詳見啓蒙卷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伏義先天八卦易之本也文王後天八卦易之用也詳見啓蒙

象起于形數起于質名起于言意起于用天下之數出于理達乎理則入于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于理也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變陰合則有形有象則有名有象則有質有質則有數言其數則名者用其理則意顯故曰理

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

天以理盡而不可以形盡渾天之術以形盡天可

乎

按渾天之術本于舜之璣衡至漢洛下閭耿壽昌唐李淳風梁令瓚宋張思訓蘇頌皆嘗為之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地包地外猶卵之殼黃岡如彈丸故曰渾天其形體渾渾然也先儒皆用此說以理推之亦然愚意以為天地之形體如熟物然大起于寅之中終于戌之中如熟氣之在上者也地起于戌之中終于寅之中如熟物之在下也

者也以十分之天居六分地居三分地氣之查渾凝結于下者也故天之氣又行于地之中如熱氣行于熟物之中天氣清而上其土無極地重濁在下其下亦無極日月星辰出入成歷亥子丑在地重濁中行非謂地之下亦有輕清之天也

為治之道必通其變不可以膠柱猶春之時不可行冬之令也

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世如秋五伯之世如冬故三皇則以道化民五帝則以德教民三王則以功勸民五霸則以力率民皆所以通其變不以春而行冬秋而行

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見之矣

草類之細入于坤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故

天道之變王道之權也

天道之變無一定之氣猶王道之權無一定之法也或曰皇帝王伯即天道之變也道德功力即王道之權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堯之前先天也堯之後後天也後天乃效法耳

說氏發微曰堯之前無事皆非天而堯之三代以後制作云為無非效法之事

圖雖無文先天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張氏曰圖者為天方者為地體分乎四用合乎一見有限理無窮終身玩之而不厭也

冬至之子中陰之極春分之卯中陽之中夏至之午中陽之極秋分之酉中陰之中凡三百六十中分之則一百八十此二至二分相去之數也

張氏衍義曰天度相去各一百八十二有半在天為度在人為日故二至二分之日相去常一百八十有餘此云一百八十者天變木為陰之極也此天之變化所以不測而問之所以生也愚謂一至二分間乎四立立春立

夏謂之啓立秋立冬謂之閉左傳分至啓閉四立節氣也二至二分中氣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乾之元即性命

時然後言及應變而言言不在我也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天六地四天以氣為質而以神為神地以質為質而以氣為神唯神兼乎萬物而為萬物之靈如禽獸之聲以其類而各能得其一無所不能者人也推之他事亦莫不然唯人得天地日月交之用他類則不能也人之生真可謂之貴矣天地與其貴

而不自貴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心性而瞻情性神而情鬼

月者日之光故月日之影也情者性之物故情性之影也性根于心性無不正故神情發有偏故鬼

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心指人不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

形可分神不可分

冬至之後為呼夏至之後為吸此天地一歲之呼

吸也

冬至以後為陽為呼夏至以後為陰為吸此天地之一歲猶人之一息也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五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六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下

外書

漁樵問答

無名公傳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六

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火陽根陰陰性無水陰根陽陽性有

不我物則能物物我亦物也物亦我也不以我觀物則能以物觀物矣

天地之氣運北而南則治南而北則亂亂又則復

北而南矣天道人事皆然推之歷代可見消長之

理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六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

則明矣

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為陰陽所攝者神也

天之孽十之一不可違人之孽十之九不可違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死者

道也

先天之學乃是心法道之體也後天之學乃是效法道之用也

神無所在無所不在至人與他心通者以其本於

一也道與一神之強名也以神為神者至言也

神即理也。理無形而天地萬物皆賴之以生。故無所不在。無所不有。至人雖清靜不同。各異然度之而無不同。感之而無不應。此其心通者也。以其本于一也。一者何也。即天地萬物之理也。故曰心為太極。又曰道為太極。

天地生萬物。聖人生萬民。

生生長類。天地成功。別生分類。聖人成能。

生羣生。長庶類。若天地之成功也。別其生。分其類。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也。

以物觀物。性也。以我觀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

暗。

神無方而性有質。神在天。故無方。性在人。故有質。

騷于性。則見于情。發于情。則見于色。以類而應也。

天地之大。寤在夏。人之神。則存于心。

鄭氏發微曰。午則日隨天在南。子則日隨天在北。一日之寤寐也。夏則日正。在午。冬則日正。在子。一年之寤寐也。日者天之神也。人之神。蓋存心夏也。夜在冬也。

人之貴。兼乎萬類。自重而得其貴。所以能用萬類。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乎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

諸心。發乎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慎

獨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

慎哉。

人之畏鬼。亦猶鬼之畏人。人積善而陽多。鬼亦畏之矣。積惡而陰多。鬼弗畏之矣。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夫何畏之有。

至理之學。非至誠。則不至。

惟至誠。以未之。則至理之學。可至矣。管子曰。思之。思之。不得。鬼神告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

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

有我。則失理。而入于術矣。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

動也。虛心。即心一之。

聖人利物而無我。

聖人以公天下為心。但知有物。而不知有我。也。管子曰。天行其所行。而萬物被其利。聖人亦行其所行。而百物被其利也。

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跡。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

而善惡形於其中矣。

朱子曰。春秋之書。左氏當時天下大亂。聖人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皆著於後。

公論蓋存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矣氏曰春秋化一此化上隨物而賦形春秋山嶽也山數從少而具狀持一衆之義專一時之見思足與論聖人作經之旨哉

韻法開閉者律天清濁者呂地

音有開閉所以和律聲有清濁所以唱呂

顯諸仁藏諸用孟子善藏其用乎

觀其爲辭於齊而不受其祿亦善藏其用之一端此與予所以善用易也

冬爲春聲陽爲夏聲此見作韻者亦有所至也街幾冬聲也

陽春之聲一氣之初爲春之開聲十陽在中爲夏之聲二氣在物爲冬之閉聲也

君子之學以潤身爲本其治人應物皆餘事也

剛則有才力也明辨者智識也寬弘者德器也三者不可闕一

有才力而無智識則才力或施之不當處之不宜有此三者而無德器以容受之則恃才妄作舞智弄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龍能大能小然亦有制之者受制於陰陽之氣得時則能變化變則不能也

龍能大能小可謂變化不測然亦一物也故得時則能變化失時則不能若神則潛天潛

地不行而至豈爲陰陽之所制哉

伯夷義不食周粟至餓且死止得爲仁而已

義重則內重利重則外重

能循天理動者造化在我也

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

能醫人能醫之疾不得謂之良醫醫人之所不能

醫者天下之良醫也能處人所不能處之事則能

爲人所不能爲之事也

人患乎自滿滿則止也故禹不自滿假所以爲賢

雖學亦當常若不足不可臨深以爲高也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忘爲卿相爲匹夫以至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

無所不至

得天理者不獨潤身亦能潤心不獨潤心至於性

命亦潤

水上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

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猜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洛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石公也。洛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一歲之閏。六陰六陽。三年三十六日。故三年一閏。五年六十日。故五歲再閏。天時地理人事三者知之不易。

一歲之中。於常數。退六日為陰。進六日為陽。所以置閏。即天時。及於地理。人事三者皆知之不易也。陳氏曰。古曆十九年為一章。章有七閏。入章二年閏九月。六年閏六月。九年閏三月。十一年閏十一月。十四年閏八月。十七年閏四月。十九年閏十二月。此建元首初。章若於後。漸積餘。至三十二月。則置閏。不必同。初章。假。氣所在。數為此月之正。

性理編要 卷六 六

性。得之天也。學問得之人也。資性由內出者也。學問由外入者也。自誠明性也。自明誠學也。顏子不遷怒。不貳過。遷怒貳過皆情也。非性也不至於性命。不足以謂之好學。

伯夷。柳下惠。得聖人之一端。伯夷得聖人之清。柳下惠得聖人之和。孔子時清時和。時行時止。故得聖入之時。

太玄九日當兩卦。餘一卦當四日半。

司馬說玄曰。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日。七十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順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始。玄。八十一首。每自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六十四日。半。益以騎贏一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日。半。益以騎贏一贊。至之初也。騎贏二贊。大雪之末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稱中者。中也。已周者。復也。順開者。屯也。少者。謙也。辰者。睽也。餘皆倣此。故玄。首曰。八十二首。歲事咸與。測曰。巡。乘六曰。與。斗。相達。曆以紀歲。而百穀時墾。皆謂是也。

楊雄作玄可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用兵之道必待人民富倉庫實府庫充兵強名正

性理編要 卷六 七

天時順地利得然後可舉

莊周雄辨數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踰隙四顧孔子觀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無私皆至理之言也

老子五千言大抵皆明物理老子五千言今之道德經是也

今有人登兩臺兩臺皆等則不見其高一臺高然後知其卑下為學不至於樂不可謂之學

一國一家一身皆同能處一身則能處一家能處

一家則能處一國能處一國則能處天下心為身

本家爲國本。國爲天下本。心能運身。苟心所欲。身能行乎。

人之精神貴藏而用之。苟銜於外。則鮮有不敗者。知利。利物來則割之。若恃功之利。而求割乎物。則刀與物俱傷矣。

君子處敵敵則行。敵敵之事。居廟堂則行。廟堂之事。故無入不自得。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久。天地若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不息也。

室中造車。天下可行。戰戰合故也。苟順義理。合人情。日月所照。皆可行也。

中庸。非天降地出。察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是爲得矣。

欲天下之智爲智。欲天下之善爲善。則廣矣。自用則小。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

故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雖不同。其權一也。

夫弓固有強弱。然一弓二人張之。則有力者以爲弓弱。無力者以爲弓強。故有力者不以已之力有餘。而以爲弓弱。無力者不以已之力不足。而以爲弓強。何不思之甚也。一弓非有強弱也。二人之力強弱不同也。今有食一杯在前。二人大飯而見之。若相讓。則飽得食矣。相奪則爭。非徒爭之而已。或不得而食矣。此二者皆人之情也。知之者鮮。知此則天下之事。皆如是也。

夫易者。聖人長君子。消小人之具也。及其長也。闢之於未然。及其消也。闢之於未然。一消一長。一闢一闢。渾渾然無跡。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大過本末弱也。必有大德大位。然後可救。常分有可過者。有不可過者。有大德大位。可過者也。伊周其人也。不可懼也。有大德無大位。不可過也。孔孟

其人也。不可悶也。其位不勝德邪。大哉位乎。待才用之宅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此言聖人序卦之微。熊氏曰。古今治亂。只在君子小人。剝是少人。道消之時。復是君子陽長之時。大是五陽。去一陰。君子道盛之時。姤是一陰生於下。小人根萌之始。是必絕去其方萌之惡。以制其已長之易。時雖呼反而治矣。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先天學主乎誠。至誠可以通神明。不誠則不可以得道。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為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為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如云性善。太極之本也。仁義陰陽之分也。田里學校。戡成輔相之道也。仕止久速之宜。進退存

亡之理也。好色之對易之巽也。放心之求易之復也。其曰治生于亂。復次于剝也。其曰亂生于治。姤次於夬也。待王驪而得遜之嚴。出畫邑而得豫之介。其為說也。切於日用。故易之易簡也。其為教也。極于知天。窮易之精微也。養此心于未發之前。則先天之易已得。克此心于既發之後。則後天之易已行。旁而通之。默而觀之。七篇之中。孰非易道之妙耶。

學以人事為大。今之經典。古之人事也。

尹氏曰。孟子盡履處皆是物也。○古之人事。純乎天理。可謂後世常法。故謂經典。

季札之才近伯夷。

按吳季札列傳曰。吳季札者。吳子壽夢之幼子也。兄弟四人。季札賢。父欲立之。季札讓不。可。則立諸樊。諸樊既除喪。復欲立季札。札又辭之。諸樊十三年卒。有命立餘祭。欲以次必致國於季子。餘祭四年卒。夷昧立。夷昧十七年。有吳人將以先君之命立季子。季子逃去。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劉向說苑曰。夫不可以國私身。捐于乘而不恨。棄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

叔向子產晏嬰之才相等埒。

叔向晉大夫子產鄭大夫晏嬰齊大夫此三才不相上下也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管仲幾王佐之才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

間有能為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况五霸實有功於天下且五霸固不及於王不猶愈於夷狄乎安得不與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凡人為學失於自主張太過

平王名雖王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齊晉雖侯而實僭王此春秋之名實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羊名也禮實也各存而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苟

存其名安知後世無王者作是以有所待也

秦繆公有功於周能遷善改過為霸者之最晉文侯世世勤王遷平王於洛次之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又次之楚莊強大又次之宋襄公雖霸而力微會諸侯而為楚所執不足論也治春秋者不先定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見大於四國者有過者亦未見大於四國者也故四國功之首罪之魁也

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

春秋聖人之筆削為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為公也如因牛僂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繇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

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人有出人之才必以剛克中剛則足以立事業處患難若用於他反為邪惡故孔子以申振為焉得剛既有慾心必無剛也

君子喻於義賢人也小人喻於利而已義利兼忘者唯聖人能之君子畏義而有所不為小人直不畏耳聖人則動不踰矩何義之畏乎顏子不貳過孔子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也是一而不再也韓愈以為將發於心而便能絕去是過與顏子也過與是為私意焉能至於道哉或曰與善不亦愈於與惡乎曰聖人則不如是私心過與善惡同矣

為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曲逕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蓋有天人理脩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夫

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強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參天兩地而倚數非天地之正數也倚者擬天地正數而生也

正數即真數也朱子曰天地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知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樂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處節却以四為數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艸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邪惡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張氏理學類編曰鬼神之說先儒論之詳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之氣流動充滿莫非鬼神即天地之大言之日月雷電風雲雷雨皆鬼神也春夏秋冬晦冥晝夜皆鬼神也即人身之微言之動止語噬寤寐嗔吸皆鬼神也生長老死精氣魂魄皆鬼神也艸木之榮枯華實之開落皆鬼

神也。以至山川之融結潮汐之消長皆鬼神也。不此之論而指土木偶人以為神。魑魅魍魎以為鬼。是皆愚民無智之論。曾何以此論正大之鬼神哉。

事無大小皆有道在其間。能安分則謂之道。不能安分。謂之非道。顯諸仁者。天地生萬物之功。則人可得而見也。所以造萬物。則人不可得而見。是藏諸用也。

正音律數。行至于七而止者。以夏至之日。出於寅而入於戌。亥子丑三時。則日入于地而目無所見。此三數不行者。所以比於三時也。故生物之數亦然。非數之不行也。有數而不見也。

正音律數。如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蕤賓為徵。林鍾為羽。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故經世圖曰。四位月四位星四位辰四位皆七聲是也。蓋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夏至之日。出寅入戌。凡六十刻。兼餘分之一。底幾乎十之七也。程子有言。堯大嘗窮味有一萬八千六百一十。色有一萬八千六百一十。數。只得子半。蓋律陽也。只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也。

月體本黑。受日之光而白。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經綸天地。聖人運用之才也。非志則量無以能至。非量弘無以能容。

天主用地主體。聖人主用百姓主體。故日用而不知。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華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十干天也。十二支地也。支干配天地之用也。

按世志。謂律呂同類。要妻隔八生子者。與納音法同。同類要妻。謂甲陽之干。子陽之辰。上卜相降。背陽則亢而無以兆。其和故娶乙丑為妻。乙丑干辰皆陰也。餘位並同。隔八生子。

金三子。謂八位下生壬申金。又隔八生庚辰火。三下生而後至水。水三下生而後至木。木三下生而後至土。土三下生而後至金。乃為一周。復自甲午上生金。依坎而轉納音之所先者。則五行之中。唯金有聲。鈴而為器。則音聲彰矣。

神者易之主也。所以無方易者神之用也。所以無

體。

震為龍。一陽動於一陰之下。震也。重淵之下。有動

物者。豈非龍乎。

此釋易說卦之重淵。謂二陰動物。謂一陽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亡幾也。皆已生之卦也。

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五十分之則為十，若三天兩之則為六，兩地又兩之則為四，此天地分太極之數也。天之變六，六其六，得三十六，為乾一爻之數也。積六爻之策，共得二百一十，有六，為乾之策。六其四，得二十四，為坤一爻之策。積六爻之數，共得一百四十，有六，為坤之策。積二篇之策，乃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而不以為弑者，若孟子言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則援之以手，權也。故孔子既尊夷齊，亦與湯武。夷齊仁也，湯武義也。唯湯武則可，非湯武是篡也。

言湯武所以權後世之為人君者，稱夷齊所以戒後世之為人臣者，違忤而歸，雖萬世無弊焉。

變從時而便天下之事，不失禮之大經。變從時而順天下之理，不失義之大權者，君子之道也。五星之說，自甘公石公始也。

鮑氏發微曰：五星，虞書撫于五辰，而甘公、石氏、張衡、蘇頌、王仲、魏人著星經，皆同。星有三色，所以別三家之異，出於石者，赤出於甘者，黑出於巫咸者，黃紫宮中，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此盡已之性能，盡物之性也。非魚則然，天下之物皆然。若莊子者，可謂善通物矣。莊子著盜跖篇，所以明至惡雖至，聖亦莫能化。蓋上知與下愚不移故也。以論語釋莊子之意。魯國之儒，一人者謂孔子也。

老子知易體者也。朱子曰：康節嘗言，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先姑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克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也。

天下之事，始過於重，猶卒於輕；始過於厚，猶卒於薄。况始以輕，始以薄者乎？故鮮失之重，多失之輕；鮮失之厚，多失之薄。是以君子不患過乎重，常患過乎輕；不患過乎厚，常患過乎薄也。莊子齊物，未免乎較量，較量則爭，爭則不平，不平

則不和。無思無爲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謂一以貫之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

易無思無爲。乃天下有思有爲之所自出。故以其爲神妙致一之地也。蓋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所謂一以貫之是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人莫能窺。即易無思無爲神妙致一者也。

當仁不讓於師者。進人之道也。

秦穆公伐鄭敗而有悔。過自誓之言。此非止霸者

生聖宗要

卷六

論語注下

子

三十三

之事。幾於王道。能悔則無過矣。此聖人之所以錄於書末也。

劉絢問。無爲。對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此所謂無爲也。

瞽瞍殺人。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聖人雖天下之大。不能易天性之愛。

又中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或曰。天

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若此之類。禮義之言也。心迹之判。又矣。若此之類。造化之言也。

莊子氣豪。若呂梁之事。言之至者也。盜跖言事之無可奈何者。雖聖人亦莫如之何。漁父言事之不可強者。雖聖人亦不可強。此言有爲無爲之理。順理則無爲。強則有爲也。

金須百鍊。然後精。人亦如此。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

生聖宗要

卷六

論語注下

子

三十三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佛氏之言。謂君臣父子夫婦。皆非性也。取問茲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則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爲性耶。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移其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蚋。皆所憐憫。割肉損身。以啖之。無所顧惜。誠亦廣大矣。慈悲矣。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蚋爲比。則慈悲廣大安在哉。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此君子思不出其位。素位而行之意也。人得中和之氣。則剛柔均。陽多則偏剛。陰多則偏柔。

人之爲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是爲至矣。作易者其知道乎。聖人知天下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

太羹可和。玄酒可瀉。則是造化亦可和可瀉也。太極道之極也。太玄道之玄也。太數色之本也。太一數之始也。太初事之初也。其成功則一也。

太玄揚子有經。太素前漢藝文志。黃帝有太素二十篇。太一。百家有太乙。統紀之書。太初。洛下閭有太初曆。皆本易太極而言也。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乙而太玄太初。太素皆此意。

易地而處則無我也。

氣以六變。體以四分。記問之學。未足以爲事業。

智哉留侯。善藏其用。

或問留侯善藏其用如何。朱子曰。只燒絕機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于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矣。故君子不可不慎。獨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誠者主性之具。無端無方者也。

外書

漁樵問對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設爲問答。以論陰陽化育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

漁者垂釣于伊水之上。樵者過之。弛擔息肩。坐于磐石之上。而問于漁者曰。魚可釣取乎。曰。然。曰。釣非餌可乎。曰。否。曰。非釣也。餌也。魚利食而見害。人利魚而蒙利。其利同也。其害異也。敢問何故。漁者曰。子樵者也。與吾異治。安得侵吾事乎。然亦可以爲子試言之。彼之利。猶此之利也。彼之害。亦猶此之害也。子知其小。未知其大。魚之利食。吾亦利乎食也。魚之害食。吾亦害乎食也。子知魚終日得食爲利。又安知魚終日不得食不爲害。如是則食之害也。重而釣之害也。輕。子知吾終日得魚爲利。又安知吾終日不得魚不爲害也。如是則吾之害也。重。魚之害也。輕。以魚之一身當人之一食。則魚之害多矣。以人之一身當魚之一食。則人之害亦多矣。又安知釣乎大江大海。則無易地之患焉。魚利乎水。人利乎陸。水與陸異。其利一也。魚害乎餌。人

害乎財餌與財異其害一也。又何必分乎彼此哉。子之言體也。獨不知用爾。樵者又問曰。魚可生食乎。曰。烹之可也。曰。必吾薪濟子之魚乎。曰。然。曰。吾知有用乎子矣。曰。然。則子知子之薪能濟吾之魚。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濟吾之魚也。薪之能濟魚久矣。不待子而後知。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則子之薪雖積丘山。獨且奈何哉。樵者曰。願聞其方。曰。火生于動。水生于靜。動靜之相生。水火之相息。水用火。火用水。也。用生于利。體生于害。利害見乎情。體用隱乎性。一性一情。聖人成能。子之薪猶吾之魚。微火。則皆爲腐臭朽壤而無所用矣。又安能養人。七尺之軀哉。樵者曰。火之功大於薪。固已知之矣。敢問舍灼物。何必待薪而後傳。漁者曰。薪火之體也。火薪之用也。火無體。待薪然後爲體。薪無用。待火然後爲用。是故凡有體之物。皆可焚之矣。曰。水有體乎。曰。然。曰。火能焚水乎。曰。火之性能迎而不能隨。故滅水之體。能隨而不能迎。故熱是故有溫泉而無寒火。相息之謂也。曰。火之道生於用。亦有

體乎。曰。火以用爲本。以體爲末。故動水以體爲本。以用爲末。故靜是火。亦有體。水亦有用也。故能相濟。又能相息。非獨水火則然。天下之事皆然。在乎用之何如爾。樵者曰。用可得聞乎。曰。可以意得者。物之性也。可以言傳者。物之情也。可以象求者。物之形也。可以數取者。物之體也。用也者。妙萬物爲言者也。可以意得而不可以言傳。曰。不可以言傳。則子惡得而知之乎。曰。吾所以得而知之者。固不能言傳。非獨吾不能傳之以言。聖人亦不能傳之。以言也。曰。聖人既不能傳之以言。則六經非言也。邪。曰。時然後言。何言之有。樵者贊曰。天地之道。備於人。萬物之道。備於身。衆妙之道。備於神。天下之能事畢矣。又何思何慮。吾而今而後。知事心踐形之爲大。不及子之門。幾至於殆矣。乃析薪烹魚而食之。飲而論易。見漁者與樵者遊於伊水之上。漁者嘆曰。熙熙乎。萬物之多。未始有雜。吾知遊乎天地之間。萬物皆可以無心而致之矣。非子。則吾孰與歸焉。樵者曰。敢問無心。致天地萬物之方。漁者

曰無心者無意之謂也。無意之意不我物也。不我物然後能物物。曰何謂我何謂物。曰以我徇物則我亦物也。以物徇我則物亦我也。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何天地之有焉。萬物亦天地也。何萬物之有焉。萬物亦我也。何萬物之有焉。我亦萬物也。何我之有焉。何物不我。何我不物。如是則可以宰天地。可以司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樵者問漁者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然則天地何依。何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有無之相生。形氣之相息。終則有始。始則有終。天地之所存乎天。以用爲本。以體爲末。地以體爲本。以用爲末。利用出入之謂神。名體有無之謂聖。惟神與聖能參乎天地者也。小人則日用而不知。故有害生實喪之患也。夫名也者。實之客也。利也者。害之主也。名生於不足。利喪於有餘。害生於有餘。實喪於不足。此理之常也。養身者必以利貪。夫則以身徇利。故有害生焉。立身必以名衆。人則以身徇名。故有實喪

焉。竊人之財謂之盜。其始取之也。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賄之與贓。一物也。而兩名者。利與害故也。竊人之美謂之微。其始取之唯恐其不多也。及其敗露也。唯恐其多矣。夫與與毀一事也。而兩名者。名與實故也。凡言朝者。萃名之所也。市者。聚利之地也。能不以爭處乎其間。雖一日九遷。一貨十倍。何害生實喪之有耶。是知爭也者。取利之端也。讓也者。趨名之本也。利至則害生。名興則實喪。利至名興而無害生實喪之患。唯

有德者能之。天依地。地附天。豈相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子以何道而得魚。曰。吾以六物具而得魚。曰。六物具也。豈由天乎。曰。具六物而得魚者。人也。具六物而所以得魚者。非人也。樵者未達。請問其方。漁者曰。六物者。竿也。綸也。浮也。沉也。鈞也。餌也。一不具。則魚不可得。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魚者。非人也。六物具而不得魚者。有焉。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魚者也。是知具六物者。人也。得魚與不得魚者。天也。六物不具而不得魚者。非天也。人也。

樵者曰。人有禱鬼神而求福者。福可禱而求耶。求之而可得耶。敢問其所以曰。語善惡者人也。禍福者天也。天道福善而禍淫。鬼神其能違天乎。自作之咎。因難逃已。天降之災。禳之奚益。脩德積善。君子常分。安有餘事於其間哉。樵者曰。有爲善而遇禍。有爲惡而獲福者。何也。漁者曰。有幸與不幸也。幸不幸命也。當不當分也。一命一分。人其逃乎。曰。何謂分。何謂命。曰。小人之遇福非分也。有命也。當禍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君子之遇禍非分也。有命也。當福分也。非命也。

漁者謂樵者曰。人之所謂親。莫如父子也。人之所謂疏。莫如路人也。利害在心。則父子過路人遠矣。父子之道。天性也。利害猶或奪之。况非天性者乎。夫利害之移人。如是之深也。可不慎乎。路人之相逢。則過之。固無相害之心焉。無利害在前故也。有利害在前。則路人與父子。又奚擇焉。路人之能相交以義。又何况父子之親乎。夫義者。讓之本也。利者。爭之端也。讓則有仁。爭則有害。仁與害。何相去

之遠也。堯舜亦人也。桀紂亦人也。人與人同。而仁與害異。爾仁。因義而起。害。因利而生。利不以義。則臣弑其君者有焉。子弑其父者有焉。豈若路人之相逢一日。而交袂于中途者哉。

中途。詩。免且篇。施于中途。注云。遠。九遠之道也。

樵者謂漁者曰。吾嘗負薪矣。舉百斤而無傷。吾之身加十斤。則遂傷。吾之身。敢問何故。漁者曰。樵則吾不知之矣。以吾之事觀之。則易地皆然。吾嘗釣而得大魚。與吾交戰。欲棄之。則不能捨。欲取之。則未能勝。終日而後獲。幾有沒溺之患矣。非直有身傷之患耶。魚與薪則異也。其貪而爲傷。則一也。百斤。力分之內者也。十斤。力分之外者也。力分之外。雖一毫猶且爲害。而况十斤乎。吾之貪魚。亦何以異于之貪薪乎。樵者嘆曰。吾而今而後。知量力而動者。智矣哉。

樵者謂漁者曰。子可謂知易之道矣。吾敢問。易有太極。太極何物也。曰。無爲之本也。曰。太極生兩儀。兩儀。天地之謂乎。曰。兩儀。天地之祖也。非止爲天

地而已也。太極分而爲二，先得一爲一，後得一爲二。二謂兩儀，曰兩儀生四象，四象何物也？曰大。象謂陰陽剛柔，有陰陽然後可以生天，有剛柔然後可以生地。立功之本於斯爲極。曰四象生八卦，八卦何謂也？曰乾坤離坎兌艮震巽之謂也。迭相盛衰終始於其間矣。因而重之，則六十四由是而生也。而易之道始備矣。

樵者問漁者曰：復何以見天地之心乎？曰：先陽已盡，後陽始生，則天地始生之際，中則當日月始周之際，末則當星辰終始之際，萬物死生寒暑代謝晝夜遷變，非此無以見之。當天地窮極之所，必變，變則通通則久，故象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順天故也。樵者謂漁者曰：無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欺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災也。猶農有思豐而不勤稼穡者，其荒也不亦禍乎？農有勤稼穡而復敗諸水旱者，其荒也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者，貴不妄也。

樵者問曰：姤何也？曰：姤遇也。柔遇剛也。與夫正反夫始遁壯，姤始遇壯，陰始遇陽，故稱姤焉。觀其姤天地之心，亦可見矣。聖人以德化及此，罔有不昌。故象言施命誥四方，履霜之慎，其在此也。

漁者謂樵者曰：春爲陽始，夏爲陽極，秋爲陰始，冬爲陰極。陽始則溫，陽極則熱，陰始則涼，陰極則寒。溫則生物，熱則長物，涼則收物，寒則殺物，皆一氣其別而爲四焉。其生萬物也亦然。

漁者謂樵者曰：大哉權之與變乎！非聖人無以盡之。變然後知天地之消長，權然後知天下之輕重。消長時也，輕重事也。時有否泰，事有損益。聖人不知隨時否泰之道，奚由知變之所爲乎？聖人不知隨時損益之道，奚由知權之所爲乎？運消長者變也，處輕重者權也。是知權之與變，聖人之一道耳。樵者謂漁者曰：人謂死而有知，有諸？曰：有之。曰：何以知其然？曰：以人知之。曰：何者謂之人？曰：耳目鼻口心膽脾脈之氣全，謂之人心。心之靈曰神，神之靈曰鬼。脾之靈曰魂，脈之靈曰精。心之神發乎目，則

謂之視。脈之精發乎耳。則謂之聽。脾之氣發乎口。則謂之臭。膈之氣發乎口。則謂之言。八者具備。然則謂之。夫人者。天地萬物之秀氣也。然而亦有。不中者。各求其類也。若全得人類。則謂之曰全人。之人。夫全類者。天地萬物之中氣也。謂之曰全德之人也。全德之人者。人之人者也。夫人之人者。仁人之謂也。唯全人然後能當之。人之生也。謂其氣。行人之死也。謂其形。返氣行則神魂交。形返則精魄存。神魂行于天。精魄返于地。行于天則謂之曰。陽行。返于地則謂之曰陰。返陽行則晝見而夜伏者也。陰返則夜見而晝伏者也。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陽者陰之形也。陰者陽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人謂鬼無形而無知者。吾不信也。

漁者問樵者曰。小人可絕乎。曰。不可。君子稟陽正氣而生。小人稟陰邪氣而生。無陰則陽不成。無小人則君子亦不成。唯以盛衰乎其間也。陽六分則陰四分。陰六分則陽四分。陰陽相半。則各五分矣。

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時有盛衰也。治世則君子六分。小人四分。小人固不盛。君子矣。亂世則反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謂各安其分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九不兄弟。不弟。夫不夫。婦不婦。謂各失其分也。此則由世治世亂使之然也。君子常行勝言。小人常言勝行。故世治則篤實之士多。世亂則緣飾之士衆。篤實鮮不。成事。緣飾鮮不敗事。成多國興。敗多國亡。家亦由是而興亡也。夫興國興家之人。與亡國亡家之人。惟理綵要。卷六。相去一何遠哉。

樵者問漁者曰。人所謂才者。有利焉。有害焉者。何也。漁者曰。才一也。利害二也。有才之正者。有才之不正者。才之正者。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才之不正者。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曰。不正則安得謂之才。曰。人所不能而能之。安得不謂之才。聖人所以惜乎才之難者。謂其能成天下之事。而歸之正者寡也。若不能歸之以正。才則才矣。難乎語其仁也。譬猶藥之療疾也。毒藥亦有時而用也。可一而不。

可再也。疾愈則速已，不已則殺人矣。平藥則常日而用之可也，重疾非所以能治也。能驅重疾而無害人之毒者，古今人所謂良藥也。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如是則小人亦有時而用之。時平治定，用之則否。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小人之才乎？

樵者謂漁者曰：國家之興亡，與夫才之邪正，則固得聞命矣。然則何不擇其人而用之？漁者曰：擇臣者君也，擇君者臣也。賢愚各從其類，而為奈何？有

性理錄要

卷六

論學

論

論

堯舜之君必有堯舜之臣，有桀紂之君必有桀紂之臣。堯舜之臣，生乎桀紂之世，猶桀紂之臣，生乎堯舜之世，必非其所用也。雖欲為禍為福，其能行乎？夫上之所好，下必好之；其若影響，豈待驅率而然耶？上好義則下必好義，而不義者遠矣。上好利則下必好利，而不利者遠矣。好利者眾，則天下日削矣；好義者眾，則天下日盛矣。日盛則昌，日削則亡。盛之與削，昌之與亡，不其遠乎？在上之所好耳。夫治世何嘗無小人，亂世何嘗無君子，不用則善

惡何由而行也？樵者曰：善人常寡而不善人常眾，治世常少而亂世常多。何以知其然耶？曰：觀之於物，何物不然？譬諸五穀，芸之而不苗者有矣，蓬莠不芸而猶生，芸之而求其盡也亦末如之何矣。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有自來矣。君子見善則喜之，見不善則遠之；小人見善則疾之，見不善則喜之。善惡各從其類也。君子見善則就之，見不善則違之；小人見善則違之，見不善則就之。君子見義則遷，見利則止；小人見義則止，見利則遷。遷義則利

性理錄要

卷六

論學

論

論

人遷利則害人，利人與害人相去一何遠耶？家與國一也，其興也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鮮，其亡也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鮮。君子多而去之者小人也，小人多而去之者君子也。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則世治，好殺則世亂。君子好義，小人好利，治世則好義，亂世則好利，其理一也。釣者談已，樵者曰：吾聞古有伏羲，今日如覩其面焉，拜而謝之，及旦而去。

無名公傳

無名公生于冀方。長于冀方。老于豫方。終于豫方。年十歲來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其陋。問于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能一有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為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心無迹

性理錄要

卷六

三教經書

素

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况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名乎。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嘗自為之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太極閒往。閒來。人告之以脩福。對曰。未嘗為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故其詩曰。禍如許。免人須誦。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信。寧須禱。無妄生災。未易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思。則就枕。故其詩曰。牆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甘壞。未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未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

性理錄要

卷六

三教經書

素

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謫。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而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爲不偶。七十康強。不爲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附錄

程子曰。昔七十子學于仲尼。後千餘歲。獨康節先生之學。爲有傳。先生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推其源流。遠有端緒。先生淳一不雜。汪洋浩大。乃其所自得者多矣。然而名其學者。豈所謂門戶之衆。各有所因而入者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其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上蔡謝氏曰。堯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父必差。惟堯夫不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欲要傳與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學須是十年工夫。明道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舊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堯夫怎知其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處起。堯夫愕然。他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備之數如何。曰。都忘之矣。因嘆其心無偏繫如此。龜山楊氏曰。皇極之書。皆孔子之所未言者。然其

論古今治亂成敗之變若合符節故不敢畧之以
未得其門而入耳○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生
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其蓋嘗觀之而陋識
淺聞未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
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
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
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
有也其流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艸玄
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
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塞卦也太玄以
干準之今之曆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
而先生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
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
蘊觀味之又未能窺其端倪况敢議其非是耶
朱子曰皇極經世之書乃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
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統三十年一年統十
二月一月統二十日一日統十二辰是十二與三
十迭爲用也故季通以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爲

日分○問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
推步是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
六十六分爲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皇極經
世紀年甚有法史家多言秦廢太后逐祿侯經世
書只言秦奪宣太后權伯恭極取之蓋實不曾廢
○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
若見於用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問易
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問康
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
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朶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收
將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
衰便可以知其生死○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
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
他每見一物便成四片了但才到二分以上便怕
乾卦方終便知有箇姤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
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輔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
之學與周子程子少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
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底道理處姤時自有箇處

極底道理否。曰：然。又問：先生說邵堯夫看天下物，皆成四片。如此，則聖人看天下物，皆成兩片也。曰：也是如此。只是陰陽而已。○康節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妙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妙也。蓋天只是動，地只是靜。到得人便兼動靜，是妙於天地處。故曰：人者，天地之心。論人之形，雖只是器，言其運用處，却是道理。○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術耳。○康節數學源流於陳希夷。康節天資極高，其學只是術。數學後人有聰明能算，亦可以推建陽舊有一村僧，宗元一日走上徑山，住得七八十日，悟禪而歸。其人聰明能算法，看經世書皆略略領會得。○康節氣質本清明，又養之純厚，未始枉用其心。嘗于百原深山中，闢書齋，獨處其中。王勝之常乘月訪之，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深夜如之。唯其養得至靜之極，故見得道理如此精明。由他石見天下事，才上手來，便成四截。其先後緩急莫

不有定動中機會。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只是用時須差異，須有些機權術數也。○康節之學，似楊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邵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
性理綜要 **卷六** 易知錄附錄 **聖**
法。○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那上面轉。久之理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消物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又在理內。康節是他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論之類。

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束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神奏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筭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

潛虛之數。張氏和云。潛虛。書名。司馬溫公擬太玄而作者也。以為人之生本於虛。虛然後有形。形然後性。性然後動。動然後情。情然後事。事然後德。德然後家。家然後國。國然後政。政

性理綜要

卷六

四

然後功。功然後業。業終則反於虛矣。

鶴山魏氏曰。邵子平生之書。其心術之精微。在皇極經世。其宜寄情意。在擊壤集。凡歷乎吾前。皇帝王霸之興替。春夏秋冬夏之代謝。陰陽五行之運化。風雲月露之霽晦。山川草木之榮悴。惟意所驅。周流貫徹。融液擺落。蓋左右逢源。略無毫髮凝滯倚著之意。嗚呼。真所謂風流人豪者與。或曰。揆以聖人之中。若弗合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聖人之動靜語默。無非至教。雖常以示人。而平易

坦明。不若是之多言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之心。量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雖無時不樂。而寬舒和平。不若是之多言也。曰。是則然矣。宇宙之間。飛潛動植。晦明流峙。夫孰非吾事。若有以察之。參前倚衡。造次顛沛。觸處呈露。凡皆精義妙道之發焉者。脫斯須之不在。則芸芸並驅。日夜雜操。相代乎前。顧於吾何有焉。若邵子者。使猶得從遊於舞雩之下。浴沂咏歸。毋寧使會哲獨見。稱於聖人也。與洙泗已矣。秦漢以來。諸儒無此氣象。讀者當自得之。

墨

性理綜要卷之六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七

易學啓蒙一

河圖

洛書

易學啓蒙二

伏羲八卦圖

文王八卦圖

本宗五服制之

圖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妻爲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律呂新書

性理綜要

卷七

目錄

十

律呂本原

黃鐘

黃鐘生十一律

變聲

氣候

黃鐘之實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和聲

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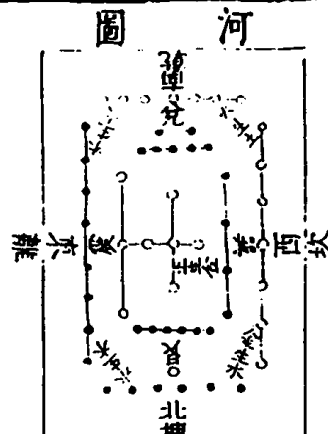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七

易學啓蒙 朱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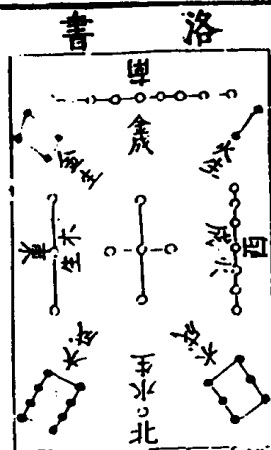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從橫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感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于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附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

看是甚事都來應得。○鶴山魏氏曰。朱文公易得於邵子為多。



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東北內陽外陰。西南內陰外陽。四時之象也。○陽生於子。天一生水也。陰生於午。地二生火也。



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河圖以相生為序。故方行自此而東而南而中而西。復始而北。洛書以相克為叙。故右轉自此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曰。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

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無圖書。八卦亦須作。因看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見兔。亦可作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

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

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

潛室陳氏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

為緯。大抵經言其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

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為變。主洛書

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

不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

二圖雖從橫變動。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

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河圖不但可

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
以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
羲但據河圖而畫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
之伏羲之畫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
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
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
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
左六後右

性理綜要

卷七

四

關子明按通鑑關明字子明北魏人太和末
王穆公亂受封晉陽辭朗為公府記室因與
談易同然下響也

朱子曰讀大戴禮書又得一證甚明其明堂篇
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
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矣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曆法
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方者土也畫州
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州有九井九百畝是
所謂畫州井地也蓋
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義文因之而

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預見
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
則亦不必追攷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
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然不
特此耳律呂有五聲十二律而其相乘之數究
于六十日各有十千十二支而其相乘之數亦
究于六十二者皆出于易之後其起數又各不
同然與易之陰陽策數多自相配合皆為六十

性理綜要

卷七

五

易學啓蒙
者無不若合符契也下至運氣參同太乙之屬
雖不足道然亦無不相通蓋自然之理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
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
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
變化而行鬼神也

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
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始
終無不管于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

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
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
居乎中蓋其所以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
一偶以兩其五行而已所謂天者陽之輕清而
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
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所謂天數
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所謂地
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
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

性理宗要 卷七 易學啓蒙

六

七

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
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
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
朱子曰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婦蓋以相得則
取其奇偶之相爲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有
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爲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
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

至于洛書則雖夫子之所未言然其象其說已
具于前有以通之則劉歆所謂經緯表裏者可

見矣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可
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
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
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
其變數之用也

潛室陳氏曰河圖以生數統成數洛書以奇數
統偶數若不相似也然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
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圖書未嘗

性理宗要 卷七 易學啓蒙

七

不相似河圖之生成同方洛書之奇偶異位若
不相似也然同方者有內外之分是河圖猶洛
書也異位者有比肩之義是洛書亦猶河圖也
又如河圖則備數之全洛書則缺數之十此疑
若相戾也然河圖之全數乃皆自五而來一得
五而爲六二得五而爲七三得五而爲八四得
五而爲九至其所謂十者乃五得五而爲十其
實未嘗有十也八卦全不用十洛書雖曰缺十
而皆有含十之義一對九而含十二得八而含

十。三對七而含十。四對六而含十。十常夾居五之兩端。與河圖頗相類。是亦未嘗無十也。

王齋胡氏曰。河圖以生成分陰陽。以五生數之。陽統五成數之陰。而同處其方。陽內陰外。生成相合。交泰之義也。洛書以奇偶分陰陽。以五奇數之陽。統四偶數之陰。而各居其所。陽正陰偏。奇偶既分。尊卑之義也。河圖數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爲常。洛書數九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爲變也。常變之說。朱子特各舉所重者爲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西山蔡氏。範數與三聖之易同功者是也。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圓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爲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爲中也。

王齋胡氏曰。數始于陰陽。倚于參兩。參兩之合。則爲五。此圖書之數。所以皆以五居中也。陽太陰小。陽饒陰乏。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陽之義。實昉於此矣。或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爲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朱子云。如此却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又云。一箇天參之而爲三。一箇地兩之而爲二。三三爲九。三二爲六。兩其三。一其二。爲八。兩其二。一其三。爲七。此又七八九六之數所由起也。

然河圖以生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爲主。故其中之所以爲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天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曰中央之五既爲五數之象矣然其爲數也奈何曰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于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于其奇數之側蓋中者爲主而外者爲

客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鍊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極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陰陽相錯所以爲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含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用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極占第一位已含太極之數少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爲數然五數居中太極居一得五而成六少陰居二得五而成七少陽居三得五而成八太陰居四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爲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知其爲河圖相錯之說也

自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于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上篇胡氏曰河圖偶贏而奇之者地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之者天二十五地二十五也河圖虛其中之十五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于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炎上次左次右以復于中而又始于下

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西次

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窕于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也

思齊翁氏曰河圖運行之序自北而東
相生固也然對待之位則北方一六水克
方二七火西方四九金克東方三八木
克者九寓于相生之中洛書運行之序自北
而西右轉相克固也然對待之位則東南方
四九金生西北方一六水東北方三八木生
西南方二七火其相生者已寓於相克之中
蓋造化之運生而不克則生者無從而裁制
克而不生則克者亦有時而間斷此
圖書生法之妙未嘗不各自全備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
九既附于生數之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
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
東自東而西以成于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
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至於一之外

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
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
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
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則參伍錯綜無
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為妙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
中則洛書者總其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六
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

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
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
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二為五事其三為八
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七
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
曉然矣

王肅周氏曰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
拘拘于書之位次以定時之先後然自一至
九之數實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故自初
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
禹參酌天時人事而類之不一
必盡協于火木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
則亦兩儀也一二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
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方之正以
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
卦也河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
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範之五行而五十有
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易
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
書之不為圖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為理則一而已但易乃伏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于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未必追考于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而通為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為河圖之數矣苟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間哉

易學啓蒙二

原卦畫第二

伏義八卦圖



文王八卦圖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傳又言包義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間莫非太極陰陽之妙故自太極而分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

朱子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此乃易之綱領也開卷第一義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孔子而後千載不傳邵康節明道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童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此然康節簡不肯入段說破易之心體全在此處不致容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雲莊劉氏曰易畫生于太極故其理為天下之至精易畫原于圖書故其數為天下之至變太極理也形而上者也必有所依而後立故雖不離乎圖書之數而亦不離乎圖書之理行乎其中矣

辯論聖人作易之由。又有及于觀察未取則
與之耳。太極為理之原。圖書為數之祖。理之
與數。本非有二。致也。合而觀之。斯可矣。一易
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標著處推起。雖
亦得全。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
以得數之原。因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
便捷。蓋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
一。便含九。少陰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
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
儒未嘗發。先儒但
說中間進退而已。
朱子曰。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邵子。希夷
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
相傳授。參同契中所言。亦有此意思。○黃氏
瑞節曰。先天圖與太極圖同時而出。周邵二
子不相聞。則二圖亦不相通。此勿論也。陳瑩
中云。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
佳理。○朱子原書
一言及先天之學。邵伯溫云。伊川在康節時
于先天之學。非不問不語之也。即二先生之
論。則先天圖在當時。豈猶未甚者耶。陳瑩中
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
之餘事耳。又云。關先聖之幽微。先天之學。不
在康節之書乎。然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
為有見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
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艮以止
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

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
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
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
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直解圖意。若逆知
四時之謂也。
王肅胡氏曰。嘗合邵子朱子之說考之。邵子
以太陽為陽。少陰為陰。少陽為剛。太陰為柔。
此四象也。朱子釋之。乃曰。陽為太陽。陰為太
陰。剛為少陽。柔為少陰。其言陽與剛同。而陰
與柔異。何也。邵子以太陽為乾。太陰為坤。
少陽為震。少陰為巽。四卦天四象。少剛為震。
少柔為巽。太剛為艮。太柔為坤。四卦地四象。
天地言四象。此八卦也。朱子釋之。乃曰。乾兌
艮坤生於三太。故為天之四象。離震巽坎生
于二少。故為地之四象。其言乾兌巽坎同。而
言離震艮坤異。何也。蓋四象八卦之位。邵子
以陰陽剛柔四字分之。朱子唯以陰陽二字
明之。其論四象既殊。則論八卦亦異。邵子以
乾兌離震為天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陽儀中
來。以巽坎艮坤為地四象者。以此四卦自陰
儀中來。朱子則以乾兌艮坤。一太陽太陰。
故為其象于天。離震巽坎。一太陽太陰。
故為其象于地。二者各命其位也。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
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
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多也。
巽陰少而陽多也。兌離陽多而陰少也。坎艮陰

玉齋胡氏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潛雖
見而乾則長之極而爲陰陽之分限矣乾以
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
坤則消之極而爲純陰之令聚矣坤以藏之
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爲
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
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
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
坤而有所歸宿然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首
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無不
君宰也朱子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
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體統而言則但謂
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
則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者卦皆乾之
所君宰聖人特以君言之造化皆陽
之大義聖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

又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起于復。而陰起于姤也。

或問無極如何說前朱子曰邵子就圖上說
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是
陽分陰坤復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
之前問無極之前既有前後須有有無曰本
無問斷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爲
太極與太極不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
卽不會契勘濂溪底若論他太極中間虛者
便是他亦自說蜀從中起也兩邊生卽是陰
根陽陽根陰道固本
料從中出者卽無對

進齋徐氏曰無極之前陰含陽也言自巽消而至坤翁靜之妙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言自震長而至乾分勢之妙也

又曰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思齋翁氏曰卯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于戌至亥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贊坎離功用之大也

又曰乾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陰所尅也坤

四十八而四分之一分爲所尅之陽也故乾得三十六而坤得十二也按兌離以下更思之乃全兌離二十八陽二十

八陰二十陽。巽二十陰。二十八陽。

王肅胡氏曰。乾四十八者。出卦爲乾。自乾至泰八卦。陰陽爻共四十八畫也。四分之者。以

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乾至素
計三十六畫。陽十二畫。陰二十四畫。是陽占四分之二。
內一分爲陰。所克也。坤四十八者。內卦爲坤。
自否至坤。八卦。陰陽交共四十八畫也。四分
之者。以四十八分爲四分。每分計十二畫也。
否至坤。計二十六畫。陰十二畫。陽是陰占四
分之三。內一分爲所克之陽也。故乾得三十
六陽。而坤得十二陽者。蓋乾固以陽爲主。而
坤亦以陽爲主也。可見天道貴陽。賤陰。聖人
扶陽抑陰之義。邵子得之耳。程子論復之陽。
又而曰。陰亦然。聖人不言者。正與此合。兌八
卦。自履至臨。離八卦。自同人至明夷。各計二
十八陽。共五十六陽。各計二十陰。共四十陰。
復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爲陰。所克
也。艮八卦。自遯至謙。坎八卦。自訟至師。各計
二十八陰。共五十六陰。各計二十陽。共四十
陽。則其四十者。爲所克之陽也。巽八卦。自姤
至升。計二十陽。二十八陰。則二十八者。爲所
克之陽也。是兌離震得七十六陽。巽坎艮得
四十八陰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出入有無生歟
者。道也。

又曰。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

又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
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此真至之理。按圖可
見之矣。

又曰。復至乾。凡百一十有二陽。姤至坤。凡八十

陽。姤至坤。凡百一十有二陰。復至乾。凡八十陰。

王肅胡氏曰。圖之陰陽。在兩邊正相等。自復
至乾。居圖之左。陽方也。故陽多而陰少。自姤
至坤。居圖之右。陰方也。故陰多而陽少。左邊
一畫陽。便對右邊一畫陰。左邊一畫陰。便對
右邊一畫陽。對待以立體。而陰陽各居其半。
也。由此觀之。天地間陰陽各居其半。本無截
然爲陽。然爲陰之理。但造化貴陽。賤陰。聖
人扶陽抑陰。故于消長之際。淑慝之分。又不
能不致與陰陽別。南。

又曰。坎離者。陰陽之限也。故離當寅。坎當申。而
數常踰之者。陰陽之溢也。然用數不過乎中也。
此更宜思。離當卯。坎當酉。
但以坤爲子。半可見矣。

王肅胡氏曰。坎離陰陽之限者。就寅申而言
也。以四時論之。春爲陽。而始于寅。是離當寅
而爲陽之限也。秋爲陰。而始于申。是坎當申而
爲陰之限也。數常踰之者。離雖當寅而盡于
卯。坎雖當申而盡于酉。是踰寅申之限。
而爲陰陽之溢矣。然用數不過乎中者。蓋邵
子以卯酉爲陰陽之溢。則其所謂中者。是取
寅申而不取卯酉也。陽之用始于寅。陰之用
始于申。蓋子位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則
溫厚之氣始用事。巳位陰雖生而未害于陽。
至申則嚴凝之氣始用事。是所謂用數仍不
過乎寅申之中也。夫以離當寅。坎當申。推之
則乾當巳。坤當亥。兌當卯。艮當酉。子丑巽當
午未。辰戌皆數之不及。而邵子以爲中
者也。又以離當卯。坎當酉。坤當子。半推之。則
乾當午。坤當子。兌當辰。巳。震當丑。巽當未。
申。艮當戌。亥。皆四方之中。門閭之會處。而邵
子以爲數常踰之者也。此即邵子怕處其盛。

之意

又曰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于心也

又曰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朱子之意蓋謂自有先天圖以後如納甲法道家脩養法下至火珠林占筮等書莫不自先天圖出此所謂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也邵子嘗自贊云弄環餘暇時往時來又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開氣胸中其有得于圖者如此朱子贊之云天使人來英寸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丹竈足躡天根閉中今古靜裏乾坤可謂形容盡之矣今歷引其言而終之以圖為心法圖皆從中起且以為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則其學之得于心心之根于理者又豈徒象數云乎哉

性理錄

卷七

易學啓蒙

原卦圖

三

主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

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性理錄

卷七

易學啓蒙

原卦圖

三

主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而兌艮為偶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也文王其盡於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為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為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

王肅胡氏曰先天卦乾以君言則所主者在乾後天卦震以帝言則所主者又在震何哉此正夫子發明義文尊陽之意也蓋乾爲震之父震爲乾之子以統臨謂之君則統天者莫如乾而先天卦位宗一乾也此乾方用事則震居東北而緩其用也以主宰謂之帝主器者莫若長子而後天卦位宗一震也此乾不用則震居正東而司其用也先天所重者

毒

在正南。後天所重者在正東。如此則文王改易伏羲卦圖。均一尊陽之心可見矣。

西山蔡氏曰此一節論陰陽以易位爲爻陽本在上陰本在下艮一陽在上巽一陰在上故云不交震一陽在下兌一陰在上故爲始交坎陽在中離陰在中故爲交之極泰陽之始故震居之秋陰之始故兌居之夏陽極陰之始故離居之冬陰極陽生故坎居之艮一陽二陰巽二陽一陰尤有用乾純陽坤純陰不爲用東方爲陽主用西方爲陰不用故乾坤

又曰兌離巽得陽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陰之多者也。是以爲天地用也。乾極陽坤極陰。是以不用也。

雲莊劉氏曰：允離擊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艮坎震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何也？蓋三男乃坤求於艮，各得一陽而成；本皆坤體，故多陰。三女乃乾求於坤，各得坤一陰而成。本

又曰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嘗考此圖而更爲之說曰震東兌西者陽主
進故以長爲先而位乎左陰主退故以少爲
貴而位乎右也坎北者進之中也離南者退
之中也男北而女南者互藏其宅也四者皆
當四方之正位而爲用事之卦然震兌始而
坎離終震兌輕而坎離重也說西北坤西南
者父母既老而退居不用之地也然母親而
父尊故坤猶半用而乾全不用也以東北巽
東南者少男進之後而長女退之先故亦皆
不用也然男未就傅女將有行故巽稍向用
而艮全未用也四者皆居門隅不正之位然
居東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復用也故下文歷

舉六子而不數乾坤至其水火雷

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卦云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今按坤求於乾得其初九而為震故曰一索而得男乾求於坤得其初六而為巽故曰一索而得女坤再求而得乾之九二以為坎故曰再索

而得男乾再求而得坤之六二以為離故曰再索而得女坤三求而得乾之九三以為艮故曰三索而得男乾三求而得坤之六三以為兌故曰三索而得女

玉齋胡氏曰朱子云乾索於坤而得女坤索於乾而得男初問畫卦時不是恁地只是此卦後便見有此象耳愚謂三男陽也乾之似也乃歸之於坤求而後得三女陰也坤之似也乃歸之於乾求而後得何也蓋三男本坤也三女本乾也而此陽根於陰故歸之坤也此陰根於陽故歸之乾也母孕長男而為長男

易學啓蒙三
明著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
河圖洛書之中數皆五衍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則合為五十
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著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著之法取五十莖為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常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為二以象兩卦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扚者扚于中三指之兩間也著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間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

五歲之衆樹
一也。謀左。

二也。扞左三也。扞右四也。扞右五也。是謂一變其掛扞之數不五。

或問揲著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
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
數。以定陰陽老少。去其初掛之一。何也。西山
蔡氏答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
四時之生萬物也。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者
也。乃萬物正性命于天地也。生著以分二。掛
一爲體。揲四歸奇於用。立卦以奇數爲體。策
數爲用。在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萬
物則又掛其一而用四十八。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易學啓蒙

考變占第四

美

乾卦用九見群龍無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沙隨程子曰畢萬遇屯之比初九變也蔡墨遇

乾之同人九二變也。晉又公遇大有之睽九三

變也陳敬仲遇觀之否六四變也南蒯遇坤之

比六五變也晉獻公遇歸妹之睽九六變也

王肅胡氏曰一爻變者凡六卦有圖在後如第一圖以乾爲本卦一爻變自姤至夫以坤

性理綜要

卷七

一、

爲本卦一爻變。自復至剝。是也。餘倣此。涉廣所舉六事。皆各得一爻變。就本卦變爻占其例。觀後註可見。○左閔元年。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孰大焉。其必蕃昌。公侯之卦也。○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墨曰。乾之同人。九二變也。○僖二十五年。晉文公將納王。使卜艱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公用亨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莊二十二年。陳厲公生敬仲。使周史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昭十一年。南蒯將叛。筮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爲大吉。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後蒯果敗。○僖十五年。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刳羊。亦無盍也。女承筐。亦無貺也。

五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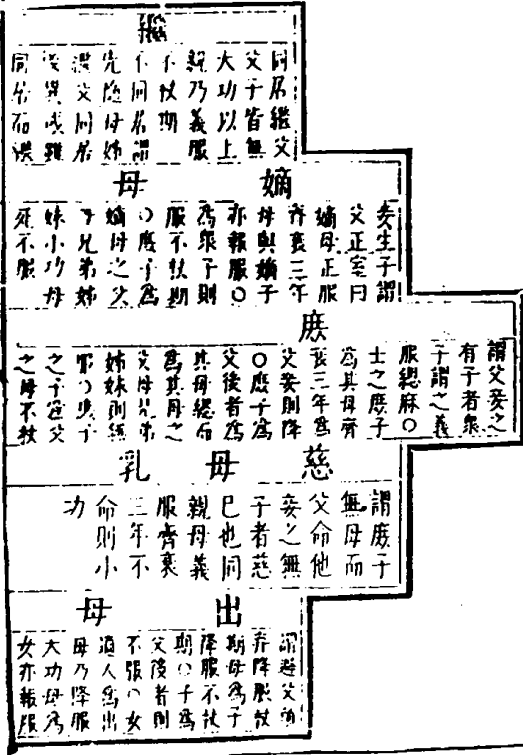
嫡孫父卒爲祖若
曾高祖承重者斬
衰三年爲祖母曾
高祖母承重者齊
衰三年

再從伯叔父母兄弟妻無	總麻小功再從姪	三從兄弟妻無	總麻大功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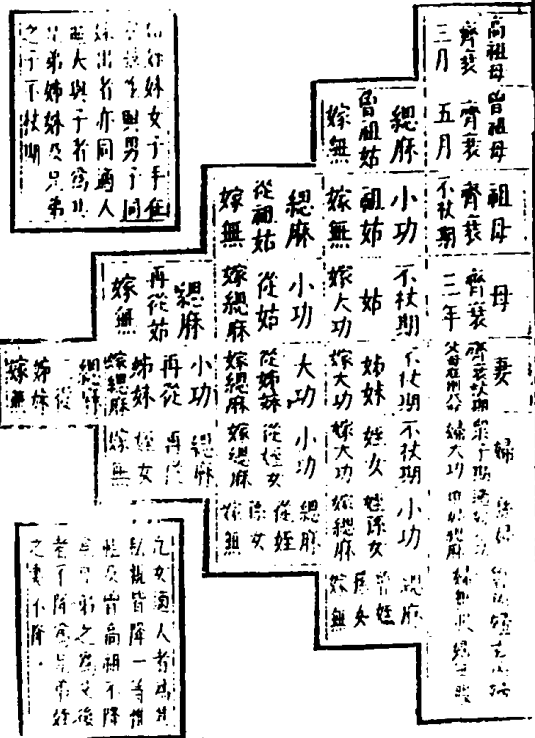
九男爲人後者盛
其私親皆降一等
惟本生父母降服
不杖期申心喪三
年其本生父母亦
爲之降服不杖期

齊衰 三月五月	齊衰 不杖期 三年	齊衰 斬衰
高祖父 曾祖父	祖父 父	己 二 孫
會孫	總麻 玄孫	總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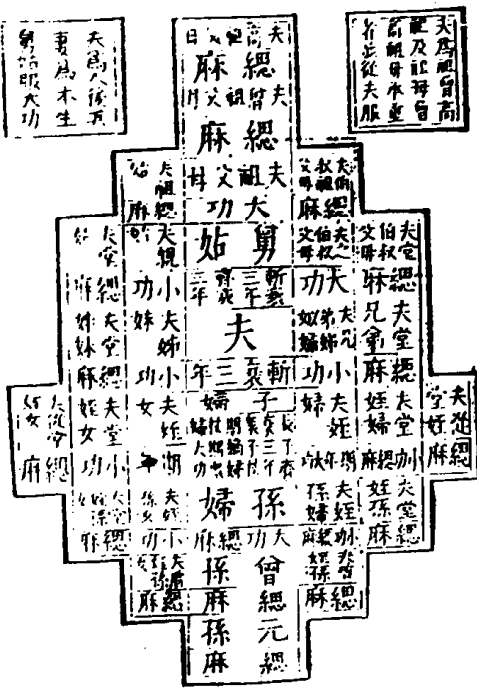
三父八母



服制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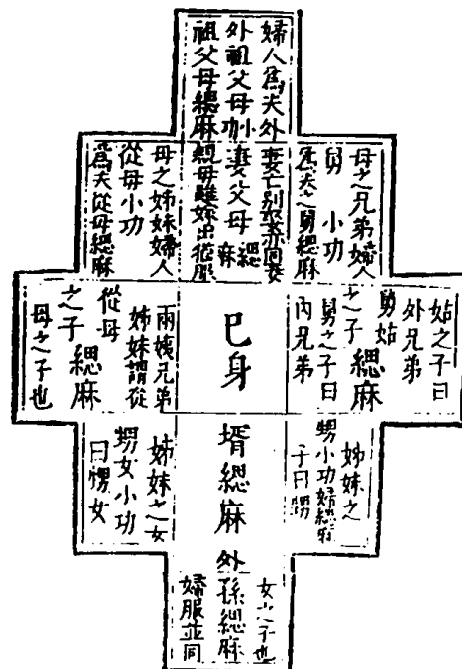
妻為夫黨服圖



服制之圖



圖服黨妻黨母族外



家禮 朱子作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于今者。官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

皆已不宜于世。熹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于其間。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敷本實。以竊自附于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傳氏復曰。今按先王所定家。卿拜國王廟。禮
 專以儀禮爲經。及自述家禮。則又通之以古
 今之宜。故冠禮。則多取司馬氏昏禮。則參諸
 司馬氏。程氏喪禮。本之司馬氏。後又以高氏
 爲昆吾。及論附遷。則取儀渠遺命治喪。則以
 書儀疎略。而用儀禮。祭禮兼用司馬氏。程氏
 而先後所見。又有不同。節祠則以韓魏公所
 行者爲法。若大明大宗小宗之法。以齊愛禮
 存羊之意。此又家禮之大義所繫。蓋諸
 書所未暇及。而先生于此尤拳拳也。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
 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
 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于篇端。使覽者知所
 以先立乎其大者。而九後篇所以周旋升降
 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據以考焉。然古之
 廟制。不見于經。且今士庶人之賤。亦有所不
 得爲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
 俗禮云。朱子曰。焚黃。非世行之衰次。不知于
 禮何據。張魏公誦謠。只告于廟。疑爲
 得體。但今世皆告墓。恐未免隨俗耳。

楊氏復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類亦愛敬之況人乎哉故舉其尤者言之若兄若弟若父母之所愛也若親若賢若父母之所敬也若其可以敬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惑馮統之議不思太后之言而疎齊王攸唐高宗弑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程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或欲如晉襄公十二而冠此不可冠所不責成人人事十二年并可責之時既冠矣且不責以成人人事則終其身不以成人望之也徒行此節文何益雖天子諸侯亦必二十而冠

黃氏瑞節曰士昏禮謂之攝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贊矣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此說非是昏禮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樂也

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些已意便做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一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始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云宗法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敬存乎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少後者爵一級是此禮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

庶子皆得為父後者乎

程子曰其宅兆下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塿其根而枝葉茂固然也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易為地之美者土色之元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休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非孝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也惟五患者不得為孝

他日不為道路不為城郭不為溝池不為貴勢所奪不為耕犁所及也一本云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室

朱子曰古人墳中置物甚多以其觀之禮文之意大備則防患之意反不足要之只當防患久遠毋使上親所而巳其他體文皆可也

朱子曰宗廟其墓則有豐碑以下官且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則貶于石亦謂之碑

陽及南朝復有銘誌稱之墓中使其人果大節則名聞遐邇顯榮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辭強加采飾功作品望德比仲尼徒取譏笑其誰肯信碑猶立于墓道人皆見之誌乃藏于壙中自非開發莫之睹也隋文帝子秦王俊薨府僚請立碑帝曰欲求名一書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詩文但可直叙鄉里世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詩文但可直叙鄉里言然後人知其賢也今但刻姓名于墓前人之耳

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

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下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于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于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爲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爲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爲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律呂新書

蔡元定作元定字季通父發字坤與敬子爲專

古樂之亡久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聲猶有存者故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爲法猶未有異論也迨于東漢之末以接西晉之初

律呂新書

卷七

素

則已浸多說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禮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瑗阮逸李照范慎馬光劉幾楊傑諸賢之議終不

能以相一也而況於崇宣之季奸諛之會黥涅之餘而能有以諱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之憤猶有未摅是故不遑于稽古禮文之事然學士大夫因仍簡陋遂無復以鍾律爲意者則已甚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

當此之時乃獨心好其說而力求之旁搜遠取

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宜契著書兩卷凡若

千言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

通暢不爲牽合附會之談而橫斜曲直如珠之

不出于盤其言雖多出于近世之所未講而實

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鍾圓

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

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

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官變徵之

律呂新書

卷七

素

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

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

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

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顧讀者不深攷其間

雖或有得於此而又不能無失於彼是以晦蝕

紛拏無復定論大抵不拘攣於習熟見聞之近

卽肆其胸臆妄爲穿穴而無所據依季通乃能

奮其獨見超然遠覽爬梳剔抉參互攷尋用其

半生之力以至於一旦豁然而融會貫通焉斯

亦可謂勤矣。及其著論，則又能推原本根，比次條理，撮取機要，闡究精微，不為浮詞濫說以汨亂於其間，亦庶幾乎得書之體者。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音協律，以諧神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替師而後備，而泰纂四分之書，亦無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抑季通之為此書，辭約理明，初非難讀而讀之者往往未及終篇，輒已欠伸，性理綜要

性理綜要

卷七

律呂本原

素

六

亦豈非千古之一快也哉

本丁曰：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

有按據。○季通理餘樂書。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易書易，又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識之。吾與季通言而

西山真氏曰：先生嘗特召堅辭不起，世謂之聘君。聘君以師事文公，而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黑籍與傳微辭遠旨，先令計先而後親折衷之。先生于經無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爲方焉。

黃鐘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寸

性理綜要

卷七

律呂本原

素

四

峰先生三十歲即弃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

律呂本原

黃鐘

按天地之數始于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于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寸

之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鐘生十一律

按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其法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其法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

律呂綜要

卷七

律呂原委

律

三十三

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朱子云十二管隔八相生自黃鐘之管陽皆上生以象天上生自蕤賓之管陰反下生陽反下生以象地上生則以之候氣而氣不應以之律呂而律呂不和皆鄭氏重上生法所以為不

變聲

此論也學者以是求之則有得失情乎西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一律至

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

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

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

聲少高于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

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

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凡以九因角

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

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

律呂綜要

卷八

律呂原委

聲

三十三

其餘數以為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為調也

聲調

按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

應鐘六半聲，仲呂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十二律之窮三半聲，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卽十二律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

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上文之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于六十其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陰言之

則六律五聲究于六十亦三十六爲陽二十四爲陰蓋陰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大地之化育者不能與于此

氣候

按陽生于復陰生于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于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于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于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于上者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爲尤彊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之用止于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蟻蟻無非聲也蟻蟻小飛虫釋名蟻仁結切蟻切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

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國朝會要曰。古者黃鐘爲萬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于黃鐘。至晉隋間。累黍爲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聲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于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

性理統要

卷七

律呂

樂

器

三

祖思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大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勅勞于制作。而未得其當者。有司失之于以尺而生律也。按此皆范

蜀公之說

河南程氏曰。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攷之。既得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得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明古法律管。當實十二百粒黍。今羊頭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

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特未定也。又曰。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秬黍積數在先王時。惟此適與度量洽。故可用。今時則不同。橫渠張氏曰。律呂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性理統要

卷七

律呂

樂

聖

按律呂微亾。其器不可復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攷也。太史公曰。細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鐘始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吹之。以爲黃鐘之官。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先後。求黃鐘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此其大凡也。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爲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

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爲一管皆卽以其長權爲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鐘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爲黃鐘者信矣黃鐘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累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若秬黍則歲有凶豐地有肥瘠種有長短小

性理彙纂

卷七

禮學

樂

大圓受不同尤不可恃况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龠則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于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于聲氣之元而母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本朝胡安定律呂議曰按歷代律呂之制黃鐘之管長九十黍之廣積九寸度之所由起也容十二

百黍積八百一十分量之所由起也重十有二銖權衡之所由起也既度量權衡皆出于黃鐘之籥則黃鐘之籥圍徑容受可取四者之法交相酬驗使不失其實也今驗黃鐘律管每長一分內實十三黍又三分黍之一圍中容九方分也後世儒者執守孤法多不能貫知權量之法但制尺求律便爲堅證因謂圍九分者取空圍圓長九分爾以是圍九分之誤遂有徑三分之說若從徑三圍九之法則黃鐘之管止容九百黍積止六百七分半如此則黃鐘之聲無從而正權量之法無從而生周之嘉量漢之銅斛皆不合其數矣

性理彙纂

卷七

禮學

樂

夫律以空圍之同故其長短之異可以定聲之高下而其所以爲廣狹長短者又莫不有自然之數非人之所能爲也今其律之空圍不同如此則亦不成律矣遂使十二律之聲皆不當位反不如和峴舊樂之爲條理亦可惜也房庶以徑三分周圍九分累黍容受不能相通遂廢一黍爲一分之法而增益班志八字以就其說范

蜀公乃從而信之過矣

黃鐘之實

淮南子曰規始于一。一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三泰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所種也。

性理要義

卷七

律呂之實

象

夫故鄭康成有重上生法。自黃鐘生至蕤賓。則陽反生上。陰反生下。六五而終矣。其比次降殺之序。可用以候氣。可用以制樂。乃天然之法。非巧算所能為者。故杜佑旋宮法。于是有正聲焉。有子聲焉。正聲用其全。子聲用其半。度幾五聲協比。無相奪倫也。如黃鐘為宮。下六律以正聲應之。凡五惟應。應于聲耳。以見黃鐘為諸律之母。有大君之象。若他律為宮。則下六律各不用正聲。應于聲耳。半為法。相應以見。不取正聲。黃鐘有降殺之義焉。然黃鐘至蕤賓。或反見役于他律者。蓋諸律當備用事。則黃鐘雖尊。亦當降下。以相從。但不使正律耳。蓋正律非他律所可役使。正律役于他律。則以見若存常尊也。然旋宮之法。正律亦用減半。以應者。蓋宮常為君。商常為臣。為常為民。臣民之事。必用減半。法以折之。則清高下。以次相比。無奪倫之患。所謂金聲玉

振始終條理也。先儒不知此法。故律學不設。古樂遂廢。要之鄭康成之重上生杜佑之試

牛法。真圓機之見也。紙上之空言也。又曰律

所生者常同位。居所生者常異位。故曰律

妻而呂生子也。且黃鐘之初九。下生林鐘之

初六。同是初位。是為夫婦。林鐘之初六。上生

太簇之九二。初與二異位。是為母子。太簇之

九二。下生南呂之六二。同是二位。是為夫婦。

南呂之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二與三異位。

是為母子。姑洗之九三。下生應鐘之六三。同

是三位。是為夫婦。應鐘之六三。上生蕤賓

之九四。三與四異位。是為母子。餘倣此。

前漢志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元氣始起于子。木

子為一。故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于子。

參于丑。得三。又參之于寅。得九。又參之于卯。得二

十七。又參之于辰。得八十一。又參之于巳。得二百

四十三。又參之于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于未

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于申。得六千五百六

十一。又參之于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

于戌。得五萬九千〇四十九。又參之于亥。得十

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鐘于子。化

生萬物者也。

三分損益上下相生

淮南子曰。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

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簇、太簇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六、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

性理新要

卷七

論呂宋原三聲上下相生

季

漢後志曰：術云：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謂倍之四之皆三，分而損益者也。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鐘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鐘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同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鐘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

和聲

漢前志曰：黃鐘為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絃。

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尊，無與並也。註曰：至尊，為君之象。

按黃鐘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于黃鐘，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其半聲當為四寸五分，而前乃云無者，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數不可分，又三分損益，上下相生之所不及，故亦無所用也。至于大呂之變宮，夾鐘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矣。此其所以最尊而為君之象。然亦非人之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欲役之而不可得也。此一節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古人言之已詳，唯杜佑通典再生黃鐘之法為得之，而他人皆不及也。俗說見下篇。

杜佑通典曰：陳仲儒云：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定，非惟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

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相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無射爲宮則十二律中惟得取仲呂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仲呂爲十二律之窮變律之首也依京房書仲呂爲宮乃以去減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成韻而崇乃以仲呂爲宮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

性理綜要 卷七 律呂原 和聲 五

按仲儒所以攻公孫崇者當矣其論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商徵皆濁于宮雖有其韻不成音曲又謂仲呂爲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尤爲的切然仲儒所主是京氏六十律不知依行爲宮包育爲徵果成音曲乎果有其韻乎蓋仲儒知仲呂之反生不可爲黃鐘而不知變至于六則數窮不生雖或增或棄成就使然之數強生餘律亦無所用也

周禮曰春官大司樂凡樂圖鐘爲宮黃鐘爲角太

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絳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于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

性理綜要 卷七 律呂原 和聲 五

隋志後齊神武霸府曰曹叅軍信都芳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自住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開皇九年平陳後高祖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室之內以木爲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位置于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莖之灰以輕

緹素覆律口。每其月氣至與律宜符。則飛灰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少。或初入。且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月纔飛少許者。高祖異之。以問牛弘。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吹。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吹。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于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

性理錄要

卷七

律

音

四

山堂考素曰。夫氣應有盛有微。故灰飛有遲有速。此時中節之氣不齊。與陰陽大小之不等耳。非如常煥常寒。時陽時雨。足以驗政治之得失也。陰陽家使人拘而多忌。諱遂以君暴臣縱。月異而時不同。歸咎于律氣之盛微。則非矣。宜乎牛弘不能答高祖之問也。
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玉人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

按爾雅曰。肉倍好。謂之璧羨。延也。此璧本圓徑九寸。好三寸。肉六寸。而裁其兩旁各半寸。以益上下也。其好三寸。所以為璧也。裁其兩旁以益

上下。所以為羨也。袤十寸。廣八寸。所以為尺度也。以為度者。以為長短之度也。則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

淮南子曰。秋分葉定。葉定而禾熟。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葉而當一粟。

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為尺。十尺而為丈。

性理錄要

卷七

律

音

四

蔡邕銅籥銘曰。籥黃鐘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一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之為一。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一律。

臨江梁氏寅曰。蔡季通言。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鐘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鐘之容。古人蓋參伍以存法也。胡氏非之曰。古人之用黍。以制量衡。非數而稱量之也。一倉所容。必以十二日為之準。有餘則易之。以小不足則益之。以大。小大得而後稱量之。是其多寡。輕重。雖出于黍。而黍之大小。則制于律矣。黍命于律。律不命于黍。古人參伍之法。蓋如此。如蔡之說。則律命于黍。黍不命于律。藉使長之所累。廣之所積。參會無差。亦非古人之意。況決不能以相通乎。

卷之七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八

洪範皇極

洪範皇極內篇上
洪範皇極內篇中

洪範皇極內篇下

理氣一

總論

太極

天地

天度

曆法

性理綜要
卷八目錄

天文
理氣二

日月

星辰

雷電

風雨雪雹霜露

陰陽

五行

四時

地理

潮汐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八

○洪範皇極
蔡九
蔡作

九峯蔡氏自序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二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室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為數。或反數而擬象。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嗟夫。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與語象。不明乎象。不足與語數。二者。可以相有。不可以相無也。先君子曰。洛書者。數之原也。余讀洪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興亡之徵兆。微顯闡幽。莫倫所叙。秩然有天地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歲月侵尋。粗述所見。辭雖未備。而義則著矣。

○洪範皇極內篇

造化之爲造化者。幽明屈信而已。天者明而信者也。地者幽而屈者也。暑者明而信者也。寒者幽而屈者也。晝者明而信者也。夜者幽而屈者也。天地也。寒暑也。晝夜也。幽明屈信以成變化者也。是故陽者吐氣。陰者含氣。吐氣者施。含氣者化。陽施陰化。而人道立矣。萬物繁矣。陽薄陰則繞而爲風。陰因陽則奮而爲雷。陽和陰則爲雨。爲露。陰和陽則爲霜。爲雪。陰陽不和則爲戾氣。

性理精義

卷八

三

冲漠無朕。萬象具矣。動靜無端。後則先矣。器根於道。道著器矣。一實萬分。萬復一矣。混今闢今。其無窮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者等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無窮焉。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化生者。塞化醴者。腍覆土之陵。積水之澤。艸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化化

生生莫測其神。莫知其能。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微乎。其小無形。昭乎昭乎。其大無垠。微者。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老氏爲虛釋氏爲無。形名失實。陰陽多物。異端曲學。易乎不渝哉。

有理斯有氣。氣著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萬物可求。其紀。鬼神可知。其理。精義。

卷八

三

其所幽。禮樂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智者君子。所以成德之終始也。是故欲知道。不可以不知仁。欲知仁。不可以不知義。欲知義。不可以不知禮。欲知禮。不可以不知數。數者。禮之序也。分於至微。等於至著。聖人之道。知序則幾矣。人非無知也。而真知爲難。人非無見也。而真見爲難。義之質。人所知也。而犯義者多。禮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禮者衆。以其知之非真。知見之非真。見爾。

真者精之極精則明明則誠誠則爲其所爲不爲其所不爲如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物室而理虛暗室而明虛萬物生於虛明而死於室暗也萬事善於虛明而惡於室暗也虛明則神神則聖聖者數之通也室暗則惑惑則愚愚者數之塞也

陰陽五行其體而用用而體者耶渾渾淪淪而出入異門繩繩井井而形色具喪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知其不可窮性理綜要卷八四

者其庶矣哉陰陽相爲首尾者耶是故陽順而陰逆陽長而陰消陽進而陰退順者吉而逆者凶耶長者盛而消者衰耶進者利而退者鈍耶周流不窮道之體也失得相形事之紀也

陰陽非可一言盡也以清濁言則清陽而濁陰以動靜言則動陽而靜陰以升降言則升陽而降陰以奇偶言則奇陽而偶陰小大高卑左右後先向背進退順逆醜妍靡物不爾無時不然愈析愈微

愈窮愈巡音沿陰陽之精互藏其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陰陽之質縱橫曲直莫或使之莫或禦之

此遠也其或使之莫或禦之太極之自然也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變化者陰陽之消長屈信也非二則不能人非一則不能神

無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也與無形之中而具有形之實有形之實而體無形之妙故君子語上而不墮於虛無語下而不泥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而不憂性理綜要卷八五

形氣之元極實先焉極無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無不筭偏又善矣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焉有不至焉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駁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有方形有體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歟理其至妙矣乎氣之未形物之未生理無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無不在焉渾然一體而不

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無形影可度也。無聲臭可聞也。主萬化。妙萬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此深贊太極有不測之妙。與下陰陽非可一言盡。章相為表裏。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禮智具而體著矣。程子曰。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者也。非性無以見道。非不息亦無以見道。是以君子盡性而自強不息焉。

性理錄要

卷八

下

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自形而下者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形而上者觀之。則冲莫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于其中矣。雖然。推之于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于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動則

萬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萬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機益有不能自己者焉。

非一。

太極則不能成兩。

陽

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

可見者體乎難知。難見者微乎。

仁義禮智信者。義理之公也。人之所固有。視聽言貌思者。形氣之私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萬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

性理錄要

卷八

性理錄要

七

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是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等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俟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天地之位也。四時之運也。陰陽感而五行播矣。五行陰陽也。陰陽五行也。

數始冥冥。妙于無形。非體非用。非靜非動。動實其幾。用因以隨。動極而靜。清濁體正。天施地生。品彙咸亨。各正性命。小大以定。斯數之令既明。而神是

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萬化之凝其妙矣乎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水寒而火囚理有相須而物不兩大也數者動而之乎靜也象者靜而之乎動者也動者用之所以行靜者體之所以立清濁未判則實先焉天地已位體斯立焉用既為體體復為用

性理總要

卷八

主

體用相仍此天地萬物所以生化而無窮也

流行者其陽乎成性者其陰乎陽者數之生也陰者象之成也陽以三至陰以備乘生生不窮各以序升自然然而有不客已非智與仁曷究終始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數者所以順性命之理也一為水而腎其德智也二為火而心其德禮也三為木而肝其德仁也四

為金而肺其德義也五為土而脾其德信也

此以河圖位數言之天一生水而地六成之其藏為腎其德為智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其藏為心其德為禮也天三生木而地八成之其藏為肝其德為仁也地四生金而天九成之其藏為肺其德為義也天五生土而地十成之其藏為脾其德為信也

一者九之祖也九者八十一之宗也圓之而天方之而地行之而四時天所以覆物也地所以載物也四時所以成物也散之無外卷之無內體諸造化而不可遺者乎

順數則知物之所始逆數則知物之所終數與物

性理總要

卷八

主

非二體也始與終非二致也大而天地小而毫末明而禮樂幽而鬼神知數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終也數與物無窮其誰始而誰終

洛書數九而用十何也十者數之成也數成而五行備也數非九不生非十不成九以通之十以節之九以行之十以止之九者變通之機十者五行之叙也方隅對待中五含五而十數已具於九數之中矣以見其體用之不相離而圖書所謂相為經緯也

天下之數九而究矣。十者一之變也。百者十之變也。千者百之變也。萬者千之變也。十百千萬皆一也。天下之數起于一而極于九。後歸之于十。故十百千萬皆一。

朱子曰：天數中于五，地數中於六。天有陰陽，故二其五為一十，合三與七，一與九亦十也。地有剛柔，故二其六為十二，合四與八，二與十亦十二也。十為千，十二為支，十千者五行有陰陽也，十二支者六氣剛柔也。五行六氣實一氣也，清濁未判，乃天地之所以立。上下定位，又萬物之所以生，故自體

性理錄要

卷八

論

自之則對待而不可缺，自用言之則往來而不可窮。蓋造化之機微，聖人之能事也。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無不獲。

正數者，天地之正氣也。其吉凶也，確間數者，天地之間氣也。其吉凶也，雜其進退消長之道與。

數由人興，數由人成。萬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固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然則數者，聖人所以教天下後世者也。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天道之流行也。此所謂禮之數也。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體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賢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也。

性理錄要

卷八

論

人之無忌憚也。

敬者，聖學始終之要。未知則敬以知之，已知則敬以行之。不敬則心無管攝，顛倒眩瞀，安能有所行乎？聖學即數學也。

義利不可不明也。不明則以利為義，心雖公亦私耳。天下正理若大路然，一而已。旁溪曲徑皆私意也。故曰：遵王之道，無有黨偏，偏陂反側云。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

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地生非聖人不成天地靈非聖人而誰為貞

道即數之理出於天地而盡於聖人者也

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品遜而太和合皇極之世也堯舜父子之義也湯武君臣之欽也伏羲神農日之中乎堯舜三代時之中乎蓋言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

蓋言伏羲神農時日俱中堯舜三代日過中而時猶中也又曰中者治之極中即皇極也

五行二氣之分也二氣交感絪縕雜揉開闢動盪

惟聖人

參入

此是神聖

夫

四三

相生則水木火土金相克則水火金木土出明入

幽千變萬化四時之運生克著焉自陰而陽也順

自陽而陰也逆水之盛也水實生之金之成也火

實制之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其德以順而金之從革其德因制而成自然之理也

順而生者易知逆而克者難見曰伏焉曆書曰庚伏

曰伐焉律書曰土居其中因時致旺四序成功而

無名稱焉其至德矣夫

月令增置土行雖曰中央土然繫於夏月之後是以土生於火矣三季皆一行而夏之三

之方似矣然猶未免刻舟之固是豈足與語造化之機哉

養生者以氣而理形以理而理氣理順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萬物無不和矣不養養生者反是理昏於氣氣枯於形耳目口鼻徇而私慾勝好惡哀樂淫而天理亡其能苟生者禽獸而已矣

耳聽五聲目辨五色口嘗五味鼻別五臭不具于此何有于彼理所以各有五行之用手足以形用耳目口鼻以神用形用者易知而神用者難識

惟聖人

參入

此是神聖

士

三三

也

原之一一者繼之善也原之九九者逆而凶也當時者盛失時者窮也厥相休囚以數從也若子時之為貴時止時行時晦時明萬夫之望

一者數之原也九者數之究也十者行之陰陽也十二者氣之柔剛也原其所始究其所終陰陽柔剛分合錯綜燦然於天地之間矣

○洪範皇極內篇下

漢漢之間北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

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嶽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緯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數之教也。分天爲九野。別地爲九州。制人爲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辨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姦。九寸爲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筮。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圖。之度也。

筮者。神之所爲乎。其著五十。虛一。分二。掛一。以三。揲之。視左右手。歸餘於揲。兩奇爲一。兩偶爲二。奇偶爲三。初揲綱也。再揲目也。綱一。兩三。以虛待目。目一。爲一。以實從綱。兩揲而九數具。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矣。分合變化。如環無端。天命

人事由是較焉。吉凶禍福由是彰焉。大人得之而申福。小人得之而避禍。

數者。理之時也。辭者。數之義也。吉凶者。辭之斷也。惠迪從逆者。吉凶之決也。氣有醇漓。故數有失得。一成於數。天地不能易之。能易之者人也。

理氣一

○總論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性理綜要

卷八

七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人之所以爲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無查滓。○理只是箇淨潔空濶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

能醱釀凝聚生物也。○所謂理與氣，夾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爲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足，大德必得名位壽理固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天死，豈非氣使之然耶？竊疑氣雖不同，然聖人在上，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春秋戰國，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性理緣要

性理緣要

卷人

洪範篇

卷五

辛

三十五

○太極
朱子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

西山黃氏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物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統會之名，有理卽有氣，分而爲二，則爲陰陽，分而爲五，則爲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爲性，性者，卽太極也。仁義，卽陰陽也。仁義禮智信，卽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太極非有形有器之物，只是理之至者，故曰無極而太極。

性理緣要

卷人

洪範篇

太極

辛

三十六

○天地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常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爲天中一物爾。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也，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轉，地方則須安靜。○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觀於此者，必知道也。○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

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爲中庸也○天地所以不已有常久之道也人能常於可久之道則與天地合矣○天地以虛爲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虛中來○或問天帝之異曰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凡物之散其氣遂盡無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况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問時所以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何也氣有淳漓自然之理有盛則必有衰有終則必有始有晝則必有夜故西北與東南人才不同氣之厚薄異也○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爲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某以爲此

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曆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曆家之說亦須攷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不可不讀也○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爲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爲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爲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畧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爲哉

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曾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說得最好。○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盆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住手。則水漏矣。○或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

性理錄要

卷八

洪範皇極篇 天地

語

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魯齋許氏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屈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天有寒暑晝夜。物有生榮枯瘁。人有富貴貧賤。風雨露雷。無非教也。富貴福澤。貧賤憂戚。亦無非教也。此天地所以造化日新無敝者也。

○天度

朱子曰。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

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一隻。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三十一度而已。是夏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山之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有此處不動。如磨臍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

性理錄要

卷八

洪範皇極篇 天地

語

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

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問。非辰

性理總要

卷八

性理總要

天度

三十五

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地上。半繞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爲南北極。謂之極者。猶屋脊謂之屋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傍則諸星隨天左旋。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矣。○問。經星

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極是。

象山陸氏曰。南北二極中等之處。謂之赤道。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一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去南極一百一十一度。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立兩道相合。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此其日行道之大略也。

性理總要

卷八

性理總要

天度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他皆可推。洛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

今日之影却收以爲來日之影。

朱子曰：古今曆家只推算得箇陰陽消長界分耳。○或說曆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乙日，溫公潛虛亦是此意。○唐一行大衍曆當時最爲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併天運所差之度都算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得箇大統正，只管

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潛室陳氏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七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程子曰：日月之爲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天地日月一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日月薄蝕而旋復者，不能奪其常也。○或問日月有定形，還自氣散別自聚否？曰：此理甚難曉，究其極則此二說歸于一也。問月有定魄，而日遠於月，月受日光以人所見爲有盈虧，然否？曰：日月一也，豈有日高于月之理？月若無盈虧，何以成歲？蓋月一分光，則是

魄虧一分也。○問日食有常數者也。然治世少而亂世多。豈人事乎。曰。天人之理。甚微。非燭理明。其孰能識之。曰。無乃天數人事交相勝負。有多寡之應耶。曰。似之。未易言也。

朱子曰。月體常圓。無盈闕。沈括之說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鉤。日進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也。王普又補其說曰。月

性理綱要

卷人

月

手

三

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鉤。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桂樹蛙兔之傳。其惑久矣。或者以爲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潛室陳氏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

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疎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才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星辰

程子曰。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爲氣之主。故爲星之最尊者。

朱子曰。帝座推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隱。性理綱要

卷人

星

手

三

不見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拒赤道也。皆近。其北拒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于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爲不動者。四則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躋也。分寸一移。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

日矣。若之何而能爲運轉之無窮哉。

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雷電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

或問雷電。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致堂胡氏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

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

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

性理綱要

卷八

雷電

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

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

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

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

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

而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疎。

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

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于地。

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折。

樹殺八者。何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

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

盡然也。曰。雷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

謂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

當。平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

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必入于幻怪僞誕之。

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南軒張氏曰。橫渠有言。陽在內者。爲陰氣所蒙。

而不得出。則震擊而爲雷霆。蓋雷霆是天地間。

性理綱要

卷八

雷電

義。氣人爲不善。又適與之感會。則雷霆之有所。

謂火者。氣之擊搏。自有火生也。有所謂石斧者。

氣之墜。則爲石。星隕亦然。若所謂書字。則無是。

理。曰。神物主之者。繆悠之說也。

○風雨雪電霜露

程子曰。雷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

上。無電。雖有不爲災。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

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擲一團爛泥於地。泥必。

攢開成稜辨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陰陽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也。○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早梅冬至已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各自有

箇消長只是箇消息惟其消息此所以不窮五峰胡氏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延平李氏曰陽以燥爲性以奇爲數以剛爲體其爲氣炎其爲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爲性以耦爲數以柔爲體其爲氣涼其爲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天地間無

性理精要

卷八

陰陽

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卽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申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爲功其類則爲剛爲明爲公爲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爲事其類則爲柔爲暗爲私爲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

魯齋許氏曰萬物皆本於陽陰要去一件去不

得天依地地附天如君臣父子夫婦皆然

○五行

程子曰動靜者陰陽之本也五氣之運則參差不齊矣○或曰五行一氣也其本一物耳曰五物也五物備然後生猶五常一道也無五則亦無道然而既曰五矣則不可混而為一也○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程子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信五行無土不得木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其以為不然未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朱子曰五行之序本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木之包五

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故孔子贊乾之四德而以貞元舉其終始孟子論人之四端而不敢以信列序於其間蓋以為無適而非此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

李氏希濂曰近見勉齋黃氏論五行多所未解其曰生之序便是行之序而以太極圖解氣質之說為不然以洪範五行一曰二曰為非有次

第值言其得數之多寡以夏後繼以秋為火能生金惟其能生是以能尅夫五行一也而以為有生與行之異則誠若近於支離者然天地之間未有不以兩而化成者也以二氣言則互為其根者氣也分陰分陽者質也以五行言則有形體而分峙於昭昭之間者其質也無形體而默運於冥冥之表者其氣也夫豈混然而無別哉故就質而原其生出之始則水火以陰陽之盛而居先木金以陰陽之稊而居後此質之序

然也就氣而探其運行之常則水火以陽而居先金水以陰而居後此氣之序然也質雖以氣而成然其體一定而不可易氣雖行乎質之內而其用則循環而不可窮二者相須以成造化今必混而一之則是天地之間不過輪一死局而無經緯錯綜之妙其為造化亦小矣此其一也五行之生同出於陰陽有則俱有誠若不可以次第言然水火者陰陽配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於陽火陽而根於陰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水生焉木華而疏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水又為金之先也土則四者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易大傳自天一至地十以爲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正指五行生成之數而言按之河圖可見而洪範五行亦以是爲次此河圖洛書所以相爲經緯也今必削其次第而但以得多寡爲說則是以五行之質水木皆陽之所爲而無與乎陰火金皆陰之所爲而無與乎陽既

性理大全卷之五 五行 三十五

垂生成之序復戾變合之旨所謂五行一陰陽者皆爲虛語矣然勉齋亦云初只是一箇水水暖後便是火此兩箇是母木是水之子金是火之子是四者之序亦未嘗無但所謂水暖後便是火與金是火之子亦未詳其義而恐其未安耳按水暖是火蓋取既生鬼陽曰龍之意但二者恐自不同此其二也若火生金之說則尤不可曉若以相生爲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若以相尅爲序則當曰水火金木土未有其四以生相受而其一獨以尅相生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周子亦曰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四時之內固備五行之氣也惟土無定位寄旺於四季辰未戌丑之月土之所旺也土旺則皆可以生金矣然辰未陽也戌丑陰也陽則生陰則成辰未固皆陽也春木之氣盛則土爲之傷夏火之氣盛則土爲之息故季夏本土旺之月而又加以以火則爲尤旺故能生金而爲秋此其相生之序豈不瞭然甚明也哉按五行家微心至夏夏然後成體而爲壯耳今但見夏

性理大全卷之五 五行 三十五

之後便繼以秋思而不得其說遂斷之曰火能生金竊恐其爲疎矣月令以中央土繼於季夏之後素問於四時之外以長夏屬土皆是此意臨川吳氏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爲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交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爲木巳午二支爲火申酉二支爲金亥子二支爲水辰戌丑未四支爲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各二水而四金四火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而四木四土甲乙不爲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循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循後天之卦也

○四時

朱子曰天有春夏秋冬地有金木水火人有仁義禮智皆以四者相爲用也○天地只是一箇

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長得過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處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

臨川吳氏曰風木冬春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艮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後間氣丑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乾巽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此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艮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以協後天終艮始艮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歲氣起冬至者宜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

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水寅申歲起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長者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天地陰陽之運往過來續木火上金水始終終始如環斯循六氣相生之序也歲氣起於子中盡於子中故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子午之歲始冬至燥金三十日然後禪於寒水以後禪於風水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復終於燥金丑未之歲始冬至寒水三十日然後禪於風水以至燥金日各六十者五而小雪以後其日三十復終於寒水寅申以下皆然如是六十年至千萬年氣序相生而無間非小寒之末無所於授大寒之初無所於承隔越一氣下相接續而截自大寒爲次年初氣之首也

○地理

朱子曰河圖言崑崙者地之中也素問曰天不

足西北地不滿東南註云中原地形西北高東南下今百川滿東之滄海則東西南北高下可知矣○冀都是天地間一佳風水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山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聳於左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堯都中原風水極佳左河東太行諸山相繞海島諸山亦皆相向右河南遶直至泰山秦海第二重自蜀中出湖南至廬山諸山第三重自三嶺至明越又黑水之類自北纏繞至南海○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爲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

地理要略

卷八

聖

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淮非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蟠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楊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崖而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福建二廣○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為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源而非經袁潭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庾嶺者則包彭蠡之源以非盡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湖江之源而非其首以盡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粵也○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為建康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按一統志仙霞嶺在衢州府江山縣南一百里宋史浩帥閩過此嶺人以石焚路三百六十級信州本唐初江

西山皆自五嶺嶺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關中却是自北而南故皆順○關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湖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朔冬寒夏熱○荆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荆襄二州名按初所置治江陵縣今為荊州府襄陽府西魏○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未異水本異而未同○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往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添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故歸墟尾閭亦有沃焦之號非如未盡之水山澤通氣而流注不窮也○女直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東萊呂氏曰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欲據形勢須都關中欲施政令都洛問阻三面而守之以一面東制諸侯此關中之形勢然漢高道南陽過酈祁以叩武關而關中

性理錄要

卷八

地理

吳

三

無擊拆之限。既而從山東之師。稍蓋以關中之士。固守謹關。而項羽破圍入之。及其領漢蜀之封地。形少痿矣。乃由故道以定三秦之壤。夫以天險不可升之勢。而楚漢分爭之始。或自東南而入武關。或自西南而抵陳倉。或自東方而越殺函。何耶。潛室陳氏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為間道。漢高祖桓溫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關中山惟道亦別。裕一自蜀入為險道。中道入巴蜀為漢王已而。又從此路出定關中。雖號天險。豈無關中。諸葛亮亦從此出師。地理

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荊州。武侯首陳取荊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而不得。吳止分數郡以與之。至關羽之敗。并數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邪。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帝之都也。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脉。起於崑崙。山脉之所

起。即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原為最遠。惟中國之河為然。漢之發原於崑崙。江之發原於岷山。以西觀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原並也。故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潮汐

性理錄要

卷八

地理

吳

三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一日之內。自子後陽升之時。陽交于陰。而潮生。午後陰升之時。陰交于陽。而汐至。猶人之喘息之象也。一月之內。初三日明生之時。則陽長。猶一日之子後也。故潮勢大。十八日魄生之時。則陰長。猶一日之午後也。故潮勢大。此天地陰陽造化之妙。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朱子曰。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

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西為陰中也

余棄公安通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月臨於四極故月臨卯西則水漲平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常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大書夜之運月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役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後後緩一書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潮前三日潮勢長潮后三日潮勢大中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不合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分也夫春夏晝消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潮歲之有春秋斜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天地之常數也

性理總要

卷八

果

吉州馬氏曰禮記致日日朝致月日夕江海之

水朝生為潮汐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

月月太陰也合於日以起潮陰陽消息晦朔弦

望潮汐應焉由朔至望明生而為息自望及晦

魄見而為消水陰物也而生於陽潮汐依日而

滋長隨月而漸移日起於朔月盈於望一朔一

望天西運一周有奇月東行迎日之所次月合

於地下之中則日之所次也故潮平於地下之

中而會于月潮于寅則汐於申潮于巳則汐於

亥兩辰而盈兩辰而縮日百刻刻為三分時得

八刻三分刻之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分十二次次得三十度八十分度之三

五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漸達於日故潮

汐之期浸移日後六刻三分刻之一一朝夕而

再至故一晦朔而再周朔後三日明生而潮壯

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而

汐微仲秋月明山落而潮倍減於大寒極陰而

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

性理總要

卷八

果

日潮信

潛室陳氏曰今海居者但云月上潮長月落潮退

誠驗其言是乃月加卯酉方位非子午也朔日

之潮可驗朔日月與日會日才出卯方即潮長

才入酉方即潮又長是月與日相隨出沒

性理總要卷之八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九

鬼神

總論

論祭祀祖考神祇

論鬼神兼精神魂魄

論生死

性理一

性命

性

性理二

性理綜要

卷九

目錄

人物之性

性理三

氣質之性

性理四

氣質之性

此下兼論命

此下兼論才

心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九

鬼神

○總論

程子曰聚為精氣散為游魂聚則為物散則為變
觀聚散則鬼神之情狀著矣萬物之終始不越
聚散而已鬼神者造化之功也

問鬼神之有無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
為爾言有爾得不於吾言求之乎

藍田呂氏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

性理綜要

卷九

鬼神

三十五

也莫不有魂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
會爾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
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
不可欺者

朱子曰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
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今世俗所謂
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皆是體察見得天地之
理如此○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
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魂魄者鬼之盛也

氣是魂。魂是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爲物。何物而無鬼神。遊魂爲變。魂遊則魄之降可知。

南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而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凡六經所解。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譁張爲怪。理緒要

性理緒要

卷九

鬼神

二

三

幻莫可致詰。流俗眩於怪誕。休于恐懼。胥靡而從之。故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

非溪陳氏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二說皆精切。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言之。良能言二氣之屈伸往來。自然能如此。

西山真氏曰。鬼神之理。雖非始學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若以神示鬼三字言之。則天之神

曰神。以其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示人也。示。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屈者也。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鬼者。氣之屈。氣之方伸者。屬陽。故爲神。氣之屈者。屬陰。故爲鬼。神者伸也。鬼者歸也。

鶴山魏氏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嗑吸之屈伸。視聽之往來。浩乎博哉。萬物而無不在也。○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爲神。反

性理緒要

卷九

鬼神

三

而歸者。爲鬼。其在人焉。則陽魂爲神。陰魄爲鬼。二氣合。則魄聚魂凝而生。離則魂升爲神。魄降爲鬼。易所謂精氣游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夫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揜者。其義蓋如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

論在人鬼神兼精神魂魄

程子曰。楊定鬼神之說。只是道人心有感通。如有人平生不識一字。一日病作。却念得一邵杜甫

詩却有此理。天地間事只是一箇有一箇無。既有卽有無卽無。如杜甫詩者。是世界上最實有杜甫詩故人之心病。及至精一。有箇道理。自相感通。以至人心在此。託夢在彼。亦有是理。只是心之感通也。○神與氣未嘗相離。不以生存。不以死亡。

子曰。范巽之嘗言神姦物怪。某以言難之。謂天地之雷霆艸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車。亦至怪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

性理要義

卷九

鬼神論

四

今更就世俗之言評之。如人死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其子者。一旦化去。獨不日日憑人言語。託人夢寐存恤之耶。言能福善禍淫。則或小惡反遭重罰。而大慈反享厚福。不可勝數。又謂人之精明者能爲厲。秦皇獨不罪趙高。唐太宗獨不罰武后。耶。又謂衆人所傳不可全非。自古聖人獨不傳一言。耶。聖人或容不言。自孔孟而下。苟况楊雄。范仲淹韓愈。學亦未能及聖人。亦不見略言者。以爲有數子。又或偶不言。今世之稍

信實亦未嘗有言親見者。

朱子曰。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雖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狀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爲厲。子產爲之立

性理要義

卷九

鬼神論

五

後復有所歸。遂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來而伸者爲神。往而屈者爲鬼。凡陰陽魂魄人之嘘吸皆然。不獨死者爲鬼。生者爲神。故橫渠云。神祇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此二句正如俗語罵鬼云。你是已死我我是未死你。楚詞中說終古亦是此義。楚詞云。去終古之來。東。先靈魂之欲歸。○問既屈之中。恐又自有伸。何須更而忘反。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屈之氣又能伸也。○劉元城死時。風雷轟于正寢。雲霧

悔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敬時如此。

裴弘死三年而化為碧。裴弘按一統志弘資中子嘗從之問樂死而血碧蜀人祀之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某竊

性理精義

卷九

六

三六

謂以其屈伸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鬼者屈也神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此亦只是

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且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是這箇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得害謙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哉

性理精義

卷九

七

二六

勉齋黃氏曰夫人之生惟精與氣為毛骨肉血者精也為呼吸冷熱者氣也然人為萬物之靈非木石故其精其氣莫不各有神焉精之神謂之魂氣之神謂之魂耳目之所以能視聽者魄為之也此心之所以能思慮者魂為之也合魄與魂乃陰陽之神而理實具乎其中惟其魂魄之中有理具焉是以靜則為仁義禮智之性動則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胥此焉出也人須如此分作四節看方體認得著實或問朱文公但將理與氣對看今先生分作四節何也曰理與氣對是自天地生物而言今之說是自人稟

受而言。若但言氣。大易何以謂精氣爲神。但言理也。橫渠何以謂合性與知覺爲心耶。

北溪陳氏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聖賢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脉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寤寐。鼻息之呼吸。手足之屈伸。皆是陰陽分屬。不特人如此。凡萬物皆然。中庸所謂體物而不遺者。言陰陽二氣爲物之

性理綜要

卷九

易學象數鉤深圖

八

三十一

體而無不在耳。天地間無一物不是陰陽。則無一物不是鬼神。○子產謂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斯言亦真得聖賢之遺旨。

○論祭祀祖考神祇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求神而祭。無尸則不享。無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卽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各既以潔齊至

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享之後世。不知此而以尊卑之勢。遂不肯行爾。○祖考來格者。惟至誠爲有感必通。

上蔡謝氏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爲智。事此者爲仁。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乎。○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

性理綜要

卷九

易學象數鉤深圖

九

來不息神也。摧仆歸根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爲神則神。以爲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聖人所以神明之也。

朱子曰。自天地言之。只是一箇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先之氣。亦只是一箇氣。所以纔感必應。○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爲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艸木

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爲鬼矣。又問。既曰往爲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

言以設教也。○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邊豆。讓許多禮義不成。是無此姑謾爲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問聖人亦只是略爲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于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于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又問。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

其死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又是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曰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且根于理而曰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歟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問事鬼神曰古人交神明之道無些子不相接處古人立尸便是接鬼神之意○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吊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有繫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筮傳占春將鷄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一繫龜之意

記月令篇正月命有司養
龜策占兆審卦吉凶也
勉齋黃氏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人念不在其親及親之歿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不至於遠散朝夕之莫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月既遠若未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在其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論祭祀神祇
問天神地示之義朱子曰注疏謂天氣常伸謂之神地道常默以示人謂之示○問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司命中雷竈與門行人之所用者有動有靜有作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以祀之然否曰有此物便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戶

屬陽門行屬陰中雷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問祭先賢先聖如何曰有功德在人。人自當報之。古人祀五帝只是如此。○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銷鑠了。

一云老子云以道治世則其鬼不神此有理行正當事人自不作怪業常則妖興

性理綜要

古

三八

北溪陳氏曰古人祭天地山川皆立尸誠以天地山川只是陰陽二氣用戶要得二氣來聚這尸上不是徒然歆享所以用灌用燎用牲用幣大要盡吾心之誠敬既盡則天地山川之氣便自聚。○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盡如正神能知敬矣又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遠而敬始兩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

為親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須是盡事人之道則事鬼之道斷無二致所以發子路者深矣

○論生死

程子曰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各言之死之事即生是也更無別理。○凡物參和交感則生離散不和則死

五峰胡氏曰物之生死理也理者萬物之貞也生聚而可見則為有死散而不可見則為無見者

性理綜要

論生死

主

三十九

物之形也物之理則未嘗有無也朱子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

性理一

○性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循性曰道性也命也道也各有所當。○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

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譬命是窮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矣。張子曰。天授於人。則爲命。人受於天。則爲性。龜山楊氏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朱子曰。理者天之體。命者理之用。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賦者

性理

卷九

六

三

命也。所賦者氣也。受者性也。所受者理也。○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問性命。曰。氣不可謂之性命。但性命因此而立耳。故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非以氣爲性命也。○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

則就其金體而萬物所得以爲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到得合而言之。則天卽理也。命卽性也。性卽理也。是如此否。曰。然。○性只是萬理之總名。此理亦只是天地間公共之理。稟得來便爲我所有。故謂之性。北溪陳氏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

魯齋許氏曰。凡言性者。便有命。凡言命者。便有性。

○性

性理

卷九

七

三

程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固不同。若此。○或曰。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曰。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道妙而無形。性則仁義

禮智具而體著矣

延平李氏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善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太

朱子曰性即理也心與性在事與做理○生之理謂性○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邪郭康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邪郭橫渠曰心統性情此一勾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

字言之最為端的事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如程子所謂仁性也孝弟是用也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已易嘗有孝弟來此語亦可見矣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于兄弟之道也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存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心之所存渾是天理未有私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是也至謂靜字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無不該動靜之理具焉若專以靜字形容則反偏却性字矣既以靜為天性只謂未感物之前私欲未萌渾是天理耳不必以靜字為性之妙也真妄又與動靜不同性之為性天下莫不具焉但無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無之此韓公道無真假之言所以見識於明道也伊川所謂其

本真而靜者真靜兩字亦自不同蓋真則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明道云人生而靜之上不容說謹說性時便已不是性矣蓋人生而靜只是靜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真以靜狀性也○聖人只是識得性百家紛紛只是不識性字楊子鶻鶻突突荀子又所謂隔靴爬痒○韓子說所以爲性者五而今之言性者皆雜佛老而言之所以不能不異在諸子中此爲近理蓋如吾儒之言則性之本體便只

性理

卷九

性

子

是仁義禮智之實如老佛之言則先有箇虛空底性後方旋生此四者出來不然亦說性是一箇虛底物裏面包得四者○孟子只於發處言性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之類是于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着模處故只可于用處看便省力耳

南軒張氏曰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爲有根抵也但所謂善者要人能

明之耳若曰難言而遂不可言曰不容說則不可說却恐渺茫而無所止也

或問性中具仁義禮智道德如何潛室陳氏曰行是四者卽爲道得是四者卽爲德

北溪陳氏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性理二

性理

卷九

性

主

○人物之性

程子曰無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斲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孟子言性當隨文看本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

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什

鉛鐵性殊點化爲金則不辨鉛鐵之性○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月本不動之物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其生也具有天地之德柔強昏明之質雖異其心之所然者皆同特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三人物之性

三

三

蔽有淺深故別而爲昏明稟有多寡故分而爲強柔至於理之所同然雖聖愚有所不異盡已之性則天下之性皆然故能盡人之性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故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于此於人之性開塞偏正無所不盡則物之性未有不能盡也已也人也物

也莫不盡其性則天地之化成矣

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無妄○問人之習爲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反矣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分有剛柔昏明者非性也有三人焉皆一目而別乎色一居乎密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三人物之性

三

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爾竊謂此言分別得性氣甚明若按此語以喻人物之性亦好頃嘗以日爲喻以爲大明當天萬物咸覩亦此日且部屋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耳目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爲隨其所居而小大不同耳○或問人物之性有所謂同者又有所謂異者知其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然後可以論性矣夫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萬化生人與物俱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綱緼

交感萬變不齊則是其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爲人物之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爲人物之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先生於大學或問。因謂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二人物之性

孟子

三

皆有理。雖有所謂同而得之以爲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爲知覺運動者。此氣也。爲仁義爲禮智者。此理也。知覺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悞於其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于孟子。而先生於集註。則亦以爲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非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爲貴。非物

之所能竝。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無虧欠。而非有我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尙何疑哉。朱子曰。此論得甚分明。具有條理。一艸一木。皆天地和平之氣。○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敢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者也。張子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但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二人物之性

孟子

四

人物所稟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一物。而與性竝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爲四端。物則氣偏駁。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子之相親。君臣之相統。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已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謂無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

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不可復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明無難曉者又謂枯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猶可笑若果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差蓋由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亦非獨周程張子之言爲然如孔子言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三 人物之性

三

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如來喻木燒爲灰灰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

性理三

氣質之性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克岐始生其人知必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滅若故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三 氣質之性

三

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固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

加損焉。此舜有天命而不與焉者也不問人性
本明其有蔽何也。曰性無不善其偏蔽者由氣
稟清濁之不齊也。○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
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左傳昭公八年夏六月
晉殺初盈及楊食我食
我初盈之室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初氏羊舌
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其美
必有甚惡懼不敢娶子公強使娶之生子作石
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
必喪羊舌氏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
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
勝其氣復其性可無此患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錄要

宋

廣平游氏曰氣之所值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
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智下愚中人之不同
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
也而呼者吸者呌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
所託者物殊形爾因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
風可乎

龜山楊氏曰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
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
夫水之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沙泥渾之

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
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歟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
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
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命之性若無氣
質却無安頓處且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
無歸著程子云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
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
意甚爲有功○臯陶謨中所論寬而栗等九德

性理錄要

卷九

性理錄要

宋

皆是論及氣質之意只不曾說破氣質耳或問
寬而栗等而下一字便是工夫曰然○性非氣
質則無所寄氣非天性則無所成○問氣質之
性曰說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
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說得善到成
之者便是性○問氣之始有清無濁有美無惡
濁者清之變惡者美之變以其本清本美故可
易之以友其本然則所謂變化氣質者似亦所
以復其初也曰氣之始固無不善然騰倒到今

日則其雜也久矣。但其運行交錯則其善惡即各自有會處。此上智下愚之所以分也。○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氣稟之清者爲聖賢。如寶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爲愚爲不肖。如寶珠在濁水中。所謂明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揩拭此珠也。○人性如一團火。煥在灰裏撥開便明。○人性雖同。稟氣不能無偏重。有得木氣重者則惻隱之心常多。而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有得金氣重者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三教實之性

三

則羞惡之心常多。而惻隱辭讓是非之心爲其所塞而不發。水火亦然。唯陰陽合德。五性全備。然後中正而爲聖人也。○問人有敏於外而內不敏。又有敏於內而外不敏。莫是稟氣強弱。曰不然。淮南子云。金水內明。日火外明。氣偏於內。故內明。氣偏於外。則外明。○問以堯爲父而有丹朱。以鯀爲父而有禹。如何。曰。這箇又是二氣五行交際運行之際。有清濁。人適逢其會。所以如此。○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來善底。有生

下來便惡底。此是氣稟不同。人之爲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若勇猛直前。氣稟之偏自肖。功夫自成。濂溪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問蔡季通主張氣質太過。曰。形質也是重。且如水之氣如何似長江大河。有許多洪流。金之氣如何似一塊鐵。恁地硬形質。也是重。被此生壞了。後理終是拗不轉來。○陳了翁云。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與季通說正相反。如了翁說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三教實之性

三

則何故自古只有許多聖賢。如季通說。則人皆委之于生質。更不修爲。須是看人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于義理也。○孔孟言性之異略而論之。則夫子雜乎氣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雜乎氣質而言之。故不曰同而曰近。蓋以爲不能無善惡之殊。但未至知其所習之遠。再以理而言。則上帝之降衷。人心之秉彝。初豈有二理哉。但此理在人。有難以指

言者故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此二義皆聖賢所罕言者。而近世大儒如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性如日月。氣濁者如雲霧。○問孟子言性。與伊川如何。曰不同。孟子是剔出而言性之本。伊川是兼氣質而言。要之不可離也。○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

性理精義

卷九

性理精義之性

章

學讀之使人深有所感。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性那裏有三品來。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性者。渾然天理而已。纔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離了陰陽更無道。此中最宜分別。○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

至海而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初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初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性理四

○氣質之性

張南軒曰。學者須是變化氣質。或偏于剛。或偏于

性理精義

卷九

性理精義之性

章

柔必反之。若變化得過來。只是本性所有。初未嘗增添。故言性者。須分別出氣質之性。南軒張氏曰。問人之性。其氣稟有清濁何也。曰二氣迭運。參差萬端。而萬物各正性命。夫豈物物而與之哉。氣稟之不同也。雖其氣稟之不同。而其本莫不善。故人貴於能反也。○或問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楊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爲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性善者。天地之性也。餘

則所謂氣質者也。然嘗疑之。張子所謂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未受生以前。天理之流行者。故又以爲極本窮源之性。又以爲萬物一源。如此。則可以謂之命。而不可以謂之性也。程子又有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語。又於好學論言性之本。而後言形既生矣。則疑若天地之性。指命而言。命固善矣。於人性果何預乎。勉齋黃氏曰。程張之論。非此之謂也。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爲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雜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地爲言。特指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門 氣質之性

三

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爲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動。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氣有清濁。譬如著些物蔽了。發不出。如燈火。紙罩先依舊在裏面。只去了紙。便自是光。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門 氣質之性

三

元之會來。○程子曰：性卽理也。理則自善，至於塗人一也。此語最是簡切端的。如孟子說善，善亦只是理，但不若指認理字下得較確定。氣稟之說從何而起？夫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正是說氣質之性。子思子所謂三知三行及所謂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亦是說氣質之性，但未分明指出氣質字爲言耳。到二程子始分明指認說出甚詳備，橫渠因之又立爲定論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氣質之性是以氣稟言之，天地之性是以大本言之。其實天地之性亦不離氣質之中，只是就那氣質中分別出天地之性，不與相雜爲言耳。

潛室陳氏曰：孟子之時諸子之言性，往往皆于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但能知其形而下者耳。故孟子答之，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氣質之性，諸子方得於此，孟子所以不復言。

之義理之性，諸子未通於此，孟子所以反覆詳說之。程子之說正恐後學死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卽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臨川吳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吳氏曰：程子性卽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俗錯認性字之非，所以爲大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此言最分曉，而觀者不能解其言，反爲所惑，將謂性有兩種，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兩等性也。故曰二之則不是，言人之性本是得天地之理。

因有人之形則所得天地之性局在本人氣質中所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也氣質雖有不同而本性之善則一但氣質不清不美者其本性不免有所污壞故學者當用反之之功謂反之于身而以變化其不清不美之氣質則天地之性渾然全備具存于氣質之中故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天下之清莫如水先儒以水之清喻性之善人無有不善之性則世無有不清之水也然水出于巖石者瑩然湛然得以全其本然之清出于泥塵者自其初出而混于其滓則原雖清而流不能不濁矣非水之濁也地則然也人之性亦猶是氣質之明粹者其性自如巖石之水也氣質之昏駁者性從而變泥塵之水也水之濁于泥塵者由其地而原之所自則清也故流雖濁而有清之之道河之水甚濁貯之以器投之以膠則泥沉而其水可食甚濁固可使之清也况其濁不如河之甚者乎世之學者不復其原之清而反益其流之濁非其性之罪

也雖然原之清天也流之濁人也人者克則天者復亦在乎用力以清之者何如爾
○此下兼論命
程子曰在天曰命在人曰性貴賤壽夭命也仁義禮智亦命也○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富貴貧賤壽夭可以命言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為微倖不可謂之命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
張子曰富貴貧賤者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有終身窮餓者其富貴者即是幸會也求而有不得則是求無益于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人一已百八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猶未易言

也。○問智愚之識殊疑于有性。善惡之類差疑于有命。曰性通極于無氣。則一物爾。命稟同于性。遇乃適然爾。

五峯胡氏曰。貴賤命也。仁義性也。人固有遠跡江湖。念絕於名利者矣。然世或求之而不得。免人固有置身市朝。心屬於富貴者矣。然世或舍之而不得。進命之在人。分定於天。不可變也。是以君子貴知命。

問命字有專以理言者。有專以氣言者。朱子曰。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四下兼論命

聖

三十五

也都相離不得。蓋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問先生說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性分。命分何以別。曰性分是以理言之。命分是兼氣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若性分則又都一般。此理聖愚賢否皆同。○問得清明之氣爲聖。賢皆濁

之氣爲愚。不肖。氣之厚者爲富貴。薄者爲貧賤。此固然也。然聖人得天地清明中和之氣。宜所虧欠。而夫子反貧賤。何也。豈時運使然也。抑其所稟亦有不足耶。曰便是稟得來有不足。他那清明也。只管得做聖賢。却管不得那富貴。稟得那高底則貴。稟得厚底則富。稟得長底則壽。貧賤夭者。反是。夫子雖得清明者。以爲聖人。然稟得那低底薄底。所以貧賤。

○此下兼論才

性理綜要

卷九

性理四下兼論才

聖

三十五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水焉。曲直者性也。可以爲棟梁。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與不善。性則無不善。○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才便是那情之會。恁地者。情與才絕相近。○才與心之用相類。曰。才是心之力。是有氣力去做底。心是管轄主宰者。此心之所以爲大也。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于溢也。才者水之氣。所以能流者。然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于天。才稟于氣是也。○孟子說才。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問。仁是心何異。曰。於所主曰心。名其德曰仁。曰。謂仁者心之用乎。曰。不可。曰。然則猶五穀之種。待陽氣而生乎。曰。陽氣所發。猶之情也。心猶種焉。其生之德。是謂仁也。○赤子

性理摘要

卷九

性理

聖

性理摘要

卷九

性理

聖

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于是有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爲一。或者滯心于智識之間。故自見其小耳。○有主則虛。無主則實。必有所事。○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個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俟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張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個形象。皆非自然。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心定者。其言重。以記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

聽于物。惟物之聽。何所往而不妄也。○嘗論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取。更不可外求。○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不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

性理精要

卷九

性理門心

聖

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于一隅。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又曰。閑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閑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近思錄 ○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

有一事。○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于外。故不得于心。勿求于氣可也。○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人有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心要在腔子裏。韓持國曰。道家有三住。心住則氣住。氣住則神住。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頃。未有不離者。其要只在收放心。

性理精要

卷九

性理門心

聖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則無外以爲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和靖尹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與木石等也。只爲感而遂通。便是知覺。知覺。卽心也。至於搖扇得涼。是知覺也。譬如睡中人喚已名。則矍然而起。呼他人名。則不應。是知覺也。

藍田呂氏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降。衷氏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

地相似。○此心自正。不為物欲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我心所同然。即天理。天德。人惟以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朱子曰。惟心無對。○心者。氣之精爽。○心之理是太極。心之動靜是謂陰陽。○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荅游誠之曰。心一而已。所謂覺者。亦心也。今以覺求心。以覺用心。紛拏迫切。恐其為病。不但振苗而已。不若日用之間。以性理為事。

卷九

吳

敬為主。而致忘焉。則自然本心不昧。隨物感通。不待致覺而無不覺矣。○問。覺是人之本心。不容泯沒。故乘閒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與物雜。於此而自識。則本心之體。即得其真矣。上蔡謂人須是識其真心。竊恐謂皆然。此恐亦隨在而有。蓋此心或昭著於燕閒靜一之時。如孟子言。或發見於事物感動之際。如孟子言。人乍見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之心。或求之文字而怡然有得。如伊川先生所說。其中得一。或索之講論而恍然有悟。如孟子兩句善者。

性理要義

卷九

吳

極論一本之說。遂凡此恐皆是覺處。若素未有覺之前。但以為已有。是心而求以存之。恐昏隔在此。不知實為何物。必至覺時。方始識其所以為心者。既嘗識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體。迷溺於卑汙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與夫茫然未識。指趣者。大不侔矣。故某竊疑。覺為小學大學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曰。所論甚精。但覺似少渾厚之意。○荅王子全曰。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今欲自識此心。是猶欲以鏡自照。而見夫鏡也。既無此理。則非別以一心。又識一心。而何。○心字一言。以蔽之曰。生而已。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受天地之氣而生。故此心必仁。仁則生矣。○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清水。有砂土便見。○神之運。故虛靈知覺之體。燁然呈露。有苗裔之可尋。如一陽後。萬物之有春意焉。此心之寂感。所以

爲有主神之蟄。故虛靈知覺之體。沉然潛隱。悄無踪跡。如純坤之月。萬物之生。性不可窺其朕焉。此心之寂感。所以不若寤之妙。而于寐也。爲無主。○心主於身。其所以爲體者。性也。所以爲用者。情也。是以貫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心該誠。神備體用。故能寂而感。感而寂。其寂然不動者。誠也。體也。感而遂通者。神也。用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唯心之謂與。曰。此說甚善。○問心無私主。有感皆通。曰。無私主。也不是。然沒理。

性理要義

卷九

宋

三九三

會只是公善。則好之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竊疑是人之一身神氣所聚。所以謂之神。舍人而無此。則身與偶人相似。必有此而後有精神知覺。得箇活物心。又是身上精靈底物事。嘗求所以存是心者。竊見伊川言。人心作主不定。如破屋中禦寇。又云。如一箇翻車。每每教學者。做箇主。或云立箇心。○問。程子以

心使心之說。竊謂此二心字。只以人心道心判之。自明白。蓋上心字。卽是道心。專以理義言之也。下心字。卽是人心。則以形氣言之也。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其聽命也不審。是否。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象山陸氏曰。人心至靈。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

性理要義

卷九

宋

三八一

勉齋黃氏曰。古人以心配火。此義最精。北溪陳氏曰。心有體有用。其衆理者。其體應萬事者。其用寂然不動者。其體感而遂通者。其用體卽所謂性。以其靜者言也。用卽所謂情。以其動者言也。聖賢存養工夫。至到方其靜而未發也。全體卓然。如鑑之空。如衡之平。常定在這裏。及其動而應物也。大用流行。妍媸高下。各因物之自爾。而未嘗有絲毫銖兩之差。而所謂鑑空衡平之體。亦常自若。而未嘗與之俱往也。○人須

是有操存涵養之功。然後本體常卓然在中。爲此身主宰。而無主失之患。所貴於學問者爲此也。故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意極爲人深切。○仁者心之生道也。敬者心之所以生也。○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艸木蕃以形容。恕克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行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行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

辛

量也。子所以學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

潛室陳氏曰。人心如鏡。物來則應。物去依舊自在。不會迎。物之來亦不會送。物之去只是定而應。應而定。○問。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伊川云。心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則物來奪之所主不同。何也。曰。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其屋。外客不能實。故謂

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問。赤子之心與未發之中同否。曰。赤子之心只是真實無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了。如生下時便有嗜慾。不如其意便要號啼。雖是真實已。是有所倚著。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

圭

西山真氏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無體。不推是謂無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在毫毛之間。終焉有霄

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臨川吳氏曰心學之妙自周子程子發其秘學者
 始有所悟以致其存存之功周子云無欲故靜
 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爲萬世心學之綱要
 也不爲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爲外物所實之謂
 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効也

性理綜要

卷之十

書

五七六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九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

性理五

心性情

定性

情意

志氣志意

思慮

性理六

道

理

德

性理綜要

卷之十 目錄

一

性理七

仁

仁義

性理八

仁義禮智

性理九

仁義禮智信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

性理五

○心性情

程子曰。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問喜怒哀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有情。○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爲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人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五

十

三七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有形則有體。有性則有情。○發於性則見於情。發於情則見於色。以類而應也。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五峯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故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於有形而不能通爾。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五

二

四

性者。性情之主也。大抵心與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者也。此處最當體認。○性是心之道理。心是主宰於身者。四端便是情。是心之發見處。四者之萌。皆出於心。而其所以然者。則是此性之理所在也。○心寂然不動。而仁義禮智之理具焉。動處便是情。有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如此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些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

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歟。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先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者也。○明道云。稟於天爲性。感爲情。動爲心。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夫心一也。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爲穩當。如

性理精義

卷十

性理五 心性情

三

二程先生之說則是性包心情。恐是記錄者誤耳。○看橫渠心統性情者也。乃知此話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狀。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惻隱情也。此是情上見得心。又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是性上見得心。蓋心便是包得那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問論性有已發之性。有未發之性。程子曰。性纔發便是情。情有善惡。性則全善。心又是一箇包總性情底。大抵言性便須見得是元受命于天。其

性理精義

卷十

性理五 心性情

四

所稟賦自有本根。非若心可以一槩言也。却是漢儒解天命之謂性云。木神仁。金神義等語。却有意思。非苟言者。學者要體會親切。又曰。若不用明破。只恁涵養。自有到處亦自省力。○問心性情之辨。曰。程子云。心譬如穀種。其仁具生之理。是性。陽氣發生處是情。推而論之。物物皆然。○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仁義禮智是也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惻隱羞惡辭讓是也三者人皆有之。不以聖凡爲有讓是非是也。無也。但聖人則氣清而心正。故性全而情不亂耳。學者則當存心以養性而節其情也。今以聖人爲無心。而遂以爲心不可以須臾有事。然則天之所以與我者。何爲而獨有此贅物乎。○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流之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仁義者。天理之目。而慈愛羞惡者。天理之施。於此看得分明。則

性情之分可見

問明道云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心發於思慮。謂之情。如此則性乃心情之本。而橫渠則以爲心統性情。如何。潛室陳氏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卽是性。向外卽是情。心居二者之間。而統之。所以聖賢工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此語大有功。

○定性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

性理精義

性理精義

五

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

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

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

性理精義

性理精義

六

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者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

此一段專說順應一邊。然達忘其怒。則便是大公矣。一偏緊要在此。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者。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張子之

於道意其深探加索之意多乎冰涵養之功
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不
哉又曰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擴然而大公約

明道定性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面逼逐
他相似皆寫不辨黃直卿曰此正所謂有造道
之言朱子曰然只是一篇之中都不見一箇下
手處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
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不然只見得他如
生龍活虎相似更把捉不得

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正心誠意以

性理精要

卷十

性理定章

七

後事○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德性之本然也
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
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
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
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者
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又言聖
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
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

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

西山真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事物
之來以理應之猶鑑懸於此而形不能遁也鑑
未嘗隨物而照性其可謂隨物而在外乎故事
物未接如鑑之本空者性也事物既接如鑑之
有形者亦性也內外易嘗有二本哉知此則知
事物不能累吾之性雖酬酢萬變未嘗不定也
雙峯饒氏曰君子之學惟其知性之無內外也故
其存於中者嘗豁然而大公知應事接物各有

性理精要

卷十

性理定章

八

當然之理莫非吾性之理也故其感於外者常
因事物之來而順理以應之此其所以能定也
○情意

問情意之別朱子曰情是性之發如愛那物是
情所以去愛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
那舟車一般

朱子曰心意猶有痕迹如性則全無兆朕只是許
多道理在這裏○問情意如何體認曰性情則
一性是不動情是動處意則有主向如好惡是

情好好色惡惡臭便是意○未動而能動者理也。未動而欲動者意也。

北溪陳氏曰意者心之所發也有思量運用之義大抵情者性之動意者心之發○母意之意是就私意說誠意之意是就好底意說。

○志氣志意

程子曰志御氣則治氣役志則亂人忿慾勝志者有矣以義理勝氣者鮮矣○問志意之別曰志自所存主言之發則意也發而當理也發而不

性理錄要

卷一

九

三

當私也○義理與陰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問意志朱子曰橫渠云以意志兩字言則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志陽而意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北溪陳氏曰志者心之所之之猶向也○人須是

立志以聖賢自期便能卓然拔出于流俗之中不至隨波逐浪爲碌碌庸輩之歸○立志須是高明正大人多有好資質純粹靜淡甚近道却甘心爲卑陋之歸不肯志于道只是不能立志孟子曰士尙志立志要高不要卑。

○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孟子以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性理錄要

卷一

十

三

西山真氏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邪之分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

不能入堯桀舜禹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魯齊許氏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而氣從之

○思慮

程子曰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矣○未有不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而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

性理錄要

卷十

七

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葢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橫渠曰思曰慮庸作聖致思如掘井○問知與思子人身最緊要朱子曰然二者也只是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思所以用夫知也

性理六

○道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地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則為人道○觀生理可以知道○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或者以清虛一大為天道此乃以器言而非道也

性理錄要

卷十

七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間無適而非道也○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要安排如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稿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做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稿木

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稿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謂張子厚曰道者天下之公也而學者欲立私說何也子厚曰心不廣也曰彼亦是美事好而爲之不知適所當爲強私之也○問道無真則是假耳既無假則是真矣真假皆無尙何有哉必曰是者爲真非者爲假不亦顯然而易明乎○問何謂誠何謂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

張子曰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遠道也遠矣○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由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卽易壞惟太虛處無動搖故爲至實詩云德輿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藍田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良心所發莫非道也在我者惻隱羞惡辭遜是非皆道也在彼

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亦道也在物之分則有彼我之殊在性之分則合乎內外一體而已是皆人心所同然乃吾性之所固有也上蔡謝氏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洒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

五峯胡氏曰陰陽成象而天道著矣剛柔成質而地道著矣仁義成德而人道著矣○道者體用之總名仁其體義其用合體與用斯爲道矣○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

取而後爲之者也是以周乎萬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朱子曰這道體浩浩無窮○聖人之道如饑食渴飲○聖人之道有高遠處有平實處○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蓋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鸞飛魚躍道體隨處發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

乎剛柔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昔有問伊川。如何是道。伊川曰。行處是。又問明道。如何是道。明道令於君臣父子兄弟上求。○問韓持國言。道上無克。此說猶可。至說道無真假。則誤甚矣。曰。正緣其謂道無真假。所以言無克。若知道有真假。則知假者在所當克也。○問道與理。却似一般。曰。道字包得大。理是道字裏面許多脉理。又

猶道字宏太。理字精微。○道不須別去尋討。只

於日用底道理。事事理會得箇是處。便是道。

答呂子約曰。陰陽也。君臣父子也。皆事物也。人之所行也。形而下者也。萬象紛羅者也。是數者各有當然之理。卽所謂道也。當行之路也。形而上者也。冲漠之無朕者也。若以形而上者言之。則冲漠者固爲體。而其發於事物之間者爲之用。若以形而下者言之。則事物又爲體。而其理之發見者爲之用。不可槩謂形而上者爲道之體。

天下達道爲道之用也。○問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着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曰。須着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達乎道處。○道卽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間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

樂庵李氏曰。道非事。不形事。非道不行。○道一而

理理

已而以修身爲本。自修身以及于治國平天下。

皆是道也。

南軒張氏曰。道者天命之全體。流行無間。貫乎古

今。通乎萬物者也。衆人自昧之。而是理也。何嘗有間斷。聖人盡之。而亦非有所增益也。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立。則俱立達。則俱達。蓋公天下之理。非有我得私。此仁之道。所以爲大。而命之理。所以爲微也。○當其可卽是道。蓋事物物物之間。道無往而不存。然無適而不爲中也。

○凡一飲食一寢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象山陸氏曰。此道克寧乎哉。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勉齋黃氏曰。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備矣。禮以天秩。典以天敎。而敎行焉。因至顯之象。驗

性理

卷十

論學

七

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于斯道之中矣。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也。○三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于不可終窮。自一毫至于不可限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百。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于此道之外哉。

性理

卷十

論學

七

○或問某在匡山時。聞饒師魯言。道必三節看。方密。如洒掃應對是事。必有當然之理。又必有所以然之故。以事對當然。則事是粗。當然者是精。以當然對所以然。則當然者是粗。所以然者是精。某既疑道之難以三節分。又疑道之不可以粗言也。遂求質於胡丈伯量。胡丈云。朱文公嘗謂心之神靈妙衆理而宰萬事者也。此乃精中之精。粗中之精。精中之精。粗中之精。八字。朱文公語也。以此論之。則師魯之言未爲不然。今敢以質之先生。曰。昔人之言道。惟以道對器。體對用。道對器。則器可以包用。洒掃應對。即精義入神之類是也。體對用。則用可以包器。中庸之言費隱。孟子之言仁義禮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類是也。又何嘗分三節。道亦豈可以粗言。今師魯之言。既不是。伯量之舉例又不類。二者皆失之也。至於粗中之精。精中之精。八字。往往朱文公之意。亦不如此。前一段恐以魂魄爲粗。義理爲精。後一段則知又能運用此理者也。噫。

微言之絕而大義之乖只在目前矣可懼也哉
北溪陳氏曰道流行乎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
不有無一處欠缺子思言鳶飛魚躍以證之顏
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都是真見得道道
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
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本上論

西山真氏曰器者有形之物也道者無形之理也
明道先生曰道即器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
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
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于空虛之見非吾
儒之實學也

○理

程子曰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所以可
推而無不通也○天下只是一箇理敬是敬此
者也仁是仁此者也信是信此者也○理與心
一而人不能會爲一者有已則喜自私私則萬
殊宜其難一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
具備元無少欠不爲善有不爲善父子君臣

常理不易是不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
動感便通感非自外也○視聽思慮動作皆天
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

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天地萬物之理
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
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
便如此如楊墨之類

上蔡謝氏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爲一

與天爲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
王有純德

朱子曰物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則其理
之用不一如爲君須仁爲臣須敬爲子須孝爲
父須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異其用然莫
非理之流行也○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
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于至有
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只是常恁地省
察則理亦不難知

東萊呂氏曰天下事有萬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北溪陳氏曰道與理大槩只是一件物然拆爲二字亦須有分別萬古通行者道也萬古不易者理也

齊齋許氏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寓讀史傳事實文字皆已往粗迹但其中亦有理在聖人觀轉蓬便知造

性理要義

卷十

論理

三

三

車或觀擗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學者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萬事萬物之理可也則形而下者事爲之間皆粗迹而不可廢

臨川吳氏曰夫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義之理哉理如玉之膚也至微而

至密有旁通廣取其義不一而足者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神

○德

程子曰德者得也須是實到這裏始得○一德立而萬善從之○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德之成其可見者行也○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汙壞卽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汙壞卽敬以治之使復如舊

張子曰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富貴之

性理要義

卷十

論德

三

三

得不得天也至於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也

龜山楊氏曰仁義足乎已斯之謂德

五峯胡氏曰德有本故其行不窮孝弟也者德之本歟

朱子問吳必大曰尋常看據于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了方可守

東萊呂氏曰至德以道爲本至德者精粹而不可

名者之謂道體。博淵深無聲無臭無下手處。惟至德以道爲本。則有所依據。識得體段。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潛室陳氏。

道謂事事物物當然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

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處在

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箇客一箇耳。

北溪陳氏曰。德者得也。不能離得一箇得字。

西山真氏曰。德者何。仁義禮智是也。此所謂體也。

德專以其本體而言。才兼言其著於用者。聖人

之所謂才。有與德合言之者。才難之才。卽所謂

德也。德全則才亦全矣。中庸謂天下至聖爲能

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

發彊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

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蓋惟聖人爲能兼五者

之全。非五者之全。不足以言聖。

性理七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

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

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仁者

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我也。如其皆我。何所

不盡。不能有諸已。則其與天地萬物豈特相去

千萬而已哉。○觀仁于靜中。皆有春意。切脉最

可體仁。○觀雞雛。此可觀仁。○問仁。曰。此在諸

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

來。又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

乃情也。又曰。仁之道要之只道一公字。公只是

仁之理。不可將公類與作仁。公而以仁體之。故

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

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學者識得

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

培之意。○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理智信皆仁

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至仁則天地

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

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

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身

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得之于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周旋自然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敦篤虛靜者仁之本不輕妄便是敦厚也無所繫閼昏塞便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于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近思錄○純亦不

圭

三九三

已天德也造實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象也又其次則日月至焉者矣○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仁者無對族之東海而準放之西海而準放之南海而準放之北海而準醫家言四體不仁最能體仁之名也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龜山楊氏曰論語言仁處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

仁則未之嘗言也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上蔡謝氏曰心者何也仁是已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問一日靜坐見一切事平等皆在我和氣中此是仁否曰此只是靜中工夫只是心虛氣平也須是應事時有此氣象方好○仁者天理非杜撰也故哭死而哀非爲生也經德不回非干祿也言語必信非正行也天理當然而已

性理錄要

卷一

性理仁

圭

三〇三

矣當然而爲之是爲天之所爲也聖門學者大要以克己爲本克己復禮無私心焉則天矣

和靖尹氏曰鮑某嘗問伊川仁者愛人便是仁乎伊川云愛人仁之事耳焞時侍坐歸因取論語中說仁事致思久之忽有所得遂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惟公可盡之伊川沉思久之云思而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謝收嘗問學於伊川伊川云學之大無如仁謝收去焞因曰某謂仁者公

而已。伊川云何謂也。焯曰能好人能惡人伊川云非善涵養不易見得到此。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曰仁字難說如顏子仲弓之問聖人所以答之之語皆其切要用力處也來論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得甚好又云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

性理錄要

卷一

七

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又云須體認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之體段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卽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如此不了了卽體用不能兼舉矣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

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匝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是根愛是苗不可硬喚苗做根然而這箇苗却定是從那根上來

性理錄要

卷一

末

三十一

程子謂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須是統看仁如何却包得數者又却分看義禮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且欺曲研究識盡全體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峯若自家見他不盡初謂只

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見全山到底無定據也。○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而今須要自體認得。試自看一箇物。堅硬如頑石。成甚物事。此便是不仁。藹乎若春陽之溫。汎乎若醴酒之醇。此是形容仁底意思。

問馬永卿曰。切脉體仁。又如何。曰。脉是那血氣周流。切脉則便可以見仁。曰。然。恐只是恁地脉理貫通乎一身。仁之理亦是恁地。

性理錄要

卷一 仁

孝

三九三

問程子云。仁道難言。唯公近之。非以公訓仁。當公之時。仁之氣象。自可嘿識。曰。公固非仁。然公乃所以仁也。仁之氣象。於此固可默識。然學者之於仁。非徒欲識之而已。○或問仁與公之別。曰。惟仁然後能公。又曰。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工夫。極至處。故惟仁然後能公。理甚分明。○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蓋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明。非自外求也。只

是鏡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爲塵所昏。爾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爾故人無私欲。則心之體用廣大流行。而無時不仁。所以能愛能恕。○問體仁亦不過克盡己私。至于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生生無間斷。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故其寂而未發。惺惺不昧。如一元之德。昭融于地中之復。無一事一物不涵在吾生理之中。其隨感而動也。惻然有隱。如春陽發達於地上之豫。無一事非此理之貫。無一物非此生意之所被矣。此體公之所以爲仁。○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又曰。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這般處。惟有孔孟能如此。

性理錄要

卷一 仁

孝

四〇七

答張敬夫曰。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提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力矣。○仁雖似有剛直意。

畢竟本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人但見有是非節文斷制。却謂都是仁之本意。則非也。春本溫和。故能生物。所以說仁如春。○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心。聖人之只教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仁。自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某竊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近。但不學以明之。則有槌_{音直}。植_{音處}。冥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致知。交相爲功。則自無此蔽矣。

仁也

勉齋黃氏曰。朱子云。未發則有仁義禮智之性。而仁則包四德。已發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情。而惻隱則貫四端。貫字如一箇物。串在四箇

物裏面過。包字如四箇物都合在一箇物裏面。非溪陳氏曰。仁道甚廣大精微。自孔門後。人都不識仁。漢人只把做恩愛說。韓子以博愛爲仁。至程子始分別得明白。謂仁是性。愛是情。愛雖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豈能離得愛。上蔡專以知覺言仁。夫仁者固能知覺。謂知覺爲仁。則不可。若轉一步看。只知覺處。純是天理。便是仁也。龜山又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夫仁者固能與萬物爲一。謂與萬物爲一。此是仁。爲仁則不可。若能轉來看。只于與物爲一之前。徹表裏。純是天理。流行無間。便是仁也。呂氏又欲克去有己。須與物合爲一體。方爲仁。認得仁都曠蕩在外了。于我都無統攝。必已與物對峙。方下得克己工夫。若平居獨處工夫。便無可下手處。可謂疎濶之甚。據其實。已如何得與物合一。洞然八方。如何得皆在我聞之內。此不過只是想像箇仁中。大底氣象如此耳。殊失向來孔顏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理。六字形容之。而

仁之說始親切矣。

問周子曰愛曰仁。程子云愛自是情。仁自是性。程子學周子者也。何故議論迥別。潛室陳氏曰。善言性者。必有驗于情。故孟子以惻隱爲仁之端。周子以愛言仁。皆是借情以明性。若便以愛爲仁。則是指情爲性。語死不圖矣。韓子博愛之仁。是○問仁者。有知覺知覺。何可以盡仁哉。仁者特有之耳。竊以爲纔言知覺。已入智中來。曰程門雖有以覺言仁。然不專主此說。其他話頭甚多。上蔡專主此說。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說愛之理。心之德。此一轉語。亦含知覺在中。可更思求。

西山真氏曰。性中既有仁。發出來便是愛。如根上發出苗。以苗爲出於根。則可以苗便爲根。則不可以愛出于仁。則可以愛便是仁。則不可。故文公以愛之理三字言之。方說得盡。又曰心之德何也。蓋心者此身之主。而其理則得於天。仁義禮智皆此心之德。而仁又爲五常之本。如元亨

利貞皆乾之德。而元獨爲四德之長。天之元如人之元也。元爲天之全德。故仁亦爲人心之全德。然仁之所以爲心之德者。正以主乎愛故也。仁所以能愛者。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是以主乎愛也。愛之理。心之德。六字之義。乃先儒所未發。而朱文公始發之。其有功于學者至矣。豈可不深味之乎。○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子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學者當以強

一根之荷他物亦莫不如是。人心又最靈于物。故其所蘊生意。發出親親仁民愛物。以至覆冒四海。惠利百世。此人心之大。所以與天地同量也。今爲學。須要常存此心。便當存之養之。使之不失。則萬善皆從此而生。

魯齋許氏曰。公者。人之所以爲仁之道也。元者。天之所以爲仁之至也。仁者。人心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仁者必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仁則愛。未至於仁。則愛不可以充體。若夫知覺。則知之用。而仁者之所兼也。元者。四德之長。故兼亨利貞。仁者。五常之長。故兼義禮智信。此二者。所以必有知覺。不可便以知覺名仁也。

臨川吳氏曰。仁者。壽。非聖人之言乎。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亦唯上古聖人之壽最久。人所稟受有萬不齊。豈能人人如聖人之仁哉。

性理八

○仁義

朱子曰。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仁義互爲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正其所。○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于日用之間。其大端全體。卽所謂仁。而于其間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釐毫之間。不可差謬。卽所謂義。立人之道。不迥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

問心無內外。心而有內外。是私心也。非天理也。故吾有親則愛焉。而人之親不愛。有長則敬焉。而人之長不敬。是心有兩也。是二本也。可乎。南軒張氏曰。此緊要處。不可毫釐差。蓋愛敬之心。由一本。而施有差等。此仁義之道。所以未嘗相離。吾儒所謂理一而分殊也。

勉齋黃氏曰。論語一書。未嘗以仁義對言。而孟子言仁義者不一而足。聖賢之教。空無異指。而若

是不同何也。仁義性所有也。夫子言性不可得聞。而孟子道性善也。夫子教人無非仁義之道。使人油然而入於仁義。而不自知也。孟子憫斯世之迷惑。故開關啟鑰。直指人心。而明告之也。五常百行皆性所有。而獨言仁義又何也。仁義蓋總其名。而五常百行其支派也。孟子提綱挈領。使人由是而推之。無往而非仁義也。

○仁義禮智

問仁義禮智立名。還有意義否。朱子曰。說仁便有

性理

卷十

性理八 仁義禮智

孝

慈愛底意思。說義便有剛果底意思。聲音氣象自然如此。黃直卿云。六經中專言仁者。包四端也。言仁義而不言禮智者。仁包禮義包智。○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

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

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人只是此仁義禮

智四種心。如春夏秋冬千頭萬緒。只是此四種

心發出來。○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般

氣象。夏秋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

其中。故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明道謂義

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

仁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程正叔

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曰仁。便是惻隱之母。○

性理

卷十

性理八 仁義禮智

孝

人心中皆有仁義禮智。然元只是一物。發用出來。自然成四派。如破梨相似。破開成四片。所以仁義禮智自成四派。各有界限。仁流行到義處。便成義。禮智處便成禮智。且如萬物收藏。何嘗休了。都有生意在裏面。如穀種桃仁杏仁之類。種着便生。所以名之曰仁。見得都是生意。正如人呵氣呵出時便熱。吸入時便冷。○仁義便如陰陽。若說四端便如四時。若分四端八字便如八節。蓋嘗言仁義禮智只是一箇道理。分為兩

箇兩箇分爲四箇。一箇是仁。一箇是義。一箇是禮。一箇是智。這四箇便是箇種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便是種子所生底苗。○仁渾淪言則渾淪都是一箇生意。○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始終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或言性之四端迭爲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禮則勞。是以禮爲主也。君子義以爲質。是以義爲

性理

卷十

性理八七義禮智

素

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熟而識之。曰說得是。○人之德性上自有此四者意思。仁便是箇溫和底意思。義便是箇慘烈剛斷底意思。禮便是箇宣著發揮底意思。智便是箇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只以求仁爲急者。緣仁却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在這裏。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

性理

卷十

性理八七義禮智

聖

○如一日之間。早間天氣清明便是仁。午間極熱時便是禮。晚下漸涼便是義。到夜半全然收斂。無些形迹時便是智。只如此看甚分明。○人之得于天者。只是箇仁。所以爲心之全體。萬物萬事皆自此出。○仁字專言之。則混然而難名。必以仁義禮智四者兼舉而並觀。則其意味情狀互相形比。乃爲易見。仁義禮智同在一處之中。而仁乃生物之主。故雖居四者之一。而四者不能外焉。以此觀之。則區域分辨而不害其同。

兼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謝上蔡見明道先生舉史文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而發赤色。明道云。此便是惻隱之心。惟有惻隱之心。方會動先動了。方始有羞惡恭敬是非。沒陳氏曰。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仁在天爲元。於時爲春。所以爲衆善之長也。禮在天爲亨。於時爲夏。如經禮三百曲

禮三千。燦然文物之盛。亦衆美所會聚也。義在天爲利。於時爲秋。如義斷制萬事。亦各得其宜。秋有肅殺氣。義亦有嚴肅底意。智在天爲貞。於時爲冬。萬物到此時。皆歸根復命。收斂都定了。便是貞固道理。貞後又生元。循環無端。總而言之。又只是一箇元。蓋元是箇生意。亨只是此生意之通利。只是此生意之遂貞也。只是此生意之藏。此元所以兼通四德。終始周流。都是一箇元。故程子曰。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可謂示人親切。萬世不易之論矣。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八仁義禮智

聖

潛室陳氏曰。性是太極渾然之全體。其中言具萬理。而綱領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四者之中。仁義是一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者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者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

端有四而立之兩耳。○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終萬物而始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是惻隱羞惡恭敬三者。皆有可爲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爲。但分別其爲是爲非耳。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終始萬物之象也。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或終而或始。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八仁義禮智

聖

禽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陰陽無端。動靜無始者。此也。西山真氏曰。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克矣。羞惡恭敬是非亦然。此孟子所以惓惓于克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其始甚微。亦猶陰陽之氣。兆於二至。初皆眇然而未著也。迨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

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于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天地無心。其生成萬物之理。皆自微至著。無一歲不然者。人能體天地之心。以爲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去其所以害之者。若火之燃。因而噓之。若泉之達。因而導之。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百世。一念之差惡。可以正萬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克之也。

性理九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

聖

○仁義禮智信

程子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也。禮者別也。智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性。此五常性也。○仁載此四事。由行而宜之。謂義。履此之謂禮。知此之謂智。誠此之謂信。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朱子曰。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義字如一橫劍一

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胷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齊割斷了。君子義以爲質。義以爲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此是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禮者節文也。智主含藏。分別有知覺。無運用。信是義理之全體。本質不可得而分析者。故明道言四端不言信。○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

聖

亦重。以明始終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爲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也。○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木神曰仁。則愛之理也。而其發爲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爲恭遜。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荅袁機仲曰。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而

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五氣五味五藏 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

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矣○天之生物各付一

性性之所以爲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

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

其說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所以

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但五者皆真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

聖

三

中各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是箇生底意思通

貫周流于四者之中故孔子言仁而義禮智皆

在其中孟子添入一箇義字但于一理之中分

別出來耳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

中也蓋論仁義相爲體用日用之間無不是著

工夫矣○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

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于堯舜于此

亦可見其一端也○或問仁義禮智信有本耶

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

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敬乎親則爲禮之

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

信之本也蓋人之所以爲五常百行之本無不

在此孟子之論仁義禮智樂之實者正爲是所

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

○誠

程子曰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于其中要識

得真與妄爾○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動以

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無妄者至誠也至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

聖

三

誠者天之道也○不誠則有累誠則無累○誠

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

之敬一者謂之誠○誠之爲言實而已矣

張子曰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

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誠者

虛中求其實

朱子曰誠者實有此理○問誠與信如何分朱子

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爲之實中庸

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若誠之者人之道也

便是信。上是下。不是。○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妄誕欺詐為不誠。情怠放肆為不敬。此誠敬之別。

勉齋黃氏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便是誠者天之道。不欺便是誠之者人之道。

非溪陳氏曰。誠字後世都說差了。到伊川方云無

妄之謂誠

卷十

性理大全

聖

三子

妄之謂誠。誠字義始明。至晦翁又增兩字。曰真實。無妄之謂誠。○誠字本就天道論。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只是一箇誠。天道流行。自古及今。無一毫之妄。暑往則寒來。日往則月來。春生了便夏長。秋殺了便冬藏。元亨利貞。終始循環。萬古常如此。皆是真實道理。為之主宰。此中庸所以謂其為物不貳。其生物不測。而五峯亦曰。誠者命之道乎。皆形容得親切。○誠只是實理流行。付與於人。自然發見出來底。未說到做工夫處。如

孩提之童。愛親敬兄。乍見孺子。將入井。便有怵惕之心。至行道乞人。蹴爾嗟來。乃不屑就。雖極惡之人。物慾昏蔽之甚。及其稍息。則良心之實。自然發見出來。終有不可殄滅者。此皆天理自然流行真實處。

西山真氏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即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于克誠。誠字始見於此。

○忠信

性理大全

卷十

性理大全

聖

三子

程子曰。盡已無歉為忠。體物無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朱子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驗于事謂之信。○忠信只是一事。但自我而觀謂之忠。自彼而觀謂之信。此程子所以有盡已為忠。盡物為信之論也。

非溪陳氏曰。忠信二字。從古未有人解得分曉。諸家說忠。都只以事君不欺而言。夫忠固能不欺。而以不欺名忠。則不可。如此則忠之一事。只事

君方使得說信。又只以不疑而言信。固能不疑。而以不疑解信。則不可。如此則所謂不疑者。不疑何事。說字骨不出。直至程子曰。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方說得確定。○伊川說得簡要。確實明道說得發越條暢。

問忠信之信。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古人言語。有就忠信之信言者。有就五常之信言者。不可執一看。若泥著

性理綜要 卷十 忠信

忠

則不通。○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忠信是就人用工夫上立字。大抵性中只有仁義禮智四位。萬善皆從此而生。四位實爲萬善之總括。如忠信如孝弟。此類皆在萬善之中。孝弟便只是仁之實。但到那事親事兄處。方始目之曰孝弟。忠信便只是五常實理之發。但到那物發言處。方始名之曰忠信。

忠恕

上蔡謝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恕心。明道曰。克廣得去。則爲恕心。如何是克廣。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艸木蕃克。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察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恕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

朱子曰。主於內爲忠。見於外爲恕。忠是無一毫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忠因恕見。恕由忠出。○忠恕只是體用。便是一箇物。猶形影要除一箇除不得。若未曉。且看過去那時。復潛玩忠與

性理綜要 卷十 忠恕

忠

恕。不可相離一步。○忠是本根。恕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卽是本根。○忠恕猶夫中庸。不可偏舉。○忠者。天下大公之道。恕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天道也。恕言其用。人道也。○忠恕兩字。在聖人身上說。忠者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又曰。就聖人身上說。忠者天之天。恕者天之人。就學者身上說。忠者人之天。恕者人之人。要之只是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意思。

非溪陳氏曰。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就中截作兩片。則爲二物。○有天地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是也有聖人之忠恕。吾道一以貫之。是也有學者之忠恕。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也。皆理一而分殊。○自漢以來。恕字義甚不明。至有謂善恕已量主者。而范忠宣公亦謂以恕已之心。恕人。不知恕之一字。就已上著不得。據他說。恕字只是箇饒人底意思。如此則是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是相率爲不肖之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忠恕

奎

五十二

歸。豈古人推已如心之義乎。故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已。一句說得是。以恕已之心恕人。一句說得不是。其所謂恕。恰似今人說。且恕不輕恕之意。字義不明。爲害非輕。

西山真氏曰。忠者盡已之心也。恕者推已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已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如事親。當孝。事兄。當弟。處朋友。當信。事事皆當。此忠之理。以處之。即是恕也。如有形而

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是須用著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言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能於忠恕二字上著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朱子曰。恭上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

性理綜要

卷十

性理九恭敬

奎

五十三

爲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問恭敬二字。恭在外。工夫猶淺。敬在內。工夫大段細密。曰二字不可以淺深論。恭敬猶忠信兩字。問恭卽是敬之發見。曰本領須在敬上。若論那大處。恭反大於敬。若不是裏面積盛。無緣發出來。做得恭。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恭敬只一理。曰恭王容。敬主事。初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人常恭敬則

心常光明

北溪陳氏曰恭有嚴底意敬字較實○身體嚴整
容貌端莊此是恭底意但恭是敬之見於外者
敬是恭之存於中者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
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
內無敬者此與忠信恕相關一般○坐如尸
立如齊便是敬之容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
人望而畏之便是恭之容敬工夫細密恭氣象
闊大○且如恭敬古人皆如此著力如堯之欽
性理綱要 卷十 性理 恭敬 奎

明舜之溫恭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

都是如此做工夫

性理綜題綜要卷之十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一

道統 聖賢

總論

孔子

顏子

曾子

子思

孟子

總論孔顏曾思

孟

孔孟門人

諸儒一

周子

程子明道

性理綱要

卷十一

目錄

程伊川

總論二程

張橫渠

邵康節

目錄 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一

道統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于人者或絕或續。故其行于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爲。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然氣之運也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于人而行于世者。惟天所界。乃得與焉。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叙。而孔子于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于天。自

性理綜要

卷十一

道統

一

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至宋受命五星集奎。開文明之運。而周子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而周公孔子孟子之傳燦然復明于時。非天所界其孰能與於此。○濂溪周子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秘。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舉。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

性理綜要

卷十一

道統

二

三

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感。而其所以脩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于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于當世。于是爲不小矣。○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者。只有箇韓公依稀說得略似耳。勉齋黃氏曰。道原於天。具於人心。著於事物。載于方策。明而行之存乎其人。聖賢迭興。體道經世。三綱既正。九疇既叙。則安且治。聖賢不作。道術分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則危且亂。世之有聖賢。其所關繫者甚大。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生而道始行。孔子孟子生而道始明。孔孟之道。周程張子繼之。周程張子之道。文公朱先生又繼之。此道統之傳。歷萬世而可考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太極二五妙合而人物生。賦于人者秀而靈。精氣凝而爲形。魂魄交而爲神。五常具而爲性。感于物而爲情。措諸用而爲事。此道原之出于天者然也。聖人者又得其

最秀而最靈于是繼天立極而統理人倫使人各遂其生各全其性其所以發明道統以示天下後世者皆可考也○堯之命舜則曰允執厥中中者無所偏倚無過不及之名也存諸心而無偏倚措之事而無過不及則合乎太極矣此堯之得統于天者舜之得統于堯也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又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也其在成湯則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又湯之得統

性理緒要

卷十

道統

主

于禹者也其在文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此文王之得統于湯者也其在武王受丹書之戒則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周公係易文之辭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武王周公之得統于文王者也至于夫子則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又曰文行忠信又曰克己復禮其著之大學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亦無非數聖人制心制事之意焉此又孔子得統于周公者也顏子得於博文約禮克己復

禮之言曾子得之大學之義故其親受道統之傳者如此至于子思則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而終之以誠至於孟子則先之以求放心而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此又孟子得統于子思者然也及至周子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此又周子繼孔孟不傳之緒者也至二程子則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焉此二程得統於周子者也先師文

性理緒要

卷十

道統

四

公之學見之四書而其要則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此又先師之得其統於二程者也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也故嘗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北溪陳氏曰粵自義皇作易首闡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

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天地爲三綱五常之主。草
陶伊傳周召又相與輔相施諸天下爲文明之
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任乃集群聖之法作六經
爲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傳之上下數千年無
二說也。軻之後失其傳及濂溪先生與河南二
程先生卓然以先知先覺之資相繼而出。濂溪
不由師傳獨得於天提綱啓鑰其妙具在太極
一圖而通書四十章又以發圖之所未盡上與
羲皇之易相表裏而下以振孔孟不傳之墜緒。

所謂再闢渾淪二程親受其旨又從而光大之

故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與
凡造道人德之方修已治人之術莫不秩然有
條理備見於易傳遺書使斯世之英才志士得
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所歸河南之間斯文洋
洋與洙泗並聞而知者有朱文公又卽其遺言
遺旨益精明而瑩白之上以達群聖之心下以
統百家而會于一蓋所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嗣
周程之道統粹乎洙泗濂洛之淵源者也

果齋李氏曰太極之妙立乎形氣未具之先而行
乎氣形已具之後體用一源也隱顯無間也朱
子之道之至其與太極爲一者歟出而後合伊
洛之正傳紹鄒魯之墜緒前賢後賢之道該徧
全體其亦可謂盛矣蓋古者易更三古而混于
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
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
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
經言未暇釐正朱子于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

律理綜要

六

總裁太真勸成一家之言仰包純古之載籍下
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
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觀也夫子之
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
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弊可也
西山真氏曰自堯舜至于孔子率五百歲而聖人
出孔子既沒曾子子思與孟軻氏復先後而推
明之百有餘年之間一聖三賢更相授受然後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開天常立人紀者

粲然昭陳垂示罔極然則天之生聖賢也夫豈
苟然哉不幸戰國贏秦以後學術渙散無所統
盟雖以董相韓文公之賢相望于漢唐而於淵
源之正體用之全猶有未究其極者故僅能著
衛道之功于一時而無以任傳道之責于萬世
迨至我宋大儒繼出以主張斯文爲已任蓋孔
孟之道至周子而復明周子之道至二程子而
益明二程之道至朱子而大明其視曾子子思
鄒孟氏之傳若合符節豈人之所能爲也哉天
性理錄要 卷之十一 聖賢 七

臨川吳氏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義農黃帝繼天立
極是謂三皇道統之傳實始於此

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至周子始有以接乎孟
子之傳于千載之下二程子則師于周子而傳
其學後又有朱子集周程之大成是皆得夫道
統之傳者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
以不墜

聖賢

總論

程子曰氣化之在人與在天一也聖人于其間有
功用而已○問楊子云觀乎天地則見聖人曰
不然觀乎聖人則見天地○聖人卽天地也天
地中善惡一切函容覆載故聖人之志止欲老
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聖人天地之用
也○聖人之心如天地之造化生養萬物而不
尸其功應物而見于彼復何存于此乎○聖人
一言卽全體用不期然而然也○因是人可有

喜則喜之聖人之心本無喜也因是人可有怒
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之德無所
不盛古之稱聖人者自其尤盛而言之尤盛者
見于所遇也而或以爲聖人有能有不能非知
聖人者也○惟聖人善通變○聖人濟物之心
無窮而力或有所不及○聖人無優劣有則非
聖人也○凡人有已必用才聖人忘已何才之
足言○聖人責已感處多責人應處少○聖人
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

物○聖人之心雖當憂勞未嘗不安靜其在安
靜亦有至憂而未嘗勞也○元氣會則生聖賢
○體道少能體即賢盡能體即聖○聖賢之處
世莫不于大同之中有不同不能大同者是亂
常拂理而已不能不同者是隨俗習汚而已○
學者必識聖賢之體聖人猶化工也賢人猶巧
工也剪綵以爲花設色以畫之非不宛然肖之
而欲親生意之自然則無之也○聖人愈自卑
而道自高賢人不高則道不尊聖賢之分也○

性理摘要

卷十

聖賢

九

合天人通義命此大賢以上事○或問賢者好
貧賤而惡富貴是反人之情也所以異于人者
以守義安命焉耳

張子曰賢人當爲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
不受命然爲聖爲賢乃吾性分當勉耳○洪鐘
未嘗有聲由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
有知○聖人無私無我故功高天下而無一介
累于其心

胡峰曰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于地中未有可

止而不止可行而不行者也○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者大賢之分也達則兼善天下
窮則兼善萬世者聖人之分也

朱子曰聖人萬善皆備有一毫之失此不足爲聖
人○問聖人憂世覺民之心終其身常不忘則
不見聖人胸中休休焉和樂處又不見聖人于
斯人其心相關甚切處若憂世之心與和樂之
心並行而不悖則二者氣象何如曰聖人之心
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

性理摘要

卷十

聖賢

十

爾○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
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
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

魯齋詩氏曰聖人以中道公道應物而已無我無
人無作爲以天下才治天下事應之而已○天
運時刻不暫停聖人明睿所照見于無形非常
人智慮所及

孔子

周子曰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

同其惟孔子乎。○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
程子曰：孔子之道著見於行，如鄉黨之所載者，自誠而明也。

問：孔子不是不欲仕，只是時未可仕。朱子曰：聖人無求仕之義，君不見用，只得且恁地做。○孔子請討陳恒，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爲周之義。○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爲不恭，自孔子視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流。○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

卷十

孔子

章

四十三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鄉黨一篇形容得聖人動容措措甚好，使學者宛如見聖人。○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爲否？曰：聖人無有不爲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爲之事，聖人有不可爲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爲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若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

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爲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是獲麟之年，那時聖人猶欲有爲也。○問：聖人急于救世，至于可與不可，臨事依舊裁之，以義曰固是，但自不可不仕，又問危邦不入等語，似長沮之徒做得是，曰：此爲學者言之。聖人做作又自不同。又問：聖人亦明知世之不可爲，否？曰：天下無不可爲之時，將可以仕則仕，至不可處便止。

杜聖錄要

卷十

學

章

三

東萊呂氏曰：禹稷思天下飢溺，由已飢溺，孔子歷聘諸國，以至誨人不倦，皆是合當做事，自古聖人之于天下皆如此。

顏子

程子曰：聖人之德行固不可得而名狀，若顏子底箇氣象，吾曹亦心知之欲學，聖人且須學顏子。○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有準的。○

問顏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遠曰顏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居空耳○問顏子勇乎曰孰勇于顏子觀其言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孰勇于顏子如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撓之類抑可謂大勇矣○大而化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尙不免有差若至于化者則已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已顏子正在此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在前是不及在後是過之此處甚微

傳理錄要

卷上

學

惟顏子知之他人不與車爾是聖人立處顏子見之但未至爾○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問陋巷貧賤之人亦有以自樂何獨顏子曰貧賤而在陋巷俄然處富貴則失其本心者衆矣顏子箪瓢由是萬鍾由是○問顏子得淳和之氣何

故天曰衰周天地和氣有限養得仲尼已是多也

張子曰顏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顏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顏子之分必定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粗至如

傳理錄要

卷上

學

高

子

顏子未至于聖人處猶是心粗

問顏子比湯如何朱子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看磨礮合縫猶未有盡處○問先生舊云顏子優于湯武如何見得曰這般處說不得據自看覺得顏子渾渾無痕迹○南軒張氏曰顏子之所至亞於聖人孔門高弟莫得而班焉及考魯論師友之所稱有曰不遷怒

不貳過而已。有曰：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而已。自學者觀之，疑若近而易識，然而顏子之所以爲善學聖人者，實在乎此。則聖門之學，其大略亦可見矣。

問張子云：顏子未到聖人處，猶是心籠，如何潛室？陳氏曰：聖人心如百分秤，體統光明，查滓渾化，故分毫處皆照。顏子未到查滓渾化地位，猶未免有暗處，故謂之心粗。

曾子

性理統要

卷上

五

三十一

程子曰：曾子傳聖人之道，只是一箇誠篤。語曰：參也魯，如聖人之門乎？游夏之言語，子貢子張之才，辨聰明者有矣。卒傳聖人之道者，乃顏魯之人。人只要一箇誠實。○曾子易簣之際，志于正而已矣。無所慮也。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同心。看他氣象極好。

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

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則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爲謹厚修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于日用躬行之實。○曾子說話，盛水不漏。○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闊。○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

子思

性理統要

卷上

五

五

三十一

龜山楊氏曰：孔子歿，群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雖各以所聞授弟子，然得其傳者蓋寡。故子夏之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有莊周；其去本寢遠矣。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

朱子曰：曾子大抵偏于剛毅。這終是有立腳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始立得定。

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標使者出諸大
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
豈云士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孟子

程子曰孟子言已志有德之言也論聖人之事造
道之言也○孟子有功于聖人如仲尼只說一
箇仁字孟子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
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張子曰孟子于聖人猶是儒者

性理錄

卷之五

孟子

七

龜山楊氏曰道之不行久矣自周衰以來處士橫
議儒墨異同之辨起而是非相勝非一日也孟
子以睿智剛明之材出于道學陵夷之後非堯
舜之道不陳于王前非孔子之行不行于身思
以道援天下紹復先王之令緒其自任可謂至
矣○方世衰道微使儒墨之辨息而奸言詖行
不得逞其志無君無父之教不行于天下而民
免于禽獸則其為功不小矣古人謂孟子之功
不在禹下亦足為知言也

和靖尹氏曰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亦
未為知孟子者其謂孟子精通于易孟子踐履
處皆是易也試讀易一遍然後看孟子便見楊
子謂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
蹈之此最善論孟子者

五峰胡氏曰孟子蘊經綸之大業進退辭受執極
而不變用極而不亂屹然獨立于橫流使天下
後世曉然知強大威力之不可用士所以立身
大夫所以立家諸侯所以立國天王所以保天

性理錄

卷之五

孟子

太

下必本諸仁義也偉哉

朱子曰孟子比之孔門原意謹守必不似他然他
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
自在○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亦證其
說于立談之間大抵聖賢之言隨機應物初無
埋事精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
量有感動人處非為恐彼逆疑吾說之迂而姑
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

總論孔顏曾思孟

程子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可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于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時然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豈弟。孟子儘雄辨。○或問孔子尊周。孟子欲齊王行王政。何也？曰：譬如一樹。性理總要 卷十一 論學 五 有可栽培之理。則栽培之。不然須別種聖賢。何心視天命之改與未改爾。○魯衛齊梁之君不足與有爲。非不知也。然自任以道。則無不可爲者也。○孔子爲宰則爲宰。爲陪臣則爲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以此未及孔子。○孔子沒。曾子之道益光大。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曾子傳之于思子。思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至孟子而聖人之道益尊。○孔孟之分。只是要別箇聖人。

賢人如孟子若爲孔子事業。則儘做得。只是難似聖人。譬如剪綵以爲花花。則無不似處。只是無他造化功。綴斯來動斯和。此是不可及處。問使孔孟同時。將與孔子並駕。其說于天下耶？將學孔子耶？曰：安能並駕。雖顏子亦未達一問耳。顏孟雖無大優劣。觀其立言。孟子終未及顏子。○顏子默識。曾子篤信。得聖人之道者二人也。○孟子有功于道。爲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性理總要 卷十一 論學 五 氣象。○顏子具體而微耳。在克之而已。孟子生而大全。顧未粹耳。在養之而已。○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人有顏子之德。則有孟子之事功。孟子之事功與禹稷並。○蔡謝氏曰：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于天之將喪斯文下。便言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則是文之興喪。在孔子與天爲一矣。蓋聖

人德盛與天爲一。出此等語。自不覺耳。孟子地位。未能到此。故曰。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聽天所命。未能合一。○孟子強勇以身任道。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至王侯分庭抗禮。壁立萬仞。誰敢正視。著然惟其猶有大底氣象。所以未至聖人地位。○顏子充擴其學。孟子能爲其大。孟子之才。甚高。顏子之學。粹美。

或問古來誰好學。和靖尹氏曰。惟孔子好學。曰。孔

性理錄要

卷上

主

子猶好學乎。曰。孔子言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又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不是惟孔子好學。孔子又非妄言以欺天下後世者。其次莫如顏子。

問。是以道謂以孔子賢于堯舜。私孔子者也。以孟子配孔子。卑孔子也。此語如何。曰。不須如此較。俊劣。惟韓退之說得最好。自堯舜相傳至孔子。孟子軀死不得其傳便是。

五峰胡氏曰。皇皇天命。其無息也。體之而不息者。

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君。開陳理義。提世太綱。一掃東周五霸之弊。發興衰撥亂之心。其傳聖人之道。純乎純者也。

問伊川云。聖人與理爲一。無過不及中而已。敢問顏子擇乎中庸。未見其止。嘆夫子瞻前忽後。則過不及。雖不見于言行。而亦嘗動于心矣。此亦

性理錄要

卷上

主

是失否。朱子曰。此一段說得好。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問若使曾子爲邦。比顏子如何。曰。想得不似顏子。雖然。曾子亦大段有力。曾子子思。孟子大略皆相似。○曾子平日是箇剛毅有力量。壁立千仞。底人觀其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等言語。可見雖是做工夫處。比顏子覺粗。然緣他資質剛毅。先自把捉得定。故得卒傳夫子之道。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曾子本是魯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

子規矩定。○孟子皆是要用。顏子曾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于淳篤而少顏子剛明之意。

問顏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

性理錄要

卷三

三

三

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龐。○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潛室陳氏曰顏子一身渾是義理不知有人孟子見義理之無窮惟知反己顏子之量無涯孟子之言有迹。

雙峰饒氏曰顏孟均之爲太賢也而一可學一難

學者顏子如和風慶雲人皆可以作之。泰山岩岩可望而不可攀其規模氣象之不同亦以氣稟之有異故也。

魯齋許氏曰陽貨以不仁不智劫聖人聖人應得甚閑暇他人則或以卑遜取辱或以剛直取禍或不能禦其勃然之勢必不得停當聖人則辭遜而不卑道存而不亢或曰孟子遭此如何曰必露精神。

孔孟門人

性理錄要

卷三

三

三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于顏子知至而未能至之者也。○強者易抑子路是也弱者難強宰我是也。○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二者蓋皆適于義孔惺受命立輒若納廟贖則失職與輒拒父則不義如輒避位則拒廟贖可也如輒拒父則奉身而退可也故子路欲勸孔惺無與于此忠于所事也而孔惺既被脇矣此子路不得不死耳然燔臺之事則過于勇暴也或問孔子許子路升堂其品節甚高何以見龜山

楊氏曰觀其成而不忘結縷非其所養素定何能爾耶

朱子曰曾點之志如鳳凰翔于千仞之上○曾點見道無疑心不累事其胸次灑落有非言語所能形容者○曾點氣象固是從容灑落然須見得他做得堯舜事業處○曾點有康節底意思將那一箇物玩弄○曾點開闊濔濔開深穩○子路全義理○孟子極尊敬子路○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

性理綜要

卷十 曾點

五

義而苟爲也○子貢俊敏子夏謹嚴但將論語子夏之言看甚嚴毅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吳公言懷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者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

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必當敏于聞道而不滯于形器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耶

西山真氏曰閔子言行見于論語者唯四章合而言之見其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于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歟

諸儒一

周子 名敦頤字茂叔諡元

性理綜要

卷十 周子

美

山谷黃氏曰茂叔好諸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嫗嫗嫗渠管切無事凡也發鄰溪切寡婦也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

朱子曰先生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爲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爲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未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朱子曰先生信古好學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

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客。家無百錢之儲。襟懷飄然。雅有高超。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谿焉。發源于華峰山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寫以濂溪之號。○濂溪。清和季通云。其學精。慈深。密。孔經甫嘗祭以艾曰。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殺。一府皆傾。墓碑亦謂其精密。嚴恕。氣象可想矣。○今人多疑濂溪出于希夷。鄭可學曰。濂溪所著太極圖。希夷如何有此說。曰。張忠定公嘗云。公事未着字以前。屬陽。着字以後。屬陰。似亦窺見其意。忠定見希夷。蓋亦有些來歷。但當時諸公知濂溪者鮮也。○秦漢以來。道學不傳。而異端起。濂溪作。然後天理明。而道學之傳復續。蓋有以闢夫太極陰陽五行之奧。而天下之爲中正仁義者。得以知其所自來。其所以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者。脉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先生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授受之統。又得二程以傳之。而其

流遂及于天下。非有爵賞之勸。形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鄉之。○贊先生像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艸交翠。南軒張氏曰。濂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其學問如此。而舉世不知。爲南安獄掾。目惟陳大中。始知之。可見無分毫矜誇。此方是朴實頭下工夫底人。○自孟子後。聖學失傳。惟周先生出乎千載之後。而有得于太極之妙。今其圖與書具存。道學有傳。實在乎此。○推本太極以及乎陰陽五行之流。而人物之所以生化。於是知人之爲至靈。而性之爲至善。萬理有其宗。萬事循其則。舉而措之。則可見先王之所以爲治者。皆非私智之所出。孔孟之意。于以復明。○先生之學淵源精粹。寔自得于其心。而其妙乃在太極一圖。雖不得大施于時。而涖官所至。如春風和氣。隨時發見。被節萬物。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谷嗟興起之不暇。

北山陳氏曰。管夫子之道。其精微在易。濂溪周子出始發明。孔子易道之蘊。提其要以授哲人。既又手爲圖。筆爲書。然後孔氏之傳復續。凡今之學。知有孔子大易之蘊。大學中庸七篇之旨。歸者皆自先生發之。先生之功。在後學深長且遠者。以此也。

鶴山魏氏曰。周子奮自南服。超然獨得。以上承孔孟氏垂絕之緒。河南二程子。神交心契。相與疏濬。闡明而聖道復著。曰誠曰仁曰太極曰性命。

性理綜要

卷上

學

老

曰陰陽曰鬼神曰義利綱條。彪列分限。曉然學者始有所準的。于是知身之貴。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果可以爲堯舜。爲周公仲尼。而其求端用力。又不出乎暗室屋漏之隱。躬行日用之近也。濂溪奮乎百世之下。始探造化之至。廣建圖著書。闡發幽秘。于是二程親得其傳。而聖學益以大振。雖三人于時。皆不及大用。而嗣往聖開來哲。發天理正人心。使孔孟絕學獨盛于宋朝。而超出乎百代。功用所關。誠爲不小。○茂叔

語李初平云云。初平遂聽說話二年。乃覺悟。

王君貺嘗見茂叔。爲與茂叔叔世矣。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當請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今已定不受。乃是。

程子明道 名顥字伯淳 號純

伊川序先生行實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克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

性理綜要

卷上

學

老

忠誠貫于金石。孝弟通于神明。視其色。其接人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其行已內主于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于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于庶物。

察于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窮神知化
由通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
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
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已任自道之不明也邪誕
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于汗濁
雖高才明智膠于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
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
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
未及也其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

性理錄要

卷上

首篇 卷上 序

三

于河各充其量其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誠意
至于平天下洒掃應對至于窮理盡性循循有
序其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
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德其心狡僞者獻
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競德者心醉
先生始至上元見人持竿以黏飛鳥取其竿
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
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
而令行大率如此○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

而裕當法令煩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進貴
之事人皆病于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
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
時有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
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
則人不可及也

出伊

藍田呂氏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太學之要博聞
強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
洞見道體其造于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應

性理錄要

卷上

首篇 卷上 序

三

以是心而無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
而自足其致于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
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兄于聲
容然望之崇深不敢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
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
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
爲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已功其自信之篤
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
有不屑

廣平游氏曰先生雖不用而未嘗一日忘朝廷然
智中之氣冲如也至士大夫多弃官從學朝見
而夕歸飲其和茹其實虛往實來人得所欲
時有同明道先生在臺列者志未必同然心慕
其爲人嘗語人曰他人之賢者猶可得而議也
乃若伯淳則如美玉然反覆視之表裏洞徹莫
見疵瑕

或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
天下一人看龜山楊氏曰固是

性理錄要

卷之

筆

上蔡謝氏曰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先生在鄆縣作簿時詩云雲淡風輕近
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旁人不識予心樂將謂
偷閑學少年看他胸懷直是好與會點底事一
般又詩云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
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
兒到此是豪雄明道擺脫得開爲他所過者化
程龜山曰明道作縣常于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

云顧每日常有媿于此觀其用心應是不到錯
決撻了人

董陽范氏曰先生以獨知自得去聖人千有餘歲
發其關鍵直觀堂與一天地之理盡事物之變
故其貌肅而氣和志定而言厲望之可畏卽之
可親叩之者無窮從容以應之其出愈新真學
者之師也

河間劉氏曰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蓋于面背
樂易多怨終日怡然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性理錄要

卷之

書

河南朱氏曰先生之學以誠爲本仰觀乎天俯察
乎地所以然者誠而已人居天地之中參合無
間純亦不已者其在茲乎先生得聖人之誠者
也才周萬物而不自以爲高學濟三才而不自
以爲足行貫神明而不自以爲異識照古今而
不自以爲得至于六經之奧義百家之異說研
窮搜抉判然胸中天下之事雖萬變交于前而
燭之不失毫釐權之不失輕重凡貧賤富貴死
生皆不足以動其心非所得之深所養之厚能

至是與

河間邢氏曰。恕早從先生之弟學。初見先生于磁州。其氣貌清明夷粹。其接人和以有容。其斷義剛而不犯。其思索妙造精義。其言近而測之益遠。恕蓋始恍然自失。而知天下有成德君子。所謂完人者。若先生是已。

武夷胡氏曰。聖人志在天下。國家與常人志在功名全別。孟子傳聖人之道。故曰。子豈若是小丈夫哉。諫于其君而不受。則悻悻然見于其面。去

性理綜要

卷十

程子遺書

孝

二十

則窮日之力。且看聖人氣象。則別明道却是如此。元豐中有詔起呂申公。司馬溫公。溫公不起。明道作詩送申公。又詩寄溫公。其意自是眷眷在天下國家。雖然如此。于去就又却分明不放过一步。

范陽張氏曰。明道書牕前有草。茂覆砌。或勸之芟。明道曰。不可。欲常見造化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魚數尾。時時觀之。或問其故。曰。欲觀萬物自得。意。艸之與魚。人所共見。惟明道見。艸則知生意。

見魚則知自得意。此豈流俗之見。可同日而語。

陳恬贊曰。賢哉先生。始于孝弟。孝篤于親。弟友其弟。推以治人。不爲而化。民靡有爭。揖讓于野。移之事君。謹言忠謨。奸邪之言。感動欲歇。舉以教人。粹然王道。天下英才。躬服允蹈。本以正身。惟德溫溫。如冬之日。如夏之雲。終其默識。洞暢今古。鈎深窮微。該世之務。賢哉先生。超然絕倫。大用甚邇。胡奪之年。先生之道。不在其弟。方其初起天下。咸喜令其西矣。天下懷矣。誰爲有力。進

性理綜要

卷十

程子遺書

孝

二十

之君矣。俾行其道。覺斯民矣。

孟子曰。明道說話。渾淪煞高。學者難看。贊先生像曰。楊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明道先生曰。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荆公嘗與明道論事不合。因曰。公之學如上壁。言難行也。明道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遂不附已者。而獨不怨明道。且曰。此忠信人也。伯淳常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

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須要做不順人心事何故。伯淳嘗見上。上言有甚文字。伯淳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

伯淳又言。今日許大氣。豈當時欲一二人動之。誠如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誠可笑也。

邵康節四賢吟云。彥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條暢。四賢洛陽之望。是以在上之人有宋熙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陳忠肅公嘗作責沈文。曰。沈諸梁當世賢

理綜要

卷上

三

三

者。魯有仲尼而不知。宜乎子路之不對也。范淳父論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有之。予問曰。伯淳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媿。

程伊川

名頤字正叔謚正公

司馬光呂公著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實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又曰。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

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也。公著又言曰。程頤有特立之操。出羣之姿。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岩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加所以待之之禮。

理綜要

卷上

程頤

美

擇所以處之之方也。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累之功深。靜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或謂自秦漢以下。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者。程正叔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龜山楊氏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邵氏伯溫曰。呂汲公以百縑遺先生。辭曰。公之遺

順者以順貧也。公宰相進天下之賢，隨才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矣。先生嘗渡漢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懼。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問之曰：「心存誠敬爾。」

河南朱氏曰：伊川先生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總。如清尹氏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爲之。

性理綜要

卷上

學

五

成熱讀玩味，即可見矣。先生始受西監之命，時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陳說道義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宮人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薄之言接于耳目，仍置內臣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先生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

解。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先生曰：居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

胡安國言于朝曰：程顥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後世，無非中庸。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

性理綜要

卷上

學

五

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已，中庸所以應事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不明矣。士學宜師孔孟，此其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願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願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

孔陽張氏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

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有泰山岩岩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朱子曰先生游太學時胡翼之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呂希哲與先生隣齊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事從游者日益衆○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問前輩多言伊川似

性理錄要

卷十

學

里

五

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學不似孟子○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爲然也因坐復歎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獨恨當時提撕也不監○問伊川臨終時或曰平生學底正要今日用伊川開目曰說要用便不是此是如何曰說要用便是兩心○贊先生像曰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先生在經筵執政有欲用之爲諫官者子聞之以書謝曰公知射乎有人執弓于此發而多中人皆以爲善射矣一日使羿道以穀率之法不從羿且怒從之則良故習而失多中之巧故不若處羿于無事之地則羿得盡其言而用舍羿不恤也願非羿也然闢羿之道矣慮其害公之多中也

總論二程

張子曰昔嘗謂伯淳優于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教

性理錄要

卷十

學

里

五

世之志甚誠切亦于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然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銳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顏閔之徒伊川可如顏子欲恐未如顏子之無我

崇陽呂氏曰二程之學以聖人爲必可學而至而已必欲學而至于聖人

嵩山晁氏曰伊川嘗謂明道云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去後見呂晦叔則不得不見司馬

君實則不得不多。

武夷胡氏曰程氏之文于易則因理而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嘗見鄒志完問程明道如何曰此人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又問伊川如何曰伊川見處極高。昔鮮于侁曾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所樂者道伊川曰若說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以此知伊川見處極高。

五峰胡氏曰二程倡久絕老學于今日其功比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墨。

馬氏忠恕曰王霖言明道伊川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肅右從者皆隨之伊川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伊川自謂此是顧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伊川嚴重人不敢近也。

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又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

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

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于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訂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程

性理錄要

卷五

學

子所以貴窮理也。○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卽事明理質懇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亦好故非久于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明道渾然大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奪天巧。○明道語宏大伊川語親切。○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聯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

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時游山許多。時甚好。○明道可比顏子。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孟子却不能到。問明道到處響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或謂二程之于濂溪。亦若橫渠之于范文正公耳。曰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當時口傳心授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于文正。則異于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孟子言伯夷柳下惠之風。程子言孔子元氣之類。皆善想象者也。于二程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并與其

風範氣象皆得之矣。○某自十四五時讀程張書。至今覺其義之深指之遠。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

南軒張氏曰。二程先生始嘗受學于周先生。而其自得之深。充養之至。精粹純密。更益光大聖門之大全。至是發明無餘憾矣。○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于居敬窮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愈精。窮理浸明。則其所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二先生其猶一氣之周流乎。何其理之該而不偏。辭之平而有味也。讀遺書易傳。他書真難讀也。

張橫渠 名載字子厚 謚明

程子曰。橫渠教人以禮為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然其門人卒溺于刑名瘞數之間。行得來。因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至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明道先生則不然。先使學者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別。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

問子厚立言得無有幾于迫切者乎。曰子厚之爲人謹且嚴。是以其言似之。方之孟子。則寬弘舒泰有不及也。然孟子猶有英氣存焉。是以不若顏子之懿。渾然無圭角之可見也。○某接人多矣。不雜者三人。張子厚。邵堯夫。司馬君實。○子厚之氣似明道。

呂晦叔薦先生于朝。曰。張載學有本原。西方之學者皆宗之。神宗卽命召見。問治道。皆以復三代爲對。他日見執政。執政語之曰。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于子何如。先生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王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執政嘿然。

藍田呂氏曰。先生少與邠人焦寅游。寅喜談兵。先生說其言。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一見。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先生猶未以爲足也。于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雖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蘇軾

朱子

張栻

望

卷五

蘇軾

朱子

張栻

望

卷五

嘉祐初。見洛陽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師。其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方未第時。文潞公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誦。有得則識之。或終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信。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而自得之者。窮神知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丁寧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廣平游氏曰。子厚學成德尊。與孟子比。然猶秘其學。明道曰。處今之時。常隨其資教之。雖識有明暗。亦各有得焉。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

之多與洛人並

胡靖尹氏曰橫渠昔在京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撤去虎皮曰吾平日與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乃歸陝西

或問橫渠言十五年學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莫是如伊川說莫不知得只是觀却盡學他行事無幾許多聰明庸智怎生得似他動容周旋中禮朱子曰也是如此

更有多少病○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于孔子○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贊先生像曰早悅孫兵晚逃佛老勇撤舉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前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又曰此道自孟子後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就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

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

邵康節
名雍字堯夫諱康節

程子曰邵堯夫先生始學于百源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賢之先生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未嘗及四方遽可已乎于是走吳適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而歸曰道其在是矣蓋始有定居之意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既學力慕高遠謂先主之事爲可必致及其學益老德益進玩心高明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以達乎萬物之變然後浩然其歸在洛幾三十年始至蓬華環堵不蔽風雨躬爨以養其父母居之裕如講學于家而就問者日衆遠近必之先生之廬先生德氣粹然望之可知其賢清明坦夷洞徹中外羣居燕飲笑語不敢甚異于人顧所樂何如耳常行遊城中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惟喜尊奉其與人言必依于孝弟忠信樂道人之善而未嘗及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

所以厚風俗成人材者先生之功多矣。○謂周純明曰。吾從堯夫先生游。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惜其無所用于世。周曰。所言何如。曰。內聖外王之道也。○堯夫于物理上儘說得。亦大段漏洩他天機。○堯夫襟懷放曠。如空中樓閣。四通八達也。○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他便把這些事。便與堯舜三代一般。此等語。自孟子後。無人曾敢如此道語來。直是無端。又如言須信畫前。先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這箇意思。死右

世學錄

卷之五

郭廣節

李

未有人道來。○又詩。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堯夫病革。顧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今日無事否。答曰。你道生。姜樹上生的。我亦只得依你說。又詩云。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不止風月言皆有理。萬事皆出于理。自以爲皆有理。故要得從心妄行。總不妨。堯夫又得詩云。聖人喫緊些兒事。其言太急迫。此道理平鋪地放着。裏何必如此。○世之博文強識者衆矣。其終未有不

入于禪學者。特立不惑。子厚堯夫而已。然其說之流。亦未免于有弊也。○子厚堯夫之學。善自開大者也。堯夫細行或不謹。而其卷舒運用亦熟矣。

蔡謝氏曰。堯夫直是豪才。嘗有詩云。當年志氣欲橫秋。今日看來甚可羞。事到強爲終屑屑。道非心得竟悠悠。鼎中龍鼎忘看守。棋上山河廢講求。又有詩云。對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繫經綸。卷舒萬古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此人在風塵時節。便是偏霸手段。學須是天人合始得。又有詩云。萬物之中有一身。一身中有一乾坤。能知造化備于我。肯把天人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人從心上起經綸。天人安有兩般義。道不虛行。只在人問。此詩如何。曰。說得大體亦是。但不免有病。不合說一中分體用。又問曰。此句何故有病。曰。昔富彥國問堯夫云。一從甚處起。曰。公道從甚處起。富曰。一起于震。邵曰。一起于乾。問兩說如何。曰。兩說都得。震謂發生。乾

探本也。若會得天理，更說其一二。堯夫精易之數，事物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算得來無毫髮差錯。如指此一座，便知起于何時，至某年月日而壞，無不如其言。然二程不貴其術。堯夫喫不過一日間，伊川曰：「今歲雷從甚處起？」伊川曰：「起處起，如堯夫必用推算，某更無許多事。」邵卽默然。

和靖尹氏曰：「康節之學，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却小了他學問。」如陳叔易性理書要卷上

贊云：先生之學，志在經綸，最爲盡之。

張氏晦曰：「先生學無常師，廬于百源，覃思于易，夜不設寢，日不再食，三年而學以大成。王豫長于易，與之語，三日得所未聞。始大驚服，居洛清而不激，和而不流，遇人無貴賤，賢不肖一接以誠。長者事之，少者友之，善者與之，不善者矜之。安貧樂道，故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之學者與大夫之過洛者，莫不慕其風而造其廬，及接之久，察其所處，無不中于理，叩其所有，愈久而愈

新則皆心悅而誠服。

歐陽氏棐曰：「康節邵先生，嘗以爲學者之患，在于好惡先成乎心，而挾其私智以求于道，則蔽于所好而不得其真。故求之至于四方萬里之遠，天地陰陽屈伸消長之變，無所不可，而必折衷于聖人，雖深于象數，先見默識，未嘗以自名也。其學純一而不雜，居之而安，行之而成，平夷渾大，不見圭角，其自得深矣。」

朱子曰：「康節本是耍出來，有爲底人，然又不肯深性理書要卷上

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爲之，縱覺難，便攔身退。正張子房之流。○康節學于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劉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程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于溫

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毀之也。○問近日學者有厭拘檢樂舒放惡精詳喜簡便者皆欲慕邵堯夫之為人曰邵子這道理豈易及哉他腹裏有這箇學能包括宇宙終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放得下今人却恃箇甚後敢如此因誦其詩云。丹。星。辰。高。照。耀。皇。王。帝。霸。大。鋪。舒。可。謂。人。豪。矣。○邵堯夫詩雪月風花未品題此言事物皆有造化。○邵堯夫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首餘篇盡於七年間終集時玩侮一世只是一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之意或問康節詩曰施為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問千鈞弩如何曰只是不妄發如子房之在漢漫說一句當時承當者便須百碎。○康節詩云幽暗岩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鳳聖人道其常也只是就那光明處理會說與人那幽暗處知得有多少怪異。○朱子贊先生像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醉裏乾坤。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一終

一陰生于姤是為月萬言邵子能探陰陽消長之理而姤卦居先天圖之上故曰手探一陽生于復是為天根言邵子獨會陽長陰消之理而復卦居先天圖之下故曰足躡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二

諸儒二

呂大臨

呂大鈞

游酢

楊時

劉絢

李籲

呂進伯

刑明叔

范祖禹

謝良佐

楊國寶

周恭叔

尹焞

性理綜要

張繹

劉安節

朱光庭

馬伸

呂希哲

蘇昞

林大節

侯思聖

楊遵道

程門總論

羅從彥

龜山門人

李侗

胡亥

胡寅

胡宏

諸儒三

朱晦菴

張栻

蔡發

蔡元定

蔡沆

黃榦

陳安卿

輔漢卿

陳才卿

徐子融

余正叔

廖德明

李方子

方賓王

李燔

陳淳

趙師淵

性理綜要

朱熹

二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二

諸儒二 程子門人

呂大臨 字與叔

程子曰。呂與叔。閒居中。其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華陽范氏曰。呂與叔脩身好學。行如古人。

朱子曰。呂與叔惜乎。壽不永。如天假之年。必所見

又別。程子稱其深潛縝密。可見他資質好。又能

性理綜要

卷十二

二

三十五

涵養。某若只如呂年。亦不見得到此田地矣。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之德爲君子。柔爲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爲剛之德。相次可以爲學。若不剛。終是不能成。○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欽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此論最善。使假之年。必有可用。

呂大鈞 字和叔

程子曰。呂和叔在道擔當。其風力甚勁。然深潛縝密。有所不逮於與叔。

覺軒蔡氏曰。和叔明善志學。性之所得者。盡之於心。心之所知者。踐之於身。妻子刑之。朋友信之。鄉黨宗之。可謂至誠敬德矣。○和叔與人語。必因其可及。而論諸義。終經說得於身踐而心解。其文章不作。於無難。

巽之范氏曰。若性理學。身直張明正亮所行不二。

性理綜要

卷十二

二

三十五

於心。所知不二於行。其學以孔子下學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爲衆人沮之而疑。小辨奪之而屈。勢利刼之而回。知力窮之而止。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西山真氏曰。和叔爲人質厚剛正。以聖門事業爲已任。所知信而力可及。則身遂行之。不復疑畏。故識者方之季路。○又嘗作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二賦獻槩。可見其志矣。

游酢 字定夫

程子曰游酢非昔日之游酢也固是穎然資質溫厚諸西銘已能不逆於心言語外立得箇意思便道中庸矣楊時雖不逮酢然然然頴悟

龜山楊氏曰游定夫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一見謂其資可適道時明道兄弟方以倡明道學爲已任設庠序聚邑人子弟教之召定夫來職學事定夫欣然往從之得其微言于是盡棄其學焉○伊川稱定夫德宇粹然問學日進性理綜要 卷上 三 政事亦絕人遠甚於師門見稱如此其所造可知矣

朱子曰定夫清德重望皎如日星雖奴隸之賤皆知其流風餘韻足以師世範俗○定夫事業不得大施獨有中庸論孟說垂於世考其師友所稱味其語言所傳則夫造道之深流風之遠有可得而推者矣

龜山楊氏曰定夫自幼不羣讀書過目成誦比壯益自力心傳目到不爲世儒之習誠於中形諸

外儀容辭令燦然有文望之知爲成德君子也筮仕之初縣有疑獄一問得其情而釋之精鍊如素官者惠政在民戴之如父母故去則見思愈久而不忘若其道學足以覺斯人餘潤足以澤天下遭時清明不究所用士論共惜之

藍田呂氏曰日本中嘗以書問之云儒者之道以爲父子君臣夫婦朋友兄弟順此五者則可以至於聖人佛者之道去此然後可以至於聖人吾丈既從二程子學後又從諸禪老游則二者之

性理綜要 卷上 三 四

間必無滯悶敢問所以不同何也游答云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往年嘗見伊川云吾之所攻者迹也然迹安所從出哉要之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辦其同異不然難以口舌爭也 伊洛

楊時 字中立號龜山

武夷胡氏曰龜山天資夷曠齊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於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澹閑居和樂色笑可親臨事裁處不動聲氣與之游者雖羣居終日嗒然不語飲人以

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又曰：先生造養深遠，燭理甚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

行年八十，志氣未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嚮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咨訪，裨補必多。○公名最顯，垂範有詞，豈不見庸孔艱厥時，狂瀾奔潰，柱不敵邪說，害正倚門，則揮○問先生不欲爲市易官，辭不就，今謫中削去不就二字，何也？曰：只書差監市易務，公年將七十矣，卽市乘田委吏之，此意思渾洪，不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卑小官之意，自在其中，乃是畫出一箇活底龜山也。又問：詰果何求哉？心則遠矣，一句何也？曰：陶公是古之逸民也，地位甚高，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卽可知其爲人，而龜山之賢，可想見矣。世人以功名富貴累其心者，何處更有這般氣象？

呂氏本中曰：龜山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其涯涘，不爲崖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

繼母尤謹，熙寧中，旣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卽往從學，旣歸，閒居累年，沉浸經書，惟廣師說窮探力索，務極其趣，涵泳廣大，而不敢輕自肆也。本中嘗聞於先輩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終身無疾言遽色，先生實似之。朱子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問龜山晚年出處不可曉，其召也以蔡京然在朝亦無大建明，曰：以今觀之，則可以追咎

性理綜要

卷五

六

當時無大建明，若自家處之，不知當時所當建明者何事，或云：不過擇將相爲急，曰：也只好說擇將相固是急，然不知當時有甚人可做，當時將只說种師道相，只說李伯紀，然固皆當用之矣。又況自家言之，彼亦未便見聽，據當時事勢亦可爲者，不知有大聖賢之才如何耳。○問龜山當時何意出來，曰：龜山是時未免祿仕，故胡亂就之，苟可以少行其道，龜山之志也。當此之時，苟有大力量，咄嗟間真能轉移天下事，來得

也不枉。既不能然。又只隨衆鶻突。又曰。當一出。追奪荆公王爵。罷配享夫子。且欲毀劈三經板。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龜山亦謹避而已。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龜山之出。人多議之。惟胡文定之言曰。當時若能聽用決。須救得一半。

性理錄要

卷七

七

此語最公。

陳氏淵曰。明道在潁昌時。龜山先生因往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章氏憲曰。龜山先生嘗云。程門後來成就。莫踰王信伯。胡安國嘗薦其學。有師承。識通世務。使司獻納。必有補於聖時。

南軒張氏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須還孔子。吾人當學子路。如龜山晚年一出。不是道要官職。當

時意思。亦是要去其間救正。直到後來。圍城不知救正得如何。磨不磷。涅不緇。是聖人事。龜山自處地位太高爾。

劉絢 跋質夫

程子曰。游吾門者衆矣。而信之篤。得之多。行之果。守之固。若質夫者。幾希。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質夫之至。吾無疑焉。

西山真氏曰。劉質夫自髫鬣。卽事明道先生。程氏兄弟受學焉。所授有本。未所知造淵微。知所止。

性理錄要

卷七

李綱

人

三十一

矣。孜孜焉。不知其他也。天性孝悌。樂善而不爲異端所惑。故其履也安。內日加重。而無交戰之病。故其行也果。

覺軒蔡氏曰。劉質夫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時步不忘學。

李綱 字端伯

侯仲良曰。明道先生和平簡易。惟劉絢庶幾似之。伊川程氏曰。質夫於子爲外兄弟。同邑而居。同門而學。才器相類。志尚專一。予謂二子可以大受。

期之遠到而半年之間相繼以亡使予憂事道者鮮而悲傳學之難

覺軒蔡氏曰李端伯胸中闊肆開發與人交洞照其情不流時靡有爭遇事如控轡逐曲舞交屈折如意

西山真氏曰李端伯相聚之不久未見他操履然才識穎悟自是不能已也

呂進伯 那朋叔

程子曰呂進伯可愛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

性理綜要

那朋叔明辨有才氣其於世務練習蓋美才也

晚溺於佛所謂困窮至焉而已者可不惜哉

○范祖禹 字淳夫

程伊川曰昨在講筵曾說與溫公去更得范淳夫

在筵中尤好溫公彼時一言亦夫却道他脩史

自有門路頤應之曰不問有無門路但筵中須

得他溫公問何故頤曰自度少溫潤之色淳夫

色溫而氣和其人如玉尤可以開陳是非導人

主之意後來遂除侍講

西山真氏曰范淳夫嘗與伊川論唐事及為唐鑑盡用先生之意先生謂門人曰淳夫乃能相信如此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無他書惟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三代以來無此議論

○謝良佐 字顯道上蔡人

程子曰謝顯道為切問近思之學其才能充而廣之者也吾道有望矣○顯道因論求舉於方州

與就試於大學得失無以異遂不復計較明且

勇矣○良佐記問甚博曰賢者計得許多可謂

性理綜要

卷上

玩物喪志良佐身汗面赤曰此便是惻隱之心

○明道問顯道近日用心對曰近日只用何思

何慮一句曰有此理只是發得太蚤或問此語

後如何曰至今未敢道到何思何慮地位始初

進速後來遲十數年過如夢如挽弓到滿時愈

難開近來聞見知識却煞長○顯道別伊川一

年往見之伊川曰別後做得甚工夫曰只是去

箇矜字蓋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

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因語坐同志

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伊洛

胡氏曰學者必求仁。須將孔門問答仁處編類考察。體認一箇緊要處方可。若不實見得分明。則流爲釋氏龜山語至此更不說破。謂說時只是看前事。不如使人自體認。上蔡則不然。謂說後曉者。自是去做工夫。否則休耳。伊洛

先生曰。吾生平未嘗于人在書局。亦不謁政府。或勸之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命在。若性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若信得命。及使養

性理綜要

卷五

七

得氣不挫折。○武問先生於勢利如何。曰打透此關十餘年矣。○子發請教先生曰。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如子見齊衰章及師冕見章。一部論語只恁地看。○謝子見先生辭歸。尹子送焉。問曰。何以教我。謝子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譬如有服烏頭者。其始顏色筋力倍常。一旦烏頭力去。將如之何。尹子反以告夫子。夫子曰。可謂益友矣。伊洛

河東侯氏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

理會。事有不透。其類有泚。其慎。悱如此。○馮忠恕問陳叔易言。伊川嘗許良佐有王佐才。有諸曰。無此語。先生晚年。顯道來見。留十餘日。先生謂焞如見顯道。試問此來所得如何。焞卽往問焉。謝曰。良佐每嘗聞先生語多疑惑。今次見先生問語。判然無疑。所得如此。焞具以告先生。曰。某見得他也是如此。不聞有此語爾。

性理綜要

卷五

七

和靖尹氏曰。謝顯道習舉業。已知蔡往扶溝見明道先生受學。志甚篤。明道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朱子曰。上蔡爲人。英果明決。強力不倦。克已復禮。日有課程。所者論語說及門人所記遺語。皆行於世。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性理錄要

卷之三

三

嘗宰德安府之應城胡文定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介紹請以弟子禮見入門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闊肆善啓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某自少時妄意爲學卽賴先生之言以發其趣而平生所聞先生行事又皆高邁卓絕使人興起凜然常懼其一旦泯滅而無傳也○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問人之病痛不一各

此說是○明道以上蔡記誦爲玩物喪志蓋爲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鬪靡爲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爲已爲人之分○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稍頭低只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

性理錄要

卷之三

三

如專去理會刑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問上蔡議論莫太過曰上蔡好於事上理會理却有過處

○楊國寶 字應之

程子曰楊應之在交游中英氣偉度過絕於人未見其比可望以託吾道者○應之樂善尚德而議論不苟云以富文忠公處事猶不免有心如孫敏操行不端石守道行多詭激特以二人附已乃薦孫敏可代已守道可在臺諫又如劉源

父文學絕人而以喜訕韓富亦加摯抑凡此之類未免有心況當人乎

覺軒蔡氏近思錄錄曰楊應之勁抵不屈自爲布衣以至官於朝未嘗有榮於人亦未嘗假人以言色篤信好學至死不變

○周恭叔

和靖尹氏曰周恭叔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然一室未嘗窺牖約讓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

做不得此事。

○尹焞

字彥明號和靖

馮氏忠恕曰。和靖言嘗侍坐伊川。問曰。張繹每聞先生語。往往言不解悟。焞聞先生語。須再三尋思。或更請問。然後解悟。然他日持守。恐繹不及焞。伊川以爲然。

呂氏稽中曰。尹和靖應進士舉。策問議誅元祐貴人。和靖曰。意尚可以于祿乎哉。不對而出。告於程子曰。吾不復應進士舉矣。程子曰。子有母在。惟理終要。

卷三

五

和靖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爲善養。不知汝以祿養。於是退不復就舉。程子聞之曰。賢哉母也。○大觀中新學自興。有言者曰。程頤偶爲異端。尹焞張繹爲之左右。和靖遂不欲仕。而聲聞益盛。德益成。同門之士皆尊畏之。伊川曰。我死而不失其正。尹氏子也。○紹興中。朝廷令守臣以禮敦遣先生。辭不得已。乃至國門。猶引前說。辭云。列之經筵。陳說上側。守其師法。則亂聖聽。趨時苟合。則負素志。此其所以被寵若驚。進退

失據者也。至二十狀。不允。乃受命入對。

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開悟啓發之功。滿朝注想。如待神明。然亦無大開發處。是時高宗好看山谷詩。尹云。不知此人詩有何好處。陛下看他作什麼。只說得此一言。亦何能開悟人主。大抵解經固要簡約。若告人主。真能反覆開導。推說處。使人主自警省。蓋人主不比學者。可以冷他法思量。如孔子答哀公顏子好學之問。與答季康子詳略不同。此告君之法也。○和靖當經筵。都說不出。張魏公嘗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此孟子至論。

卷三

五

和靖曰。未是。張曰。何者爲至。和靖曰。好善優于天下。爲至。張初不喜伊洛之學。此語極中其病。然正好發明。惜但此而止耳。○程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者。其學于夫子。而有得于敬之云乎。何

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和靖在聖門真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自其上者言之有明未盡處自其下者言之有明得一半便謂只是如此尹氏亦只是明得一半便謂二程之教止此孔孟之道亦只是如此惟是中人之性常常要着力照管自家這心要常在須是窮得透徹方是。○問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惟理緒要。○卷主。○七

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

西山真氏曰尹和靖莊正仁實不欺闇室其于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

○張繹 字思叔

覺軒蔡氏曰張思叔因讀孟子慮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始有得處後更窮理造微少能及之者。

○劉安節 字元永

覺軒蔡氏曰劉安節貌溫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

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怒色志辭其與人游常引其所長而陰覆其不及。

西山真氏曰劉安節天資近道而敏于學問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沉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于是有得常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迺若異端則有間矣。

景衡許氏曰公守饒州後移知宣州去之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壽以爲吾州自范文正公性理緒要。○卷主。○七

後惟劉公而已所治二州民有訟者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屬者將恕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解去。

○朱光庭 字公休文公父也

淳夫范氏曰朱光庭初受學于安定先生告以爲學之本主于忠信既終身力行之及見二程先生而聞格物致知爲進道之門正心誠意爲入德之方服行其教造次不忘嘗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惟孔孟爲然故力排異端以扶聖

道○公按調萬年主簿數次邑事邑人謂之明鏡時程伯淳主郭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公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伊洛

神宗問中外有所聞乎光庭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故有便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者則天下均被其福

是時王安石行青苗等法

○馬伸

字時中東平人

真西山曰崇寧中禁元祐學姦人用事出其黨為諸路學使專糾其事伊川之門學者無幾雖宿

性理錄要

卷三

馬伸

左

素從游聞以趨利叛去時中方自吏部求為西京司法曹事統然為親依之計至則因張繹求見先生辭焉時中曰使伸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于死乎先生聞而歎曰此真有志者遂引而進之自爾出入凡三年公暇雖風雨必一造焉靖康初為御史以論注黃誤國貶濮州監酒死嘗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且向時溝壑乃吾死所也故其臨事奮不顧身如此又嘗曰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為心則為

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為念則為妻子所累道是不可行也

覺軒蔡氏曰馬時中天資厚重雖勇于為義而恥以釣名居朝凡所建明輒削其藁故人少知者

○呂希哲

字元明號萊陽

西山真氏曰呂希哲從安定胡先生于大學與程先生並舍察其學問淵源非他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知見日益廣大務略去枝葉一意涵養直截徑捷以造聖人為說書三年日夕勸導

性理錄要

卷三

呂希哲

辛

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心正意誠天下自化不假他術其行已務自省察校量以自進益晚年嘗言十餘年前在楚州橋壞墮水中時覺心動數年前大病已稍勝前今次疾病全不動矣其自力如此嘗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絲毫不盡則慊于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仙源嘗言與侍講為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榮陽

公處身如此而每歎范內翰以為不可及。○榮陽公與諸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從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辭甚好云勤于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伊洛

○蘇昞字李明

胡氏曰李明從橫渠最久以其文釐為七十篇自謂最知大旨及後來坐上書邪黨却是未知橫渠橫渠在館中半年即去後十年復召用之不知其理綜要

半年又去只為道不合即去也李明越職上書得罪甚重亦必有非所宜言者矣。伊洛

呂氏大忠曰蘇李明德性純茂強學篤志

○林大節侯師聖 楊遵道

程子曰林大節雖差魯然所問便能躬行

武夷胡氏曰侯師聖安于羈苦守節不移固所未有至于講論經術則貫通不窮商確時事則纖微皆察

覺軒蔡氏曰楊遵道孝友和易中外無間言平居

無喜愠色與人辨論綱振條析發微指極水解的破聞者欲登退而察其私言若不能出諸口蓋度不身踐不苟言也

○程門總論

程子曰與范異之語聞而多疑者先人也與呂與叔語宜嫌而信者致誠也尹焞魯張繹俊俊恐過之魯者終有守也○尹張見先生曰二子子顧之言如何尹子曰聞先生之言言下領意焞不如繹能終守焉焞不如粹先生欣然曰各守其病

性理綜要

卷五

七

上蔡謝氏曰黃在平程先生門下明道最愛中立伊川最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武夷胡氏曰河南三程先生得孟氏不傳之學于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弟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龜山楊中立三人是也

明道每言楊君聰明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洛歸見學者凋落多從佛學獨

先生與謝久不變因歎曰學者皆流于夷狄矣
惟有楊謝二君長進

朱子曰問郭冲晦如何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
固但見識不及如連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
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
子後來語孟中庸說猶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
皆才高人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
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說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
似連山輩立論可駭也○學者氣質上病最難

性理錄要

卷三

三

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
不及皆是氣質上病○思叔持守不及和靖乃
伊川語非特爲品藻二人蓋有深意和靖舉以
語人亦非自是乃欲人識得先生意耳若以其
自是之嫌而不言則太不是將無處不窒礙矣
○又問嘗見震澤記善錄彼親見伊川何故如
此之差曰彼只見伊川面耳○問和靖立朝議
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
說面養持守處分外親切問龜山立朝却有許

多議論白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龜山少年
未見伊川時先生有莊刻等文字後來雖見伊
川然而此念熟了不覺時發出來游定夫尤甚
羅仲素時復亦有此意○韓退之云孔子之道
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
其爲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
已所以學貴公棄茲觀求一箇得當處不貴徒
執已自用

性理錄要

卷三

三

南軒張氏曰上蔡偏處雖多惟其勇故其工夫亦
極渾龜山天資粹美矯厲之功少而涵養之功
多若講先生則亞乎二公也

○羅從彥

字仲素號豫章文質

延平李氏曰羅先生少從審律先生吳國華學後
見龜山乃知舊學之差三日驚汗浹背曰幾枉
過了一生於是謹守龜山之學數年後方心廣
體胖○先生性明而脩行全而潔充之以廣大
體之以仁慈精深微妙至漢唐諸儒無

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
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伊洛
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見識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
以質所疑

陳幾叟曰仲素從龜山龜山以饑者甘食章令之
思索且云皆語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
素思之累日疏其義以呈曰飲食必有正味饑
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
不悅于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入皆可爲矣何
性理錄蒙
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于心害上
一着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
此語凡世之所嗜好一切禁止故學問日新尤
不可及自非龜山抽關啓鑰而仲素于言下省
悟何以臻此

朱子曰龜山先生唱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
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
已○楊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
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

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黃直卿曰程先生剖析毫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
索本原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于世況羅先
生于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
以見其氣象則初無害于未發蘇季明以求字
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
也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轍君子矣厥後
朱子又得李公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
性理錄蒙
之如泰山北斗者其端皆自公發之所著遵堯
錄八卷其書四萬言大要謂堯祖開基列聖繼
統若禹舜遵堯而不變至元豐改制皆自王安
石作俑創爲功利之圖浸兆裔夷之侮是其畝
畝不忘君之心歟

周氏坦曰羅先生遵堯錄一篇理亂安危之大者
公之學其明體適用略可推矣
李侗
字愿中號延平論文肅

朱子曰先生少游鄉校有聲已而聞郡人羅仲素

得河洛之學于龜山之門。遂往學焉。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何如。而求所謂中者。若是者。蓋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由是操存益固。涵養益熟。精明純一。觸處洞然。泛應曲酬。發必中節。故其言曰。學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徒步而形勢不同。不拘以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于世。而未嘗輕以語人。所謂依乎中庸。邈世不見者。先生庶幾焉。○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純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愉愉。于事若無其可。否及其酬酢一變。斷以義理。則有二。然不可犯者。○先

君子嘗與鄧廸大啓語及先生。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先君子深以爲知言。○問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況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時面盎背。自然不可及。○先生潛養思索。他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先生居處有常。不作費力事。所居狹隘。屋宇卑小。及子弟漸長。遂間接起。又接起廳屋。亦有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小書室。然甚整齊。蕭灑安物。皆有常處。其制行不異於人。亦嘗爲任希純教授。延入學作職事。居常無甚異。同稱如也。真得龜山法門。○先生說一步是一步。如說仁者其言也。詎其當時爲之語云。聖人如天覆萬物。曰。不要如是廣說。須窮其言也。詎前頭如何。要得一進步處。○問延平先生何故驗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亦是此意。○論李先生

之學常在目前。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舊見先生說。少從師友。幸有所聞。中間無講習之助。幾成廢墜。然賴天之靈。此箇道理。時常在心。目間未嘗敢忘。此可見其持守之功矣。然則所見安得而不精。所養安得而不熟。耶。○文公與先生書。謂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議論及此。○祭先生文曰。道喪于載。兩程勃興。有的其緒。龜山是承。龜山之南。道

胡安國

字康侯。號武夷。諡文定。

公爲荆南教授。除太學錄學生。劉觀石公揆。輕俊有名。試選屢居上游。一旦觀爲人代筆。事覺。公揆薄游成訟。逾告期不歸。爲之遊說者甚衆。公正色曰。錄以行規矩爲職。職不能守。奚以錄爲。且二人者。果佳士。而所以爲如此。亦何足恤。衆不能奪。竟致之法。○詔旨舉遺逸。公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時蔡京已要公不爲。已用于是。屬吏李良輔。徑訴于朝。稱二人者。范純仁之客。而鄧浩所請託也。二人大怒。改良輔合入官。命湖南提刑司置獄推治。人皆爲公膽落。而會公孝廣來。唁公。退謂僚佐曰。胡提舉疑然不動。賢于人遠矣。○上以左氏傳付公。點句正音。公奏曰。春秋乃仲尼之經。實經世大典。義精理奧。尤難窺測。今方思濟艱難。豈于理戎禦侮之際。虛費光陰。耽味文采而已乎。陛下必欲削平僭暴。恢復寶圖。使亂臣賊子懼而不作。莫若儲心仲尼之經。則南面之術盡在是矣。○公嘗奏曰。由臣愚陋。致朝廷侵紊。官制既失。其職當去。甚

明且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折其說蓋權宜廢置非所施于君父春秋大法尤謹于此臣方以春秋進讀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縱臣無恥公論謂何○胡康侯自壯年卽有服膺春秋之志嘗曰六籍惟有此書出于先聖之手乃使人主不得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用夷變夏殆由此乎於是潛心刻意哀古今諸儒所著述無慮百家片言之善采拾靡遺害義切深必加辨正或去或取無一毫好惡之性理總要 卷主 聖

偏蓋準之以語孟權衡之以五經證據之以歷代之史窮研玩味游泳沉酣者三十年而書始就○公嘗答曾幾書曰窮理盡性乃聖門事業物物而察知之始也一以貫之知之至也來書以五典四端每每擴充亦未免物物致察非一以貫之之要是欲不舉足而登太山也伊洛

上蔡謝氏嘗與朱震曰胡康侯正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也使其困厄如此乃大將降大任焉耳

河東侯氏曰視不義富貴如浮雲者當今天下胡康侯一人耳

朱子曰公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亦無所愧于古人○問文定却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資質好然在大學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其學問多得穎昌靳裁之啓發又曰後來得之上蔡者性理總要 卷主 聖

多○問文定大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却信得于已者可以施于人學于古者可以行于今其他人皆謂得于已者不可施于人學于古者不可行于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之仲舒較淺仲舒比以古人又淺

南軒張氏曰文定雖不及河南之門然與游楊謝遊而講于其說其自得之與在于春秋被遇明時執經入侍正大之論竦動當世所以扶三綱明大義抑邪說正人心亦可謂有功于斯文矣

○胡寅 字明仲號致堂安國長子

朱子曰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常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陳了翁奏壯等可謂豪傑之士也

○胡宏 字仁仲號五峯安國季子

朱子曰五峰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疑議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爲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問知言論中誠仁如何因中諸性之道言未發也

性理綜要

卷五

論學

三

三

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問道字疑可改爲德字曰亦可一云但言其自然則謂之道言其實贍則謂之德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以與叔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呂休恭云知言勝正蒙似這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伊川初嘗言曰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後復曰此說未當五峰却守其前說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將心性二字對說知言中如此處甚多○知言云

性理綜要

卷五

論學

三

三

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卽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唯伊川性卽理也一句甚切至○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爲有善惡故有好惡善惡序重好惡字輕君子順其性小人拂其性五峰言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是好入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亦是性也可乎如齊王愛牛此良心之苗裔因私欲而見者只就齊王身上說若施之他人則不可○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蓋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

南軒張氏曰先生玩心神明不捨晝夜力行所知親切至到析太極精微之旨窮皇王制作之原總事物于一原貫古今于一息指人欲之偏以見天理之全卽形而下者而發無聲無臭之妙使學者驗端倪之不遠而造高深之無極體用

該備可舉而行。先生之于斯道，可謂見之明而擴之至矣。○知言一書，乃其平日之所自著，其言約其義精，誠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也。

諸儒三

○朱晦菴

名熹，字元晦，後更曰仲晦，諡曰文公。

屏山劉氏作元晦字詞曰：木晦于根，春容曄敷，人晦于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若虛，不斥厥名而傳于書，雖百世之遠，猶其氣象如顏如愚。自諸子言志，回欲無伐，一宣于

理綜要

卷十一

臺

三十三

言終身弗越。陋巷闇然，其光烈烈，從事于茲，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身則三。來輔孔門，翺翔兩駿，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講磨，融融熹熹，真聰恢聞如源之方駛，望洋渺瀰，老我縮氣。古人云：不云乎？純亦不已。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充之益充，借曰合矣，宜養于蒙，言而思，愆動而思，噴凜乎惴惴，惟顏曾是畏。其後以元

爲四德之首，不敬當運更日仲。

延平李氏曰：元晦進學甚力，樂善畏義，吾黨鮮有

又云：此人極穎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渠所論難處皆是操戈入室，須從源頭體認來。所

以好說話，某昔于羅先生得入處，後無朋友，幾放倒了，得渠如此極有益。渠初從謙開善處下

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認難，見儒者脉路，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

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于此。初

講學時，頗爲道理所傳，今漸能融釋于日用處。

性理綜要

卷十一

諸儒三

臺

四

一意下工夫。若于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在日用處，熟若靜處有而動處無，卽非矣。

朱子自題畫像曰：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

之府。是予蓋將有意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奉前列之遺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幾

乎斯語。

勉齋黃氏曰：先生自少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先生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延平于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誰與倫比又曰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怠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慢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

性理綜要

卷三

三

故存此心于齊莊靜一之中窮此理于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于行行者未嘗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謹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見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得于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

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屢險而易本未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

性理綜要

卷三

三

與入德之門造道之因者既以極深研幾探賾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從游之士述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于言進道難則憂形于色講論經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樞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辭之傳流及海外至于失所亦知慕其道痛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蓋其書私淑諸人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于人者深矣繼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幾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繆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焉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先生平居惓惓無一念不在于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戚慨

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屬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屬纊不十年間歷仕四朝仕于外者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果齋李氏曰先生之主敬也一其內以制乎外齊其外以養其內內則無二無適寂然不動以爲酬酢萬變之主外則儼然肅然終日若對神明而有以保固其中心之所存及其久也靜虛動直中一外融而人不見其持守之力則篤敬之驗也又曰先生訂正羣書立爲準則使學者有所據依循守以入于堯舜之道此其動烈之尤彰明盛大者語孟學庸先生蒐輯先儒之說而斷以己意彙別區分文從字順妙得聖人之本旨昭示斯道之標的使學者先讀大學以立其規模次及語孟以盡其蘊奧而後會其歸于中

庸又嘗集小學使學者得以先正其操履集近思錄使學者得以先識其門庭羽翼四子以相左右蓋此六書者學者之飲食裘葛準繩規矩不可以須臾離也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其于易詩禮三經具列註疏諸儒之說補其闕遺而析其疑晦雖不克就而宏綱大要固已舉矣謂春秋正義明道尊王賤霸尊君抑臣內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之例謂周官編布周密周全運用天理熟爛之書性理綜要卷五

學者既通四子又讀一經而遂學焉則所以治國平天下者思過半矣謂通鑑編年之體近古因就繩以策牘之法綱倣春秋而兼採羣史之長目倣左氏而稽合諸儒之辨褒貶大義褒乎烈日秋霜而繁簡相發又足爲史家之軌範謂諸子百家其言多詭于聖人獨韓子論性專指五常最爲得之因爲之考訂其集之同異以傳于世而屈原忠憤千古章句亦頗爲發明其旨樂律久亡清濁無據亦嘗討論本末探測幽眇

雖未及著爲成書而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夫折世學之繆辨異教之非擣其巢穴砭其隱微使學者由于大中至正之則而不躋于荆棘獲阱之塗摧陷肅清之功固非近世諸儒所能髣髴其萬一也○至于晚歲德尊言立猶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歉然有不足之意洙泗以還博文約理兩極其至者先生一人而已○昔者易更三古而混于八索詩書煩亂禮樂散亡而莫克正也夫子從而贊之定之刪之正之又作春秋六經始備以爲萬世道德之宗主周程張子其道明矣然于經言未暇釐正先生于是考訂訛謬探索深微總裁大典勒成一家之言仰包粹古之載籍下採近世之文獻集其大成以定萬世之法然後斯道大明如日中天有目者皆可睹也夫子之經得先生而正夫子之道得先生而明起斯文于將墜覺來裔于無窮雖與天壤俱敝可也

北溪陳氏曰先生道巍而德尊義精而仁熟立言

平正溫潤精巧的實徹人心。洞天理達羣哲會百聖粹乎洙泗伊洛之緒。凡曩時有發端而未竟者。今悉該且備。凡曩時有疑辨而未瑩者。今益信且白。宏綱大義如指諸掌。掃千百年之緣誤。爲後學一定不易之準。則辭約而理盡。旨明而味深。而其心度澄朗。瑩無查滓。工夫縝密。渾無隙漏。尤可想見于辭氣間。故孔孟周程之道。至先生而益明。所謂主盟斯世。惟先生一人而已。

性理綜要

卷五

朱熹

聖

三

鶴山魏氏曰。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爲之君師。以任先覺之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爲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則有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以盡其所當爲之分。然後天衷以位。人極以立。萬世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訕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古如一日也。○國朝之盛。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極曰誠。曰仁曰道。曰忠曰恕。曰性命曰

性理綜要

卷五

朱熹

聖

三

氣質曰。天理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而千數百年。習浮腫陋。莫如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疴之開。大寐之醒。○首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悉爲之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迨屈韓之文。周程張邵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燦然中興。學者習其書。推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于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蓋至近而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寵者之安于卑也。○帝王不作。而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

草廬贊曰。義理玄微。蠶絲牛毛。心胸恢廓。海闊

天高豪傑之才。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考亭上封事。首人君當講明大學之道。次言君父之仇。所當復三言。本原之地。在朝廷。要之三。劄不出封事之意。及論唐仲友贓事。朝廷奪其新命。授之考亭。以爲踐田。奪牛辭不受。

○張栻

字敬夫。號南軒。諡宣。

朱子曰。南軒張公。生有異質。穎悟風成。忠獻愛之。自其幼學。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義之實。既長。命往從胡仁仲之門。問程氏學。先生一見。知性理。終要

卷三

聖

其大器。卽以所聞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公退而思。若有得也。以書質焉。而先生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公以是益奮勵。直以古之聖賢自期。○學莫先于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爲而爲之也。一有所爲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公矣。嗚呼。至哉言也。其可謂擴前聖所未發。而同于性善養氣之功矣。

朱子曰。孟子沒。義利之說。不明于天下。董仲舒諸

葛亮兩程先生。屢發之。而世之學者。莫之能信。自衛國張獻公。倡明大義。以斷國論。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託于空言。見諸行事。雖若不同。而于孟子之書。董子諸葛程氏之意。則皆所謂千載一轍者。○又曰。敬夫問學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表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南軒見處。如架屋相似。大間架已就。只中間少裝折。

性理終要

卷三

雲

朱子贊先生像曰。擴仁義之端。至而可以彌六合。謹義利之判。至于可以析秋毫。拳拳乎其致主之功。汲汲乎其幹父之勞。屹屹乎其仁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爲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之姿。旣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于此者。尚有以卜其是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祭曰。惟公家傳忠孝。造道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治民以寬。事君以敬。

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而言可盡也聞公之臨絕手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得正而斃者又凜乎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于宸聰

伊洛

呂東萊曰公在三之義上通于天養其心承其業

油油翼翼左右彌縫不以存沒爲二者公之事親也念大恩之莫報咎誠意之未孚雖身在外心靡不在王室鞠躬盡瘁唯力是視不以遠近

性理綜要

卷五

三

三

三

爲間者公之事君也義理之大一識所歸永矢靡他至于參觀徧考公而且博未嘗如世俗學一先生之言暖曖昧昧不復廣求其進學之力不以存亡爲勤惰者公之事師也公之此心蓋未嘗死我雖病廢猶有尊足者存亦安知不能追申徒而謝子產耶

伊洛

○蔡發字神興以下朱子門人

朱子曰蔡神與博學強記高簡廓落易象之文地理之說無所不通

黃氏瑞節曰蔡氏祖子孫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干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人所及

○蔡元定

字季通號西山

先生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聞朱子名往師之朱子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者必俾先從

性理綜要

卷五

三

三

三

元定就正焉從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連疏詆朱子併及元定謫道州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朱子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坐客興歎有泣下者元定不異平時朱子喟然歎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朱子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朱子疏釋四書及爲詩傳通

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朱子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季通承父志學行之餘尤邃律曆討論定著遂成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成法○季通有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窮之辨

勉齋黃氏曰晦翁先生之門從游者多矣季通之來先生必留數日往往通夕對牀不暇寢從先生游者歸必過其家聽其言論不忍去法皆充性理綜要卷三 蔡沈 三九

然有所得也其負英邁之氣蘊該洽之學智極乎道德性命之原行謹乎家庭唯諾之際于先生之門傑然者矣
西山真氏曰季通師事文公文公顧曰季通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子不得聞者必以語季通焉異篇與傳微辭遂旨先令討究而後折衷先生于經無所不通嘗語三子曰淵汝宜紹吾易學曰沉汝宜演吾皇極數而春秋則以屬知方焉

云莊劉氏曰季通天資高聞道早處家以孝弟忠信儀刑子孫而其教人也以性與天道爲先自本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興起晚年接引後學亦無隱焉

○蔡沈 字仲默號九峯

西山真氏曰仲默自勝衣起拜入則服膺父教出則從晦菴游晦菴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環胝門下生求可付者遂以屬仲默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西山獨心得之然未及論性理綜要卷三 蔡沈 三九

著亦曰成吾書者沈也

東士英言行錄曰仲默年僅三十卽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平居仰觀俯察默坐終晷瞭然有見于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反求諸躬萬理具備信前聖之言不予欺也○仲默父師之託稟凜焉常若有負蓋沉潛反覆者數十年然後克就其于書也考序文之誤討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洪範洛誥秦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其于洪範數也謂體天地

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象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耦奇者數之所以立耦者象之所以在故二四而入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之爲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仲默于二書闢發幽微至于如此真不愧父師之託哉

○黃幹

字直卿號勉齋

朱子曰直卿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斯道有望于直卿者不輕○朱子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幹

惟理錄要

朱子

禮記

奎

蔡成朱子見而喜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他日當取所編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倣此更定之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幹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無憾矣伊洛又曰南軒云亡吾道益孤朋友亦難得十分可指擬者黃直卿董氏訥曰勉齋先生得紫陽之正傳造詣精深而見于講說者特簡易明白的當痛快讀之使人興起

○陳安卿

朱子曰陳安卿論顏子卓爾之說甚善論大本達道意甚備若得不客已處卽自可以默會矣又曰如公所學已見本原所闕者下學之功耳自是所問皆切要語伊洛

○輔漢卿

朱子曰輔漢卿身在都城俗學聲利場中而能閉門自守味衆人之所不味更幾勉力卒就大業

○陳才卿

惟理錄要

朱子

禮記

奎

朱子曰陳才卿一室蕭然有以自樂令人敬歎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爲可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舍者

○徐子融 余正叔

朱子曰徐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大率志氣剛決痛快無支離纏繞之弊○余正叔在此無日不講說終是葛藤不斷也正叔的道理儘自穩實

○廖德明

字子晦

朱子曰。廖明德學有根據。爲政能舉先王已墜之
典。以活中路無告之人。固學道愛人之君子。所
樂聞而願爲者。○公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謝
之。公曰。此國家公器也。悉不啓封還之時。盜陷
桂陽。迫詔。詔人懼。德明燕笑自如。遣將馳繫親
持小麾督戰。大敗之。乃分成守。遠斥堠。明審賞
罰。宣布威信。詔晏然如平時。

○李方子

字正叔。號果齋。

朱子曰。觀公晦爲人。是寒暑俱忘。其要規矩
準繩。參差。

卷五

李方子

臺

三

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齋語人曰。吾子問學
雖未能周盡。然幸于大本有見。處此心常覺泰
然。不爲物欲所潰耳。伊洛

○方賓王

朱子曰。方賓王爲學之意。親切的當。而不失其序。
近日所是朋友。講習未能及此者。

○李燭

字敬子。

敬子屢召不起。史臣李心傳薦爲當會第一人。尤
江蔡念成亦稱敬子心事。有如秋月。絕無瑕翳。

先生嘗自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爲職事。方
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又曰。
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
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因誦古
語曰。分之所定。一毫躋攀不上善處者。退一步
耳。故燔處貧賤患難。若平素不爲動。被服布素。
雖貴不易。居家講道。學者宗之。與黃幹竝稱曰。
黃李。伊洛

○陳淳

性理錄要

卷五

陳淳

臺

三

陳淳嘗以天理人欲。分數而念賓主進退之幾。如
好好色惡惡臭。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必使是
是非非。如辨黑白而後已。

○趙師淵

號訥齋。

朱子答其書曰。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
生活者。亦恐反遲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
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伊洛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二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三

諸儒四

呂祖謙

陸九淵

真德秀

王柏

魏華父

許衡

吳澄

學一

小學

總論為學之方

性理綜要

卷之十三

一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三

諸儒四

呂祖謙

字伯恭號東萊諡曰成

朱子曰問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

曰然○其嘗謂人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過

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東萊先讀其多所以看難看服讀書須是以經

為本而後讀史○讀史以爲司馬遷行夏之語

乘殷之弊○讀史之要當得聖人爲邦之說非漢

儒所及此亦衆人所共知何必馬遷然遷之學

雖兼說仁義節力兼用權謀功利夫聖賢以六

經垂訓兩若丹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體

義不於六經而及取諸賸陋之子長亦惑之

甚矣○贊先生像曰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

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足以尊王而庇民

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

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而

莫覩其矚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

此而復見之焉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西山真氏曰呂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聞

釋河洛之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

英才有數世之澤及慶元初尊臣始竊大柄大

愚以一太府丞抗疏顯斥其姦通鑑宋寧宗慶元元年二月

右丞相趙汝愚四月安置太府寺丞呂祖俊于

紹州初祖俊上疏訴愚之忠不當罷斥語侵

侂胄有旨祖俊朋比罔上送紹州安置祖俊

曰四世變有所推折大其素願者固不足言

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孤忠廉然之死不悔

亦私心也竟死于貶所孤忠廉然之死不悔

其晚年義精仁熟有成公之風焉

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謚文安

朱子曰子靜說克己復禮云不是克去己私利欲

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其嘗代之

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絕耳因言

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某向

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見某曰邪意見不邪

有正意見不可無議論則不可不議論大學不

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物去擇乎

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要無私

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陸子靜說告子也高

也是他尚不及告子告子將心硬制得不動陸

遇事未必皆能不動○向來見子靜與王順伯

論佛云釋氏與吾儒所見亦同只是義利公私

之間不同此說不然如此却是吾儒與釋氏同

一箇道理若是同時何緣得有義利不同只彼

源頭便不同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

子靜說話當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

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家所

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鍼度與人他禪家

自愛如此其會說精神亦感發人只是無底單

子靜說良知良能四端等處且成片舉以經語

不可謂不是但說人便能如此不假脩為存養

此却不得然非生知安行者豈有此理便是生

知安行也須用學大抵子思說率性孟子說存

心養性大段說破夫子更不會說只說孝弟忠

信篤敬蓋能如此則道理便在其中矣○子靜

云涵養是主人翁省察是奴婢陳正已力排其

說曰子靜之說無定常今日之說自如此明日之說自不如如此大抵他只要拘才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但是涵養若有人向他說涵養也又言須是省察以勝之自渠好爲呵佛罵祖之說致令其門人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問象山道當下便是回看聖賢教人曾有此等語無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做去所謂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須是先克去己私方得大抵今之爲學者有二病一種只當下便是底一種便是如公平日所習底却是這中間一條路不會有人行得而今人既不能知但有聖賢之言可以引路聖賢之言分分曉曉八字打開無此子回互隱伏說話○問君子喻于義伊川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于義利喻而好者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竟伊川說占得多

真德秀

字景元後更希元號西山益文忠

勉齋黃氏曰西山在朝屢進危言力扶大義公論

藉以開明善類爲之踴躍○公直學士院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爲師後罷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李直卿曰朱子沈潛乎性命發越乎詞章先生心得其傳汪洋乎翰墨沈潛乎仁義所入雖不同其見于道一也朱子之道不盡行于時故私淑諸其徒先生之道方大顯于世蓋將公利澤于民物所遭雖不同其本教萬世亦一也

斯焉

史傳云自韓侂胄立僞學之名以錮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禁錮以絕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

王栢

字令之

公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

魏華父

字了翁號鶴山諡文靖

邵菴虞氏曰魏華父起于白鶴山下奮然有以倡其說于推廢之餘拯其弊于口耳之末故其立朝倦倦焉以周程張朱四君子爲請尊其統而排其僭非直爲之名也

魏華父

字了翁

號鶴山

諡文靖

卽物窮義反身以求仁審夫小學文藝之細以推乎典禮會通之大本諸平居屋漏之隱而充極于天地鬼神之著嚴嚴然立朝之大節不以夷險而少變而立言垂世又足以作新乎斯人蓋庶幾乎不悖不惑者矣○近世之弊好爲鹵莽其求于此者或未切于身心而攷諸彼者曾弗及于詳博于是傳註之所存者其舛譌抵牾之相承既無以明辨其非是而民物度數之幸在者又不察其本原誠使有爲于世何以徵

聖人制作之意而爲因革損益之器哉魏氏又有憂于此也故其致知之日加意于儀禮周官大小戴記及取九經注疏正義之文據事別類而錄之謂之九經要義其志將以見夫道器之不離而有以正其臆說聚訟之惑世此正張氏以禮爲教而程氏所以有徹上徹下之語者也

許衡

字平仲號魯齋諡文正

牧菴姚氏曰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其教人也由小學四

傳事

字平仲

號魯齋

諡文正

七

書講貫之精而後及于易詩書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訓于易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慚德焉○先生自得伊洛之學水釋理順義如芻豢嘗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其恭儉正直出于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饑渴于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自然人皆

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于天德

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已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于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

性理錄要

卷之八

八

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疑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人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于聖賢之遺言然淳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

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于體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于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發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

吳澄

字幼清號草廬諡文正

邵菴虞氏曰先生之生災運垂息自其髫髯特異常人得斷簡千衆遺發新知于卓識盛年英邁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蓋不可禦也推折窮山壯志莫遂艱難避地垂十數年其所以自致于

性理錄要

卷之九

九

聖賢之道者日就月將矣歷觀近代進學之勇其孰能過之○許文正公爲祭酒門人守其法久之浸失其舊先生繼至深憫乎學者之日就荒唐而徒從事于利誘也思有以作新之于是六館諸生以次授業晝退堂後寓舍則執經者隨而請問先生懇懇循循其言明白痛切因其才質之高下聞見之淺深而開導誘掖之使其刻意研窮以究乎精微之蘊反身克治以踐乎進修之實講論不倦每至夜分寒暑不廢○先

生嘗與人曰。天生豪傑之士。不數也。夫所謂豪傑之士。以其知之過人。度越一世。而超出等夷。戰國之時。孔子之徒盡矣。充塞仁義。楊墨又滔滔也。而孟子生乎其時。獨願學孔子。而卒得其傳。斯曠古一人而已。真豪傑之士哉。孟子沒于有餘年。而周程張邵一時迭出。非豪傑其孰能與于斯乎。又百年。朱子集數子之大成。則中興之豪傑也。以紹朱子。而任者果有其人乎。

揭傒斯曰。先生磨礪大經。陳繡百氏。綱明目張。性理精要。卷之三。十一。三

禹之治水。雖未獲任。若之政。而著書立言。師表百世。豈一才一藝所可得哉。

揭氏後斯曰。元文敏公明善。以誠自命。問易詩書春秋。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學一

小學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傳傳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游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古之人自能食

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于內。衆口辯言。鑠于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當。故養正者。聖人也。

朱子曰。自入小學時。已自知許多事了。至入大學時。只要做此工夫。令人全未曾知此。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今人只去事上理會。○古人小學中。禮樂射御書數都

性理精要

卷之三

十一

七

學了。及長。復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失了。要補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小學却未嘗得敬。敬已是包得小學。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雖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敬不得。如堯舜也。終始是一箇敬。○嘗訓其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

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
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
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
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古
人于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
上面點化此精彩古人自能食能言便已教了
一歲有一歲工夫到二十時聖賢實質已自有
二三分大學只出治光彩如令全失了小學工
夫只得教人且把教為主教身心方下工夫
○後生初學且看小學之書那是做人底樣子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實日
開○問教小兒以何為先曰先教以恭謹不輕
忽不躁等讀書乃餘事今之有資質者父兄便
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躁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
有以得第一便為成材者○後生學問且須理
會曲禮少儀儀禮等學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及
先理會爾雅訓詁等文字然後可以語上下學
而上達自此脫然有得自然度越諸子也不如

此則是躁等犯分陵節終不能成就先傳焉孰
後倦焉不可不察也

西山真氏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
則之文繼之此言姪子之時必慎所感感于善
則善感于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
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總論為學之方

程子曰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
外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外以文為主者是
惟理線要

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
非聖人之學也何謂求于末考詳略探同異者
是也是二者無益于德君子弗之學也○名教
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為本也言語有序君子
知之而不可以為始也○學莫貴于自得得非外
也故曰自得學而不自得則至老而益衰○自
得者所守不變自信者所守不疑○問如何學
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為得
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要誠意

燭理上智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凡志于求道者可謂誠心矣欲速助長而不中理反不誠矣故求道而有迫切之心雖得之必失之觀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于速也然寒暑之變極微曷嘗速哉○學者須要知言○凡人纔學便須知着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多聞識者猶廣儲藥物也知所用爲貴○進學莫大于致知養心莫大于理義古人所養處多若聲音以養其耳舞絃以養其血脈今人都無只有箇義理之養人又不知求○學而未有所知者譬猶人之方醉也亦何所不至及其既醒必惕然而恥矣醒而不以爲恥吾末如之何也○學者自治極于剛則守道愈固勇于進則遷善愈速○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進遲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君子莫進于學莫止于畫莫病于自足

莫罪于自棄進而不止湯武所以反之而聖○學者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學貴乎成既成矣將以行之也學而不能成其業用而不能行其學則非學矣○百工治器必貴于有用器而不可用工不爲也學而無所用學將何爲也○力學而得之必擴充而行之不然者局局其守耳○學莫大于平心平莫大于正正莫大于誠○根本須是先培養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君子之學要其所歸而已矣○博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聖人之道悠悠焉何能自得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聖人何所爲而迫切至于如是其極哉善學者當求其所以然之故不當誦其文過日而已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苟曰姑俟來日斯自棄也○人之爲學避其所難而姑爲其易者斯自棄也

已夫學者必志于大道。以聖人自期。猶有不至者焉。○人皆可以爲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今之學者。有三弊。溺于文辭。牽于詁訓。惑于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于聖人之道矣。○人之學。當以大人爲標準。然上面更有化爾人當學。顏子之學。○君子之學。貴乎一。一則明明則有功。不想故有惑。不求故無得。不問故莫知。○學不貴博。貴于正而已。正則博言不貴文。貴于當而已。當則文。○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生死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問立德進德。先後曰。此有二。有立而後進。有進而至。于立。立而後進。則是卓然定。後有所進。立。則是三十而立。進。則是吾見其進也。有進而至。于立。則進而至。于立。道處也。此進是可與適道者也。

立是可與立者也。○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明道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唯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又曰。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又曰。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此是顏子稱聖人。最切當處。聖人教人。只此兩字而已。出程氏遺書張子曰。義理有礙。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開。即便剗記。思則還塞之矣。○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變化氣質。孟子曰。居移氣。養移體。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居仁由義。自然心和。而體正大。抵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故若子心和。則氣和。心正。則氣正。○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變化氣質。與虛心相表裏。大。中。天。地。之。道。也。得大。中。陰。陽。鬼。神。莫不盡之矣。○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爲理未

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著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之有恥于就問。便謂我勝于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弘之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于學便相害。既有志

上蔡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顏子工夫真百世軌範。舍此應無入路。無住宅。○今

之學。須是如飢之須食。寒之始衣。始得。若欲彼善于此。則不得。龜山楊氏曰。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于飲食。非有悅于外也。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于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俟俟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六經之義。盡之于心。而然施之于行事。而順然後爲得。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徵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龜山楊氏曰。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亦未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多以雕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如其實。未嘗蓄德而反亂也。彼亦焉用學爲哉。○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以聖人爲師。猶學

射立的。然的立于彼。然後射者可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學而不習。徒學也。譬之學射。而至于數。則知所學矣。若夫承挺而目不瞬。貫虱而懸不絕。由是而求盡其妙。非習不能也。習而察。故說久而性成之。則說不足道也。○學者當有所疑。乃能進德。然亦須着力深。方有疑。今之讀書爲學。蓋自以爲無可疑者。學何以進。

冰水司馬氏曰。學者所以求治心也。學雖多而心性理總要。卷五 學錄 幸

不治。安以學爲。○夫道如山也。愈升而愈高。如路也。愈行而愈遠。學者亦盡其力而止耳。自非聖人。有能窮其高遠者哉。

五峰胡氏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學貴大成。不貴小用。大成者。參于天地之謂也。小用者。明利計功之謂也。○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于天。拘于已。汨于事。誘于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則熟。熟則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以反求諸已爲要。

性理總要

卷五

學錄

幸

法以言人不善爲至戒。○靜觀萬物之理。得吾心之悅也。易動處萬物之分。得吾心之樂也。難是故知仁合一。然後君子之學成。○學道者。正如學射。纔得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于世。念終身不見也。若志不在乎的。句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何足云。何不志于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于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嶺。塞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脩身以寡欲爲要行。已以恭儉爲先。自天子至于庶人。一也。延平李氏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于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學者之病。在于未有灑然冰釋。解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

尤而已。○大率有疑處須靜坐體究人倫必明
天理必察于日用處着力可見端緒在勉之耳
朱子曰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
不包無有不貫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
故爲聖爲賢位大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常人之學多是偏于一理主于一說故不見四
旁以起爭辨聖人則中正和平無所偏倚。○聖
賢所說工夫都一般只是一箇擇善固守。○學
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大處攻得
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箇道理方是快活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
天下只有一箇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箇道
理這裏纔通則凡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
辨莫不皆通。○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
做去如灑掃大廳大廊亦只是如灑掃小室模
樣若有大處拓不去卽是于小處便不曾盡心
學者貪慕高遠不肯從近處做去如何理會得
人頭項底古人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

性理綱要

卷五

學

圭

四

事底道理在大學只是推將開闢去向來小時
做的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學問
未識箇入路惟既識得却事事須着理會自是
天理合下當然。○若識些路頭須是莫斷了如
雞抱卵常常恁地抱得成若抱纔住便冷地自
得些滋味了如啣果子相似未識滋味時啣也
得不消啣也得。○到識滋味了要住自住不得。○
爲學功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上做工夫太自然
有所得。○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日聖賢教人
只是要救一箇間斷。○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
工夫處講學乃其中之一事。○學問緊要是見
處要得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着工夫亦無
入頭處也。○持敬讀書表裏用力切須實下工
夫不可徒爲虛說然表裏亦非二事但不可取
此而舍彼耳其實互相爲用只是一事。○或問
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
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
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于昨非今是之間

性理綱要

卷五

學

圭

四

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須以聖賢爲己任。世人多以聖賢爲高。而自視爲卑。故不肯進。○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數句。乃是徹首徹尾。人性本善。只爲嗜欲所迷。利害所逐。一齊昏了。聖賢能盡其性。故耳極天下之聰。目極天下之明。爲子極其孝。爲臣極其忠。或問明性須以敬爲先。曰。固是。但敬亦不可混淪說。須是每事上檢點。論其大要。只是不放過耳。○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亦自楚反復見孟子。性理錄要

有事晚間便可下手。却須要待明日。今月不做工夫。必直待後月。今年不做工夫。必直須來年。如此何緣長進。○小立課程大作工夫。○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人多言爲事所奪。有妨講學。此爲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貴就富貴上做工夫。遇貧賤就貧賤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勢而利導之也。人謂齊人弱困軍。乃因其弱以取勝。又如韓信特地選許多入。安于死地。乃始得勝。性理錄要

○學者理會道理。須深沉潛思。又曰。讀書如煉丹。初時烈火煅。然後漸漸慢火養。又如煮物。初時烈火煮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着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溫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工夫。自熟中出。○大要須先立頭緒。頭緒既立。然後有所持循。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今日學者。皆是養病。○須磨厲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宴安暇豫之可得。○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

事不成。○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論甚物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着一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進取得失之念放輕。却將聖賢格言處研窮考究。若悠悠地似做不做。如捕風捉影。有甚長進。○今之學者直與古異。今人只是強驟向上去。古人則逐步實做。將去。○為學須是切實為已。則安靜篤實。承載得許多道理。若輕揚淺露。如何探討得道理。數便探討得說得去。

至高處。不知自底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學須是熟。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學二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枝萬葉都來湊着。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辨愈高明。○開闢中又着細密。寬緩中又着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頽情則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字開闢弘毅。○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他以心處這理。却是未熟。要將此心處理。○學者當常令道理在胸中流轉。○今學者之于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更不肯復回來耳。○論人資質。只要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為學亦當如此。○今學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

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窮理修身爲究竟法耳。○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熟讀精思久久自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處。勇猛奮踴。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

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況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卽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當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求妙解也。○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窮理格物。而各做底事。不可放過此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于冥冥之中矣。○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之一字。已自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卽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

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人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澀。喫不得。到熟後自是一般甘美。相去太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爲學之道莫先于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者有夫婦之理。爲朋友以至于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于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

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此窮理所以在讀書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故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夫。譬如寶藏一銀。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已。○向見前輩有志于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奮然用力于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問持敬窮理。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曰。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未嘗有箇不得底事。○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于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于聖賢

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讀書一事可以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真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學問根本在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至終身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與○爲學須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槩規模于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于有得夫子所謂發憤正謂此也○爲學必須用力做工夫不可虛度了設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鉗錘未必能

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也不致知則難于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者交相爲用○吾之心即天地聖人之心無異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以數年之心求之夫如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瞋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問今之學者不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于飽則止飲而至于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見理不明之弊○古人興于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雖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

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咏起發善心。故勸人讀之。○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差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箇道理上。須是理會體認。教一周足。略欠關些子。不得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理裏面轉。更無些子性理綜要。

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之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自有覺覺後。自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

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然迎刃而解○爲學之道須先存得一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而不主敬也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此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自己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修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

相違不且旋旋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

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米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養澆灌方得成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法則不會長進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要之皆當以敬爲本○按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人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

爲大而人之所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蓋常求放心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錯。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性理綱要

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于卜筮。驗之于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盡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今人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即要去通萬事。不知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知不能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太極包得亦太。○古人學問。只是爲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爲學大端。在于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如顏子之欲罷不能。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學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峰議論好處。○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

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于聖人，衆人所以異于常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

南軒張氏曰：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于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息，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惟理統要。

卷五

學

學

學

其理而著于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卽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蓋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

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情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已物。蓋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蓋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乎？蓋五者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噫，學不躐等，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踐焉。中道無晝，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者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而

卷五

學

學

學

欲乘雲駕風以抵越，有是理哉？○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于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于高遠，則有躐等不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攷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旨。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遠。○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當于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己。

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
聖人便取之于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
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
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東萊呂氏曰靜多于動踐履多于發用涵養多于
講說讀經多于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肩在這裏
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
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持養察識之功要當

性理錄要

卷五

學二總論

聖

五

功進更當于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
離處卽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于三
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
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
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
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
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
我者一歸于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
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一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
處貴耳賤目焉○須要公平觀理徹戶牖之小
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于避就
精察而不安于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
耳義理無窮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
放下政自非易事也○羣居以和肅爲上若爲
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

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

性理錄要

卷五

學二總論

聖

五

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
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功則義理不明
生出無限病痛○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
火遇水卽焚遇事卽應惟于世間利害得喪及
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
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
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
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
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人生最難克

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人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閒話也○夫子論學惟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于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粹探賈

聖人教人決不若是○問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其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緣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耳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非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于心而使之無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于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直是眞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謬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于我哉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

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

西山真氏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性理綜要

卷五

案

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焉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為必當錄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

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見于外者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動酬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義理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室陳氏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聖人事故學性理綜要

卷五

案

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雙峰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又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疎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

將何所不至哉。○人之爲學莫先于立志。立志之初莫先于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泛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陋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性理綜要 卷三 學問篇 三

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己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其爲敬也。必疎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于道。其立心當遠大。而用工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深其源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必自下流始。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

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十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與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于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手授于周子。而終身秘藏。一語莫之能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

性理綜要 卷三 學問篇 三
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川流。道之派也。大德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舍派而尋源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

可變而強也。貧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況其生而美者乎。○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遵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于不足。不勉生于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蠃。鴛鴦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功倍。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幸

三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三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四

學四

存養

持敬

學五

主靜

省察

學六

知行

言行

致知

性理綜要

卷五

目錄

一

目錄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四

學四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愧屋漏。與慎獨便是持養底氣象。○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于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于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性理綜要 卷十四 學 一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道也。○問有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問遇事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人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

性理綜要

卷十四

學

十一

此養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此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能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而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于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去取。去就尤是。死生尤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獨處一室。或行暗室中有憂懼。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人。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

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情悅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卽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于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

性理綜要

卷之四

三

三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又曰把心不定喜怒哀懼四者皆足以動心○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錘鑿用工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平居須是儼

性理綜要

卷之四

四

然若思○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着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着力則反不是○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卽與理會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惟理綜要

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問伊川謂敬其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大抵敬字做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問學者于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于未發之前則可求中于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聖人之心如明鏡

止水天理純全者卽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
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
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
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
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所以學者必汲汲于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求放心
不須註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
出卽出久久自見功効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
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
性理錄要

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
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
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來教所謂要須動
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
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
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覲省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逕支離其
門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
已矣今人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
性理錄要

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去閒見知思，則是絕聖弃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理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者。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性理錄要

是私已終不足以達道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是事事放下，其性理錄要

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千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長之閒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盈如執虛，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股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聖敬曰。躋。君子。修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于敬。收拾得自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敬則萬理俱在。○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濁水中。明不可見。丟了濁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嘆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

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放。放縱便是敬。○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古人說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爲學者。要令其光明。所以緝熙。○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耳目播磨。上下四方易位矣。○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慾窒消治。○持敬之說。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格。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如是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

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手是事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湯之聖敬日新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只是他便與敬爲一性理綱要

二者不可有偏此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有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說蓋禮則謹嚴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後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須把持未敢便習展托于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胸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于內上蔡專于事上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

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已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事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已則是去其惡草也。○敬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自家性理總要。○朱子語類卷之五十一
精神意思都不專一。所以工夫不精銳。未說道有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繞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敬者守于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于彼而合宜之謂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淵諸中彪諸外是也。○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久久自當得力。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答胡鎬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

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知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于內而姑正容謹節于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廢渙然不敬時。此心如何。試于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道也。今乃于覺而操之之發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于操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于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就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學五

持敬

南軒張氏曰。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者也。○伊川先生曰。主一之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嘗試于平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于言意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于此時。可以體敬焉。卽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遁焉。涵養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用工。譬如汲井。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

性理錄要

卷五

敬

章

五

性理錄要

卷五

敬

六

五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頭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于此有所未思耳。○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水之虛。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于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

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舍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漫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

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亦說得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才在這裏則萬理森然于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虛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奉奉。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虛。理雖要。

性理綜要

卷之四

七

三

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

西山真氏曰。伊川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于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

至于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為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誠性理綜要。

性理綜要

卷之四

六

三

于奔馳敬則其御轡也。情之橫放甚于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倘于是而知勉焉。戒于思慮之未萌。恭于是物之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為敬。至周程

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臨川吳氏曰伊洛大儒嗣聖傳于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夫

性理錄要

卷下

敬

尤

三十七

敬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于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己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故程子以敬字該聖功之始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問主一無適之說倘未之能且當由謹入畏事事知所謹而于所不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于所不當爲者有不敢爲充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主于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動皆出于正仁義禮智之得于天者庶幾得于心而不失矣

○主靜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指面前水盂誦曰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搖動又曰靜中須有物始得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性理錄要

卷下

靜

幸

三十八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今自小不曾做得不奈何須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要立個基址得此心光明有

箇隨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今人之病。正在于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動時能順理則無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無間斷始得。動靜如船之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問答之際。答則動矣。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閑時須是收斂定。做得事便有精神。○靜便定。熟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物。○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道也是一箇總要處。○問汪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

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怠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是秋冬凋落。亦只藏于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無以遠。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問朱僊壽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于外亦鶻突。所以專于敬而無失。上用功曰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

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憲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得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交于前其中則遷情欲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

性理綜要

卷之六

靜

主

以全乎靜此周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艮其背不獲乎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且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以存無欲則靜也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于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

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後漢書震字伯起華陰人八世祖喜高帝時赤泉侯震明經傳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年五十始仕歷郡守安帝時拜太尉居官清白或勸殖產業震曰使後世稱清白吏子孫不亦可乎嘗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

○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猶有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失之二失也況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動之福

性理綜要

卷之六

省察

福

災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斷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不由欲而動矣○學始于不欺闇室

邢恕曰一日三點檢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放王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會用功○人于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近思錄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

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情

廣平游氏口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身不止此事親有不足于孝事長有不足于敬與行或愧于心而言或浮于行與慾有所未窒而忿有所未懲與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于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

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

性理綜要

卷之六

蓋

于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耽毒之可畏故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于未形御變于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之○古人譬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

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須是警省○問存心曰非是別將事物存心孔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今說求

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

業○天下只是好善惡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群陰用事則萬物彫瘁善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于善惡亦要于兩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持敬以靜爲主須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便看有何病痛

性理綜要

卷之六

蓋

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濶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情蓋如此○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爛爛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本然在矣心既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交相養之

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內。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問進德之方。曰。大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問發于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有性理綜要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緩者了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失。以縱情極欲爲己益。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于將萌。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濁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于所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旦秉燭。毛公詩傳。顏叔子獨居一室。夜大雨。達旦秉燭。一女役之。叔子令女執燭。燭盡。破屋

杜至明楊伯起之暮夜却金註凡司馬君實趙不二志聞道之所為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言行錄云司馬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夜必衣冠露香几拜四君子真手告子天應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能慎獨者也

學六

○知行

程子曰君子以識為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

性理綜要

卷六

知

元

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始于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致知力行其功竝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為則必強勉而從之至于言穿窬不可為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

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致于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會踏著實地○得而後動與慮而後動異得在已如自使手舉物無不從慮則未在此如手中持物以取物知其不利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

性理綜要

卷六

知

辛

目不見論先後知為先論輕重行為重○致知力行用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脚說○問須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如魯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底而行有不捨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人

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量義理。涵養本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仰則左昂。左仰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持敬是窮理之本。窮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持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非盜。致知却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做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

將息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于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雖是工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去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誨。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于此也。

○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存大病殊駭聞聽行得卽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幸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于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

性理錄要

卷四

知

重

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則知愈有所進致知力行兩者工夫互相發也然有所爲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若學者以想象臆度爲知道而曰知之則無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揜爲狂而況下此者哉○問聖門當學誰曰學顏子爲南準的顏子爲人聖人教之不過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

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如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真個到山上則許多景致自見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爲學之綱領二致知與力行而已書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條理無非知之

性理錄要

卷四

知

重

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知則天下之理洞然于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行則天下之理渾然于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則如墮堙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于聖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

曰意誠。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至與誠。其精一之謂與。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誠者。學之歸宿。有志于道者。可不孳孳求止于是與。○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凶。緊要一着。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爲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其爲知之不真。果能真知。

性理錄要

卷之六

言

行之安有不力者乎。○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爲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一作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論言。○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

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愈多于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

性理錄要

卷之六

言

說于君。論辨于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夫鐘鼓扣之。然後鳴。鏗。訇。鏗。鞀。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無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

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胸。襟。流。出。非。從。領。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偽。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性理綜要

卷四

論

知

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問。學。者。多。流。于。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蘖。亂。之。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至。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于。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

地萬物之理。不如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

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

身以觀天地。○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

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

之所以寒。至于君臣父子間。皆是理。○人固可

以前知。然其理須是用則知。不用則不知。知不

如不知之愈。蓋用便近二也。又曰。飢而不食。鳥

啄人之不蹈水火。只是知之真也。又曰。未知道

者。如醉人。方其醉。將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

性理綜要

卷四

論

知

美

愧耻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

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全書○真知與嘗知

異。嘗見一田夫。曾被虎傷。有人說虎傷人。衆莫

不驚。獨田夫色動異于衆。若虎能傷人。雖三尺

童子莫不知之。然未嘗真知。真知須如田夫。乃

是。故人知不善。而猶爲不善。是亦未嘗真知。若

真知決不爲矣。遺書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

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

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為，知天之所為，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彼人將鎔汞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遇。

性理綜要

卷之四

三

三

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格物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

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為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于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其知之審固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于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為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為不善耶？若夫物格而

知至，則自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莊子養生篇：庖丁曰：始臣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替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性理綜要

卷之四

三

三

朱子曰：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為學須是要知箇是處，則這心裏方有所主。且方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只射得那帖上志在帖上，少間只射得那垛上志在垛上，少間都射在別處。

去了。○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個甚。○窮理以虛心靜處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須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個大學。便教人齊入于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孝。事兄敬。交朋友信。○理不是在前面。別爲一物。卽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譬如脩養家。所謂鉛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在外也。○天理在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天地間。只這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該道聖人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在天地間。只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個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

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曰。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事。却自以爲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妥。這便將前聖所說道理。徹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于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二件用。譬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

學作文亦須廣着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爲文便也要讀書涵咏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于六經之意便是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胸不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濶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定着精神看一看○看義理亦難又要寬着心又要緊着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之細若拘泥于底義則義理終難見○性理綜要 卷之四 學 三

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墮於一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道理要見得真須是表裏首末極其透徹無有不盡真見得是如此決然不可移易始得這道理甚洽其體渾然而其中粲然上下數千年真是昭昭在天地間前聖後聖相傳所以斷然而不疑夫子之所教者教乎此也顏子之所樂者樂乎此也圓轉處儘圓轉直截處儘直截○窮理亦無他法只日間讀書應事每事理會便是積累久後不覺自浹洽貫通○道理無形影唯因事物言語乃可見得是非理會極仔細即道理極精微古人所謂格物致知者不過是就此下工夫○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勉齋黃氏曰致知乃入道之方而致知非易事要須默認實體方見端的不然則只是講說文字終日誹謗而真實體段元不曾識故其說易差而其見不實動靜表裏有未能合一則雖曰爲善而卒不免於自欺也

問伊川謂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往往寡欲則知無不靈如何潛室陳氏曰程子以持敬爲入德之門蓋欲整飭致知須是心常存在方可所以有寡欲之說恐引得心向外邊也

性理綜要

卷之十五

學

子

臨川吳氏曰夫是聞者所以致其知也夫子曰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蓋聞見雖得于外而所聞所見之理則具于心故外之物格則內之知至此儒者內外合一之學故非如記誦之徒博覽于外而無得于內亦非如釋氏之徒專求于內而無事于外也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五

學七

力行

克己

改過

處心

立事

學八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

出處

言行

識量

性理綜要

卷之十五

十

辨邪

學九

教人

學十

人倫

師友

六經

目錄終

學七

○力行

程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居之以正行之以和○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上蔡謝氏曰人須識其真心見孺子將入井時是真心也非思而得也非勉而中也○學者纔有

性理題綱要

卷之十五

學七

一

些所得便住人多易住唯顏子善學故孔子有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歎須是百尺竿頭更進始得

和靖尹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

東平馬氏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

朱子曰問爲學如登塔逐一層登將去上面一層雖不問人亦自見得若不去實踏過却懸空妄

想便和最下底層不曾理會得○學問亦無箇一起直入之理直是銖積寸累做將去某是如此喫辛苦從漸做來若要得知亦須是喫辛苦了做不是可以坐談僥倖而得○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但就實做正未自然有得未須遽責放縱也

性理題綱要

卷之十五

學七

二

東萊呂氏曰賢士大夫蓋有學甚正識甚明而其道終不能孚格遠近者只爲實地欠工夫耳南軒張氏曰學者若能務實便有所得或問務實之說曰於踐履中求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日用常行之際無非實用象山陸氏曰聖人教人只是就人日用處開端如孟子言徐行後長者可爲堯舜不成在長者後行便是堯舜怎生做得堯舜樣事須是就上面著工夫

○克己

程子曰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又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着一分陪奉他此太勞矣又聖人之心如止水○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非大勇乎○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地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

上蔡謝氏曰某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別

性理綱要

卷五

學七

三

又一年做得甚工去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和靖尹氏曰克己唯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不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若不自知却克箇甚如好射帛于財上克好酒卽于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五峰胡氏曰自反則裕責人則蔽君子不臨事而恕已然後有自反之功自反者修身之本也本得則用無不利

朱子曰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疆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尙何問哉○克己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于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問明道曰目畏尖物某未曉其說曰人有

性理綱要

卷五

學七

四

六

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問每當遇事時也分明知得理之是非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然到做處又却爲人欲引去及至做了又却悔此是如何曰此便是無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

欲交戰之機。須是遇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須是如此做工夫。○欲知舜與驪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多。但聖賢把得這界定爾。

南軒張氏曰。克己之偏之難。當用太壯之力。然而力貴于壯。而工夫貴于密。若工夫不密。雖勝。而暫而終不能持于人。而銷其端。觀諸顏子。沉潛積習之功。為何如哉。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性理錄蒙

卷五

五

五

五

嘗復行非工夫。焉至。且熟也。其能若是乎。魯齊許氏曰。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已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衰樂愛惡欲七者之中。惟怒為難治。于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來勿與競。事過心清涼。○改過

程子曰。凡失之過多矣。能改之者。猶無過也。惟格

趣汗下之人。其改之為最難。故其過最甚。○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陳水司馬氏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從。以為如制驛馬。如斡礮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朱子曰。知得如此。退病。即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閑說話。○答蔡季通書曰。所謂一劍兩段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修隱辯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自今以往。設使真能一劍兩段。亦不可以此自恃。而平居無事。當存祗畏警懼之心。以防其源。則庶乎其可耳。

南軒張氏曰。著是去非。改過遷善。此經語也。非不去。安能著是。過不改。安能遷善。不知其非。安能去非。不知其過。安能改過。自謂知非而不能去。

非是不知非也。自謂知過而不能改過，是不知過也。真知非則無不能去，真知過則無不能改。人之患在不知其非，不知其過而已。所貴乎學者，在致其知改其過也。

西山真氏曰：過雖聖賢不能無，蓋過者過誤之謂也。知其爲過而速改，則無過矣。故論語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左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子貢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有人皆仰之。」孟子曰：「古之君子，過

性理錄蒙

卷五

學

七

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成湯之聖猶且改過不吝。顏子之賢，猶曰「不貳過」，以此可見。雖聖賢必以改過爲貴。若知其爲過不肯速改，則是文過遂非而流於惡矣。蓋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是有心，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此卽過勿憚改之意也。

○處心 立事

程子曰：「欲當大任，須是篤實。」○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厚責於吾所感，薄責於人所應，惟君子能之。○天下之事，苟善處之，雖悔亦可以成功，不善處之，雖利反以爲害。○君子不欲才過德不，欲名過實，不欲文過質，才過德者不祥，名過實者有殃，文過質者莫之與長。○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膽大也。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小心也。智欲圓而行欲方。不爲利回，不爲害屈，不作不候，終日智之圓也。可以法矣。今人皆反之者也。張子曰：「欲事立，須是心立。心不敬，則怠惰，事無由立。况聖人誠立，故事無不立也。道義之功，甚大。又極是尊貴之事。」○謀生平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義，真是無所俱。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

性理錄蒙

卷五

學

八

蒙

蔡謝氏曰懷固蔽自欺之心長虛驕自泰之氣皆奸名之故

龜山楊氏曰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士不患無名名患實之不至

和靖尹氏曰後世人臨事多錯只爲不知道若知道了臨事安得錯

五峰胡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處

性理綜要 卷五 學處 九

已有道則行艱難危險之中無所不利失其道則有不能堪而忿慾興矣是以君子貴有德也延平李氏曰愛形天地各有定數治亂窮通斷非人力惟當守吾之正而已然而愛身明道修已俟時則不可一日忘於心此聖賢傳心之要法或者放肆自佚惟責之人不責之已非也

朱子曰世事無緊要底不要做先去其粗却去其精磨去一重又磨一重天下事都是如此且如中庸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先

性理綜要 卷五 學處 十

且就睹處與聞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工方能細密而今人每每跳過一重做事睹處與聞處元不曾有工夫却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下梢一齊擔閣且如屋漏暗室中工夫如何便做得須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做起方得○學者若得胸中義理明從此去量度事物自然泛應曲當人若有堯舜許多聰明自做得堯舜許多事業若要一一理會則事變無窮難以逆料隨機應變不可預定○天下事亦要得危言者亦要得寬緩者皆不可少隨其所見看其人議論如狄梁公辭雖緩意甚懇切如中邊皆緩則不可翕受敷施弘德成事聖人便如此做○今人大抵皆先自立一箇意見若其性寬大便宜只管一向見得一箇寬大底路若性嚴毅底人便宜只管見得一箇廉介底路更不平其心看事物自有箇合寬大處合嚴毅處○古人尊貴奉之者愈備則其養德也愈善後之奉養備者賊之而已矣○問人心不可狃

小其待人接物胸中不可先去厚薄有所別異
否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故令規模寬闊
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學者須要有
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
痛都沒了親于其身為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
立也○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
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為與義理
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
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憚懼
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事
只有一箇是非非既定據却一箇是處行將
去必欲回互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
非久却自定時下須在我者無嫌仰不愧俯不
忤別人道好道惡莫管他○讀書則實究其理
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
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干預亦何必私憂
過計而陷于同流合污之地乎

南軒張氏曰義之所在君子蹈之如飢之必食渴

之必飲不可改也若一毫私意亂之則卒失其
正矣○人逐日思量如何是計較處纔有計較
作為便不是若都不計較則是無所為如何應
事接物要得不計較又要得應事接物于此可
以涵詠本心

東萊呂氏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
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
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為而
為世法不須如此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
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有存者實有過而不敢
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用情之類
信其所當信賢語言
前輩教戒為必可信而以世
俗苟取且便私論為不可信耻其所當耻學問
操履不如前輩為耻而不以官職不如人
服飾費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為耻持身
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
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
魯齋許氏曰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于氣稟局
于一已貧賤憂戚不可過為隕護貴為公相不
可驕當知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
賤為匹夫不必耻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

伏甘于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
去人偽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于死生禍
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
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
禍。皆自取之也。○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
敢陷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爲之間。皆當如
此。乃能有成。○不聽父母命者。則爲不孝。不聽
君命者。則爲不敬。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

學入

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違勿
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
命乎。○大譽則大毀。至小譽則小毀。至必然之
理也。惟聖賢得譽。則無所可毀。大名之下。難處。
在聖賢則異於是。無難處者。無實而得名。故難
處。名美器也。造物者忌多取。非忌多取。忌夫無
實而得名者。

○理欲

義利

君子小人

程子曰。欲利己者。必損人。欲利財者。必斂怨。○利
者衆人之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貪之
甚。則昏蔽而忘理。義求之極。則爭奪而致怨仇。
○大凡出義則入利。出利則入義。天下之事。惟
義利而已。○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
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
當爲。便是命在其中。○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
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
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守道當確然而不變。得正則遠邪。就非則違是。
無兩從之理。○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
是私。○人能放這一箇身。公在天地萬物中。一
般看。則有甚妨礙。雖萬身曾何傷。○公則同。私
則異。同者天心也。○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
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君子
則所見者大。且遠。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
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處。及天下千萬世
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身。○天地之

山之石可以攻玉。

藍田呂氏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辭可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於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

於義。故中國受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上蔡謝氏曰：天理與人欲相對，有一分人欲，即滅却一分天理；存一分天理，即勝得一分人欲。

和靖尹氏曰：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五峰胡氏曰：人欲盛則天理昏，天理素明則無欲矣。處富貴與天地同其通，處貧賤與天地同其

否。安死順生與天地同其變化，又何官室妻妾

衣服飲食存亡得喪而以介意乎？○知人之道

驗之以事而觀其辭氣，從人反躬者，鮮不爲君子。任已蓋非者，鮮不爲小人。

朱子曰：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問飲食之間，孰爲天理，孰爲人欲？曰：飲食者，天理

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天理人欲無硬定底界至是兩界上工夫這邊工夫多那邊不到占過來若這邊工夫少那邊必侵過來。○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之理譬如劉項相拒于滎陽成臯間彼進得一步則此退一步此進一步則彼退一步初學者則要牢剗定脚與他捱捱得一毫去則逐旋捱將去此心莫退終須有勝時勝時甚氣象。○人只是此一心今日是明日非不是將不是底換了是底今日不好明日好不是將好底換了不好底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爲終始只此一心。○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又曰人欲與天理此長彼必短此短彼必長。○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卽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須事事與剗判極處卽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天理人欲並行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教必欲其

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人惟梏于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然而必相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爲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五峰言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者是同體而異用者非天理乃自然之理人欲乃自欺之情不順自然卽是私僞不是天理卽是人欲二者面目自別如何要去天理中見得人欲人欲中見得天理。○或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爲己爲人之分。○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夫久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着力分別不當預以難辨爲憂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問程子言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

得其分便是利。君子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學者做切已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毋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此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勤提省察，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卽蔽去。之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量是一件大工夫。○學者工夫只求一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而已。從其是則爲善，徇其非則爲惡。事親須是孝，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人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舜好問好察，邇言雖淺近，其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楊善便是聖人與人爲善之意。○凡事都分做兩邊，是底放一邊，非底放

一邊，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卽守而勿失，非卽去而勿留。此治一身之法也。治一家則分別一家之是非，治一邑則分別一邑之邪正，推而一州一路以至天下，莫不皆然。此直上直下之道。若其不分黑白，不辨是非，而徇曰無黨，是大亂之道也。○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卽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卽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爲惡耳。○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子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

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鸞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泆淞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蛾蟻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問程子謂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但其中要識得真與妄耳胡伯達疑

性理綜要

卷五

學人 聖賢 義利 君子 小人

幸

云既是天安得妄某以爲此六者人生皆備故知均稟于天但順其理則是真違其理則是妄妄卽爲人之私耳如此言之知不謬否

南軒張氏曰道二義與利而已矣義者亘古今通天下之正達而利者犯荆棘入險阻之私徑也人之秉彜固有坦然正達之可遵而乃不由之而反犯荆棘冒險阻顛冥終身而不悔獨何歟血氣之動于欲也動于聲色動于貨財以至于爵祿之可慕則進以求達知名之可利則銳于

求名不寧惟是凡遇事接物苟私已自便之事意之所向無不趨之則天理滅而人道或幾乎息矣徒知有六尺血氣之軀而不知其體元與天地相周流豈不可惜哉

南軒張氏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孔子曰

性理綜要

卷五

學人 聖賢 義利 君子 小人

幸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伯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橫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人之所以不正大者果何由哉有所偏黨則不正矣有所繫吝則不大矣是當涵養乎理義之中恭敬乎動靜之際察

夫偏黨繁各之而克去之則所謂正大者益可
存其體而得其用矣

潛室陳氏曰胡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此語
儘當玩味如飲食男女之欲堯舜與桀紂同但
中理中節卽爲天理無理無節卽爲人欲

西山真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
二者如水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
蓋義者宜也利者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
不宜矣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已兩得其

性理綜要

卷五

學人理義義利章八

五

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
人爭鬭奪攘於是乎興已亦豈能享其利哉○
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
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卽是利此論
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爲而
爲皆義也有所爲而爲卽利也其言愈精且微
學者不可不知也且如見赤子入井有惻隱之
心此乃天理自然形見非有所爲而然此卽義
也若有一毫內交要譽之心卽是有所爲而爲

卽利心也二者相去毫釐之間而公私邪正之
分則天淵矣故朱子謂南軒此語乃發先賢所
未發有功於聖門學者所宜深味也○學者存
心行事只當以義理爲主義所當然雖害不卹
義所不當然雖利不計如此方合乎天理之正
若此心一出入於義利之間終是爲利所勝
正如白黑相和黑白必辨白薰猶其器猶必辨
立志之初不可不察也

出處

性理綜要

卷五

學人理義義利章八

五

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
必無能信用之理○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
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
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
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而後出者以此
○賢聖於亂世雖知道之將廢不忍坐視而不
救也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難彼
之進圖其暫安而冀其引久苟得爲之孔孟之
屑爲也王允之於漢謝安之於晉亦其庶矣○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而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爲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已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已爲親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已○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問聖人有性理摘要 卷五 堯 堯 爲貧之仕乎曰爲委吏乘田是也或曰抑爲之兆乎曰非也爲魯司寇則爲之兆也或人因以是勉程子從仕曰至於飢餓不能出門戶之時又徐爲之謀耳○仕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拯之不得而後隨知幾者君子之所獨非小人之所及也穆生爲醴酒而去免于胥靡之辱姜肱爲土室之隱免于黨錮之禍薛方守箕山之節免于新室之汚其知幾矣○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不

偶于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于莘野太公釣于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嚴陵周黨之類是也此處雖有得失大小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程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毋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試不行上三反也性理摘要 卷五 堯 堯 龜山楊氏曰方太公釣於渭水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仕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既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崇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

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鮮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不以爲是。

和靖尹氏曰。君子或出。或處。歸潔其身而已矣。人之行已。各有其志。出處去就。雖有不同。要有所存如何耳。

致堂胡氏曰。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

性理綜要

卷五

笑人

圭

三

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朱子曰。人之出處。最可畏。如漢魏之末。漢末則所事者止有箇曹氏。魏末所事者止有箇司馬氏耳。○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

南軒張氏曰。廷對最直言。蓋士人初見君父。此是第一步。此時可欺則無往而非欺。須是立得脚跟定。

勉齋黃氏曰。古之君子所貴者良貴。所樂者真樂。人之知不知。世之用不用。于我何與焉。

魯齋許氏曰。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出則有爲處則有守。夫當如此。出無所爲。處無所守。所志所學。將何爲。

言行

程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凡諫說于君。論辨于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司馬涑水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鏡鼓扣之。然

性理綜要

卷五

笑人

武

三

後鳴鏗。音鏗。鏗。鏗。鏗。人。不以爲異也。若不扣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鐘鼓矣。

五峰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會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

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偽哉。

識量

程子曰：人量隨識高。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皆可強。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竭。惟天地之量則無漏。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須有

限。道書

性理綜要

卷五

老

三十四

辨邪

程子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非道。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地水火風者。其外于道也遠矣。故君子之于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于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于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

故滯固者入于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

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全書○釋

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爲事不

得。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釋氏其實是愛身

故不得。故說許多。譬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沉。

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已。妄生計較。欲

世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已。之念。本無事也。出近思錄○先生嘗語介甫曰。

公之談道。正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

曰。相輪者如此。如此極是分。明如某則直入塔

性理綜要

卷五

手

中上尋扛輪辛勤登扳。迤邐而上。直至十三級

時。雖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某實在塔中。

去相輪漸近。要之須可以至也。介甫只是說道。

他不知道。只說道時便不是道也。全書

學九

○教人

程子曰：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則門人不親。孔

子教人。常高致。不高則道不尊。○君子之教人。

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

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人之知識未嘗不全其蒙者猶寐也。呼而覺之斯不蒙矣。○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人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禁人之惡者獨治其惡而不絕其爲惡之原。則終不得止。易曰。豶豕之牙。吉。見聖人處幾會之際也。○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葵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

性理綜要

卷十五

學

三

興水利有功。○問人之於善也。必其誠心欲爲。然後有所得。其不欲不可以強人也。曰。是不然。任其自爲。聽其不爲。則中人以下。自棄自暴者衆矣。聖人所以貴於立教也。○賢人君子未得其位。無所發施其素蘊。則推其道以淑諸人。講明聖人之學。開道後進。使其教益明。其傳益廣。故身雖隱而道光。跡雖處而教行。出處雖異。推已及人之心。則一也。

張子曰。教童子有四益。紆已不出入。授人數次已。

亦了此文義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嘗以因已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

藍田呂氏曰。自洒掃應對上達乎天道性命。聖人未嘗不竭以教人。但人所造自有淺深。故所得亦有小大也。○橫渠張子教學者。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自得之者。○或問橫渠教人以禮爲先。與明道使學者從敬入。何故不同。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

性理綜要

卷十五

學

三

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又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廣平游氏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蓄德。徒善口耳而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于天下久矣。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至。子厚遂用其言。故關中學者

躬行之多與洛人並推其所自先生發之也

問昔人教人必因其材之所可而教之不以其所不可而強之如陳圖南之教錢若水是也近世師匠不論人材所可只一律以其所見教之是以有不得盡其材者和靖尹氏曰初學之人豈可便說與十分話然亦不可以逆料其才之不可而不以盡告只看他志趣所向氣質如何隨量而得也如陳希夷之於錢是因其氣質志趣以教之非謂其才不可也如公孫丑萬章之徒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筆

三八一

不是不信孟子豈不願為聖人亦其才有不及故孟子告之只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又曰聖人只是引得他顏子便會此意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也

錢若水十歲能屬文入華山陳搏見之以為有仙風道骨請麻衣道者相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

東萊呂氏曰衣服之制飲食之度字畫之別以至音聲笑語之高下行步趨進之遲速當一以古

人為法占之善教人者必以此為本所以養誠閑邪而反人道之正也

朱子曰聖人教人有定本舜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夫子對顏淵曰克己復禮為仁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皆是定本○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謹敬持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眾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啟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與○周禮司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其又有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筆

三八二

蓋不本之以德則無所自得而行不能以自脩。不實之以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得而又以三行繼之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周人以卿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術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

○南軒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精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籍溪教諸生於功課餘暇以片紙書古人懿行或詩文銘贊之有補於人者粘置壁間俾往來誦之咸令精熟處。○學如不及猶恐失之此君子所以孜孜焉愛日不倦而競尺寸之陰也。○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

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每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幾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教敷五學道之序亦有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修身之要。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

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其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常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意云爲之際，其所以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孝

三

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謝顯道聞之不服，是邪非邪？

潛室陳氏曰：明道是明睿內照，故書無不記，若不記，是記問上做工夫。此語正欲點化顯道，惜其爲記問所障，領會不去。

西山真氏曰：孔子答門人問仁孝，皆是隨其資質

而成就之。聖人之教，八猶化工之生物，因材而篤，於此可見。

魯齋許氏曰：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敗，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無恥則無不爲。既知此，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督責榮耀，莫非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以時都行，不將去。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孝

學十

○人倫

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着些心做，便是私也。○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又問古人出妻，有以對

始此狗彘蒸不熟者亦無甚惡而遽出之何也
曰此古人忠厚之道也古之人交絕不出惡聲
君子不忍以大惡出其妻而以微罪去之以此
見其忠厚之至也

榮陽呂氏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
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
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
盡事其祖爾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
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性理總要 卷五 人倫 三

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
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藍田呂氏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
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
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致家
道成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
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
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豫章羅氏曰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

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
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
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韋齋朱氏曰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爲天下之大
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
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
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者未嘗一日
而少忘

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猶子之於父母○問父母

性理總要 卷五 人倫 三
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
謂誠心邪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
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
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攷之則惟父
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
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
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
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

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令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叙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所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脩道立教所以必性理綜要 卷五 聖

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南軒張氏曰天地位而人生乎其中其所以爲人之道者以其有父子之親長幼之序夫婦之別而又有君臣之義朋友之交也是五者天之所命而非人力所能爲有是性則具是道初下爲聖愚而加損也聖人能盡其性故爲人倫之至衆人則有所蔽奪而淪失之耳然聖人有教焉所以化其欲而反其初也

勉齋黃氏曰朋友者人類之中志同道合者也

故曰天叙有典豈人力也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一失其序則天典不立人道化爲夷狄矣朋友道絕則此四者雖欲各居其分不可得也善而莫予告也過而莫予規也觀感廢而怠心生講習疏而實理晦則五常百行顛倒錯繆而不可勝救矣然則朋友者列於人倫而又所以紀綱人倫者也所可重者若此而世莫之重焉可不爲之屢嘆也邪

西山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性理綜要

卷五

聖

魯齋許氏曰事親大節目四曰養體養志致愛致敬而已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於四海因結人心舍此則無術矣○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抵以情勝理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

卦大要以剛爲善

師友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某自涪陵歸，見門人皆已支離，不知他日身後又何如。但得箇信時，便自有長進處。如子路言子之廷也。又曰：末之也已，及其退思，終合于孔子，只爲他信，便自然思量到也。○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身者，不患氣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質，孰與成之？○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過而不告，則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

性理綱要

卷五

師友

聖

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近思錄

張子曰：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于朋友之間，主於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近思錄○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

性理綱要

卷五

師友

聖

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故聖人不制師服。

上蔡謝氏曰：申顏自謂不可，一日無侯，無可或問其故，曰：無可能攻人之過，一日不見，則吾不得聞吾過矣。

華陽范氏曰：與賢於已者處，則自以爲不足，與不如已者處，則自以爲有餘。自以爲不足，則日益；自以爲有餘，則日損。

藍田呂氏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

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啟。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廣平游氏曰。孟子之論。尚友也。以一鄉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一國。以一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天下。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而求之古人。

性理精義

卷五

學

聖

友不如已者。尚友之道也。求得賢者。尚而友之。則聞其所不聞。見其所不見。而德日起矣。此仲尼所以期于夏之日進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翱。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翱藉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成德達材。雖欲爲之。

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况其下者乎。

河東侯氏曰。朱公揆來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

五峰胡氏曰。能攻人實病者。至難也。能受人實攻者。尤難。人能攻我實病。我能受人實攻。朋友之義。其庶幾乎不然。其不相脂而爲小人者。希矣。

性理精義

卷五

學

聖

延平李氏曰。某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夫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其術淺。其能小。猶且莫不有師。儒者之道。可以善一身。可以理天下。可以配神明。而參造化。一失其傳。而無所師。可不爲之大哀耶。

朱子曰。朋友之間。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朱呂氏曰。歐陽修有云。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

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迎。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者深矣。

象山陸氏曰。人生而不知學。學而不求師。其可乎哉。秦漢以來。學絕道喪。世不復有師。以至於唐。曰師曰弟子云者。反以爲笑。韓退之。柳子厚。猶爲之屢嘆。惟本朝理學遠過漢唐。始復有師道。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學

學

雖然。學者不求師。與求而不能虛心。不能退聽。此固學者之罪。學者知求師矣。能退聽矣。所以導之者。乃非其道。此則師之罪也。○吾嘗謂楊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楊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

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勉齋黃氏曰。斯道之顯晦。繫於人物之盛衰。蓋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子然獨立而無與爲侶。則學問廢而識見淺。繩約弛而怠慢生。古之人所以重朋來之樂者。豈不以此與。雙峰饒氏曰。師道立則天下之不善者皆可變。而爲善。天下之不中者皆可化。而爲中。而善人輩。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學

學

不衆哉。善人衆則上焉可以格君心。中焉可以立政事。下焉可以移風俗。而朝廷豈有不正。天下豈有不治者哉。若昔唐虞五典之敷。掌之於契。寬栗直溫之教。典之於夔。至於成周。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而教之中和者。亦惟擇有德者主之。皆所以立師道也。是以天下後世稱人才之盛。美治功之盛者。必曰唐虞成周。及周之衰。則學校之政不修。而師道闕矣。于是吾夫子出而任其責。一時及門之士。如顏曾冉閔。

之流固已如時雨之化矣。故其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卓然皆有可稱。使夫子而得時行道引其類而進之。則唐虞成周之治有不難致者。夫子既沒而得其道者。或以傳授于來嗣。或以友教於諸侯。隨其大小亦皆於世道有所補焉。後世師道不立。學者無復講明道義。至本朝安定胡公首倡體用之學。以淑其徒。使學者明於經義。講於時務。篤於踐履。而不爲口耳之習。故一時賢士大夫多出其門。而散在四方者。亦皆循循。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兗

雅飾師道之立。蓋昉乎此。是後周子復得孔孟不傳之道。於遺經。建圖屬書。以覺來學。而程子兄弟實紹其傳。於是益推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以淑諸人。以傳諸後。而我文公先生又從而光大之。淵源所漸。徧及海內。有志之士。探討服行。而推其所得。以正主庇民者。不絕於時。能使太義既乖而復正。公道久屈而復伸者。皆夫人之力也。師道之立。於是爲盛。

魯齋許氏曰。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

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六經

程子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尙存。然而前儒先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

性理綜要

卷五

學

辛

蓋無傳焉。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于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

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
于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而辭以得
其意則在乎其人焉○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
中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成
幾乎熄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
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卽事盡天
便是易也○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曲○
陳瑩中荅具國華書天在山中說元便是芥子
納須彌之義先生謂正統卦說却須彌無體
子無量全集

張子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
猶求審處况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
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通布歸審如此
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近思錄

程子曰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
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或曰關雎之詩是
何人所作曰周公作此以風教天下故曰用之
鄉人焉用之邦國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

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正家之道當如此也二南
之詩多周公所作曰後人多言二南爲文王詩
以其中有文王事也曰非也附文王詩於中者
猶言古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春秋序曰天
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
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
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
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以立
政暨乎三王迭興三聖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

質文之更尙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
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
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
知先生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
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
王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
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

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于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詞隱義時措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盾之中寬狹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眾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者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子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者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思○問桓四年無秋冬如

曰聖人作經備四時也如桓不道背逆天理故不書秋冬只有兩處如此皆言其無天理也○春秋以何為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為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戶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若當手足胼胝則于此為中當閉戶不出則於此為中何物為權義也只是義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無義雖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藏知春秋者莫如孟子○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非拂民之欲而強其不能也所以防其欲而使之入道也多識鳥獸艸木之名非以博聞也所以由性情而明物理也全書 卷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六

學十一

讀書法一

學十二

讀書法二

解經

讀史

學十三

史學

字學

性理綜要

卷之十六

科舉之學

學十四

論詩

論文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六

學十一

讀書法一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嘗覺讀書有令人喜時，有令人手舞足蹈，或問莫是古人之意，與先生之意相合，後如此否？曰：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性理綜要卷之十六

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得論孟二書，切已終身儘多也。○中庸之爲書，學者之至也。而其始則曰：戒慎恐懼。蓋言學者始於誠也。又曰：無聲無臭，中庸道只消四字總括了。又曰：孟子養氣一篇，須是識得有物，始可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一箇物。如顏子之言卓爾，孟子之言躍如，分明見得方可全。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

常在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所以觀書者釋已之疑明已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

上蔡謝氏曰明道先生教余嘗曰凡讀書慎不要尋行數墨

龜山楊氏語羅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自為者如此

性理錄要

卷上

學一

二

三

和靖尹氏曰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二公之意正同○讀書須是看聖人用心處自家臨事時一一要使

朱子曰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為虛說○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為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

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已意設使義

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于郢書燕說之

誚昔郢人遺燕書夜以火不明謂持燭照讀其

燭亦誤書舉燭舉燭非書意燕相受書說曰舉燭尚明也尚明者舉

賢任之也國因大治况又義理窒礙亦有所

不可行者乎○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

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

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

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性理錄要

卷上

學一

三

四

理○讀聖人書當及身而求亦須是講學講學明則坦坦地行將去若只躬行而不講學只是箇鶻突底好人○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凡吾身日用之間無非道書則所以接湊此心耳故心先求之於身而後求之於書則讀書方有味○讀書須要熟看熟思又久之間自然見箇道理四停八當而統要自在其中矣○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

意味思而不讀縱使曉得終是顛簸不安一似
倩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屬自家
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未
遠不忘古人讀書與今人異如孔門學者於聖
人纔問仁問知終身事業已在此今人讀書仁
義禮智總識而却無落泊處此不熟之故也昔
五峰於京師問龜山讀書法龜山云先讀論語
五峰問論語二十篇以何爲緊要龜山曰事
緊要者此可見○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
生理錄要

重須入深去看若只要皮膚便有差錯須深沉
方有得○讀書須要虛心涵泳切已省察讀一
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得○讀書
須是以自家之心體驗聖人之心少間體驗得
熟自家之心便是聖人之心○山谷與李幾仲
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
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
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覽
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
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平
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
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
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
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學
者只知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近且
讀書人少緣科舉時文之弊他纔把書來讀便
先立箇意思要討新奇便準擬時文都不理會
他不意著實雖是朝廷甚麼大典禮也胡亂信

手拈合出來使不知一撞百碎。○讀書須是編布周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略寧下毋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理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別。○溫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數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誦得熟方能通性理。○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昔見延平說羅先生解春秋也淺不似胡文定後來隨人入廣在羅浮山住兩三年去那裏心靜須看得較透某初疑解春秋于心靜甚事後方曉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橫渠云鑒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牽。○讀書若有所見未必便是不可便執着且放在一邊益更讀。

書以來新見若執著一見則此心便被此見遮蔽了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東坡教人讀書有法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力不能兼收盡取但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德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放此若學成人而受敵與漢唐者不可同日而語。○問伊川說讀書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一條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曾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纔拈得些小便把已意硬入放裏面胡說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思求看如何。○講習孔孟書孔孟往矣口不能宣須以此心比孔孟之心將孔孟心作自己心裏須自家說時孔孟點頭道是方得不可謂孔孟不會說話一向任已見說將去。○今人所以錯

書苟簡者緣書皆有印本多了如古人皆用竹簡除非大段有力底人方做得若一介之士如何能置所以後漢吳恢欲殺青以爲漢書其子吳祐諫曰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與蒯王陽以衣囊微名正此謂也

學十二

讀書法二

朱子曰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

性理綜要

卷十六

學十二

人

求古人之微妙處學者於學庸論孟四書果然下工夫句句字字涵泳切已看得透徹一生受用不盡只怕人不下工雖多讀古人書無益○問初學當讀何書曰六經語孟皆聖賢遺書皆當讀但初學且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却是隨事答問難見要領唯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門人又傳述以明其旨體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

性理綜要

卷十六

學十二

九

九

而大體已立矣○爲學須是先立大本其初甚約中間一節甚廣大到末稍又約故必先觀論孟大學中庸以攷聖賢之意讀史以攷治亂存亡之迹讀諸子百家以見其駁雜之病其節目自有次序不可踰越○看孟子與論語不同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意各是一義故用子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會也○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理頭讀書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所當守○看文字須是如猛將用兵直是鏖戰一陣如酷吏治獄直是推勘到底○看文字當如大艦高艚順風張帆一日千里方得○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齋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沉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

勉齋黃氏曰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

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北溪陳氏曰讀四書之法毋過求毋巧鑿毋旁騖毋曲引亦惟平心以玩其旨歸而切已以察其實用而已爾果能於是四者融會貫通而義理

性理緒要

卷五

讀書法

十

昭明胸襟灑落則在我有權衡尺度由是而稽諸經與凡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皆莫不冰融凍釋而輕重長短截然一定自不復有錯謬分寸之或紊矣

范陽張氏曰朋友講習固天下樂事不幸獨學則當尙友古人可也故讀論語如對孔門聖賢孟子如對孟子讀杜子美詩蘇東坡則又疑神思慮如目擊二公如此用心雖生千載之下可以見古人矣

讀經法

程子曰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精義爲本○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爲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也聖人之心而吾之所以未得焉者盡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闢其疑其必有見矣○蘇季明嘗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伯淳先生曰脩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

性理緒要

卷五

讀書法

十一

若只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正叔先生曰治經實學也如中庸一卷書自至理便推之於事如國家有九經及歷代聖人之迹莫非實學也故上者爲是人患居常講習空言無實者益不自亦也爲學治經最好苟不自得則盡治五經亦止是空言耳

龜山楊氏曰秦漢以下事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

六經先王經世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必待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以何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失得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矣

朱子曰今日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六經浩渺乍難盡曉且見得路逕後各

性理綜要

卷一

學二

主

三

自立得一箇門庭問如何是門庭曰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左傳疑義曰公不求之於六經諸孟之中而用功於左傳且左傳有甚麼道理只看聖人所說無不是這箇大本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疏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不然子思何故說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三句是怎如此說是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得方見得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胸襟流出不假他求又曰每日開眼便見這四箇字在面前仁義禮智這四箇字若看得熟於世間道理沛然若決江河而下莫之能禦矣○曾見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切要處後舉以告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

性理綜要

卷一

學二

主

三

解經

程子曰漢儒之談經也以三萬餘言明堯典二字可謂知要乎惟毛公董相有儒者氣象東京士人尙名節加之以明禮義則皆賢人之德業矣朱子曰後世之解經者有三一儒者之經一文人

之經東坡陳少南輩是也。一禪者之經張子韶輩是也。○解經當如破的。○經之于理亦猶傳之於經。傳所以解經也。既通其經則傳亦可無。經所以明理也。若曉六理則經雖無亦可。

讀史

程子曰某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科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然有不是。敗者然有是底。○
性理錄要 卷五 三十一
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幾。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今人只將他見成底事便做。是更不知然有誤人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

朱子曰觀史只是以自家義理斷之。大槩自漢以來只是私意。其間有偶合處。爾只以此看他。得大槩。范唐鑑亦是此法。然稍疎更看得密。

他尤好。然得似他亦得了。○楊至之患讀史無記性。須三五遍方記得。而后又忘了。曰。只是一遍讀時。須用功。作相別計止。此更不再讀。便記得。有一仕人讀周禮疏。讀第一板訖。則焚了。讀第二板。則又焚了。便作濟河焚舟計。若初且抄讀一遍。準疑三四遍讀。便記不牢。

范陽張氏曰。如有唐朝事。則若身預其中。人主情性如何。與命相如何。當時在朝士大夫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其處事孰爲當。孰爲否。皆令胸次曉然。可以口講而指畫。則會機圓熟。他日臨事必過人矣。凡前古可喜可愕之事。皆當蓄之於心。以此發之筆下。則文章不爲空言矣。

南軒張氏曰。于定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史氏將誰欺。趙蓋韓楊之死。皆在定國之手。冤莫大焉。大凡看史不可被史官漫過。張釋之爲廷尉。有驚乘輿馬者。上欲誅之。釋之以爲當罰金。且曰。法者天下之公共也。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知廷尉爲

天下之平而不知人君爲天下之平此處豈可不勘破耶

魯齋許氏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拆衷六經論孟乃子史之析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諸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學十三

惟理綜要

卷之六

未

史學

程子曰司馬遷爲近古書中多有前人格言如作記本尙書但其間有曉不得書意有錯用却處李嘉仲問項籍作紀如何曰紀只是有天下方可作又問班固嘗議遷之失如何曰後人議前人固甚易○史遷云天與善人伯夷善人非也此以私意度天道也必曰顏何爲而天距何爲而壽指一人而較之非知天者也○君實脩齊治通鑑至唐事正叔問曰敢與太宗肅宗正

一名乎曰然又曰敢辨魏徵之罪乎曰何罪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讐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後來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其能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與徵何異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子糾奔魯小白入齊既立仲納子糾以報小白以少犯長其所不當立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之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於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此復繫子者罪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

涑水司馬氏曰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

於機祥詠朝小事無所不載然叙事簡徑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唯延壽可以亞之但恨延壽不作志使數代制度沿革皆沒不見耳

和靖尹氏曰太史公不明理只是多聞如伯夷序傳引盜跖是也若孔子雖顏子之天只說不棄短命死則知盜跖乃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

元城劉氏問馬永卿近讀何書對曰讀西漢到酷吏傳曰班氏特恕杜張何也曰太史公時賜周

性理錄事卷之六 宋 三十三
之後未顯至班氏獨以為有子孫以贖父罪故入列傳曰孟子云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而班氏固輒沒其酷吏之名何也曰世之論者以論二人皆有意太史公之意欲以告後世人臣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後世人子之孝曰此固然也然班固於此極有深意張二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雖王莽時亦不失爵至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故班固不使入酷吏傳以張純之故也曰是時杜氏之絕已

從而亦不入酷吏傳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獨令張湯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故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左氏鄭卿良秀字伯有既死為厲國人火其子產以謂鬼有所歸乃不為厲乃立公孫洩之也止以止之公孫洩子孔之子也良止良秀之子也鄭殺子孔子孔雖不為厲故亦立之使伯有以死罪立後非義也恐惑民故立之也若自以為大義存誅絕之後不因其為厲也

唐書進表云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且新

唐書不及兩漢文章者其病正在此兩句也又

性理錄事卷之六 宋 三十三

反以為人何哉然新舊唐史各有長短未易優劣也○或謂史遷不可謂不知孔子然亦知孔子之粗耳歷代世變即六國表序是其極致夫眾人之論知孔子者固如是耶正朔服色乃當時論者所共言如賈生公孫臣新垣平之徒皆言之豈獨遷也

朱子曰司馬遷才高識亦高但粗率○太史公書疎爽班固書密塞○或謂五帝紀所取多古文尚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攷信者然伏羲神

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列於六經爲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尙爲知所攷信耶○呂東萊甚不取班固如載文帝建儲詔云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不爲豫哉固遂錄了吳王一段只於淮南王下添皆字云皆秉德以陪朕蓋陪字訓戴以此言弟則可言兄可乎○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撿拾而爲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仔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溫公不取孟子取楊子至謂王伯無異道夫王伯之不侔猶硃硃之於笑王故荀卿謂粹而王駁而伯孟子與齊梁之君力判其是非者以其有異也○史記功臣表與漢史功臣表其戶數先後及姓名多有不同二史各有是非當以傳實證之不當全以史記所傳爲非真也如淮陰爲連敖典客漢史作票

客顏師古謂其票疾而以賓客之禮禮之夫淮陰之亡以其不見禮於漢也蕭何追之而薦於漢王始爲大將若已以賓禮禮之淮陰何爲而亡哉此則逸記之所載爲是三代表是其疎謬處無可疑者蓋他說行不得若以爲堯舜俱出黃帝是爲同姓之人堯固不當以二女嬪于一舜亦豈容受堯二女而發於同十之無別又爲湯與王季同世由湯至紂凡十六傳王季十四世祖而伐之豈未甚懸遠耶○史記載於安王十六年是因時而紀之也史記載於安王十一年是固時而紀之也何疑之有只有伐燕一節史記以爲潛王通鑑以爲宣王史記却是效他源流來通鑑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生不喜孟子到此又却信之不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亦甚可疑○或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建安二十

五年之初漢尚未亡今便作魏黃初元年奪漢太速與魏太遠大非春秋存陳之意恐不可以爲法此類尙一二條不知前賢之意果如何爾○問溫公以正直中和爲德聰明強毅爲才曰皆是德也聖人以仁智勇爲德聰察便是智強毅便是勇○問溫公通鑑不信四皓輔太子事謂只是叔孫通諫得行曰子房平生之術只是如此高祖只是識事機明利害故見四人輔太子便知是得人心可以爲之矣叔孫通嫡庶之性理綱要

蓋不知其有無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在則欲求殺之則不行得而已爾不必深辯譬象殺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丹朱商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啟而天下歸啟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爲不度而無耻於是凡孟子史遷之所傳者皆以爲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爲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辨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况乎秉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怵然於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愛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而又何耻焉惟不避而強取之乃爲逆僣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耻耳如蘇子之言則

是凡世之爲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爲遜避
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則不自知其非
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爲疑今不復論至益之
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
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
而其和罷通鑑外紀周厲王出奔于彘二相周
公昭公以太子靜而切乃相與和
其理固事故稱共和王崩于彘二相罷政
相本靜卽位是爲宣王二相罷政此類多矣當
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耻焉蘇子蓋賢其和
而尙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
而不可歸歸之則爲不度而無耻則是王莽曹
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
勢也通鑑周大象二年隋公楊堅欲革周命夜
召太史庾季才問曰天時人事何如對曰
天道精微難可意測以人事卜之符兆定矣
堅妻獨狐氏謂堅曰騎虎之勢必不可免乃
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言馬
遷淺陋而不學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
之失呂伯恭極惡之古史序云古之帝王其必
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
虞之不殺竊脂爲不殺此語最好某嘗問伯恭

此豈馬遷所能及然子由此語雖好又自有失
處如云帝王之道以無爲爲宗之類馬遷禮書
云大哉禮樂之道洋洋乎鼓舞萬物役使羣動
說得頭勢甚大然下面亦空疎却引荀子諸說
以足之又如諸侯年表盛言形勢之利有國者
不可無末却云形勢雖強要以仁義爲本他上
文本意主張形勢而其末却如此說者蓋他也
知仁義是箇好底物事不得不說且說教好看
如禮書所云亦此意也伯恭極喜集此等說以
爲遷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爲得聖
人爲邦之法非漢儒所及此亦衆所共知何必
馬遷然遷嘗從董仲舒游史記中有余聞之董
生云此等語言亦有所自來也遷之學也說仁
義也說詐力也用權謀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
只在於權謀也利孔子說伯夷求仁得仁又何
怨他一傳中首尾皆是怨辭盡說壞了伯夷子
由古史皆刪去之盡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
子由爲非馬遷爲是聖賢以六經垂訓炳若丹

青無非仁義道德之說今求義理不於六經而反取疎略淺陋之子長亦惑之甚矣○問正統之說自三代以下如漢唐亦未純乎正統乃變中之正者如秦西晉隋則統而不正者如蜀東晉則正而不統者曰何必恁地論只天下爲一諸侯朝覲獄訟皆歸便是得正統其有正不正又是隨他做如何恁地論有始不得正統而後方得者是正統之始有始得正統而後不得者是正統之餘如秦初猶未得正統及始皇并天下方始得正統晉初亦未得正統自太康以後方始得正統隋初亦未得正統自滅陳後方得正統如本朝至太宗并了大原方是得正統又有無統時如三國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統○問綱目主意曰主在正統問何以主在正統曰三國當以蜀漢爲正而溫公乃云某年某月諸葛亮入寇是寇屢倒置何以示訓○綱目於無正統處並書之不相挂客通鑑於無統處須立一箇爲主某又參取

法之善者如權臣擅命多書以某人爲某王某公范曄却書曹操自立爲魏公綱目亦用此例東萊呂氏曰史官者萬世是非之權衡也禹不能褒鯀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狐之書左傳董狐晉史官也欲殺趙盾盾出奔已而趙盾死公盾遂復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不赴境復不討賊非子董狐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董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左傳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弟糾書而死者上乃舍之南史開太史盡死簡以在開既書矣乃還公是公非舉天下莫之能移焉自古國家者皆設史官司言動凡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必九思三省莫而後發兢兢慄慄恐播於汗簡貽萬世之譏是豈以王者之利勢而下制於一臣哉亦以公議所在不得不畏耳漢紹堯運置太史令以紀信書而司馬氏仍父子篡其職軼材博識爲史臣首遷述黃帝以來至於麟止勒成一家世號實錄武帝乃惡其直筆刊落其書嗚呼亦惑矣公議之在天下抑則陽塞則決窮則通縱能削一史官之書安能盡尼天下之筆乎

潛室陳氏曰史記不專爲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略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問漢史上自天文地理下至溝洫刑法皆爲立志而選士之法最爲近古何乃不爲立志曰漢書缺典處兵無志選舉無志爲太史公未作得此書故孟堅因陋就簡○問太史公作史記上有唐虞而八書之作漢書注司馬遷作史記有八書一曰禮二曰樂三曰律四曰曆五曰天官六曰平準七曰食貨八曰封禪止言漢事班孟堅作漢書未必皆言漢事獨平準書專言武帝其贊却說古今漢志雖爲一代作然皆自古初述起獨古今人表專說古而不說今自悖其名先輩嘗譏之中間科等分別人物又煞有何議此却班史之贊盡蛇添足

字學

程子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張旭學艸書見檐夫與公主爭道及公孫大

娘舞劍而後悟筆法莫是心常思念至此而感發否曰然須是思方有感悟處若不思怎生得如此然可惜張旭留心於書若移此心於道何所不至○字被蘇黃胡亂寫壞字近見蔡君謨一帖字字有法度如端人正士方是字○問何謂書窮八法書法苑王逸少書偏工書求以法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求字八法也又曰以永字爲例蔡邕得之異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體具八法蔡行夫同張於湖字何故人皆重之曰也是好但是不把蔡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宋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世代衰下其爲人亦然○問禮樂射御書數書莫只是字法否曰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朱子曰蒼頡作字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

（問明道云某寫字時甚敬只此是學意謂此正在勿忘勿助之間也今作字忽忽則不復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能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也曰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

臨川吳氏曰聲音用三十六字母始矣俗本傳說而莫或正也羣當易以片非當易以威知徹牀娘四字宜廢圭缺羣危四字宜增樂安陳晉翁以指掌圖爲之節要卷首有切韻須知於照案

性理綜要

卷七

學十三 字學

三

牀娘下註曰已見其字母下於經堅輕牽繁處外別出扁消傾圈瓊拳則宜廢宜增蓋已瞭然矣○蒼頡字世謂之古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以來至於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所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略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略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則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宋薛氏集古鐘鼎之文爲五聲韻略其所

據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然使學者因是頗見三代以前之遺文其功實多○秦丞相斯燬滅聖經負罪萬世而能損益蒼史二家文字爲篆書至今與日月相煥煥是固不可以罪揜其功也斯訣之後工其書以名世者誰與七八百年借見唐李陽冰又二百年僅見宋初徐鉉而已宋人能者多於唐而表表者不一二噫何其難也哉蓋亦有其故矣秦人苟簡煩碎峻迫以爲治一惟刀筆吏是任至以衡石程其書厭篆書

性理綜要

卷七

學十三 字學

三

繁難省徑爲隸以便官府人惟便之趨則就肯背時所向而甘心繁難者哉篆學之孤殆其勢之所必至噫篆之興繇於秦而篆之廢亦實繇於秦推所從來任吏之過也○自隸興於秦而篆廢於漢其初不過圖簡便以適已而已漢隸之流爲晉隸則又專務姿媚以悅人妍巧千狀見者無不愛學者竭其精力以模擬之而患不似也夫字者所以傳經載道述史記事治可宜察萬民貫通三才其爲用大矣縮之以簡便華

之以姿媚偏旁點畫浸浸失真弗省弗顧惟以悅目爲殊何其小用之哉漢晉而後若唐若宋聲名文物之盛各三百年頗有肯尋斯籀之緒上追科斗易迹之道者視漢晉爲優然亦間見爾不易得也就二代而論唐之能者起于宋宋之能者多于唐

科舉之學

程子曰人有習他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夫科之利也某曰汝之是心已不可久於堯舜

性理綜要

卷六

科舉之學

圭

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或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就輕就重若讀書上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

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况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著蓋不關爲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爲已○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識遠見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之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某于科舉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爲害何

性理綜要

卷六

科舉之學

圭

潛室陳氏曰應舉求合程度此乃道理當爾乃若不合程度而萌僥倖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爲之念此則妄矣應舉何害義理但克去此等妄念方是真舉子

學十四

論詩

程子曰興于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款動之有吾與點之氣象又曰學者不可不看詩

看詩使人長一格價近思錄○古人詩云吟成五
箇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
上此言甚當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吾
亦不欲爲此開言諸○邵堯夫詩云梧桐月向
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真風流人豪也○石
曼卿詩云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
此詩形容得浩然之氣

龜山楊氏曰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
尚諷諫唯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

性理錄要

卷八

學問篇

詩

子

補若諫而涉於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蘇
東坡詩只是譏誚朝廷殊無溫柔敦厚之氣以
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詩則聞者自然感
動矣因舉伯淳和溫公諸人模飲詩云未須愁
日暮天際是輕陰又泛舟詩云只恐風花一片
飛何其溫柔敦厚也○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
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陶淵明詩所不可及者
冲澹深粹出於自然若曾用力學詩然後知淵
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私意去盡然後可以應

性理錄要

卷八

學問篇

詩

子

世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
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
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
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全
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攷之蓋未有用意於此
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
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
功隱矣○或言今人作詩多要有出處自謂
雖鳩出在何處○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
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分明說出箇倔强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
起沙礫目飄揚馬氏偏如帽角弓不可張分明
說出邊塞之狀○蘇子由愛選詩亭臯木葉下
靡首秋雲飛此正是子由慢底句法某却愛
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十字却有力○唐明皇
資稟英邁唐詩首載其一篇早渡滿律關多步
飄逸氣槩便有帝王氣韻○杜甫初年甚精細

賤來橫逆不可當。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年作也。夔州以前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東坡黃山谷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其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或問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前輩多稱此語。如何性理錄要卷十六 讀書 三

○杜子美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然子美却高。其拔房瑄亦正。○自樂天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是和而淫。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這是淡而傷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時。孟子心不動。我今其庶幾。此樂大以文滑稽也。○偶誦寒山數詩。其一云。城中蛾眉女。珠珮何珊珊。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長如此。芙蓉不耐寒。云如此類。然有好處。詩人未易到此。○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籌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略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精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陳後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爲正字時。筆力高妙。如題趙大年所畫高軒過圖云。晚知書畫真有益。

却悔歲月來無多。極有筆力。○今時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略云。雨溪本。繼紹新室如贅旒。所以穉中散。至死薄。暇與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南軒張氏曰。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而不言。則思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也。若說破如何思。如

惟聖緒要

卷三

學古詩

三

何思。則意味淺矣。

象山陸氏曰。詩之學尚矣。原於賡歌。委於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焉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虛長楊之賦。作而騷幾亡矣。黃初而降。日以漸薄。惟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夷。玩嗜者少。隋唐之間。否亦極矣。杜陵之出。愛君偉特。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詩家爲之中興。

四山真氏曰。古者雅頌陳於閭燕。二南用之房中。

所以閑和僻而養中正也。衛武公作抑戒。以自警。卒爲時賢相。以楚靈王之無道。一聞和招。惜惜之語。彈焉爲之弗寧。詩之感人也如此。於後斯義寢亡。凡日接其君之耳者。樂府之新聲。梨園之法曲而已。其不蕩心而溺志者。幾希。○古今詩人。吟風吊古。多矣。斷煙平蕪。淒風澹月。荒寒蕭瑟之狀。讀者往往慨然以悲。工則工矣。而於世道未有云補也。惟杜牧之王介甫。高才遠韻。超邁絕出。其賦息鳩留侯等作。足以訂千古。是。非。

惟聖緒要

卷三

學古詩

三

臨川真氏曰。宋氏王蘇黃三家。各得杜之一體。治翁於蘇。迥不相同。蘇門諸人。其初略不之許。坡翁獨深器重。以爲絕倫。眼高一世。而不必人之同乎已者如此。近年乃或清圓側儻之爲尚。而極詆治翁。噫。羣兒之愚爾。不會詩之全。而該夫不一之變。偏守一是。而悉非其餘。不合不公。何以異漢世專門之經師也哉。○詩以道情性之真。十五國風有田夫閨婦之辭。而後世文士不

能及者何也。發乎自然而非造作也。漢魏迄今。詩凡幾變。其間宏才實學之士。縱橫放肆。千索萬狀。字以鍊而精。句以琢而巧。用而取其功。模擬取其似。功力極矣。而識者乃或舍施而尚陶韋。則亦以其不鍊字。不琢句。不用事。而性情之真。近乎古也。今之詩人。隨其能而有所尚。各是其是。孰有能知真是之歸者哉。

論文

程子曰。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

性聖

卷末

學問要

卑

三

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始。殆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一作推。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因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只一作。據發胸中所蘊。自成文章。一作。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

也。曰。游夏亦何嘗兼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聖人文章。自然與學爲文者不同。如繁辭之文。後人決學不得。譬之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爲之者。或有繪畫爲之者。看時雖似相類。然終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脉生意。○孟子而後。却只有原道一篇。其語固多病。然要之大意。儘延理。若西銘。則是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割道。元未到得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亦見此書。○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本。是脩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因學文。日積所求。至遂有所得。如曰。軀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韓退之。琴操有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此善道文。至意中事者。前後文人。道不到也。

山楊氏曰。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

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與泉治亂成敗之跡，較敵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考。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論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輝，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繁如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楊雄爲庶幾於道，然尙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訖唐千餘歲，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唱明道學，窺聖人蘊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

時六籍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亡益於得也。

朱子曰：有治世之文，有亂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眞亂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有英偉氣，非易及也。○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

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推，乃是聖人欲廢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爲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難某看來有病。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

其中所說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
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國
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詩詞等言。
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時有名之士。蓋
其文強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
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然猶
有甚拙底。未敢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馳騁
成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
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劉

性理緒要

卷六

器

九十九

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
序。春秋傳序。○歐公文。字鋒利。文字好。議論
亦好。嘗有詩云。玉顏自古為身累。肉食何人為
國謀。以詩言之。是第一等好詩。以議論言之。是
第一等議論。○歐公為蔣穎叔輩所誣。既得辨
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胸中流出。更無此
窒礙。此文章之妙也。○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
出于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于二。
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

性理緒要

卷六

器

九十九

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于一。而末知道德文章
之尤不可使出于二也。○易之卦畫。詩之詠歌。
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
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
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
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
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
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
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
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
能當哉。○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
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經之作。於是原道諸篇。
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華。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
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其論議
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為
一等。而猶不及於賈董。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
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祖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

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爲文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授之際。益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實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攻訐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議彼之。則謂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自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卽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歐韓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因說灤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

近日看他文字。煞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辨而以辨乘我。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則是怕人來困我。故卑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惡。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重。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不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雪上此換字法也。○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且

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看前人文字，未得其意，便容易立說殊害事。蓋既不得正理，又枉費心力，不若虛心靜看，即涵養究索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或誦退之聖德，頌至，旋窮于赤立，偃僂牽頭曳尾，先斷腰脊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歸奉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親於風雅，何其難也。此說如何？南軒張氏曰：退之筆力高，得斬截處，即斬截。他豈不知此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於風雅處。只如牆有茨，桑中諸詩，或以爲不必載。而龜山乃曰：此衛爲夷狄所滅之因，退之之意亦此意也。退之之意過於子由遠矣。大抵前賢不可輕議。象山陸氏曰：文以理爲主。荀子於理有蔽，所以文不馴雅。

慈湖楊氏曰：堯之文章，孔子之文章，由道心而達。始可以言文章。若文士之言，止可謂之巧言，非文章。

魯齋許氏曰：論古今文字，曰二程。朱子不說作文，但說明德新民，明德是學問中，大節目。此處明得二綱五常九法立，君臣父子井井有條。此文之大者，細而至於衣服飲食起居洒掃應對，亦皆當於文理。今者能文之士，道堯舜周孔，孟之言，如出諸其口，由之以責其實，則雷壞矣。性理綜要 卷六 藝文 三

故文章之爲害，害於道，優孟學孫叔敖，楚王以爲真叔敖也。是寧可責以叔敖之事，文士與優孟何異？楚國諸優孟楚樂人，相孫叔敖知其死，曰：我叔敖子父死，將爲我食，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所之，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戲餘。爲相，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欲以爲楚相，盡忠楚王，得以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食，如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封之。度丘。○天地間人各有職分，性分之所固有者，不可自泯也。職分之所當爲者，不可荒慢也。人而慢人之職，雖曰飽食煖衣安樂終身。

亦志士仁人所不取也故昔人謂之幸民凡無檢束無法度艷麗不羈諸文字皆不可讀大能移人性情聖人以義理誨人力挽之不能回而此等語一見之入骨髓使人情志不可收拾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有之可不慎乎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六終

性理綜要

卷末

李

李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七

諸子一

老子

莊子

總論老莊

墨子

管子

孫子

孔叢子

申韓

荀子

董子

諸子二

性理綜要

卷十七

目錄

一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歐陽子

蘇子

王安石

目錄終

性理綱題綜要卷之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子誦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爲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爲縱橫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焉○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老子曰無爲又曰無爲而無不爲有爲而以無爲

性理綱要

卷之十七

一

三

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爲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卽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矣○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子奪翁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

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爲五也○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與○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爲能弘道也朱子曰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臾

性理綱要

卷之十七

二

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靡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他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書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

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爲中退自守爲事故其爲說常以懦弱謙下爲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爲實其爲治雖曰我無爲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爲道每每如此非持載管輅一章之指爲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蓋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妙性理綜要

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爲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爲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惡他閑時儻箇虛無卑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縣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問老子之言竊弄閭闔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

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盡○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擴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問橫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挽前去做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狠狠了自家徐趨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靜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說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像今若冬涉川猶今若畏四隣儼若容渙若水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問道可道何如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宰宰音宰義同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常有欲以觀其微微之義是那邊微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也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音吟木振振也謂之牡銀則謂之牝鎖管便是此鎖鑰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之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樣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石言左契受之義也○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爲無則上文自是就輻

較而言與下文戶牖延埴是一例語其意思之無是較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水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各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較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載管輅抱一能無離乎只是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裡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爲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如治人事天莫若嗇是收不放追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爲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張文潛說老子惟靜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無卹故其流多人於變

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源流實是如此○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如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尙是又加積之也○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內省之意不同爲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以一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燦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爲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

貴賤不相混淆。好惡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爲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估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爾世有爲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牾。而惑逞人生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

性理精要

卷七

諸子學

九

或問黃老清淨無爲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黃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思。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脉如此。

黃老清淨無爲之學。索隱云。黃老之法。清靜無爲。若臣自正。其黃帝之言。無傳矣。老聃之書。八十一篇。而申不害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別。故其爲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太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

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爲。是也。

老氏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爲先有理而後有氣。

性理精要

卷七

諸子學

十

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朱先生詆其有無爲二之非。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疎曠。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髓反其根。我向何存者。卽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安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于此可見剝掠之端云。

莊子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問莊周何如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夫物理從來齊何得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奈胸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爲他極膠固纏縛則性理綜要 卷七 十一

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通譬之有人于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尙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爲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問康節近似莊周朱子曰康節較穩○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

性理綜要

卷七

十一

十一

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說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說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說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是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抵楚地便多有此樣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鄒魯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廢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猶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論莊子齊物篇秋水篇公孫龍問孰羊曰龍少學先生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各同異離堅白然不然不可注公孫龍當時辨者之名也成玄英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行于世堅白即守白也言堅龍之辨蓋將合異以爲同故曰同義○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

史記老子傳贊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問莊子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爲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爲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其轉却了說曰其不知性理綜要 卷七 莊子學 三

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皆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爲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

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晉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浩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微說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緘滕得深密。教人推測不著。讀此等書。便須大着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性理綜要

卷七

諸子類

五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莊篋以詆訾孔子之徒。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欺也。

漁父盜跖莊篋。莊子莊篋篇將欲詆訾。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股揭篋。擔黃而趨。雖恐緘滕局鑰之不固也。然則鄉原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跖者也。注莊起居切。可馬云。從旁開為跖。一云發也。蓋苦極切相。

也。屬

總論老莊

問程子曰。學者何習莊老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閒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大爺。只是

性理綜要

諸子類

五

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及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

不知禮樂刑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不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酒○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子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爲宗然老子之學尙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喜他如此說○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發出來詹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亦寓言否曰然○問程先生謂莊生云嗜欲深者天機淺此言最善此正君子不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哉○楊朱之學出于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

傳華集要

卷十七

莊子

七

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冥亂方外之士厭一時之紛拏畏一身之福害耽空寂以求全身于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莊列之徒和之故孟子闢之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尙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爲美一時名士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爲風流之宗會稽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爲習俗所

世理綜要

卷十七

莊子

太

移終于晉亡而不能章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黃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提提仁義絕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爲休息不擾至于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矣而未及于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况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于事理有

如西晉至使胡羯氏羌腥薰休華幾二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又曰為清談者以心與迹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于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執務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敗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庾亮字元亮鄱陵人明穆元皇后見風格俊整動由禮節仕為散騎常侍以亮求退復起為中書監加中書令蘇峻反亮請軍平之○會稽王昱按通鑑晉簡文帝是元帝少初封會稽王太和末大司馬溫而亮之在位二年○曹參治齊師蓋公按書蓋公膠西人善治黃老言曹參為齊相使人召問之對曰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其言齊國大治

程子曰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特立說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卿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開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三歸之溺三歸注婦人謂嫁曰歸蓋管仲一娶三姓女也非是○問管子中說辟雍言

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無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辨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性理錄要 卷七 學堂 主
辟雍王制天子曰辟雍鄭玄曰辟明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陸佃曰天子立四學并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量居中其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辟雍唯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太學則四學之

環水而觀之是之謂辟雍故致堂曰獨辟雍家有明其義者以詩考之自見王制紀天子曰辟雍不知何所本始而云然也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率

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之帥帥之以爲軍令各爲內政實則軍令寓焉。夷吾志在強國內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內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內脩強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爲爲善雖善實利有意爲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爲比至五州爲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爲伍至伍師爲軍會爲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奈何以詭道行之

性理錄要 卷七 學堂 主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辨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

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爲伯者之私哉。

孫子 名武齊人吳王闔廬用爲將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辨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爲奇奇變爲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爲正即正爲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辯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

來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爲訓也乃爾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矣至謂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啟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與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疑但其薄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孔孫武之書廟之易論語之列創性理綜要卷十七 謹言 三十五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運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中不害 韓非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于名實韓子引絕聖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說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致爲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爲我是無君也

荀子

程子曰有學不誣而言至者循其言可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然荀卿之言也

性理綜要卷十七 謹言 三十五

而游之使自求之厭而厭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量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問荀子言性惡禮僞其失蓋出于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人欲橫流者爲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

人爲者爲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爲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僞明矣以禮爲僞則凡人之爲禮皆返其性矯揉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僞意也朱子曰大要是如此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艸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爲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

性理綜要

卷七

性理

五

五

性則以爲惡論禮則以爲僞何自相戾耶○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欲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今日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爲安耶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朱子曰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脩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等說話皆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

性理綜要

卷七

性理

五

五

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論奴一節妻敬賈誼智謀之士爲之亦不過如此○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如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于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也

西出與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並有功於學者蓋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原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高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駭王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悅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笑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諸子二

楊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楊雄為祕隱楊雄後人只為見

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也雄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與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無益○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則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楊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資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俱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千卷亦可况一玄乎○漢儒之中吾必以楊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隱遯旁燭無疆孫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極者道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益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詎勉于莽賢之間畏

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投閣之事按通鑑新莽天鳳五年莽入大楊雄元初雄於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三世不能官及莽篡以者老九次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法言卒章稱莽功德比伊周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劉棻嘗從雄學奇字茶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祿閣上使者來欲收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天祿閣在西安府城西北未久宮劉向校書處○莽賢之問校漢書成帝之世雄與王莽及劉秀並列象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

楊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提提仁義絕滅

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

性理綜要

卷七

論學

幸

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

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

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其言道德有

取此自是楊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

譽以崇之皆楊子之失○楊子出處使人難說

孟子必不肯為楊子事

朱子曰楊子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有

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且

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

稱揚○德隆則皆星星隆則皆德馨影也猶影

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

反隨星而應○雄之學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

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

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

不足者乃益以踳贏因不是如易中卦氣如

曰此出於京房亦雖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

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聖

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

性理綜要

卷七

論學

手

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

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

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又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

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

成物事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

知太玄都是學他○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

已便會有消長今太玄有三簡了如冬至是天

元到二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

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太玄甚拙處是方底

物他以三數乘之皆筭不著○太玄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太玄中高處只是黃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太玄之說只是老莊康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難易變作十倍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性理綜要

卷三

主

西山真氏曰楊子默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吳氏曰楊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一乃天地造化之

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于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推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于技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爲數子雲太玄名爲擬易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強求合于曆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踰贊以當半日又立一贏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性理綜要

卷三

主

文仲子

王通字仲淹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傳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苟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

說了靜體動體方○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揣摩不得○文中子其間有具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離今也

性理錄要

卷七

論學

三

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黃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陸機按晉書侯字士衡吳郡人抗之子少為牙將成都王穎攻長沙王又假機後將軍河

此人都督為王愷等所誣誣客使孫秀收機機與頴於河甚懷恨既而嘆曰華亭鶴唳豈復聞

子述過堂所著又字凡三百餘篇行于世○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交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義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

性理錄要

卷七

論學

三

故雜伯鉷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義命訓對贊議諫諍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為得如公孫弘是不好見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誇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

將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
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
爲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
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
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
曾採七君事迹以爲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
體例今無可考太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黨
爲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謂輔相之
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爲他之堯舜考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欽池江州觀察王
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
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
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遠遼
如此唐李翱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
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州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
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
復借顯顯者以爲重耳長孫無忌後唐書無忌
洛陽人最之子博涉史
唐初罷止即中依太宗定天下功第一封齊
國公累遷太子太師後與諸遂良同受顧命高

宗初以諱立武昭儀制爵縣公七制之主文中
子續書漢有七制皆賢者也謂高祖太宗文帝
世宗武帝中宗宣帝世宗先武顯宗明帝肅宗
章帝劉禹錫按唐書禹錫中山人履進士登
博學宏詞科工文章累官至集賢直學士太子
賓客晚年以文章自適白居易爲詩豪欽池
江州觀察王公墓碑欽池衛州府池州今
爲府俱直隸京師江州今江西九江府

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爲堯舜三代也
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書
續書意是如此因舉答賈瓊數處說曰近日陳
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
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難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話說得他病處阿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
便以爲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
逸注龔鼎臣別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
中子所說不同他說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
去又問他說權義舉而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
不足義是活物權是稱鍾義是稱是義所以用
權今似他說却是以權爲嫂溺援之之義以義
爲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
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說曰便是他大

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陳同父按通鑑陳亮字為文俊。歷雄偉。有奇志。恒以經遠天下自任。紹興賜狀元及第。謚文毅。○歐公奔北。按通鑑漢獻帝各協靈帝中子董卓廢皇子。與迎而立之。諸郡起兵討卓。卓奔遷長安。卓死。乘輿播遷。曹操迎帝都許。厥後操子不通帝禪位。廢為山陽公。在位二十一年。○龔鼎臣按宋鑄鼎。臣群用須城人。景祐初。進士。果官同知諫院。屢上疏論上其言。和乎不燥。激使大主易脫。退亦未嘗盡人。故其事多施行。後。○問文中子說動靜見天地之心。說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為形動

靜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說話。都似不曾說一般。○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

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讀。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倣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于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于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覷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

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
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
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
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乃不勝其好名
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爲已任則其
用心爲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及復掇拾兩漢
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
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
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
性理綜要

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爲
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于形影響
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
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自
納于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
或有取于其言而終不能無恨于此是亦可悲
也已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爲孟子之倫
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朱子
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
性理綜要

諸國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諸國獻太平十二策帝不能用詩授於河汾之間弟子自遠至者甚衆曹劉沈謝之詩後三國志曹植字子建魏人稱次子十餘歲善屬文操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肺腑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操甚異之植任性而行有不離廟兄不慕漢封爲陳王蓋蓋曰思劉植字公幹東平人有逸才以文章見重於魏文帝與王粲等號建安七子古今詩話鍾繇云若孔門用詩則公幹升堂子建入室景陽詩陰可坐於廊廡之間○沈約字文休謝朓字玄暉陽夏人純之子文章清麗善艸隸長五言詩初在宣城因登三山得澄江靜如練之句古今所稱仕○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

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

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

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便發明得甚麼義理

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

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

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錄三代之書詔令

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爲後世

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緣他都不曾將

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樣子見

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楊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朱子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某嘗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說甚得伯夷心也。○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詆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也。

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爲性者五。因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寬。孟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是分明只是不仔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爲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

曰只爲他說得用又遺了體○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此是說行底非是謂道體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問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蓋仁義禮智之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

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問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

性理綜要

卷七

性字

望

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爲孔子者。○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爲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

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黃義剛曰韓文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會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

性理綜要

卷七

性字

吳

是恁地如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爲宮室爲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處去不見得源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別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爲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

見一箇僧說道理便爲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
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說箇什麼得恁
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說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
所說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說得恁地好後
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說亦可
見其無源頭處曰以博愛爲仁則未有博愛之
前不成是無仁黃義剛曰他說明明德却不
改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
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源頭來處了又

性理綜要

卷七

孟子

聖

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
好又不全陳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
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孟子簡按唐書簡德州于
昌人工詩尚節義舉進
士累官至戶部侍郎加御史中丞大顛姓楊氏
初居羅浮山後居潮陽靈山韓愈云潮州有一
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故自山召至州郭
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
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
得因與來往及祭神海上遂造其處及謂衣服
與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
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
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

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
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
則荀楊爲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奏不著這一
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奏著這一邊程
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
分金稱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
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問昌黎學者
莫是李翱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關
渠有去佛亦文關佛甚堅曰只是愈迹至微道

性理綜要

卷七

孟子

聖

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
節目處亦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
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
李不曾說韓柳○韓退之著書立言詆排佛老
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
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
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
宜哉○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
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

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源頭處。如原道一篇。鋪敘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及身處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家

性理綜要

卷七

學子

果

冥無聊中。遂不覺爲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與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爲恠神。愈獨喟然引聖事四代之感。雖蒙訕笑。踰而復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衆反正功。與齊而力備之。所以

過况雄爲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與。○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行。乃始以日用爲糺。糠天倫爲疵。賢韓子憂之。於是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

性理綜要

卷七

學子

手

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食裘葛卽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楊性已不識。更說甚道。○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爲僞。以性爲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云。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楊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乎。隱可也。仕不可也。○荀卿才高。其過多。楊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然韓子責人甚

恕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麓他那物事皆不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靜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孟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性理雜要。

說那養生底工夫，爾○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脩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辨荀楊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說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楊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

性理雜要

卷之三

論學

五

恕乃是有人不破，今且於自己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辨。○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仔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楊子雲爲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入，只懸推去，都去不得。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星日而無用，惡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些道理，亦不透徹焉。求其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子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于老子底說話。又問文

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
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
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蓑隱者之
類不知如何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
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論世變因革
處說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楊子之學實韓子之
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
之華若楊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楊子
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
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
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
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
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以作
曆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
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
自得退之却見得大剛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
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
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

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
來退之勝似子雲嚴君平按漢書嚴遵字君平
臨邛人善易卜筮於成都市
閭教人每依卦辭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自
養則閉肆下簾讀老子揚雄少從之學曰其風
聲不以激貪勵俗亦近古之逸民也○問程
子言近世豪傑楊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
言性論之則楊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
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
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
退之所以不易及也○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楊
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
好人楊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
子韓退之這兩入疑似學者多主韓退之曰看
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爲心分明是要
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卑
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
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
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
只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爲

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爲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問荀楊韓王四子曰凡人看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爲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惟理綜要

主戰鬪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楊雄則全是黃老某嘗說楊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按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勇決如其爲人極楊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于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爲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于是取而續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爲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爲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爲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

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閟雎鵲巢，亦有學爲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獲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性理緣裏

性理緣裏

卷七

學

書

三八

非王通自著，然畢竟王通平生好自誇大，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續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籍，敢爲異論，則其末流便有焚坑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迥別。王通輕闊爽說得廣闊，緣他于性理緣裏

性理緣裏

卷七

學

書

三八

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日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繁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日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然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托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性理綜要

卷七

諸子

秀

輪臺之悔通鑑漢武帝時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溉田五千頃以上可遠屯田卒置校尉募民壯健敢徙者詣田所墾田築亭以減西國上乃下詔陳旌往之悔日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州是重困老弱孤獨也今又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拒車師千餘里前餐車師雖降其王以遠遠之食道死者尚數千人況益西乎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耐飢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武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又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撥民也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有明封侯之賞以報忿此五伯所弗為也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高馬方略補邊伏與計策云云自是不復出軍乃封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事在政和四年泰伯三以天下讓吳越春秋古公周太

王之號名賣父長日泰伯次日仲雍一名虞仲少日季歷季歷娶太妊生子昌古公知昌聖敬傳國以及昌日與王業者在昌手泰伯仲雍望風知指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于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因其俗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逃食畢還荆蠻國氏若事之自號為句吳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于泰伯而三讓不受故云泰伯三以天下讓者也陳思王善讓魏志陳思王植善屬文為太祖所異而丁儀楊脩輩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欲立為太子植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兄至御之以前矯情自飾宮人左右故為之說故遂定為嗣植嘗乘車行馳驅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由是重諸侯科而植寵日衰中說信其善讓吾未知焉荀氏有三仁文中子日荀氏有二仁生也以死也仁以明道注荀氏二仁謂荀或荀爽也

性理綜要

卷七

諸子

本

歐陽子

東坡蘇氏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固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

上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顏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穎賓蘇氏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比之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騰出怨議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

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于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末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末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久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騫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與大不見痕跡

生理家要

蘇子按宋鑑蘇子名軾字子瞻眉山人洵長子弱冠博通經史為文渾涵舉制科累官至翰林學士兵部尚書軾器識閑偉議論卓犖羣臣無出其右卒謚文忠

王安石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健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

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臆。庶幾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學者之求道。固不于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于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爲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卽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爲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答汪尚書書曰。竊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嘉前日所教。乃論其學不至而流於詖浮邪道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問未精。而滯于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開禪學也。豈

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源。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用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爲之訕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山猶以爲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况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東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爲燧而後已耳。○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于行事。發于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楊韓。捨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于邪。又自以爲是。而大爲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于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爲是。則均焉。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弑。而盛稱荀彧。以爲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

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未滅之科而已。豈可以是以爲當然而莫之禁乎。○孟子之闢楊墨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于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援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爲申韓儀衛性理總要 卷之四 孟子 三十一

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雖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癥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爲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爲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爲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已代之。旣不效矣則誦其彈文于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爲哉。此非熹之言前輩固已筆之于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于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爲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象固嘗妄擬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癥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

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程氏之學以誠爲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裁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于天下。豈真尊王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顯。反復畔援去道已不啻百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誠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幾。性理錄要卷之五
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人炮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闕衍之辭。縱橫押韻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于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

之口哉。○蘇子由云。學聖人便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爲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勇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爲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爲。又豈不爲他荆公所薄。○又曰。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顏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須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

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總題綜要卷之十七終

卷之十八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八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舜帝

禹

湯

文王

武王

宣王

伊尹

傅說

周公

伯夷

總論

性理綜要

卷之十八

春秋戰國

魯衛

管仲

荀息

狐偃

趙衰

趙文子

子產

商鞅

樂毅

孫臏

毛遂

趙括

魯仲連

藺相如

廉頗

蘇秦

張儀

屈原	范曄
總論	秦始皇
茅焦	陳勝
總論	
歷代二 <small>西漢</small>	
高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宣帝	元帝
項羽	漢高祖
蕭何	韓信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八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堯帝

帝堯陶唐氏伊祁姓帝嚳之子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帝于平陽以火德王居位七十二年老倦于勤崩行

舜帝

帝舜有虞氏警叟之子顓頊六世孫姚姓都于蒲阪以土德王在位六十一年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泰山雖高

性理綜要

矣絕頂之外無預乎山也唐虞事業自堯舜觀之亦猶一點浮雲過於太虛爾

龜山楊氏曰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慎微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為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為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艸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己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

不為然後能有為也。非有為之難，其不為猶難矣。

禹夏禹王，姓顓頊之孫，崇伯鯀之子。治水有功，受舜禪而有天下。

南軒張氏曰：禹之有天下也，無所與於已。又曰：禹之為聖，本由學而成，皆其工夫至到者也。

湯商湯王，姓子名履，契之後，商為夏方伯。契無道，暴虐湯，伊尹為相，手諸侯伐之，放于南巢，諸侯

文王周文王，姓姬，名昌，王

武王文王子，名發，后稷十六世孫，商紂無道，手諸侯伐之，諸侯尊武王為天子。

性理精義程子曰：聖人無過。湯武反之也，其始未必無過。所謂如日月之食，乃君子之過。○或問高宗之於

傳說文王之於太公，知之素矣，恐民之未信也。

故假夢卜以重其事。曰：然則是偽也。聖人無偽。

高宗按史記：商王武丁，小乙之子，夢豎思道，夢帝賚之以良弼，得傳說為相，君臣道合，殷朝殷道復興。

或問湯之伐桀也，眾以為我后不恤我眾，舍我諸事而割正夏，而湯告以必往，是聖人之任者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是聖人之清

者也。龜山楊氏曰：非也。湯之伐桀，雖其眾有不

悅之言，憚勞而已。若夏之人，則不然。曰：時日曷

喪？予及汝偕亡。故攸徂之民，室家相慶，軍食壹

漿以迎王師。湯雖欲不往，不可得矣。文王之時，

紂猶有天下三分之一，民猶以為君。則文王安

得而不事之？至於武王而紂罔有懷心，賢人君

子不為所殺，則或為囚奴，或去國，紂之在天下

為一夫矣。故武王誅之，亦不得已也。由此觀之，

湯非樂為任，而文王非樂為精也。會逢其適而

已。

宣王宣王，名靜，厲王之子，立

華陽范氏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吉甫征伐於外，

而王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使文武之臣

征伐，而左右前後得正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讒

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

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以成其功。宣王

能復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內順治而外威震

也。

按史記古詩人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之望
王代雅興吉甫以鄭上卷內史字義台
張仲孝友詩小雅六月篇諸君在矣
兄弟

伊尹名摯耕于有莘之野湯以幣三聘之遂
幡然而起以天下為己任一夫不獲其

傳說按史記殷高宗祭豎思道夢帝夢良賜
以象求之說祭傳歲之野惟肖遂立為

周公名旦伯夷孤竹

程子曰伊尹之耕于莘傳說之築示嚴天下之事

非一一而學之天下之賢才非人人而知之也
明其在我者而已○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
無利欲之蔽其處已也蘓蘓然存恭畏之心其
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
地而不失其聖也近思錄○問伯夷不念舊惡何
也伊川曰此清者之量伯夷之清若推其所為
須不容于世必負石赴河乃已然却為他不念
舊惡氣象甚宏裕此聖人深知伯夷處問伯夷

叩馬諫武王義不食周粟有諸曰叩馬則不可
知非武王誠有之也只此便是他隘處君尊臣
卑天下之常理也伯夷知守常理而不知聖人
之變故隘不食周粟只是不食其祿非餓而不
食也至如所記諫詞皆非也武王伐商即位已
十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理遺書

孟子曰伊尹是兩截人方其耕于莘野若將終身
焉是一截人及湯三聘幡然而往便以天下之
重為己任是一截人

總論

程子曰五帝公天下故與賢三王家天下故與子
論善之盡則公而與賢不易之道也然賢人難
得而爭奪與焉故與子以定萬世是亦至公之
法也○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
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
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
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
是聖人○聖人無優劣堯舜之讓禹之功湯武

之征伐。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周公

在上而道行。孔子在下而道不行。其道一也。

南軒張氏曰。稽聚舍已。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

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

式。不諫亦入。文王也。皆虛其心。以爲天下也。

華陽范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舜爲天子則封之。

管蔡啟商以叛。周公爲相則誅之。其迹不同。

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

喜亦喜。盡其誠以親之而已矣。象得罪於舜。故

性理總要

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問王室。得罪

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

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

害兄之弟。如象則當斬。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

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

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

五峰胡氏曰。堯舜以天下與人而無人德。我之望

湯武有人之天下。而無我取人之嫌。是故天下

無大事。我不能大。則以事爲大而處之也。難矣。

魯齋許氏曰。五帝之禪。三代之繼。皆數然也。其間

如堯舜有子之不肖。變也。堯舜能通之以揖遜。

而不能使已子之不肖。均湯武遇君之無道。變

也。湯武能通之以征伐。而不能使夏商之無桀。

紂。聖人遇變而通之。亦惟達於自然之數。一毫

之已私。無與也。

春秋戰國

魯衛

性子曰。廟贖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其

性理總要

父而不與共國。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先君之社

稷而身從父。則義矣。

五峰胡氏曰。欲撥亂興治者。當正大綱。知大綱。然

後本可正而末可定。大綱不知。雖或善於條目。

有一時之功。終必於大綱不正之處而生大亂。

然大綱無定體。各隨其時事。故魯莊之大綱在

於復讐也。衛國之大綱在於正名也。譬不復名。

不正。雖有仲尼之德。亦不能聽魯衛之政矣。

魯莊之大綱在於復讐。左傳桓十年。公及文

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誦之以告。夏四月丙子。

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費于車。管人告于齊曰。君畏君之威。不敢寧。若來。管人告于成而不反。無所歸。管人立世子。同是為莊公。文姜孫于齊。不敬歸。

管仲

或言使管仲而未死。內嬖復六人。何傷桓公之霸乎。程子曰。管仲為國政之時。齊侯之心未盡也。既盡矣。雖兩管仲將如之。何未有盡心於女色。而能盡心於用賢也。

內嬖復六人

也

史記齊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莊長衛姬少衛姬。鄭姬高。密姬。味。華子。

泚水司馬氏曰。孔子稱管仲之器小哉。先儒以為管仲得君如此。不勉之以王而僅止于霸。此其所以為小也。愚以為周天子存而管仲勉齊桓公以王。是教之篡也。此管仲所耻而不為。孔子顧欲其為之邪。夫大人者。顧時不用則已。用則必以禮樂正天下。使綱紀文章粲然有萬世之安。豈直一時之功名而已邪。管仲相桓公。伯諸侯。禹迹所及。冠帶所加。未能使之皆率職也。而

偃然自以為天下為莫已若也。朱絃而鐵宮。反玷而三歸。此其器豈不小哉。楊氏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斯言得之矣。

朱絃而鐵宮。記器篇。管仲鐵宮。朱絃。注。鐵宮。有鐵之飾也。絃。見之。管仲以鐵為之。自領下。屈而上。賜於兩旁之。并垂。餘也。

荀息。史記齊桓公。大夫士。荀息。大夫。詩。微。道。於。荀息。史記齊桓公。大夫士。荀息。大夫。詩。微。道。於。荀息。史記齊桓公。大夫士。荀息。大夫。詩。微。道。於。

泚水司馬氏曰。晉獻公使荀息傳奚齊。荀息曰。民

荀息

也

荀息

荀息

齊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杜元凱以為荀息有此詩。人重言之。義以愚觀之。元凱失左氏之意多矣。彼生與君言死而背之者。是小人穿窬之行。君子所不譏也。夫立嫡以長正也。故公溺於嬖寵。廢長立少。荀息為國正卿。君所信。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而遽以死許之。是則荀息之言。玷於獻公未沒之前。而不可救於已沒之後也。然則左氏之志。所以貶荀息。

而非所以為褒也。

里克晉人獻公時為大夫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鼻落氏克諫曰太子奉祭祀社稷之案盛以朝及視膳者也故曰天子帥師非太子之事也

狐偃晉人侯之子文公為太子時出亡在外偃與兄毛從之十九年比文公定王下大抵多偃謀也

趙衰晉人夙之驛有深智遠謀重耳安於外與舅犯謀適楚勸受楚客禮適秦權公于禮既歸勸入定襄王命為卿以讓藥枝文公反風及勝多出其謀

西山真氏曰狐偃趙衰晉文公以父師事之者也從亡十有九年其所以輔翼扶持者不遺餘力

性理然聖賢修身治國之道二子蓋未嘗講也故其始霸也講王者之隆國天子之邑勤天王之狩使二子嘗從事於格心之學素以義禮勉其君詎至於是哉以行事攻之惟用人一節頗得古人推賢遜能之意其餘則皆孔門之所羞言者也然自二人而觀則子餘之言論風旨又非舅犯所及

趙文子趙武晉人襄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為

趙武晉人襄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為

趙武晉人襄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為

趙武晉人襄曾孫父朔為屠岸賈所殺朔妻成公姊遺腹生武賈索之為

文曰

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自亦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性理東萊呂氏曰趙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及宋之盟談笑當裏甲之變神閑氣定而不亂晏子長不滿六尺及崔慶之盟自亦在前毅然責育不能奪蓋其怯者血氣也其勇者義也

西山真氏曰趙文子之賢出於天資而未嘗輔之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

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

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

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

學故志不能帥氣年未及耄而偷情形焉其視

師長士等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格
泰於朝以告戒我遂作箴戒之詩以自警而
賓之初筵亦武公海過之作則其有文
章而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子產
子產國衛子

或問子產相鄭鑄刑書作丘賦時人不以為然是
他不達為國以禮底道理待時法制以為國故
鄭國日以無削朱子曰是他力量只到得這裏
觀他與韓宣子相爭時似守得定及到伯有子
皙之徒撓他時則度其可治者治之若治他不
得便只含糊過亦當時到國世卿每國須有
條理總要

三兩族强大根株盤伏勢力相依倚卒急動他
不得不如今天臣才被人論便可逐去故當
時自有一般議論如韓獻子分謫之說只是要
大家含糊過不要見得我是你不是又如魯以
相忍為國意思都如此後來張文潛深取之故
其所著雖連篇累牘不過只是這一意

國語鄭鑄刑書王文伯曰鄭其火乎火未出
而作火大出而象之作丘賦國人謫之曰其
父死於路已為薑尾以令為國國將若之何
丘十六并當出作馬一疋牛三頭故子產別
賦其田如魯之田賦謂其父子國謂尉氏所
殺今重賦毒害百姓韓宣子韓獻子之子青

公之時與趙鞅共分初氏羊舌氏十縣之地
定公時與趙簡子侵伐中行氏田是封疆日
廣韓獻子分謫左傳成公二年晉師伐齊及
衛地韓獻子為司馬將斬人鄭獻子克駁將
殺之至則既斬之矣御子使速
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謫也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
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
公聲公合九十四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
大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
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於此從容
回斡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
性理總要

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
其變惡之既稔者不緩治以失其機有勸懲之
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太
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
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
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
書見譏當世自餘解不合于理者然大人格心
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
不足與有進耶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

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簡公傳公之子元年諸公子謀欲誅相子駒為君公子孔使尉上殺子駒而後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止之於是子孔從之而相子產為十二年公怒子孔專國權誅之而封子產為大邑子產讓受其邑三邑二十二年季札使魯見季子如舊交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商鞅公孫鞅衛人因景監入是秦孝公說鞅商鞅之術令大吏以為左庶長乃定變法之令法既具申嚴賞令徒木示信罰不貸大賞不私親戚在秦二十四年卒鞅道不拾遺山無盜盜民勇於公戰怯於敵開新邑大治列侯就封於商於十五邑

或問商鞅說孝公帝王道不從乃說以霸道鞅亦不曉帝王道但是先將此說在前者渠知孝公決不能從且恁地說庶可以堅後回霸道之說耳朱子曰鞅又如何理會得帝王之道但是太拍頭去揮那孝公耳他知孝公是行不得他尋地說只是欲人知道我無所不曉○問開阡陌

曰阡陌便是井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曰阡南北曰陌或問南北曰阡東西曰陌未知孰是但却是箇橫一箇直且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箇大溝謂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開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這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也

或問商君初變法秦民不悅言不便者以千數令行之後秦道不拾遺鄉邑大治秦民後來言令便潛室陳氏曰始言不便猶是三代直道之民終復言便則戰國刑戮之民矣不下毒手如何得他合口當看商鞅行法始末

樂毅按史記毅為壽人樂羊之後自魏通燕昌國若後奔趙封望諸君襄高帝特求毅後得其孫樂叔封之樂鄉曰華城者孫贖按史記贖生所鄧之國孫武之後與

斷其足齊使諸將咸工以爲神觀攻齊歷
用破憲法騎到國要消夜至馬陵白書大
樹消果至見白書讀未畢爲弩齊
登滑智窮自刎腹由是名顯天下

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爲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朱子曰這只是他每愛去立說後都不去攷教子細這箇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齊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棄了齊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處連忙發遣了他以盡其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更是那田單也忠義盡死節守那土城樂毅不是不要取他也煞費氣力被他善守後不奈他何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志圖報政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鼎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但取不得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

數子便乘勢殺將去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樂毅昔卽墨之國乃用師之道適當如此用速不得又齊潛王人多疾之及死而其子立于莒則人復惜之不忍盡亡其國卽墨又有田單故下之難使毅得盡其策不失之

或問孫臏料龐涓暮當至馬陵如何料得如此好沈憫曰使其不燭火看白書則如之何曰龐涓龐涓是箇解底人必看無疑此有三樣上智底

人他曉得必不看不看下智底人亦必不看中智底人必看看則墮其機矣當思古今智士謀略能諱固不可及然說之者能如此曲折書之而不失其意則其智亦不可及矣

毛遂 遂乃平原君門下客

趙括 括趙人馬服君奢之子趙王使爲將爲秦將白起所射死

魯仲連 仲連齊人逐論帝秦之害又下聊城

潛室陳氏曰毛遂上不數於其主下不齒於其後而卒能奮身決起著名楚趙苟非見棄於人安

乘龜鑑之名言而自速危亡之禍則長平之敗豈獨趙括爲之哉

平原君按史記趙勝趙公子平原君待士食客數千人相惠文王及孝成王秦烈趙卽郭蓋散家之所有以享士得延士三千人却秦軍策平原君與齊孟嘗楚春申魏信陵號四豪雋亭史記亭戰國韓上黨守特秦白起伐韓拔野王上黨路絕秦與韓民謀曰鄭道已過不如竭道趙救秦兵必疲韓韓趙爲一則可以當秦矣卒降趙事在尉繚王十三年秦拔野王按一統志野王縣名本漢所置今在河內縣卽懷慶府治所仍屬焉祖詐之術子問道篇曰祖詐之家注祖猶詐于祖公三篡四以智備身祖詐之家也言兵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也蓋食二韓而得秦人蓋食於秦止秦月六國如雲今秦

仲連亦戰國策士耳。而奇氣踈節。憤激陳義。有非策士所能及者。鷹隼高飛於雲漢。虎豹長嘯於山林。其頡頏飛騰之氣。豈人之所能近哉。一旦受人之羈繫。而拳養於鞬園之中。則與雞犬何異。何者。惟其有所欲故也。戰國游士。大抵不勝其利欲之私心。擔登而往。鼓篋而遊。夫孰非有富貴之心者。故一受人之羈縻。甘人之參養。則雖有奇氣踈節。將無所用之。而俛首帖尾。碌

礫人下者。往往如是也。尙何望其憤激陳義哉。
 仲連惟不見其所欲。故不受人之羈縻。甘人之
 餒養。是以高飛長嘯而足以頡頏於一世。雖未
 必爲天下士。而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

藺相如按史記相如趙城人仕趙爲舍人時趙有良璧秦請易以十五萬

相如奉檄入秦。秦買約。相如方完璧歸趙。及秦王與趙王會池。池秦王令趙王鼓瑟。

相如亦請秦王擊臨邛終不能廢趙以攻拜爲上卿

龜山陽氏曰周室之季天下分裂爲戰國游談之

士出於其間各挾術以干時君視其喜怒悲懼

惟理綜要

而捫閭之微名射利固無足道者間有底憤激

昂以就一時之功其材力有足過人而鮮克自

重其身者。何多耶。予讀藹相如傳。未嘗不仕其

爲人而惜其如此也夫秦隋累世之奇虐竟

之暴傳天下有并吞諸侯之公非丁與豐

之易指聖天子存乎君諒所之心非可與神

有而論曲直也。和女區區掉三寸舌入彀。耻不

渭之秦卒能以完壁歸亦足壯哉然當其捧璧

睨柱示以必死。蓋亦磨虎牙矣。夫死非難。死不

失義不傷勇君子所難也。且秦趙之不敢益難。

雄之國也。身之存亡。非特一璧之重。而社稷安
危之機。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然則趙之有璧。
存可也。亡可也。初相如捧璧入秦。趙之君臣計
議。非有親秦之心。特迫其威彊耳。夫以小事大。
古之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棄
國而逃。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
乃以孤單之使。逞螳怒之威。抗臂秦庭。當車轍
之勢。其危如一髮引千鈞。豈不殆哉。當是時。使
秦知趙璧終不可得。而歐敵幸不既難矣。若是
則向安得爲不失義。不傷勇乎。不三數年。趙卒
有覆軍陷城之禍者。徒以璧爲之祟也。然則全
璧歸趙。何益哉。至於渑池之會。則其危又甚矣。
方趙王之西也。廉頗約以一月不返。則立太子。
以絕秦望。則是行也。非有萬全之計。雖無往可
也。傳曰。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然後可以會三
者。一闕焉。則危事矣。挾萬乘之君。陷危事。非得
計也。相如爲趙卿相。其智勇不足重。趙使秦不
敢備焉。乃欲以頸血濺之。豈孔子所謂暴虎馮

河死而無悔者與

逞螳怒之威。莊子天地篇。螳怒以當車轍。必不勝任矣。

或問。蔣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卻以待秦。
頗可謂賢矣。以其觀之。使相如能以待頗之術。
待秦。乃爲善謀。蓋秦乃能制剛弱。乃能制強。今
乃欲以匹夫之勇。恃區區之趙。而開強秦若秦。
奮其虎狼之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
者。特幸而成事耳。朱子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段
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士。此說也太過其實。他
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說。大槩與公說相
似。說相如不合要與秦爭。那璧要之。恁地說也。
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爲寶。若當時
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覺不振。古人傳國。皆
以寶玉之屬爲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
當時秦也強。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
方恁地做若其他人。則是怕秦殺了。便不敢去。
如蔣相如。豈是孟浪恁地做。他須是料度得那
秦過了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

是如此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性聖

和氏璧下春秋時楚人嘗於荆山得玉璞獻之厲王以爲詐則其左足武王即位復獻之又以爲詐則其右足及文王即位乃使琢之玉使人問之曰臣非楚則實玉而觀之以石真上而名之以詐所以悲也王曰玉人琢之果得玉封零陵侯不就黃歇取楚太子通鑑周赧王五十二年楚頃襄王疾病黃歇太子於秦開之言於應侯曰楚王疾病黃歇太子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命萬乘也秦若歸其太子則是親與國而得命萬乘也侯以告王王曰今太子傳先往同疾及而後之歇與太子謀曰王疾弱而屬文君之子二人中王若卒大命歸文君之子歸文君後太子不得奉宗廟漢乃遣太子歸國

廉頗趙人惠文王時將兵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故曰廉

不敵加兵於趙

蘇秦

張儀儀晉人張老之後世居河東始嘗與蘇秦俱學鬼谷子之術後相蘇惠言所計從及蘇秦死後遂破從約說六國事秦蘇報不至而惠王卒武王立不悅儀儀乃脫身相

性聖

子

蘇氏曰趙使武襄君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武襄君廉頗出奔魏以是推之則向者肉袒負荆之悔特感相如之義而非真悔也悔不發于已而發于人易可久邪武襄君樂乘代廉頗而廉頗代魏取繁陽亦成王歲悼襄王立使樂乘代魏頗怒攻之遂出奔魏魏不能用趙師數用王復思之使龐涓向可用不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殺之頗見使者一飯斗米肉十斤能甲士馬以示可用使者還報曰廉將軍老尚善戰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王遂不召楚人趙之頗一爲楚將無功曰○蘇秦約從說齊王曰夫韓魏所以畏秦者爲其與秦接境壤也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國已危亡故韓魏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吾不知蘇秦之說韓魏敢出此語乎此蘇秦之所以爲蘇秦也○蘇秦張儀同門友也蘇秦將止秦兵不以情而遺儀乃以術而激儀何邪蓋乎昔師友之間未嘗用情故臨事不可以情告也

屈原

屈原原伯庸子名平楚武王子段後采食于屈因氏焉仕楚懷王爲三闕大夫掌玉

而自顯若其為行之不能無過則亦非區區辨說所能全故君子之於大取其大節之純全而略其細行之不能無弊則雖三人猶必有師者况如屈子乃千載而一人哉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此觀人之法也夫屈原之忠忠而過者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故論其大節則其他可以一切置之不問論其細行而必其合於聖賢之矩度則吾固已言其不能皆合於中庸矣尚何說哉

范曄我史記載楚人辭官請侯欲事觀家史無以自資而先事觀中大夫須買馬買所贊取相封侯侯身入秦為相封侯

凍水司馬氏曰穰侯相秦秦益疆宰制諸侯如蠶主之役僕夫左右前後無不如志此穰侯之功也范曄非能為秦忠謀亦非有怨於穰侯也縱行其說而穰侯道妨其路故控其喉捐其虀而奪之位秦王視聽之不明遂至於遷逐毋敢記穰侯何有哉穰侯雖擅權未至如睢之所言孔子惡夫佞者豈以此夫

穰侯相秦通鑑魏冉楚人秦武王后羊氏異子弟也武王時任穰侯用事及武王薨迎立其甥穰侯是為昭襄王拜為相既而為丞相封穰侯因遂專國政諸侯畏之

總論

庸齊許氏曰春秋上下二百餘年其間人材有一節一行之可稱者固難以指而數若夫宏碩之器明敏之識端實之行正大之議論未嘗不相望于世今試舉其材美之著者言之如齊之鮑叔管仲晉之舅犯先軫卻克趙衰宋之華元楚之子文為賈泰之百里奚鄭之子產吳之季札此十數輩者皆足以尊主而庇民皆足以捍夷而制變皆足以繼絕世而興治平若較之三代王佐之才固未可同日語若求之漢唐全盛之際未見有出其右者然考諸人之事業其大者僅能輔其君以主夏盟餘皆保全境內幸免社稷之變遷而已遂使後之議者謂其規模淺狹皆無能用於天下而止足以用一國斯言也果足以病諸人乎愚竊以為春秋之時吾道與元氣會合者皆支離於光岳之分裂天綱地維一

陸而難振民彛國政一壞而難脩事物統類一
紛亂而未易以整當是之時陰陽氣運之厄方
有以成吾道之厄雖有備人特起欲以天下
已任吾知其材力無所施

世理經事

卷八

七

鮑叔牙齊人敬叔之子世為秦卿進管仲於桓公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邵克晉人缺之子景公時使克于齊齊頃王母從樓上觀而笑之克怒歸至河上日不報齊齊河伯視之克殺政又伐齊齊使太子張為質兵罷既而又使克與齊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頃公奔陳敗走齊追北齊師魯衛求平不克齊頃公奔陳子頃齊使日請趙盾子頃公奔陳子頃齊公

秦始皇

始皇名政莊襄王之子實呂不韋之遺腹子

或云秦始皇用王翦將兵伐楚翦請田宅甚眾或者非之翦曰王怛中而不信人今空國中之甲士盡以委我儻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則王疑我矣范陽張氏曰君臣至于此衰世之風也君不信其臣故以術而御其臣臣不信其君故以

術而防其君君臣上下無非以術相與欲其終始無間難矣然當此時三綱五常既已淪敗使秦皇不疑其臣則臣下必移其權使王翦不防其君則後日必被其禍君臣之風喪至此天下可知矣

世理經事

卷八

七

王翦按史記翦趙人將兵六十萬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用兵與白起齊名王翦中而不信人王翦傳註徐廣曰但一作祖通繼釋文曰但通作祖心不猶也或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本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朱子曰秦之法盡是專制事臣之事廢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眾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坑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眾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

亡之陳涉便做陳王。張耳便做趙王。更阻遏他
不住。漢高祖自小路入秦。由今襄陽金商藍田
入關。項羽自河北大路入關。及項羽盡殺秦人
想得秦人亦悔。不且留取子嬰在也。

茅焦齊人。秦嫁毒之。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今日。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

齊客茅焦最後諫。言其切。始皇始。始。後。諫。言其切。

陳勝陽城人。嘗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曰。天下無陽。陽。大楚。自立。為楚王。

潛室陳氏曰秦遷太后於離宮諫死者二十七人

而後來之輪忠者猶未已夫秦無道極矣而在

廷何多直節臣也且其諫者非必皆社稷之臣

皆貴戚之卿也非必皆拆秦之圭皆僞秦之

也又非必皆秦之所產皆道言之士也而為是

奮死而不顧蓋生平戰國之世無一而非口舌

之士仕於危亡之朝無一而非口舌之功故當

喜出於波濤洶湧之間游人之所不能泳與濟

俱沒與汨俱出而幸不死焉是其所以為工耳

若夫滿汗行潦弱翁稚子可塞裳而濟彼豈以

是而動其心哉此所以積尸秦庭而後來者愈

出而愈奇也雖然亦危矣逆驪龍之領下而取

其珠料虎口而奪之食若茅焦者亦幸矣世說

翁家貧。縮蕭而食。其子投川。得千金之珠。翁曰。珠在驪龍領下。子遭其睡也。使其寤。子當為齏。

其事至微淺然驪龍先生抱祭器而往歸之張

耳陳餘房君之徒又皆以興王之業說之舊史

按其行事謂其不幸如是而致敗設不如是其

事當復如何耶至其嘉三殺意也猶曰其所

王侯將相竟足以亡秦且涉所置王侯將相

矣而史誇之若是夫涉起簡成而首事志在免

死而已其大要不過偷一時之欲其用軍行

未嘗有一日之規徒不勝其憤憤之心決一旦

之死為天下首事蓋未知烏止誰屋也在天下

後世正不當以興王之事責之舊史猶復云云

至今尚論涉事者猶憤其執得而執失也吁亦

悲矣天下苦秦之禍故家遺俗豪人俠士喪氣

略盡乃其所不慮之虞卒猶能為天下而首

雖其人物卑陋事至微淺而古今猶幸之蓋藉萬年之憾而發憤於陳王猶曰此秦民之湯武耳

張耳大梁人嘗亡命游外黃後從漢高帝定天下以功封趙王陳餘大梁人好儒術與張耳為刎頸交秦滅魏購求耳餘兩人愛姓名俱之陳耳里監門後從陳餘起兵餘立為代王耳止誰誰詩瞻鳥愛止于誰之屋

總論

五峰胡氏曰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動川湮人消物盡舊迹亡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

惟理緒要

卷十

總論

三

三

與氣復而滋萬物化生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任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井牧多寬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土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浸壞浸

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正其封以復大禹之舊而人紀脩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浸壞浸壞以王于紂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浸壞浸亂先變於魯大壞于秦而仁壞天下之政亡矣仁政既亡有天下者漢唐之

惟理緒要

卷十

三

三

或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朱子曰此亦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亂不得伸到戰國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強大後來又得惠文武昭襄皆以食

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却盡收得許多權柄秦遂益強豈不是會

惠文王昭襄王惠文王之子以周顯王三十二年即位蒙已成之業諸侯來朝天子致文武財一戰勝魏魏地至再五國之會盟攻秦秦出無邊敵五國股起于是滅魏趙魏戰楚九新首二十五萬二子是在位二十七年○武王名彥惠文王子以周顯王五年即位韓魏齊楚皆賓從初置丞相左丞相韓宣王右丞相魏襄王有力於戰力土在邯鄲趙魏皆至太官三與魏舉鼎絕跡而為國人談論在位四年○昭襄王名襄武王

問溫公稽古錄秦論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秦之謂矣又引賈生之論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某竊謂論者不當徒咎其守之非道而不論其攻之已不善也朱子曰賈生溫公之論蓋究其極固為有病然被其立論非為攻取者雖以為可以如是取之而無害也乃為既得之後而謂以為如是則或可以守耳今且誠以身處

胡亥子嬰之地而自謀所以處之之宜則彼前日取之之逆者既不可及矣吾乃可以拱手安坐以待其亡耶

胡亥按通鑑秦二世胡亥始皇少子始皇之崩李斯趙高矯詔殺太子扶蘇而立之在位僅三年陳勝吳廣兵起沛公率兵入關趙高試之于望夷○子嬰秦王子嬰扶蘇之子趙高弑之

西漢

高帝

姓劉名邦字季沛豐人秦亂起兵於沛自立於霸上入關安秦降為懷王王

即帝位都長安以文德王帝遠大度好謀能聽雖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矣

程子曰高祖其勢可以守關不放入項王然而須放他入來者有三事一是有未坑二十萬秦子弟在外恐內有父兄為變二是漢王父母妻子在楚三是有懷王

懷王名心楚懷王孫也項梁起兵立之以義人望及梁死諸將尊為義帝主約遣兵伐秦先入關者王之及沛公先入項羽致命于王王曰如約羽大殺之使使之于押秦遣英布統之元城劉氏與馬永卿論圍碭曰其中有一事今與公論之嘗見高祖云蕭何低棋不甚相遠但高祖

識先後着耳。若低棋卽以後着爲先着。故敗者
有高棋曰。漢高帝方懸布以窮來歸。故跳足不
起。以挫其銳。布欲自殺。後見張御從官如漢王。
則又大喜過望。此識先後着也。又有低棋曰。梁
武帝方侯景以窮來歸。遽裂地而王之。其後景
凡有所須。輒痛挫抑之。故景反而梁亡。此以後
着爲先着也。又曰。圍棋有過行者。必須皆是高
棋。而當局者爲利害所昏。故籍傷人指之爾。若
低棋雖是提耳而明告之。亦不悟也。昔漢高帝

性理統要

卷二

漢高帝

美

四十五

迷。爾使良平遇暗主。雖累千萬言。亦何益哉。
漢王二年。隨何說九江王黥布。時楚歸漢。既
至。漢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怒。欲自殺。
殺及出。就令張卿食飲。從官皆如漢王。是又
大喜過望。○梁武帝太清元年。東魏大行。其
侯景遣使奉表于梁。請舉河南十三州內附。
梁主召羣臣廷議。皆言項與魏和。不宜納其
叛臣。梁主自謂我國家如金。願無一傷。缺恐
納景。因以生事。惟朱異力勸納之。梁主乃以
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路事。
○漢王四年。韓信非定齊地。使人言于漢王。
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請爲假王。以鎮
之。漢王大怒。罵曰。吾圍於此。旦暮望若來。乃

自立邪。張良陳平。隨王足附耳。謂曰。漢方不
判。卒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使自
爲守。不覺變生。王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
卽爲真王。何以假爲。卽遣良。良稱曰。信爲齊
王。殺其
兵擊楚。

性理統要

卷二

漢高祖

美

三

或問高祖爲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朱子
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
侯皆不能假故也。高祖爲義帝發喪。漢王二年。
逸說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
成。名其爲賊。賊乃可服。項羽無道。故殺其主。天
下之賦也。夫在不以勇驍。不以力。大王宜率三
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于是漢王
爲義帝發喪。諸侯皆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
殺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救三河之士。南沛江
漢。而天下願從諸侯。○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
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
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託此之名。以正彼
之罪。所謂編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
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鄉名。三老。官名。一人掌教化。又擇鄉三老。中一
人爲縣三老。楚漢春秋云。董公八十三歲。其
水詳。秦世隱士。遮道而說。遂封爲。○廣武之會。
成。序衆。序云。橫道自言。曰。遮說。○廣武之會。
太公既已爲項羽所執。高祖若去求告他。定殺
了。只得以兵攻之。他却不敢殺。時高祖亦自知

漢兵已強羽亦知殺得無益不若爾之庶可結
 漢之惟心一云使高祖屈意事楚則有俱難而
 問舜棄天下猶敝屣曰如此則父子俱就戮
 爾亦收太公不得若分羹之語自是高祖說得
 不是漢高四年漢與楚皆軍廣武利高祖置
 吾與汝俱非而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
 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盃羹羽怒欲殺之項伯
 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高祖斬丁公赦季
 布非誠心欲伸大義特私意耳季布所以生
 欲示天下功臣是時功臣多故不敢殺季布

是明大義陳平信布皆項羽之臣信布何待反
 而誅之丁公楚人季布母弟為項羽將常逐高
 厄哉丁公乃還及帝平楚謂見帝以狗軍中曰
 丁公為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日使
 世為人臣無放丁公也季布楚人為項羽將
 窮帝羽滅帝購求而敢匿者罪三族布乃免
 為奴日賣於魯朱家朱家心知其布乃之洛陽
 見勝公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
 漢求之急不走北胡南走越耳此棄壯士
 資敵國也勝公言于上乃赦布召拜郎中
 南軒張氏曰惟仁義足以得天下之心三王是也
 高帝之興亦有合乎此是以能剪暴秦滅強項
 而卒基漢業方懷王遣將入關諸老將固以為

沛公素寬大長者而心歸之至於三章之約其
 所以得乎民者深矣此非其所謂仁者與予每
 愛三老董公之說以為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
 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可乃服三軍之
 眾為義帝縞素聲項羽之罪而討之於是五十
 六萬之師不謀而來從義之所感也使斯時高
 帝不入彭城置酒高會幸諸侯窮羽之所至而
 誅之天下即定矣惜其誠意不篤不能遂收湯
 武之功然漢卒勝楚卒亡者良由於此名正

立故也沛公西入咸陽還軍霸上悉召諸將父
 諸侯約先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去
 去秦苛法秦民大喜悅彭城置酒高會通與
 王二年漢王率五諸侯兵伐楚入彭城收其寶
 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
 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上死者二十萬
 人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盡燒王乃得與數十騎遁
 食其從太公呂氏間行遇楚軍○問高祖規模
 為楚軍所獲諸侯復背漢與楚
 弘遠何事可驗曰約法三章用三老董公仁義
 之說此二事可驗○嘗讀漢史至平城之圍內
 外不通者七日用陳平秘計僅而獲免未嘗不

爲高帝危之。班固號良史。於陳平之計。亦莫得聞。意必猥陋可羞之甚。故平亦耻。諱不欲自貶笑於後世也。猶幸有平計可用耳。脫或無策。則漢家社稷。豈不寒心。雖欲斬十使。封叢敬。尚及爲乎。一聽之誤。爲禍如此。幸免而悔。所失已多。曷若審聽於初。而不輕用以取辱乎。又曰。高祖平生好謀能聽。自起布衣。以有天下。用人之言。鮮有誤者。至此忽輕信十輩之言。其病安在。蓋由急於功利之故。惟帝貪易擊之利。遂欲繼功於遠夷。此念既萌。利害倒置。故十輩之言。得以入之。雖有叢敬之忠。反怒其妄言沮軍也。是故爲人主者。又當端其一心。勿以小功淺利自惑。其聰明則臣下是非之言。可以坐照。而挾功利之說者。亦無隙之可乘矣。漢高帝七年。匈奴寇。項軍于居代谷。使人觀之。見項軍其壯士肥。馬但見老弱羸。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復使叢敬往。使未還。悉兵三十二萬。非逐之。敗還報曰。所聞相擊。此宜矜。旁見所長。今臣徒使見羸。將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乘利。是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時兵已業行。上怒罵曰。吾先至平城。兵未盡到。見項縱精兵四十萬。

劉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帝用陳平秘計。使使問厚遺。項氏乃解圍去。漢亦罷兵歸。斬前使十輩。教多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封爲建信侯。○平城之圍。陳平知項氏始忌。造水偶人舞。彈間。項氏慮其下。城必納之。乃退軍。史云。秘計。歸其策下爾。潛室陳氏曰。楚懷王之立也。天將以興漢乎。懷王之死也。天將以亡楚乎。夫懷王項氏所立。此宜深德於項。今觀懷王在楚。曾無絲粟之助。于楚而獨屬意於沛公。方其議遣入關也。羽有父兄之怨於秦。所遣宜莫如羽者。顧不遣羽而遣沛公。曰。吾以其長者不殺也。沛公之帝業。蓋於此乎興矣。至其與諸將約也。曰。先入關者王之。公先入關。而羽有不平之心。使人致命於懷王。蓋以爲懷王爲能。右已也。而懷王之報命。但如約而已。以卿莽一時之言。而重於山河。丹書之誓。羽雖欲背其約。其如負天下之不直何。是沛公之帝業。又於此乎定矣。夫項氏之興。本假於亡楚之遺孽。顧迫於亞父之言。起民間牧羊子。而王之。蓋亦謂其易制無他。而豈料其賢能若是邪。始而爲項氏之私人。而今遂爲天下之義。

主始以為有大造於楚而今則視羽幾如也則羽此心之鬱鬱悔退豈能久居人下者自我立之自我廢之或生或殺羽以為此吾家事而不知天下之英雄得執此以為辭也故自三軍結素之義明沛公之師始堂堂於天下而羽始奄奄九泉下人矣懷王之立曾不足以重楚而霸王之死又適足以資漢然則范增之謀欲為楚也而祇以為漢也嗚呼此豈沛公智慮所能及哉其所得為者天也此豈范增項羽智慮之所不及哉其所不得為者亦天也

秦二世二年居東入范增年七十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發起之將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役也秦聽其言乃求得懷王孫心子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

○高帝之為義帝發喪也三軍縞素天下之士歸心焉雖然帝亦詭而用之耳夫義之於懷王也君臣之分未定也生則嘗以天下之義主而事之死則以為天下之義主而喪之此蓋項氏之短而大其辭以執之是三老董公之善謀豈出於帝之本情哉○問高帝約法三

章如何曰沛公之始入關也與秦父老約法三章是時沛公猶未王關中也而輒與其民私約如此殆類於兒曹嘔咆之為者當雌雄未定之時務為寬大長者以媚悅斯民說不能者及項氏既滅天下一家正高帝創法定令之時也而三章之法不移如山豈兒曹輩嘔咆之恩姑以媚悅於一時者哉使其仁心仁聞出於至誠雖恤之意雖艸莽私約遂以為漢世不刊之典真主一言其利博哉○問高祖大封同姓卒有是

大不掉之患高祖明達何不慮此曰懲戒亡秦孤立之弊故大封同姓聖人謂百世損益可知此類是也周以封建亡故秦必損之秦以不封建亡故漢必益之事勢相因必至於此兼漢視戶口減少封諸王時計地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其後戶口日蕃所以疆大

大封同姓通鑑漢高帝六年帝懲秦孤立而亡欲大封同姓以鎮撫天下分楚地為二國以淮東五十三縣立從兄將軍賈為荆王以薛郡東海城陽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為代王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傳陽城陽郡十三縣立微時外婦之子肥為齊王故曰大

姓。問漢高人謂其寬仁長者韓彭英盧曾

未免於誅死何耶曰方事之殷能奪諸公死力

是高祖善將將處及事之定置諸公於死即將

將之餘習未忘寬仁其天資殘忍是無學問

英言謂韓彭越英布盧縮也史謂英布六安

人少時客相之日當刑而亡及壯坐法監囚攻

姓英秦末以兵歸漢項楚漢元年項羽封九江

王二年歸漢漢封淮南王五年漢滅楚彭韓

誅因而謀反上自將討之戰敗被殺○盧縮漢

人與漢高帝同姓問其生父與帝同日帝以爲

人封長安侯帝即位之年燕王臧荼反帝以爲

帝之立縮爲燕王十年相國陳稀反帝與通謀

帝召縮不至十二年趙主入何故○問漢高祖爲義

帝發喪與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未審如何曰爲

義帝發喪因人之短而執之挾天子以令天下

負已之有而挾之雖皆詭之爲名但一則豪傑

起事舉動光明一則奸雄不軌蹤跡暗昧爲義

帝發喪無君之罪在項羽挾天子以令諸侯無

君之責在曹操

魯齋許氏曰高祖自有取天下才量如推車子須

是自推得六七分則人扶領二三分雖陡險峻

絕處都行得若全推不得全仰別人平地上也

行不得况陡險乎諸功臣但輔翼之也驥足不

悟後大害事

文帝按漢書文帝名恒高祖第三子初封代

王周勃等迎立之誅諸呂以安劉氏爲

人謙讓儉朴以德化民海內大安義致刑

措號稱治平然制度禮樂則謙讓未遑焉

在位三十三年

程子曰漢文帝殺薄昭李德裕以爲殺之不當

公以爲殺之當說皆未是據史不見他所以殺

之之故須是權事勢輕重論之不知當時薄昭

有罪漢使人治之因殺漢使也還是薄昭與

使飲酒因忿怒而致殺之也漢文帝殺薄昭而

太后不安奈何既殺之太后不食而死奈何若

漢治其罪而殺漢使太后雖不食不可免也須

權他那箇輕那箇重然後論他殺得當與不當

也

薄太后同母弟道帝即位封薄昭爲將軍

漢使飲酒因忿怒而殺之帝不忍誅使公

往哭之昭自殺李德裕贊皇人字吉甫之子

穆宗初擢翰林學士凡號令大典冊皆更其

手穆宗朝獻冊展六歲拜西河節度使建義

邊接累官門下侍郎拜大尉封衛國公自元

和後用兵德裕從容裁

大沛然若無事之時

龜山楊氏曰文帝以賓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恐天下以爲私不用用申屠嘉此乃文帝以私意自嫌而不以至公處已也廣國果賢邪雖親不可廢果不賢邪雖疎不可用吾何容心哉當是時承平日久英才間出擇可用者用之可也必曰高帝舊臣過矣

賈廣國文帝后之弟少貧賤后新立與兄長君至長安自陳帝過有德行者與居由此爲退讓君子不敵以富貴驕人帝欲相之曰天下以吾私外戚又念不可乃止之卒封爲豐侯中居爵從高祖擊項羽累官都尉封爲守文帝時遷御史大夫丞相封故安侯

爲人廉直不受私謁鄧通以幸臣戲殿上嘉欲斬之赦至乃免

朱子曰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問文帝好黃老亦不免有慘酷處莫是纔好清淨便至於法度不立必至慘酷而後可以服人曰自清淨至慘酷中間太有曲折却如此說不得惟是自家好清淨便一付之法有犯罪者都不消問自家但看法如何只依法行自家這裏裏不與你思量得此所以流而爲慘酷或曰黃老之教本不爲刑名只要理會自己下不說要

酷但用之者過耳曰緣黃老之漸凡事都先退一着做教人不防他到得逼近利害也便不讓別人寧可我殺了你定不容你殺了我他術多是如此所以文景用之如此文帝猶善用之如南越反則卑辭厚禮以誘之吳王不朝賜以錢杖等事這退一着都是術數到他教太子晁錯爲家令他謂太子亦好學只欠識術數故以晁錯傳之到後來七國之變弄成一場紛亂晁錯景許多慈祥體恤處都只是術數然景帝用得不好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漢文帝元年南越王陀反遣上遣太中大夫陸賈使南越賜陀書陀惶恐頓首謝罪稱臣奉貢○漢書孝文帝時吳王濞太子入朝得侍皇太子飲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之吳王稱疾不朝京師繫治問吳使者吳王恐始有反謀後使人爲校請文帝復問之對曰察見淵中魚不祥唯上棄前過與之更始於是文帝乃赦吳使者歸賜几杖老不朝
南軒張氏曰帝之賢僅能爲一時小康無以垂法於後世如淮南薄昭之事未免陷於刑名之家衰世之事至於卽位旣久怠肆亦萌新垣平之邪說故得以入之然終以其天資之高旋卽悟

也其終詔有曰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蓋可見
帝之能察乎此矣嗚呼亦賢矣哉故予猶重惜
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其諸臣之無以佐下風也
關王漢高帝兄仲之子初帝封為吳王召人
相之曰若有反相因附其背曰漢后五十年
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
對曰不效文帝時以傳局殺子之故稱無反
不朝帝賜八杖以優之景帝時山陽王
誅之○淮南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入
誅之○淮南王長高帝少子也高帝入
之及貴高帝等謀反并逮治王盡捕王母兄
呂氏有之十一年誅其有立為淮南王

或問肉刑始于苗堯因之而不革更虞夏商周而
又不革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何唐虞三
代不知出此也文帝除之而刑亦措何耶潛室
陳氏曰先儒諸井田學校封建肉刑四者廢一
不可不知秦變古法凡古人教民養民處掃地
不存單獨留肉刑以濟其虐雖微文帝必有變
之者此蓋損益盈虛理勢必至能通變宜民雖
成康復起不能易也肉刑者墨劓宮大辟高麗
有肉刑漢文以一女子之言而革之○問漢文平生所為大抵出

於黃老至其得力處亦是黃老不開有無情少
思之病何耶曰文帝天資粹美却能轉得黃老
不好處作好處景帝天資刻忍却將黃老好處
轉作不好處○問漢文殺薄昭李德裕以為殺
之不當溫公以為殺之當未知孰是曰雖未免

少恩然以文帝仁厚之資為之乃是借一人以
行法於仁厚中有神武焉○問漢文時吳王不
朝賜以几杖此與唐之陵夷藩鎮邀節旄者何
異不幾於姑息之政與曰文帝是純任德教

綱在上伸縮由已唐一向姑息權柄倒持于下
與奪由人兩事不可同月語唐自安祿山史恩
明之亂肅宗幸長安分河北地附校叛將後遂
效戰國肢解相傳以土地傳子孫謂之藩鎮也
○節旄編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
為名長一丈二寸大將所擁近世漸長數尺○
問晦翁以三代而下皆人欲而非天理且如漢
文帝資稟純粹如何斷以人欲晦翁此語止謂
秦漢而下不會有徹底理會學問人其中好者
只是天資粹美暗合聖賢元不從學問中來文
是若以此人主更從學問中徹底理會便是湯

文以上人

景帝名啟文帝太子性好殺獨能節儉遵守孝文承平之業

五峰胡氏曰漢景以郅都寧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傳為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同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耶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之正法也

郅都景帝特為中尉嚴酷重獄并濟南太守公廉有勇氣

孝理

著廣寧成按漢書成陽侯人以郎謁省事景帝性暴戾得職任職都死後宗室多犯法上召為中尉家傳之武帝即位為內史尋遷關內都尉開更稅韓郡因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成怒

武帝名徹景帝太子雄才大略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號令文章與然惜其外窮武功內極土木信惑神怪巡遊無度百姓疲敝後輪臺一詔漢幾不免為秦矣

朱子曰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更得箇真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真儒輔佐不能勝其多欲之私若能以仲舒為相汲黯為御史大夫豈不善哉

南軒張氏曰武帝奢侈窮黷之事與秦皇相去何

能尺寸然不至於亂亡者有四事焉高帝寬大文景惠養其得民也深流澤滲漉未能遽泯非若秦自商鞅以來根本已蹶民獨迫於威而強服耳一也武帝所為每與六經戾夫豈真能偷儒者然猶表章六經聘召儒生為稽古禮文之事未至蕩然盡棄名教如秦之為二也輪臺之詔雖云已晚然詳味其詞蓋真知悔者誠意所動固足以回天人之心自詔下之後不復萌前

性

天

子

子

日之為思與民休息矣與卒死於行而不之悟者蓋甚有間秦誓聖人取其海過列之于書于子輪臺之詔每三復焉以為存亡之幾所係耳三也惟其能悔過也故自是之後多欲之機息而清明之慮生是以能審於付託昭帝初霍光當政述文景之事以培植本根於是典利之源室而惠澤復流有以祈天永命矣四也以四者相須而維持是以能保其祚然使武帝老不知悔死於熾然私欲之中則決不能善處其後雖

使賴高文景之澤以免其身旋即殆矣故子深
有取於輪臺之詔以為存亡之幾所係也然其
能卒知悔者則以其平日猶知誦習六經之言
聽儒生之論至於力氣而意怠則善端有時而
萌故耳然則其所以不至亂亡者亦豈偶然也
哉

昭帝按漢書昭帝名弗陵武帝幼子七歲
即位霍光秉政天下無事惜其享國不永耳
而立昌邑王賀無德光廢之
乃立宣帝在位一十三年

晉室陳氏曰武帝之伐匈奴也不絕大漠不襲王

惟理

終不

卷

七

七

庭則不足以挫其怒其通西域也不窮河源不
歷懸度則不足以快其欲其事土木也不干門
萬戶則不息其聚斂也不告繕則不休其深刑
也不根株則不已其崇德也不辟雍則不樂其
務農也不代田則不為至其老而悔過不下輪
臺之詔則不足蓋天地之間凡可以力致者武
帝皆能以力致之而有不容於力致者獨其終
身用力於神仙曾不獲如其意蓋嘗凝神于蓬
萊蛇形於海上魂交黃帝而夢接安期矣亦嘗

父事少君師事文成五利公孫卿而賓齊魯之
士矣而卒莫能致也豈其力尚不足耶嗚呼武
帝窮奢極欲以從富貴之樂使神仙道家之事
為不無蓋非帝之所可異矧其實無有哉今徒
狃於力之所可為而謂神仙可以力致曾不察
其理之有無也使天下而有是理則須帝之力
而可致如其無是理也則雖帝之力何所用哉

觀諸此世之言神仙者亦可以已矣武帝元狩
四年遣衛
青霍去病擊匈奴青部前將軍李廣失道自
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漠封狼居
胥

惟理

終不

卷

七

七

而還自是何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元狩元
年遣博望侯張騫使西域窮河源而通漢國復
事西南夷○武帝太初元年春作建章宮度為
千門萬戶東屬關西虎圈北太液池中有漸臺
還東方丈麻淵○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貢人
詐獲方士○武帝元狩四年詔令諸貢人
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繕錢二千而一算及民
自賦車者皆有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成邊一歲
以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武帝元
三年令緡徒入財補即初所忠言世家弟子
富人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十人名曰株
送徒入財者得補即郎選棄矣注平准書富人
開錫走狗馬○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
日株送徒○武帝建元五年置五經博士元
五年為博士弟子五十人陳同父曰武帝表
章六經置五經博士定生員與大學崇儒重道
所以為得也○武帝征和四年以趙主為樓
都尉徵良為代田一歲三歲歲代處故曰代田

每稱輕附根，根能風旱，其耕田器，皆有便
 巧，用力少而得穀多，民皆便之。武帝元封元
 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遂東巡海上，祠八
 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博，車及問使求神
 仙，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祠
 泰山之神，天子還坐明堂，羣臣上壽，下詔，改元
 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
 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復東至海上，欲自浮
 海求蓬萊，華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人得
 之自然，不必強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無道難
 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
 處，以須之。仙人自至，於是上乃還。武帝元鼎
 四年，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
 太一而主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漢興
 復當黃帝之時，黃帝出而與神通，黃帝按萬壽
 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
 山下，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
 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上曰：嗟乎，誠
 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散履耳。拜卿為郎。武帝
 帝元光二年，初，李少君以祠祀，邴老方見上，善
 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乃發其言，祠祀
 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人可見，見
 以封禪，則不死，於是天子始親祠祀，遣方士入
 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之為
 黃金，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
 上燕齊怪迂之士，多更求神仙事矣。按一統志
 安期生，秦時賣藥海邊，人言其百歲，李少君遇
 之，食以棗，大如瓜，滿潤所產，昌蒲一寸九節生
 採而服之，其隱居。○問漢法宰相必出於列侯，
 武帝變而通之，是耶非耶？曰：漢法非軍功不侯，
 非列侯不相儒者，既無軍功，可論，未無入相之
 路，此高祖馬上之陋規，非三代之弘規，至武帝

元朔中，始下詔，嘉先聖之道，招四方之士，遂以
 御史大夫公孫弘代薛澤為丞相，封平津侯，丞
 相封侯，自弘始也。其後遂爲故事。夫武帝崇儒
 之君，乃厭文吏武功之不學無識，陋閭閻淺近
 之規，以爲儒道不能光顯，遂革其故習，不吝厚
 爵重封，以激厲儒者，則武帝之美意，人亦孰得
 而非之也。然公孫弘起自徒步之中，以明春秋
 一經，不四年而超取相位，貴至封侯，則論者不
 能不於是而有憾焉。蓋武帝以利而用儒儒者
 見利而求用，自弘以明經而爲相，後之爲儒者
 孰不欲競章句之末習，以僥倖於一遇，利祿之
 門一開，而士大夫之心術，自茲蠱壞矣。况漢家
 以軍功立國，必以列侯爲相，雖漢之規陋，然而
 非軍功不侯，則漢之良法，使儒者而不相，則已
 使儒者而可相，則自版築而遽登相位乎？何歎
 而猶欲假封侯以爲重，此又武帝之不善變也。
 故自弘之侯平津也，而由相封侯者，漢史自爲
 恩澤侯，自是以恩澤侯者，相望於前後，使恩澤

而可侯則無復軍功之足競矣故自侯法之既壞至元成之間士大夫之氣習參養於富貴之餘無復剛心之可畏而委靡異慙之風猶婦人女子生長于閨房之中求欲如周昌趙充申屠嘉張蒼輩愈不可得矣夫相者既非真儒侯者又非軍功是武帝更張之善意不免一舉而兩失蓋自命相之法變而儒者之心術壞自封侯之法變而士大夫之氣習壞更張之善者猶若此更張之不善則奈何此變法之所以難也

性理綜要

卷八

孝

周昌高帝朝拜御史大夫從破項羽有功封分陰侯昌強力敢直言高帝欲易太子乃力爭不奉詔為趙王如意相王死因謝病去○張蒼陽武人好書律曆嘗仕秦為御史後歸漢從攻滅秦以功封北平侯孝人初為丞郎百餘歲乃卒著書十八篇專言陰陽律曆事

宣帝

名病已更名詢武帝戾太子之孫宣帝

精為治可謂中興漢室

豫章羅氏曰漢宣帝詰責仕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

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况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勢

杜延年南陽杜衍人父周武帝時御史大夫延年寬厚明法律昌邑王廢勸霍光迎立宣帝以定策功封侯益王出奉車駕入居九卿

或問宣帝言漢雜王伯此說也似是朱子曰這箇先須辨別得王伯分明方可去論他是與不是胡叔器云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之類做個也似好曰這箇是他有意無意叔器曰有意曰既是有意便不是王天曰宣帝也不識王伯只

性理綜要

卷八

孝

三十八

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嚴酷底便喚做伯南軒張氏曰宣帝謂漢家雜伯固其所趨若此然在漢家論之則益亦不易之論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為已利而非若湯武弔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後反者數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趨也至其立國規模大抵皆因秦舊而無復三代封建井田公其天下之心矣其合於王道者如約法三章為義帝發喪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誠不孚也則其雜伯固有自來

夫王道如精金美玉豈容雜也雜之則非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資為近之然其薰習操術亦雜於黃老刑名考其施設動皆有術但其資美而術高耳深致自可見至於宣帝則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蓋文景養民之意至是而盡消磨矣且宣帝豈真知所謂德教者哉而以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蓋竊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敗壞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

性理綜要

卷八

論

孝

三十八

立人紀於萬事仁立義行而無偏弊不舉之處此古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無疆者後世未嘗真知王道顧曰儒生之說迂闊而難行蓋亦未之思矣

或問孝宜綜覈名實而王成以偽增戶口褒賞遂起天下俗吏之偽然綜覈者安在潛室陳氏曰凡刑名術數之家各是執一實以御百虛老蘇所謂人服吾之識其一而不知吾之識其九也宣帝始用此術間有受人欺處不害他大體也

宣帝地三年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言異績賜爵內侯後詔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實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耳

元帝按漢書元帝名爽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帝制文義優游不勵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在位十六年

凍水司馬氏曰甚矣闇君之不可與言也天寶創喪漢室而昏塞孝元之心使如木石不可得入至於此乎復哉京房之言如此其深切著明也而曾不能喻何哉詩云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又云謠謠諄諄聽我藐藐

性理綜要

卷八

論

孝

四十一

後之人可不以孝元為監乎

京房東郡頓丘人師焦延壽學易其精尤長於災異占驗以孝廉為郎元帝時日食陰霧房數上疏指陳時政得失石顯五鹿充宗嫉之出為郡邸太守卒為所中下獄死

項羽項籍字羽下相人秦之姪子

涼水司馬氏曰世皆以項羽不能用韓生之言棄關中之險故失天下竊謂不然夫秦據函谷東嚮以制天下然孝惠昭襄以之興而二世子嬰以之亡顧所以用之之道何如耳地形不足議也項羽放其君不義之名明于日月宰制天

下王諸侯廢公義而任私意遂其君以置其臣
其受封者爭奪不服踈斥忠良猜忌有功使臣
下皆無親附之意推此道以行之雖重金襲湯
不能以一日守也况三秦之險哉

韓子云雖有金湯池非粟不守注金
言其堅湯言其熱喻城池之堅固也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紀至高祖謂項羽有一范增
不能用故爲我擒常以爲信然及讀項羽傳觀
范增所以佐羽者然後知羽雖用增無益於敗
亡也夫秦人斷絕其民天下背而去之莫肯
佐理終要

卷八

項羽

李

三

顧當是時民之就有道正猶飢者之嗜食不必
芻豢稻粱而皆可於口也項籍以問問匹夫之
資首天下豪傑西向而並爭視秦車之覆曾不
知戒猶蹈其故轍欲以力致天下所過燒夷殘
滅是以秦攻秦也范增曾無一言及此乃區區
欲立楚後爲足以懷民望何其謬哉其後項王
卒有弑義帝之名爲敵國之資增實兆之也增
之得計不過數欲害沛公耳使項王不改其轍
則前日之亡秦是也借令沛公死天下其無沛

公平

漢高帝五年置酒南宮上曰吾所以得天下
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
臣下所以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
同其利項羽不然而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
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
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
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軍之臣義必勝
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
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所以爲我擒也

或問高祖言項羽有一范增不能用所以亡夫項

羽之失無數初未聞范增之有諫使項羽而終

佐理終要

卷八

項羽

李

三

用范增又將如何潛室陳氏曰係與亡處但看
人物有無是第一節范增豈三傑比耶但就項
羽人物言之有此人耳

董公

庸齋許氏曰方楚漢爭雄之時能使沛公激發天
下之大機括者誰與三老董公說之以三軍
服共誅楚之弑義帝者順德逆德之辭昭然與
日月爭光人心稍知義者其從順去逆也於此
決擇矣董公之說又豈蕭何文墨議論之比以

于房號為帝師。籌帷之間亦未見有此大計。當時仗義而西天下為之響應者董公力也。

蕭何

沛之豐人初為沛主掾吏高祖入關何先收秦律令圖書藏之漢楚爭雄何宜守關中轉給餽軍中無乏天下既定以功第封郎侯

龜山楊氏曰高帝收武於暴秦傷殘之餘而蕭何

秉國鈞盡革秦苛法與之更始天下宜之作書

一之歌其法令終漢世守之莫能損益也班固

謂為一代宗臣豈虛語哉然高皇帝既平天下

於功臣猶多忌刻何為安祿至出私財以助軍

姓聖錄

卷八

七

費買田宅以自汙以是媚上僅能免其甚至於

械繫之猶不知引去豈工於為天下而拙於謀

身耶蓋不學無聞暗於功成身退之義貪冒榮

寵惴惴然如持重寶惟恐一跌然而幾蹈者亦

屢矣蓋高帝慢罵侮人而輕與人爵邑故不得

廉節之士而一時頑鈍嗜利無耻者多歸之以

何之賢猶不免是惜夫

集覽械繫之猶不知引去通鑑漢高帝十二年相國蕭何以長安地因上林中多空地棄

請令民得入園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赦出

元城劉氏曰蕭何治未央宮之意深矣高帝項王

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

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

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

雒陽駕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

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

至雒六年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

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時宮闕已成乃

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

姓聖錄

卷八

七

然何欲順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

故假辭云爾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

意又不欲明言之又不欲私言之乃書上說兩

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

臧荼燕人義帝元年初從項羽救趙以功立為燕王徙燕王韓廣為東王廣不從荼殺之漢王三年韓信遣使脅荼荼遂降漢高帝與

位茶謀反帝自虜擊之漢高帝六年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雒陽赦為淮陰侯

韓王信故韓襄王之孫漢高二年漢王信信略地韓王鄭昌降漢立信為韓王六年

帝使人讓之信懼以馬邑降匈奴初年帝自將討之被圍平城七日乃解

南軒張氏曰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外何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先壯故也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人之體曹參雖不逮何然以摧鋒陷陣勇取果銳之氣而施之治民乃能盡歛芒角以清平為道遵何約束不務變更其人亦寬裕有餘矣此參相業也然二子皆未之學以高帝之資實何不從曹參而從何

代之法創業垂統貽之後嗣一時所定未免多襲秦故如井田封建等事皆不能復古在高帝之世反者固已數起此在何為可憾也至參但知以清淨不擾為善而不知呂氏之禍已復著見當逆為之處以折其謀惠帝憂不知所出但為淫樂不聽政而曾不能引義以強其君心為可罪也矣

惠帝名盈高祖長子恭已而天下晏然可謂寬仁之上主然遺母后廢虐殺趙王斷戚姬實受成疾而崩至德不無損焉在位七年

東萊呂氏曰蕭何治未央但欲高帝安於此不欲之他爾要之創業之君自當以儉為先何慮不及此也

潛室陳氏曰沛公之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庫蕭何獨先入收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故沛公得知天下扼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世常以刀筆吏少何此特書生之論耳何非刀筆吏何以知丞相府之有圖籍耶然刀筆吏多矣而何獨知丞相府之有圖籍則自其為郡縣小吏時固已習於國家之體要若此其器已不在人下矣况當沛公入關之時見秦氏府庫宮室之盛雖沛公不能不垂涎者而何之器度越人如此沛公之有愧多矣及項羽王沛公於漢中也沛公意大不滿自絳灌以下莫不勸攻項羽何獨諫曰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伸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嗚呼何之器度若此其位當不在人下矣昔者晉重耳之亡也

假世俗之言以順適其意

與貞田宅
自少意同

韓信

淮陰人少寄食漂母初事項羽後乃歸漢拜大將軍漢取天下大抵皆信功後徙爲楚王高祖僞遊虞夏至楚擒信赦爲淮陰侯

龜山楊氏曰韓信以機變之才因思歸之衆以臨

江東而燕代趙齊之間無堅城強敵矣其用奇

無窮所向風靡自漢興名將未有倫擬也至其

軍修武也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

怪漢王自稱漢使晨馳入壁所臥內奪其印符

麾召諸將易置之而耳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

從古三人者皆相國之器也夫以羈旅喪亡之餘而其從者皆可以相國君子曰周臣如三人公子何患於喪乎吁此固沛公所以興也重耳

公賢而又困于外從者三人○問蕭何未央之皆國器此天所長庸可殺乎

營溫公譏其非元城乃以爲蕭何堅漢高都長

安之深意當從何說爲正曰高帝都關中之意

猶豫未決蓋嫌殘破故也何大建宮室以轉其

機至其自夸壯麗今人皆譏其無識不知何不

欲以據形勢定根本正言於高帝恐費分疏姑

閱跡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與

漢文帝時匈奴寇上郡雲中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人將以下騎遙迎而之細柳不得入

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持節詔將軍亞夫乃

傳言開門門上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兵徐行至營成禮而去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八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十九

歷代三

張良

曹參

周勃

王陵

四皓

季布

性理綜要 卷之十九 目錄

張蒼

張釋之

賈誼

賈山

田叔

竇嬰

田蚡

公孫弘

霍光

彭越

婁敬

陳平

叔孫通

趙堯

劉章

酈寄

周亞夫

袁盎

馮唐

晁錯

灌夫

卜式

張湯

汲黯

疏廣

魏相

丙吉

劉向

龔勝

歷代四 東漢

光武

鄧禹

嚴光

性理綜要 卷之十九 目錄

李固

朱穆

陳寔

何進

趙苞

疏受

趙充國

黃霸

蕭望之

總論

和帝

吳漢

黃憲

杜喬

荀淑

竇武

陳蕃

總論

目錄終

子房起布衣徒步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其奇謀
秘計轉敗爲成出於困急之中者數矣故高祖
稱之配蕭韓爲三傑天下既平功高者往往以
才見忌疑竇一開雖韓信有解衣推食之誠猶
不克終竟以狙醢蕭何雖能以功名自全而見
疑亦屢矣是三人者惟子房功成智隱不通權
勢視去權利如脫敝屣雖寄身朝市而翛然如
江湖萬里之遠鴻冥鳳舉增繳不及方諸范蠡
其優矣哉夫漢興將相於去就之際皆中機會

性理綜要

卷三

論三賢

韋

四

而不違理義者吾獨於子房得之矣漢四年項羽開能且
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三分天下言曰
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
計用我雖死也不易辭微問子房孔門人品曰
亦說信信不聽大憤去子房全是黃老皆自黃石一編中來又問一編
非今之三略乎曰又有黃石公素書然大率是
這樣說話輔廣云觀他博浪沙中事也甚奇偉
曰此又忒煞不黃老爲君報仇此是他資質好
處後來事業則都是黃老了凡事放退一步若
不得那些清高之意來緣飾遮蓋則其縱衡詭

譎殆與陳平輩一律耳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
藏其用如何曰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
漢及韓滅無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南軒張氏曰子房益有儒者氣象三代之後未易
得也五世相韓篤春秋復讐之義始終以之其
但擊嬴政非輕舉也其復讐之心苟得以一聲
而遂焉則亦憊矣此其大義根諸心建諸天地
而不可泯者也子房之心非以功利也始終爲
韓而漢之爵祿不足以羈靡之故子以爲有儒

性理綜要

卷三

論三賢

四

者之氣象三代之後未易多得此其出處大致
也至於從容高帝之勞其計策不汲汲於售而
所發動中節會使高帝從之有不庸釋者蓋子
房非有求於高帝故能屈伸在已而動無不得
此豈獨可以知計名哉張良之願開地相韓
韓王桓惠○高帝之英武慢侮士大夫其視隨
王凡五世何啻食其陸賈輩皆撫而忽之至如蕭相國之
功一旦下之廷尉亦不顧也獨於子房益敬而
不敢慢順而不可強則以子房所守在義而不

以利故爾嗟乎秦漢以來士賤君肆正以下者急於爵祿而上之人持此以爲眞足以驕天下之士故也若子房者其可得而驕之哉雖然以高帝之英武而能虛已以聽信子房蓋亦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陸賈楚人有口辭從高祖定天下使南越尉佗爲王稱臣奉漢約高祖大悅拜陸賈爲太中大夫賈稱說詩書著書十二篇以好地善因家焉有五男出囊中千金分之令各產呂后王諸呂陳平忠之用賈計與周勃相從遂誅諸呂立文帝

或問高帝暮年猜忌功臣張良不能開釋帝意爰

見諸將沙中偶語乃指示曰此屬相聚謀反母

乃益其猜忌之心而溫公反謂因事納忠何也

潛室陳氏曰子房言無虛發平生智謀都因事

方用所以撥轉主心如轉戶樞漢高帝六年上

爭功不決上從復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

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取天下今

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

能盡封又恐見疑乎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

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

誰最甚者曰曰雍齒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

爲什方侯而急趣不相御史定功行封

○問子房之於漢高言無不盡晚年廢立乃不敢言至

四皓之來而後定豈天下既定子房之言不足以動帝之聽耶曰此事子房自度不能得之於口舌之間故於人主機括中撥轉來伊川先生不喜人用智獨喜子房此着具見易傳可玩味自是轉移君心一道理未可以一筆勾斷○沛

公有三傑故雖遷漢中而卒定三秦項羽無三傑故雖王三將而終不能有三秦嗚呼羽非失

險也失人也夫項羽遷沛公於巴蜀而王五將

將以拒漢漢世若已屈矣吁彼豈知巴蜀果非

惟聖終要

死地也耶羽以巴蜀爲死地而謀遷沛公沛公

亦以死地視巴蜀而忿嫉項羽當是時也取舍

屈伸之理惟蕭何知之故何勸王王漢中收用

巴蜀還定三秦及其既就國也項羽肺肝之謀

惟張良知之故良說王燒絕棧道以示項羽無

東意此蕭何之所以強沛公之行也而張良所

以安沛公之心也使巴蜀而果能爲死地也則

蕭何張良之謀是置沛公於死也蕭何張良可

謂見之明計之熟矣至於韓信登壇之日畢陳

約束卒
諸葛

子曰曹參去齊以獄市為託後之為政者留意於獄者則有之矣未聞有治市者

龜山楊氏曰曹參從高帝起豐沛間與之並馳者皆一時熊羆之士而陷敵攻堅必以參為首其勇悍強鸞果於擊斷天下已定參為齊相乃退然不自用盡召長者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既得蓋公避正堂舍之尊之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為漢相亦以治齊者治天下故其效性理參聚

如之觀參所為其始以戰鬪為功而終則以清淨無為自守何其不相侔也非其資務學樂用人言而勇於自克其何能爾若參者可不謂賢矣夫初參與蕭何有隙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用何法二人者苟無體國之誠心亡一己之私忿則排陷紛更將無所不至推之以為賢守之而勿失尚何有哉其卒為一代宗臣蓋有以也○後世如曹參可謂能克己者觀參本武人攻堅陷敵是其

所長至其治國為天下乃以清淨無為為事氣質都變了

妻敬

敬齊人以太褐見高帝說帝都關中屬姓劉邦中郎號奉春君匈奴入寇帝欲擊敬言不可帝不聽後果被圍七日始得解帝謂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乃封敬為關內侯

龜山楊氏曰裴敬建和親之策欲以適長公主妻單于以謂冒頓在固為子婿子婿死外孫為單于豈聞孫敢與大父亢禮哉可母戰以聽臣其說何謬哉且子婿之與外孫孰與父子親

性理參聚

參聚

參聚

十

彼且殺父以代立况妻之父乎其何足恃哉然局人主厭兵故以一言之謬而遂成千載之患惜夫

漢高帝九年遣劉敬使匈奴約和親以家人子名公主妻單于

周勃勃諸人從高祖戰功居多為丞相後封絳侯

程子曰周勃入軍問曰為劉氏左祖為呂氏右祖既知為劉氏又何必問若不知而問誤或有祖當如之何已為將乃問士卒豈不謬哉當此諸呂時非陳平之謀亦不克成及迎文帝至

橋曰願請問此豈請問時耶至於罷相就國每
河東守行縣至絳必令家人被甲執兵而見此
欲何為可謂至無能之人矣

高后八年八月人臣迎立代王恒恒乘傳詣長
安至渭橋華臣拜謁稱臣王下車答拜太尉
勃進曰願請問中尉宋昌曰所言公言言之
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乃跪上天子璽符王謝
曰至耶而議之

或問周勃雖則重原少文可屬大事然其畏誅令

家人持兵自衛以未得入臣事君之義而班固
以為漢伊周何邪潛室陳氏曰周勃處事繁有

性理錄要

卷十

漢書

十

周章處如既入軍復問左右祖迎文帝至渭橋
却欲入私謁皆非召之不來麾之不去舉動安
劉事特幸成耳

陳平

平陽武人少家貧好讀書後佐高帝定
天下六出奇計官至左丞相封曲逆侯

或問陳平當王諸呂時何不諫程子曰王陵廷集

不從則去其位平自意復諫者未必不激呂氏

之怒也夫漢初君臣徒以智力相勝勝者為君

其臣之者非心悅而臣事之也當王諸呂時而

責平等以死節庸肯苟死乎○陳平只是幸而

成功當時順却諸呂亦只是畏死漢之君臣當

恁時豈有樸實頭為社稷者使後來少主在事

變那時他也則隨却如令周勃先入北軍陳平

亦不是推功讓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

試難也其謀甚拙其後成功亦幸如人臣之義

當以玉陵為正○陳平雖不知道亦知學如對

文帝以宰相之職非知學安能此

漢文帝問右丞相勃曰天下第一大獄幾何
勃對不知又問左丞相平曰有主者即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君所
主右何事平曰陛下使持弄宰相宰相者上

性理錄要 卷十 漢書 三十九

性理錄要

卷十

漢書

十

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
宜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帝稱善

龜山楊氏曰呂氏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

以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則高祖固有疑平

之心矣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蓋天下初定國家

多故諸侯內叛夷狄外陵平為護軍常從征伐

不據重兵不親國柄故能免也然高祖謂平難

獨任王陵可以佐之而陵終以戇見陳無益于

國其後平專為丞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

不其反歟知人惟帝難之信矣夫

或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相之職或以爲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其大於是惜乎平之不知此也朱子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其人則百官各得其職擇一戶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

或問良平漢之功臣也十八侯之次良平何以不

與高后四年差次功臣其位愈下何歟潛室陳氏曰漢封功臣其盟誓之辭曰非軍功不侯於軍功中又三事最重一曰從起豐沛二曰從入關中破秦三曰從定三秦十八侯位次全論此三事良平皆後附良雖從沛公但其時自有故君韓氏所以不在此數又良平皆帷幄謀議不履行陣所以諸軍功者幸在先

王陵沛人始爲縣豪高祖微時兄事之及高祖起沛以兵屬焉天下既定封安國侯

或問王陵周勃陳平處呂后之事如何南軒張氏

曰夫以呂氏之凶暴欲王諸呂其誰拒之獨周此三人者蓋亦有所憚也非特憚此三人蓋憚高祖之餘威流澤之在天下也陵引高祖白馬之盟以對其言明切固足以折其姦心如柱之過橫流也使二子者對復如陵吾知其將悚焉若高帝臨之在上且懼天下之變或縮而不敢未可知也彼二子者乃唯然從之反有以安其邪志而遂其凶謀既分王諸呂而呂氏羽翼成就氣焰增長然則呂氏之欲篡漢二子實助之予謂二子方對呂氏時其心特畏死耳未有安漢之謀也退而聞王陵之責顧高帝之眷思天下後世之議于是而不遑則有卒安社稷之言耳雖然使二子未及施計先呂氏而此則是乃畔漢輔呂不忠之臣尙何道哉人臣之立朝徇義而已利害所不當顧也功業之成敗必繫出于吾身也義理苟存則國家可存矣惟使王陵以正對平勃又以正對呂氏一日而

三子於朝三子雖死而大義固已皎然如白日
轟然如震霆天下之義士將不旋踵四面並起
而亡呂氏矣安劉氏者豈獨三子為能哉使人
臣當變故之際畏死貪生不知殉義而曰吾欲
用權以濟事于後此則國家何所賴焉亂臣賊
子所以接踵於後世也其弊至于如荀彧馮道
之徒而論者猶或賢之豈不哀哉夫所貴乎權
者謂其委曲以行其正也若狄仁傑是已其始
終之論皆以君子天性為言奉奉然日以復
陵王為事然其所以紆紓曲折而卒成其志者
則用功深矣潛授五龍夾日以飛仁傑豈必功
業於其身者哉人臣之義當以王陵為正濟大
事者當以狄仁傑為法

漢高后元年太后除朝議立諸呂為王王陵
曰高帝剛自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
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迷王呂氏○高后入
年陳平嘗蘇居深念陸賈往直入座而平不
見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
生曰足下極富貴無幾矣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平曰然奈何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主意將相和則士謀附天下雖有變難
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權耳君何不交驩
大尉因為平書呂氏數事平用其計四人深

相呂氏謀逆○荀彧荀淑孫開書操上
唯略歸之孫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以為舊正
司馬軍國事悉以咨之○馮道少以奉諱聞
害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
可否為人簡傲寬弘清節多智後封潞王○
唐中宗名哲高宗長子即位後武后廢之為
庶人王居均州遷房州九一十四年還東
唐東宮七年後復帝位○狄仁傑蒙和書
以權大謀引張柬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
而人不及知故呂淵頌之曰取日虞淵洗
咸池潛授五龍夾日
以飛世以為知言也

叔孫通通為博士說高祖起朝儀采古禮
王以下莫不震肅并通為太
當賜金五百斤德太子友傳

朱子曰叔孫通為朝儀之儀其意至恭其禮至
無敢喧嘩失禮者比之空代燕享羣臣氣象便

大不同蓋只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魯二生之
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門之道只是
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漢高帝六年叔孫通說上曰儒者難與進取
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
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與也
與所徵及上左右與弟子百餘人為絳衣野
外習

或問叔孫通定禮樂召兩生不至曰禮樂積德百
年而後可興漢初朝廷無禮羣臣拔劍擊柱者

兩生無救於目前。從叔孫則又因陋就簡。揚子雲獨以大臣許兩生如何。潛室陳氏曰。人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叔孫通盜儒。稍有節操。人便不因之而進。兩生不是欲待百年。但以叔孫通非典禮樂之人。故設辭以拒之耳。子雲以其自重難進。有所不為。故以大臣許之。蓋因其出處之間。可卜其事業也。

四皓 東園公。姓唐。字宣。助。夏黃公。姓崔。名廣。角。先生。姓周。名。張。字。季。無。注。通。事。

性理要義

卷五

七

朱子曰。漢之四皓。元稹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分爭。却不出。只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果小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元稹。河南人。舉制科第一。拜左拾遺。憲宗時。陳西。并。邊。事。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為。河。南。尉。拜。監。察。御史。通。事。官。至。勝。部。員。外。郎。積。長。於。詩。與。白居易。易。齊。名。特。稱。元。白。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聚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有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

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得以誅少帝。少帝但非張后子。或是後宮所出。亦不可知。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杜牧之詩云。南軍不袒左。邊伯四老安。劉是滅劉。少帝非張后子。漢惠帝七年帝崩。初呂太后命張皇后取他人子養之。而殺其母。以呂太

性理要義

卷五

七

子至是即位。
謂之少帝。

趙堯 季布 劉章 張蒼 酈寄

龜山楊氏曰。予讀漢史至呂戚之事。未嘗不為之廢卷太息也。以高帝之明。惓惓於趙王。其念深矣。然卒用趙堯之策。可謂以金注也。且呂后以堅忍之資。濟之以深怨積怒。其於趙王也。欲得而甘心焉。又矣。雖韓彭之強。有弗利於已。去之猶發蒙耳。一貴強相。何足以重趙哉。善為高祖計者。蓋亦及諸已而已。不以在席燕好之私。亂

孝經卷之六 事親章第十

嫡妾之分使貴者不陵賤者不逼夫夫婦婦而
家道正矣是將化天下以婦道如關雎之詩豈
特無母禍而已哉莊子以瓦注者巧以鈞注者
俾以黃金注者堅言以瓦為
注則全無利害之心以鈞帶為注則已有顧惜
之意以金為注則愛心愈重而易管矣○發蒙
如去物上蒙覆也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
仲不死孔子稱其仁管仲之不死繩以春秋之
法則其義固有在矣世莫有能窺之者方季布
兒鉗奴辱於朱家非有深計遠慮也期以免死
而已班固謂賢者誠重其死夫死非其所固賢
者所重也然君子固有舍生而取義者固之為
此說豈非以管仲之事與之乎是皆未明春秋
之法也楊子曰明哲不終事項其義得之矣○
子讀高五王傳至劉章言田事及誅諸呂一人
亡酒者未嘗不為之寒心也方高后欲強諸呂
雖大臣平勃等皆俯首取容而已其志非忘漢
也觀王陵之事則可鑑矣使章以才見忌不得
宿衛禁中則後雖欲有為也尚何及哉漢高后
七年是
時諸呂擅權用事未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當
人行燕飲太后令章為酒吏章請曰臣將種也

性理錄要 卷之九

謂得以軍法行海太后許之酒酣為外郎
曰諸將既立苗欲疎非其種者帥而去之太
后然項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斬之還
左右皆大驚案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自是
諸呂○張蒼吹律調樂定律令若百工作程品
其有意乎推本之也當是時漢廷公卿皆武夫
軍吏無能知書者惟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
天下圖書尤速於律曆有所建明宜無不從也
然其術學疎陋猶以漢當水德之盛正朔宜用
秦弗革卒以此絀惜夫○諸呂之王非漢約天
下莫與也產祿擅兵欲危劉氏忠臣所共切
性理錄要 卷之九
而鄒寄固與之友善而商亦莫之禁何也其謀
呂祿也劫之而後從則商寄之罪均矣雖絳侯
賴之以入其軍功不足以贖其罪也使商不就
劫而呂氏得志則寄之父予得無非望乎其賣
友非其本心也
張釋之南陽潁陽人拜廷尉惟務持平諍
曰案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或問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
民自以不冤二者何以異東萊呂氏曰以史氏
之辭論之則民自以為不冤者勝於天下無冤

民蓋天下無冤民者所斷皆當其罪罪人未必皆心服也然以實考之則定國實不勝釋之

周亞夫

亞夫沛人勃之子仕為何內守封侯景帝時吳楚反以亞夫為太尉擊

平之後并丞相

五峰胡氏曰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亡宗是功名富貴誤之也知道者屬陳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賈誼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之召為博士諫

正朝典禮樂上治安策論者以為通達國體

或問賈誼程子曰誼之言曰非有孔子墨翟之賢孔與墨之一言其識末矣其亦不善學矣

龜山楊氏曰賈誼以少年英銳之資抱負其器願有識拔慨然遂以身任天下而絳灌之徒出於織薄販繒之武夫先王之典章文物彼烏足與議哉高帝所與平天下定法令又皆吾身親見之也誼以疎迷曉進之人欲一日悉更變之彼其心豈能越然耶此說業之所由起也古之君

子自重其身常若不得已而後進非固要君也

蓋天下重器不可易為之王業之大必遲久而

後成故人君非有至誠不倦之心則不足以有

為也其尊德樂義一有不至則引而去之萬鍾

於我何加焉非忘天下道固然也誼之帥其儀

法與夫三表五餌其術固疎矣當是時人君方

且謙讓未遑也誼身非宰輔乃汲汲然自進其

說蓋亦不自重矣在我者不重故人之聽之也

輕及夫以才見忌不容於朝出為王傳其論固

事猶曰陛下曾不與儒臣者議之則是欲嬰撫

在廷之臣而出其上也豈不召禍歟孔子曰為

國以禮其言不讓於諂有之周勃沛人以繼

南勇賜爵列侯為絳侯○灌嬰淮陽人少以

為事亦隨漢滅楚賜爵列侯與絳侯共立漢

時人稱之為絳灌○三表五餌賈誼傳施三

五餌以繫軍于奸人之技受人之狀仁道也

為大操常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

彼將一至此三表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

賜之飲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女以

降者上以召幸之相娛樂親酌○漢之儒者若

賈誼用力亦勤矣其文宏妙殆非後儒能造其

域然稍其道學淵源論篤者終莫之與也

朱子曰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橫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至如儀秦蔡范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多所以說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橫之習緣他根脚只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誼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寬南軒張氏曰賈生英俊之才若董相則知學者也

性理錄要

卷之三

論學

書

治安之策可謂達當世之務然未免乎有激發暴露之氣其才則然也天人之對雖若緩而不切然反復誦味淵源純粹蓋有餘意以其自學問涵養中來也讀其奏篇則二子氣象如在目中而其平生出處語默亦可驗於是矣以武帝好大喜功多欲之心使其聽董仲舒之言則天下蒙其福矣孰謂緩而不切也耶

或問賈誼陳治安策論民俗奢侈盜賊乘時而發大文帝躬修玄默移風易俗以誼言觀之所謂

移風易俗者安在潛室陳氏曰誼煞有疎密太過處惟文帝能受盡言史臣謂誼之言亦略施行文帝風俗好處誼不為無助

袁盎

龜山楊氏曰淮南王之驕恣其荏禍久矣然徵之卽至則反形未具以檻車遷之是將置之必死也不早辨之養成其禍卒至乎敗國亡身文帝不無罪也鄭共叔不義得衆詩人以刺莊公而春秋交譏之正謂此也然則人君不幸有弟如

性理錄要

卷之三

論學

書

淮南者宜奈何若舜之於象放之有庫可也袁盎不能明義以正其君乃以無稽之言誚之不亦過乎若七國之反聞晁錯之欲治已也反以奇禍中之此戰國策士之常也然二人之相賊其志一也特繫其發之先後耳不念國家之大計乃欲因禍以釋一己之私怨若二人又何足誅哉而班固謂盎仁心爲質誤矣

賈山

孝文時上書言治亂之道借秦爲喻名曰至言

孝文之恭儉慈仁而賈山乃借秦爲喻盛言其

侈靡貪狼暴虐宜若過矣然君臣儆戒正在無虞之時故舜之臣猶以丹朱戒其君則山之借秦不為過也後世驕君諛臣恃天下無虞而不知儆戒有聞斯言必以為訕矣其取禍敗不亦宜乎

馬唐唐趙人也為中郎署長嘗言雲中守魏

叔尚復為雲中守後拜唐為車騎都尉

馬唐謂文帝不能用頗牧其言雖有激然亦深望

其病也夫李牧之為趙將也軍市之租皆自屬

性事錄

卷之七

李牧

李牧

李牧

賞賜皆決於外不從中覆故能有成功魏向守雲中上功首虜差大級文吏即以法繩之以是

較之文帝不能用李牧信矣楊雄謂文帝親詢

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夫孫武

斬吳王之寵姬穰苴斬齊君之寵臣與其使者

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皆在軍不受君令也古

之為將者皆然豈獨亞夫乎然則文帝未嘗諫

而亞夫之軍未嘗信也謂之有激云爾則得矣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廬出宮人為一隊以寵卿三人為隊長試習兵法武乃

三令五申而鼓之官人笑遂新隊長以刑司馬穰苴吳嬰薦於齊景公召為將軍使莊賈以狗三軍軍士股栗乃進復故地田叔叔好劔學黃老術為人廉直喜任俠趙王叔張敖以高郵人會趙王等謀殺上事發覺詔捕趙王有敢隱王罪三族唯叔及孟舒皆自免維為王家奴隨王至長安事自得乃進言叔等上召見與語

龜山楊氏曰班固謂田叔隨張敖赴死如歸彼誠

知所處予謂相叔之隨王雖以身死之何益於

趙此與婢妾侍人感觀自激者何以異哉烏在

其為知所處正舒為雲中守而士爭臨城死敵

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事首稱之斯重

豈特為舒而發抑亦自賢耳夫譽人以自賢是

豈長者之言乎

張敖大梁人魏王耳之子向高會女魯元公主七年帝過趙拔穰苴子婿禮甚厚上其驛驛

馬之趙相賈高趙午等怒謀殺帝人告之午等伏誅廢教為宜平侯高后六年赦卒諡元王

五峰胡氏曰田叔悉曉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

處人母子兄弟之間者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

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

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

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度量者何歟

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亡在敬肆之
聞耳。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
死也。

晁錯 錯學申韓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文帝遣受尚書於伏生遷太子家令號智囊數上書言邊事皆見嘉

龜山楊氏曰晁錯云人君必知術數又云五帝神
聖其臣莫能及而自親事操是說蓋未嘗知治
體也夫天下大器非智力所能勝也舜之得五
典庸五禮用五刑皆因天而已未嘗自為也

性理錄要 卷九 論道 三

戰勝耳且付之臣而不自用况以術數而自親
事乎使後世懷謫者誤其君挾術以自用必資
是言也其為禍豈淺哉若吳楚之反不在錯天
下共知之矣景帝用讒邪之謀以誅錯其失計
不已甚乎當是時兵之勝負國之安危未可知
也而誅其謀首豈不殆哉而在廷之臣無一人
為錯言者亦有以取之矣夫漢之有七國未若
魯之三家也孔子墮三都之城而三家無動不
受命者則其處之必有道矣孟子曰子以為有

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使孟子而得
志固將損之也錯無碩德重望以鎮服其心而
強為之謀其召亂而取禍蓋無足怪者武帝時
淮南王欲反獨畏汲黯之節義視公孫弘輩如
發蒙耳則天下果非智力可為也以一汲黯猶
足以寢淮南之謀況不為黯者乎

漢武帝元狩元年淮南王安謀反曰漢廷大
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義如丞相弘等視之
如發蒙耳

南軒張氏曰晁錯在當時只合使居論思獻納之
職觀其言之是者行之不是者置之而使之為
御史大夫則過其才矣至如馬謖不是孔明錯
看他亦是用過其才謖平生參軍事煞有籌畫
一旦使之自將兵所以敗耳使參謀為都統如
何做得

馬謖三國志謖襄陽宜城人良之弟仕蜀烈
為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亮深異之
以為參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敗績下獄死亮為之流涕

龜山楊氏曰景帝燕兄弟欲以天位傳梁王竇嬰

以漢約直之忤太后旨可謂不阿矣及為丞相
相殺士類尊用儒術雖藉福之辯不能遷惑其
所守直已以往不撓權貴其節義有足稱者至
晚節末路失位不得志而與灌夫相為引重二
人者並位公侯顯名當世其平生意氣何其壯
哉田蚡以外戚進顯達奢無度尊已以下人壯
夫義士宜耻出其門而二人者乃幸其臨况以
為名高其志慕又何其好也蓋驚勢勞者勢窮
則辱而氣賤以奪其理然矣若權夫者勇悍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史記

史記

遜有死之道焉終以一朝之忿亡其身非自取
歟竇嬰區區復鏡於為救果何益哉故卒與俱
滅是亦不知量也田蚡規利賣國其不族幸矣
卜式式河南人以田蚡為事武帝朝願輸家
財助邊召拜郎中初式不願為郎令牧
羊上林歲餘羊肥息上善之式曰治民亦
如是矣惡者驅去母令毀羣上奇其言拜
織氏令後為御史大夫賜爵關內侯

潛室陳氏曰漢方事匈奴而卜式願輸助邊方事
南越而式願父子俱死天下方事匿財而式
欲就助公家之費凡式之所樂為者皆衆人之

所難為而武帝之所欲為者式輒揣其意而逆
為之故天下因式獲罪者十室而九而式之褒
寵眷遇自以為有用於天下及武帝當封禪而
式獨以不習文章見棄式乎式乎何不先衆人
而為之乎

公孫弘

弘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
博士待詔輪馬門元朔
中為丞相封平津侯

程子曰觀武帝問賢良長壽水旱厥咎何由公弘
弘曰堯遭洪水不問禹世之有洪水也而不
所由姦人也

元城劉氏曰公孫弘姦詐人也亦有長處諫罷西
南夷不用卜式郭解是也且武帝之好征伐天
下皆欲諫而止之而式身為庶人乃願以家財
助邊以迎合人主其後又欲父子死南越帝由
是移怒列侯不肯從軍坐酎金失侯者百六人
實式激其怒也故弘以式為非人情不軌之臣
不可以為化而亂法且郭解以匹夫而奪人主
死生之權且聖人之作五刑固有輕重今一

不中意而立殺之此何理也考其唱此悖亂之風解實爲之魁故弘之言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難賊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此二事得大臣之體

生附金失侯者百六人漢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反列侯以百數皆莫肯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附祭宗廟列侯以命獻以助祭少府省金有督及色惡者上皆令刻以不發等爵者百六人因八月常附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附金任俠行權相與信爲任同是罪爲使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俠任使其氣力依之言侯以權力依捕人也

張湯

性理錄蒙

卷之九

季

涑水司馬氏曰或稱張湯矯僞刻薄而後嗣顯榮七葉不絕意者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近虛語耶應之曰不然所謂積者繼世相因之謂也故傳稱八元八凱世濟其美養三族世濟其凶此非積善積惡之謂耶樂書有惠於晉晉人思之歷雖剛慎猶得保其宗廟至盈無德鄉族遂亡然則歷之所以存書之餘慶也盈之所以亡歷之餘殃也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歷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歷何

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惡則餘殃被之是以堯舜雖至德朱均不能免其災晉繇雖大惡舜禹無所虧其聖若張湯者難險諛人也而有子安世保輔漢室定有大功子孫嗣之率皆忠恪信厚恭儉周密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是先顯於後彌歷末世固其宜矣又何異焉

性理錄蒙

卷之九

季

賽祭三苗氏之弟驕書驕盈盈驕之子驕之安世湯之子官至御史大夫安世以父任爲郎武帝奇其才擢爲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封爲平康宣帝時以定策功封侯

霍光

朱子曰霍光臨大節亦有大虧欠處○問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累屍之禍乃口過之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無亦取其一節耶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已師法正不當如此論也

馬援曰男兒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爾安能死於兒女手乎

南軒張氏曰霍光天資重厚如朝謁進止常不失

尺寸似乎知學者。後人往往輕加詆毀。使之當
大事。必不能然。○霍光天資重厚。故可以當大
事。而其所以失。則由於不學之故也。人臣之功。
至於周公。無可加矣。而詩人形容其盛德。則曰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其溫恭謙厚也。是則
雖以天子叔父之尊。處人臣之極位。有蓋世之
功業。而玩其氣象。豈有一毫權勢之居。而人之
視之也。但見其道德之可尊。而亦豈覺權勢之
可憚哉。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而後之君子。

上學錄

卷五

學

子

亦曰事君若周公可也。如曾子之事親。適為人
子之能盡其分者耳。非有加也。如周公。惟無一
毫有於已也。是故德盛而愈恭。事業為無窮也。
光之所建立。想負於其身。橫於其心。而不能以
弭忘。惟其不能以弭忘。故其氣歆不可掩。威勢
日以盛。權利之途。人爭趨之。非惟家人子弟。門
生故吏。馴習驕縱。而不可戢。光之身。亦不自知
其安且肆矣。此凶于乃國。敗于乃家之原也。可
不畏哉。故其一時用舍。進退。側出於私意。以蔽

性理錄

卷五

學

子

武之忠節。進不由已。僅得典屬國。而大司馬長
史。雖如楊敞之庸謬。亦得為宰相。至於如魏相
蕭望之之才。皆擯不用。田千秋小不當意。則其
壻。即論死。作威作福。蓋如此。陰妻之邪謀。未論
其不能自發於後。使其妻和謀至此。而人敢為
之助。而無復言其姦。則屢霜堅冰。馴致其道。夫
豈一日之故哉。光至此。亦無全理矣。原其始。皆
由於其心。以寵利居成功。不知為人臣之分。故
曰不學之過也。雖後之儒生。如班固輩。蓋知
以不學病光矣。然使其當小利害。僅如毫髮。無
不喪其所守。望其如光。凜然當大事。屹如山嶽。
其可得哉。然則光雖有不學之病。而其自得於
天資者。蓋有不可及。後之儒生。雖自號為學者。
議論前人。而反無以自立。則亦何貴乎學哉。乎
謂人才如光輩。學者要當觀其大節。先取其所
長。而後議其所蔽。反身而察焉。則庶幾為蓄德
之要。不然。所論雖似高。亦為虛言而已矣。

武以中郎將使匈奴。被留十九年。得還。拜
為屬國。楊敞。故華陰人。莊重謹畏。昭帝時

履歷御史大夫。○川千秋為南陽人。即會稽
太子為江充所譖。與父之千秋上急變。詔太
子棄。武帝大感召見而悅之。拜為
大鴻臚。數月為丞相。封富民侯。

或問周勃霍光在漢均有擁立之功。優劣如何。潘

室陳氏曰。霍光使忠義舉動光明。平勃任智微

蹤跡疎昧。

汲黯

也。山楊氏曰。周勃起布衣。蓋推朴鄙人。以其重厚

故可屬大事。則天下重任。固非猜忿褊迫者所

能勝也。武帝時。淮南王殺反。獨長汲黯之聲。

惟

至論公孫弘輩。若發蒙耳。夫汲黯之直。為天下

敬憚。如此。予獨疑其猜忿褊迫。臨大事不能

輕動。輕動則失事機。難與成功。故武帝謂有社

稷臣。黯近之矣。其有得於此乎。

疏廣 疏受

廣受俱東海蘭陵人。廣官至太子太傅。凡

子受。官至太子少傅。在位五年。廣謂受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官成名立。如此不夫。

夫設兩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
百輛。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
或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

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朱子曰。疏廣父子亦不

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

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

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

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

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

元帝召與宣帝太子。雖喜儒術。然牽制文

義。優游不勵。任用非人。孝宣之業。衰焉。

魏相。相繼繼。帝寵屬。精為治。相繼繼。泉職。

相上意。辭然一代。

南軒張氏曰。魏相所存不得為正。觀其有許史之

累。則可見矣。夫欲其說之行。而假許史以為重

此。說遇獲禽之心。君子不道也。然其為相。亦有

可取者。四方有異聞。或有逆賊災變。輒奏言之。

此誠宰相事也。

許廣漢女。平君。為宣帝后。因推恩封廣漢

成君。弟。封博望侯。延壽。成侯。延壽子。封

平恩侯。嘉女。為成帝后。○史恭女。弟。為衛

子良。近生。史皇孫。皇孫生。宣帝。帝微時。依

史氏。及即位。泰已死。三子皆以外屬。舊恩受

封。長子。高。為岳陽侯。次子。會。為將陵侯。少子

玄。為平。臺侯。地節中。霍氏。乘。以許史子弟代之。

趙充國

充國隴西上邽人良家子善騎射說勇有方略武帝朝拜中郎將車騎將軍與霍光定策立宣帝又屯金城討西羌封營平侯卒年八十六年日壯侯宣帝時麟閣

圖形

漢將誠當以趙充國為最凡將之病患於勇而不

詳也充國蓋更軍事多矣及聞西羌之事則不

敢以遠而以兵難遂度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其不敢忽如此蓋思慮之深經歷之多孔子所

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將之病在於急進

功也充國則圖其萬全陳屯田十二利持久而

性理

卷九

卷九

事

四十一

為不可動之計其規模與孔明渭上之師何以

異哉將之病在果於殺而不恤百姓也充國任

聞外之寄而為國家根本之處要使百姓安邊

圍疆而西戎坐消焉此殆三代之將非戰國以

來摧鋒折敵者所可班也反覆究其規模味其

風旨遠大周密援出倫輩予謂充國在宣帝時

且不獨為賢將殆可相也使其為相必能為國

家圖回制度為後世慮安養百姓為邦本計如

魏相輩皆當在其下風耳

屯田十二事其大略一言屯田致穀成德並

行二言據具肥饒以待其時三言便民力不

失農業四言聚騎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

循河湟漕糴六言開墾穡治郵亭七言不出

兵坐得必勝之理八言無經阻遠追死傷之

害九言不損城武虜難乘間十言無驚動河

南大斤小斤使生他變之憂十一言治湟廕

中道橋以制西域十二言耕者雜處開邊軍

諸民安

丙吉

吉魯國人為廷尉監宣帝生數月坐龜

即位吉不伐功後知

之封博陽侯拜相

涑水司馬氏曰丙吉為丞相出逢羣盜格鬪死傷

橫道過之不問見牛喘而問之以為詰姦盜賊

守令之事陰陽不調此乃宰相職耳談者笑之

愚竊以為當丙吉為政之時政治之不得刑罰

之失中不肖之未去忠賢之未進可勝紀哉釋

此不慮而慮於牛喘以求陰陽不亦踈乎且京

邑之內盜賊縱橫政之不行孰甚於此詩云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近不能正如遠人何若曰守

令之職守令不賢當責何人非執政者之過而

又誰歟昔士薈為政晉國之盜逃奔于秦子產

為政桃李垂於街者莫援若盜賊不禁而日長

安令之職風俗不和而曰三老之職刑罰不當而曰廷尉之職衣食不足而曰司農之職推而演之天下之事各有其官則宰相居於其間遂無所與而曰主調陰陽陰陽固可坐而調耶是以爲丙吉自知居其位而無益於世飾智諂詞以掩其迹抑亦自欺而已矣

士蒼晉人。事文公。獲公食邑於國。亦稱南手。城濮之戰。切而與。謀重公。時爲大夫。境內。賦悉奔。秦國。景公。時將中軍。王室亂。土著。之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及老。中。武子。○呂氏春秋。子產相鄭。使李垂於街。鄭人其政。舉。

南軒張氏曰丙吉深厚不伐在他人亦無所難者其德厚可稱也其爲相若寬緩者雖天資則然意亦以宣帝之政尚猛而有矯之之意歟然抑亦太甚矣至於韓延壽楊惲之死則亦莫能救也吉見謂不親小事知大體二卿之死夫豈事之小耶濫刑若是其於大體何有若語其才識蓋不逮魏相遠矣

黃霸霸陽夏人習文法溫良有讓善御衆武帝以入錢官復察廉遷河南太守丞宣帝召爲廷尉正數次按獄庭中稱平果還領川太守霸外寬內明得吏民歡

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楊侯爵關內侯徵拜京兆尹後爲丞相封建威

象山陸氏曰黃霸爲潁川守鰥寡孤獨死無以葬者霸爲區處曰某所本可爲棺某亭猪可以祭更往皆如其言遣吏司察事既還而勞其食於道傍爲鳥所攫肉事每得實人無敢欺皆以爲神史家載其得之之由以爲語次尋經問他隱伏以相參考後世儒者乃以爲鈞距而鄙之此在黃霸雖未盡義而後儒非之者猶爲無知蓋性理綜要

不論其本而論其末不觀其心而遽議其行事則皆不足以論人原霸之心本欲免人之欺求事之實而已

鈞距如鈞鉤之有距吞之則順吐之則逆使人入其術中而不能出以鈞索其隱情也

朱子曰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答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詞甚好又曰如宣元關詔令及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

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淮南王名欽。宣帝次子。好法律。聰達有才。王母張婕妤尤幸。上由是寵愛。於王嘗欲立欽為嗣。以太子幼。年失母之故。不忍廢之。元帝即位。乃遣王之。關。卒。益曰。憲。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為掌印。宣帝時。以素行修飾。擢諫議大夫。元帝時。為光祿大夫。更始。宗正。為許史恭顯等議。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彭城人。以父德任為掌印。宣帝時。以素行修飾。擢諫議大夫。元帝時。為光祿大夫。更始。宗正。為許史恭顯等議。

性理統要

卷九

漢書

卷九

漢書

龜山楊氏曰。漢武元鼎元封之間。燕齊之士爭言

神仙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故淫祠於漢世

為多。雖當時名儒碩德。繼登宰輔。莫有能教正

之者。元成之際。衡譚用事。始奮然欲盡去淫祠

正以古義。又幸世主從之。其志行矣。未幾以劉

向一言而廢。淫祠復興。豈不惜哉。蓋人情粗於

禍福而易動。鬼神隱於無形而難知。以易動之

情。稽難知之理。而欲正百年之謬。豈乎其難矣。

以劉向之賢。猶溺於習見。況餘人乎。衡譚。臣。時。張。卿。臣。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

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說說做

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

安得事成。劉向多少忠於漢。只為做計較太甚。

纔被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初。孝宣循武

帝故事。招置名儒。劉更生。以通達善屬文。與選

中。可謂遇主矣。其後上復興神仙方術之士。而

史生得淮南枕中鴻寶秘書獻之。言黃金可成。

其所為未免長君之過也。豈其逢世希合而為

性理統要

卷九

漢書

卷九

漢書

之歟。抑年少學猶未能無惑於異端歟。其後與

望之堪猛輩並立于朝。為羣小側目。更生乃令

外親上變事。其義安在哉。夫君子小人相為盛

衰。蓋天地之大義也。消息盈虛。天地且不能不

以其漸。況於人乎。且許史恭顯之於漢也。憑藉

私昵寵嬖之恩。非一日矣。其培根深。其滋蔓盛。

非所以朝升而暮罷。而君子之去小人。又非智

謀之足恃也。亦有吾之仁義而已。彼方欲肆欺

以罔吾之信。為數以欺吾之義。而吾且欲決而

去之而自爲不信其見乘也不亦空乎予讀更生傳見其惓惓於其君未嘗不爲之歎息也惜其不知義命之歸故一蹶而不振悲夫

官帝後神仙方術之事而淮南枕中有鴻寶
苑秘書並道術篇名載在枕中書言神仙使
見而劉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書更
生從而讀論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
典問方時作事費用甚多方多不驗下吏當
誅元陽城侯上書入國戶中賈其罪土亦奇
其材得論冬減死論○周漢齊人元帝時經
史數變見言治亂事爲不顯所譜皆見官
之自敘○張猛寒之孫受學於周堪元帝時
爲光祿大夫給事中與堪同心輔政後爲石

性理綜要

卷九

漢書

聖

四十五

顯所譜左還爲槐里令既而徵爲太
中大夫顯又譜之令自殺於公車

蕭望之望之素自重望官至太子人傳宣帝
位以師傳見重多所匡
正後爲弘恭石顯所害

南軒張氏曰蕭望之劉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而外有史高聰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居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爲勿使有差密其机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

性理綜要

卷九

漢書

聖

四十五

心開明人才衆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爲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疎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適白罷中書宦官其機蓋已盡露而無餘策既不蒙信用而中外小人並起而乘之身之死遂不足道而當時之事遂不可復救甚矣二子之疎也况其所爲自多不正用人要當公天下之選而二子者不惟其賢惟其附已不知小人迎合於外者誰可保耶故以鄭朋之傾邪而使之待詔主於華龍之浮穢亦欲入其黨彼蓋有以召之也在易有之君子以遠小人而不惡而嚴所謂嚴者嚴其在我也二子處羣小之間而不嚴如是其可得乎袁安任隗當梁冀強橫之時非能不能加害而卒能去之以安隗所處之嚴故也故史稱安隗素行高冀未有以害之斯言誠有味也二子曾不知此耶至於使外親上變事與子上書則又其甚矣予觀二子所執雖正然誠之心不篤勢利之念相交以天下之公義而

行之以一己之私。蓋不知學之弊也。吁。可惜哉。然而昔人未可以一失斷其平生。若更生。經歷憂患。晚歲氣象殊勝於前。處王氏之際。庶幾為憂國敦篤者矣。

任隗義行內修持重守正。雖言無回。明帝時。將軍。至大司。空。○崇冀。願帝時以外戚為大。駁尼。將軍。桓帝時。光。恣。日。積。成。行。內。外。天。子。拱。手。而。已。既。而。上。與。官。者。卑。超。等。定。謀。諫。之。

龔勝勝字君實。彭城人。三舉孝廉。哀帝徵。為諫議大夫。王莽秉政。歸老鄉里。

沐水司馬氏曰。王莽篡龔君實之名。諱也。以尊

惟聖錄要

爵厚祿。切以淫威重勢。而必致之。君實不勝遁。迫。絕。食。而。死。班。固。以。薰。膏。之。語。譏。焉。未。聞。有。為。辦。之。者。也。可。不。大。氣。歟。昔。者。紂。為。不。道。毒。痛。四。海。武。王。不。忍。天。下。困。窮。而。征。之。斯。則。有。道。天。子。誅。一。亂。政。之。匹。夫。爾。於。何。不。可。而。伯。夷。叔。齊。深。非。之。義。不。食。周。粟。而。餓。死。猶。隘。如。此。仲。尼。猶。稱。之。曰。仁。以。為。不。殞。其。節。而。已。况。於。王。莽。憑。漢。累。世。之。恩。因。其。繼。嗣。哀。絕。飾。詐。偽。而。盜。之。又。欲。誣。污。清。士。以。其。臭。腐。之。爵。祿。甘。言。諛。禮。期。於。必。致。

不可以智免。不可以義擯。則志行之士。舍死何。以全其道哉。

薰膏之語。龔勝臨終。因教以棺。欲喪事。衣。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兩。堂。話。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而。死。時。年。七。十。九。矣。門。人。哀。經。治。喪。者。百。數。有。一。老。父。來。弟。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其。誰。知。

總論

朱子曰。漢興之初。人未甚繁。氣象剗地較好。到武。宣。極。盛。時。便。有。衰。底。意。思。○周。人。繁。密。秦。人。盡。

惟聖錄要

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秦又。太。苟。簡。自。恣。不。曾。竭。其。心。思。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董。仲。舒。才。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南。軒。張。氏。曰。西。漢。末。世。風。節。不。競。居。位。大。臣。號。為。有。正。論。者。不。過。王。嘉。何。武。師。丹。耳。在。波。蕩。風。靡。之。中。誠。亦。可。取。比。之。光。禹。則。甚。有。間。矣。然。西。漢。末。年。正。如。病。者。元。氣。先。敗。凡。疾。皆。得。以。入。之。而。

皆得以亡之。為當時大臣者。要當力陳國勢。根本之已。驅勸人主。以自強於德。多求賢才。以自輔。庶可以扶助元氣。消靡沉痾。若不循其本。而姑因一事之謬。一人之進。而指陳之。縱使一使之正。一人之去。亦將有繼其後者。終無益也。又哀帝之末。董賢雖去。而王氏即起。遂以亡漢矣。自成帝以來。受病之痼。且大者。乃在王氏。如丁傳。董賢之徒。又持一時乘間之疾耳。在位者。當深以王氏為慮。以王氏為慮。當如子所言。先勸人主。以自強於德。自強於德。則不宜少有差失。顧及尊傳氏。寵董賢。以重失天下之心。是益自削而增助王氏之勢耳。故莽得以拱手而乘其後。惜當時論者。皆不知及此也。可勝嘆哉。

王嘉舉敦朴直言。召封政事。得失累遷。至御史大夫。哀帝時。拜相。封新昌侯。○何武舉賢良方正。召對策。除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成帝時。為大司空。封侯。侯。哀帝時。莽以陰謀。○師丹舉孝廉。為郎。果遷大司空。哀帝拜封。丁傳追帝共王。丹切諫。不合。遂策免。平帝即位。以丹執忠節。據聖法。可謂社稷之臣。封義陽侯。○董賢美姿容。善舉止。初為太子舍人。哀帝見而幸之。拜黃門郎。出則駟乘。入則同臥起。由是寵倖日甚。拜為驛馬都尉。旬月之內。

歷代四 東漢

問實資巨萬。又拜大司馬。拾遺。○光武。字彞。字文叔。長沙定王發之後。景帝六世孫。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略。故能更制。羣雄克復舊物。

南軒張氏曰。光武之不任功臣。為三公。蓋鑒高帝之弊。而欲保全之前史。莫不以為笑談。以子嬰之光。武之保全功臣。使皆得以福祿終身。是固笑矣。然於用人之道。則有未盡也。蓋用人之道。先以一說橫於胸中。則為私意。非立賢無方之義矣。高祖之待功臣。誠非也。如韓彭黥布之徒。雖有大功。要皆天資小人在易之師。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於用師既終。成功之後。但當寵之以富貴。而不可使之有國家。而為步也。高帝正犯此義。是以不能保功臣之終。為光武者。要當察吾大臣有如韓彭之徒者乎。則當以是待之。若光武之功臣。則異於是。至寇鄧賈復。則又議明而行修。量洪而器遠。以光武時所用之大臣。論之。若三子者。類過之遠甚。與共圖政。豈不可。

乎。顧乃執一槩之嫌廢大公之義。是反為私意而已矣。抑光武之所責於大臣者。特為吏事。大臣之職。固如是乎。惟其不知大臣所當任之職。故不知用大臣之道。而獨以吏事之督責為要。抑亦未矣。方當亂定之後。正宜登用賢才。與共圖紀綱。以為垂世長久之計。而但知吏事責三公。其知謀之不競亦宜矣。

性理錄要
卷九
通。光武時。為偏將軍。專定河南。以恂有德。民御眾之才。拜河內太守。行將軍事。復為豫州太守。後親州盜賊起。恂帝出征。張平下。姓。適道曰。願復舊。君一年。乃留。與。封。下。

奴侯。○鄧禹事詳後。○賈復。字文君。冠軍人。少好學。習尚書。從光武為破虜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後為執金吾。封冠軍侯。又以功進封膠東侯。

東萊呂氏曰。光武治天下。規模不及高帝。其禮嚴。

光用卓茂。所以養得後來許多名節。卓茂。父祖。

茂寬仁。恭愛。嘗乘車行。有人妄詆其馬。即解與之。性不好爭。如此。後以儒術舉。遷密令。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雖不入境。光武。○光武罷羣縣材。即位。徵為太傅。封褒德侯。

官等事。其識見與秦皇相去不遠。或問光武之失。正在攬權。而史乃稱其總攬推綱。舉無過事。何耶。潛室陳氏曰。光武再造於僭。

之後。如何不總攬權綱。但末流之弊。至不任三公。乃矯枉過正。非謂全不是。

和帝。名。章。帝太子。十歲即位。母竇太后臨外戚。送為消長。東漢之禍。自此起矣。

致堂胡氏曰。和帝幼冲。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又安。方之章帝。實過之矣。

鄧禹。字。仲華。初。遊學。與光武相親。光武徵。禹。北。牧。策。往。見。曰。明公莫如延攬英。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光。武。大。悅。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禹。以。前。漢。

性理錄要
卷九
軍持節入關。名震關西。拜大司徒。封高密侯。系議大事。卒諡元侯。

子。曰。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吳漢。按漢書。漢宛人。勇猛有謀。初從光武擊。馬。封。舞。陽。侯。卒。諡。忠。侯。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緊密。未聞。

粗魯濶略而能有成者

朱然按三國志然丹陽人仕吳年十九為山陰令呂蒙病篤帝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以然對蒙卒假節鎮江陵蜀漢攻宜都然與陸遜拒破之後封永安侯云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學及光武即位披羊裘釣澤中聘至除諫議大夫不居去耕于富春山

南軒張氏曰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耶考

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索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反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

性理錄要

卷九

孝廉

幸

子

足辨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饗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臥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笑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美哉

黃憲

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安帝時舉孝廉不就

龜山楊氏曰黃叔度學克其德雖顏子可至矣

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朱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

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

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假善底人看他多少

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李固

固字子長南郡人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掾府遷南陽太守固與李膺交好膺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固與膺共劾冀

即冲帝

杜喬

少為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掾府遷南陽太守固與李膺交好膺入拜侍中時梁冀專權固與膺共劾冀

不獲與膺所寄

南軒張氏曰李杜二公精忠勁節不憚殺身百世

性理錄要

卷九

孝廉

幸

子

之下稟乎猶有生氣其視胡廣趙戒輩真不啻如糞土也但恨於幾會節目之間處之未盡要是於春秋提綱之法講之不素耳李固方舉於朝即就梁商之辟商雖未有顯過然如固之志業其進也將以正邦殆不可以苟也一為之屬既涉梁氏賓客事必有牽制者矣此其失之於前也方質帝之獄不能殺梁冀毒帝之姦此其失之於後也杜喬在九卿中若懷是見必贊固為之矣及繼固為相已制命於冀矣相與就死

悲矣。

胡廣安帝時舉孝廉為天下第一拜尚書郎
梁太傅曰梁商之孫末建初葉氏侯
梁太傅曰梁商之孫末建初葉氏侯
己下賢曰梁帝名續章帝立時初建平侯
年八歲為梁太后所立梁冀至其聰慧使左
右進壽

朱穆穆五歲以孝稱及長聰學舉孝廉為侍
御史出為冀州刺史部令長間穆至廣

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後拜尚
書穆在數十年家無餘資文忠

龜山楊氏曰蔡邕謂朱穆貞而孤有羔羊之節觀
其立朝論議有足稱者然乃從梁冀之辟何也

世理綜要
卷之九
事

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以穆之賢而主梁冀烏在其為貞孤哉然邕之
從董卓無異於梁冀宜其不以朱穆為過也

荀淑淑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桓帝朝
補朝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為神君尋棄

歸

朱子曰近看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
但知黨錮諸賢起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
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曹氏不知有
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駭之也且以荀

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

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

遂為唐衡之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蓋剛

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圓所以全身

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

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

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

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

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

世理綜要
卷之九
事

荀爽淑之子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仕為郎
中遭黨錮隱居滄上日以著述為事後徵起舉
官司空○唐初帝時官與單超徐璜貝

左等定謀誅梁冀同日封為五侯中外

陳寔寔隱居好學桓帝時為大丘長修德清
靜百姓以安寔在鄉黨平心率物有爭

訟輒求列正曉譬曲直
退無怨者卒諡文範

勉齋黃氏曰陳太丘送張讓父之喪人以爲善類

賴以全活者甚衆前輩亦以為太丘道廣嘗

疑之如此則枉尺直尋而可為歟士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有義有命。豈宜以此爲法。天地如此其廣。古今如此其遠。人物如此其衆。便使東漢善類。盡爲宦者所殺。世亦曷嘗無善類哉。若使是真丈夫。又豈畏宦官之禍。而籍太丘如此之屈辱。以全其身哉。吾人於此等處。直須見得分明。不然。未有不墮坑落塹者也。

張讓桓靈時宦官。與夏惲郭勝十一人爲中常侍。皆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往貪殘。爲人盡害。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須臾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惟定獨赴弔焉。感定故有所省。

性理綜要

卷九

七

實武

武少以經行著稱。按庭親拜侍中。遷廷尉校尉。封槐里侯。靈帝立。拜大將軍。誅中常侍曹節等。不舉爵。官。

何進

進。董卓初。以女弟爲皇后。徵拜侍中。遷大將軍。以孫賊黨姦。封侯。後欲誅宦官。不果。天爲害。

邈山楊氏曰。桓靈之間。昏弱相仍。女后臨朝。權移近習。又矣。王甫曹節以臺廝之賤。便嬖寵耽之私。竊弄神器。固天下之所同疾也。實武倚元舅之親。操國重柄。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布在王庭。相與仗義協謀。勦絕凶類。正猶因迅風之勢。以

楊粹。批耳。豈不易哉。然而身敗功頽。貽國後患者。幾事不密。而禍成於猶豫也。方武之不受詔。馳入步軍營。召會北軍五校士數千人。勢猶足以有爲也。張奐。北州人豪。素非中人之黨。可以義動也。不能乘機決策。收爲己用。而乃遲回連旦。使逆賊得與奐等合。豈不惜哉。何進親見竇氏之敗。而不用陳琳鄭公業之諫。躬蹈覆轍。引姦凶而授之機。卒成移鼎之禍。進實兆之也。范曄乃引天廢商之言。豈不謬哉。

性理綜要

卷九

七

張奐。舉賢良對策第一。爲安定屬國都尉。正身修德。威化大行。拜武康太守。○范曄。好學善文章。隸書耽音律。爲宣城太守。累遷太子詹事。所著有後漢書。

朱子曰。東漢誅宦官事。前輩多論之。然嘗細考其事。恐禍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話。指點前人。甚易爲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實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王允。獻帝時董卓作亂。司徒王允。其中郎將呂布。誅卓。詔允錄前書事。以布爲奮威將軍。

苞命侯苞葬丹記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後母以全義非孝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而死

程子曰東漢趙苞為邊郡守虜奪其母招以城降苞遂戰而殺其母非也以君城降而求生其母固不可然亦當求所以生母之方奈何遽戰乎不得已身降之可也王陵母在楚而使楚質以招陵陵降可也徐庶得之矣

王陵秦黨居南陽既而以眾歸漢楚質其母欲以招之其母使使者語陵曰漢王長者終得天下毋以我故持二心遂伏劍而死○徐庶為諸葛亮於劉備及曹操獲其母庶

性理精義

卷九

孝

傳曰本欲與將軍圖事今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辭遂歸操

結

洪舉孝廉補印丘長伯義誅董卓與袁

龜山楊氏曰臧洪初為張超功曹後遇袁紹以為青州刺史二人之遇洪其義均矣而洪之報人者何其異哉方曹操圍超於雍丘也洪欲難而請兵於紹袁曹方睦而紹之與超素無一日之歡則雍丘之圍非切於已也欲其背好用師以濟不切之難則紹之不聽未為過而洪之

紀紹豈亦不量彼已與其不屈而死也蓋亦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已

張超與兄逵首舉義兵誅董卓有功曹操表逵為陳留太守超為廣陵太守與平初起超有隙因迎呂布拒操操攻逵逵奔劉備超起日救○表紹為司隸校尉董卓廢立紹不從奔冀州卓為紹為渤海太守不受初平初紹來州郡起兵討卓眾推紹為主建安初為大將軍後與曹操有隙相拒於官渡敗績

總論

或有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

性理精義

卷九

孝

及其愚不可及初理會不得武子當衛成公無道失國之時周旋其間盡心竭力而不去及成公囚京師武子求掌索饒略醫薄醢免衛侯於死終以復國及元咺之訟武子又獨以忠而獲免其能保身以濟其君如此雖謂之知可也而夫子曰其愚不可及又嘗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以伯玉之事責武子雖謂之愚不識時亦可也然惓惓忠君不避艱險能為人所不能為抑亦難矣故謂之

愚蓋聞之也。其稱南容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免於刑戮。武子之免，亦幸矣。然武子仕衛兩世，其君信任之，義不可棄之而去。其幾於東漢王允乎？允又不免被害。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治亦進，亂亦進，使成湯不興，聘幣不至，雖五就鼎，其志曷施？陳蕃漢代人豪，驅馳險阨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屢退而不去者，以仁爲己任，非人倫莫相卹也。卒以謀疎見殺，亦昧於夫子免刑戮之戒。然陳蕃王允猶是當時朝廷倚任，性理要義當與國存亡，故程子曰：亦有不當爲者，比干是也。若無言責官守，則如東海蓬萌，當先漢之亂，憤三綱之既絕，挂冠東都門，浮海而去，惟恐其或緩也。君子之道，詎可不識時哉？朱子曰：所疑寧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爲遂伯玉南容之愚，則易爲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嘆。陳蕃王允固不得爲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爲寧武子之愚，此其所以取禍也。然

爲達萌則甚易，爲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可也。

求掌橐囊，橐囊音託，衣囊也。橐音旃，陳也。武子以若在幽隱，故親以衣食爲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矣。賂，賂音薄，賂按左傳，僖公三十二年，晉侯欲殺南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醢，武子視南侯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醢而免於死。元恒之說，元恒，南大夫，事見僖公二十八年。逢萌家貧，爲亭長，既而嘆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至矣。卽掛冠都城門，携其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及光武卽位，乃還，果徵奉起。

性理要義 卷之三 聖賢要義 三 南軒張氏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間矣。而高祖之對，乃項籍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籍益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之中，指麾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

性理綜要

卷之九

論

七

高祖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爾。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疎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亦族。此則由其學不足之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開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為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寵。而不使之任事。卒保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廣。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為當務。則湯武之聖。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嘆息也。張步更始二年。劉永以將軍與青徐連兵。專據東方。建武二年。永敗走。步乃遣吏詣關。詔拜東萊太守。三年。永復立步為濟南王。步殺漢使。而受封。五年。詔耿弇討之。起兵應漢。更始中。徵為將軍。建武二年。擢天水太守。永制拜為四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永六年。反。帝遣馬異等破之。蓋降。公孫述。述立之。為新寧王。八年。帝自將征之。蓋走。西城病死。公孫述初為清水長。更始元年。稱益州牧。據成都。尋稱王。後稱帝。建武十二年。吳漢伐蜀。述

性理綜要

卷之九

論

七

出大戰。漢護軍高牛奔陣。刺殺之。其將延岑以城降。○審黃石存包桑。開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光武建武末年。上在兵間。久厭武事。蜀平後。非警急。未嘗言軍旅。北何奴。用城宮。馬武事。請攻之。鳴劍抵掌。馳志於伊吾之北矣。上報書。告以黃石。公包桑。記曰。永能勝剛。乃能勝屈。自是諸將莫敢言兵。閉玉關。謝絕西域。○名節之稱。起於褒世。昔之儒者。學問素充。其施於用。隨時著見。不靳於立節。而其節不可奪。不靳乎殉名。而其名隨之。在已初無一毫加意也。至於世褒道微。於陵遲委靡之中。而其能拔然自立者。則世以名節歸之。而士君子道學。未至。亦以此自負。吁。亦小矣。然而名節之稱。雖起於褒世。而於褒世之中。實亦有賴乎此。使併與是焉。而俱亡。則亦無以為國矣。西漢之儒者。予甚病之。蓋自董相申公數人之外。自餘往往以佳畢詰訓為儒。無復氣象。上焉既不能推尋問學之源流。而其次又不能以名節立於褒世。其亦何所貴於儒也。攷其所自。亦由上之人有以致之。自高帝鄙薄儒生。文景則尚黃老。武帝雖號為表章。然徇其文而不究其實。適足以為害。至

宣帝則又明示所以不崇尚之意矣。則其挫抑
摧沮之餘。不復自振固矣。然儒者之學。豈必爲
一時貴尚。而後勉邪。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
漢之儒者。自叔孫通師弟子。固皆以利祿爲事。
至於公孫丞相。取相印封侯。學士皆欲慕之。其
流如夏侯勝之剛果。猶有明經取青紫之言。况
他人乎。恭其習俗。胥靡之陋。一至於此。室乎王
莽篡竊之日。貢符獻瑞。一朝成羣。而能自潔者。
班班僅有見於史也。故光武中興。力矯斯弊。
德義貴隱逸。以變其風。而中世以後。人才輩出。
雖視昔之儒者。有愧然在。哀世之中。守義不變。
蓋有足尚者矣。至於桓靈之後。國勢奄奄。羣校
並起。睥睨神器。未敢即取者。亦一時君子維持
之力也。然則名節之稱。在君子則爲未盡。而於
國家亦何負哉。蓋不可不思也。
申培公魯人。少
受詩武帝過魯。中公以弟子從。師人見武帝使
使以東。魯嘉璧安車蒲輪迎之。至則拜太中大夫。
武帝問治亂之事。對曰。爲治不在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後以病免歸。 ○人言東
漢之亡。黨錮起之也。曾不知東漢若無數君子。

其亡也尤速。譬如羸病者之服丹。一旦死則歸
罪於丹。不知其所以能延數日之命者。丹之力。
使其不服丹。則其死必速矣。○東京黨錮諸君。
子蓋嘉其志氣之美。而惜其所處之未盡。重其
天資之高。而嘆其於學有所未足也。方是時。乾
綱解紐。陰邪得路。天下之勢。日入於頽敗矣。而
諸君子曾不少貶以徇於世。慷慨所激。視死如
歸。至於患難得喪。寧復肯顧其志氣。可謂美矣。
雖然。昔之君子。其出處屈伸之際。蓋各有義。
當困之時。則有居困之道。當屯之時。則有亨屯
之法。時不我用。則晦處自修。危行而言孫。其進
不可苟也。若乃居位則思其艱。而慮其用扶持
根本。漸以圖濟。其爲不可驟也。黨錮諸君子在
下。則噓枯吹生。自爲題榜。圭角眩露。昧夫處困
之道矣。及其有位於朝。不過奮袂正色。博擊衆
強數輩。以爲事業。在是矣。又進而居高位。則果
於有爲直欲。施之而不復顧身死非所問。而
國勢愈傾。是又失亨屯之法矣。是豈非有所未

盡爲可恨歟若諸君子之不爲死生禍福易操其間如李膺杜密陳蕃輩卓然一時其美資可謂剛特不羣矣然惟其未知從事於聖門也故所行雖正立節雖嚴未免發於意氣之所動而非循乎義理之安出於惡其聲之所感而未盡夫惻隱之實處之有未盡固其宜也豈非於學有不足歟使其在聖門則當入於仲由之科聖人抑揚矯揉之其必有道矣或以爲陳太丘之事爲得其中以予觀之太丘在諸君子之中特心最平蓋天資又嘉美焉耳而其所處張讓之事亦非中節在當時隱迹自晦豈無其方何至送宦者之葬此又爲矯失之過以此免禍君子亦不貴也不然則郭有道乎識高而量洪才優而慮遠足爲當時人物之領袖然收歛之功猶未之盡要亦於學有次也不然則黃叔度乎言論風旨雖不盡見然其氣象溫厚圭角渾然見之者有所感於心其爲最高乎使在聖門作成之當居顏氏之科矣

李膺字孝廉東郡人官青州刺史守令開風解印綬而上後爲司隸校尉生黨側免官○杜密字叔公少爲縣志爲司徒胡廣所辟遷北海相○宦官子弟爲令長奸惡者輒捕按之○後拜太僕嘉事起免歸○郭泰字有道魯國高平人○傳道實籍居家教授弟子至數千人○嘗遊洛見河南尹李膺膺問之遂與爲友

或問高帝不免韓彭之誅而光武乃能全功臣之世何耶潛室陳氏曰此大有說一則逐鹿之勢外相臣服事定難制一則高祖之業各位素定事已相安一則艸昧功臣豪傑難收一則中興功臣謹守規矩一則大慶中有嫚罵之失人心素熒一則大慶中能動如節度人心素定一則切其死力封爵過度不計後患一則赤心在人監戒覆轍務在保全○問高帝只因請苑事便疑蕭何欲置之辟光武於馮異或諧其威權太重百姓婦心而帝信之愈篤何高帝之介介於其小而光武乃釋然於其大曰高帝因諸將而疑元臣光武監往事而全功臣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十九終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十

歷代五 三國

漢昭烈

魏曹操

吳孫權

諸葛亮

關羽

荀彧

歷代六 東西晉

武帝

元帝

溫嶠

顧榮

性理綜要 卷之二十一

賀循

王導

謝安

殷浩

符堅

桓溫

陶潛

崔浩

總論

歷代七 唐

高祖

太宗

玄宗

肅宗

憲宗

王珪

魏徵

馬周

褚遂良

狄仁傑

陸贄

楊綰

陽城

張巡

總論

歷代八 五代

唐明宗

周世宗

馮道

歷代九 宋

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神宗

孝宗

寧宗

向敏中

王隨

楊億

范仲淹

韓琦

司馬光

呂公著

王安石

范純仁

鄒浩

曾鞏

宗澤

李綱

趙鼎

洪皓

張俊

張俊

韓世忠

劉光世

岳飛

秦檜

胡銓

張九成

李椿

總論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

三國

漢昭烈

姓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靈帝末領益州諸將奉

為漢中王即位成都

或云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

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

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

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

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

性理綜要

卷十

七

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或問蜀先主以國委孔明無言不聽代吳之後先

主誠失計也而孔明曾不以為非及其既敗乃

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何孔明不能

諫於知己之主而猶有待於孝直也潛室陳氏

曰只緣孔明在據荊益方成伯業以荊州為必

爭之地爭而無得後方悔耳

魏曹操

操字孟德沛國譙人獻帝朝歷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遷帝於許為丞相自

稱魏公篡漢祚

吳孫權權字仲謀，富春人。父堅，為漢長沙太守。兄策為討逆將軍，至權封吳王。

不篡逆，蜀主即位，權亦稱帝。任用周瑜、魯肅等，據江東。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溫公退居洛，一日語某曰：

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令取三國志及文

選示某，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公曰：遺令之意如

何？某曰：曹公平生姦，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

此令也。公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

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傳囑子孫。至若纖

細不緊要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

性理統要

卷十

論語

七

大於禪代者乎？今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

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無不處置詳盡，無一語

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

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

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

昨夕偶窺破之，公似有喜色。且戒某曰：非有識

之士，不足以語之。或云：非溫公識高，不能至此。

曰：此無他也，乃一誠乎爾。惟以誠意讀之，且誠

之至者，可以開金石。況此虛偽之事，一看即解。

散也。某因此歷觀曹操平生之事，無不如此。夜

臥枕圓枕，噉野葛至尺許，飲醪酒至一盞，皆此

意也。操之負人多矣，恐人報已，故先揚此聲以

誑時人，使人無害已意也。然則遺令之意，亦揚

此聲以誑後世耳。

曹操臨終遺令，世子曰：吾死後，汝好效女於

制，雀臺上施六尺床，張錦帳，朝夕設酒，旌之

屬。月朔十五日，妓女樂時，登吾銅雀臺，以望

吾西陵墓臺。○操將卒持操女云：餘香可分

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所履，組可賣也。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別為一

藏，不許兄弟視。○操女曰：操死，汝好效女於

軍中，未嘗遺囑，吾以國木為檯，檯上設酒，

飲則覺由是征伐四方，俱無驚動之虞矣。○

酒至一盞，揚此聲以誑

時人，欲其無害已也。

或論三國形勢，朱子曰：孫權與劉備同德，曹操亦

是其勢不得不合。孫權若不與劉備，即當迎降

於操。然此兩人終非好相識，到利害處，便不相

顧。劉備纔得荊州，權便差呂蒙去擒關羽。

諸葛亮

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

若劉表子琮將為曹公所并。取而興劉則可也。

孔明不死。三年可以取魏。且宣王有英氣。久不

得伸。必沮死不久也。宣王按晉書司馬懿之孫司馬炎篡魏後追封祖

為宣王。○孔明營五丈原。宣王言無能為此。偽宣

安三軍耳。兵自高地來可勝。先生嘗自觀五丈

原曰。此地不可據。英雄欺人。不可盡信。五丈原

原。州府鄠縣。諸葛亮據渭南。與司馬懿相拒。屯兵于此。○問文中子謂諸

葛亮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諸葛亮可以當此否。

性理綜要 卷十 三國 諸葛亮

曰。禮樂則未敢望。他只是諸葛亮已近王佐。又

問如取劉璋事如何。曰。只有這一事大。不是便

是計較利害。當時只為不得此。則無以為資。然

豈有人特地去迎他。却於座上執之。大段害事。

只是箇為利君子。則不然。只一箇義不可便休。

豈可苟為。又問如湯兼弱攻昧如何。曰。弱者兼

之。非謂并兼取他。只為助他與之相兼也。昧者

乃攻亂者。乃取亡者。乃侮。○諸葛亮近王佐之

才。或問亮果王佐才。何為僻守一蜀。而不能有

為於天下。曰。孔明固言明年欲取魏。幾年定天

下。其不及而死。則命也。某嘗謂孫覺曰。諸葛武

侯有儒者氣象。孫覺曰。不然。聖賢行一不義殺

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武侯區區保完一國。不

知殺了多少人邪。某謂之曰。行一不義殺一不

辜。以利一已。則不可。若以天下之力誅天下之

賊。殺戮雖多。亦何害。陳恆弑君。孔子請討。孔子

豈保得討陳恆時。不殺一人耶。蓋誅天下之賊

則有所不得顧爾。四三國之典。蜀為正。曰蜀未

性理綜要 卷十 三國 諸葛亮

在興復漢室則正也。

孫覺高郵人。舉進士。神宗時累遷官至吏部侍郎。除龍圖閣直學士。

元城劉氏曰。淮陰武侯二人不同。若論人品。則淮

陰不及孔明遠甚。若論功業。而武侯何寥寥也。

馬永卿曰。西南者漢始終之地也。故漢起於西

南。而卒終於此。而淮陰當漢之初興。故能卓卓

如此。而武侯之時。火將燼矣。故無所成也。曰。此

固然矣。然淮陰所以得便宜者。以平日名太異。而武侯所以無成者。以平日名太高也。淮陰有

附錄綜要

卷之二十一

三

大

무엇을

悼理緒要

—

100



24

24

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南軒言孔明體正大學問未至此語也好但孔明本不知學全是駁雜了然却有儒者氣象後世誠無他比○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爲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了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間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孔明之事其於荆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商量筆據在此但此時不當在地若是應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觀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爲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或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班駁處劉焉魯恭王之年爲益州牧治綿竹以人言蜀有天子氣務行寬惠以收人心陰圖興計與張魯合兵殺漢中太守斷斜谷作乘輿徙成都卒子璋立爲益州牧迎劉備使擊張魯備據涪城以圖璋璋兵敗

備入城都○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乎○或論孔明事以爲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爲擔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能而孔明於此亦未能免俗者則喜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即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齟齬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虜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爲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脩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嘗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或者之論○孔明失主郡非不欲盡徙其民意其倉卒之際力之所及止是而已若

其心則豈有窮哉以其所謂困於豺狼之吻者
觀之則亦安知前日魏人之暴其邊境之民不
若今之胡虜哉孔明非急近功見小利說衆而
自欺者徙民而歸殆亦昭烈不肯棄民之意歟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
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
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
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黃承諺曰家
無才不才堪相親孔明詩即載送之○問孔明

孔明

興禮樂如何曰也不見得孔明都是禮樂中人
也只是粗底禮樂○看史策自有該載不盡處
如後人多說武侯不過子午谷路往往那時節
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
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爲夏侯淵
是曹操壻性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所
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爲此詭計不如安從坦
道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
通子午谷在西安府南谷中路通南北故名子
午○斜谷在漢中府褒城縣東北張良說

通曉經緯道旁操出斜谷此道也○問孔明出師每乏糧古
人做事須有道理須先立些根本曰孔明是殺
賊不得不急如有人箇大家被賊來占了趕出
在外墻下住殺之豈可緩一緩緩人便一切都
忘了孔明亦自言一年死了幾多人不得不急
爲之意司馬懿上畏孔明便使得辛毗來逼令
不出兵其實是不敢出也

孔明

南軒張氏曰諸葛武侯左右昭烈父子立國於蜀
明討賊之義不以強弱利害二其心蓋稟稟乎
三代之佐也侯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
安又曰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
非臣之明所能逆睹嗟乎誦咏斯言則侯之忠
可見矣雖不幸功業未究中道而隕然其扶皇
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之風垂之萬世與日
月同其光明可也夫有天地則有三綱中國之

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別於庶物者以是故耳若汨於利害之中而亡夫天理之正則雖有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侯所以不敢斯須而忘討賊之義盡其心力至死不悔者也方天下雲擾之初侯獨高臥昭烈以帝室之胃三顧其廬而後起從之則夫出處之際固已有大過人者其治國立綱陳紀而不為近圖其用兵正義明律而不以詭計凡其所為悉本大公曾無纖毫姑息之意類皆非後世所可及至讀其將沒自

地理綱要

卷三

三國志

主

表之辭則知天下物欲舉不足以動之所養者深則所發者大理固然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侯者其所謂弘且毅者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侯者所謂大丈夫非耶○問孔明不死能取中原否曰屯田渭上根本已固必能取中原司馬懿亦是能者常不敢與戰又問蔣琬特守常之才乎曰誠不可以應變

蔣琬拒鄉人從昭烈入蜀除廣都長昭烈嘗至廣都怒琬眾事不理諸葛亮曰蔣琬社稷

之器非百里之才後為尚書郎亮引漢中統留府事常足食以給軍中亮每言公瑛托志忠雅亮卒以琬為尚

或問魯雨生謂禮樂必百年可興文中子輕許孔明何也潛室陳氏曰叔孫通人物汗下故雨生卻之孔明人物正大故文中子許之○問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近思錄程子亦以此許之敢問孔明自比管樂使果能興復漢室恐未必便能興禮樂如三代曰孔明是天資帶得又從學問中擷出來據他用事行師

地理綱要

卷三

三國志

主

魯齋許氏曰不問利害只求義理孔明見得真當

時只有復漢討賊爲當然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睹歸之於天而已只得如此做便是聖賢之心常人則必計其成敗利害也

臨川吳氏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謂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闕漢丞相諸葛忠武侯語也可以爲萬世相天下者之法矣孔明豈不知爲相之體哉於主簿楊顥之諫也生既謝之死又哀之孔明豈不知其言之忠哉然而罰二牛以上皆親覽食少事繁至爲敵國所窺而度

性理

卷

第

第

第

幸其不久孔明豈不知愛重其身哉其若是者何也嗚呼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夫知相之體而未免自勞知言之忠而未見樂取知一身繫國之存亡而竟取敵國慶幸之計苟非甚愚者或有所不爲而謂蓋世絕人之智者爲之乎予故曰是未可以常情度淺識議也且當時事勢如何耶以一木支大厦之傾事君而致其身盡瘁於國追恤其他夫豈可已而不已者楊顥之諫謂之愛孔明則可謂之知孔明則未也

杜子美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里雲霄一羽毛又云運移漢祚難恢復志決身殲軍務勞此詩字字有意細味之庶乎知孔明之心而豈常情淺識之所能測度擬議者哉

楊顥襄陽人爲諸葛亮主簿自校簿書願諫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今丞相親校簿書不亦勞乎亮謝之顥幸亮泣三日○建興十三年孔明遣使至司馬懿軍中懿問其寢食之繁簡而不及戎事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取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孔明食少事繁其能久乎

關羽

性理

卷

第

第

陽節潘氏曰明燭達旦雲長之大節

羽護送甘糜二夫人到劉先主處路遇曹兵被執曹操留之於公館暮間命羽與二夫人處於一室意欲亂其君臣之分羽秉燭侍立至於明旦焉

致堂胡氏曰雲長義勇雄傑而短於謀是時法孝

直龐士元俱無恙擇一與羽俱使則不至是矣

孫權嘗爲子求婚於羽羽不許權怒羽是時威震華夏呂蒙請發兵襲之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乞還治疾羽必縱思深長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薦以自代遂啓羽可擒權發兵令蒙襲羽蒙使白衣婦人俱被害遂定荊州蒙未及受封發病卒

荀彧

龜山楊氏曰。議者謂曹公非取天下於漢。其說非也。方曹公以強忍之資。因亂假義。挾主威以利諸侯。其包藏禍心。天下庸人知之矣。而荀彧聞關河冀擇其所歸。卒從曹氏。志欲扶義奮謀。以舒倒懸之急。迹其行事。可謂勇智兼人矣。乃獨不知曹氏之無君乎。其拒董昭之議何也。夫豈誠有忠貞之節。歟。抑欲以晚節蓋之歟。由前觀之。不知由後則不忠。不知不忠而求免於亂。臣宜予其難矣。嗚呼。荀彧安得無罪。歟。觀其臨大義。斷大謀。操弄強敵於股掌之間。輔成曹氏之霸業。至其威加海內。下陵上逼。乃欲潛杜其不軌。可得乎。○東坡謂荀文若其才似子房。則有之矣。伯夷不事非君。不立惡人之朝。寧忍事操乎。以爲其道似伯夷。吾不知其說。

晉

元帝 帝名睿宣
帝會孫

或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朱子曰。

元帝與王導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左耳。

南軒張氏曰。爲國有大幾。大幾一失。則其弊隨起而不可禁。所謂大幾。三綱之所存是也。晉元帝初以懷帝之命。來臨江左。當時之意。固以時事艱難。分建賢王。以爲屏翰。庶幾增國家之勢。折姦宄之心。緩急之際。實賴其糾率義旅。入衛王室。其責任蓋不輕矣。而瑯琊之入建康者。觀其規模。以原其心度之所安。蓋有自爲封殖之意。

惟聖宗要

卷十

七

而無慷慨謀國之誠。懷帝卒以蒙塵。迄不聞勤王之舉。愍帝之立。增重委寄。制詔深切。而亦自若也。祖逖擊楫渡江。聊復以賓應其請。反從而制之。使不得有爲。則其意不在中原也。亦審矣。坐視神州板蕩。戎馬縱橫。不以動其心。不過欲因時自利云耳。愍再蒙塵。懼天下之議已。則陽爲出師之勢。遷延顧望。終歸罪於運餉稽緩。斬一無辜。令史以塞責。赤青之異。亦深切矣。吾誰欺。欺天乎。夫受君父之委託。而坐視其禍變。因

時事之艱難而觀幸以自利三綱淪矣惟其大
幾既失故其所以建國規模亦復不競亂臣賊
子如王敦輩不旋踵而起蓋其弊有以致之也
使元帝痛懷愍之難篤君臣之義念國家之讎
率江東英俊鼓忠義之氣北向討賊名正理順
安知中原無響應者以區區一祖述偏強自立
於羣雄之間猶幾以自振况肺腑之親總督之
任數路之勢何所不濟哉惟其不以大公爲心
而私意蔽之甚可歎息也

懷理錄

卷三

本

懷帝名熾惠帝弟武帝二十五子兄弟相屠
存者三人熾其一○永嘉元年以瑯琊王
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康○愍
帝名業吳孝王之子武帝之孫○愍帝建興
元年以祖逖爲豫州刺史逖少有大志嘗與
劉琨同被夜聞雞聲躍起曰此非惡聲
因起舞及是南渡請兵於睿睿素無北伐之
志乃與逖兵千人不給鎧仗逖渡江中流擊
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
此江○瑯琊王者所居之地故今呼京師爲
神州○愍帝建興四年丞相睿聞長安不守
出師露次瑯琊甲冑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
濟運積期軒轅運令史淳于伯刑者咸以爲
柱血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
冤○王敦瑯琊臨沂人少有異相武帝以女
尚之元帝初鎮江東威名未著與從弟導同
心導黨以隆中興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
天下中興初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旣而恃

功疑飛永昌元年謀反舉兵武昌以誅乃協
爲名大寧二年復反帝親征破之病死詔戮
屍其

溫嶠

嶠字太真太原祁人爲劉琨右司馬奉
除散騎侍郎累遷
開府儀同三司

南軒張氏曰溫太真忠義慷慨風節表著足以爲
晉室名臣古今所共推不待詳言然吾獨有所
恨者絕裾之事也太真少時嘗以孝友篤至稱
旦奉劉琨之檄將命江左母崔固止之不可
至於絕裾而行噫太真有母在此身固不得以
許琨矣獨不見徐元直之事乎元直所謂方寸
亂矣蓋其天性不可已者也而大真獨忍於此
乎若旣以委質爲人之臣當危難而無避可也
將命之舉豈無他人太真念母獨不得辭乎度
其意不過以江左將興奉檄勸進僥倖投富貴
之機赴功名之會耳而其所喪不過甚乎或曰
使太真不來江左則寧復有後世之事業太真
固不得以兩全矣此殆不然昔人之事業皆非
有所爲而爲之事理至前因而有成之耳若懷

懷理錄

卷三

本

世學錄

卷五

事

世學錄

卷五

事

希慕求必之心。則其私欲而已。苟可以就異日之事。則凡背親賊性。皆可以屑為。此三綱之所由壞。而弊之所由生也。故伯夷叔齊不受其國。夫子以為求仁而得仁。商之三臣。微子不得不去。箕子不得不為之奴。比干不得不死。皆素其位而行也。豈直太真之事業為不足道。就使太真能佐晉室。克復神州。一正天下。勳烈如此。浮雲之過太虛耳。豈足以塞其天性之傷也。夫太真順母之心。而終其身。雖泥滅無聞於後。顧其所全者。大於身無幾。烏能以此易彼哉。故子謂太真稱為功名之士。則可。尚論古人。則可憾矣。

平北將軍劉琨。琨為參軍。琨欲將命。其母崔氏固止之。琨絕裾而去。其後母亡。琨阻亂。不獲歸葬。縉紳鄙之。

顧榮榮。吳郡人。神識朗悟。與陸機兄弟。同人洛時。號三俊。為散騎常侍。

賀循循。會稽山陰人。官太常。朝廷疑滯。皆咨之。定宗廟制度。為當世所宗。

朱子曰。東晉時所用人才。皆中州浮誕者之後。惟顧榮賀循有人望。不得已而用之。

王導 謝安 殷浩

或云庾亮欲移鎮石城。與兵討趙王導。許之。郗鑒祭謨等皆以為不可也。范陽張氏曰。晉以寡弱之師。一旦討強暴之寇。是無異驅羣羊以攻猛虎。不格明矣。使王導不知利害。則導為不智。知而許之。則導為不忠。不智不忠。何以為導。子鑒料其意。蓋當是時。導與庾亮有隙。亮欲起兵以廢導。於此復沮其謀。適所以激彼之怒。故不若陽且許之。以快其情。陰使郗鑒等拒之。以絕其議。此乃君子之待小人。不得不然耳。觀史者當逆其意可也。

郗鑒。高平金鄉人。博覽經籍。躬耕隴上。吟咏不倦。為車騎將軍。與王導卜壺等。同受遺詔。輔少主。位至司空。加侍中。蔡謨。陳留考城人。累官吏部尚書。深謀遠略。為當時所重。廢帝時遷侍中司徒。

或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量。反做不成。朱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

之意此說也是但曰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謝安之待桓溫不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太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王儉平日自此謝安王儉是已敗闕底謝安謝安特幸未疎脫底王儉耳

朱溫宋州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都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號同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王儉字元微陳郡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都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號同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王儉幾逢唐僖宗乾化二年為子友珪所弑在位六年○王儉為相時高帝為相引為參贊及踐祚拜尚書右僕射專見任用凡詔策禮儀皆經其手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况也武帝即位深倚仗之南軒張氏曰符堅掃境入寇方是時晉室之勢亦甚殆矣梁益既非吾有而襄河復為所破在他人宜恐懼失措之不暇而謝安方且從容應敵不過以江北軍事付之謝玄及劉牢之輩卒以成功蓋其方略素定非僥倖苟然也安明於用人考察既精不以親疎而廢玄有謀慮善使人

王儉字元微陳郡人初從黃巢為盜唐僖宗中和初因見巢兵勢日蹙乃請降以為河中行營都討副使賜名全忠遷宣武節度使封為東平郡王賜號同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進爵梁王

而牢之勇銳出衆安所施置各得其宜蓋用兵之道當以奇正相須使玄將重兵於後此正也使牢之將精兵迎擊於前此奇也秦兵既近洛澗牢之櫻其鋒直搏而勝之固已奪其心矣肥水之戰其勝算已在口中故秦兵一退風聲鶴唳以至山川草木皆足以懼之惟牢之先奪其心故也安之方略可謂素定矣惟其素定故安靜而不撓其矯情鎮物豈固為是哉夫有所恃故耳至於却上流之兵又其一奇也得上流之兵不足以助益而適足以銷薄聲勢搖動人心恒冲是舉亦無謀矣吾慮既定一却其兵而戰士之心益固國內之情舉安安見之明且審矣嗟乎國之所恃者人才耳以當時晉室之勢獨任一謝安足以當符秦百萬之師以予觀之非特安方略之妙抑其所存忠義純固負荷國事直欲與晉室同存亡故能運用英豪克成勳業誠與才合故也大抵立大事者非誠與才合不足以濟若安者其在東晉人物中傑出者哉

謝玄少穎悟有經國才略時符堅強盛邊境
數破侵寇朝廷求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
乃以玄應舉徵拜建武將軍監江州諸軍事
大元中堅入寇衆號百萬詔以玄爲前鋒率
精銳八千破之於淝水以功封康樂公○劉
牢之謝玄鎮廣陵以牢之爲參軍領精銳爲
前鋒百戰百勝號北府兵敵人之○桓
溫嘗代其任盡忠王室時謝安以時望輔政
爲羣情所歸冲乃求出外鎮姑熟及符堅入
寇冲深以根本爲慮時安已遣兄子玄等督
軍和之冲因歎曰安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
今大敵至方游談不暇雖遺諸不經事少年
人且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聞堅
破大動不
成遂斃死

或問晉殷浩謝安少有重名方其隱而未用也人

皆以公輔期之

或曰

深源不起如蒼生何或曰

謝安不起當如蒼生何及其既用也謝安却符

秦安晉室功業亦可無負而殷浩舉兵北伐師

徒屢敗桓溫因朝野之怨而廢之如棄艸芥夫
人之擬二子則同而二子事業何其相遠潛室
陳氏曰東晉諸賢大抵務養名節不務實用坐
而成功則爲謝安如其無成則爲殷浩然安能
繪情鎮物浩則遇事周章較是輸他一着也

符堅

堅博學多藝有經濟大志執照主曄歸
晉武帝時入寇爲謝玄所敗未幾姚萇

殺之

程子曰符堅養民而用之一敗不復振無本故也
朱子曰孔明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而符
堅踊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
矣

桓溫

溫爲荊州刺史滅賊有功加侍中大司
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太和中
行廢立威勢赫然欲革晉祚
爲謝安王坦之所扼憤卒

朱子曰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
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猛

可笑

陶潛

賦詩飲酒以終身

可

陶潛

賦詩飲酒以終身

朱子曰陶淵明有高志遠識不能俯仰時俗故作
歸去來辭以見志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
自劉裕將移晉祚遂不復仕則其意亦不爲不
悲矣然其詞義夷曠蕭散雖託楚聲而無其尤
怨切感之病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受
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爲韓報讎雖博浪之謀不
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據其

憤然後棄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
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
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胸面目爲
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
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
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
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爲莫能及也
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
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太者既立而後節槩
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
紀逡唐林之節非不若王維儲光義之詩非不
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
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爲後世
嗤笑之資耳

紀逡唐林之節按漢書逡琅琊人林沛縣人
是二人清名之士皆以明經飭行顯名當時
仕新莽封侯

鶴山魏氏曰世之辨證陶氏者曰前後名字之互
變也死生歲月之不同也彭澤退休之年史與

集所載之各異也然是所當放而非其安也其
稱美陶公者曰榮利不足以易其守也聲味不
足以累其真也文詞不足以溺其志也然是亦
近之而公之所以悠然自得之趣則未之深議
也風雅以降詩人之詞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
物觀物而不牽於物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情孰
有能如公者乎有謝康樂之忠而勇退過之有
阮嗣宗之達而不至於放有元次山之慢而不
著其迹此豈小小進退所能窺其際耶先儒所
謂經道之餘因閒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
物寓言因志發咏因言成詩因咏成聲因詩成
音者陶公有焉

臨川吳氏曰靖節先生高志遠識超越古今而施
設不少槩見其令彭澤也不過一時牧伯辟舉
拔授俾得公田之利以自養如古人不得已而
爲祿者爾非受天子命而仕也曾幾何時不肯
屈於督郵而去充此志節異時詎肯忍恥於二
姓哉觀述酒荆軻等作始欲爲漢相孔明之事

而無其資責子有詩與子有疏志趣之同苦樂之安一家父子夫婦又如此夫人道三綱爲首先生一身而三綱舉無愧焉忘言於真意委運有大化則幾於同道矣誰謂漢魏以降而有斯人者乎

崔浩浩博學羣書明議天文歷官著作郎
道武以其所上書常道左右及幸其親
第多問與事累官至司徒嘗參著作序成
列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用功三百餘人
書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街路指人
無不忿志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威
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族
書郎吏等罪狀浩伏誅

或問崔浩何如朱子曰也是箇博洽的人他雖自
比子房然却舉得子房歛了子房之辟穀姑以
免禍耳他却真箇要做

總論

象山陸氏曰燕昭王之於樂毅漢高帝之於蕭何
蜀先主之於孔明符秦之於王猛相知之深相
信之篤這般處皆不可不理會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

臨川吳氏曰楚三閭大夫原不忍見宗國駸駸趨
於亡遂沉江而死子房自以五世相韓散財結
客爲韓報讎輔漢滅楚而後隱去諸葛孔明勸
昭烈跨有荆益圖伯業復帝室陶淵明自其高
祖長沙桓公爲晉忠臣桓玄劉裕晉祚將易旣
無昭烈可輔以興復又無高皇可倚以報復志
願莫伸其憤悶之情往往發見於詩蓋四賢者
其遇時不同其爲人不同而君臣之義重則其
心一也

唐

高祖李淵字叔德隴西成紀人
襲封唐公隋亂卽帝位

或問劉武周兵勢甚銳關中震駭上出手勅曰賊
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
已秦王世民上表請行如何范陽張氏曰高祖
可謂謬而無策矣且唐所以能守關西者以河
東爲之障蔽也今舉而棄之則賊兵深入是棄
關西也豈不謬哉以此推之高祖之取天下賴
有世民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劉武周唐楊底校尉隋恭帝義興元

年殺郡守據郡起兵附突厥以為定陽川計學
借稱帝改元天興武德三年秦王世民討之
敗與其將宋金剛○問李密據洛口倉流民就
皆走突厥殺之

食日以萬數何也曰隋失其鹿豪傑竝起而逐
之李密據洛口王世充據東都竇建德據山東
以至蕭銑薛軌之徒莫不各據險要以爭進取
惟唐高祖用秦王策獨決計入關關中既定遂
爭立代王以號令天下除隋苛法以陰結民心
收攬豪傑以經營四方則天下之柄已在唐掌
握中矣彼李密輩雖橫驚於外果何益哉

朱子曰唐高祖辭得九錫却是

隋恭帝義寧二年唐王
淵自為相國加九錫

太宗名世民高祖次子唐
得天下皆世民之功

或問貞觀之治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程子曰關雎
麟趾之意安在

或問范祖禹唐鑑議太宗曰陷父之罪賜以起兵
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為也太宗終守臣
節可也愚歷觀唐史隋煬帝既遣江都之使唐
高祖不宜坐處夷滅况大業之末生民塗炭太

宗苟不為此必無以濟蒼生之困范氏正大之

說果可用否使聖賢處此當守臣節乎將權以

濟事乎潛室陳氏曰孤隋之暴何止桀紂若欲

行湯武之事但當正名弔伐不當自陷於盜賊

之地而脅以起兵以斯舉事是以亂易亂也大

桀小桀也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傷於欲速迫

切反以堂堂禮義之師自陷於亂臣賊子之倫

世上有理明義直之事只為學術不正舉動不

明便壞了事體隋煬帝大業十三年太原留守
李淵起兵先是晉陽宮監裴寂

私以官人待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曰二郎
法養士馬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官人待公恐事
覺并誅耳會煬帝以淵不能禦寇遣事者執誦
江都世民與寂等復說曰事已迫矣宜早定計
且晉陽士馬精強宮監蓄積巨萬代王幼冲關
中豪傑並起公若鼓行而西撫而有之如探囊
中物耳淵從之乃各募起兵遠近交集

○問唐太宗誅高德儒之

諂諛薄宇文士及之不忠豈不知姦邪諂諂之

士不可廁文墨議論之臣而定十八學士之選

而許敬宗之姦獨錄而不棄何耶曰知人甚難

太宗不但失於許敬宗以李勣可任大事此失

之尤者

李淵建世于建成及世民擊西河後之說
吾典義兵正為誅後人耳先是二孔賓自
西苑飛集胡堂親前校尉高德儒等十餘人
見之奏以為鸞時孔雀已去無可待驗於是
百官稱賀拜德儒朝散大夫賜物件百段○
太宗貞觀中上嘗止禁中樹下愛之宇文士
及從而譽之不巳上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
佞人我未知佞人是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誤
士及叩頭謝罪○十八學士高祖武德四年
上以秦王世民功高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
公上以秦王為之開封置屬開館以延文學
之士林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
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
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置宿王
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圖書
國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大夫得預其
中宗武后

附武后

南軒張氏曰致堂胡氏論五王不誅武后事曰武
氏誠當誅但既立其子難誅其母或者以為子
奪輕重之間不可告於唐太宗廟廢置幽處之
耳然以中宗之昏庸其復之如反手耳亦豈是
長策以愚觀之五王若有伊周之見則當時復
唐社稷何必須立中宗中宗雖為武后所廢

然嘗欲傳位與后父是其得罪宗廟不可負荷
已自著見五王若正大義於唐家見存子孫中
公選一人以承天序告於宗廟誅此老姐則義
正禮順唐祚有泰山之安矣

玄宗

玄宗名隆基睿宗太子即位之初好賢
樂善勵精政事任姚崇宋璟為相致開
元之治天寶以來溺楊妃之寵致祿山之
亂兵連禍結幾絕唐祚幸與幸蜀太子即
位靈武

元城劉氏嘗與馬永卿論唐史及明皇信任姚崇
事曰此二人與張說乃天后時相也非已自相

性理錄事

卷五

五

故敬憚之至於張九齡輩乃已所自用故於進
退輕也永卿曰人主用相必要專一明皇用二
相專故能成開元之治曰明皇仰面不對除吏
雖是好事然未也明皇之任用宰相是也其以
情告宦官者非也使力士以誠告崇固可藉機
以誣謾之語則崇何從質之曷若以語力士之
言面諭崇則君臣之情洞然無疑矣又曰以明
王之任韓休一事觀之信忠臣之難遇而佞臣
之難去也

肅宗

肅宗名與。更名亨。玄宗太子。玄宗幸靈武。賴郭子儀。李光弼等克復兩京。迎上皇歸國。其後制於李輔國亂生宮掖。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真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者。於父子君臣之義。宜為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睿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故父不父子。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鑒與。

傳事錄

裴冕

裴冕。河東縣人。調渭南尉。玄宗入蜀。拜御史中丞。從肅宗至靈武。與杜鴻漸等同勸進。以功拜左僕射。自製巾子。入幸效之。號僕射巾。

肅宗

朱子曰。肅宗之收復京師。其功固可稱。至不待父命而即位。分明是篡功。遇當作兩項說。不以相掩可也。

憲宗

憲宗名純。順宗太子。即位初。藩鎮強盛。帝愍前代之失。任用將相。伐叛討逆。威令復振。淮西既平。驕侈浸生。末年為宦官陳志弘所弒。

朱子曰。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

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帝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蔡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胸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裴度。聞喜人。貞元初進士。累官中書侍郎。督師許平淮蔡。策勳封蔡國公。加中書令。

王珪。諱。字。京兆人。太宗朝為諫議大夫。善諫。遷侍中。後為禮部尚書。卒。諡曰懿。

魏徵。字。字。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凡上三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

程子曰。天下寧無魏公之忠亮。而不可無君臣之

義

事

錄

義

義昔事建成而令事太宗可乎。

建成。高祖長子。性驕奢。喜酒色。敗壞無度。所從皆博徒大俠。高祖受禪。位為皇太子。而多過失。世民功名日盛。建成乃與弟元吉。協謀傾之。不果。

馬周。博州人。貞觀中。拜監察御史。數陳時務。帝皆稱善。累遷中書令。

龜山楊氏曰。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線路。終

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論事親之道。甚善。然又云。變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即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

諱貞觀中歷官諫議大夫兼起居注

遷尚書右僕射

龜山楊氏曰褚遂良脩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卿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謹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性理錄事

卷五

唐書

美

主

狄仁傑

仁傑太原人武則天時爲宰相封梁公

龜山楊氏曰狄仁傑在武后時能撥亂反正謂之社稷之臣可也然亦何嘗挾數任術觀史氏所載其議論未嘗不以正當時但以母子天性之說告之武后其擒於死者亦屢矣卒至武后怒而言曰還汝太子夫豈嘗姑務柔從以陰幸事之成乎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人臣之事君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可也豈可枉已以求難必之

功乎

陸贄

贄蘇州嘉興人十八年登進士第德宗時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譏貶中州別駕在朝論諫本於仁義

龜山楊氏曰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恤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唯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或問陸宣公既貶避謗闔戶不著書祇爲古今集驗方朱子曰此亦未是豈知聖賢傳可以玩

性理錄事

卷五

唐書

美

主

索可以討論終不成和這箇也不得理會○陸宣公奏議末數卷論稅事極盡纖悉是他便理會來此都是經濟之學○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諸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辨事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儀混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

只是武侯密得太嚴其氣象剛大嚴毅

楊綰

綰華陰人少孤貧事母甚孝性沈靜大曆中拜相制下朝士相賀奢侈者靡然

行

朱子曰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騷御則人豈可

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唐代宗大曆十二年以楊綰等同平章事綰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

坐中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騷御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

東萊呂氏曰楊綰為吏部欲去科舉後世皆以為

不可但末之知耳及為相半年而死志遂不及

世

卷三

唐書

表

施唐時如陸贄楊綰論治道皆有規模

陽城

城舉進士第隱中條山與弟塔城常易衣出城謏譽簡素德宗時召拜諫議大

夫後為國子司業遷道州刺史

或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

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

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龜山楊氏曰陽城

固可取然以為可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

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

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使無益矣

張巡

巡南陽人博通羣書曉戰陣法氣志高邁擢進士第為真源令峰山反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睢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贈揚州大都督

陳水司馬氏曰天授之謂才人從而成之之謂義

發而著之事業之謂功精敏辯博拳捷趨勇非

才也驅市井數千之眾摧胡虜百萬之師戰則

不可勝守則不可拔斯可謂之才矣死黨友存

孤兒非義也明君臣之大分識天下之大義守

死而不變斯可謂之義矣攻拔邑之眾斬首捕

虜之多非功也控扼天下之咽喉蔽全天下之

半使其國家定於已傾存於既亡斯可謂之

功矣嗚呼以巡之才如是義如是功如是而猶

不免於流俗之毀况其曖曖者耶

總論

或問百世可知之道程子曰以三代而後觀之秦

以反道暴政亡漢興尚德行崇儒術肇前失也

學上大夫雖未必知道然背理者亦鮮矣

元城劉氏曰嘗攷前世已然之事蓋有真朋黨而

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

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

不能去亦有非朋黨而不能辨者此實治亂消

長之機不可不察也。東漢之衰，姦人先以黨事誅戮，禁固天下之賢者，而在朝皆小人也。故漢以之亡。此所謂非朋黨而不能辨者也。唐之季世，牛李之徒迭進相毀，巧相傾覆，而善人君子廢斥無餘。其所用者皆庸鄙不肖也。故唐以之亂。此所謂真朋黨而不能去者也。蓋君子之進則至公，引類以報國；小人之進則徇私，立黨以固寵。雖世主深疾臣下之皆公成朋，而小人竟見間隙，鄉原上意，開羅其私，陽若可信，反指君子引類之公，以為有黨黨之與類相似而不同，是非虛實間不容髮，辨之不早，遂生亂階。此正人所以常被誣，而小人所以常得志也。

牛僧孺、鵠、人弘之、蕭第進士，憲宗時以賢良方正對策，條指失政累官御史中丞，穆宗時同平章事，敬宗立封奇章郡公，終太子少師。○李德裕註見前卷。

五峰胡氏曰：漢唐以來，天下既定，人君非因循自怠，則沈溺聲色，非沈溺聲色，則開拓邊境，非開拓邊境，則崇飾虛文，其下乃有惑於神仙真寔之術者。曷若講明先王之道，存其心，正其性，太

其德新其政，光其國為萬世之大君乎？後世必有高於漢唐賢君之聰明者，然後能行之矣。而漢唐賢君志趣識量亦未易及也。可輕棄哉？又況三代之盛，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為者，其仁何可及乎？

豫章羅氏曰：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李、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去，用未若不知之為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為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杞之姦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於武帝、太宗，豈不相蒙絕哉？○石守道採摭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

唐，武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攷其所論，可為萬世鑑。惜乎不推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

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姦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惠妃蕭嵩楊思勉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與武惠妃女美姿容善音律開元初年選入宮爲上所寵進冊惠妃其禮秩比皇后及王皇后廢死上欲立她爲后以御史潘好禮諫而止開元未幾追諡貞順皇后○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也漢

性理綜要

卷十

唐總論

聖

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樂菴李氏曰人讀書須是識字固有讀書而不識字者如漢之孔光張禹唐之許敬宗柳宗元非不讀書但不識字或問其說曰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

朱子曰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爲他直截恁地做

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爲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耳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利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使高祖太宗當湯武固自不得當桓文尚未可知問使二君與桓文同時還在

性理綜要

卷十

唐總論

聖

其上還在其下曰桓公精密做工夫多年若文公只是六年已自甚快但管仲作內政盡從脚底做出所以獨盛於諸侯漢高從初起至入秦只是擄掠將去與項羽何異但寬大不甚殺人耳秦以苛虐亡故高祖不得不寬大隋以拒諫失國故太宗不得不聽人言皆是他天資高見得利害分明稍不如此則天下便叛而去之如太宗從諫甚不得已然當時只有這一處服得人○太宗從魏鄭公仁義之說只是利心意謂

如此便可以安居民上漢文帝資質較好然皆老氏術也○論三代而下以義爲之只有一箇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只是利漢唐之興皆是爲利須是有湯武之興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爲利亦做不得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之其利心一也

東萊呂氏曰兩漢以來明君良臣屬意於邦本者多矣賈誼治安之策言雖忠而道則疎義府承華之箴言雖切而心則詐元稹教本之書言雖

性理總要

卷五

四

華而要則寡用智囊爲家令則輔之非其人開博望延賓客則處之非其地養之無素導之無術無惑乎其治效之卑汙蹇淺也

夏王太康啓之于逸豫誠德嘆于有洛之表有舜后羿距于河弗得歸失國而崩在位二十九年以漢景帝爲太子時臺錯爲家令得幸太子家號爲智囊注王幼學曰智囊言一身所有皆是智算若囊橐之盛物也○開博望延賓客漢武帝爲太子築博望苑使通賓客義取廣博以觀望也

潛室陳氏曰漢高祖事事不能只有一箇帝王器度本不擬到此地位自是天人推出來所以規

模比三代太宗事事了得本是唐之第一君爲其必欲做帝王不待天人有安排所以只做得

魏晉規模○問高祖之興計謀有人光武之起

既身爲之謀又身爲之戰遂復故物馬援乃以爲光武不及高帝意者用人者大自用者小邪

曰光武太宗身經百戰真千古英雄之將所以不似漢高者蓋漢高不能爲將而善將將此光

武太宗所以見容於漢高也○問漢宣帝之麒麟閣明帝之雲臺二十八將及唐太宗之十八

性理總要

卷五

五

學士凌煙閣皆所以圖畫功臣也須觀漢之人主務實不務名唐之太宗務名而無實以許敬宗之奸佞而與十八學士之選以侯君集之小人而與凌煙之數皆失實也不然漢唐之世皆有得失否曰此未免以成敗論所可論處者亦多却不只在二子二子不足爲輕重唐學士之選卽淮南王安之招致賓客羽翼既多便有相執之勢凌煙雖祖麒麟雲臺然漢時却有教化之意寓其間如以蘇武而與麒麟以馬援而不

與雲臺此殆有深意唐則無之

侯若集少以雄才見稱及壯數從太宗征伐有功封爵國公李靖討吐谷渾應為嶺石道行軍總管進吏部尚書既而高昌不臣遣君集率兵平之及還私取珍寶婦女為有司所劾免官未幾太子承乾謀反事連君集伏誅○漢淮南王安屬王之子少好讀書善屬文善直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十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號淮南子

庸齊許氏曰高祖天資本明而將之以寬大太宗

識見固高而將之以詳審惟其寬大故事為常暗與道合而間失之疎惟其詳審故事為每關

於念慮而或過於密

五代

後唐明宗

明宗胡人言遜信烈為晉王克用養子更名嗣源亂軍弒莊宗請嗣源監國遂嗣位更名宣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正代之世相為小康亦號賢君

致堂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甚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畋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盜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

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文感之理不可誣矣

後周世宗

世宗姓柴名榮周太祖妻姪初太祖無子以榮為嗣為人英武承積亂之後用心進取制勝克敵既而治律歷典禮樂審法令脩政事用賢才養百姓為賢君

朱子曰周世宗亦可謂有天下之量纔見元穰均

田圖便慨然有意

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穰均田圖歎曰此政治之本也詔領其圖云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年歲太均天下之田

惟理參要

卷五

七

馮道道少以孝謹聞唐莊宗時始貴歷仕晉漢周官皆將相不擇可否為人簡儉寬弘滑稽多智

程子曰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讎也安定以為當五

代之季生民不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

事讎無傷也苟或佐曹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

實以為東漢之衰或與攸視天下無足與安劉

氏者惟操為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未知操

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為不忠在或為不智如

以為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為心未暇

卹人議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荀悅穎川潁陰人漢之從子加議郎守故仕爲汝南太守曹操以爲軍國之謀
國爲尚書令
卒諡敬侯

宋

太祖 姓趙名匡
胤承郡人

元城劉氏曰太祖旣平孟蜀而兩浙錢王入朝羣臣自趙晉以下爭欲留之聖意不允一日趙相拉晉王於後殿奏事畢晉王從容言錢王事太祖曰我平生不會欺善怕惡不容易留住這漢

物理錄要

卷十

宋

哭

候捉得河東薛王令納土於後數日錢王陸驤太祖封一軸文字與錢王曰到杭州開之錢王至杭會其臣開視乃滿朝臣僚乞留錢王表劉君臣北面再拜謝恩至太平興國四年河東已平乃令錢王納土太祖此意何也馬永卿對曰此所謂不欺善也曰此固然也錢氏久據兩浙李氏不能侵藉使錢王納土使大將鎮之未必能用其民須本朝兵去鎮服又未必能守兩浙必不敢附李氏李氏旣平則兩浙安歸乎此聖

模之宏遠也

孟蜀後蜀王孟知祥那州人初爲晉王中門使及唐兵破蜀莊宗以爲成都尹四川節度使明宗立知祥訓練兵甲增置諸營自王蜀之志大成四年與東川節度董璋謀叛朝廷長興三年知祥攻破之併有東川四年封蜀王閻帝應順元年借稱帝○兩浙錢王吳越王錢鏐字具美諡武肅○趙晉并相能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又拜太師卒追封韓王益武獻○河東薛王胤東護聖營卒薛胤娶北漢王劉崇女生子繼恩初崇鎮太原薛胤位望顯劉以微賤罕得見妻居常怏怏因乘醉求見崇自稱帝是時繼恩尚幼崇以太子鈞無子命養之劉妻收適何氏生繼元鈞亦養于崇劉鈞立宋開寶初鈞殂繼恩立未幾爲其所弑立其弟繼元故當時稱之爲薛王

物理錄要

卷十

宋

哭

或言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爲治朱子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方是英雄手段

太宗

名匡義太祖長弟封晉王太祖祖傳以天下卽位更名炁

真宗

初名德目再改名恆太宗次子

仁宗

初名受益更名曠真宗之子十三卽位君子滿朝天下承平

朱子曰仁宗有意於爲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

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神宗 名仲鍼賜名項英宗太子

朱子曰神宗銳意爲治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爲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

性理總要

卷十

孝

孝宗

名齊宗室秀王子稱之子太祖七世孫立爲皇太子遂受禪

朱子曰劉恭甫奏事便殿常見一馬在殿庭間不動疑之一日問王公明公明日此刻木爲之者上萬幾之暇卽御之以習據鞍騎射故也

寧宗

名擴光宗子初封嘉王孝宗崩光宗不豫宰相趙汝愚使知閣門事韓侂胄向

太皇太后迎王立之既而侂胄恃已有策立之功專權用事謀逐汝愚等威制天下排斥善類大儒朱熹誣以僞學竄逐無遺值元興於北金勢日蹙得保壽終然謙恭仁儉始終如一在位三十年

寧宗卽位踰月雷揆以一二事件旨特批逐之人

方服其英斷朱子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此某今方知可懼或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禮貌豈容如此

向敏中

開封人舉進士累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天禧中進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王隨

程子曰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爲其有十萬囊橐故也王隨亦有

性理總要

卷十

孝

德行仁宗嘗稱王隨德行李淑文章至作相端公欲得作三路運使及退隨語堂中人曰何不以溺自照面看做得三路運使無皆量所動也

楊億

億性耿介尚名節太宗召見試賜進士兩爲翰林學士

朱子曰楊億工於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爲然資稟清介立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猶以爲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盤之句耳然旣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宜亦有過人者

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召億至中書。億乃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在哉。

丁謂長洲人。登進士甲科。累官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謂參知政事。事宰相寇萊公。甚謹。嘗會食羹。汚準髮。謂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髮邪。謂甚愧。因辭相。未幾。又貶道州司馬。雷州司戶。參軍。

范仲淹

程子曰。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近得周益公書。論呂

韓

韓

事

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忌之。及爲開封府。又爲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某爲起遷。某爲左遷。如是而爲公。如是而爲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經略西事。公亦樂爲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爲范公神道碑。有惓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夫。乃以爲不然。遂刊去此。

韓

韓

事

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下國家爲己任。既爲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區怨之意。况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正不知此。○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科停到第四五等人。器宇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問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不知使范公處韓公受顧命之時。處事亦能如韓公否。曰。看范公才氣。亦須做得。又曰。祖宗以來名相。如李文靖王文正諸公。只恁

地善亦不得至范文正時便大厲名節振作士氣故振作士大夫之功爲多

李文靖名沆真宗時拜相張詠曰吾嘗得人最多謹重雅望無如李沆故論宋初得大臣之體者沆爲首稱○王文正名會持禮部廷對皆第一累官右僕射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封沂國公時正色危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

韓琦字稚圭

程子嘗與韓公范公泛舟於潁湖有屬吏求見韓公公既已見之退而不悅曰謂其以職事來也乃求薦舉耳程子曰公爲州太守不能求之

性理錄要

卷三

論

使人求君乎范公曰子之固每若是也夫今世之仕者求舉於其上蓋常事耳程子曰是何言也不有求者則遺而不及知也是以使之求之與韓公無以語愧且悔者久之程子顧范公曰韓公可謂服義矣

朱子曰韓魏公爲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有所不逮公曰其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之文章莫大於是○韓魏公作相溫公在言路凡事頗不以魏公爲然魏公甚被他

激撓後來溫公作魏公祠堂記却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溫公方心服他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公爲此言時乃仁宗之末英宗之初蓋朝廷多故之時也

南軒張氏曰韓魏公登第時唱名未終太史奏五色雲見未幾色映殿庭此不偶然魏公後來果有大功於社稷

性理錄要

卷三

論

司馬光字君實進士累官端明殿學士
有旋乾轉坤之功

程子曰司馬君實能受盡言故與之言必盡又曰能受盡言儘人忤逆終不怒便是好處○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脾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是有救之之術○問司馬公辭副樞名冠一時天下無賢不肖浩然歸重呂申公亦以論新法不合罷歸熙寧末取公起知河陽先生以詩送行復爲詩與溫公蓋

恐其以不出爲高也。及申公自河陽乞在京官。祠神宗大喜。召登樞府人。以二公出處爲優劣。曰。呂公世臣。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諍臣。不得不退處。

河陽縣名。漢初所置。今爲孟縣。屬懷慶府。

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也。那活國救世處。是其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

南軒張氏曰。司馬溫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使

他人答之。必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

性理綜要

卷十

宋司馬溫公

五

已自好。使其答之。亦不過如此。溫公乃曰。天若

祐宋。必無此事。更不論一已利害。想其平日所

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

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呂公著

公著字晦叔

呂申公嘗薦處士常秩。秩既起。他日稍變其節。申

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

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也。申公矍然謝之。

上蔡謝氏曰。申公寡言。在中書議事。衆人議畢。然

後以一語去取之人。亦不能易其議。至於用人。於已分合除得若干人。須教是當初自洛中上。君道十篇。不止可用於當時。爲君之道。幾無出此。

王安石

安石字介甫。臨川人。

程子曰。介甫之言道。以文焉耳矣。言道如此。已則不能。然是已與道二也。夫有道者。不矜於文學之門。啓口容聲。皆至德也。

涑水司馬氏曰。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

性理綜要

卷十

宋王安石

五

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疎遠。讒佞輻輳。敗壞

百度。以至於此。

龜山楊氏曰。神宗嘗問伯淳。王安石如何人。伯淳

云。安石博學多文。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

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

几。聖人蓋如此。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荆公云。利者陰也。陰當隱伏。義者陽也。陽當

宜著。此說源流。發於董仲舒。然此正是王氏心

術之蔽。觀其所爲。雖名爲義實爲利。以此觀王

氏之學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脩身之絮
宜足以化民矣然卒不逮王文正呂晦叔司馬
君實諸人者以其所為無誠意故也明道先生
嘗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
度蓋深達乎此

元城劉氏謂馬永卿曰金陵有三不足之說聞之
乎永卿曰未聞曰金陵用事同朝起而攻之金
陵闢衆論進言於上曰天變不足懼祖宗不足
法人言不足卹此三句非獨為趙氏禍乃為萬

性理綜要

卷二十 宋 王若

美

世禍也

樂菴李氏曰荆公長處甚多亦不易得方其執政
時豈有意壞亂天下第所見有不到處故溫公
曰介甫無他但執拘爾此言正中荆公之病可
謂公論○問荆公節儉恬退素行不好朱子曰
他當時作此事已不合中如孔子於飲食衣服
之間亦豈務減裂他當初便只苟簡要似一苦
行然

范純仁

純仁字堯夫元祐間
拜相卒諡忠宣公

程子曰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余過成都公時攝
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
之也公一日訪余款語余問曰聞中使在此公
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果怒以鞭
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
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為非又不奏中
使之過其有量如此

鄒浩

浩字
志完

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程子曰君

性理綜要

卷二十

美

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
求有過

曾肇

肇字子開南豐人肇之弟舉進士歷事
三朝翰林學士與兄布同時尤翰苑

龜山楊氏曰曾子開不以顏色言語假借人其慎
重為得大臣之體於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
惟此一人耳

宗澤

澤字元祐進士徽宗時以直秘閣守磁州
欽宗拜副元帥起兵勤王虜畏不敢犯

請帝還京為
汪黃所沮

李綱

綱字伯玉濟州人第仕徽欽高三朝官至宰相
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

社稷生
民安危

朱子曰宗澤守京城治兵禦戎以圖恢復之計無所不至上表乞回鑾數十表乞不南幸乞脩二聖宮殿論不割地其所建論所謀畫是非利害昭然可觀觀其勢駿駿乎中興之基矣耿南仲沮之於南京時使不歸京城汪黃沮之淮甸時動相掣肘使不得一有所爲耿南仲開封人與余深同年登第累官至觀文殿大學士靖康中力主和議高宗實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令降後別駕安置南惟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性理綜要

李

李

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有亦且淪胥陷溺而爲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如李公之爲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

趙鼎鼎聞喜人崇寧中進士隨高宗南渡官殿中侍御史陳四十事遷御史中丞

卒贈太傅
諡忠簡

朱子曰趙丞相中興名臣一人而已然當時不滿意人意處亦多且如好伊洛之學又不大段理會得故皆爲人以是欺之○沈公雅言趙丞相鎮靜德量之懿而諳練事幾則恐於秦公不逮張子恭以爲不然且曰熹在都司日忠簡爲相有建議者公必計曰如是則利在上而害在民如是則害在上而利在民今須如此行則利澤均而公私便至秦公則惟屬凡有關於默無一語而屬諸吏事出則皆吏輩所爲而非復前日之所擬

性理綜要

李

李

秦公即秦檜○張熹字子恭宣和間進士第高宗時爲東都尚書時與金和熹請河南修陵寢還言此仇萬世不可忘尋知成都府兼安撫使有惠政孝宗時遷參知政事辭不拜

卒諡忠定

或問趙忠簡公南軒張氏曰人品甚高如元祐黨籍至忠簡始除故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

洪皓

皓少員奇節有經略政印開寧中

少屈還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以

西山真氏曰蘇武之還自匈奴也詔拜為典屬國

賜錢二百萬緡田宅副焉洪忠宣公之節亡愧

蘇武而高宗皇帝之所以寵錫者有過漢廷其

褒表忠義皆可為後世法然武不幸見抑於

光公亦不幸逢怒於秦檜武之見抑不過不為

公卿爾而公方遭陰山之北復貶瘴海之南

公之不幸視子卿為甚而檜之罪又浮於博陸

性理錄要 卷之六 宋 檜之罪也

張浚

浚登進士高宗時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平苗劉之亂始終不主和議為

秦檜所惡封國公卒諡忠獻

張俊

俊以討河朔羣寇為都指揮使靖康中

兵勤王高宗即位擢後軍統制平苗劉之

變後又拒金兀朮於明州討平諸盜累遷

韓世忠

世忠目瞬如電擊勇絕倫擢方臘討

大敗金兀朮於江中累遷三郡節度使以

不主和議忤秦檜解樞柄奉朝請封咸安

郡王卒諡忠武

劉光世

光世以討河北賊有功拜鎮海軍節度使後從高宗南渡累立戰功封楊

國公卒諡武

岳飛

飛誓以忠義報國初授河南河北諸州

招討使轉少保志圖恢復用兵未嘗一

害追封鄂王諡武穆

朱子曰張魏公材力雖不逮而忠義之心雖婦人

孺子亦皆知之故當時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得

用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

師渡江韓聞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

某方在此措置得略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

垂成而主上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

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欲

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歎息以為可惜又

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

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

否魏答以其來時還世忠止治疊行即日起離

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

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惶恐無地再

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給已乃得免魏

臣高宗嘗稱其可屬大事。後累官參知政事。○
良臣每語及天下事。奮辭抵掌以爲已任。

岳飛恃才不自悔。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闕。然
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是也。飛作副樞。便
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使只依違。然便不做。
亦不免。直是忠勇故也。

秦檜

檜字會之。高宗時姦臣。專主和議。謀殺岳飛。忠義切齒。

或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朱子曰。秦會
之嘗爲密教。翟公異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
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
惟理。遂舉

卷三

宋史

五

定夫首以會之爲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
事不會。京城破虜。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
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爲不可。康侯亦義其所
爲。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
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
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召。則會之薦也。然其
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
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疎脫。則康侯已
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

又曰。此老當國。却畱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
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弟。却有樹立終
是不歸附他。嘗問和仲先世遺文。因曰。先公議
論好。但只是知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以謂
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
得。答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
此是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
做一件好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
百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殷勤。不
得。遂舉

卷三

宋史

五

絕。一日忽招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
草已下。又曰。金爲賸如欲論去之人。章疏多是
自爲。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傳安道諸公。往往認
得。如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張邦昌。欽宗時叛臣。爲金人入汴。立爲楚帝。
高宗卽位。謫貶遠州。○和仲。胡寧字。洪慶善。
洪興祖字。慶善。登政和上舍。
第。累官知饒州。直敷文閣。

胡銓。字長文。建康人。爲工部侍郎。請辭以歸。

海外三十年。後入爲工部侍郎。請辭以歸。
復召以經筵。稱疾力辭。因陳時病五事。自
號澹菴老人。卒諡忠簡。祠於學宮。

南軒張氏語門人曰胡澹菴大節極好曾見其諫

書否門人對曰見之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

張九成

九成十四鄉貢辟雍紹興間以直言對策上及兩官下及闕寺忠憤激烈無所顧避仕至禮部侍郎以與秦檜議論不合謫居南安軍後起知溫州理宗時贈太師追封崇國公諡文忠

國公諡文忠

朱子曰張子韶人物甚偉高廟時除講筵嘗有所

奏陳上云朕只是一箇至誠張奏云陛下對羣

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不知如何云亦只是箇

誠又問對官嬪時如何上方經營答語間張便

性理錄要

卷十

宋鑒錄要

奏

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高宗容諫故臣下得以

盡言

李椿

椿父升進士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其父升前捍之與父俱死椿奉繼母避地南走紹興中仕爲吏部侍郎知太平州以數文閣待制致仕

朱子曰直數文閣李公椿莊重簡淡疑然有守泊

然無欲喜怒不形見於色故人不可得而親疎

而中夷易平直廉不近名介不絕物應事存心

悉主於厚平生未嘗失節於權幸然非有意以

矯厲爲高也

總論

程子曰熙寧中洛陽以清德爲朝廷尊禮者大臣

曰富韓公侍從曰司馬溫公呂申公位卿監以

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

十人邵先生隱居謝聘皆相從忠厚之風聞於

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曰無

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嘗觀自三代

而下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亂

四聖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嘗誅殺

性理錄要

卷十

宋鑒錄要

幸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恥爲

之綱紀故能如此蓋睿主開基規模自別

武夷胡氏曰自熙寧元祐靖國間事變屢更當其

時固有名蓋天下致位廟堂得觀所學者然夷

考其事猶有憾焉如張天祺朱光揆等可謂奮

不顧身盡忠許國而議論亦多過矣乃知理未

易窮義未易精言未易知心未易盡聖賢事業

未易到也

臨川吳氏曰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

侯唐司空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
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爲百代殊絕之人物則
一文成身事漢而心在報韓仇文惠身事周而
心在復唐祚常人莫能測知卒克遂其志故邵
子稱其忠且智焉忠武扶漢於末造文正佐宋
於盛際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
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時皆然故朱子稱其
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十一

君道

君德

儲嗣

臣道

治道一

總論

宗廟

性理綜要

卷二十一

禮樂

聖學

君道

目錄

君道

程子曰。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又曰。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又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君道以人心悅服爲本。○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先。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

性理綜要

卷二十一

一

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而左右前後罔匪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人君欲附天下。當顯明其道。誠意以待

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四海蒙其惠澤可也。若乃暴其小惠。違道干譽。欲致天下之親已。則其道狹矣。○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宄爲良

善。綏仇敵爲臣子者。繇弗之絕也。苟非含弘之道。而與已異者。一皆棄絕之。不幾於棄天下以仇君子乎。故聖人無棄物。王者重絕人。

洩水司馬氏曰。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

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故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室亦用

性理綜要

卷二十一

二

三

商之舊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廢也。

元城劉氏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

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

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

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

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

也。昔之聖人。深居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

足以盡天下之聞見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以天下公議爲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遺情者用此道也

龜山楊氏曰人君所以御其臣只有一箇名分不可易名分既正上下自定雖有幼冲之主在上而臣下不亂若以智籠臣下智有時乎困焉則彼不爲用矣

性理精義

卷五

五

三

上蔡謝氏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內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君必清心以涖衆虛已以待賢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真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可辨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朝廷者四方之極也

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若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

性理精義

卷五

四

三

武夷胡氏曰君遇臣下恩禮雖一而崇高嚴恪常行於介冑瓜牙之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遜謙屈必施於林壑退藏之士以礪其廉靖無求之節乃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誠有所當加勢有所可屈加於所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可屈以忘勢則昌

致堂胡氏曰夫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一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恣肆之有大不樂也五峯胡氏曰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至大至正者也王道至大至正奉行天道乃可謂之天之子也○養天

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道是不知君道也。君道如何。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有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克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

律學錄要

卷五

五

以天下矣。君以取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爲事而不自奉養。則天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一心。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

律學錄要

卷五

七

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天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而天下安。○易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養者也。○天下之臣有三。有好功名而輕爵祿之臣。是人也。名得功成。而正矣。有貪爵祿而昧功名之臣。是人也。必忘其性命矣。鮮不及哉。有由道義而行之臣。是人也。爵祿功名得之。不以爲重。失之。不以爲輕。顧吾道義如何耳。君天下。臨百官。是三臣者。雜然並進。爲人君者。烏乎知而進退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義理羣生之性也。義行而理

明則羣生歸仰矣。敬愛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敬矣。感應鬼神之情性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豫章羅氏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已。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

任必能拒諫。

朱子曰。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資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天子至尊無上。其居處則內有六寢六宮。外有三朝五門。其嬪御侍衛飲食衣服貨賄之官。皆領於冢宰。其冕弁車旗宗祝巫史卜筮替備之官。皆領於宗伯。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傳其

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有師氏以微誦之。有保氏以諫其惡。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在輿有旅賁之規。

旅賁。勇士掌執戈盾甲車而趨。

位。宁有官司之典。門屏之間。謂之

宁。倚几有訓誦之諫。

工師所誦之諫。書之于几也。

居寢有贊

御之箴。

替近也。

臨事有贊史之道。宴居有工師之誦。史為書。

太史書。舉則憲。

贊為詩。

工誦箴諫。大夫規箴。士傳言。庶人譏。商旅於市。

旅賁也。陳其貨物。以時所貴尚。

惟理

事

人

工獻藝。

賦其技藝。以諭政事。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其書春秋尚書有存者。

御替幾聲之上下。

幾猶察。其樂。

不幸

而至於有過。則又有爭臣七人。面折廷爭。以正

救之。益所以養之。之備。至於如此。是以恭已南

面。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貌之恭。足以作肅。言

之從。足以作乂。視之明。足以作哲。聽之聰。足以

作謀。思之睿。足以作聖。然後能以八柄馭羣臣。

八統馭萬民。而賞無不慶。刑無不威。遠無不至。

邇無不服。傳說所謂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

王君公。奉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武王所謂。宜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所謂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箕子所謂。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董子所謂。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者。正謂此也。○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濟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人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

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所欲爲。無不如志矣。○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絲於正。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得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

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既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此先王之治。所以為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辨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毫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仕賢所以脩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問聖人兼三才而兩之。曰上

至天下至地中間是人。塞於兩間者。無非此理。雖是聖人出來。左提右挈。原始要終。無非欲人有以全此理。而不失其本然之性。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只是為此道理。所以作箇君師。以輔相裁成。左右民。使各全其秉彝之良。而不失其本然之善而已。故聖人以其先得諸身者。與民共之。只是為這一箇道理。

南軒張氏曰。人主猶不可孤立。堯舜明四目。達四

聰。通天下為一身。若紂則為獨夫矣。○漢武

多欲不宜君國子民。此言極是。既是多欲。豈可

使之君國子民。武帝雖能言此。他却亦自多欲。

然此言不可以人廢。○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

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

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

上帝震怒。

西山真氏曰。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天心。知人看

之道者。可以知天道。蓋父母之於子也。鞠育而

遂。字之仁也。鞭朴而告戒之。亦仁也。君之於臣

也。爵賞以褒勸之仁也。刑罰以誡禍之亦仁也。天佑民而作之君。其愛之深。望之切。無異親之於子。君之於臣也。故君德無規。則天爲之善而祥瑞生焉。君德有關。則天示之譴。而災異形焉。災祥雖異。所以勉其爲善一也。天之愛君如此。爲人君者。其可不以天之心爲心乎。

鶴山魏氏曰。古之人君。以天位爲至。艱至危。如履

虎尾。如蹈春冰。如病瘵。乃身是故。人主無一時

可縱弛。無一事不戒慎。無一刻可暇逸。無一息

有肆欲也。夫以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而自

朝至昃。兢兢業業。居內之日常少。居外之時常

多。蓋所以養壽命之源。保身以保民也。豈惟可

以保民。雖子孫千億。亦自此始。

曾齋許氏曰。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

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昔劉安世

見司馬溫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

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去

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鑒括平日之所

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

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

有餘裕。夫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

一鄉之衆。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

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夫天下

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幾。而人君以

一身一心。酬酢。欲言之無失。豈易能哉。○人君

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

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事遠之人耳。好利之

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

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爲人君

止於仁。天地之心。仁而已矣。

君德

程子曰。爲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

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

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

河東侯氏曰。君德。天德也。有此盛衰。故能上順天

理。下達人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戾。如天之

高如淵之深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其聲名之洋溢也無遠無近無內無外極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聖人之事盡於是矣

華陽范氏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大王王季曰克自抑畏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夫為人君動必有所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

豫章羅氏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西山真氏曰三代聖王以敬為脩身立政之本蓋敬則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不敬則為有苗為有扈為獨夫受聖在之所以分治亂之所統

未有不出乎此者○先聖贊易於乾曰君子以自彊不息謂其體天之剛健也於坤曰君子以厚德載物謂其法地之博厚也不體乎乾無以載萬物不法乎坤無以容萬物沉觀古昔凡過於剛者為亢為暴為強明自任偏於柔者為闇為懦為優柔不斷雖其失不同而害治一也○或之為道可以參天地贊化育其功用大矣然求其用力之地不過曰無妄也不欺也悠久不息也盡此三者而誠之體具矣何謂無妄就子

真實而不雜以虛偽是也何謂不欺戒謹乎其

聖學

程子曰人心廣大無垠萬善咸備盛德大業緣此而成故欲傳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擴充是心焉爾帝王之學與儒生異尚儒生從事章句文義帝王務得其要措之事業蓋聖人經世大法備

在方冊。苟得其要。舉而行之。無難也。○人主之學。惟當務爲急。辭命非所先也。○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繇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切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歷觀前代成就幼主。莫備於周公爲萬世之法。致之立政之舊。其言當傳焉。

任之尊。與綴衣虎賁之賤。固以爲戒。要在得人。以爲知恤者鮮也。終篇反覆。惟此一事而已。

華陽范氏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

龜山楊氏曰。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

也是豈以文采過人邪。伏羲畫八卦。書。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然則聖人之所以聖。其學必有在矣。武夷胡氏曰。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撥事宰物之權也。六經所載古訓。不可不致。若夫分章析句。牽制文義。無益於心術者。非帝王之學也。○心者。身之本也。正心之學。先致其知。而誠意。故人主不可不學也。蓋戡定禍亂。雖急於戎務。必本於方寸不學以致知。則方寸亂矣。何以處帝王之業乎。

豫章羅氏曰。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朱子曰。天下之事。基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則影直。源濁則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欲以正。

心爲本。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調。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其身。則無實措之行。則無當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慈於所行之得失。不可不審者。又如此。○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性理錄

卷五

六

三

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夫人欲之盡者。可謂兼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帝王之

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故與章句有異。然其本末之序。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得而推矣。○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莫非循天之道。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

性理錄

卷五

七

勉齋黃氏曰。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

西山真氏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義理之與物欲。相爲消長者也。篤志於學。則日與聖賢爲徒。而有自得之樂。持身以敬。則凜如神明在上。而無非僻之侵。親賢人。君子之時多。則規敬日聞。諸邪不得而惑。三者交致其力。則聖心湛然。如日之明。如水之清。義理之主。而物欲不能奪矣。○人主之學。其要在於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以爲

出治之本。非徒矚詞藝。破析章句。爲書生之末技而已。

魯齋許氏曰。凡人之情。敬慎於憂危。惰慢於暇豫。惟聖人不如此。堯舜只兢兢業業。無已時。憂危暇豫處之如一。一日二日萬幾。何得惰慢。程子曰。惟慎獨。可以行王道。初未然之。徐而思之。不如此。不能行王道。蓋工夫有間斷故也。

儲嗣

涑水司馬氏曰。古之明王。教養太子。爲之擇方。

教養太子

教養太子

教養太子

教養太子

教良之士。以爲保傅師友。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非正人。出入居處。無非正道。

五峰胡氏曰。養太子。不可以不慎也。望太子不可以不仁也。○大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朱子曰。賈誼作保傅傳。其言有曰。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教得正。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養之方。則必以學。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

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以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譬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克。有弼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側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邪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國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致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疎略矣。

君道

程子曰。君貴明。不貴察。臣貴正。不貴權。

華陽范氏曰。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皇
陶所以廣歌而相戒也夫君以知人爲明臣以
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
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
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
此萬事所以隳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
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
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
勞也所治者衆所司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
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
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
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
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
治也

五峰胡氏曰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
人臣柔順利貞順承乎天而時行者也○寡欲
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以言
王佐○自三代之道不行君臣之義不明君誘

其臣以富貴臣干其君以文行夫君臣相與之
際萬化之原也既汨於利矣末流其可禁乎此
三代之治所以不復也○問君臣父子同是天
倫愛君之心終不如愛父何也朱子曰離畔也
只是庶人賢人君子便不如此韓退之云臣罪
當誅今天王聖明此語何故程子曰是好文公
豈不知紂之無道却如此說是非欺誑衆人直
是有說須是有轉語方說得文王心出看來臣
子無說君父不是底道理此便見得是君臣之
性理

義處莊子云天下之大戒二命也義也子之於
父無適而非命也臣之於君無適而非義也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

東萊呂氏曰畢公弼亮四世爲周父師而康王之
冊尚有罔曰弗克罔曰民寡之戒康王非敢少
畢公蓋規警勉飭此自君臣間常法初不以耆
艾廢也

畢公名高與周同姓武王克商封高於畢其
後爲魏也四世謂文武成康之世也父師即
洪仲成天下太平刑措不用

臣道

程子曰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爲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爲阿黨之計○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之人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其君信之之篤耳○人臣身居大位功蓋天下而民懷之則危疑之地也必也誠積於中動不違理威福不自已出人惟

性理錄要

卷五

七

知君而已然後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權之過斯可謂明哲君子矣周公孔明其人也郭子儀有再造社稷之功威震人主而上不疑也亦其次與郭子儀自武舉補左衛長史累遷至同平章事平安史之亂功居第一加司徒封代國公德宗賜號尚父封汾陽王八子四孫皆以才顯人臣之義位愈高而思所以報國者當愈勤饑則爲用飽則飛去是以鷹犬自期也曾是之謂愛身乎張子曰近臣守和平也和其心以備顧對不可徇其喜怒好惡

龜山楊氏曰人臣之事君豈可法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蓋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已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誰與遠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

性理錄要

卷五

七

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

和靖尹氏每赴經筵前夕必沐浴更衣衣皆薰香設香案以來日所當講書置案上朝服再拜拈香又再拜齊於燕室初夜乃寢次旦入侍講筵學者問焉曰必欲以所言感悟君父安得不盡

敬人君其尊如天。必須盡已之誠意。又曰。以吾所言得入。則天下蒙其利。不能入。則反之。安敢不盡誠敬。

致堂胡氏曰。莫難強如怠心。莫難制如忿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平如怒心。莫難抑如忌心。莫難開如惑心。莫難解如疑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大人格君心之非者。格此等也。未至平大人。而當大人之任。亦當勉強焉。思齊以事其君。君心怠則強之。忿則制之。驕則降之。怒則平之。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之忌。則抑之。惑則開之。疑則解之。偏則正之。要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可立。安可保。夫水源濁則流汗。源清則流潔。古之人所以惡夫逢君之惡者。爲病其源也。

五峰胡氏曰。守身以仁。以守身之道。正其君者。大臣也。漢唐之盛。忠臣烈士。攻其君之過。禁其君之欲。糾其政之謬。彈其人之佞而已。求其大正君心。引之志於仁者。則吾未之見也。惟董生其庶幾乎。

豫章羅氏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關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關張易之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而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

性理綜要

卷五

五

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在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誠以天下之事。爲已任。則當自格君心之非。如欲格君心

則當自身始○夫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乃以不自失爲貴○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公道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悟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業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

南軒張氏曰伊尹云爭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君不克心便愧恥民有不獲是爲已辜真所謂任天下之重者人須存伊尹之心方得○畢公以四朝元老方止克勤小物若在吾人則合當如此也古人未嘗不謙至周公方說謙蓋周公以天子之叔父而又爲宰相且自處以謙若在吾人則亦合當爲者也謙之九三伊川專以指周公德言盛禮言恭德只要盛禮只要恭又曰其於世間無所愛慕亦無所專用惟有報君愛民之事在所當爲耳

勉齋黃氏曰臣子之於君父與生俱生而不可解

於心者也食人之祿者當任其事此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西山真氏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忠臣之心常欲君身之強固君德之清明故勸以聲色遊畋爲藥石之戒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是也奸臣之心則不然君身強固則必不倦於政機而威權在已君德清明則必不謬於邪正而用舍合宜此正人君子之所深願而儉夫壬人之所甚不便者也故蠱之以逸欲導之以奢淫然後其君恣肆昏荒而惟已之聽後之人有行之者趙高仇士良是也二人刀鋸之餘何足深罪而春秋名卿如管仲趙武者亦安視其君有六嬖四嬖之感而不能救焉彼其人非姦慝也其志非媚也乃至於是者繇不知古人保傅之職而以強兵制敵爲功故也有志愛君其可不以周公

為法以管仲趙武趙仇為戒哉

仇士良唐文宗時宦官性狡諂以李訓所薦得典北司兵柄由是收制太子顯與國政李相奉行文書而已帝崩乃矯詔立武宗并親軍營使既而為帝所忌以老病致仕尋詔制其官爵籍其家皆六嬖四姬之惑左傳齊桓公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晉侯內實有四嬖焉

晉齋許氏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性理總要

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治道一

總論

程子曰論治者貴識體○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

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聖王為治脩刑罰以齊眾明教化以善俗刑罰立則教化行矣教化成而刑罰措矣雖曰尚德而不尚刑顧豈偏廢哉○立治有體施治有序酌而應之臨時之宜也○治道之要有三曰立志責任求賢○必井田必肉刑必封建而後天下可為非聖人之達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臨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性理總要

迹者因一時之利而趨焉者耳○事事物物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于其所而已止之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養民者以愛其力為本民力足則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風俗可美是故善為政者必重民力○教人者養其善心則惡自消治民者導以敬遜則爭自止○聖人為戒必于方盛之時至于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紐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

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有以杜絕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王者。高拱于穆清之上。而化行于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爲政之道。莫大於使民興行。民善俗而衣食不足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事。無一定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時極道窮。理當必變。惟聖人爲能通其變于未窮。使其不至于極。○安危之本。在乎人情。治亂之幾。係乎事始。衆心聯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協和。則所爲必成。○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民可明。也不可愚也。民可教。也不可威也。民可順。也不可強也。民可使。也不可欺也。○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

性理總要

卷三

三

性理總要

卷三

三

三

三

故器用亦異。○自古聖人之救難而定亂也。設施有未暇及焉者。旣安之矣。然後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而下。禍亂旣除。則不復有爲始。隨時維持而已。所以不能髣髴于三代與。張子曰。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于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于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已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已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然。此未可遽行之。華陽范氏曰。治天下之繁者。必以至簡。制天下之動者。必以至靜。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拂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

龜山楊氏曰天保以上五詩治內采薇以下五詩治外先王經綸之迹也其效博矣然觀其作處豈嘗費力本之誠意而已今鹿鳴四牡諸詩皆在先王所歌以燕羣臣勞使臣者也若徒取而歌之其有效乎然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

五峰胡氏曰造車于室而可以通天下之險易鑄鑑于冶而可以定天下之妍醜蓋得其道而握其要也治天下者何獨不觀乎此反而求諸身乎是故一正君心而天下定矣○事成則極極

性理錄要

卷三

孟子

五

則變物盈則傾傾則革聖人裁成其道輔相其宜百姓于變而不知此堯舜之所以爲聖也○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聖人明善惡之歸如日月之照白黑然民猶有惑于欲而陷于惡故孔子觀上世之化喟然而歎曰甚哉知之難也雖堯舜之民比屋而封能使之由而已亦不能使之知也○養民唯恐不足此世之所以治安也取民唯恐不

足此世之所以敗亡也○財出于九職兵起于鄉遂學校起于鄉行士選于庠塾政令行乎世臣然後政行乎百姓而仁覆天下矣

豫章羅氏曰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尚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性理錄要

卷三

孟子

五

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于人主之心術而所謂切要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

于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幾。而天下之事日入于壞。要之二者皆失也。然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反緩。則其害自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天下國家之大務。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實在省賦。省賦之實在治軍。若夫治軍省賦。以爲恤民之本。則又在夫

需爵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于冥冥之中。而上恬下熙。亦莫知以爲慮者。是不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于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于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已于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不變矣。○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賈誼嘗爲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爲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清切非虛語者○人情不能皆正故古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固有不必皆順之人情者若曰順人心則氣象差正當耳井田肉刑二事儘有曲折恐亦未可遽以爲非○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必須反之以嚴蓋必如是矯之而後有以得其當今人爲寬至於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是

姦豪得志平民既不蒙其惠又反受其殃矣○

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方而施以應之人自畏服今人往往過嚴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以爲威曰號令旣明

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復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可以小不忍爲心○問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做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未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

南軒張氏曰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歌詠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

而其後妃又不忘乎織紉之事。則心不存焉。寒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已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不治之所由興也。與。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後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姬妃。則太姬。而武王之妃。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

性理錄要

卷三

聖

姜女。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太王娶以為妃。生泰伯仲雍。王季貞一率道。靡有過失。太王諱事。遷徙必與太姬。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太姬。文王之母。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為妃。太姬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生文王。而明聖太姬。教之以一而讓百。君子謂太姬為能胎教。○太姬。武王之母。禹後有莘氏之女。仁而明。遇文王。嘉止親迎。於涇。舟車及人。太姬思婦太姜。太姬日夕勸勞。以盡婦道。太姬號曰文母。○邑姜。太公望之女。生有聖德。武王娶之。及即位。立以為妃。生武王。問三代治天下。曰井田。封建。肉刑。後世變井田為阡陌。變封建為郡縣。變肉刑為鞭笞。而未流愈不勝其弊。今欲追復舊制於斯三者。何先。惜室

陳氏曰。復古惟唐得之。世業府兵六典建官。分畫措置。最有法度。其不傳遠者。非作法不善。自是家法不正。無賢子孫耳。先儒謂必有關雎麟趾之化。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古人所以兢兢業業。畏左規右矩者。正欲立箇人樣。以為守法之地耳。

西山真氏曰。世之言政者。有曰寬以待良民。而嚴以馭姦民也。或曰撫民當寬。而束吏責嚴也。或曰始嚴而終之以寬也。曰治人之術。蓋之為仁。

性理錄要

卷三

聖

義發之為惻隱羞惡。隨物以應。而無容心焉。則寬與嚴在其中矣。且獨不觀諸天乎。熙然而春。物無不得其生者。凜然而秋。物無不遂其成者。是果孰為之哉。曰陰與陽而已。人知天道之妙。若是而不知吾之所謂仁。義者。即天之陰陽也。昔者聖人繫易。蓋竝言之。以見夫人之與天。其本則一。於其當愛者。惻惻施焉。非吾愛之也。仁發乎中。而不能不愛也。於其當惡者。懲艾加焉。非吾惡之也。義動乎中。而不能不惡也。吾之愛

惡以天不以人故雖寬而寬之名不聞雖嚴而嚴之迹不立以之治人其庶幾乎○古今盛衰強弱之分不在兵力而在國勢不在財用而在人心或者患國勢未張而欲振以威刑患財用未豐而欲益以聚斂謂誠信不如權譎謂忠厚不如刻深有一於茲皆伐國之斧斨蠹民之蟻蟻也

晉齊許氏曰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

惟聖繼

春秋

卷一

聖

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爲天下國

大規模規模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模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禮樂

程子曰禮者人之規範守禮所以立身也安禮而和樂斯爲盛德矣○禮者理也文也理者實也本也文者華也末也理文若二而一道也文過則奢實過則儉實自文至德自實生形影之類也○學禮者攷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以沿革○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爾○禮樂大矣然以進退之間則已得性情之正○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之數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

張子曰。禮所以持性。蓋本出於性。持性反本也。凡未成性。須禮以持之。能守禮。已不畔道矣。禮即天地之德也。如顏子者。方勉勉於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勉勉者。勉勉以成性也。禮非止著見於外。亦有無體之禮。蓋禮之原在心。禮者。聖人之成法也。除了禮。天下更無道矣。欲養民。當自井田始。治民則教化刑罰俱不出於禮外。五常出於凡人之常情。五典人日日為。但不知耳。時措之宜。便是禮。禮即時措。時中見之事業者。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言。如孔子喪出母。子思守禮為非也。又如制禮以小功不稅。使曾子治禮。又不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義甚大。須是精義入神。以致用。觀其會通。以行典禮。此則真義禮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禮亦有不須變者。如天叙天秩。如何可變。禮不必皆出於人。至如無人天地之禮。自然而有。何假於人。天之生物。便有尊卑大小之象。

人順之而已。此所以為禮也。學者有專於禮出於人而不知禮。本天之自然。告子專以義為外。而不知所以行義由內也。皆非也。當合內外之道。子思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于無所失。道產則從而產。道汚則從而汚。彼則安能為僕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僕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學者自須觀禮。蓋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能答曾子之問。能教孺悲之學。斯可以言知禮矣。進人之速。無如禮樂。曾子問曰。若堯而世子生。如主北面於西階。而大視。視見其東。○學之行。才自西階。蓋等不升堂。命畢哭云云。○學之行。之而復疑之。此習矣。而不察者也。故學禮。所以求不疑。仁守之者在學禮也。學者行禮。時人不過以為迂。彼以為迂。在我乃是徑捷。此則從吾所好。文則要密。察心則要弘。放如天地自然。從容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也。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今坐椅車。至有坐到起不識動者。主

人始親一酌已是非常之敬。蓋後世一切取便安也。○禮文參較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踐缺。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聲音之道與天地同和。與政通。蠶吐絲而商。鼉鼓

老蠶吐下絲於口。故曰唧絲。新絲出故絲脫。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

五峰胡氏曰。等級至嚴也。失禮樂則不威。山河至險也。失禮樂則不固。禮乎樂乎。天下所日用。不可以造次顛沛廢焉者乎。

朱子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

我五禮五庸哉。這箇典禮自是天理之當然。欠他一毫不得。惟是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故行出這禮。無一不與天合。其間曲折厚薄淺深。莫不恰好。這都不是聖人白撰出。都是天理決定。合着如此後之人。此心未得似聖人之心。只是將聖人已行底。聖人所傳於後世底。依這樣子做。做得合時。便是合天理之自然。○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苴。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二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義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儀疏耳。若乃樂之爲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尺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爲闕也。○古樂亦難遽復。且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詞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知人主待臣下恩義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缺一。就中樂之教尤

親切變教胃子只用樂大司徒之職也是用樂
蓋是教人朝夕從事於此物得心長在這上面
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意也不得緩也不得久
之都換了他一副當情性○樂律自黃鍾至仲
呂皆屬陽自夾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
陰陽黃鍾為陽大呂為陰大簇為陽夾鍾為陰
每一陽開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

井溪陳氏曰禮樂有本有文禮只是中樂只是和
中和是禮樂之本然本與文二者不可缺一禮

性理大全

卷五

樂

之文如俎豆玉帛之類樂之文如聲音節奏之
類須是有這中和而文以玉帛俎豆與聲音節
奏方成禮樂○就心上論禮只是箇恭敬底意
樂只是箇和底意本是裏面有此敬與和底意
然此意何自而見須與賓客祭祀時將之以玉
帛寓之於邊豆播之於聲音節奏間如此則內
外本末相副方成禮樂○人徒見升降揚擊有
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
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

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
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
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
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
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西山真氏曰敬者禮之本制度威儀者禮之文和
者樂之本鐘鼓管磬者樂之文禮樂二者關一
不可記曰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天高地下萬物
散殊而禮制行焉天尊于上地卑于下萬物散殊有大有小此郡制之所由

性理大全

卷五

樂

起蓋禮主
乎別故也
流而不息
合同而化
而樂興
陰陽二氣流行于天地之間未嘗止息二氣和合而化生萬物此樂之所由興蓋樂止平和故也故謂陰陽二氣者日月雷震風雨寒暑之類故禮屬陰凡天皆是二氣和合方能生成萬物故禮屬陰凡天通理一定而不變屬陽樂屬陽凡天地間流行禮樂之可易者皆屬陰樂屬陽運轉者皆屬陽禮樂之不可闕一如陰陽之不可偏勝一歲之間寒暑雪之相濟方能氣候和平物遂其生陽太勝則亢而為旱陰太勝則溢而為水有陰無陽則物不生有陽無陰則勝則離以其太嚴而不通乎人情故離而難合樂勝則流以其太和而無所限節則流蕩忘返所以有禮須用有樂有樂須用

有禮此禮樂且是就性情上說然精麤本末亦
初無二理○禮中有樂言嚴肅之中有自然之
樂中有禮言和樂之中有自然之朱文公謂嚴
而泰此即禮中有樂和而節此即樂中有禮

錫山魏氏曰人生莫不有仁義之性具乎其心禮

儀三百威儀三千聖人所以合內外之道而節

文乎仁義者也昔之教人者必以是爲先

魯齋許氏曰聖人感人心天下和平聖人和順積

於中發之於禮樂禮樂之本在是古人所以作

性理要義 卷五 聖

樂寓情性風化於其中非爲鐘鼓之鑑錡也

宗廟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

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

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

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商書已

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云父爲昭

子爲穆孫復爲昭昭明也穆美也其制皆在中

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爲詒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

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

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
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有守祧之官
鄭氏曰遠廟爲祧周爲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
日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
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羣穆于文羣
昭于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二昭二穆爲四

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

常爲穆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

之三而高祖及父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放此新

死者如常爲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

其祖于昭之次廟而于主祭者爲會祖自大廟

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于主祭者爲五世而

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于主

祭者爲高祖其近廟于主祭者爲祖也主祭者

注及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

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儀禮所謂以其班祔

檀弓所謂以其祔於祖父者也曲禮云君子抱

孫可以爲主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鄭氏云以

孫與祖昭穆同也周自后稷爲太祖不齒爲昭

鞠陶爲穆以下十二世至太王復爲穆十三世

至武王復爲昭十四世至文王又爲穆十五世

至昭考而左氏傳曰泰伯虞仲太王之昭也

仲被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之昭也

那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

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于倒置而諸廟別有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漢承秦敝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
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穆不序但攷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爲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
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
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
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
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見後漢明帝紀祭禮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
但爲陵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無
非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
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孫而更僻
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
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
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設祭一室不
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
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肆我神宗
始獨慨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追三

代之隆一正千古之謬甚盛舉也不幸未及一
表世莫得聞秉筆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
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氏之文者爲可攷耳然
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論獨原廟之制外
爲都宮而各爲寢廟門垣乃爲近古但其禮本
不經義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清臣所
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爲祠於佛老之側不爲本
主而爲神像不爲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
之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妄
謬之叔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
此則由於宗廟不立而人心有所不安也不議
復此而徒欲廢彼亦安得爲至當之論哉原廟
漢禮樂志孝惠時以沛宮爲原廟○祖有功而
注原重也言已有正更重立也
宗有德是爲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有三
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
始不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商六
百有三宗惟南子曰商祀六百惟有三宗注
太甲號太宗太戊號中宗武丁號高宗是也
古人七廟恐是祖宗功德者不遷胡氏謂如此

則是子孫得以去取其祖宗然其論續證法又謂證乃天下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如此則廟亦然○問漢儒所論如何曰劉歆說得較是他謂宗不在七廟中者謂恐有功德者多則占了那七廟數也○或問達廟爲祧如何曰天子七廟如周文武之廟不祧文爲穆則凡後之屬乎穆者皆歸於文之廟武爲昭則凡後之屬乎昭者皆歸於武之廟也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一

性理標題

卷二十一

子

性理綜要目錄

卷之二十二

治道二

宗法

封建

用人

治道三

人才

論官

性理標題

卷二十二

目錄

諫諍

賞罰

治道四

王霸

理財

賑恤

論兵

夷狄

詩古選

謚法

學校

求賢

激政

法令

田賦

節儉

禡異

論刑

絕句	乾坤吟	邵子	皇極經世一元吟	邵子
	觀物詩	邵子	偶得吟	邵子
蒼蒼吟	心安吟	邵子	答人書意	邵子
	此日不再得	山楊氏	送元晦	南軒張氏
感興	復卦詩	朱子	善吟	邵子
	天道吟	邵子	觀物	邵子
閔吟	仁術	邵子	聞善決江河	邵子
	秋日	邵子	和堯夫打乖吟	邵子
性理總要	和堯夫首尾吟	邵子	龍門道中	邵子
	天意	邵子	極論	邵子
觀易	觀佛	邵子	先天吟示邢和叔	邵子
	首尾吟	邵子	安樂窩中自胎	邵子
仁者吟	次卜堂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朱子
	蒼蒼吟	邵子		

銘	書春陵門屏	周子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清夜吟	邵子	天聽吟	邵子
感事吟	偶成	程子	謝王佺寄丹	程子
	慕春吟	邵子	芭蕉	張子
和陳瑩中子齋自警陳權宇	水口行舟	朱子	詠開聽	楊氏
	友已	朱子	觀書有感	朱子
公濟和詩見閱航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	請問	朱子	春日	朱子
	敬義堂	朱子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子
贊	述旨贊	朱子	心經贊	南軒張氏
	敬齋箴	程子	勿齋箴	西山真氏
顏樂亭銘	志道齋銘	程子	自新銘	程子
	怨齋銘	程子		

克己銘

程子

摘銘

性理題綜要

卷五

目錄

四

目錄終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二

治道二

宗法

程子曰宗子無法則朝廷無世臣立宗子則人知重本朝廷之勢自尊矣古者子弟從父兄今也父兄從子弟絲不知本也人之所以順從而不辭者以其有尊卑上下之分而已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凡小宗以五世爲法親盡則族散若高祖之子尚存欲祭其父則見爲宗子者雖是六世七世亦須計會今日之宗子然後祭其父宗子有君道○後世骨肉之間多至仇怨忿爭其實爲爭財使之均布立之宗法官爲法則無所爭○立宗非朝廷之所禁但患人自不能行之○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禮雖不言可以義起○凡人家法須令每有族人遠來則爲一會以合族雖無事亦當每月一爲之古人有花樹章家會法可取也然族人每有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

性理題綜要

卷五

為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以為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張子曰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

朱子甲父為長子三年者亦不可以適庶論也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

北溪陳氏曰神不歿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性稟壽考

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不明人皆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鄭子取芣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芣人滅鄭非芣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宵絕亦皆一類

呂人滅鄭穀梁傳滅韓非滅也立異姓以益祭祀滅亡之道也杜預是謂鄭立以為後非

其族類神不歿其祀故言滅曰穀梁傳鄭子取芣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芣人滅鄭非芣人滅之也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金宵絕亦皆一類

諡法

程子曰古之君子之相與而能教天下大德

者無他術善惡明而勸懲之道至焉爾勸得其道而天下樂為善懲得其道而天下懼為惡二者為政之大權也然行之必始于朝廷而至要莫先于諡法何則刑罰雖嚴可警于一時爵賞雖重不及于後世惟美惡之諡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或問臣子加諡于君父當極其美有諸曰正終大事也加君父以不正之諡知忠孝者不為也

陳小司馬氏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論爲惟

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

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

死無諡爵謂大夫以上也禮記禮所由失以

謂士之有諡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

夫則已貴宜有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誅貴勿

不誅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相誅猶

爲非禮况弟子而誅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誅

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謚

陳理錄要

卷五

禮

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

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

而不合于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

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

孔子爲比乎

陳文範字子厚河南人官至御史大夫諡文範陶靖節字潛之諡靖節王文中子諡文中子孟貞曜字文範諡貞曜皆後漢人

五峰胡氏曰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

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耳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爲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

封建

問封建可行否程子曰封建之法本出于不得已柳子厚有論亦窺測得分數秦法固不善亦有不可變者罷侯置守是也

五峰胡氏曰封建也者帝王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聖人制四海之爲法天而不私已蓋制而不爲勢分天下之理

陳理錄要

卷五

五

爲萬國而與英才共焉誠知興廢之無常不可以私守之也故農夫受田百畝諸侯百里天子千里農夫食具力諸侯報其功天子饗其德此天之分也○鄧縣天下可以持承平而不可以支變故封建諸侯可以持承平可以支變故

朱子曰柳子厚以封建爲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爲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

久之意不可恃以爲固也。○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恐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爲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蕃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于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典犬養，總強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沈憫云：監守太嚴，雖有無之傷惡者，寔難性理緣事。○又有晉之禍亂，悉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爾。

學校

伊川看詳國子監條制云：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厭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講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

程子曰：生民之道，以教爲本。故古者自家黨遂至于國，皆有教之地。民生八年，則入于小學，是天下無不教之民也。既天下之民莫不從教，小人脩身，君子明道，故賢能羣聚于朝，良善成風，禮義大行，習俗粹美，刑罰雖設而不犯，此王盛治，繇教而致也。

朱子曰：昔者聖王作民君，設官分職，以長以治，而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然又慮其繇而不知，無以久而不壞也，則爲之擇其民之秀者，羣之以學校，而聯之以師儒，開之以詩書，成之以禮樂，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傳是教而施之無窮者，蓋亦莫非因其國有而發明之，而未始有所務于外也。夫如是，是以其教易明，其學易成，而其施之之博，至于無遠不暨，而無微之不化，此先王教化之澤所以爲盛，而非後世所能及也。○古者學校選舉之法。

始于鄉黨而達于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缺。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于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爲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一日廢焉者也。至于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于弟之所以學。則皆志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僅存。而不至于遂廢者。亦無幾耳。○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夫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而區區于法制之末。以防之。是猶決湍水注之千仞之壑。而徐翳蕭蕭。以捍其衝流也。亦必不勝矣。

南軒張氏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于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于絃誦詠歌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弟之義。爲之冠婚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連。無不備于學。在上則司徒總其綱。在下則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成材也易。東萊呂氏曰。學校之設。非爲士之貧而食之也。又非欲羣其類而習爲文辭也。不農不商。若何而可以爲士。非老非釋。若何而可以爲儒。事親從兄。當以何者爲法。希聖慕賢。當自何門而入。道德性命之理。當如何而明治。亂興衰之故。當何繇而達。考之古以爲得失之鑒。驗之今以爲興革之宜。此士之所當用心也。自孔門高弟。猶勤

勤于問仁問孝問知問政所以爲士請之于師
辨之于友後世之士不逮遠矣儻離羣索居而
敬其所習則固陋乖僻無自進于道聖人憂之
著爲成書以詔萬世教養漸摩以俾之講習立
師儒之官以董正之此開設學校之本意也

西山真氏曰按古教法其近民者教彌敷故二
五家爲閭閻有塾民朝夕處焉四閭爲族則族
之讀法者十有國法者何大司徒所頒之三物
也士生斯時不待舍去羣羣而有師教

惟聖緒

卷三

七

任恤則閭胥書之孝弟睦姻則族師書之其所
以教人皆因性牖民而納之至善之城禮樂
治以成其德達其材者作人之功益如此然
士之于學豈直處庠序爲然哉雞鳴夙興衡
寢息皆學之時微而暗室屋漏顯而鄉黨朝廷
皆學之地動容周旋灑掃應對皆學之事知無
時之非學則晝而有爲夜而計過者其敢懈知
無地之非學則警于寢寢惕于未形者其敢忽
知無事之非學則矜細行勤小物者其敢或遺

齊許氏曰文公小學四書次第本末甚備有王
者起必須取法

用人

程子曰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
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
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商王高宗之初
未得其人則恭默不言蓋事無當先者也及其
得傳說而命之則曰濟川作舟楫歲旱作霖雨
和羹惟鹽梅其相須賴之如是此聖人在輔

惟聖緒

卷三

七

相之道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爲本擇之慎故
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
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慎則必得其賢
知之明則仰之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
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禮貌尊而其勢重
責之重則自任切而功有成

元城劉氏曰朝廷之務莫先于用人君子進則治
之本也小人用則亂之階也王者深居于九重
不能盡知臣下之邪正是以設諫官御史之職

俾司耳目之任。而採中外之公議。是非可否。惟衆之從。故蔽賢之言。不能害君子。黨奸之論。無以助小人。明君無所用心。而賢不肖自辨。知人則哲。其道不過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故陸贄之論。以爲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于兵。而委罪于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于蠱。而歸咎于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華陽范氏曰。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

惟理錄要

卷三

三

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謂才者。曰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周公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後世之所謂才者。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詖。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斯人之用于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小人勿用。必亂邦。

也未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也。豈以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與。○人君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古者嚳咨岳諸。然後用之。苟得其人。則任而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戰伐。或勝或殲。多繇于此二者矣。

惟理錄要

卷三

三

五峰胡氏曰。唐文宗云。宰相爲人。當不聞疎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爲公。誠哉是言也。豫章羅氏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于君子。則貴。授于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于行道。而小人甘于下僥。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于浮競。而君子恥于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

故天下所以必亂

朱子曰天下之治固必出于一人而天下之事則有非一人所能獨任者是以人君既正其心誠其意于堂阼之上突奧之中而必深求天下敦厚誠實剛明公正之賢以爲輔相使之博選士大夫之聰明達理直諫敢言忠信廉節足以有爲有守者隨其器能實之列位使之交脩衆職以上輔君德下固邦本而左右私褻使令之賤無得以紆其聞者有功則久其任不稱則更遷

性理錄要

卷五

七

賢者而易之蓋其人可退而其位不可以苟充其人可廢而其任不可輕奪此天理之當然而不可易者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于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水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

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于外者必無偏陂之失

象山陸氏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槩論之在于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太槩論之在于爲私已爲權勢而非忠于國徇于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性理錄要

卷五

七

東萊呂氏曰用人之道詎可信其虛言而不試之以事乎是以明君將欲付大任于是人必納之于膠擾繁劇之地以觀其林處之于閒暇寂寞之鄉以觀其量使之當險阻艱難以觀其操使之當盤根錯節以觀其斷投之州縣磨之歲月習之既久養之既深異時束帶立于朝天下之

鶴山魏氏曰嘗聞朱熹云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

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闇闇則難測故光明正大疏暢通達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固互隱伏閃候狡猾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某嘗以是爲察言觀人之鑒邪正之辨了不可掩則取舍之極定于內矣。

魯齋許氏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固
不爲勢屈眞之獨義則義事得其正天下被其

性理綜要

澤賢者之于人國其重固如此也。自古端人雅士重于進而輕于退者蓋以此爾。益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士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任用人才興作事功自己已有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于衆取諸人以爲善然後可堯之禪舜也以聖人見聖人不待三載之久而後知也。當一見便知之然而不敢以己之見便以天位付之必也。竊

性理錄要

于四門納于大麓。歷試諸艱。使天下之人共之。
之四岳十二牧共推之。若不出于堯之意也。然
後居天位理天職。人無間言。後世稱聖後之任
用人材立事功者皆獨出己意。憲宗准蔡功成
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矣。况大于此者乎。(憲宗)
淮蔡
功成而裴中立不得安于朝。按唐鑑憲宗十四
年初彰義節度使吳少誠死。弟少陽自領軍府
少陽陰養亡命未幾死。其子元濟嗣却乃縱兵
侵掠及東畿詔發十六道兵討之平盧節度使
李師道請赦元濟不許裴度宣慰淮西行營運
言淮西可夾取上悉以兵事委同平章事武元
衡師道素養刺客鄉人李靖密往刺元衡刺中
相必爭勸天子遷幸他處竟無人翻賊暗射殺裴
又聲度傷首上怒討賊愈急以度同平章事上
日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
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進討唐鄧節度使李
愬先擒賊將夏士良吳秀琳李祐釋而用之用
祿計雪夜七十里引兵至蔡州城繫驚鴨池混
軍聲雞鳴入據元濟之外宅元濟登牙城拒戰
已而就擒檻送京師斬之賜度爵晉國公復入
知政事十四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爲皇甫鎛
之黨擠之詔度以平章事充○天下之務固不
河東節度使中立度表字也。○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古人謂
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職治之
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
之周行百職具舉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

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為君子。孰為小人。後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生民休戚。係于用人之當否。用得其人。則民賴其利。用失其人。則民被其害。自古論治道者。必以用人為先。務用既得人。則其所謂善政者。始可得而奮之以善人行善政。其于為治也何有。

臨川吳氏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屬秦大聖。進而急于見賢。

性理錄

卷五

老

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妬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堯庫之士。七十有餘家。主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治道三

人才

程子曰。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忠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才高者多過。過則一出焉。一入焉。低者多不及。不及者多遜。且遜矣。

性理錄

卷五

老

元城劉氏曰。所謂長養成就人才。非如今學校之類也。但于人才愛惜保全之爾。譬如富家養山林。不旦旦伐之。乃可為棟梁之具。若非理摧折之。及至造屋。無材可用也。是愛惜人才。乃人主自為社稷計耳。

龜山楊氏曰。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摩浸灌。天下麀麀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于斯時也。士游乎校庠術序之間。攬太華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

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臣。多見戮辱。故宏儒遠士。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嬰禍。謝事丘壑。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與敗輓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鼎伏鑕。而不悔。東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衆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遠世絕俗。視天下治亂。雖如秦人視越人之起。

性理總要

卷三

子

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與東漢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夫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改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援六藝之義。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月也。一以明體。明白者見。故無訓也。書以廣德。中之術也。春秋以斷事。言之符也。五者益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爲萬世之原。顏師古曰。六經而

謂之六藝。藝種也。學者用功于六經。而用功于種藝也。東國鈞衡。晉百官志。東國鈞衡。注鈞均也。衡平也。宰相秉國之政。得其均。故曰鈞衡。與敗輓脫。易大畜卦九二。與說說。說吐活反。輓。輓中无尤也。注。○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

性理總要

卷三

子

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且賤焉。自秦而來。迄于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且賤者。何多邪。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廟于編戶。齊民之間。矩矱不完。含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錦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于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士。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侯之門。奔走形勢之途。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世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

三旌之位。莊子。讓王篇。延之以三旌之位。注。三旌。謂三公也。

孟子曰世間有才底人若能損那有餘勉其不足時節却做得事却出來擔當得事與那小廉曲謹底不同

東萊呂氏曰不離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調不離傅巖而濟川之舟已具不離磻溪而牧野之陣已成彼爲伊傳太公者曷嘗徒勞州縣屈首簿書然後知之哉殊不知有非常之才而後有非常之舉也

曾齊許氏曰傳記中人才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

性理綜要

卷五

治道三及

三

只是偏才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才多是血氣用事故多偏聖人純是德性用事只明明德便自能圓成不偏

求賢

程子曰古之聖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雖天下當用易得之物未有不求而得者也金生于山木

性理綜要

卷五

治道三及

三

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環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者採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之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所存子賢之心如是則何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曰可致所患好之不篤爾

龜山楊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又曰今宜別立一科稍放三代兩漢取士官人之法因今之宜斟酌損益要之無失古意而已○明道在

鄆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而問其所欲對曰
夫薦士者皆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明道在鄆邑按一統志鄆縣漢初所置今州之屬西安府宋程顥嘗爲是縣主簿民有爭藏錢者令不能決顥一言決之其人遂服聞者善焉)

五峰胡氏曰人君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者也內選

于九族之親禮其賢者表而用之以聯屬其親外選十五方之人禮其英傑引而進之以聯屬其民是故賢者衆之表庸之輔也不進其親之賢者是自賊其心腹也不進其人之賢者是自

性理綜要

卷五

書

殘其四肢也

朱子曰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當爲以其得之于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謂之行非固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于此則不惟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樂以教胥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

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法以

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教出入不悖所聞爲稱

魏晉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爲

近之及至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

不復見矣(九品中正之法通鑑晉武帝大康六年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

上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起才盛者爲之使銓次等級以爲九

品有言行脩著則升之道義虧○古之大臣以

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

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

性理綜要

卷五

書

五

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

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于

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于有事之日蓋方

其責之必加于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頃

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

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月長則其

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

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

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

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謹言
不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
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于一時
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于後世者也○朝廷
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
富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銜鬻以求薦
自銜鬻而求薦東方朔傳漢武帝召天下賢
良文學才力之士特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
書言得氏自銜鬻者以千數廷尉奏稱及
行且賣也亦作鬻除六反賣也亦作鬻
東萊呂氏曰井國之制士與兵國之重事皆取于
性理緣要
農工商不與古者取士于田野取其民之秀者
以其質朴故也

論官

程子曰古者位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
才衆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政
絲是敗矣○禮院關天下之事得其人則凡舉
事可以攷古而立制非其人未免隨俗而已○
或曰治獄之官不可爲曰苟能充其職則一郡
無冤民矣○四海之利病係于斯民之休戚斯

民之休戚係于守令之賢否然而監司守令
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也欲斯民之皆得其
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元城劉氏曰左右之史紀人主之言動職清地要
他官莫比非器職端方上下所信才學優曠中
外所推者不虛授也

華陽范氏曰夫天地之有四時如百官之有六職
天下萬事備盡于此知綱之在綱衆之挈領
百職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正名苟不做

性理緣要
周官未見其可也

朱子曰宰相樞密司吏部樞密等如此則朝廷亦
可無事又何患其不得人

臨川吳氏曰平間居思天下之治法以爲禹復伊
尹之志苟得一縣亦可小試何也縣之于民最
近令之屬惠所及最速莫是官若也世固有廉
者矣其是不明則爲吏所蔽廉何補亦有廉
而且明者矣其心不仁則自謂無取于民不眩
于事而深刻嚴酷又縱其下漁獵躑躅略無制

隱之意。或其心雖仁而短于刺裁。徒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仁而不能故也。或其才雖能而意之所向。不無少偏。終亦不免于小疵。能而未分故也。全此五善。難矣哉。

泄政

程子曰。韓持國常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爲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問。臨政無所用心。求于恕如何。曰。推此心行。恕可也。用心求恕。非也。○

理綜要

卷五

考

所固有。不待求而後得。舉此加彼而已。○呂道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爲政何先。對曰。莫要于守法。曰。拘于法而不得。適爲者。舉世皆是也。若其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于法而可以有爲者也。○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已以格物。

五峰胡氏曰。事有大變時有大宜。通其變。然後可爲也。務其宜。然後有功也。

朱子曰。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爲之。必無不濟。今人多是自放。懶了。所以一綱弛而衆目紊也。○仕官只是廉勤自守。進退遲速。自有時節。切不可起妄念也。○事變無窮。幾會易失。辭酢之閒。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問。班朝治軍。澄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性理。總要

性理總要

卷五

考

嚴之太過也。○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南軒張氏曰。問趙德莊知建寧府。問于晦菴爲政寬則是猛。則是晦菴云。若教公寬一尚猛一尚。則如發瘡子相似。以某之意。御善良以寬治強。暴以猛此語如何。曰。若胸中着一寬字。寬必有弊。着一猛字。猛必有弊。吾徒處事。當如持衡。高者下之。低者平之。若聖人之秤。則常平矣。東萊呂氏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司馬子微坐忘。

論云與其巧持于末孰若拙戒于初此天下之
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
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當官者凡
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姪之類尤宜
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嘗見前輩作州縣
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沈思靜慮累日忽
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得
之○處事者不以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不
以集事為急而以方便為上○百種奸偽不如

雜學錄

卷五

七

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眾不如自慎
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
眾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
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辨書曰必有忍事乃有濟
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少陵杜甫
也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于事理為世大法
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得三斗醋醋方做得
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居官臨事外有齟齬
必內有窒礙蓋內外相應毫髮不差只有反已

兩字更無別法也

諫諍

程子曰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

即時諫止周成王翦桐葉為圭校弟唐叔虞曰以此封汝虞喜告周公周公請封虞

王曰余與虞戲周公曰臣聞之天○人臣以忠

信善道事其君者須體納約自牖之意必違其

所蔽而因其所明乃能入矣雖有所蔽亦有所

明未有冥然而皆蔽者也古之善諫者必因君

心所明而後見納是故訐直強果者其說多忤

雜學錄

卷五

七

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愛戚姬將易嫡庶是其

所蔽也素重四老人之賢而不能致是其所明

也四老人之力孰與夫公卿及天下之心其言

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也高祖不從彼而從此

者留侯不攻其蔽而就其明也趙王太后愛其

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于齊是其蔽也愛之欲

其富貴久長于齊是其所明也左師觸龍所以

導之者亦因其明爾故其受命如響夫教人者

亦如此而已

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使委質于齊
通鑑開報王五十年秦伐趙取三城趙王初
 立太后用事求教于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
 為賢太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強諫太后明
 謂左右曰有復言者老婦必哺其面左師解
 龍請見太后盛氣而發之入左師公徐趨而
 生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久矣而恐太后體
 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
 輩而行日食得無衰乎曰待粥耳太后不
 之色稍解左師曰臣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
 衰猶愛之願得補遺衣之缺以衛王官太后
 口記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臣
 不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少子乎
 對曰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為如姐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
 君過矣不如長安君之甚左師曰父母愛其
 子則為之計深遠燕后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
 哭之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

華陽范氏曰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
 諫而視其君之過舉至于天下咸怨其臣則曰
 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

終則引誘以歸于君此不忠之大者也○國之
 將興必賞諫臣國之將亡必殺諫臣故諫而受
 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者亡之兆也天下如
 人之一身然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滯而後
 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上通上意得以下達
 如血氣之周流于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
 塞則亂治亂者繫于言路而已
 問淵源錄折柳事程伊川在經筵一日講罷未退
方春發生無程子曰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
 故不可推折

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
 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法乎愛君之
 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
 可以為後世法而于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
 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須以自養可也
 南軒張氏曰某每登對必先自盟其心曰切不可
 見上喜便隨順將去恐一時隨順後來收拾不
 得上嘗曰仗節死義之臣難得其對曰陛下未
 得所以求之之道上曰何如曰當于犯顏敢諫

中求則臨事可以得仗節死義之士矣若平時不能犯顏敢諫他日安能望其仗節死義乎

東萊呂氏曰大凡為人須識綱目詞氣是綱言事

是目言事雖正詞氣不和亦無益自古亂亡之

國非無敢言之臣既殺其身國亦從之政坐此

耳○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驟遠則勢

不接疎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故言之不行也

固也○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

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

維新錄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于欽發

號施令同歸于臧者師氏亦有助焉昔周太史

辛甲命百官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

氏之所獻必反復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為百代

箴規之法然求之于蠹書漆簡之中雖斷草片

詞邈不可得是可歎已

百官箴周禮昔周辛甲之為太史也命百官

箴王闕于虞人之箴曰蒞蒞禹迹畫為九州

經啓九道氏有寢廟獸有草木各有攸處使

用不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

其虐也武不敬重用不板于夏家宗獻臣思原敬告僕夫

西山真氏曰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

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

失則為害不細必藉忠良之士諫正夫忠良之

士論治體補國事乃其志爾能密有所助則亦

志伸而道行豈必彰君過而取高名哉當君相

議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關說或有闕失從

而正之天下但觀朝政之得宜不知諫者之何

言上下誠通國體豈不美乎况大臣論事以諫

官規正千人君之前安有不公之議茲亦制御

惟新錄卷之二十一 卷二十一 三

大臣使之無過之術爾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

聞國議必眾知闕失方許諫正罪愈大矣○君

子小人之分義利而已矣君子之心純乎為義

故其得位也將以行其道小人之心純乎為利

故其得位也將以濟其欲二者操術不同故所

以道其君者亦異夫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

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為欺

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

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

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已則知盡言以諫君。而于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已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已之過。而不以爲形已之短。以爲愛已。而不以爲輕已。以爲助已。而不以爲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法令

程子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故三代損益文質隨時之宜。若孔子所立之法。乃通萬世不易之法。孔子于他處亦不見說。獨答顏回云。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是于四代中舉這一箇法式。其詳細雖不可見。而孔子但亦言其大法。使後人就上修之。二千年來亦無一人講者。○古之人重改作。變政易法。人心始以爲疑者有之矣。久而必信。乃其改作之善者也。始既疑之。終復不信。而後善治者未之有。

也。○爲政必立故法。俾可以垂久而傳遠。若後世變之則未如之何矣。

龜山楊氏曰。立法要使人易避而難犯。至于有犯則必刑而無赦。此法之所以行也。

元城劉氏曰。嘗攷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爲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于命令而已。昔之善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衰。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

五峰胡氏曰。荀子云。有治人。無治法。竊譬之。欲撥

亂反之正者。如越江湖。法則舟也。人則操舟者也。若舟破楫壞。雖有若神之技。人人知其弗能濟矣。故乘大亂之時。必變法。法不變而能成治功者。未之有也。○法制者。道德之顯。爾道德者。法制之隱。爾天地之心。生生不窮者也。必有春夏秋冬之節。風雨霜露之變。然後生物之功。遂有道德結于民心。而無法制者。為無用。無用者。亡。劉處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

刑制

劉處有法制繫于民身。而無道德者。為無體。無體者。滅。暴秦是故。法立制定。苟非其人。亦不

賞罰

程子曰。聖人所知。宜無不至也。聖人所行。宜無不盡也。然而書稱堯舜。不曰刑必當罪。賞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異乎。後世刻核之論矣。○萬物皆只是一箇

天理。已何與焉。至而言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當如此。人幾時與。與則便是私意。有善有惡。善則理當善。如五服自有一箇次第。以章顯之。惡則理當惡。彼自絕于理。故五刑五用。曷嘗容心。喜怒于其間哉。舜舉十六相。堯豈不知。只以他善未著。故不自舉。舜誅四凶。堯豈不察。只為他惡未著。那誅得他。舉與誅。曷嘗有毫髮別于其間哉。只有一箇義理。義之與比。

刑制

卷

卷

光緒劉氏曰。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于賞罰。使賞必及于有功。罰必加于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于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之乎。

華陽范氏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氣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

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能服其心也

武夷胡氏曰人主以天下爲度者也所好當遵王道不可以私勞行賞所惡當遵王路不可以私怨用刑其喜怒則當發必中節和氣細細而育萬物也

呂氏本中曰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刻核之論也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君子長者之心也以君子長者之心爲心則自無刻核之論如君子不盡人

惟理察要

卷三

治道三

聖

之歡不竭人之忠去其臣也必可使復仕去其妻也必可使復嫁如此等論上下薰蒸則太平之功可立致也芝草生甘露降醴泉出皆是此等和氣薰蒸所生

朱子曰古之欲爲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爲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爲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兗此又易

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既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爲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

治道四

王霸

程子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

惟理察要

卷三

治道四

聖

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于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于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恥比干仲者義所由也

況下于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

涑水司馬氏曰。合天下而君之之謂王。王者必立三公。三公分天下而治之。曰二霸。一公處乎內。皆王官也。周衰二霸之職廢。齊桓晉文糾合諸侯以尊天子。天子因命之爲侯伯。修舊職也。伯之語轉而爲霸。霸之名自是興。

龜山楊氏曰。王道本于誠意。觀管仲亦有是處。但

其意別耳。如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言則

是。若其意。豈爲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

齊耳。又曰。管仲只爲行詐。故與王者別。若王者

純用公道而已。責之以包茅不貢。左傳魯昭四年。齊桓伐楚曰。爾貢包茅不人。

王祭不供。寡人是征。楚人對曰。貢之不供。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楚不勤王。勤納也。○若

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

不可以爲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

輕議。不知孔孟有爲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

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也以天保以上。

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而治之乎。

和靖尹氏曰。孟子責管仲功烈如此。其卑者。以其不能行王道。以至于仁也。孔子謂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以其功也。孔孟之意。則同。舍此皆穿鑿也。

五峰胡氏曰。三王正名興利者也。故其利大而流長。五霸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豫章羅氏曰。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

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

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于奢。武帝行霸者之

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反至于耗。

南軒張氏曰。學者要須先明王霸之辨。而後可論

治體。王霸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

無所爲而爲之。霸者則莫非有爲而然也。無所

爲者。天理義之公也。有所爲者。人欲利之私也。

西山真氏曰。義信禮爲國之本。不可一日離之。

王者動必由之。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子犯之爲

晉文公謀必曰示之義示之信示之禮則皆有爲而爲之矣王霸純粹之異其不以此哉

田賦

或問井田今可行否程子曰豈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着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

藍田呂氏曰古之取民貴助徹三法而已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是爲貢一井之地入家入家皆私

雜錄

卷五

田賦

田賦

百畝同治公田百畝是爲助不爲公田俟歲之成通以什一之法助于百畝是爲徹

五峰胡氏曰仁心立政之本也均田爲政之先也田里不均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矣井田者聖人均田之要法也恩意聯屬奸宄不容少而不散多而不亂農賦既定軍制亦明矣三王之所以王者以其能制天下之田里政立仁施雖匹夫匹婦一衣一食如解衣衣之如推食食之其千萬物誠有調燮之法以佐贊乾坤化育之

功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一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于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

性理錄要

卷五

田賦

田賦

荀悅漢紀一段悅籍陰人叔孫家貧無書每于人家見篇牘一覽即記尤好著述獻帝時遷秘書監特申時政移曹氏悅申鑒五篇奏之

理財

龜山楊氏曰古之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斂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使用財無偏重不足之處所謂均節也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服邦國以致其用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理而已九賦斂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之賦斂之下下者也謂和中之賦四郊之賦平鄉之賦家前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

賦山澤之賦。辨餘之賦。元式均節之。張美和曰。按周禮九式者。言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也。謂祭視賓客喪荒羞服工宰。○什一天下之中制。自堯舜以來。未之有改也。取其所當取。則利即義矣。故曰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則義利初無二致焉。

節儉

元城劉氏曰。仁宗恭儉。出于天性。故四十二年如一日也。易所謂有始有卒者。世以明皇初節儉。後奢侈。疑相去遠絕。此說非也。此正是一箇見

識耳。夫錦繡珠玉。世之所有也。已不好之。則不

用。何至焚之。焚之必于前殿。是欲人知之。此好名之弊也。夫恭儉不出于天性。而出于好名。好名之心衰。則其奢侈必甚。此必至之理也。故當時識者見其焚珠玉。知其必有末年之弊。若仁宗則不然。若非大臣問疾。則無由見其黃紬被。漆唾壺。

唐玄宗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錦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于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罷兩京織錦坊。

朱子曰。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于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關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于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此不易之理也。

東萊呂氏曰。古人自奉簡約。類非後人所能及。如飲食高下。自有制度。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猶是極盛時制度也。大抵古人得食肉者。至少如食肉之祿。水

皆與焉。肉食者謀之。肉食無墨。此言貴者方得肉食也。比之後人簡約甚矣。

魯齋許氏曰。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天地間爲人爲物。皆有分限。分限之外。不可過求。亦不得過用。暴殄天物。得罪于天。

賑恤

元城劉氏曰。昔堯有九年之水。湯遇七年之旱。而

國無捐瘠之民者蓋備之有素而已

之有素而巳

記堯立七十年有九年之水使鯀治之九載而後湯有七年之旱史記湯時人旱七年太史公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者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富遂齋戒剪爪斷髮素車白馬身膚白茅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興女謁盛與苞直行與讓夫昌與言

○聖王為國必有九年之畜故雖遇旱乾水溢之災民無菜色今歲一不登人且狼狽若有司不度事勢拘執故常必俟春夏之交方行祈禱之理民已艱食旋為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索衣裘亦無及矣

性理錄要

卷五

治道四

聖

大寒而後索衣裘楊子寡見篇云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時三年耕有一年之積故凶年饑歲民免于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為政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為賑饑之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獸若丘陵弗為也

朱子曰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于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其法亦未嘗不善也

漢宣時大司農丞耿种昌奏邊郡集

倉穀賤增價而糶穀貴減○自古救荒自有兩便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倉

說第一是感召和氣以致豐穰其次只有儲蓄之計若待他餓時理會更有何策○或說救荒賑濟之意固善而取出之數不節不可黃直卿云制度雖只是這箇制度用之亦在其人如糶米賑饑此固是但非其人則做這事亦將有不及事之患曰然○嘗謂為政者當順五行脩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賑濟于凶荒之餘縱饒措置得善所惠者淺終不濟事○賑饑無奇策不如

性理錄要

卷五

治道四

聖

講求水利到賑濟時成其事

象山陸氏曰社倉因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歛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糶一倉豐時糶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推富民開廩騰價之計折所糶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為長利也

社倉按宋鑑孝宗乾道中崇安縣大饑朱文公請于郡得粟六百石以賑給之秋成民償粟于官因乞留里中乃以所貸米就五夫等里立社倉夏貸冬收以為常規文公自作記

後請願其
法于天下

禎異

程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
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修德則無損因
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問五代多祥瑞何也曰
亦有此理譬如盛冬時發出一花相似和氣致
祥乖氣致異此常理也然出不以時則是異也
○或問東海殺孝婦而旱豈國人冤之所致邪
曰國人冤固是然一人之意自足以感動天地

雜錄

卷五

孝婦

幸

不可道殺孝婦不能致旱也或曰殺姑而雨是
衆人冤釋否曰固是衆人冤釋然孝婦冤亦釋
也其人雖亡然冤之之意自在不可道殺姑不
能釋婦冤而致雨也

東海郡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
之不肯後姑經死姑女告婦殺之吏捕婦訊
治獄成于公以爲冤太守不聽竟殺孝婦郡
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于公曰孝婦不當死
咎當在是守祭孝婦塚天
乃大雨後人立廟而祭焉

五峰胡氏曰變異見于天者理極而通數窮而更
勢盡而反氣滋而息興者將廢成者將敗人君

者天命之主所宜盡心也德動于氣吉者成凶
者敗大者興小者廢夫有心于彼此哉謂之
譴告者人君觀是宜以自省也若夫天命爲恃
遇災不懼肆淫心而出暴政未有不亡者也

朱子曰商中宗時有桑穀竝生于朝一莫大拱中
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商道
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
湯之廟有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已之
言克正厥事不敢荒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
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災而懼修德正
事故能變災爲祥其效如此

雜錄

卷五

災異

幸

象山陸氏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
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于
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
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于春秋以爲後王戒而
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
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言不合
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于春秋著災異不著

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答天戒而已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好談災異凡天文月令陰陽之事罔不精究京房進時為東漢帝時王根為侍郎黃門但遇休咎對奏屢驗遠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以拜尋為騎都尉使護河隄其後以亡夏賀良等伏誅漢曆中哀當更受命其言亡驗賀良等伏誅尋減死徙燉煌郡翼奉東海下邳人少篤學不仕治齊詩尤精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初以諸儒薦徵待詔官者署數言事見天子敬焉上封事必採究經史窮極陰陽官至博士諫議大夫

西山真氏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性理綜要

卷三

治道四

奎

魯齋許氏曰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

然攻之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氏心得而和氣應也

論兵

程子曰兵以正為本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則民不從而怨敵生亂亡之道也○用兵以能聚散為上○兵陣須先立定家計然後以遊騎旋

旋量力分外面與敵人合此便是合內外之道

○韓信多多益善分數明而已

漢高帝六年上嘗從容問韓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與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上笑曰多多益善何以為我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擒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龜山楊氏曰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其竊謂雖

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性理綜要

卷三

治道四

奎

弗用命則孥戮之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聖人著之于經以為後世法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或問今之為將帥者不必用徂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徂詐之流若非徂詐如何

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為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于此。物應于彼。速于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為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

華陽范氏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至于再。至于三。告之不可。然後征之。則

雜錄

卷三

兵部

書

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

朱子曰。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兵之勝負。全在勇怯。又曰。用兵之要。敵勢急則自家當委曲以纏繞之。敵勢緩則自家當動直以衝突之。○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

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問選擇將帥之術。曰。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是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

東萊呂氏曰。後世用兵者。以為黃石公一書無與比者。不知黃石公未出之前。三代之兵。一舉而無敵于天下。兵書何在。黃石公有一秘法。在人間。人自不識。三代之得天下。亦不過此道。唯仁一字爾。

雜錄

卷三

兵部

書

西山真氏曰。古之用武者。不急于治兵。而急于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故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朱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馬燧。汝州人。唐代宗雅聞其才。授商州刺史。未幾遷河東節度使。大原承繼防之。敗兵力。袁軍。燧募所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士。教之戰。伐數月。皆成精卒。卒益莊武。圖形凌煙閣。○馬隆。東平人。少而智勇。好立名節。秦始中。將典伐吳之役。詔選良將。充州舉。隆才堪良將。稍遷司馬。督及涼州。反拜為武威太守。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揀試。得三

于餘人兩溪溫水悉收犀甲轉戰千里羌戎
遂平太熙初封奉高侯加授乘羌校尉積十
餘年威

振隴右
鶴山魏氏曰古人雖以禮義廉恥為城民固國之
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以輔之也

論刑

龜山楊氏曰文帝之承秦蓋亦務為厚養而素教
之耳不思所以教養之而去肉刑是亦圖其未
也則王通謂其傷于義恐未為過論及夫廢之
已久而崔鄭之徒乃驟議復之則其不知本末

聖賢參要

參圭

卷之四

妻

也甚矣○或曰特旨乃人君威福之權不可無
也曰不然古者用刑王三宥之若按法定罪而
不敢赦則在有司夫惟有司守法而不移故人
主得以養其仁心今也法不應誅而人主必以
特旨誅之是有司之法不必守而使入主失仁
心矣○古者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
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致
刑夫宥之者天子之德而刑之者有司之公天
子以好生為德有司以執法為公則刑不濫矣

記文王世子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
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
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
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
注云君每言宥則答之以至于三罪定不復
答走往刑之為
君之恩無已也

五峰胡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
刑重則難辱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
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豫章羅氏曰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
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

聖賢參要

參圭

卷之四

妻

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
求情者也常哀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
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為法
以哀為戒

徐有功東海人武后時為司刑官累斷大獄
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盧若虛曰當雷震之
震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常哀京兆人
性狷潔文宗時為代宗朝與楊綽同執政後
為福建觀察使設置
鄉校闢人由是知學

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
根也故聖人之治為之教以明之為之刑以弼

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

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

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

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悉其聰明

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

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

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于為惡

則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

夫刑雖非先王所創而後世以刑勸懲禁民

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

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

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于重者則又

有不當死而死如強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

之議一以官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

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

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

三國志太祖復肉刑令曰女得通理君子達
于古合者平斯事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側而死者更
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而易犯實重則傷
民且殺人償死合于古制至于傷人貳死
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
者下盤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
奸矣三千之屬未可悉復若斯數者宜先施
用

南軒張氏曰治獄所以多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

吏與利為市固所不論而或矜智巧以為聰明

持姑息以惠姦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

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

情而一以威懷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如

是而不得其平者抑多矣無是四者之患郵置

于事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象山陸氏曰獄訟惟得情為難唐虞之朝惟臯陶

見道甚明羣聖所宗舜乃使之為士周書亦曰

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責象亦曰君子以明庶

政無敢折獄責乃山下有火火為至明然猶言

無敢折獄此事正是學者用工處噬嗑離在上

則曰利用獄豐離在下則曰折獄致刑蓋貴其

明也○夫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于人哉天

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于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于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虐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

夷狄

或問蠻夷猾夏處之若何。而後宜。程子曰。諸侯方伯明大義以懷遠之義也。其餘列國謹固封疆。可也。若與之和好。以苟免侵暴。則亂華之道也。是故春秋謹華夷之辨。

元城劉氏曰。中國與夷狄爲鄰。正如富人與貧人鄰居。待之以禮。結之以恩。高其墻垣。威以刑法。待之以禮。則國家每有使命往來。有立定條貫。禮數束縛之也。結之以恩。則歲時嘗以遺餘之物厭飽之也。高其墻垣。則平日講和而不失邊備也。威以刑法。待其先犯邊。然後當用兵也。龜山楊氏曰。邊事之興。多出于饕功幸利之人。黷

武玩寇。不以朝廷大計爲念。視生靈荼毒。若非已事。恬不以爲戚。夫蠻獠猖獗自古然也。譬之則豺噬豕。勇于紀而不受命。急之則鳥驚魚散。依險以自匿。蓋其常態也。不務撫馴之使恩威兩行。乃欲幸其有事。草薶而獸獮之。以求有功。一有失律。則敗衄不支。上貽朝廷憂。此邊吏之大弊也。

五峰胡氏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諸侯。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疆。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之所以書于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爲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

朱子曰。益之戒。舜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而終之曰。無

忘無荒四夷來王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
內采薇以下始外始于憂勤終于逸樂其後中
微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衰削宣王承之則
身脩行任賢使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而周道
榛然復興其嘗以是觀之然後知古先聖王所
以制禦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彊而在乎德
業其備不在乎邊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
兵食而在乎紀綱蓋決然矣

西山真氏曰爲國者當示人以難犯之意不可示

人以易窺之形晉春秋時晉師入齊齊使國位

求盟于晉其勢亟矣一聞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之田雖憤事之餘不可苟從以紓一旦之禍蓋
敵國之相與有以折其謀則爲和也易有以啓
其燬則爲和也難况戎狄豺狼變詐百出又非
可以中國常理待之也○中國有道夷狄雖盛
不足憂內治未脩夷狄雖微有足畏蓋昔者五
胡之紛擾與單于爭立之事同而拓拔氏之東
西與匈奴之分南北亦無以異然宣帝田明韓

之朝而益彊其國劉石符姚之變晉迄不能以
成寸功光武因南單于之歸拓地千里而侯景
內附適以兆蕭梁之變所遇略同而成敗以異
者豈固有幸不幸哉蓋光武之政脩而晉梁之
政失也

晉齋許氏曰三代盛時分別中夏夷狄君子小人
各安其分所以大治後世不及也且如周成康
漢文景世所謂大治者然土宇廣狹可見彼四
君者未嘗事遠略也治吾所當治者而已不取

其勝夷狄也故亦不至爲夷狄所敗

詩

古選

乾坤吟

邵子

用九見羣龍首出能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
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
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邵子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

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
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
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一方策吾能一貫之皆
如身所歷

天地如蓋軫考工記蓋之圓也以象天軫之方
也以象地文中子曰天為蓋地為軫善用道者
終無蓋地為軾天為蓋善用道者終無軾○日
月如磨蟻晉文志云天旁軾半在地上手在地
磨行蟻磨疾蟻徐不得不西

觀物詩

邵子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動靜

雜著

卷三

詩古題

幸

子

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燥潤則承體具然則火
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後用起
天地先

此篇論陰陽動靜之理○熊氏曰地主靜而體
方天主動而體圓一方一圓其體各正圓者動
而方者靜明其動靜之變也地陰而靜久而成
潤天陽而動極而成燥潤則為水而水之體以
見然則為火而火之用以全水體必須以器而
受火用必須以薪而傳體質雖見于天地之後
用則起于天地之先此用字妙用之

偶得吟

邵子

日為萬象精人為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後

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嘗不
太平

心安吟

邵子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相
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如天
地間

答人書意

邵子

仲尼言正性子與言踐形二者能自得殆不為虛
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
之凌

雜著

卷三

詩古題

幸

子

此日不再得示學者

山楊氏

此日不再得頽波注扶桑此言光陰
唐食貨志云人始
生為黃面歲為小毛髮忽已蒼願言媚學子共惜
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矣慎所之戒
哉畏迷方舜跖善利間所差亦毫芒富貴如浮雲
苟得非所臧貧賤豈吾羞逐物乃自戕靡厭秦艱
食一瓢甘糟糠所逢義適然未殊行與藏道行則
行則為顏所異斯人已去沒簡編有遺芳晞顏亦
者時不異者理

顏徒要在用心剛警猶千里馬駕言勿傍徨驅馬
日云遠誰謂阻且長末流學多岐倚門誦韓莊出
入四寸間雕鐫事同章學成欲何用奔趨利名場
挾策博奕遊異趣均亡羊挾簡策以讀書志在圖
國利之人其志趣雖不同均為失其所守言我懶
藏谷二人牧羊裁貪書谷貪博俱忘其羊
心意衰撫事多遺忘念子方妙齡壯圖宜自強至
寶在高深不憚勤梯航天理高深強以求之也
所得安能常萬物備吾身求得舍即亡雞犬猶知
尋自棄良可傷欲為君子儒勿謂吾言狂

雜錄要 卷三 詩古選 李

此篇論為學當志於道而力於學
泰山海經扶桑謂日出處也
惟荒度土功身雖偏枯手足勝賦注勝勝
張尼反勝賦肢堅厚也○勝顏徒楊子學行
篇勝賦之馬亦勝之乘也勝顏之人亦顏之徒
也

送元晦

南軒張氏

君侯起南服豪氣蓋九州頃登文石陛言動宸
旒坐令聲利場縮頸仍包羞却來臥衡門無愧自
日休蓋收湖海氣仰希洙泗遊不遠關山阻為我
再月留君侯指文公公以南康守被召南康乃南
方藩服文石陛即御碑之石飾以采色

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網繆超然會大極眼底無全
牛惟茲斷金友出處寧殊謀南山對床語匪為林
壑幽白雲正在望歸袂風颭颭朝來出別話已抱
離索憂聖賢遺經既得細引敷釋眼宜善理則
出或處寧有異謀○南山對床語顏云轍切從
東坡讀書未嘗一日相舍宦遊四方讀惻然相約
早退為閒居樂後會遺漢問百餘日追感前物作
詩云道遠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
床聲萬糾誰知漂泊在彭城○白雲正在望唐書
狄仁傑按并州法曹親在河陽登太行山及顧白
雲孤飛曰吾親舍其下公引妙質貴強矯精微更
此時文公母夫人在家也

雜錄要 卷三 詩古選 李

可停轉勉哉共無敦邈矣追前脩

此篇述朋友相得之情氣質美須勉強矯揉理
之精妙更貴心力搜求毫釐不能致察求體或
遺用言用不及體既周徧流行乎譬之萬理之
程既適中道豈可停車不往相勉無厭則可追
前古之
聖賢也

感興

朱子

昆侖大無外磅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
往皇義古聖神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
宣明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
重指掌

此篇論天地陰陽寒暑運行之氣一理也。問以為之主。○上虞劉氏曰：無極者，周子以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言天地之位，見於此。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以見太極之用。所以行伏羲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人文者，固已灼見于畫卦之前矣。○五峰胡氏曰：人文，人道也。以其理之燦然者謂之人文。以其理之渾然者謂之太極之理。昭然日用常行，其間而非恍忽象罔之謂也。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絃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

盲聾

此論陰陽一太極。○劉氏曰：此言太極之實理與陰陽氣化萬古而無終窮其目前瞻無始。

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寓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休息而太極之妙用亦無往而不存也彼謂虛

宋

施死者其不足信明矣。○梅巖胡氏曰：八絃為天下

網紀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水亦焦火淵淪復天

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

含輝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

將安歸

此篇論人心出入之機。○人心之妙神明不測朱氣而動苟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下水而

寒不火而熱其至于靜而天機有不可繫者矣。唯聖人為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始矩度簡冊雖存無有能究之者是以人心之失愈遠而將無所歸也。○五峰胡氏曰：人心之妙不測以下養聖人衆人之心言發水以下專言衆人之心至人以下專言聖人之心萬微萬理之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

役厚味分朵頤朵垂貌頤口旁妍姿坐領國崩奔

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

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此篇論人心陷溺之過所舉穆天子之事特備此以喻人心之馳騖靡蕪若不如此則心失主

聖賢終要

卷五

奎

聖而後然反接而為之主矣此六經之比也蓋方諸侯咸賓祭于徐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宸極謂帝居也此承上篇而言人心不測以終歎息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登

風塵聚漬天倫此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復

崇崇淫毒穢宸極虛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

取日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

例孰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

萬占開羣蒙

此篇論唐室君臣之失。其史事者不能悉其而尊唐。○晉陽太原也。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謂中宗得正帝位。社稷復歸于唐。唐史亂汚雜也。周紀武后紀也。此篇論乘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雖武后為女主。借亂之戒。奈何歐陽公之脩唐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凡例。于荒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于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文。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李敬業起兵討之。移檄州縣。有曰踐元后于羣。張指吾君于聚應。狄仁傑蒙恥奮忠。以權大謀。張朱之等卒復唐室。功蓋一時。而人不及知。故呂溫頌之曰。取日虞淵。沈光咸池。潛授五龍。夾日以為知言。

微月墜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李華集李 卷五 詩五 李 車

最感此南莊極樞軸。遙相賞太乙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萬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此篇論天之非極。即人之太極。

放動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契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曾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此篇言堯舜禹湯文武。公傳心之法在乎此。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說。體樂射交喪。春秋魚魯多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此篇論六經散失已久。千載之下。惟有程伊川能繼孔子六經之絕學。○魯魚謂簡牘磨殘。有讀亥為承。魯為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五峰胡氏曰。理餘韻于絕絃之後。周程三夫子也。獨舉龍門而言。可。以包濂溪明道矣。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尚思綱。偉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望裴領。丹青者明訓。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程聖綜要 卷五 詩五 程 主

幾斯境。此篇論顏曾思孟傳孔子之道。亦惟能潛其心。又重數復人之不能。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未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此篇言異端詞章之學。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也。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間。盜啓玄命秘。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

詎能安

此篇論仙學之失。○詹氏曰。玄命秘者。造化生
生之機。生死關者。陰陽散之機。○劉氏曰。金
鼎即指人身之中而言。丹家所謂乾坤鼎器是
也。蟾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精氣
二物而已。三年。言其久。蓋丹既成。又必溫養之
久。然後能脫然而輕舉也。刀圭。本草以爲十分
方寸七之一。刀圭入口。蓋用參同契刀圭最爲
神。還丹可入口之文。○雲峰胡氏曰。所謂天道
者。陰陽屈伸是已。便可有生而無死。是有養而
無殺。有陽之伸而無陰之屈。豈天道哉。是故仁
者之靜而壽。吾可爲也。神仙
之偷生而不死。吾不爲也。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

溫。彼哉夸毗子。咕囁徒啾喧。但騁言辭好。豈知神

聖

莊子

詩通

圭

聖賢曰。子昧前訓。坐此枝華。繁發憤。永刊落奇功。

收一原。

此篇論天道不言。聖人
無言。後世多言之弊。

復卦詩

邵子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

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庖羲。

此篇論陰剝于坤。陽萌于復。坤復中間爲無極
天之心。尚未變動。○熊氏曰。十一月爲建子月。
冬至節。正得子之中氣。故曰子之半。一陽生于
此節。復之初爻也。于此見天地生物之心。生生

不息。未嘗有所改變。移易。一陽方動。萬物未生。
正猶明水之酒。其味甚薄。咸英之樂。其聲甚希。
○朱子曰。天心無改移。謂年年月月日日時時
如此。又曰。冬至子之半。廉節先生謂才難于亥
而爲子。方四五分。未全成子。此時一陽欲動。萬
物未生之時。無聲色臭味之可聞。可見指陰陽
動靜之
間而言。

天道吟

邵子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爲
時。隱几工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賴乘輿。出用小

車兒。

隱几工夫大。莊子云。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
而虛容焉。似喪其偶。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

聖賢

莊子

詩通

圭

居乎形因。可使如槁木。心因。可使如死灰乎。今
之隱几者。非若之隱几也。○揮戈事業卑。淮南

子云。魯陽公與韓遼戰。戰酣日暮。
援戈而揮之。日爲之反三舍。

善吟

邵子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可

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知與

不知。

閒吟

邵子

忽忽閒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
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

分明

觀物

邵子

萬物皆一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與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仁術

邵子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徒有術。及物豈無仁。側隱來何自。虛明覺處真。擴充徒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余皇際。牽牛穀觶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性理綜要

卷主

詩意

高

聞善決江河

邵子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竝。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秋日

邵子

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牕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

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此篇形容心體廣大。超乎天地萬物之上。外物不足為累。○萬物靜觀者。觀其理也。自得即萬物皆備于我之意。與意趣也。與人同。即萬物各得其所之意。天地有形外。謂其大無外也。風雲變化無窮盡也。

和堯夫打乖吟

邵子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墨妙多携卷。天為詩豪刺借春。儘把笑譚親俗子。德言猶足畏鄉人。
此篇形容堯夫居貧樂道。雖混處塵俗。而至德之容自使人畏。○熊氏曰。打乖堯夫自號打乖。

性理綜要

卷主

詩意

高

和堯夫看尾吟

邵子

先生非是愛吟詩。為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都寓物。閒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與。消長隨時我不悲。直到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龍門道中

邵子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戚戚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舍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二十年前掉臂行。

此篇言觀物達理。泰然自處。是非榮辱不足為吾累也。

天意

邵子

天意無他。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原。未努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此乃無聲無臭底意。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在淵。

此篇言天道自然。人當絕利欲之私。以求造聖人之極致也。

極論

邵子

下有黃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虛過死。

性理綜要

卷五

集

五

萬物却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求良

玉必名山。

此言欲求衆理。當求之此心。

先能了盡世間事。此即三綱

五常四端

然後方言出世間。

此篇言人生天地間。只有百年。必須反已以求至貴。而為出人之事。

觀易

邵子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

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造化。二却人

於心上起經綸。

心即上文所謂立根也。

天人焉有兩般義。道

不虛行只在人。

此篇言天以一為太極。人以心為太極。天人之理。則一當充而廣之。

觀物

邵子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子。不為貧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開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三十六宮。乾一兌二。則三宮也。離三震四。合三與四。則為七。則以三乘七。十宮也。巽五坎六。合五與六。為十一。則以十乘十一。則二十一宮也。艮七坤八。合七與八。則十五。則以二十一乘十五。則三十五宮也。此就先天八卦圖看。以八卦圖言之。乾三畫。坤六畫。則數九也。震坎艮各五畫。則數十五也。巽離兌各四畫。則數十二也。合之為三十六。此篇言始復陰陽及入

首尾吟

邵子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寶鑑造形難隱髮。鸞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來侵路。塵土何由上得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此篇借物形容本體清明。纖毫人欲不能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須涉迹。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吟詩。

此篇言凡事不可強為。當知所止。況吾身自有
寬平田地。天下亦有平坦路岐。正不消如此。
好田地。喻良心。平坦路岐。謂大道。
省力事。謂循良心而行大道也。

先天吟示邢和叔

邵子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
自銜。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
地不能居。直從宇宙收功後。始信人間大丈夫。

仁者吟

邵子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無傷。爭先徑路機
關惡。退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心事

性理宗義

卷三

詩古題

未

三

難為秋葉其病後能養樂不若病前能自防

安樂窩中自貽

邵子

物如善得終為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于
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貴春
花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枯榮消得幾何功。

堯夫在洛所
居號安樂窩

次卜掌書落成白鹿佳句

朱子

重營舊館喜初成。要共羣賢聽鹿鳴。三爵何妨奠
蘋藻。一編詎敢議明誠。深原定自閒中得。妙用元

從樂處生。莫問無窮身外事。此心聊與此山盟。

白鹿講會次方丈韻

朱子

宮牆蕪沒幾經年。祇有寒煙鎖澗泉。結屋幸容追
舊觀。題名未許續遺編。青雲白石聊同趣。霽月光
風更別傳。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騰鸞。

蒼蒼吟

邵子

一般顏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斷腸。日往月來無
以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
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

性理宗義

卷三

詩古題

未

三

花欄為三春雨。萬木彫罔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

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絕句

書春陵門扉

周子

有風還自掩。無事晝常關。開闔從方便。乾坤在此
間。

月到梧桐上吟

邵子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夜深人復靜。此景共誰
言。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清溫之德。月到梧桐天光瑩也。風來楊柳天氣溫也。必聖人德性昭然方足語此。故未復云此。

清夜吟

邵子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知。

此篇借物形容聖人之本體。清明人欲淨盡。月到天心。則雲翳盡掃。風來水面。則波濤不興。此正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時也。

天聽吟

邵子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性理要

卷五

詩經

全

此篇論上天之道。只是人心之理。

感事吟

邵子

芝蘭種不榮。荆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暮。

此篇論善根難培。惡習難克。因循在茲。老將至矣。竟夫詠此。以警夫後學也。

至靈吟

邵子

至靈謂之人。至貴謂之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神。

偶成

程子

雲淡風輕近午天。

此正陽明勝陰。傍花隨柳過前川。

即其生意春融與已一也。

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

此篇借物形容勝陰消生意春融。

謝王佺寄丹

程子

至誠通聖。樂通靈遠。寄衰翁濟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

此指信。

道言也。用時還解壽斯民。

此篇言丹藥之丹。不如吾道之丹。能壽一世。

性理要

卷五

詩經

全

暮春吟

邵子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

此可見其。

庭院無風花自飛。

此可見其天理流行。從容洒落。

氣象。

芭蕉

張子

芭蕉心盡展新枝。

這人之為學。

新卷新心暗已隨。

舊人心之義理無窮。方其得新益之時。又有新益存于其間也。願學新心。養新德。

旋隨新葉起新知。

此篇借物形容人心生生之理。無窮無極。此四句。上兩句是狀物。下兩句是體物。新心養新德。

尊德性工夫也。訓業起新制。通開學工夫也。
渠先生微物性之生生不窮。以明義理之源。源
無盡學者當深味之。
母徒以詩句觀也。

和陳瑩中子齋自警陳瑩字龜山楊氏

聖門事業學須強。俚耳從來笑折楊。說過得禽非
我事。但知無有是吾鄉。

水口行舟

朱子

昨夜扁舟雨一簑。滿江風浪夜如何。今朝試揭孤
篷看。依舊青山綠樹多。

此篇形容私欲之波。自
在茫茫天理常昭著。

性理錄要

卷五

全

詠開牕

朱子

昨日土牆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
通塞。明暗如何有去來。

克己

朱子

寶鑑當年照膽寒。向來埋沒太無端。祇今垢盡明
全見。還得當年寶鑑看。

觀書有感

朱子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
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
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公濟和詩見閑就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

請問

朱子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刹刹不相侵。如云教外傳
真的。却是瞿曇有兩心。瞿曇釋氏之別名。

春日

朱子

勝日羣芳泗水濱。無邊光景一時新。等閒識得東
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

性理錄要

卷五

全

敬義堂

朱子

高臺巨勝意何如。住此知非小丈夫。浩氣擴充無
內外。敢誇心月夜同孤。

答袁機仲論啓蒙

朱子

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含
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贊

述旨贊

朱子

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問可否。作爲若

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

心經贊

張南軒

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

箴銘

敬齊箴

程子

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規行矩步無踰

述之態東拱手無弛下之狀擇地而行須臾有

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頃刻間斷

如無火而自熱無水而自寒

勿齊箴

真西山

其道伊何所主者敬表裏相維動靜俱正莠盡苗長醱化醴醇方寸盎然無物不春

此篇言欲去如莠之盡理明如苗之長如醱醴醴化酒醴醇醴此心中融物物生意

顏樂亭銘

程子

聖以道化顏以學行萬世心目破昏為醒

此言聖則覺之勉于以道而使化賢則為學而為于行使萬世心開目明破其昏蒙

志道齋銘

程子

日趨而扼者執履而持日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于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恕齋銘

程子

幽隱之枉是達是由毫釐之疑是析是明俾爾寡弱無有或困于爾強惡靡詠靡道及得其情又以勿喜古人如此恕有餘地

自新銘

程子

士子守已當如女子女人治身當如武人女子居室必無一毫點污介然自守如此是謂守已如女

武人殺敵必須直前不顧勇于自治如此是謂治身如武女不女易所謂不有躬也武不武傳所謂

我非夫者身之白者渾全而未壞貴常以不女之女為戒身之白者既壞而求全謹無若不武之武人然

克己銘

程子

克者伊何譬如破敵戰而勝之是之謂克二者異情學者當明人欲如敵入據吾城被吾戰勝遠屏退聽不敢復來攻城犯命或敵在內敵之城外閉

門固拒控守要害雖不得入。嚙胎猶在守彼一疎。又彼以壞一戰有功敵自服從區區固守敵敢力。闕一日克已隨卽復禮天下歸仁其效如此。

拙賦

周子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敵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性理標題綜要卷之二十二 終

性理標題

卷之二十二

終

性理綜要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舊本題明詹淮輯陳仁錫訂正而前有凡例一條云性理有詹柏山諸理齋黃葵陽李九我董思白諸刻或病其太簡畧茲刻從大全增益之云云柏山卽詹淮之號則凡例必非淮語殆仁錫取淮原本稍增輯之又卷首並存李廷機詹淮及仁錫序皆稱其所自輯而仁錫序中亦不稱爲據淮本卽其開卷數頁已自相抵牾則是書爲庸俗坊本決矣書中各家標識於可作闡試題者從○可作小試題者從△可作策題者從△並見之凡例序中大抵爲場屋剽竊之用於性理本旨實無所闕也淮自署新安人仕履未詳仁錫有繫辭十篇已著錄